

# 金瓶梅

（清）蘭陵笑笑生 著 （清）張竹坡 評

齊魯書社





























##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总批：上回写娶玉楼，却只算才娶来家，才来家第一夜，此回便序金莲矣。然则费如许力量写一玉楼，而止拉到家中便罢休，何以谓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写玉楼来家，如何宴尔，如何会月娘众人，热必又是一篇文章，既累笔难写，又冷落金莲矣。今看他竟不写玉楼，而止写金莲，然写金莲时，却句句是玉楼文字，何巧滑也。何则？金莲处冷落，玉楼处自亲热也。玉楼处亲热，观西门庆之渐疏金莲处，更可知也。端午别金莲，到六月初二，将近一月也。此将近一月中做的事，皆是相看玉楼，收拾下礼。然将近一月中，忙此一事，岂无一刻闲工到六姐处哉？今既绝无消息，是未娶之前，已心焉玉楼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楼，六月十二即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内，既忙不得工夫走动，十二至廿八，半月以内，又无一刻闲工夫哉？夫无闲，何以至院里哉？

写尽西门既娶新人，既难丢玉楼，又因娶玉楼，心中自惭，不好去见金莲，又恐玉楼看出破绽。一时心事有许多，欲进不前，故金莲屡促而不至也。则金莲处一分冷落，是玉楼处一分热闹。文字掩映之法，全在一笔是两笔用也。

六月二日娶玉楼后，才是文嫂来约娶大姐。夫自二日至十二，仅十天，而十天内方说娶，一时便措置一件婚嫁事，且又在娶玉楼之时。一者见西门庆豪富，二者见陈洪势要，为西门所趋承恐后者也。映后文月娘不堪。

写床，既入情理，又为春梅回家作线也。

看他写玉楼簪上两行诗句，明明是以杏花待玉楼，如我前所言者。益信我不负作者矣。

夫写玉楼簪子何哉？当看其又写金莲簪子，便知写玉楼簪子。何则？玉楼簪上有诗，金莲簪上亦有诗。观金莲簪上的诗，必以莲自喻，则知玉楼簪上的杏，明是作者自言命名之意。恐人不知，又以金莲簪衬出之。则知玉楼之名，信如予言，人自未细心一看耳。

此回内缴过两件物事，又伏出两件物事。金莲撕扇，是收拾过前三番写的扇子也。不来还我香罗帕之曲，又收拾过王婆所掏出之帕也。如云被风吹出岫来，既现半日花样，自然又要风吹散了他。不然摇摆天上，却何日消缴，何处安放他？至陪大姐一床，与玉楼一簪，又特为敬济严州一线。而此处又衬玉楼宴尔，西门薄幸，金莲几乎被弃，武大险些白死。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无数文章，而又写尽浮薄人情。一时间高兴，便将人弄死而夺其妻，不半月，又视如敝屣，另去寻高兴处。真是写尽人情！

看此回写武二迟了日子，因路一上雨水，方知王婆遇雨，是为武二迟日作地；而武二迟日，盖又为娶玉楼作地也。不然，武二倘一月便回，或两月便回，西门一边忙金莲之不暇，何暇及玉楼哉？不知者谓武二来迟，是为娶金莲作地，知者谓为娶玉楼作地。然则王婆遇雨，因原为玉楼作地，未尝为武二作地。而前回脱卸玉楼，又不独以王婆照薛嫂儿也。

烧灵必使“和尚听淫声”一段，总是为金莲妖淫处。随处生情。没甚深意，又特为玉楼烧灵一对，愈衬其不堪也。

文嫂儿，蜂也。为敬济说亲时，陈洪正胜。则是将败未败之芰荷，故蜂儿犹来。至后文陈定作老仆，是其败已败定矣，止余一芰茎则奈何？故止用薛嫂儿通信息也。

金莲、玉楼之簪已现，后文瓶儿又有寿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则有与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而西门乃与伯爵同梦簪折，自是细针密线之处。】

词曰：

红曙卷窗纱，睡起半拖罗袂。何似等闲睡起，到日高还未。催花阵阵玉楼风，楼上人难睡。有了人儿一个，在眼前心里。

话说西门庆自娶了玉楼在家，燕尔新婚，如胶似漆。又遇陈宅使文嫂儿来通信，六月十二日【夹批：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过门。西

门庆促忙促急攒造不出床来，就把孟玉楼陪来的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夹批：已与“游旧家池馆”作呼吸。】三朝九日，足乱了一个多月，不曾往潘金莲家去。把那妇人每日门儿倚遍，眼儿望穿。使王婆往他门首去寻，门首小厮知道是潘金莲使来的，多不理他。【夹批：照后文之热处。】妇人盼的紧，见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儿街上去寻。那小妮子怎敢入他深宅大院？只在门首蹙探，不见西门庆就回来了。来家被妇人啐骂在脸上，怪他没用，便要叫他跪着。饿到晌午，又不与他饭吃。此时正值三伏天道，妇人害热，吩咐迎儿热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笼裹馅肉角儿，等西门庆来吃。身上只着薄纱短衫，坐在小凳上，盼不见西门庆到来，骂了几句负心贼。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声语，暗卜金钱问远人。有《山坡羊》为证：

凌波罗袜，天然生下，红云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莲卸花，怎生缠得些儿大！柳条儿比来刚半叉。他不念咱，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门儿，私下帘儿，悄呀，空叫奴被儿里叫着他那名儿骂。你怎恋烟花，不来我家！奴眉儿淡淡教谁画？何处绿杨拴系马？他辜负咱，咱何曾辜负他！

妇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觉困倦，就歪在床上盹睡着了。约一个时辰醒来，心中正没好气。【绣像夹批：先点出。】迎儿问：“热了水，娘洗澡也不洗？”妇人就问：“角儿蒸熟了？拿来我看。”迎儿连忙拿到房中。妇人用纤手一数，原做下一扇笼三十个角儿，翻来复去只数得二十九个，便问：“那一个往那里去了？”迎儿道：“我并没看见，只怕娘错数了。”妇人道：“我亲数了两遍，三十个角儿，要等你爹来吃。你如何偷吃了一个？好娇态淫妇奴才，【绣像眉批：骂妇人之所必骂，故妙。】你害馋痲馋痞，心里要想这个角儿吃！你大碗小碗吃捣不下饭去，我做下孝顺你来！”便不由分说，把这小妮子跣剥去身上衣服，拿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杀猪般也似叫。问着他：“你不承认，我定打你百数！”打的妮子急了，说道：“娘休打，是我害饿的慌，偷吃了一个。”妇人道：“你偷了，如何赖我错数？【绣像眉批：打骂迎儿，已画出一腔迁怒；又夹七夹八缠到武大身上，爱想、恼怒一时俱见。歇一晌，又重掐两下作余怒，何等播弄，何等想头。】眼看着就是个牢头

祸根淫妇！有那亡八在时，轻学重告，今日往那里去了？还在我跟前弄神弄鬼！我只把你这牢头淫妇，打下你下截来！”打了一回，穿上小衣，放他起来，吩咐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说道：“贼淫妇，你舒过脸来，等我掐你这皮脸两下子。”那妮子真个舒着脸，被妇人尖指甲掐了两道血口子，【夹批：总是淫妇未有不悍者。又是淫妇相思中苦境。】才饶了他。

良久，走到镜台前，从新妆点出来，门帘下站立。【夹批：帘子十六。】也是天假其便，只见玳安夹着毡包，骑着马，打妇人门首经过。妇人叫住，问他往何处去来。那小厮说话乖觉，常跟西门庆在妇人家行走，妇人常与他些浸润，以此滑熟。一面下马来，说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备府里去来。”妇人叫进门来，问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不来傍个影儿？想必另续上了一个心甜的姊妹了。”玳安道：“俺爹再没续上姊妹，只是这几日家中事忙，不得脱身来看六姨。”妇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里丢我恁个半月，音信不送一个儿！只是不放在心儿上。”因问玳安：“有甚么事？你对我说。”那小厮嘻嘻只是笑，不肯说。【绣像夹批：画。】妇人见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紧问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说有椿事儿罢了，【绣像眉批：问答语默恼笑，字字俱从人情微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如生。】六姨只顾吹毛求疵问怎的？”妇人道：“好小油嘴儿，你不对我说，我就恼你一生。”小厮道：“我对六姨说，六姨休对爹说是我说的。”妇人道：“我决不对他说。”玳安就如此这般，把家中娶孟玉楼之事，从头至尾告诉了一遍。这妇人不听便罢，听了由不得珠泪儿顺着香腮流将下来。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来这等量窄，我故此不对你说。”妇人倚定门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玳安，你不知道，我与他从前以往那样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抛闪了。”止不住纷纷落下泪来。玳安道：“六姨，你何苦如此？家中俺娘也不管着他。”妇人便道：“玳安，你听告诉：秀才心邪，不来一月。奴绣鸳鸯旷了三十夜。【夹批：非写金莲这边一月，却写玉楼那边一月也。明眼人自知。】他俏心儿别，俺痴心儿呆，不合将人十分热。常言道容易得来容易舍。兴，过也；缘，分也。”

说毕又哭。玳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这两日，他生日待来也。你写几个字儿，等我替你捎去，与俺爹看了，必然就

来。”妇人道：“是必累你，请的他来。到明日，我做双好鞋与你穿。我这里也要等他来，与他上寿哩。他若不来，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说毕，令迎儿把桌上蒸下的角儿，装了一碟，打发玳安儿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过一幅花笺，又轻拈玉管，款弄羊毛，须臾，写了一首《寄生草》。词曰：

将奴这知心话，付花笺寄与他。想当初结下青丝发，门儿倚遍帘儿下，受了些没打弄的耽惊怕。你今果是负了奴心，不来还我香罗帕。

【夹批：直接成衣得手，文章巧捷之妙，一至于此。】

写就，叠成一个方胜儿，封停当，付与玳安收了，道：“好歹多上覆他。待他生日，千万来走走。奴这里专望。”那玳安吃了点心，妇人又与数十文钱。临出门上马，妇人道：“你到家见你爹，就说六姨好不骂你。他若不来，你就说六姨到明日坐轿子亲自来哩。”【夹批：即插入“偷娶”正文。】玳安道：“六姨，自吃你卖粉团的撞见了敲板儿蛮子叫冤屈——麻饭胳膊的帐。”说毕，骑马去了。

那妇人每日长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将尽，到了他生辰。这妇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夹批：又一月矣。】等得杳无音信。不觉银牙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来，安排酒肉与他吃了，向头上拔下一根金头银簪子与他，央往西门庆家去请他来。王婆道：“这早晚，茶前酒后，他定也不来。待老身明日侵早请他去罢。”妇人道：“干娘，是必记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门儿，肯误了勾当？”这婆子非钱而不行，得了这根簪子，吃得脸红红，归家去了。且说妇人在房中，香薰鸳被，款剔银灯，睡不着，短叹长吁。正是：得多少琵琶夜久殷勤弄，【旁批：已为雪夜一映。】寂寞空房不忍弹。于是独自弹着琵琶，唱一个《绵搭絮》：

谁想你另有了裙钗，气的奴似醉如痴，斜倚定帏屏故意儿猜，不明白。怎生丢开？传书寄柬，你又不来。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

妇人一夜翻来覆去，不曾睡着。巴到天明，就使迎儿：“过间壁瞧王奶奶请你爹去了不曾？”迎儿去不多时，说：“王奶奶老早就出去

了。”

且说那婆子早晨出门，来到西门庆门首探问，都说不知道。在对门墙脚下等够多时，【夹批：捱光时，西门庆不在王干娘墙脚下哉！缓急二字。可笑。】只见傅伙计来开铺子。婆子走向前，道了万福：“动问一声，大官人在家么？”傅伙计道：“你老人家寻他怎的？早是问着我，第二个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寿诞，在家请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众朋友往院里去了，【夹批：又影桂姐，且见得有了玉楼，便直欲弃了金莲，愈惭愈不好去。写浮浪负心如画。不然院中觅醉，岂是无暇至金莲处一走哉？后文瓶儿，亦常自院中回来夜会矣。可想。】一夜通没回家。你往那里去寻他！”这婆子拜辞，出县前来到东街口，正往勾栏那条巷去。只见西门庆骑着马远远从东来，两个小厮跟随，此时宿酒未醒，醉眼摩娑，前合后仰。被婆子高声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儿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马嚼环扯住。西门庆醉中问道：“你是王干娘，你来想是六姐寻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数句，西门庆道：“小厮来家对我说来，我知道六姐恼我哩，我如今就去。”【夹批：带三分惭色。】那西门庆一面跟着他，两个一递一句，整说了一路话。

比及到妇人门首，婆子先入去，报道：“大娘子恭喜，还亏老身，没半个时辰，把大官人请将来。”妇人听见他来，就象天上掉下来的一般，连忙出房来迎接。西门庆摇着扇儿进来，【夹批：扇子四现矣。】带酒半酣，与妇人唱喏。妇人还了万福，说道：“大官人，贵人稀见面！【夹批：一恨。】怎的把奴丢了，一向不来傍个影儿？【夹批：二恨。】家中新娘子陪伴，如胶似漆，【夹批：三恨。】那里想起奴家来！”西门庆道：“你休听人胡说，那讨什么新娘子来！因小女出嫁，忙了几日，不曾得闲工夫来看你。”妇人道：“你还哄我哩！你若不是怜新弃旧，另有别人，你指着旺跳身子说个誓，我方信你。”西门庆道：“我若负了你，生碗来大疔疮，害三五年黄病，匾担大蛆叮口袋。”妇人道：“负心的贼！匾担大蛆叮口袋，管你甚事？”一手向他头上把一项新缨子瓦楞帽儿撮下来，望地上只一丢。【旁批：点明新郎行径，非单写金莲恨也。】慌的王婆地下拾起来，替他放在桌上，说道：“大娘子，只怪老身不去请大官人，来就是这般的。”妇人又向他头上拔下一根簪儿，拿在手里观看，却是一点油金簪儿，上面钹着两溜字

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旁批：此处将玉楼命名之义说明。】【夹批：将簪一点，固是又照玉楼，却又伏线千里矣。】却是孟玉楼带来的。妇人猜做那个唱的送他的，夺了放在袖子里，说道：“你还不变心哩！奴与你的簪儿那里去了？”西门庆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马来，把帽子落了，头发散开，寻时就不见了。”妇人将手在向西门庆脸边弹个响榧子，道：【夹批：白描。】“哥哥儿，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岁孩儿也不信！”王婆在旁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离城四十里见蜜蜂儿刺屎，出门交獭象绊了一交，原来觑远不觑近。”西门庆道：“紧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夹批：本意即出扇儿，却又将簪子一闲，此处才出，然却收拾已前扇子也。】取过来迎亮处只一照，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见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儿，就疑是那个妙人与他的。不由分说，两把折了。西门庆救时，已是扯的烂了，说道：“这扇子是我一个朋友卜志道送我的，【旁批：直缴上文，何等笔力。】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才拿了三日，被你扯烂了。”

那妇人奚落了他一回，只见迎儿拿茶来，便叫迎儿放下茶托，与西门庆磕头。王婆道：“你两口子聒聒了这半日也够了，休要误了勾当。老身厨下收拾去也。”妇人一边吩咐迎儿，将预先安排下与西门庆上寿的酒肴，整理停当，拿到房中，摆在桌上。妇人向箱中取出与西门庆上寿的物事，用盘盛着，摆在面前，与西门庆观看。却是一双玄色段子鞋；一双挑线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段子护膝；一条纱绿潞绸、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钹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夹批：试想此簪亦有诗，却是为何？明金莲之为莲，见玉楼为杏无疑。手写此处，眼照彼处。】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亲了个嘴，【夹批：带愧色。妙绝。】说道：“怎知你有如此聪慧！”妇人教迎儿执壶斟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扬，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那西门庆连忙拖起来。两个并肩而坐，交杯换盏饮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几杯酒，吃的脸红红的，告辞回家去了。二人自在取乐玩耍。妇人陪伴西门庆饮酒多时，看看天色晚来，但见：

密云迷晚岫，暗雾锁长空。群星与皓月争辉，绿水共青天同碧。僧

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鸦飞；客奔荒村，闾巷内汪汪犬吠。

当下西门庆吩咐小厮回马家去，就在妇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尽力盘桓，淫欲无度。

常言道：乐极生悲。光阴迅速，单表武松自领知县书礼驮担，离了清河县，竟到东京朱太尉处，下了书礼，交割了箱驮。等了几日，讨得回书，领一行人取路回山东而来。去时三四月天气，回来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连绵，迟了日限。【旁批：方知王婆遇雨之妙。】前后往回也有三个月光景。【夹批：一总前后事。】在路上行往坐卧，只觉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了一个土兵，预报与知县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书与他哥哥武大，说他只在八月内准还。那土兵先下了知县相公禀帖，然后迳来抓寻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门首。那土兵见武大家门关着，才要叫门，婆子便问：“你是寻谁的？”土兵道：“我是武都头差来下书与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坟去了。【夹批：葫芦的妙。】你有书信，交与我，等他回来，我递与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个喏，便向身边取出家书来交与王婆，忙忙骑上头口去了。

这王婆拿着那封书，从后门【夹批：后门十二。】走过妇人家来。原来妇人和西门庆狂了半夜，约睡至饭时还不起来。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来，和你们说话。如今武二差土兵寄书来与他哥哥，说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发他去了。你们不可迟滞，须要早作长便。”那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此言，正是：分门八块顶梁骨，倾下半桶冰雪来。慌忙与妇人都起来，穿上衣服，请王婆到房内坐下。取出书来与西门庆看。

书中写着，不过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说道：“如此怎了？干娘遮藏我每则个，恩有重报，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似海，不能相舍。武二那厮回来，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么难处之事！我前日已说过，幼嫁由亲，后嫁由身。古来叔嫂不通门户，如今武大已百日来到，大娘子请上几个和尚，把这灵牌子烧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人一顶轿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来，我自有话说。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岂不是妙！”西门庆便道：“干娘

说的是。”当日西门庆和妇人用毕早饭，约定八月初六日，【夹批：又一现恶业。】是武大百日，请僧烧灵。初八日晚，娶妇人家去。三人计议已定。不一时，玳安拿马来接回家，不在话下。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了八月初六日。西门庆拿了数两碎银钱，来妇人家，教王婆报恩寺请了六个僧，在家做水陆，超度武大，晚夕除灵。道人头五更就挑了经担来，铺陈道场，悬挂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斋供。西门庆那日就在妇人家歇了。不一时，和尚来到，摇响灵杵，打动鼓钹，讽诵经忏，宣扬法事，不必细说。

且说潘金莲怎肯斋戒，陪伴西门庆睡到日头半天，还不起来。和尚请斋主拈香金字，证盟礼佛，妇人方才起来梳洗，乔素打扮，来到佛前参拜。众和尚见了武大这老婆，一个个都迷了佛性禅心，关不住心猿意马，七颠八倒，酥成一块。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误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国错称做大唐国；忏罪阁黎，武大郎几念武大娘。长老心忙，打鼓借拿徒弟手；沙弥情荡，罄槌敲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妇人在佛前烧了香，念了字，拜礼佛毕，回房去依旧陪伴西门庆。摆上酒席荤腥，自去取乐。西门庆吩咐王婆：“有事你自答应便了，休教他来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两口儿只管受用，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缠。”

且说从和尚见了武大老婆乔模乔样，多记在心里。到午斋往寺中歇晌回来，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饮酒作欢。原来妇人卧房与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个僧人先到，走在妇人窗下水盆里洗手，忽听见妇人在房里颤声柔气，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旁批：方是金莲烧灵。】恰似有人交媾一般。遂推洗手，立住脚听。只听得妇人口里喘声呼叫：“达达，你只顾搨打到几时？只怕和尚来听见。饶了奴，快些丢了罢！”西门庆道：“你且休慌！我还要在盖子上烧一下儿哩！”不想都被这秃厮听了个不亦乐乎。落后众和尚到齐了，吹打起法事来，一个传一个，都知妇人有汉子在屋里，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临佛事完满，晚夕送

灵化财出去，妇人又早除了孝髻，登时把灵牌并佛烧了。那贼秃冷眼瞧见，帘子里一个汉子和婆娘【夹批：帘儿十七，至此方了帘子。】影影绰绰并肩站着，想起白日里听见那些勾当，只顾乱打鼓搥钹不住。被风把长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上，露出青旋旋光头，不去拾，只顾搥钹打鼓，笑成一块。王婆便叫道：“师父，纸马已烧过了，还只顾搥打怎的？”和尚答道：“还有纸炉盖子上没烧过。”西门庆听见，一面令王婆快打发衬钱与他。长老道：“请斋主娘子谢谢。”妇人道：“干娘说免了罢。”众和尚道：“不如饶了罢。”一齐笑的去。正是：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有诗为证：

淫妇烧灵志不平，阍黎窃壁听淫声。

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闻之亦惨魂。



















##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

【总批：此回乃完陈敬济一人之案，其取祸被杀，总是不肯改过，故用以艾灸之，则爱姐乃所以守节也。且欲一部内之各色人等皆改过，故又以爱姐结于此，且下及于一百回。总之作者著此一书，以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词曰：

白云山，红叶树，阅尽兴亡，一似朝还暮。多少夕阳芳草渡，潮落潮生，还送人来去。阮公途，杨子路，九折羊肠，曾把车轮误。记得寒荒嘶马处，翠官银箏，夜夜歌楼曙。【夹批：不知是声，是泪，是血。】

——右调《苏幕遮》

话说陈敬济，过了两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日他的生日，后厅整置酒肴，与他上寿，合家欢乐了一日。次日早晨，敬济说：“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没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帐，二来就避炎暑，走走便回。”春梅吩咐：“你去坐一乘轿子，少要劳碌。”交两个军牢抬着轿子，小姜儿跟随，径往河下在酒楼店中来。

一路无词，午后时分到了，下轿进入里面。两个主管齐来参见，说：“官人贵体好些？”敬济道：“生受二位伙计挂心。”他一心只在韩爱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吩咐主管：“查下帐目，等我来算。”就转身到后边。八老又早迎见，报与王六儿夫妇。韩爱姐正在楼上，凭栏盼望，挥毫作诗遣怀。忽报陈敬济来了，连忙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下楼来。母子面上堆下笑来迎接，说道：“官人，贵人难见面，那阵风儿吹你到俺这里？”敬济与他母子作了揖，同进阁儿内坐定。少顷，王六儿点茶上来。吃毕茶，爱姐道：“请官人到楼上奴房内坐。”敬济上的楼来，两个如鱼得水，似漆投胶，无非说些深情密意的话儿。爱姐砚台底下，露出一幅花笺，敬济取来观看。爱姐便说：“此是奴家盼你不来，作得一首诗，以消遣闷怀，恐污官人贵目。”敬济念了一遍，上写着：

倦倚绣床愁懒动，闲垂锦帐鬓鬟低。

玉郎一去无消息，一日相思十二时。

敬济看了，极口称羨不已。不一时，王六儿安排酒肴上楼，拨过镜架，就摆在梳妆卓上。两个并坐，爱姐筛酒一杯，双手递与敬济，深深道个万福，说：“官人一向不来，妾心无时不念。前八老来，又多谢盘缠，举家感之不尽。”敬济接酒在手，还了喏，说：“贱疾不安，有失期约，姐姐休怪。”酒尽，也筛一杯敬奉爱姐吃过，两个坐定，把酒来斟。王六儿、韩道国上来，也陪吃了几杯，各取方便下楼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杯，叙些阔别话儿。良久，吃得酒浓时，情兴如火，免不得再把旧情一叙。交欢之际，无限恩情。穿衣起来，洗手更酌，又饮数杯。醉眼朦胧，余兴未尽。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爱姐，一向未与浑家行事。今日一旦见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处，敬济魂灵都被他引乱。少顷，情窦复起，又干一度。【夹批：总为死期一引。】自觉身体困倦，打熬不过，午饭也没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也是合当祸起，不想下边贩丝绵何官人来了，王六儿陪他在楼下吃酒。韩道国出去街上买菜蔬、肴品、果子来配酒。两个在下边行房。落后韩道国买将果菜来，三人又吃了几杯。约日西时分，只见洒家店坐地虎刘二，吃的酩酊大醉，解开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头走来酒楼下，大叫：【夹批：又是刘二，特特与上文遥对作章法。】“采出何蛮子来！”唬的两个主管见敬济在楼上睡，恐他听见，慌忙走出柜来，向前声诺，说道：“刘二哥，何官人并不曾来。”这刘二那里依听。大拔步撞入后边韩道国屋里，一手把门帘扯去半边，看见何官人正和王六儿并肩饮酒，心中大怒，便骂何官人：“贼狗男女，我禽你娘！【夹批：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士一稿，敬济安得不恼？】那里没寻你，却在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两个粉头，几遭歇钱不与，又塌下我两个月房钱，却来这里养老婆！”那何官人忙出来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罢。”那刘二骂道：“去【夹批：一字，如闻其声。】你这狗禽的！”不防飏的一拳来，正打在何官人面上，登时就青肿起来。那何官人也不顾，径夺门跑了。刘二将王六儿酒卓，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儿

便骂道：“是那里少死的贼杀了！无事来老娘屋里放屁。娘不是耐惊耐怕儿的人！”【夹批：有敬济故也。】被刘二向前一脚，跺了个仰八叉，骂道：“我禽你淫妇娘！【夹批：今日之六儿，即昔日之金宝也，敬济安得不恼？】你是那里来的无名少姓私窠子？不来老爷手里报过，许你在这酒店内趁熟？还与我搬去！若搬迟，须吃我一顿好拳头。”那王六儿道：“你是那里来的光棍捣子？老娘就没了亲戚儿？【夹批：有敬济故也。】许你便来欺负老娘，要老娘这命做甚么？”一头撞倒哭起来。刘二骂道：“我把淫妇肠子也踢断了，你还不知老爷是谁哩！”这里喧乱，两边邻舍并街上过往人，登时围看约有许多。有知道的旁边人说：“王六儿，你新来不知，他是守备老爷府中管事张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刘二。在洒家店住，专一是打粉头的班头，降酒店的领袖。你让他些儿罢，休要不知利害。这地方人，谁敢惹他！”王六儿道：“还有大似他的，睬这杀才做甚么？”【夹批：固自有敬济在也。】陆秉义见刘二打得凶，和谢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劝的去了。

陈敬济正睡在床上，听见楼下攘乱，便起来看，时天已日西时分，问：“那里攘乱？”那韩道国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见王六儿披发垢面上楼，如此这般告诉说：“那里走来一个杀才捣子，诨名唤坐地虎刘二，在洒家店住，说是咱府里管事张虞候小舅子。因寻酒店，无事把我踢打，骂了恁一顿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声大哭起来。敬济就叫上两个主管去问。【夹批：问者非不信六儿，盖欲问明刘二也。】两个主管隐瞒不住，只得说：“是府中张虞候小舅子刘二，来这里寻何官人讨房钱，见他在屋里吃酒，不由分说，把帘子扯下半边来，打了何官人一拳，唬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韩娘子两个相骂，踢了一交，烘的满街人看。”敬济听了，便晓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刘二了。【夹批：所以必问二主管。】欲要声张，又恐刘二泼皮行凶，一时斗他不过。【夹批：恐出前丑耳。】又见天色晚了，因问：“刘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劝他回去了。”敬济安抚王六儿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处置。”主管算了利钱银两递与他，打发起身上轿，伴当跟随。刚赶进城来，天已昏黑，心中甚恼。到家见了春梅，交了利息银两，归入房中。

一宿无话。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说，展转寻思：“且住，等

我慢慢寻张胜那厮几件破绽，亦发教我姐姐对老爷说了，断送了他性命。【夹批：不如此敬济不死。】叵耐这厮，几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说我是他寻得来，知我根本出身，量视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还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日，敬济来到河下酒店内，见了爱姐母子，说：“外日吃惊。”又问陆主管道：“刘二那厮可曾走动？”陆主管道：“自从那日去了，再不曾来。”又问韩爱姐：“那何官人也没来行走？”爱姐道：“也没曾来。”这敬济吃了饭，算毕帐目，不免又到爱姐楼上。两个叙了回衷肠之话，干讫一度出来，因闲中叫过量酒陈三儿近前，如此这般，打听府中张胜和刘二几桩破绽。这陈三儿千不合，万不合，说出张胜包占着府中出来的雪娥，在洒家店做婊子。【夹批：所以必写雪娥为娼，接张胜等事，盖总为死敬济故耳。】刘二又怎的各处窠窝，加三讨利，举放私债，逞着老爷名坏事。敬济听记在心，又与了爱姐二三两盘缠，和主管算了帐目，包了利息银两，作别骑头口来家。

闲话休题。一向怀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凑，二来合当祸起。不料东京朝中徽宗天子，见大金人马犯边，抢至腹内地方，声息十分紧急。天子慌了，与大臣计议，差官往北国讲和，情愿每年输纳岁币，金银彩帛数百万。一面传位与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为靖康元年，宣帝号为钦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朝中升了李纲为兵部尚书，分部诸路人马。种师道为大将，总督内外军务。

一日，降了一道敕书来济南府，升周守备为山东都统制，提调人马一万，前往东昌府驻扎，会同巡抚都御史张叔夜，防守地方，阻挡金兵。守备领了敕书，不敢怠慢，一面叫过张胜、李安两个虞候近前吩咐，先押两车箱驮行李细软器物家去。原来在济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万金银。都装在行李驮箱内，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昼夜巡风仔细。我不日会同你巡抚张爷，调领四路兵马，打清河县起身。”二人当日领了钧旨，打点车辆，起身先行。一路无词。有日到了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昼夜内外巡风，【夹批：先放此句在此。】不在

话下。

却说陈敬济见张胜押车辆来家，守备升了山东统制，不久将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诉春梅，等守备来家，发露张胜之事。不想一日因浑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门住去了，他独自个在西书房寝歇，春梅蓦进房中看他。见丫鬟跟随，两个就解衣在房内云雨做一处。不防张胜摇着铃，巡风过来，到书院角门外，听见书房内仿佛有妇人笑语之声，就把铃声按住，慢慢走来窗下窃听。原来春梅在里面与敬济交媾。听得敬济告诉春梅说：“叵耐张胜那厮，好生欺压于我，说我当初亏他寻得来，几次在下人前败坏我。昨日见我在河下开酒店，一径使小舅子坐地虎刘二，来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专一倚逞他在姐夫麾下，在那里开巢窝，放私债，又把雪娥隐占在外奸宿，【夹批：只此一语，使春梅固住手不得，而张胜亦住手不得也。】只瞒了姐姐一人眼目。我几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说，趁姐夫来家，若不早说知，往后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买卖去了。”春梅听了，说道：“这厮恁般无礼。雪娥那贱人，我卖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济道：“他非是欺压我，就是欺压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爷来家，交他定结果了这厮。”

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两个只管在内说，却不知张胜窗外听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时教他算计我，不如我先算计了他罢。”一面撇下铃，走到前边班房内，取了把解腕钢刀，说时迟，那时快，在石上磨了两磨，【夹批：便捷之甚。】走入书院中来。不想天假其便，还是春梅不该死于他手。【夹批：若便结果春梅，后文爱姐诸人，总难收煞矣。】忽被后边小丫鬟兰花儿，慌慌走来叫春梅，报说：“小衙内金哥儿忽然风摇倒了，快请奶奶看去。”唬的春梅两步做一步走，奔了后房中看孩儿去了。刚进去了，那张胜提着刀子，径奔到书房内，不见春梅，只见敬济睡在被窝内。见他进来，叫道：“阿呀，你来做甚么？”张胜怒道：“我来杀你！【夹批：四字妙答，天下未有如此答人问者。】你如何对淫妇说，倒要害我？我寻得你来不是了？反恩将仇报！常言‘黑头虫儿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济光赤条身子，没处躲，只搂着被，吃他拉过一边，【夹批：写得活现。】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来。扎着软肋，鲜血就邈出来。【夹批：写得活现，比金莲受刃何如？】这张胜见

他挣扎，复又一刀去，攘着胸膛上，动弹不得了。一面采着头发，把头割下来，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可怜敬济青春不上三九，死于非命。张胜提刀，绕屋里床背后，寻春梅不见，大拔步径望后厅走。走到仪门首，只见李安背着牌铃，在那里巡风。【夹批：所以先插巡风，必云张、李二人。】一见张胜凶神也似提着刀跑进来，便问：“那里去？”张胜不答，只顾走，被李安拦住。张胜就向李安戳一刀来。李安冷笑，说道：“我叔叔有名山东夜叉李贵，我的本事不用借。”【夹批：写玉楼时已伏此人，可知其用意处不在李安，而在真定枣强之可贵可安之理也。】早飞起右脚，只听忒楞的一声，把手中刀子踢落一边。张胜急了，两个就揪采在一处，被李安一个泼脚，跌番在地，解下腰间缠带登时绑了。嚷的后厅春梅知道，说：“张胜持刀入内，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苏醒，听言大惊失色。走到书院内，见敬济已被杀死在房中，一地鲜血横流，不觉放声大哭。一面使人报知浑家。葛翠屏慌奔家来，看见敬济杀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夹批：写翠屏，正映爱姐后文。】被春梅扶救苏醒过来。拖过尸首，买棺材装殓。把张胜墩锁在监内，单等统制来家处治这件事。

那消数日，只见军情事务紧急，兵牌来催促。周统制调完各路兵马，张巡抚又早先往东昌府那里等候取齐。统制到家，春梅把杀死敬济一节说了。李安将凶器放在面前，跪禀前事。统制大怒，坐在厅上，提出张胜，也不问长短，【夹批：是文字闪避处。】喝令军牢，五棍一换，打一百棍，登时打死。随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拿坐地虎刘二，锁解前来。孙雪娥见拿了刘二，恐怕拿他，走到房中，自缢身死。【夹批：结雪娥。夫敬济已死，要雪娥何益哉？芰茎终因雪败，又是寓意。】旗牌拿刘二到府中，统制也吩咐打一百棍，当日打死。烘动了清河县，大闹了临清州。正是：

平生作恶欺天，今日上苍报应。有诗为证：

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

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食人。

当时统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吩咐李安将码头大酒店还归本主，【夹批：如此结酒店，写得可畏之甚。】把本钱收算来家。吩咐春梅在家，与敬济修斋做七，打发城外永福寺葬埋。【夹批：惟敬济、金莲直入永福，寓意甚深。】留李安、周义看家，把周忠、周仁带去军门答应。春梅晚夕与孙二娘，置酒送钱，不觉簇地两行泪下，说：“相公此去，未知几时回还，出战之间，须要小心。番兵猖獗，不可轻敌。统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欲，好生看守孩儿，不必忧念。我既受朝廷爵禄，尽忠报国。至于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夹批：不谓此书中有此数语。】嘱咐毕，过了一宿。次日，军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统制起程。一路无词。有日到了东昌府下，统制差一面令字蓝旗，打报进城。巡抚张叔夜，听见周统制人马来到，与东昌府知府达天道出衙迎接。至公厅叙礼坐下，商议军情，打听声息紧慢。驻马一夜，次日人马早行，往关上防守去了。不在话下。

却表韩爱姐母子，在谢家楼店中听见陈敬济已死，爱姐昼夜只是哭泣，茶饭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内统制府中，见敬济尸首一见，死也甘心。【夹批：此等艾火，可炙金莲对武大，瓶儿对子虚等病。】父母、旁人百般劝解不众。韩道国无法可处，使八老往统制府中打听，敬济灵柩已出了殡，埋在城外永福寺内。这八老走来，回了话。爱姐一心要到他坟上烧纸，哭一场，也是和他相交一场。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雇了一乘轿子，到永福寺中，问长老葬于何处。长老令沙弥引到寺后，【旁批：亦是寺后。】新坟堆便是。这韩爱姐下了轿子，到坟前点着纸袋，道了万福，叫声：“亲郎我的哥哥！【夹批：是敬济哭金莲一样。】奴实指望和你同谐到老，谁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哭的昏晕倒了，头撞于地下，就死过去了。【夹批：此等艾火可炙金莲烧灵、辞灵，瓶儿烧灵等病。】慌了韩道国和王六儿，向前扶救，叫姐姐，叫不应，越发慌了。

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与浑家葛翠屏坐着两乘轿子，伴当跟随，抬三牲祭物，来与他暖墓烧纸。看见一个年小的妇人，穿着缟素，头戴孝髻，哭倒在地。一个男子汉和一中年妇人，搂抱他扶起来，

又倒了，【夹批：写哭，如此写。】不省人事，吃了一惊。因问那男子汉是那里的，这韩道国夫妇向前施礼，把从前已往话，告诉了一遍：“这个是我的女孩儿韩爱姐。”春梅一闻爱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门庆家中会过，又认得王六儿。韩道国悉把东京蔡府中出来一节，说了一遍：“女孩儿曾与陈官人有一面之交，不料死了。他只要来坟前见他一见，烧纸钱，不想到这里，又哭倒了。”当下两个救了半日，这爱姐吐了口粘痰，方才苏醒，尚哽咽哭不出声来。痛哭了一场起来，与春梅、翠屏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说道：“奴与他虽是露水夫妻，他与奴说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实指望和他同谐到老，【夹批：此等艾火可炙一部淫妇、淫声等病。】谁知天不从人愿，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与奴一方吴绫帕儿，上有四句情诗。知道宅中有姐姐，奴愿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吴绫帕儿来，上面写诗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诗云：

吴绫帕儿织回纹，洒翰挥毫墨迹新。

寄与多情韩五姐，永谐鸾凤百年情。

爱姐道：“奴也有个小小鸳鸯锦囊，与他佩载在身边。两面都扣绣着并头莲，每朵莲花瓣儿一个字儿：寄与情郎陈君膝下。”【夹批：此等艾火，可炙一部送物事等病。】春梅便问翠屏：“怎的不见这个香囊？”翠屏道：“在底裤子上拴着，奴替他装殓在棺槨内了。”

当下祭毕，让他母子到寺中摆茶饭，劝他吃了些。王六儿见天色将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顾不思动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说：“奴情愿不归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明日死，傍他魂灵，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场，说是他妻小。”说着那泪如泉涌。【夹批：此等艾火，可炙一部淫妇紊乱纲常等病。】翠屏只顾不言语。春梅便说：“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误了你好时光。”爱姐便道：“奶奶说那里话？奴既为他，虽刳目断鼻也当守节，誓不再配他人。”【夹批：此等艾火，或炙一干奸夫淫妇乱臣贼子，盗杀邪淫等病。】嘱咐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罢，【夹批：此等艾火，可炙一切溺爱痴愚等病。】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儿眼中垂泪，哭道：“我承望你养活俺两口子到老，才从虎穴龙潭中夺得你来。今日倒闪赚了我。”那爱姐口里只

说：“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寻了无常。”那韩道国因见女儿坚意不去，和王六儿大哭一场，洒泪而别，回上临清店中去了。这韩爱姐同春梅、翠屏，坐轿子往府里来。那王六儿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舍不得的他女儿，哭了一场又一场。【夹批：又为湖州爱河作因。】那韩道国又怕天色晚了，雇上两匹头口，望前赶路。正是：

马迟心急路途穷，身似浮萍类转蓬。

只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































## 第九回 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总批：此回，金莲归花园内矣。须记清三间楼，一个院，一个独角门，且是无人迹到之处。记清，方许他往后读。

此回偷娶金莲，却是顺出春梅。而出春梅时，必云月娘房里两个丫头，一个春梅，一个玉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内，不曾在“大丫头”三字中出春梅也。又恐无目者犹然不知，下又云另买一个小丫头云云。明明说先有一个小丫头，陪此“大丫头”，三字者为春梅也。予言岂不益信？亦如玉楼之名，观其簪上诗句益信。

内将月娘众人俱在金莲眼中描出，而金莲又重新在月娘眼中描出。文字生色之妙，全在两边掩映。

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

诗曰：

感郎耽凤爱，着意守香奁。

岁月多忘远，情综任久淹。

于飞期燕燕，比翼誓鹣鹣。

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

话说西门庆与潘金莲烧了武大灵，到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请王婆作辞，【夹批：为后文冷王婆作映。】就把迎儿交付与王婆看养。因商量道：“武二回来，却怎生不与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才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兜达，我自有话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又将三两银子谢他。当晚就将妇人箱笼，都打发了家去，剩下些破桌、坏凳、旧衣裳，【夹批：是武大家

私。】都与了王婆。到次日初八，一顶轿子，四个灯笼，妇人换了一身艳色衣服，王婆送亲，玳安跟轿，把妇人抬到家中来。那条街上，远近人家无一不知此事，都惧怕西门庆有钱有势，不敢来多管，只编了四句口号，说得好：

堪笑西门不识羞，先奸后娶丑名留。

轿内坐着浪淫妇，后边跟着老牵头。【旁批：为后武二问人作地也。】

西门庆娶妇人到家，收拾花园内楼下三间【夹批：记清花园。】与他做房。一个独小角门儿进去，院内设放花草盆景。白日人迹罕到，【夹批：必用此句，早又为敬济下线。】极是一个幽僻去处。一边是外房，一边是卧房。西门庆旋用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夹批：又伏床。】大红罗圈金帐幔，宝象花梳妆，桌椅锦机，摆设齐整。【夹批：忽然富贵。】大娘子吴月娘房里使着两个丫头，一名春梅，一名玉箫。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却用五两银子另买一个小丫头，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夹批：则我云大丫头内有春梅，观此篇益信矣。】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排行金莲做第五房。先头陈家娘子陪嫁的，名唤孙雪娥，约二十年纪，生的五短身材，有姿色。西门庆与他戴了髻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莲做个第五房。【夹批：雪娥，只借金莲叙排五的原故，带出。】此事表过不题。

这妇人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就在妇人房中宿歇，如鱼似水，美爱无加。到第二日，妇人梳妆打扮，穿一套艳色衣服，春梅捧茶，走来后边大娘子吴月娘房里，拜见大小，递见面鞋脚。月娘在座上仔细观看，这妇人年纪不上二十五六，生的这样标致。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带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

流，如水泥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想道：“小厮每来家，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生的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夹批：盖是把一向的月娘点出，非单描金莲也。】金莲先与月娘磕了头，递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礼。次后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都拜见了，平叙了姊妹之礼，立在旁边。月娘叫丫头拿个坐儿教他坐，吩咐丫头、媳妇赶着他叫五娘。这妇人坐在旁边，不转睛把众人偷看。见吴月娘约三九年纪，生的面如银盆，眼如杏子，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第二个李娇儿，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肤丰肥，身体沉重，虽数名妓者之称，而风月多不及金莲也。【夹批：此处贬娇儿，却是贬金莲。】第三个就是新娶的孟玉楼，约三十年纪，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杨柳，长挑身材，瓜子脸儿，稀稀多几点微麻，自是天然俏丽，惟裙下双湾与金莲无大小之分。第四个孙雪娥，乃房里出身，五短身材，轻盈体态，能造五鲜汤水，善舞翠盘之妙。这妇人一抹儿都看在眼里。【夹批：从金莲眼内，将众人都照出。】过三日之后，每日清晨起来，就来房里与月娘做针指，做鞋脚，凡事不拿强拿，不动强动。指着丫头赶着月娘，一口一声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儿贴恋几次，把月娘喜欢得没入脚处，称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吃饭吃茶都和他在一处。因此，李娇儿众人见月娘错敬他，都气不忿，【旁批：映后私仆文字。】背后常说：“俺们是旧人，到不理论。他来了多少时，便这等惯了他。大姐姐好没分晓！”西门庆自娶潘金莲来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头面又相趁，【夹批：映在武大家。】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际，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且按下不题。

单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清河县，先去县里纳了回书。知县见了大喜，已知金宝交得明白，赏了武松十两银子，酒食管待，不必细说。武松回到下处，换了衣服鞋袜，戴了一顶新头巾，锁了房门，一径投紫石街来。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来，都吃一惊，捏两把汗，说道：“这番萧墙祸起了！这个太岁归来，怎肯干休！”【夹批：百忙里却夹叙邻舍。】武松走到哥哥门前，揭起帘子，探身入来，看见小女迎儿在楼穿廊下撵线。叫声哥哥也不应，叫声嫂嫂也不应，道：“我莫不耳聋了，如何不见哥嫂声音？”向前便问迎儿。那迎儿见他叔叔来，吓的不敢言语。武松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儿只是哭，不做声。正问间，隔

壁王婆听得是武二归来，生怕决撒了，慌忙走过来。

武二见王婆过来，唱了喏，问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见？”婆子道：“二哥请坐，我告诉你。你哥哥自从你去后，到四月间得个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几时死的？得什么病？吃谁的药来？”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头，猛可地害起心疼起来，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什么药不吃到？医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头却怎的这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晚脱了鞋和袜，未审明朝穿不穿。谁人保得常没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头，家中一文钱也没有，大娘子又是没脚蟹，那里去寻坟地？亏左近一个财主旧与大郎有一面之交，舍助一具棺木，没奈何放了三日，抬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妇的，又没的养赡过日子。胡乱守了百日孝，他娘劝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丢下这个业障丫头子，教我替他养活。专等你回来交付与你，也了我一场事。”武二听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门去，迳投县前下处。开了门进房里，换了一身素衣，便叫土兵街上打了一条麻绦，买了一双绵裤，一项孝帽戴在头上；【夹批：此文比伯爵洒土迷眼时何如？总是语语刺人家弟兄心内也。】又买了些果品点心、香烛冥纸、金银锭之类，归到哥哥家，从新安设武大灵位。安排羹饭，点起香烛，铺设酒肴，挂起经幡纸缯，安排得端正。约一更已后，武二拈了香，扑翻身便拜，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在世时，为人软弱，今日死后，不见分明。你若负屈含冤，被人害了，托梦与我，兄弟替你报冤雪恨！”把酒一面浇奠了，烧化冥纸，武二便放声大哭。终是一路上来的人，哭的那两边邻舍无不凄惶。【夹批：我也陪他一哭，不知何故。】武二哭罢，将这羹饭酒肴和土兵、迎儿吃了。讨两条席子，教土兵房外旁边睡，迎儿房中睡，他便自把条席子，就武大灵桌子前睡。

约莫将半夜时分，武二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口里只是长吁气。那土兵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夹批：偏照管上兵到。】挺在那里。武二爬将起来看时，那灵桌子上琉璃灯半明半灭。武二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语，口里说道：“我哥哥生时懦弱，死后却无分明。”说犹未了，只见那灵桌子下卷起一阵冷风来。但见：

无形无影，非雾非烟。盘旋似怪风侵骨冷，凛冽如杀气透肌寒。昏昏暗暗，灵前灯火失光明；惨惨幽幽，壁上纸钱飞散乱。隐隐遮藏食毒鬼，纷纷飘逐影魂幡。【夹批：纸上有鬼出现。】

那阵冷风，逼得武二毛发皆竖起来。定睛看时，见一个人从灵桌底下钻将出来，叫声：“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细，却待向前再问时，只见冷气散了，不见了人。武二一交跌翻在席子上坐的，寻思道：“怪哉！似梦非梦。刚才我哥哥正要报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气冲散了。想来他这一死，必然不明。”听那更鼓，正打三更三点。回头看那土兵，正睡得好。【夹批：又照救死士兵。】于是咄咄不乐，只等天明，却再理会。

看看五更鸡叫，东方渐明。土兵起来烧汤，武二洗漱了，唤起迎儿看家，带领土兵出了门。在街上访问街坊邻舍：“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邻舍明知此事，都惧怕西门庆，谁肯来管？只说：“都头，不消访问，王婆在紧隔壁住，只问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说：“卖梨的郓哥儿与件作何九，二人最知详细。”这武二竟走来街坊前去寻郓哥。只见那小猴子手里拿着个柳笼簸罗儿，正余米回来。武二便叫郓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厮见是武二叫他，便道：“武都头，你来迟了一步儿，须动不得手。【夹批：贼。】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保你们打官司。”【夹批：贼。】武二道：“好兄弟，跟我来。”引他到一个饭店楼上，武二叫货卖造两分饭来。武二对郓哥道：“兄弟，你虽年幼，【夹批：写出精武二细。】倒有养家孝顺之心。我没甚么——”向身边摸出五两碎银子，递与郓哥道：“你且拿去与老爹做盘费。待事务毕了，我再与你十来两银子做本钱。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和甚人合气？被甚人谋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个娶去？你一一说来，休要隐匿。”这郓哥一手接过银子，自心里想道：“这些银子，老爹也够盘费得三五个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夹批：贼。反衬捉奸。】一面说道：“武二哥，你听我说，却休气苦。”于是把卖梨儿寻西门庆，后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进去，又怎地帮扶武大捉奸，西门庆怎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几日，不知怎的死了，【眉批：三个“怎的”，忽接一“不知怎的”，又与伯爵讲打虎遥照。】【夹批：妙。】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武二听了，便道：“你这

话却是实么？”又问道：“我的嫂子实嫁与何人去了？”郓哥道：“你嫂子吃西门庆抬到家，待搗吊底子儿，自还问他实也是虚！”武二道：“你休说谎。”郓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这般说。”武二道：“兄弟，既然如此，讨饭来吃。”须臾，吃了饭。武二还了饭钱，两个下楼来，吩咐郓哥：“你回家把盘缠交与老爹，明日早上来县前，与我作证。”又问：“何九在那里居住？”郓哥道：“你这时候还寻何九？他三日前听见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了。”【夹批：先藏过何九。】这武二放了郓哥家去。

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陈先生家写了状子，【夹批：细。】走到县门前。只见郓哥也在那里伺候，一直奔到厅上跪下，声冤起来。知县看见，认的是武松，便问：“你告什么？因何声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恶西门庆与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窝，王婆主谋，陷害性命。何九朦胧入殓，烧毁尸伤。见今西门庆霸占嫂子在家为妾。见有这个小厮郓哥是证见。望相公作主则个。”因递上状子。知县接着，便问：“何九怎的不见？”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县于是摘问了郓哥口词，当下退厅与佐二官吏通同商议。原来知县、县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同计较，这件事难以问理。知县随出来叫武松道：“你也是个本县中都头，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奸见双，杀人见伤。你那哥哥尸首又没了，又不曾捉得他奸。你今只凭这小厮口内言语，便问他杀人的公事，莫非公道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武二道：“告禀相公，这都是实情，不是小人捏造出来的。只望相公拿西门庆与嫂潘氏、王婆来，当堂尽法一番，其冤自见。若有虚诬，小人情愿甘罪。”知县道：“你且起来，待我从长计较。可行时，便与你拿人。”武二方才起来，走出外边，把郓哥留在屋里，不放回家。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与西门庆得知。西门庆听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来保、来旺，身边带着银两，连夜将官吏都买嘱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厅上指望告禀知县，催逼拿人。谁想这官人受了贿赂，早发下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欠明白，难以问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你不可一时造次。”当该吏典在旁，便道：“都头，你在衙门里也晓得法

律，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俱完，方可推问。你那哥哥尸首又没了，怎生问理？”武二道：“若恁的说时，小人哥哥的冤仇，难道终不能报便罢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状子，下厅来。来到下处，放了郓哥归家，不觉仰天长叹一声，咬牙切齿，口中骂淫妇不绝。

武松是何等汉子，怎消洋得这口恶气！【夹批：写生。】一直走到西门庆生药店前，要寻西门庆厮打。正见他开铺子的傅伙计在柜身里面，见武二狠狠的走来，问道：“你大官人在宅上么？”傅伙计认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头有甚话说？”武二道：“且请借一步说句。”傅伙计不敢不出来，被武二引到僻静巷口。武二翻过脸来，用手撮住他衣领，睁圆怪眼说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伙计道：“都头在上，小人又不曾触犯了都头，都头何故发怒？”武二道：“你若要死，便不要说；若要活时，对我实说。西门庆那厮如今在那里？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说来，我便罢休？”那傅伙计是个小胆的人，见武二发作，慌了手脚，说道：“都头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两银子雇着，小人只开铺子，并不知他们闲帐。大官人本不在家，刚才和一相知，往狮子街大酒楼上吃酒去了。小人并不敢说谎。”武二听了此言，方才放了手，大叉步飞奔到狮子街来。吓的傅伙计半日移脚不动。【夹批：衬出武二来。】那武二迳奔到狮子街桥下酒楼前来。

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在楼上吃酒。原来那李外传专一在府县前绰揽些公事，往来听气儿撰些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里打背。因此县中就起了他这个浑名，叫做李外传。那日见知县回出武松状子，讨得这个消息，便来回报西门庆知道。因此西门庆让他在酒楼上饮酒，把五两银子送他。正吃酒在热闹处，忽然把眼向楼窗下看，只见武松似凶神般从桥下直奔酒楼前来。已知此人来意不善，不觉心惊，欲待走了，却又下楼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后楼躲避。武二奔到酒楼前，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在此么？”酒保道：“西门大官人和一相识在楼上吃酒哩。”武二拨步撩衣，飞抢上楼去。早不见了西门庆，只见一个人坐在正面，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认的是本县皂隶李外传，就知是他来报信，不觉怒从心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传骂道：“你这厮，把西门庆藏在那里去了？快说

了，饶你一顿拳头！”李外传看见武二，先吓呆了，又见他恶狠狠逼紧来问，那里还说得出话来！【夹批：描神。】武二见他不敢声，越加恼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碟儿盏儿都打得粉碎。两个粉头吓得魂都没了。李外传见势头不好，强挣起身来，就要往楼下跑。武二一把扯回来道：“你这厮，问着不说，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说也不说！”早飏的一拳，飞到李外传脸上。李外传叫声啊呀，忍痛不过，只得说道：“西门庆才往后楼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饶我去罢！”武二听了，就趁势儿用双手将他撮起来，隔着楼窗儿往外只一兜，说道：“你既要去，就饶你去罢！”扑通一声，倒撞落在当街心里。武二随即赶到后楼来寻西门庆。此时西门庆听见武松在前楼行凶，吓得心胆都碎，便不顾性命，从后楼窗一跳，顺着房檐，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武二见西门庆不在后楼，只道是李外传说谎，急转身奔下楼来，见李外传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还把眼动。气不过，兜裆又是两脚，早已哀哉断气身亡。众人道：“这是李皂隶，他怎的得罪都头来？为何打杀他？”武二道：“我自要打西门庆，不料这厮悔气，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里。”那地方保甲见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挨上来收笼他，那里肯放松！连酒保王鸾并两个粉头包氏、牛氏都拴了，竟投县衙里来。此时哄动了狮子街，闹了清河县，街上议论的人，不计其数。却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倒都说是西门庆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夹批：为《水浒》留地步也。】正是：

李公吃了张公酿，郑六生儿郑九当。

世间几许不平事，都付时人话短长。













## 第十一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总批：此回文字，上半明明是写金莲得宠，却明是写春梅得宠。盖前文写西门之于金莲，已不啻如花如火矣。过此十三回内，又是瓶儿的事，是写其如花如火者，又皆瓶儿之如花如火者也。然则必出春梅于瓶儿之前，见得与金莲同功一体，生死共之，不得不先写春梅也。夫先写春梅。止云收用而已，毕将春梅较蕙莲、来爵媳妇之不若，何以为之《金瓶梅》哉！固知此与雪娥生波起浪，皆是作者特为春梅地步。见得此日春梅已迥非昔日之春梅，而雪娥梦梦，自不知之，宜乎有许多闲事。是故此回虽为金莲私仆作火种，却是为春梅作一番出落描写也。

写春梅，全带三分傲气，方与后文作照。

写与雪娥淘气处，偏不一番写，偏用玉楼来截住上文，少歇另起，且必于第二日另起。人知金莲进言之妙，不知作者且特特写一玉楼与金莲翻案，针锋反映。见得作孽者自作孽，守分者自守分。然则如无风起浪之金莲、春梅固不足论，而即如凡有炎凉之来，我不能自守，为共所动者，皆自讨苦吃也。故后文处处遇金莲悲愤气苦时，必写玉楼作衬。盖作者特特为金莲下针砭，写出一玉楼，且特特为如金莲者下针砭，始写一玉楼也。

写起事之因，作两番写。写要雪娥，亦作两番写。淘气，亦必春梅、雪娥闹一番，再写金莲、雪娥闹一番。见得如此淘气，而月娘全若不闻，即共至其前，亦止云“我不管你”，又云“由他两个”。然则写月娘真是月娘，继室真是继室，而后文撒泼诸事，方知养成祸患，尾大难掉，悔无及矣。故金莲敢于生事，此月娘之罪也。看他纯用阳秋之笔，写月娘出来。

一路写金莲用语句局住月娘，月娘落金莲局中，有由来矣。其偏爱声口如画，又见不待瓶儿初来方见也。

欲写梳拢桂姐，却从子虚处出来。一者又照瓶儿，二者又点结会，三者又衬银儿。子虚一边，不言中的情事、又现成、又幽折，且并不费

力。乃原在芙蓉亭会内，叙瓶儿后数语现成锅灶中来。妙，妙！行文之乐，至此何如？

未写瓶儿，乃又夹写一桂儿。见得西门作孽，惟日不足，而色欲一道，写无所底止。一部大书，皆是此意。

下棋一段，为是闲情，却又是明明为琴童描写一事，在前，庶后文一提，而看官心头眼底已如活见，不待至金莲叫入房中而后知之也。文情狡猾，一至如此。】

诗曰：

六街箫鼓正喧阗，初月今朝一线添。【旁批：桂月一脉在此。】

睡去乌衣惊玉剪，斗来宵烛浑朱帘。

香绡染处红余白，翠黛攒来苦味甜。

阿姐当年曾似此，纵他戏汝不须嫌。

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整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夹批：数语将西门庆家金莲一描，直贯至撒泼后。】那个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烦的。【夹批：陪春梅一句。】一日，金莲为些零碎事情不凑巧，骂了春梅几句。春梅没处出气，走往后边厨房下去，槌台拍凳闹狠狠的模样。【夹批：写尽春梅。】那孙雪娥看不过，假意戏他道：“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春梅正在闷时，听了这句，不一时暴跳起来：“那个歪厮缠我哄汉子？”雪娥见他性不顺，只做不听得。春梅便使性做几步走到前边来，一五一十，又添些话头，道：“他还说娘教爹收了我，俏一帮儿哄汉子。”挑拨与金莲知道。金莲满肚子不快活。【夹批：又缓一缓，方不突然。文情周匝，妙甚。】因送吴月娘出去送殡，起身早些，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觉，走到亭子上。只见孟玉楼摇颺的走来，笑嘻嘻道：【夹批：写玉楼，每于金、梅斗气处，便入相形。信乎玉楼为作者物地写一处炎凉之方也。】“姐姐如何闷闷的不言语？”金莲道：“不要说起，今早倦的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来？”玉楼道：“才到后面厨房里走了走

来。”【夹批：偏刺金莲。】金莲道：“他与你说些甚么来？”玉楼道：“姐姐没言语。”【夹批：又刺金莲。言下则有仙子鬼怪之分矣。】金莲心虽怀恨，口里却不说出。【夹批：一顿。】两个做了一回针指。只见春梅拿茶来，吃毕，两个闷倦，就放桌儿下棋耍子。忽见看园门小厮琴童走来，报道：【夹批：直点琴童。】“爹来了。”慌的两个妇人收棋子不迭。

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带着银丝髻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双弯尖翘，红鸳瘦小，一个个粉妆玉琢，不觉满面堆笑，戏道：“好似一对儿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夹批：可知以诸妓杂对六房，为骂尽西门也。】潘金莲说道：“俺们倒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哩！”【夹批：金莲步步以此为能。写其恶便在二十分外，不知皆其文之口口血也。】那玉楼抽身就往后走，【夹批：写玉楼心事，步步含酸。】被西门庆一手拉住，说道：“你往那里去？我来了，你倒要脱身去了。实说，我不在家，你两个在这里做甚么？”金莲道：“俺俩个闷的慌，在这里下了两盘棋，时没做贼，谁知道你就来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夹批：又顿。】说道：“你今日送殡来家早。”西门庆道：“今日斋堂里都是内相同官，天气又热，我不耐烦，先来家。”玉楼问道：“他大娘怎的还不来？”西门庆道：“他的轿子也待进城，我先回，使两个小厮接去了。”一面坐下。【夹批：又一顿。】因问：“你两个下棋赌些甚么？”金莲道：“俺两个自下一盘耍子，平白赌什么？”西门庆道：“等我和你们下一盘，那个输了，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金莲道：“俺们没银子。”西门庆道：“你没银子，拿簪子问我当，也是一般。”于是摆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盘。潘金莲输了。西门庆才数子儿，被妇人把棋子扑撒乱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儿。【夹批：又一顿。】西门庆寻到那里，说道：“好小油嘴儿！你输了棋子，却躲在这里。”那妇人见西门庆来，昵笑不止，说道：“怪行货子！孟三儿输了，你不敢禁他，却来缠我！”将手中花撮成瓣儿，洒西门庆一身。【夹批：此色的圈子也。】被西门庆走向前，双关抱住，按在湖湖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戏谑做一处。【夹批：又一顿。】不防玉楼走到根前，叫道：“六姐，他大娘来家了。咱后边去来。”这妇人撇了西门庆，说道：“哥儿，我回来和你答话。”【夹批：一语有心如画，直与满肚不快作接。】遂同玉楼到后

边，与月娘道了万福。月娘问：“你们笑甚么？”玉楼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输了一两银子，到明日整治东道，请姐姐耍子。”月娘笑了。【夹批：又间一顿。】金莲只在月娘面前打了个照面儿，【夹批：一面又逼入来。】就走来前边陪伴西门庆。吩咐春梅房中薰香，预备澡盆浴汤，准备晚间效鱼水之欢。【夹批：一段淘气的文字，却只用闲笔一节节漾开。写淫妇迷人，全在不觉处，如画。而文字亦夭乔不凡。看他如此住一住。妙甚。】

看官听说：家中虽是吴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来往，出入银钱，都在李娇儿手里。孙雪娥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或吃饭，造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那房里丫头自往厨下去拿。此不必说。【夹批：点得无迹，自有龙门之妙。】当晚西门庆在金莲房中，吃了回酒，洗毕澡，两人歇了。

次日，也是合当有事。西门庆许下金莲，要往庙上替他买珠子穿箍儿戴。早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银丝鲊汤，【夹批：言为金莲所迷也。观饼汤名色可见。】使春梅往厨下说去。那春梅只顾不动身。金莲道：“你休使他。有人说我纵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儿哄汉子。百般指猪骂狗，欺负俺娘儿们。你又使他后边做甚么去？”【旁批：数语全是依奉春梅，一片结纳深意。非如后文谗间诸人，出自己意。春梅为其所使在此。】西门庆便问：“是谁说的？你对我说。”妇人道：“说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后边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这西门庆遂叫过秋菊，吩咐他往厨下对雪娥说去。约有两顿饭时，妇人已是把桌儿放了，白不见拿来。【夹批：写谗人如画。】急的西门庆只是暴跳。妇人见秋菊不来，使春梅：“你去后边瞧瞧那奴才，只顾生根长苗的，不见来。”【夹批：偏又使他去。以上一段是金莲的话。】春梅有几分不顺，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见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骂道：“贼奴才，娘要卸你那腿哩！”【夹批：如闻其声。】说你怎的就不去了。爹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急的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哩！”这孙雪娥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骂道：“怪小淫妇儿！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预备下熬的粥儿又不吃，忽刺八新兴出来要烙饼做汤。那个是肚里蛔虫！”【夹批：数语惹嘲，

写尽人家闲事。】春梅不忿他骂，说道：“没的扯毡淡！主子不使了来，那个好来问你要。有与没，俺们到前边只说的一声儿，有那些声气的？”【夹批：写春梅得宠，却如此写出。】一只手拧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边来。雪娥道：“主子奴才，常远似这等硬气，有时道着！”春梅道：“有时道没时道，没的把俺娘儿两个别变了罢！”于是气狠狠走来。妇人见他脸气得黄黄的，【夹批：是春梅气象。】拉着秋菊进门，便问：“怎的来了？”春梅道：“你问他。我去时还在厨房里雌着，等他慢条斯理儿才和面儿。我自不是，说了一句‘爹在前边等着，娘说你怎的就不去了？’倒被那小院儿里的，千奴才、万奴才骂了我恁一顿。

【夹批：不愤“奴才”二字。】说爹马回子拜节——走到的就是！只象那个调唆了爹一般，预备下粥儿不吃，平白新生发起要甚饼和汤。只顾在厨房里骂人，不肯做哩。”【夹批：以上是春梅的话。然而金莲亦是春梅的话。】妇人在旁便道：“我说别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气。说俺娘儿两个霸拦你在这屋里，只当吃人骂将来。”这西门庆听了大怒，

【夹批：着了圈子也。】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骂道：“贼歪刺骨！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他？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泡尿把你自家照照！”【夹批：宠春梅处，只如此写出。】雪娥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刚走出厨房外，孙雪娥对着来昭妻一丈青说道：“你看，我今日晦气！早是你在旁听，我又没曾说什么。他走将来凶神似一般，大吆小喝，把丫头采的去了，反对主子面前轻事重报，惹的走来平白地把恁一场儿。我洗着眼儿，看着主子奴才长远恁硬气着，只休要错了脚儿！”不想被西门庆听见了，复回来又打了几拳，骂道：“贼奴才淫妇！你还说不欺负他，【夹批：他者，春梅也。】亲耳朵听见你还骂他。”打的雪娥疼痛难忍，西门庆便往前边去了。那雪娥气的在厨房里两泪悲流，放声大哭。吴月娘正在上房，才起来梳头，因问小玉：“厨房里乱些甚么？”小玉回道：“爹要饼吃了往庙上去，说姑娘骂五娘房里春梅来，被爹听见了，踢了姑娘几脚，哭起来。”月娘道：“也没见他，要饼吃连忙做了与他去就罢了，平白又骂他房里丫头怎的！”【夹批：写月娘偏爱金莲处。】于是使小玉走到厨房，撺掇雪娥和家人媳妇忙造汤水，打发西门庆吃了，往庙上去，不题。【夹批：一层渲染春梅得宠，月娘错爱处。以下再起一波。】

这雪娥气愤不过，正走到月娘房里告诉此事。不妨金莲蓦然走来，

立于窗下潜听。【夹批：直对撒泼一回，以刺后文月娘自致尾大不掉之患也。】见雪娥在房里对月娘、李娇儿说他怎的霸拦汉子，背地无所不为：“娘，你还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夹批：又从雪娥口中补出偷娶后之金莲也。妙绝，妙绝。】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如今把俺们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汉子乌眼鸡一般，见了俺们便不待见。”月娘道：“也没见你，他前边使了丫头要饼，你好好打发与他去便了。平白又骂他怎的？”【夹批：月娘偏爱，口角如画。】孙雪娥道：“我骂他秃也瞎也来？那顷，这丫头在娘房里着紧不听手。俺没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夹批：反衬春梅今日也。】娘尚且不言语。可可今日轮到他手里，便骄贵的这等了。”正说着，【夹批：接下，妙极渡法。】只见小玉走到，说：“五娘在外边。”少倾，金莲进房，望着雪娥说道：“比如我当初摆死亲夫，你就不消叫汉子娶我来家，省得我霸拦着他，撑了你的窝儿。【夹批：将自己说完。】论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头，你气不愤，还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夹批：奉承月娘。恶极。】省得你和他合气，把我扯在里头。那个好意死了汉子嫁人？如今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夹批：刁难西门。恶极。】月娘道：“我也不晓的你们底事。你们大家省言一句儿便了。”【夹批：总是偏爱口角。】孙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随问谁也辩他不过。【夹批：为后文激发相照。】明在汉子根前戳舌儿，转过眼就不认了。依你说起来，除了娘，把俺们都撵，只留着你罢！”那吴月娘坐着，由着他那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语。【夹批：写偏爱。】后来见骂起来，雪娥道：“你骂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夹批：妙，有金莲骂“奴才”声在内。】险些儿不曾打起来。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后边去。这潘金莲一直归到前边，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

到日西时分，西门庆庙上来，袖着四两珠子，进入房中，一见便问：“怎的来？”妇人放声号哭起来，问西门庆要休书。如此这般告诉一遍：“我当初又不曾图你钱财，自恁跟了你来。如何今日教人这等欺负？千也说我摆杀汉子，万也说我摆杀汉子！没丫头便罢了，如何要人房里丫头伏侍？吃人指骂！”【夹批：金莲两层文字，都是春梅文字。下文方是为“私仆”文字作引。】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时，三尸神暴

跳，五脏气冲天。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娥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向前拉住了，说道：“没得大家省些事儿罢了！好交你主子惹气！”西门庆便道：“好贼歪刺骨，我亲自听见你在厨房里骂，你还搅缠别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来也不算。”看官听说：不争今日打了孙雪娥，管教潘金莲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正是：

自古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

当下西门庆打了雪娥，走到前边，窝盘住了金莲，袖中取出庙上买的四两珠子，递与他。妇人见汉子与他做主，出了气，如何不喜。由是要一奉十，宠爱愈深。【夹批：以上又一顿。】

话休饶舌，一日正轮该花子虚家摆酒会茶，【夹批：上文几回文字，几令十兄弟冷极。故此处映出。】这花家就在西门庆紧隔壁。【夹批：又一点睛。】内官家摆酒，甚是丰盛。众兄弟都到了。因西门庆有事，约午后才来，都等他，不肯先坐。少顷，西门庆来到，然后叙礼让坐，东家安西门庆居首席。两个妓女，琵琶筝〔竹秦〕在席前弹唱。端的说不尽梨园娇艳，色艺双全。【夹批：本谓桂姐，又照管瓶儿，且随手陪出银姐。文字有七穿枚达之妙。】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流莺；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高低紧慢按宫商，轻重疾徐依格调，箏排雁柱声声慢，板拍红牙字字新。

少顷，酒过三巡，歌吟两套，两个唱的放下乐器，向前花枝摇曳般来磕头。西门庆呼玳安书袋内取两封赏赐，每人二钱，拜谢了下去。因问东家花子虚道：“这位姐儿上姓？端的会唱。”东家未及答应，应伯爵插口道：“大官人多忘事，就不认的了？这弹箏的是花二哥令翠——勾栏后巷吴银儿。这弹琵琶的，就是我前日说的【夹批：接入无痕。】李三妈的女儿、李桂脚的妹子，小名叫做桂姐。你家中见放着他的亲姑娘。如何推不认的？”【夹批：又点娇儿。总为桂姐逼入。】西门庆笑道：“元来就是他，我六年不见，不想就出落得恁般成人了！”落后酒阑，上席来递酒。这桂姐殷勤劝酒，情话盘桓。西门庆因问：“你三妈

与姐姐桂卿，在家做甚么？怎的不来我家看看你姑娘？”桂姐道：“俺妈从去岁不好了一场，至今腿脚半边通动不的，只扶着人走。俺姐姐桂卿被淮上一个客人包了半年，常接到店里住，两三日不放来家。家中好不无人，只靠着我逐日出来供唱，好不辛苦！时常也想着要往宅里看看姑娘，白不得个闲。爹许久怎的也不在里边走走？几时放姑娘家去看看俺妈也好。”西门庆见他一团和气，说话儿乖觉伶俐，就有几分留恋之意，说道：“我今日约两位好朋友送你家去。你意下如何？”桂姐道：“爹休哄我。你肯贵人脚儿踏俺贱地？”西门庆道：“我不哄你。”便向袖中取出汗巾连挑牙与香茶盒儿，递与桂姐收了。桂姐道：“多咱去？如今使保儿先家去先说一声，作个预备。”西门庆道：“直待人散，一同起身。”少顷，递毕酒，约掌灯人散时分，西门庆约下应伯爵、谢希大，也不到家，骡马同送桂姐，迳进勾栏往李家去。【夹批：一路写桂姐，又是一种圈套。妙绝。】正是：

陷人坑，土窖般暗开掘；迷魂洞，囚牢般巧砌叠；检尸场，屠铺般明排列。整一味死温存活打劫。招牌儿大字书者：买俏金，哥哥休扯；缠头锦，婆婆自接；卖花钱，姐姐不赊。

西门庆等送桂姐轿子到门首，李桂卿迎门接入堂中。见毕礼数，请老妈出来拜见。不一时，虔婆扶拐而出，半边胳膊都动弹不得，见了西门庆，道了万福。说道：“天么，天么！姐夫贵人，那阵风儿刮得你到这里？”西门庆笑道：“一向穷冗，没曾来得，老妈休怪。”虔婆又向应、谢二人说道：“二位怎的也不来走走？”伯爵道：“便是白不得闲，今日在花家会茶，遇见桂姐，因此同西门爹送回来。快看酒来，俺们乐饮三杯。”虔婆让三位上首坐了。【夹批：夹写虔婆。】一面点茶，一面打抹春台，收拾酒菜。少顷，掌上灯烛，酒肴罗列。桂姐从新房中打扮出来，【夹批：磨剑以出矣。】旁边陪坐，免不得姐妹两个金樽满泛，玉阮同调，歌唱递酒。正是：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幙围香风。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莫虚度，银缸掩映娇娥语，不到刘伶坟上去。

当下姊妹两个唱了一套，席上觥筹交错饮酒。西门庆向桂卿

道：“今日二位在此，久闻桂姐善舞能歌南曲，何不请歌一词，奉劝二位一杯儿酒！”应伯爵道：“我又不当起动，借大官人余光，洗耳愿听佳音。”那桂姐坐着只是笑，半晌不动身。【夹批：又是一种圈套。】原来西门庆有心要梳笼桂姐，故先索落他唱。那院中婆娘见识精明，早已看破了八九分。桂卿在旁，就先开口说道：“我家桂姐从小儿养得娇，自来生得腴腆，不肯对人胡乱便唱。”于是西门庆便叫玳安书袋内取出五两一锭银子来【夹批：上套了。文字总是情理。】，放在桌上，说道：“这些不当甚么，权与桂姐为脂粉之需，改日另送几套织金衣服。”桂姐连忙起身谢了。先令丫鬟收去，方才下席来唱。这桂姐虽年纪不多，却色艺过人，当下不慌不忙，轻扶罗袖，摆动湘裙，袖口边搭刺着一方银红撮穗的落花流水汗巾儿，【旁批：偏有此等点缀处。】歌唱道：

《驻云飞》举止从容，压尽勾栏占上风。【旁批：所以起月儿之妒。】行动香风送，频使人钦重。嗟！玉杵污泥中，岂凡庸？一曲宫商，满座皆惊动。胜似襄王一梦中，胜似襄王一梦中。

唱毕，把个西门庆喜欢的没入脚处。吩咐玳安回马家去，晚夕就在李桂卿房里歇了一宿。紧着西门庆要梳笼这女子，又被应伯爵、谢希大两个一力撺掇，就上了道儿。次日，使小厮往家去拿五十两银子，缎铺内讨四件衣裳，要梳笼桂姐。那李娇儿听见要梳笼他的侄女儿，如何不喜？连忙拿了一锭大元宝【夹批：各人心事皆到。】付与玳安，拿到院中打头面，做衣服，定桌席，吹弹歌舞，花攒锦簇，饮三日喜酒。应伯爵、谢希大又约会了孙寡嘴、祝实念、常峙节，每人出五分分子，都来贺他。铺的盖的都是西门庆出。每日大酒大肉，在院中玩耍，不在话下。

舞裙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只此身。

寄语富儿休暴殄，俭如良药可医贫。



























###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墙头密约 迎春儿隙底私窥

【总批：此下单讲瓶儿矣。撞见瓶儿，必写子虚请来，自己引贼入室，见交匪类之报，又见托人之失。

描瓶儿勾情处，纯以憨胜，特与金莲相反，以便另起花样，不致犯手也。若王六儿，又特犯金莲而弄不犯之巧者也。此书可谓无法不备。

写瓶儿几番得露春信，俱用子虚往院中作间。见得不能修身，刑于寡妻之报必至如此也。可畏，可畏！清西门往院中去一引，后用院中灌醉一间，刚两番勾挑已出。末用屡屡安下伯爵、希大语一总，下即借此意串下，写一无数打总勾挑处。末又以一番白话作结。作圆满相。真描神妙笔也。

金莲、瓶儿。势不得不始合者也。然作者之巧，即以花园相逅作纽，使瓶儿即心眼注定金莲，全是自己心事出现。真是史迁再世。

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而迎春踪迹，金莲固宠根由，又为理星一点，月娘罪案不言皆早矣。文笔之巧如此。

人知迎春偷觑为影写法，不知其于瓶儿布置偷情，西门虚心等待，只用“只听得赶狗关门”数字，而两边情事，两人心事，俱已入化矣。真绝妙史笔也。】

词曰：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夹批：此词另出手眼，自是瓶儿人物。】

——右调《山花子》

话说一日西门庆往前边走来，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说：“今日花家使小厮拿帖来，请你吃酒。”西门庆观看帖子，写着：“即午院中吴银家一叙，希即过我同往，万万！”【旁批：大书子虚引贼入室。】少顷，打选衣帽，叫了两个跟随，骑匹骏马，先迳到花家。不想花子虚不在家了。【夹批：子虚请来却又放过。】他浑家李瓶儿，夏月间戴着银丝髻髻，金镶紫瑛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对红鸳鸯嘴尖尖翘翘小脚，立在二门里台基上。那西门庆三不知走进门，两下撞了个满怀。【夹批：无心耶，有心耶？识者辨之。】这西门庆留心已久，虽故庄上见了一面，【夹批：补。】不曾细玩。今日对面见了，见他生的甚是白净，五短身材，瓜子面儿，细湾湾两道眉儿，【夹批：又描写。】不觉魂飞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妇人还了万福，转身入后边去了。使出一个头发齐眉的丫鬟来，名唤绣春，请西门庆客位内坐。他便立在角门首，半露娇容说：“大官人少坐一时。他适才有些小事出去了，便来也。”丫鬟拿出一盏茶来，西门庆吃了。妇人隔门说道：“今日他请大官人往那边吃酒去，好歹看奴之面，【夹批：四字和身托出。】劝他早些回家。两个小厮又都跟去了，【旁批：底细言之。】止是这两个丫鬟和奴，家中无人。”西门庆便道：“嫂子见得有理，哥家事要紧。嫂子既然吩咐在下，在下一定伴哥同去同来。”【夹批：一番勾挑。】

正说着，只见花子虚来家，妇人便回房去了。花子虚见西门庆叙礼说道：“蒙哥下降，小弟适有些不得已小事出去，失迎，恕罪！”于是分宾主坐下，便叫小厮看茶。须臾，茶罢。又吩咐小厮：“对你娘说，看菜儿来，我和西门爹吃三杯起身。今日六月二十四，是院内吴银姐生日，请哥同往一乐。”西门庆道：“二哥何不早说？”即令玳安：“快家去，讨五钱银子封了来。”【夹批：映出子虚的婊子。】花子虚道：“哥何故又费心？小弟到不是了。”西门庆见左右放桌儿，说道：“不消坐了，咱往里边吃去罢。”花子虚道：“不敢久留，哥略坐一回。”少顷，就是齐整肴馔拿将上来，银高脚葵花钟，每人三钟，又是四个卷饼，吃毕收下来与马上人吃。

少顷，玳安取了分资来，一同起身上马，迳往吴四妈家与吴银儿做生日。到那里，花攒锦簇，歌舞吹弹，饮酒至一更时分方散。西门庆留心，把子虚灌得酩酊大醉。【夹批：可恶。】又因李瓶儿央浼之言，相

伴他一同来家。【夹批：伴他来家，是说话的引子。故灌醉了，又伴他来。】小厮叫开大门，扶到他客位坐下。李瓶儿同丫鬟掌着灯烛出来，把子虚搀扶进去。西门庆交付明白，就要告回。妇人旋走出来，拜谢【夹批：机关明甚。】西门庆，说道：“拙夫不才贪酒，多累看奴薄面，姑待来家，官人休要笑话。”那西门庆忙屈身还喏，说道：“不敢。嫂子这里吩咐，在下敢不铭心刻骨，同哥一搭里来家！非独嫂子耽心，显的在下干事不的了。方才哥在他家，被那些人缠住了，我强着催哥起身。走到乐星堂儿门首粉头郑爱香儿家，【夹批：百忙与瓶儿讲话时，又与郑月儿安根，妙，妙。】——小名叫做郑观音，生的一表人物，哥就要往他家去，被我再三拦住，劝他说道：‘恐怕家中嫂子放心不下。’【夹批：活贼。】方才一直来家。若到郑家，便有一夜不来。嫂子上，不该我说，哥也糊涂，嫂子又青年，偌大家室，如何就丢了，成夜不在家？是何道理！”妇人道：“正是如此，奴为他这等在外胡行，不听人说，奴也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往后大官人但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劝他早早回家。奴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这西门庆是头上打一下脚底板响的人，积年风月中走，甚么事儿不知道？今日妇人到明明开了一条大路，教他入港，岂不省腔！于是满面堆笑道：“嫂子说那里话！相交朋友做甚么？【夹批：此语却如此用，可怜！】我一定苦心谏哥，嫂子放心。”妇人又道了万福，又叫小丫鬟拿了一盏果仁泡茶来。西门庆吃毕茶，说道：“我回去罢，嫂子仔细门户。”遂告辞归家。【夹批：又一番勾挑。】

自此西门庆就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一径在门首站立。这妇人亦常领着两个丫鬟在门首。西门庆看见了，便扬声咳嗽，一回走过东来，又往西去，或在对门站立，把眼不住望门里睃盼。妇人影身在门里，见他来便闪进里面，见他过去了，又探头去瞧。两个眼意心期，【夹批：四字奇绝。】已在不言之表。【夹批：又一无数名堂挑。】一日，西门庆正站在门首，忽见小丫鬟绣春来请。西门庆故意问道：“姐姐请我做甚么？你爹在家里不在？”绣春道：“俺爹不在家，娘请西门庆爹问句话儿。”这西门庆得不的一声，连忙走过来，到客位内坐下。良久，妇人出来，道了万福，便道：“前日多承官人厚意，奴铭刻于心，知感不尽。他从昨日出去，一连两日不来家了，不知官人曾会见他来不

曾？”西门庆道：“他昨日同三四个在郑家吃酒，我偶然有些小事就来了。今日我不曾得进去，不知他还在那里没在。若是我在那里，恐怕嫂子忧心，有个不催促哥早早来家的？”妇人道：“正是这般说。奴吃煞他不听人说、在外边眠花卧柳不顾家事的亏。”【夹批：反复只是此言，正是入神出化之笔写出来者。】西门庆道：“论起哥来，仁义上也好，只是有这一件儿。”说着，小丫鬟拿茶来吃了。西门庆恐子虚来家，不敢久恋，就要告归。妇人又千叮万嘱，央西门庆：“不拘到那里，好歹劝他早来家，奴一定恩有重报，决不敢忘官人！”西门庆道：“嫂子没的说，我与哥是那样相交！”说毕，西门庆家去了。

到次日，花子虚自院中回家，妇人再三埋怨说道：“你在外边贪酒恋色，多亏隔壁西门大官人，两次三番顾睦你来家。你买分礼儿谢谢他，方不失了人情。”【夹批：无情无理，而子虚乃连忙依从，所以为子虚也。】那花子虚连忙买了四盒礼物，一坛酒，使小厮天福儿送到西门庆家。西门庆收下，厚赏来人去了。吴月娘便问说：“花家如何送你这礼？”西门庆道：“花二哥前日请我们在院中与吴银儿做生日，醉了，被我搀扶了他来家；又见常时院中劝他休过夜，早早来家。他娘子儿因此感我的情，想对花二哥说，故买此礼来谢我。”【夹批：独照瓶儿。】吴月娘听了，与他打个问讯，说道：“我的哥哥，你自顾了你罢，又泥佛劝土佛！你也成日不着个家，在外养女调妇，反劝人家汉子！”【夹批：写月娘为后文上气作因。】又道：“你莫不白受他这礼？”因问：“他帖上儿写着谁的名字？若是他娘子的名字，今日写我的帖儿，请他娘子过来坐坐，他也只恁要来咱家走走哩。若是他男子汉名字，随你请不请，我不管你。”西门庆道：“是花二哥名字，我明日请他便了。”次日，西门庆果然治酒，请过花子虚来，吃了一日酒。归家，李瓶儿说：“你不要差了礼数。咱送了他一分礼，他到请你过去吃了一席酒，你改日还该治一席酒请他，只当回席。”

光阴迅速，又早九月重阳。【夹批：记清。知后带病之晏，为必于重阳都，可想。】花子虚假着节下，叫了两个妓者，具柬请西门庆过来赏菊。又邀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四人相陪。传花击鼓，欢乐饮酒。有诗为证：

乌兔循环似箭忙，人间佳节又重阳。

千枝红树妆秋色，三径黄花吐异香。

不见登高乌帽客，还思捧酒绮罗娘。

秀帘琐闼私相觑，从此恩情两不忘。

当日，众人饮酒到掌灯之后，西门庆忽下席来外边解手。不防李瓶儿正在遮榻子边站立偷觑，两个撞了个满怀，西门庆回避不及。妇人走到西角门首，暗暗使绣春黑影里走到西门庆跟前，低声说道：“俺娘使我对西门爹说，少吃酒，早早回家。晚夕，娘如此这般要和西门爹说话哩。”西门庆听了，欢喜不尽。小解回来，到席上连酒也不吃，唱的左右弹唱递酒，只是装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时分，那李瓶儿不住走来廉外，见西门庆坐在上面，只推做打盹。那应伯爵、谢希大，如同钉在椅子上，白不起身。熬的祝实念、孙寡嘴也去了，他两个还不动。把个李瓶儿急的要不的。西门庆已是走出来，被花子虚再不放，说道：“今日小弟没敬心，哥怎的白不肯坐？”西门庆道：“我本醉了，吃不去。”于是故意东倒西歪，教两个扶归家去了。应伯爵道：“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吃了不多酒就醉了。既是东家费心，难为两个姐儿在此，拿大钟来，咱每再周四五十轮，散了罢。”【旁批：故作缓笔，衬瓶儿之急也。】李瓶儿在帘外听见，骂“涎脸的囚根子”不绝。暗暗使小厮天喜儿请下花子虚来，吩咐说：“你既要与这伙人吃，趁早与我院里去吃。休要在家里聒噪。我半夜三更，熬油费火，我那里耐烦！”花子虚道：“这咱晚我就和他们院里去，也是来家不成，你休再麻犯我。”妇人道：“你去，我不麻犯便了。”这花子虚得不的这一声，走来对众人说：“我们往院里去。”应伯爵道：“真个？休哄我。你去问声嫂子来，咱好起身。”子虚道：“房下刚才已是说了，教我明日来家。”谢希大道：“可是来，自吃应花子这等唠叨。哥刚才已是讨了老脚来，咱去的也放心。”于是连两个唱的，都一齐起身进院。此时已是二更天气，天福儿、天喜儿跟花子虚等三人，【夹批：收拾过两个小厮。】从新又到后巷吴银儿家去吃酒不题。

单表西门庆推醉到家，走到金莲房里，刚脱了衣裳，就往前边花园

里去坐，单等李瓶儿那边请他。良久，只听得那边赶狗关门。少倾，只见丫鬟迎春黑影影里扒着墙，推叫猫，【夹批：所谓如此这般者也。墙一现。】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递了话。这西门庆就掇过一张桌凳来踏着，暗暗扒过墙来，【夹批：墙二。】这边已安下梯子。李瓶儿打发子虚去了，已是摘了冠儿，乱挽乌云，素体浓妆，立在穿廊下。看见西门庆过来，欢喜无尽，忙迎接进房中。灯烛下，早已安排一桌齐整酒肴果菜，壶内满贮香醪。妇人双手高擎玉斝，亲递与西门庆，深深道个万福：“奴一向感谢官人，蒙官人又费心酬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这杯淡酒，请官人过来，聊尽奴一点薄情。又撞着两个天杀的涎脸，只顾坐住了，急的奴要命的。刚才吃我都打发到院里去了。”西门庆道：“只怕二哥还来家么？”妇人道：“奴已吩咐过夜不来了。两个小厮都跟去了。家里再无一人，只是这两个丫头，一个冯妈妈看门首，他是奴从小儿养娘心腹人。前后门都已关闭了。”西门庆听了，心中甚喜。两个于是并肩叠股，交杯换盏，饮酒做一处。迎春旁边斟酒，绣春往来拿菜儿。吃得酒浓时，锦帐中香熏鸳被，设放珊瑚，两个丫鬟撤开酒桌，拽上门去了。两人上床交欢。

原来大人家有两层窗寮，外面为窗，里面为寮。妇人打发丫鬟出去，关上里面两扇窗寮，房中掌着灯烛，外边通看不见。这迎春丫头，今年已十七岁，【旁批：方结到迎春，有春云渐吐，流水归源之妙。】颇知事体，见他两个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子挺签破窗寮上纸，往里窥觑。【夹批：写瓶儿家，特特与金莲作贫富对照也。而瓶儿必用迎春眼中照出，固为迎春作地。二者为瓶儿少留身分，不似金莲之尽情不堪也。】端的二人怎样交接？但见：

灯光影里，鲛绡帐中，一个玉臂忙摇，一个金莲高举。一个莺声啾啾，一个燕语喃喃。好似君瑞遇莺娘，犹若宋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恋蜂恣，未能即罢。正是：被翻红浪，灵犀一点透酥胸；帐挽银钩，眉黛两弯垂玉脸。【夹批：看其句句是迎春眼中，故妙。】

房中二人云雨，不料迎春在窗外，听看得明明白白。听见西门庆问妇人多少青春。李瓶儿道：“奴今年二十三岁。”因问：“他大娘贵庚？”西门庆道：“房下二十六岁了。”妇人道：“原来长奴三岁，到明日

买分礼儿过去，看看大娘，只怕不好亲近。”西门庆道：“房下自来好性儿。”妇人又问：“你头里过这边来，他大娘知道不知？倘或问你时，你怎生回答？”西门庆道：“俺房下都在后边第四层房子里，【夹批：然则月娘房后算，雪娥第五层，厨房第六层，下房七层也。】惟有我第五个小妾潘氏，在这前边花园内，独自一所楼房居住，他不敢管我。”妇人道：“他五娘贵庚多少？”西门庆道：“他与大房下同年。”妇人道：“又好了，若不嫌奴有玷，奴就拜他五娘做个姐姐罢。到明日，讨他大娘和五娘的脚样儿来，奴亲自做两双鞋儿过去，以表奴情。”【夹批：写瓶儿一味热急浅露，到后文一丝不乱也。】说着，又将头上关顶的金簪儿拨下两根来，替西门庆带在头上，说道：【夹批：一“说着”，一“说道”，俱是迎春耳中照出也。】“若在院里，休要叫花子虚看见。”西门庆道：“这理会得。”当下二人如胶似漆，盘桓到五更时分。窗外鸡叫，【夹批：打狗关门，唤猫上墙，鸡叫过墙，妙绝情事。】东方渐白，西门庆恐怕子虚来家，整衣而起，照前越墙而过。【夹批：墙三。】两个约定暗号儿，但子虚不在家，这边就使丫鬟在墙头上【夹批：墙四。】暗暗以咳嗽为号，或先丢块瓦儿，见这边无人，方才上墙，【夹批：墙五。】这边西门庆使用梯凳扒过墙来。【夹批：墙六。】两个隔墙酬和，窃玉偷香，不由大门行走，街坊邻舍怎的晓得？【眉批：此上一段，以迎春影瓶儿。】有诗为证：

月落花阴夜漏长，相逢疑是梦高唐。

夜深偷把银缸照，犹恐憨奴瞰隙光。【旁批：结住迎春。】

却说西门庆扒过墙来，【夹批：须还是头一次过来者。此句直接照前“越墙而过”一句，中间是作者夹叙后文也。】走到潘金莲房里。金莲还睡未起，因问：“你昨日也不知又往那里去了这一夜？也不对奴说一声儿。”西门庆道：“花二哥又使小厮邀我往院里去，吃了半夜酒，才脱身走来家。”金莲虽故信了，还有几分疑影在心。一日，同孟玉楼饭后【夹批：又以玉楼衬出。】在花园亭子上做针指，猛可见一块瓦儿打在面前。那孟玉楼低着头纳鞋，没看见。这潘金莲单单把眼四下观看，影影绰绰只见隔壁墙头上一个白面探了一探，就下去了。金莲忙推玉楼，指与他瞧，说道：“三姐姐，你看这个，是隔壁花家那大丫头，想是上

墙瞧花儿，【夹批：墙八。】看见俺们在这里，他就下去了。”说毕，也就罢了。【夹批：又一顿。】到晚夕，西门庆自外赴席来家，进金莲房中。金莲与他接了衣裳，问他。饭不吃，茶也不吃，趑趄着脚儿，只往前边花园里走。这潘金莲贼留心，暗暗看着他。坐了好一回，只见先头那丫头在墙头上打了个照面，【夹批：墙九。】这西门庆就踏着梯凳过墙去了。【夹批：墙十。】那边李瓶儿接入房中，两个厮会不题。

这潘金莲归到房中，翻来复去，通一夜不曾睡。将到天明，只见西门庆过来，推开房门，妇人睡在床上，不理他。【旁批：金莲盖因此一机，细想何以挟制西门之法，欲报受辱以后之事，非一味然酸。】那西门庆先带几分愧色，挨近他床上坐下。妇人见他来，跳起来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你昨日端的那里去来？把老娘气了一夜！你原来干的那茧儿，我已是晓得不耐烦了！趁早实说，从前已往，与隔壁花家那淫妇偷了几遭？【夹批：与“私仆”时西门问话一样。】一一说出来，我便罢休。但瞒着一字儿，到明日你前脚儿过去，后脚我就吆喝起来，【夹批：其制胜处在此二之故句，非因刘理星也。】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标住他汉子在院里过夜，【夹批：又映出。】却这里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嗔道昨日大白日里，我和孟三姐在花园里做生活，只见他家那大丫头在墙那边【夹批：墙十。（原批序号如此）】探头舒脑的，原来是那淫妇使的勾使鬼来勾你来了。你还哄我老娘！前日他家那忘八，半夜叫了你往院里去，原来他家就是院里！”【夹批：骂尽瓶儿，却亦自去不远。】西门庆听了，慌的装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夹批：其怕金莲处在此。】实不瞒你，他如此这般问了你两个的年纪，到明日讨了鞋样去，每人替你做双鞋儿，要拜认你两个做姐姐，他情愿做妹子。”金莲道：“我是不要那淫妇认甚哥哥姐姐的。他要了人家汉子，又来献小殷勤儿，【夹批：此句不可之使月娘知。】我老娘眼里是放不下砂子的人，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鬼儿去！”说着一只手把他裤子扯开，只见那话软钉当，银托子还带在上面，问道：“你实说，与淫妇弄了几遭？”【夹批：又问一句；妙。】西门庆道：“弄到有数儿的，只一遭。”妇人道：“你赌个誓，一遭就弄的他恁软如鼻涕浓如酱，却如风瘫了一般的！有些硬朗气儿也是人心。”说着把托子一揪，挂下来，骂道：“没羞的强盗，嗔道教我那里没

寻，原来把这行货子悄地带出，和那淫妇偷搗去了。”西门庆满脸儿陪笑说道：“怪小淫妇儿，麻犯人死了，他再三教我捎了上覆来，他到明日过来与你磕头，还要替你做鞋。【夹批：两番言瓶儿的说话，只是此意，又见瓶儿身分，不是单为西门虚心语也。】昨日使丫头替了吴家的样子去了。今日教我捎了这一对寿字簪儿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头上拔将下来，递与金莲。金莲接在手内观看，却是两根番石青填地、金玲珑寿字簪儿，乃御前所制，宫里出来的，甚是奇巧。金莲满心欢喜，说道：“既是如此，我不言语便了。【夹批：写淫妇与小人一样肺腑。】等你过那边去，我这里与你两个观风，教你两个自在偷搗。你心下如何？”那西门庆欢喜的双手搂抱着说道：“我的乖乖的儿，正是如此。不枉的养儿，——不在厠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我到明日梯已买一套妆花衣服谢你。”妇人道：“我不信那蜜嘴糖舌，既要老娘替你二人周旋，要依我三件事。”【夹批：早为三章约一引。】西门庆道：“不拘几件，我都依。”妇人道：“头一件，不许你往院里去；【夹批：一。】第二件，要依我说话；【夹批：二。】第三件，你过去和他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瞒我。”【夹批：三件事，只依我说，一事皆是矣。写金莲之固宠时，全因瓶儿；而后文几乎失宠，亦在瓶儿。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信然。】西门庆道：“这个不打紧，都依你便了。”

自此为始，西门庆过去睡了来，就告妇人说：“李瓶儿怎的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好风月，又善饮。俺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玩耍半夜不睡。”又向袖中取出一个物件儿来，递与金莲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内府画出来的，俺两个点着灯，看着上面行事。”【夹批：写瓶儿只是在金莲处写来，妙。与迎春“私窥”章法遥对。一笔而两处皆出也。】金莲接在手中，展开观看。有词为证：

内府衢花绫裌，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小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金莲从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与春梅道：“好生收在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子。”西门庆道：“你看两日，还交与我。此是人的爱物儿，我借了他来家瞧瞧，还与他。”金莲道：“他的东西，如何到我

家？我又不曾从他手里要将来。就是打也打不出去。”西门庆道：“怪小奴才儿，休要耍问”赶着夺那手卷。金莲道：“你若夺一夺儿，赌个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烂，大家看不成。”【夹批：写金莲，特特与前“受辱”相反，又极力扬之也。】西门庆笑道：“我也没法了，随你看完了与他罢么。你还了他这个去，他还有个稀奇物件儿哩，到明日我要了来与你。”金莲道：“我儿，谁养得你恁乖？你拿了来，我方与你这手卷去。”两个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莲在房中香薰鸳被，款设银灯，艳妆澡牝，与西门庆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夹批：瓶儿文字，却以金莲终，然金莲事内，却是瓶儿文字。妙绝，妙绝。】看观听说：巫蛊魇昧之物，自古有之。金莲自从叫刘瞎子回背之后，不上几时，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忧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他。【夹批：月娘之罪也。】正是：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词为证：

记得书斋乍会时，云踪雨迹少人知。晓来鸾凤栖双枕，剔尽银灯半吐辉。思往事，梦魂迷，今宵喜得效于飞。颠鸾倒凤无穷乐，从此双双永不离。





















## 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

【总批：此回与下十六回，皆瓶儿传中过文也。然此回纯是顺笔描写，顿挫中花样。故全是春云初上，层层次次生法出来的文字也。

《灯赋》中以玉楼、金莲起，瓶儿在中，月娘、西门结尾。隐伏一会中人已将写全矣。故妙。

桂姐文字，本为瓶儿文字作生活。故不惜写架儿，写圆社等也。然却又遥照后王三官文内。

处处以娼妓暗描瓶儿，作者之意可想。

于瓶儿过节文字中，乃将金莲出身一缴，绝妙照应之手笔章法也。

写月娘听楼下人言金莲旧事，乃不先打发金贵等回，乃自己即刻起身。写月娘之与西门痛痒不相关，惟知邀夫之幸，安享富贵，毫不肯担一些利害，受一点祸患，若惟恐祸及于己也。月娘之可恨如此！继室之可恨如此！

桂姐家去，却以吴银儿结。绝妙，生色掩映。】

诗曰：

楼上多娇艳，当窗并三五。

争弄游春陌，相邀开绣户。

转态结红裙，含娇入翠羽。

留宾乍拂弦，托意时移住。

话说光阴迅速，又早到正月十五日。西门庆先一日差玳安送了四盘羹菜、一坛酒、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套织金重绢衣服，写吴月娘名字，送与李瓶儿做生日。李瓶儿才起来梳妆，叫了玳安儿到卧房里，说

道：“前日打搅你大娘，今日又教你大娘费心送礼来。”玳安道：“娘多上覆，爹也上覆二娘，不多些微礼，送二娘赏人。”李瓶儿一面吩咐迎春罢四盘茶食管待玳安。临出门与二钱银子、一方闪色手帕：“到家多上覆你家列位娘，我这里就使老冯拿帖儿来请。好歹明日都要光降走走。”玳安磕头出门，两个抬盒子的与一百文钱。【夹批：细。】李瓶儿随即使老冯拿着五个柬帖儿，十五日请月娘和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又捎了一个帖儿，暗暗请西门庆那日晚夕赴席。

月娘到次日，留下孙雪娥看家，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顶轿子出门，都穿着妆花锦绣衣服，来兴、来安、玳安、画童四个小厮跟随着，竟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里来。这房子门面四间，到底三层：临街是楼；仪门内两边厢房，三间客坐，一间梢间；过道穿进去，第三层三间卧房，一间厨房。后边落地紧靠着乔皇亲花园。李瓶儿知月娘众人来看灯，临街楼上设放围屏桌席，悬挂许多花灯。

先迎接到客位内，见毕礼数，次让入后边明间内待茶，不必细说。到午间，客位内设四张桌席，叫了两个唱的——董娇儿、韩金钊儿，弹唱饮酒。前边楼上设着细巧添换酒席，又请月娘众人登楼看灯玩耍。楼檐前挂着湘帘，悬着灯彩。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俱搭伏定楼窗观看。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但见：

山石穿双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屏灯、玉楼灯【旁批：金莲、玉楼合写。】见一片珠玑；【夹批：金莲、玉楼作起。】荷花灯、芙蓉灯【旁批：金莲、瓶儿全写。】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旁批：温秀才等。】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夹批：四句内，一刺西门，一刺月娘也。】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判官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宝。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大口

髯鲙鱼灯平吞绿藻。银蛾斗彩，雪柳争辉。鱼龙沙戏，七真五老献丹书；吊挂流苏，九夷八蛮来进宝。村里社鼓，队队喧阗；百戏货郎，桩桩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夹批：瓶儿。】云母障并瀛州阆苑。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娇娆炫色。【夹批：四句正写本题。】卦肆云集，相幙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夹批：伏“冰鉴”一回。】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娥，鬓边斜插闹东风；祷凉钗，头上飞金光耀日。围屏画石崇之锦帐，【夹批：西门庆。】珠帘绘梅月之双清。【夹批：月娘春梅作结。】虽然览不尽鳌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夹批：妙在将有名人物俱赋人，见得一时幻景不多时，而此一回，又“冰鉴”中一影也。】

月娘看了一回，见楼下人乱，就和李娇儿各归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莲、孟玉楼同两个唱的，只顾搭伏着楼窗子望下观看。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掏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那家房檐下挂的两盏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倒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夹批：排定三位姐姐，却只见得生动而不板，故妙，妙。】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正看着，忽然一阵风来，把个婆儿灯下半截割了一个大窟窿。妇人看见，笑个不了，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都压保保儿。内中有几个浮浪子弟，直指着谈论。一个说道：“一定是那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一个又猜：“是贵戚王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夹批：写西门奢侈僭处。】又一个说道：“莫不是院中小娘儿？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又一个走过来说道：“只我认的，你们都猜不着。这两个妇人，也不是小可人家的，他是阎罗大王的妻，五道将军的妾，是咱县门前开生药铺、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的妇女。你惹他怎的？想必跟他大娘来这里看灯。这个穿绿遍地金比甲的，我不认的。那穿大红遍地金比甲儿，上戴着个翠面花儿的，倒好似卖炊饼武大郎的娘子。大郎因为在王

婆茶坊内捉奸，被大官人踢死了。把他娶在家里做妾。后次他小叔武松告状，误打死了皂隶李外传，被大官人垫发充军去了。如今一二年不见出来，落的这等标致了。”【夹批：瓶儿传中，又为金莲一衬。】正说着，吴月娘见楼下围的人多了，叫了金莲、玉楼席坐下，听着两个粉头弹唱灯词，饮酒。

坐了一回，月娘要起身，说道：【夹批：明听见人言嘈杂，乃反先行，何故。】“酒够了，我和二娘先行一步，留下他姊妹两个再坐一回儿，以尽二娘之情。今日他爹不在家，家里无人，光丢着些丫头们，我不放心。”这李瓶儿那里肯放，说道：“好大娘，奴没尽心也是的。今日大节间，灯儿也没点，饭儿也没上，就要家去，就是西门爹不在家中，还有他姑娘们哩，怕怎的？待月色上来，奴送四位娘去。”月娘道：“二娘，不是这等说。我又不大十分用酒，留下他姊妹两个，就同我一般。”李瓶儿道：“大娘不用，二娘也不吃一钟，也没这个道理。想奴前日在大娘府上，那等钟钟不辞，众位娘竟不肯饶我。今日来到奴这湫窄之处，虽无甚物供献，也尽奴一点劳心。”于是拿大银钟递与李娇儿，说道：“二娘好歹吃一杯儿。大娘，奴不敢奉大杯，只奉小杯儿罢。”于是满斟递与月娘。两个唱的，月娘每人与他二钱银子。待的李娇儿吃过酒，月娘就起身，又嘱咐玉楼、金莲道：“我两个先去，就使小厮拿灯笼来接你们，也就来罢。家里没人。”玉楼应诺。李瓶儿送月娘、李娇儿到门首，上轿去了。归到楼上，陪玉楼、金莲饮酒，看看天晚，楼上点起灯来，两个唱的弹唱饮酒，不在话下。

却说西门庆那日同应伯爵、谢希大两个，家中吃了饭，同往灯市里游玩。到了狮子街东口，西门庆因为月娘众人都在李瓶儿家吃酒，恐怕他两个看见，就不往西街去看大灯，只到卖纱灯的跟前就回了。不想转过湾来，撞遇孙寡嘴、祝实念，唱喏说道：“连日不会哥，心中渴想。”见了应伯爵、谢希大骂道：“你两个天杀的好人儿，你来和哥游玩，就不说叫俺一声儿！”【夹批：如画。】西门庆道：“祝兄弟，你错怪了他两个，刚才也是路上相遇。”【夹批：十兄弟只如此。】祝实念道：“如今看了灯往那里去？”西门庆道：“同众位兄弟到大酒楼上吃三杯儿，不是也请众兄弟家去，今日房下们都往人家吃酒去了。”祝实念道：“比是哥请俺每到酒楼上，何不往里边望望李桂姐去？只当大节间

拜拜年，去混他混。前日俺两个在他家，他望着俺们好不哭哩！说他从腊里不好到如今，大官人通影边儿不进去看他看。哥今日倒闲，俺们情愿相伴哥进去走走。”西门庆因记挂晚夕李瓶儿有约，故推辞道：“今日我还有小事，明日去罢。”怎禁这伙人死拖活拽，于是同进院中去。正是：

柳底花阴压路尘，一回游赏一回新。

不知买尽长安笑，活得苍生几户贫？【旁批：字字泪血。】

西门庆同众人到了李家，桂卿正打扮着【旁批：是灯节。】在门首站立，一面迎接入中堂相见了。祝实念就高叫道：“快请三妈出来！还亏俺众人，今日请的大官人来了。”少顷，老虔婆扶拐而出，与西门庆见礼毕，说道：“老身又不曾怠慢了姐夫，如何一向不进来看看姐儿？想必别处另叙了新婊子来。”祝实念插口道：“你老人家会猜算，俺大官人近日相了个绝色的婊子，每日只在那里走，不想你家桂姐儿。刚才不是俺二人在灯市里撞见，拉他来，他还来哩！妈不信，问孙伯修就是了。”因指着应伯爵、谢希大说道：“这两个天杀的，和他都是一路神祇。”【夹批：映出心事。小人态度如画。】老虔婆听了，哈哈笑道：“好应二哥，俺家没恼着你，如何不在姐夫面前美言一句儿？虽故姐夫里边头絮儿多，【夹批：又引月儿。】常言道：好子弟不嫖一个粉头，天下钱眼儿都一样。【夹批：又一转。】不是老身夸口说，我家桂姐也不丑，姐夫自有眼，【夹批：又一转。】今也不消人说。”【夹批：又一转。】孙寡嘴道：“我是老实说，哥如今新叙的这个婊子，不是里面的，是外面的婊子。”【夹批：此作者待金、瓶二人之本意也。】西门庆听了，赶着孙寡嘴只顾打，说道：“老妈，你休听这天灾人祸的老油嘴，老杀才！”孙寡嘴和众人笑成一块。西门庆向袖中掏出三两银子来，递与桂卿：“大节间，我请众朋友。”【夹批：众朋友之意也。】桂卿不肯接，递与老妈。老妈说道：“怎么的？姐夫就笑话我家，大节下拿不出酒菜儿管待列位老爹？又教姐夫坏钞，拿出银子。显的俺们院里人家只是爱钱了。”应伯爵走过来说道：“老妈，你依我收了，快安排酒来俺们吃。”那虔婆说道：“这个理上却使不得。”一壁推辞，一壁把银子接来袖了，深深道了个万福，说道：“谢姐夫的布

施。”应伯爵道：“妈，你且住。我说个笑话儿你听：一个子弟在院中嫖小娘儿。那一日做耍，装做贫子进去。老妈见他衣服褴褛，不理他。坐了半日，茶也不拿出来。子弟说：‘妈，我肚饥，有饭寻些来吃。’老妈道：‘米囤也晒，那讨饭来？’子弟又道：‘既没饭，有水拿些来，我洗脸。’老妈道：‘少挑水钱，连日没送水来。’这子弟向袖中取出十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教买米雇水去。慌的老妈没口子道：‘姐夫吃了脸洗饭，洗了饭吃脸！’”【夹批：此笑话特与上十二回内笑话，有先后之分。故妙。】把众人都笑了。虔婆道：“你还是这等快取笑，【夹批：映上十二回。】可可儿的来，自古有恁说没这事。”【夹批：千古痴人俱被此言愚尽。】应伯爵道：“你拿耳朵来，我对你说：大官人新近请了花二哥婊子【夹批：步步相形，故知作者特特置金、瓶二人于娼妓不如之地也。】——后巷的吴银儿了，【眉批：以银儿影瓶儿，是作者写银儿本意，故后文银、瓶终始相全也。】不要你家桂姐哩！”虔婆笑道：“我不信，俺桂姐今日不是强口，比吴银儿还比得过。我家与姐夫是快刀儿割不断的亲戚。【夹批：妙绝，是西门庆家之亲戚也。】姐夫是何等人儿？他眼里见得多了，着紧处，金子也估出个成色来！”【夹批：一语西门已不堪矣。】说毕，入去收拾酒菜去了。

少顷，李桂姐出来，家常挽着一窝丝杭州攒，金缕丝钗，翠梅花钿儿，珠子箍儿，金笼坠子，上穿白绫对襟袄儿，下着红罗裙子，打扮的粉妆玉琢，望下道了万福，与桂卿一边一个打横坐下。须臾，泡出茶来，桂卿、桂姐每人递了一盏，陪着吃毕。保儿就来打抹春台，才待收拾摆放案酒，【夹批：一个花样。】忽见帘子外探头舒脑，有几个穿褴褛衣者——谓之架儿，进来跪下，手里拿着三四升瓜子儿：“大节间，孝顺大老爹。”西门庆只认头一个叫于春儿，问：“你们那几个在这里？”于春道：“还有段绵纱、青聂钺，在外边伺候。”段绵纱进来，看见应伯爵在里，说道：“应爹也在这里。”连忙磕了头。西门庆吩咐收了他瓜子儿，打开银包儿，捏一两一块银子掠在地下。于春儿接了，和众人扒在地下磕了个头，说道：“谢爹赏赐。”往外飞跑。有《朝天子》单道架儿行藏：

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又腾挪，绕院里都蹓过。席面上帮闲，把牙儿闲嗑。攘一回才散伙，赚钱又

不多。歪厮缠怎么？他在虎口里求津唾。【夹批：财之可畏，可怜。】

西门庆打发架儿出门，安排酒上来吃。桂姐满泛金杯，双垂红袖，肴烹异品，果献时新，倚翠偎红，花浓酒艳。酒过两巡，桂卿、桂姐一个弹箏，一个琵琶，两个弹着唱了一套《霁景融和》。正唱在热闹处，【夹批：又一花样。】见三个穿青衣黄板鞭者——谓之圆社，手里捧着一只烧鹅，提着两瓶老酒，大节间来孝顺大官人，向前打了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候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于是向桌子上拾了四盘嘎饭、一大壶酒、一碟点心，打发众圆社吃了，整理气毬伺候。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夹批：又一段。】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揸头，一个对障，勾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彩奉承。就有些不到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向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的行头，就数一数二的，强如二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当下桂姐踢了两跑下来，使的尘生眉畔，汗湿腮边，气喘吁吁，腰肢困乏。袖中取出春扇儿摇凉，【夹批：又一段。】与西门庆携手，看桂卿与谢希大、张小闲踢行头。白秃子、罗回子在旁虚撮脚儿等漏，往来拾毛。【夹批：又一段。】亦有《朝天子》一词，单表这踢圆的始末：

在家中也闲，到处刮涎，生理全不干，气毬儿不离在身边，每日街头站。穷的又不趋，富贵他偏羨。从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饱餐。转不得大钱，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西门庆正看着众人在院内打双陆、踢气毬，饮酒，【夹批：紧紧一脉接入，此正文也。】只见玳安骑马来接，悄悄附耳低言道：“大娘、二娘家去了。【夹批：是家里的话。】花二娘叫小的请爹早些过去哩！”【夹批：是瓶儿处话也。】这西门庆听了，暗暗叫玳安：“把马吊在后门边，等着我。”于是酒也不吃，拉桂姐到房中，只坐了一回儿，就出来推净手，于后门上马，一溜烟走了。应伯爵使保儿去拉扯，西门庆只说：“我家里有事。”那里肯转来！教玳安儿拿了一两五钱银子打发三个圆社。李家恐怕他又往后巷吴银儿家去，使丫鬟直跟至院门首方回。【旁批：找足以银儿影写处。】应伯爵等众人，还吃到二更才散。

正是：

笑骂由他笑骂，欢娱我且欢娱。



















## 第十七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

【总批：此回瓶儿云“你就如医奴的药”一语，后文“情感”回中，一字不易。遥遥对照，是作者针线处。

正写金莲，忽插入玉楼，奇矣。今又正写瓶儿，忽插敬济，绝妙章法。然此露敬济之来，下回遇金莲，方写敬济之事，则又对照中故为参差处。

写西门见抄报吃惊语，又与苗青吃惊处，一字不易。见得同类小人，一鼻孔出气也。

正写瓶儿，锦样的文字，乃忽作迅雷惊电之笔，一漾开去。下谓其必如何来保至东京矣。不谓其藏过迅雷惊电，忽又柳丝花朵。说竹山一段勾挑话头，文字奇绝，总不由人意虑得到。

夫写瓶儿必写竹山，何哉？见得淫妇人偷情，其所偷之人，大抵一时看中，便千方百计引之入室，便思车来贿迁。其意本为淫耳，岂能为彼所偷之人割鼻截发，誓死相守哉！故西门一有事，而竹山之说已行。竹山一入室，瓶儿之意已中。然而共于西门，亦不过如斯，有何不解之情哉！写淫妇人至此，令人心灰过半矣！是盖又于人情中讨出来，不特文字生法而已，瓶儿悔寄物心，至此回方说出。然则竹山不去，瓶儿不来，月娘房中之物尚肯一念为他人物乎？则写竹山又为月娘写也。

竹山必开药店，盖特特刺入西门庆眼内也。

写瓶儿即中竹山之计中者，见得瓶儿数日追悔已久。即未有竹山之谗，久已心中深恨墙头之物轻轻脱去。而西门庆过河拆桥之态，久已于冷处睨入眼中。如烧灵日瓶儿磕头，西门一手拉起，一手接酒。其前后易辙处，已全露骄矜之态。故屡屡催促者，此意也。一旦竹山开口，正中素心，宜乎有此一举。然而写一竹山，将前情一一衬出，故是作者衬叠文字的花样。乃看者多向竹山身上讨生活，岂不是《西厢》上呆讲郑恒的一样痴人说梦？

蒋文蕙者，闻悔而来者也。明衬瓶儿之悔，而蒋竹山者，又将逐散也。言虽暂合，而西门之元恶车侧，其能久乎？必至于逐散也。夫将逐散之人，不过借其一为衬叠点染耳，岂真是正经脚色，而令为官哥之来派哉？且一百回绝不结果，照应可知矣。

官哥结胎于此。看他写竹山诊脉，云“似虐非虐，似寒非寒，白日则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梦与鬼交。若不早治，久而变为他疾”云云，明说官哥，乃子虚借鬼魅之气，结胎于瓶儿腹中。其“白日”云云，产妇初孕之常态。“夜晚”云云，不明不暗，结鬼胎之原由。“若不早治”云云，乃竹山之语也。明言子虚化鬼胎于此，而借竹山一白出耳。奈之何俱为其所瞒也！】

诗曰：

早知君爱歇，本自无容妒；

谁使恩情深，今来反相误。

愁眠罗帐晓，泣坐金闺暮；

独有梦中魂，犹言意如故。

话说五月二十日，帅府周守备生日。西门庆封五星分资、两方手帕，打选衣帽齐整，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一班武官儿饮酒，鼓乐迎接，搬演戏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马来家。到日西时分，又骑马去接，走到西街口上，撞见冯妈妈，问道：“冯妈妈那里去？”冯妈妈道：“你二娘使我来请你爹。雇银匠整理头面完备，今日送来，请你爹那里瞧去。你二娘还和你爹说话哩！”玳安道：“俺爹今日在守备府周老爷处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罢。等我到那里，对爹说就是了。”冯妈妈道：“累你好歹说声，你二娘等着哩！”这玳安打马迳到守备府。众官员正饮酒间，玳安走到西门庆席前，说道：“小的回马家来时，在街口撞遇冯妈妈，二娘使了来说，雇银匠送了头面来了，请爹瞧去，还要和爹说话哩。”西门庆听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备那里肯放，拦门拿巨杯相劝。

西门庆道：“蒙大人见赐，宁可饮一杯，还有些小事，不能尽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饮而尽，辞周守备上马，迳到李瓶儿家。

妇人接着，茶汤毕，西门庆吩咐玳安回马家去，明日来接。玳安去了。李瓶儿叫迎春盒儿内取出头面来，与西门庆过目。黄烘烘火焰般一副好头面，收过去，单等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四日准娶。妇人满心欢喜，连忙安排酒来，和西门庆畅饮开怀。【眉批：一路写去，总觉满心满意之笔，为下文一冷反照。故知与前将娶玉楼时别金莲文字遥对也。】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凉席干净。两个在纱帐之中，香焚兰麝，衾展蛟绡，脱去衣裳，并肩叠股，饮酒调笑。良久，春色横眉，淫心荡漾。西门庆先和妇人云雨一回，然后乘着酒兴，坐于床上，令妇人横躺于衽席之上，与他品箫。但见：

不竹不丝不石，肉音别自唔啣。流苏瑟瑟碧纱垂，辨不出宫商角徵。一点樱桃欲绽，纤纤十指频移。深吞添吐两情痴，不觉灵犀味美。

西门庆醉中戏问妇人：“当初花子虚在时，也和他干此事不干？”妇人道：“他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倘棍儿。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砣杀奴罢了！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夹批：谨对“情感”一回，一字不移可想。】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两个耍一回，又干了一回。旁边迎春伺候下一个小方盒，都是各样细巧果品，小金壶内满泛琼浆。从黄昏掌上灯烛，且干且歇，直耍到一更时分。只听外边一片声打的大门响，使冯妈妈开门瞧去，原来是玳安来了。西门庆道：“我吩咐明日来接，这咱晚又来做甚么？”因叫进来问他。那小厮慌慌张张走到房门首，因西门庆与妇人睡着，又不敢进来，只在帘外说道：“姐姐、姐夫都搬来了，【夹批：突插一笋。】许多箱笼在家中。大娘使我来请爹，快去计较话哩。”这西门庆听了，只顾犹豫：“这咱晚，端的有甚缘故？须得到家瞧瞧。”连忙起来。妇人打发穿上衣服，做了一盏暖酒与他吃。

打马一直到家，只见后堂中秉着灯烛，女儿女婿都来了，堆着许多箱笼床帐家伙，先吃了一惊，因问：“怎的这咱来家？”女婿陈敬济磕了

头，哭说：“近日朝中，俺杨老爷被科道官参论倒了。圣旨下来，拿送南牢问罪。门下亲族用事人等，都问拟枷充军。昨日府中杨干办连夜奔来，透报与父亲知道。父亲慌了，教儿子同大姐和些家伙箱笼，且暂在爹家中寄放，躲避些时。他便起身往东京我姑娘那里，打听消息去了。待事宁之日，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西门庆问：“你爹有书没有？”陈敬济道：“有书在此。”向袖中取出，递与西门庆。拆开观看，上面写道：

眷生陈洪顿首书奉大德西门庆亲家台览：余情不叙。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救兵，失误军机，连累朝中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其门下亲族用事人等，俱照例发边卫充军。生一闻消息，举家惊惶，无处可投，先打发小儿、令爱，随身箱笼家活，暂借亲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姐夫张世廉处，打听示下。待事务宁帖之日，回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诚恐县中有甚声色，生令小儿外具银五百两，相烦亲家费心处料，容当叩报没齿不忘。灯下草书，不宣。

仲夏二十日【眉批：又是六月二十日，重沓很好。】 洪再拜

西门庆看了，慌了手脚，教吴月娘安排酒饭，管待女儿、女婿。就令家下人等，打扫厅前东厢房三间，【夹批：记清。】与他两口儿居住。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陈敬济取出他那五百两银子，交与西门庆打点使用。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百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上面端的写的是甚言语：

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一本，恳乞宸断，亟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臣闻夷狄之祸，自古有之。周之猘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至我皇宋建国，大辽纵横中原者已非一日。然未闻内无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语云：霜降而堂钟鸣，雨下而柱础润。以类感类，必然之理。譬若病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气内消，风邪外入，四肢百骸，无非受病，虽卢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势，正犹病夫兀羸之极矣。君犹元首也，辅臣犹腹心也，百官犹四肢也。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尽职于下。元气内充，荣卫外

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俭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迺者河湟失议，主议伐辽，内割三郡，郭药师之叛，卒使金虏背盟，凭陵中原。此皆误国之最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王黼贪庸无赖，行比俳優。蒙京汲引，荐居政府，未几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终无一筹可展。乃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皇失散。今虏犯内地，则又挈妻子南下，为自全之计。其误国之罪，可胜诛戮？杨戩本以纨绔膏粱叨承祖荫，凭籍宠灵典司兵柄，滥膺阃外，大奸似忠，怯懦无比。此三臣者，皆朋党固结，内外蒙蔽，为陛下腹心之蛊者也。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犯顺，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纲纪废弛，虽擢发不足以数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该科，备员谏职，徒以目击奸臣误国，而不为皇上陈之，则上辜君父之恩，下负平生所学。伏乞宸断，将京等一干党恶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罚；或致极典，以彰显戮；或照例枷号；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畅快，国法以正，虏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圣旨：“蔡京姑留辅政。王黼、杨戩着拿送三法司，会问明白来说。钦此钦遵。”续该三法司会问过，并党恶人犯王黼、杨戩，本兵不职，纵虏深入，荼毒生民，损兵折将，失陷内地，律应处斩。手下坏事家人、书办、官掾、亲家董升、卢虎、杨盛、庞宣、韩宗仁、陈洪、黄玉、刘盛、赵弘道等，查出有名人犯，俱问拟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边卫充军。【夹批：便撰一表文如见。】

西门庆不看，万事皆休；看了耳边厢只听飏的一声，魂魄不知往那里去了。【夹批：此处又与苗青文中一字不差。】就是：

惊伤六叶连肝肺，吓坏三毛七孔心。

当下即忙打点金银宝玩，驮装停当，把家人来保、来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吩咐，如此这般：“雇头口星夜上东京打听消息。不消到你陈亲家老爹下处。但有不好声色，取巧打点停当，速来回报。”又与了他二人二十两银子。绝早五更雇脚夫起程，上东京去了，不在话下。

西门庆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吩咐来昭、贲四，把花园工程止住，各项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下人无事亦不许往外去。西门庆只在房里走来走去，忧上加忧，闷上加闷，如热地蜒蚰一般，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在九霄云外去了。【夹批：一冷，妙绝。】吴月娘见他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只得宽慰他，说道：“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也不需焦愁如此。”西门庆道：“你妇人都知道些甚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孽障搬来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搠，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夹批：小人何偿不自知。】正是：关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里西门庆在家纳闷，不题。【夹批：忽然又煞住。文字奇绝。】

且说李瓶儿等了一日两日，不见动静，一连使冯妈妈来了两遍，大门关得铁桶相似。等了半日，没一个人牙儿出来，竟不知怎的。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儿又使冯妈妈送头面来，就请西门庆过去说话。叫门不开，立在对过房檐下等。少顷，只见玳安出来饮马，看见便问：“冯妈妈，你来做甚么？”冯妈妈说：“你二娘使我送头面来，怎的不见动静？请你爹过去说话哩。”玳安道：“俺爹连日有些事儿，不得闲。你老人家还拿头面去，等我饮马回来，对俺爹说就是了。”冯妈妈道：“好哥哥，我这在里等着，你拿进头面去和你爹说去。你二娘那里好不恼我哩！”这玳安一面把马拴下，走到里边，半日出来道：“对爹说了，头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几日儿，我爹出来往二娘那里说话。”这冯妈妈一直走来，【夹批：此所为不通风也。】回了妇人话。妇人又等了几日，看看五月将尽，六月初旬，朝思暮盼，音信全无，梦攘魂劳，佳期间阻。正是：

懒把蛾眉扫，羞将粉脸匀。

满怀幽恨积，憔悴玉精神。

妇人盼不见西门庆来，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上展转踌躇。忽听外边打门，仿佛见西门庆来到。妇人迎门笑接，携手进房，问其爽约之情，各诉衷肠之话。绸缪缱绻，彻夜欢娱。鸡鸣天晓，便抽身回去。妇人恍然惊觉，大呼一声，精魂已失。冯妈妈听见，

慌忙进房来看。妇人说道：“西门他爹刚才出去，你关上门不曾？”冯妈妈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人来？影儿也没有！”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冯妈妈向妇人说，请了大街口蒋竹山来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飘逸，极是轻浮狂诈。请入卧室，妇人则雾鬓云鬟，拥衾而卧，似不胜忧愁之状。茶汤已罢，丫鬟安放褥垫。竹山就床诊视脉息毕，因见妇人生有姿色，便开口说道：“学生适诊病源，娘子肝脉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阴脉出寸口久上鱼际，主六欲七情所致。

【夹批：便如一岐黄者面谈，文情狡猾至此。】阴阳交争，乍寒乍热，似有郁结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症非症，似寒非寒，白日则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梦与鬼交。【夹批：官哥结胎在此。子虚投胎在此。】若不早治，久而变为骨蒸之疾，必有属纆之忧矣。可惜，可惜！”妇人道：“有累先生，俯赐良剂。奴好了，重加酬谢。”竹山道：“学生无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药，必然贵体全安。”说毕起身。这里送药金五星，使冯妈妈讨将药来。妇人晚间吃了药下去，夜里得睡，便不惊恐。渐渐饮食加添，起来梳头走动。那消数日，精神复旧。

一日，安排了一席酒肴，备下三两银子，使冯妈妈请过竹山来【夹批：向必请来。】相谢。蒋竹山自从与妇人看病，怀覬觐之心已非一日。一闻其请，即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妇人盛妆出见，道了万福，茶汤两换，请入房中。酒肴已陈，麝兰香蔼。小丫鬟绣春在旁，描金盘内托出三两白金。妇人高擎玉盏，向前施礼，说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赐良剂，服之见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请过先生来知谢知谢。”竹山道：“此是学生分内之事，理当措置，何必计较！”因见三两谢礼，说道：“这个学生怎么敢领？”妇人道：“些须微意，不成礼数，万望先生笑纳。”辞让了半日，竹山方才收了。妇人递酒，安下坐次。饮过三巡，竹山偷眼睨视妇人，粉妆玉琢，娇艳惊人，先用言以挑之，因道：“学生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几何？”妇人道：“奴虚度二十四岁。”竹山道：“似娘子这等妙年，生长深闺，处于富足，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郁结不足之病？”妇人听了，微笑道：“不瞒先生，奴因拙夫弃世，家事萧条，独自一身，忧愁思虑，何得无病！”竹山道：“原来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时了？”妇人道：“拙夫从去岁十一月得伤寒病死了，今已八个月。”竹山道：“曾吃谁的药来？”妇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

山道：“是那东街上刘太监房子住的胡鬼嘴儿？他又不是我太医院出身，知道甚么脉，娘子怎的请他？”【夹批：如画。】妇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荐举请他来看。还是拙夫没命，不干他事。”竹山又道：“娘子也还有子女没有？”妇人道：“儿女俱无。”竹山道：“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独自孀居，又无所出，何不寻其别进之路？甘为幽闷，岂不生病！”妇人道：“奴近日也讲着亲事，早晚过门。”竹山便道：“动问娘子与何人作亲？”妇人道：“是县前开生药铺西门大官人。”竹山听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学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详细。此人专在县中包揽说事，广放私债，贩卖人口，家中丫头不算，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倘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就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娘子早是对我说，不然进入他家，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况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连，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都丢下了。东京关下文书，坐落府县拿人。到明日他盖这房子，多是入官【夹批：动瓶儿处在此。】抄没的数儿。娘子没来由嫁他做甚？”一篇话把妇人说的闭口无言。况且许多东西丢在他家，寻思半晌，暗中跌脚：【夹批：则彰文热急，大半自悔，因知予言非谬。】“嗔怪道一替两替请着他不来，他家中为事哩！”又见竹山语言活动，一团谦恭：“奴明日若嫁得恁样个人也罢了，不知他有妻室没有？”因说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戴不浅，倘有甚相知人家，举保来说，奴无有个不依之理。”竹山乘机请问：“不知要何等样人家？学生打听的实，好来这里说。”妇人道：“人家到也不论大小，只要象先生这般人物的。”这蒋竹山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欢喜的满心痒，不知搔处，慌忙走下席来，双膝跪下告道：“不瞒娘子说，学生内帙失助，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肯结秦晋之缘，足称平生之愿。学生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妇人笑笑，以手携之，说道：“且请起，未审先生鳏居几时？贵庚多少？既要作亲，须得要个保山来说，方成礼数。”竹山又跪下哀告道：“学生行年二十九岁，正月二十七日卯时建生，不幸去年荆妻已故，家缘贫乏，实出寒微。今既蒙金诺之言，何用冰人之讲。”妇人笑道：“你既无钱，我这里有个妈妈姓冯，拉他做个媒证。也不消你行聘，择个吉日良时，招你进来，入门为赘。你意下若何？”这蒋竹山连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学生重生父母，再长爹娘。夙世有缘，三生大幸矣！”一面两个在房中各递了一杯交欢酒，已成其亲事。竹山饮至天晚回家。

妇人这里与冯妈妈商议说：“西门庆如此这般的为事，吉凶难保。况且奴家这边没人，不好了一场，险不丧了性命。为今之计，不如把这位先生招他进来，有何不可？”到次日，就使冯妈妈递信过去，择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蒋竹山倒踏门招进来，成其夫妻。过了三日，妇人凑了三百两银子，与竹山打开两间门面，店内焕然一新。初时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后来买了一匹驴儿骑着，在街上往来，不在话下。【夹批：一篇花团锦簇，却如此过节结煞。奇绝。】正是：

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





































##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门脱祸 见娇娘敬济销魂

【旁批：西门罪案。】 【旁批：月娘罪案。】

【总批：此回上半，乃收拾东京之事也。夫东京一波，作者因瓶儿嫁来，嫌其太促，恐使文情不生动，故又生出一波作间，因既欲以敬济作间，庶可合此一筭。盖东京一波，为敬济而生，敬济一筭，借瓶儿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东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赘，敬济已来，则东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将何底止？故此回首即收拾也。

收拾东京后，且不写瓶儿，趁势将敬济、金莲一写。文字又有得渡即渡之法，总是犀快也。

夫西门闭门一月情事，及完后如何描写，看他止用伯爵等假作寻问语，则前后事情如画，而十兄弟身份又于冷闲中映出。

写西门悔恨，与月娘一味昧心，全不记寄放物事的念头，各各如画。

写敬济见金莲，却大书月娘叫人请来。先又补西门不许无事入后堂一步，后又写见西门回家，慌忙打发他从后出去。写月娘坏事，真罪不容诛矣。又大书叫玉楼、金莲与敬济相见、看牌。世之看《金瓶梅》者，谓月娘为作者所许之人，吾不敢知也。

写金莲进谗处，又将瓶儿旧事照入。一者起端无迹，二者瓶儿传中，固应照应不住，竟冷落也。】

词曰：

有个人人，海棠标韵，飞燕轻盈。酒晕潮红，羞蛾一笑生春。为伊无限伤心，更说甚巫山楚云！斗帐香销，纱窗月冷，着意温存。

——右调《柳梢青》

话分两头。不说蒋竹山在李瓶儿家招赘，单表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朝登紫陌，暮践红尘，一日到东京，进了万寿门，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听，只听见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日会问明白，圣旨下来，秋后处决。止有杨提督名下亲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夺。来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来到蔡府门首。旧时干事来了两遍，道路久熟，【夹批：映前。】立在龙德街牌楼底下，探听府中消息。少顷，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来，往东去了。来保认得是杨提督府里亲随杨干办，待要叫住问他一声事情如何，因家主不曾吩咐，以此不言语，放过他去了。【夹批：借他一引，若必欲说话，便赘了。】迟了半日，两个走到府门前，望着守门官深深唱个喏：“动问一声，太师老爷在家不在？”那守门官道：“老爷朝中议事未回。你问怎的？”来保又问道：“管家翟爷请出来，小人见见，有事禀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来保见他不肯实说，晓得是要些东西，【夹批：可叹。】就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那官吏接了便问：“你要见老爷，要见学士大爷？老爷便是大管家翟谦禀，大爷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禀，各有所掌。【夹批：求一翟爷，没钱便不可得。一两头出，便太师、学士、翟爷、高安俱出矣。可叹，可叹！】况老爷朝中未回，止有学士大爷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请出高管家来，禀见大爷也是一般。”这来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杨爷府中，有事禀见。”官吏听了，不敢怠慢，进入府中。良久，只见高安出来。来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说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同杨干办一路来见老爷讨信。因后边吃饭，来迟了一步，不想他先来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礼物，说道：【夹批：十两头便不言而喻。可叹！】“杨干办只刚才去了，老爷还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见见大爷罢。”一面把来保领到第二层大厅旁边，另一座仪门进去。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镇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

原来蔡京儿子蔡攸，也是宠臣，见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乙宫使。来保在门外伺候，高安先入，说了出来，然后唤来保入见，当厅跪下。蔡攸深衣软巾，坐于堂上，问道：“你是那里来的？”来保禀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家陈洪的家人，同府中杨干办来禀见老爷讨信。不想杨干办先来见了，小人赶来后见。”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递上。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

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有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问罪。你还到李爷那里去说。”来保只顾磕头道：“小的不认的李爷府中，望爷怜悯，看家杨老爷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边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过一缄，使了图书，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见李爷，如此替他说。

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去了府门，叫了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龙德街，迳到天汉桥李邦彦门首。正值邦彦朝散才来家，穿大红绉纱袍，腰系玉带，送出一位公卿上轿而去，回到厅上，门吏禀报说：“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先叫高安进去说了回话，然后唤来保、来旺进见，跪在厅台下。高安就在旁边递了蔡攸封缄，并礼物揭帖，来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邦彦看了说道：“你蔡大爷分上，又是你杨老爷亲，我怎么好受此礼物？况你杨爷，昨日圣心回动，已没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参语甚重，一定问发几个。”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

上面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升，家人王廉，班头黄玉，杨戩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掾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乞敕下法司，将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来保见了，慌的只顾磕头，告道：“小人就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则个！”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廉，【夹批：写尽舞文之巧。】一面收上礼物去。邦彦打发来保等出来，就拿回帖回学士，赏了高安、来保、来旺一封五两银子。

来保路上作辞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还了房钱，星夜回清河县。来家见西门庆，把东京所干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西门庆听了，如提在冷水盆内，对月娘说：“早时使人去打点，不然怎了！”正是，这回西门庆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岭外，却被扶桑唤出来。

于是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过了两日，门也不关了，花园照旧还盖，渐渐出来街上走动。

一日，玳安骑马打狮子街过，看见李瓶儿门首开个大生药铺，里边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柜，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热闹。归来告与西门庆说——还不知招赘蒋竹山一节，只说：“二娘搭了个新伙计，开了个生药铺。”西门庆听了，半信不信。【夹批：又一引入。】

一日，七月中旬，金风淅淅，玉露泠泠。西门庆正骑马街上走着，撞见应伯爵、谢希大。两人叫住，下马唱喏，问道：【夹批：又作一小波，出瓶儿。】“哥，一向怎的不见？兄弟到府上几遍，见大门关着，又不敢叫，整闷了这些时。端的哥在家做甚事？【夹批：贼竹山且知，况伯爵辈乎？十兄弟可笑。】嫂子娶进来不曾？也不请兄弟们吃酒。”西门庆道：“不好告诉的。因舍亲陈宅那边为些闲事，替他乱了几日。亲事另改了日期了。”伯爵道：“兄弟们不知哥吃惊。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请哥同到里边吴银姐那里吃三杯，权当解闷。”不由分说，把西门庆拉进院中来。正是：

高榭樽开歌妓迎，漫夸解语一含情。

纤手传杯分竹叶，一帘秋水浸桃笙。

当日西门庆被二人拉到吴银儿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时分，已带半酣，才放出来。打马正走到东街口上，撞见冯妈妈从南来，走得甚慌。西门庆勒住马，问道：“你那里去？”冯妈妈道：“二娘使我往门外寺里盂兰会，替过世二爷烧箱库去来。”西门庆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么？我明日和他说话去。”冯妈妈道：“还问甚么好？把个见见成成做熟了饭的亲事，吃人掇了锅儿去了。”西门庆听了失声惊问道：“莫不他嫁人去了？”冯妈妈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过头面，往你家去了几遍不见你，大门关着。对大官儿说进去，教你早动身，你不理。今教别人成了，你还说甚的？”西门庆问：“是谁？”冯妈妈悉把半夜三更妇人被狐狸缠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请了蒋竹山来看，吃了他的药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门招进来，成其夫妇，见今二娘拿出三百两银子与他开了生药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夹批：几个“怎的”又与说打虎遥映。】

这西门庆不听话罢，听了气的在马上只是跌脚，叫道：“苦哉！你嫁别人，我也不恼，如何嫁那矮忘八！他有甚么起解？”于是一直打马来家。

刚下马进仪门，只见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并西门大姐四个，在前厅天井内月下跳马索儿耍子。见西门庆来家，月娘、玉楼、大姐三个都往后走了。只有金莲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门庆带酒骂道：“淫妇们闲的声唤，平白跳甚么百索儿？”赶上金莲踢了两脚。走到后边，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脱衣裳，走在西厢一间书房内，要了铺盖，那里宿歇。打丫头，骂小厮，只是没好气。【夹批：妙绝。只此一映，便使西门悔恨入画。】众妇人同站在一处，都甚是着恐，不知是那缘故。吴月娘埋怨金莲：“你见他进门有酒了，两三步叉开一边便了。还只顾在跟前笑成一块，且提鞋儿，却教他蝗虫蚂蚱一例都骂着。”玉楼道：“骂我们也罢，如何连大姐姐也骂起淫妇来了？没糟道的行货子！”金莲接过来道：“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负的！一般三个人在这里，只踢我一个儿。那个偏受用着甚么也怎的？”月娘就恼了，说道：“你头里何不叫他连我踢不是？你没偏受用，谁偏受用？恁的贼不识高低货！【夹批：映前偏受。】我到不言语，你只顾嘴头子哏哩薄喇的！”金莲见月娘恼了，便把话儿来搪，说道：“姐姐，不是这等说。他不知那里因着甚么头由儿，只拿我煞气。要便睁着眼望着俺叫，千也要打个臭死，万也要打个臭死！”月娘道：“谁教你只要嘲他来？他不打你，却打狗不成！”【夹批：后文进谗之由。】玉楼道：“大姐姐，且叫小厮来问他声，今日在谁家吃酒来？早晨好好出去，如何来家恁个腔儿！”不一时，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骂道：“贼囚根子！你不实说，教大小厮来拷打你和平安儿，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实说了罢。爹今日和应二叔们都在院里吴家吃酒，散了来在东街口上，撞遇冯妈妈，说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蒋太医了。爹一路上恼的要不得。”月娘道：“信那没廉耻的歪淫妇，浪着嫁了汉子，来家拿人煞气。”玳安道：“二娘没嫁蒋太医，把他倒踏门招进去了。如今二娘与他本钱，开了好不兴的生药铺。我来家告爹说，爹还不信。”孟玉楼道：“论起来，男子汉死了多少时儿？服也还未满，就嫁人，使不得的！”【夹批：玉楼失检点受辱宜矣。】月娘道：“如今年程，论的甚么使的使不得的。汉子孝服未满，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夹批：月娘岂

忠厚人乎？】淫妇成日和汉子酒里眠酒里卧的人，他原守的甚么贞节！”看官听说：月娘这一句话，一棒打着两个人——孟玉楼与潘金莲都是孝服不曾满再醮人的，听了此言，未免各人怀着惭愧归房，不在话下。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却说西门庆当晚在前边厢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早，把女婿陈敬济安在他花园中，同贲四管工记帐，换下来招教他看守大门。西门大姐白日里便在后边和月娘众人一处吃酒，晚夕归到前边厢房中歇。陈敬济每日只在花园中管工，非呼唤不敢进入中堂，【夹批：月娘之罪可杀矣。】饮食都是内里小厮拿出来吃。所以西门庆手下这几房妇人都不曾见面。一日，西门庆不在家，与提刑所贺千户送行去了。月娘因陈敬济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顿饭儿酬劳他，向孟玉楼、李娇儿说：“待要管，又说我多揽事；我待欲不管，又看不上。【夹批：写月娘可杀。】人家的孩儿在你家，每日早起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劳儿，那个与心知慰他一知慰儿也怎的？”玉楼道：“姐姐，你是个当家的人，你不上心谁上心！”月娘于是吩咐厨下，安排了一桌酒肴点心，午间请陈敬济进来吃一顿饭。

这陈敬济撇了工程教贲四看管，迳到后边参见月娘，作揖毕，旁边坐下。小玉拿茶来吃了，安放桌儿，拿蔬菜按酒上来。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请姐夫进来坐坐，白不得个闲。今日你爹不在家，无事，治了一杯水酒，权与姐夫酬劳。”敬济道：“儿子蒙爹娘抬举，有甚劳苦，这等费心！”月娘陪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请大姑娘来这里坐。”小玉道：“大姑娘使着手，就来。”少顷，只听房中抹得牌响。敬济便问：“谁人抹牌？”月娘道：“是大姐与玉箫丫头弄牌。”敬济道：“你看没分晓，娘这里呼唤不来，且在房中抹牌。”一不时，大姐掀帘子出来，与他女婿对面坐下，一周饮酒。月娘便问大姐：“陈姐夫也会看牌不会？”【夹批：写尽妇人坏事。】大姐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儿。”月娘只知敬济是志诚的女婿，却不道这小伙子儿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夹批：陈洪之报。】正是：

自幼乖滑伶俐，风流博浪牢成。爱穿鸭绿出炉银，双陆象棋帮衬。

琵琶笙箫管，弹丸走马员情。只有一件不堪闻：见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会看牌，何不进去咱同看一看？”【夹批：可杀。】敬济道：“娘和大姐看罢，儿子却不当。”月娘道：“姐夫至亲间，怕怎的？”【夹批：可杀。】一面进入房中，只见孟玉楼正在床上铺茜红毡看牌，见敬济进来，抽身就要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别人，见个礼儿罢。”【夹批：可杀。】向敬济道：“这是你三娘哩。”那敬济慌忙躬身作揖，玉楼还了万福。当下玉楼、大姐三人同抹，敬济在旁边观看。抹了一回，大姐输了下来，敬济上来又抹。玉楼出了个天地分；敬济出了个恨点不到；吴月娘出了个四红沉八不就，双三不搭两么儿，和儿不出，左来右去配不着色头。只见潘金莲掀帘子进来，银丝髻上戴着一头鲜花儿，笑嘻嘻道：“我说是谁，原来是陈姐夫在这里。”慌的陈敬济扭颈回头，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正是：

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

月娘道：“此是五娘，【夹批：可杀。】姐夫也只见个长礼儿罢。”敬济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莲一面还了万福。月娘便道：“五姐你来看，小雏儿倒把老鸦子来赢了。”这金莲近前一手扶着床护炕儿，一只手拈着白纱团扇儿，在旁替月娘指点道：“大姐姐，这牌不是这等出了，把双三搭过来，却不是天不同和牌？还赢了陈姐夫和三姐姐。”众人正抹牌在热闹处，只见玳安抱进毡包来，说：“爹来家了。”月娘连忙撺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门出去了。【夹批：可杀。】

西门庆下马进门，先到前边工上观看了一遍，【夹批：细。】然后趲到潘金莲房中来。金莲慌忙接着，与他脱了衣裳，说道：“你今日送行去来的早。”西门庆道：“提刑所贺千户新升新平寨知寨，合卫所相知都郊外送他来，拿帖儿知会我，不好不去的。”金莲道：“你没酒，教丫鬟看酒来你吃。”不一时，放了桌儿饮酒，菜蔬都摆在面前。饮酒中间，因说起后日花园卷棚上梁，约有许多亲朋都要来递果盒酒挂红，少不得叫厨子置酒管待。说了一回，【夹批：又如此提出。】天色已晚。春梅掌灯归房，二人上床宿歇。西门庆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几杯酒就醉了。倒下头鼾睡如雷，齁齁不醒。那时正值七月二十头天气，

夜间有些余热，这潘金莲怎生睡得着？忽听碧纱帐内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子起来，执烛满帐照蚊。照一个，烧一个。【夹批：写其天性刻薄，如画。】回首见西门庆仰卧枕上，睡得正浓，摇之不醒。其腰间那话，带着托子，累垂伟长，不觉淫心辄起，放下烛台，用纤手扞弄。

【夹批：引入绝纱。】弄了一回，蹲下身去，用口吮之。吮来吮去，西门庆醒了，骂道：“怪小淫妇儿，你达达睡睡，就搥搥死了。”一面起来，坐在枕上，亦发叫他在下尽着吮啞；又垂首玩之，以畅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风性重，夜深偷弄紫箫吹。又有蚊子双关《踏莎行》词为证：

我爱他身体轻盈，楚腰腻细。行行一派笙歌沸。黄昏人未掩朱扉，潜身撞入纱厨内。款傍香肌，轻怜玉体。嘴到处，胭脂记。耳边厢造就百般声，夜深不肯教人睡。

妇人顽了有一顿饭时，西门庆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夹批：映入。】叫春梅筛酒过来，在床前执壶而立。将烛移在床背板上，教妇人马爬在他面前，那话隔山取火，插入牝中，令其自动，在上饮酒取乐。妇人骂道：“好个刁钻的强盗！从几时新兴出来的例儿，怪刺刺教丫头看答着，甚么张致！”西门庆道：“我对你说了罢，当初你瓶姨和我常如此干，叫他家迎春在旁执壶斟酒，到好耍子。”妇人道：“我不好骂出来的，甚么瓶姨鸟姨，题那淫妇做甚，奴好心不得好报。【夹批：如此方入，所谓浸润之潜。】那淫妇等不的，浪着嫁汉子去了。你前日吃了酒来家，一般的三个人在院子里跳百索儿，只拿我煞气，只踢我一个儿，倒惹的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来，奴是好欺负的！”西门庆问道：“你与谁辨嘴来？”妇人道：“那日你便进来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气，说我在他跟前顶嘴来，骂我不识高低的货。我想起来为甚么？养虾蟆得水虫儿病，如今倒教人恼我！”西门庆道：“不是我也不恼，那日应二哥他们拉我到吴银儿家，吃了酒出来，路上撞见冯妈妈子，这般告诉我，把我气了个立睁。若嫁了别人，我到罢了。那蒋太医贼矮忘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来？【夹批：恨月娘在此。】他有甚么起解？招他进去，与他本钱，教他在我眼面前开铺子，大刺刺的做买卖！”妇人道：“亏你脸嘴还说哩！奴当初怎么说来？先下米儿先吃饭。你不听，只顾来问大姐姐。常言：信人调，丢了瓢。你做差了，你埋怨那个？”【夹批：谗言

可畏。】西门庆被妇人几句话，冲得心头一点火起，云山半壁通红，便道：“你由他，教那不贤良的淫妇说去。到明日休想我理他！”

看官听说：自古谗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皆不能免。饶吴月娘恁般贤淑，西门庆听金莲衽席睥睨之间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后，西门庆与月娘尚气，彼此靛面，都不说话。月娘随他往那房里去，也不管他；来迟去早，也不问他；或是他进房中取东取西，只教丫头上前答应，也不理他。两个都把心冷淡了。【夹批：既未见言，月娘何以亦恼？写月娘又有心事。】正是：

前车倒了千千万，后车到了亦如然。

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

且说潘金莲自西门庆与月娘尚气之后，见汉子偏听，以为得志。每日抖擞着精神，妆饰打扮，希宠市爱。【夹批：与官哥死后一映。】因为那日后边会着陈敬济一遍，见小伙儿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只畏惧西门庆，不敢下手。【夹批：百忙即入。】只等西门庆往那里去，便使了丫鬟叫进房中，与他茶水吃，常时两个下棋做一处。

【夹批：已伏一根。】一日西门庆新盖卷棚上梁，亲友挂红庆贺，递果盒。许多匠作，都有犒劳赏赐。大厅上管待客官，吃到午晌，人才散了。西门庆因起得早，就归后边睡去了。陈敬济走来金莲房中讨茶吃。金莲正在床上弹弄琵琶，道：“前边上梁，吃了这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些甚么，还来我屋里要茶吃？”敬济道：“儿子不瞒你老人家说，从半夜起来，乱了这一五更，谁吃甚么来！”妇人问道：“你爹在那里？”敬济道：“爹后边睡去了。”妇人道：“你既没吃甚么，”叫春梅：“拣枚里拿我吃的那蒸酥果馅饼儿来，与你姐夫吃。”这小伙儿就在他炕桌儿上摆着四碟小菜，吃着点心。因见妇人弹琵琶，戏问道：“五娘，你弹的甚曲儿？怎不唱个儿我听。”妇人笑道：“好陈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儿你听？我等你爹起来，看我对你爹说不说！”那敬济笑嘻嘻，慌忙跪着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怜见，儿子再不敢了！”【夹批：写勾挑处，绝不与西门相犯。】那妇人笑起来了。自此这小伙儿和这妇人日近日亲，或吃茶吃饭，穿房入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无忌惮。月娘托以儿辈，【夹批：深罪月娘。】放这样不老实的女婿在家，自家

的事却看不见。正是：























## 第二十回 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

【总批：上文金、瓶、梅出身已完。此回只该写“冰鉴定终身”可矣。不知作者故欲曲曲折折，作一书以自娱也。若急急忙忙写去，匆匆忽忽收煞，则不如勿作之为愈也。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鉴”总锁住。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枢纽，先煞一煞也。此回与下回，因上文瓶儿传中波折大多，一断文字结不住。故接连又用两回结之也。

扁内写玉楼、金莲，映上文一段，固是束住上文，不知又是为蕙莲偷期安根也。何则？此回、二十九回，是一气的文字，内惟讲一宋蕙莲，而蕙莲偷期，却是玉箫作牵线者。今看他借金莲说春梅“干猫儿头差事”，入一暗笋，接手玉楼陪说兰香一引，接手即将玉箫提出。盖此上瓶儿传已顿住，此下乃放手写蕙莲，却恐直出不化，故又借现成锅灶一引，安下根基。下文即借看房子，将来旺媳妇病，说明在先，随手结束瓶儿新娶一案，作层次法。下即乃桂姐破绽，引出月娘扫雪；又借月娘扫雪，引出还席；借还席时，以便玉箫作线，蕙莲蒙爱。文字千曲百曲之妙。手写此处，却心觑彼处；因心觑彼处，乃手写此处。看者不如，乃谓至山洞内方是写蕙莲。岂知《金瓶》一书，从无无根之线乎。试看他一部内，凡一人一事，其用笔必不肯随时突出，处处草蛇灰线，处处你遮我映，无一直笔、呆笔，无一笔不作数十笔用。粗人心知安之！

写玉箫来，偏能写月娘早睡。夫新娶一妾，昨夜上吊，今晚西门拿马鞭入房，月娘为同室之人，乃高枕不问，其与西门上气，不问可知矣，《金瓶》笔去，每以此等为能。

瓶儿出见众人一段，总是刺月娘之心目，使奸险之人，再耐不得也。而金莲如鬼如蜮，挑挨其中，又隐隐伏后文争宠之线。

内将金莲妒根，用数语安下。又将瓶儿落套处，一时写出。使看者不觉心醉，后文欲释来而不能也。

写瓶儿来家，请客已完。必总叙得几桩横财，又将小厮一叙，此总

煞之笔。盖上文至此，不得不一总；下文脱卸另写，不得不一总也。

李桂姐，乃玉楼、金莲、瓶儿衬花样之人也。看其写玉楼后，即写一自院中醉归，为王婆邀往金莲处；至娶金莲后，即写梳梳桂姐数段。写子虚烧灵，又写桂姐。写看灯日，又写桂姐。今瓶儿已来，玉楼、金莲二人久已来，则衬花样之人不一冷破，势必时时照应往院中去。本意借客陪主，却反致主为客累，奈何不为之败露哉！盖恐缠笔费墨，无了休也。而又为娼妓之假，刻骨描写，为月娘复和作引子。文字之妙，往往不可以一端尽之也。

一百颗明珠，人人知为后一百回作千里照应，不知果解其必用此一百颗明珠何哉？我为之逆其志，乃知作者惟恐后人看他的奇书妙文，不能放眼将一百回通前彻扣看其照应，乃用一百颗明珠，刺入看者心目，见得其一百回乃一线穿采，无一付会易安之笔。而一百回，如一百颗明珠，字字圆活。又作者自言，皆是我的妙文，非实有其事也。至于珠必梁中书家带来，结入月娘梦里，又见得人自靡常，物非一人可据。今张昔李，俱是空花，不特色本虚无，而百万金珠变无非幻影也。况梁中书珠，其业亦本非梁中书之物，不知历千百人而至梁中书之手也。乃无何，梁中书手中之物又入瓶儿之手，瓶儿手中之物扭又入西门之手，且入月娘之手，而月娘梦中，又入云理守之手。焉知云理守手中之物，不又历几千百人之手，而始遇水遇火，土埋石压，此珠始同归于尽哉！乃入梁中书手时，而前千百持殊之人，已烟消云散，杳无声形；及入瓶儿手，而梁中书又杳然桃花流水之人矣。子虚勿论，及入西门与月娘之手，而瓶儿又无何紫玉成烟，彩云易散矣。及入云理守之手，而西门之墓木可拱，孝哥月娘又齐作梦中人。然则梦中做梦，又必有继云理守之手者。噫！一百明珠，作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固欲为世点醒双珠，使一颗明珠为一顶门针关楔子也。寻常只以为瓶儿带来之物，可笑，可笑。

写西门自瓶儿来后，收拾小厮，是一段；教丫鬟清唱是一段；开铺面又一段，皆是失着处。如买小厮，犹之可以。至于开铺面，乃以金莲楼上堆药材，瓶儿楼上堆当物。夫以贮娇之金屋，作买卖牙行之地，已属市井不堪。而试想两妇人居处食息，俱在于此，而一日称药寻当，绝

不避嫌，其失计为何知？乃绝不计及于此，宜乎有敬济之蠹暗生于内，而其种种得以生奸者，皆托如寻当物而成。至月娘只破奸情，敬济犹抱当物而出。然则“弄一得双”，西门自失计，月娘之罪，又当减等矣。愚人做事，绝不防微杜渐。坏尽天下大事，皆此等处误之也。

写西门数失后，又接对敬济说话一段。见得西门一味托大，不知以礼防闲，为处家者写一失计之样也。其数失处，又作伏数段针线：买小厮，伏后文做官；教丫鬟清唱，伏春梅正色一段；解当，伏平安、吴典恩一段；堆药材，伏“弄一得双”一段；嘱敬济，则又总照后文。而百忙中，又为西门临死一言作遥对，见其至死不知敬济之为人。总之，愚而不读书处也。】

词曰：

步花径，阑干狭。防人觑，常惊吓。荆棘抓裙钗，倒闪在荼蘼架。勾引嫩枝咿哑，讨归路，寻空罅，被旧家巢燕，引入窗纱。

——右调《归洞仙》

话说西门庆在房中，被李瓶儿柔情软语，感触的回嗔作喜，拉他起来，穿上衣裳，两个相搂相抱，极尽绸缪。一面令春梅进房放桌儿，往后边取酒去。

且说金莲和玉楼，从西门庆进他房中去，站在角门首【夹批：角门，一。】窃听消息。他这边又闭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里伺候。金莲同玉楼两个打门缝儿往里张觑，【夹批：门缝，二。】只见房中掌着灯烛，里边说话，都听不见。金莲道：“俺到不如春梅贼小肉儿，他倒听的伶俐。”那春梅在窗下潜听了一回，【夹批：春梅也是听。故妙。】又走过来。金莲悄问他房中怎的动静，春梅便隔门告诉与二人说：【夹批：隔门，三。】“俺爹怎的教他脱衣裳跪着，他不脱。爹恼了，抽了他几马鞭子。”金莲道：“打了他，他脱了不曾？”春梅道：“他见爹恼了，才慌了，就脱了衣裳，跪在地平上。爹如今问他话哩。”【夹批：此时乃尚未抱起之时。一手写两处，妙妙。】玉楼恐怕西门庆听见，便道：“五姐，咱过那边去罢。”拉金莲来西角门首。【夹批：西角门，

四。】此时是八月二十头，月色才上来。两个站立在黑头里，一处说话，等着春梅出来问他话。潘金莲向玉楼道：“我的姐姐，只说好食果子，一心只要来这里。头儿没过动，下马威早讨了这几下在身上。俺这个好不顺脸的货儿，你若顺顺儿他倒罢了。属扭孤儿糖的，你扭扭儿也是钱，不扭也是钱。想着先前吃小妇奴才压枉造舌，我陪下十二分小心，还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来了几时，还不知他性格哩！”【夹批：黑妒妇，必如此，他方畅也。】

二人正说话之间，只听开的角门响，【夹批：角门响，五。】春梅出来，一直迳往后边走。不防他娘站在黑影处叫他，问道：“小肉儿，那去？”春梅笑着只顾走。金莲道：“怪小肉儿，你过来，我问你话。慌走怎的？”那春梅方才立住了脚，方说：“他哭着对俺爹说了许多话。爹喜欢抱起他来，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桌儿，如今往后边取酒去。”金莲听了，向玉楼说道：“贼没廉耻的货！头里那等雷声大雨点小，打哩乱哩。【夹批：如闻其声。】及到其间，也不怎的。【夹批：写刻薄嫉妒如画。】我猜也没的想，管情取了酒来，教他递。贼小肉儿，没他房里丫头？你替他取酒去！到后边，又叫雪娥那小妇奴才聒声浪颡，【夹批：为马鞭想起也。】我又听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莲道：“俺这小肉儿，正经使着他，死了一般懒待动旦。若干猫儿头差事，钻头觅缝干办了要去，去的那快！现他房里两个丫头，你替他走，管你腿事！卖萝卜的跟着盐担子走——好个闲嘈心的小肉儿！”玉楼道：“可不怎的！俺大丫头兰香，我正使他做活儿，他便有要没紧的。爹使他行鬼头儿，听人的话儿，你看他走的那快！”【夹批：盖为下蕙莲，用玉箫作线一引也。故下即接玉箫可知。】

正说着，只见玉箫自后边蓦地走来，【夹批：不然，想玉箫来此为何。】便道：“三娘还在这里？我来接你来了。”玉楼道：“怪狗肉，唬我一跳！”【夹批：写玉楼所以独不受辱，在此也。】因问：“你娘知道你来了不曾？”玉箫道：“我打发娘睡下这一日了，【夹批：写月娘使气也。】我来前边瞧瞧，刚才看见春梅后边要酒果去了。”因问：“俺爹到他屋里，怎样个动静儿？”金莲接过来伸着手道：“进他屋里去，齐头故事。”【夹批：真刀刀见血之文。】玉箫又问玉楼，玉楼便一一对他

说。玉箫道：“三娘，真个教他脱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马鞭子来？”玉楼道：“你爹因他不跪，才打他。”玉箫道：“带着衣服打来，去了衣裳打来？亏他那莹白的皮肉儿上怎么挨得？”【夹批：反衬西门行径不堪也。】玉楼笑道：“怪小狗肉儿，你倒替古人耽忧！”正说着，只见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迳往李瓶儿那边去。金莲道：“贼小肉儿，不知怎的，听见干恁勾当儿，云端里老鼠——天生的耗。”吩咐：“快送了来，教他家丫头伺候去。你不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进去了。一面把酒菜摆在桌上，就出来了，只是绣春、迎春在房答应。玉楼、金莲问了他话。玉箫道：“三娘，咱后边去罢。”二人一路去了。金莲叫春梅关上角门，归进房来，【夹批：角门，六。】独自宿歇，不在话下。【夹批：玉楼、金莲 在门外，春梅在门内，忽入一玉箫，又入一小玉，而玉箫、玉楼同去，金梅同歇。文字绝不板。】正是：

可惜团圆今夜月，清光咫尺别人圆。

不说金莲独宿，单表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个相怜相爱，饮酒说话到半夜，方才被伸翡翠，枕设鸳鸯，上床就寝。灯光掩映，不啻镜中鸾凤和鸣；香气薰笼，好似花间蝴蝶对舞。正是：今宵胜把银缸照，只恐相逢是梦中。有词为证：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忺拈弄倩工夫。云窗雾阁深深许，蕙性兰心款款呼。相怜爱，倩人扶，神仙标格世间无。从今罢却相思调，美满恩情锦不如。

两个睡到次日饭时。李瓶儿恰待起来临镜梳头，只见迎春后边拿将饭来。妇人先漱了口，陪西门庆吃了半盞儿，又教迎春：“将昨日剩的金华酒筛来。”拿瓯子陪着西门庆每人吃了两瓯子，【夹批：步步写瓶儿好酒。又三杯说合之食意也。】方才洗脸梳妆。一面開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与西门庆过目。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夹批：为一百回作线，余详批卷首。】与西门庆看，原是昔日梁中书家带来之物。又拿出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说是过世老公公的。起下来上戥子秤，四钱八分重。李瓶儿教西门庆拿与银匠，替他做一对坠子。又拿出一顶金丝髻髻，重九两。因问西门庆：“上房他大娘众人，有这髻髻没有？”西门庆

道：“他们银丝髻倒有两三项，只没编这髻。”【夹批：写西门心口如画。】妇人道：“我不好戴出来的。你替我拿到银匠家毁了，打一件金九凤垫根儿，每个凤嘴衔一溜珠儿，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西门庆收了，一面梳头洗脸，穿了衣服出门。李瓶儿又说道：“那边房里没人，你好歹委付个人儿看守，替了小厮天福儿来家使唤。那老冯老行货子，啻啻磕磕的，独自在那里，我又不放心。”西门庆道：“我知道了。”袖着髻和帽顶子，一直往外走。不妨金莲鬅着头，站在东角门首，【夹批：上文西角门，此又出东角门。金、瓶二人，才合一处，故为分清也。角门，七。一鬅头，其一夜无眠，妒心可知矣。】叫道：“哥，你往那去？这咱才出来？”西门庆道：“我有勾当去。”妇人道：“怪行货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说话。”那西门庆见他叫的紧，只得回来。被妇人引到房中，妇人便坐在椅子上，把他两只手拉着说道：【夹批：写影追魂。】“我不好骂出来的，怪火燎腿三寸货，那个拿长锅镬吃了你！慌往外抢的是些甚的？你过来，我且问你。”西门庆道：“罢么，小淫妇儿，只顾问甚么！我有勾当哩，等我回来说。”说着，往外走。妇人摸见袖子里重重的，道：“是甚么？拿出来我瞧瞧。”西门庆道：“是我的银子包。”妇人不信，伸手进袖子里就掏，掏出一顶金丝髻来，说道：“这是他的髻髻，你拿那去？”西门庆道：“他问我，知你每没有，说不好戴的，教我到银匠家替他毁了，打两件头面戴。”金莲问道：“这髻髻多少重？他要打甚么？”西门庆道：“这髻髻重九两，他要打一件九凤甸儿，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金莲道：“一件九凤甸儿，满破使了三两五六钱金子够了。大姐姐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两六钱，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凤甸儿。”【夹批：为“托梦”一回作因。】西门庆道：“满池娇他要揭实枝梗的。”金莲道：“就是揭实枝梗，使了三两金子满顶了。还落他二两金子，够打个甸儿了。”西门庆笑骂道：“你这小淫妇儿！单管爱小便宜儿，随处也捏个尖儿。”金莲道：“我儿，娘说的话，你好歹记着。你不替我打将来，我和你答话！”那西门庆袖了髻髻，笑着出门。金莲戏道：“哥儿，你干上了。”西门庆道：“我怎的干上了？”金莲道：“你既不干上，昨日那等雷声大雨点小，要打着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顶髻髻来，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门庆笑道：“这小淫妇儿，单只管胡说！”说着往外去了。

却说吴月娘和孟玉楼、李娇儿在房中坐的，忽听见外边小厮一片声寻来旺儿，寻不着。只见平安来掀帘子，月娘便问：“寻他做甚么？”平安道：“爹紧等着哩。”月娘半日才说：“我使他有勾当去了。”原来月娘早晨吩咐下他，往王姑子庵里送香油白米去了。【夹批：月娘好佛，却从此映出。】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说娘使他有勾当去了。”月娘骂道：“怪奴才，随你怎么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语，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楼众人说道：“我开口，又说得多管。不言语，我又憋的慌。一个人也拉刺将来，【夹批：映前寄放之物。】那房子卖掉了就是了。平白扯淡，摇铃打鼓的，看守甚么？左右有他家冯妈妈子，再派一个没老婆的小厮，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子也怎的？巴巴叫来旺两口子去！他媳妇子七病八痛，一时病倒了在那里，谁扶侍他？”玉楼道：“姐姐在上，不该我说。你是个一家之主，不与你与他爹两个不说话，就是俺们不好主张的，下边孩子每也没投奔。他爹这两日隔二骗三的，也甚是没意思。姐姐依俺每一句话儿，与他爹笑开了罢。”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这个意。我又不曾和他两个嚷闹，他平白的使性儿。那怕他使的那脸阔，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儿！他背地对人骂我不贤良的淫妇，我怎的不贤良？如今耸七八个在屋里，才知道我不贤良！自古道，顺情说好话，干直惹人嫌。我当初说着拦你，也只为好来。你既收了他许多东西，又买他房子，【夹批：止为收他东西，买他的房子，才不得不娶他。否则，东西算那一本帐？月娘可恶在此。】今日又图谋他老婆，就着官儿也看乔了。何况他孝服不满，你不好娶他的。谁知道人在背地里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过水，只瞒我一个儿，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里歇，明日也推在院里歇，谁想他只当把个人儿歇了家里来，端的好在院里歇！他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丽狐哨，乔龙画虎的，两面刀哄他，就是千好万好了。似俺每这等依老实，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儿！你不理我，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顿饭，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夹批：岂妇人忍出诸口者？】在这里。随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几句话说的玉楼众人讷讷的。

良久，只见李瓶儿梳妆打扮，上穿大红遍地金对襟罗衫儿，翠盖拖泥妆花罗裙，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来上房，与月娘众人递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儿与他坐。落后孙雪娥也来到，都递了茶，一处坐地。潘金莲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过来，与大姐下个礼

儿。实和你说了罢，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时不说话，都为你来！俺每刚才替你劝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儿，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两个老公婆笑开了罢。”李瓶儿道：“姐姐吩咐，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月娘道：“李大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来撺掇。我已是赌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答儿哩。”以此众人再不敢复言。金莲在旁拿把抿子与李瓶儿抿头，见他头上戴着一副金玲珑草虫儿头面，并金累丝松竹梅岁寒三友梳背儿，因说道：“李大姐，你不该打这碎草虫头面，有些抓头发，不如大姐姐戴的金观音满池娇，【旁批：味尖。】是揭实枝梗的好。”这李瓶儿老实，就说道：“奴也照样儿要教银匠打恁一件哩！”落后小玉、玉箫来递茶，都乱戏他。先是玉箫问道：“六娘，你家老公公当初在皇城內那衙门来？”李瓶儿道：“先在惜薪司掌厂。”玉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许多里长老人，好不寻你，教你往东京去。”妇人不省，说道：“他寻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说你老人家会告的好水灾。”玉箫又道：“你老人家乡里妈妈拜千佛，昨日磕头磕够了。”小玉又说道：“昨日朝廷差四个夜不收，请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这话么？”李瓶儿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把玉楼、金莲笑的不了。月娘骂道：“怪臭肉每，干你那营生去，只顾奚落他怎的？”于是把个李瓶儿羞的脸上一块红、一块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了。

良久，西门庆进房来，回他雇银匠家打造生活。就计较发柬，二十五日请官客吃会亲酒，少不的请请花大哥。李瓶儿道：“他娘子三日来，再三说了。也罢，你请他请罢。”李瓶儿又说：“那边房子左右有老冯看守，你这里再教一个和天福儿轮着上宿就是，不消叫旺官去罢。上房姐姐说，他媳妇儿有病，去不的。”西门庆道：“我不知道。”即叫平安，吩咐：“你和天福儿两个轮，一递一日，狮子街房子里上宿。”不在言表。

不觉到二十五日，西门庆家中吃会亲酒，安排插花筵席，一起杂耍步戏。四个唱的，李桂姐、吴银儿、董玉仙、韩金钊儿，从晌午就来了。官客在卷棚内吃了茶，等到齐了，然后大厅上坐席。头一席花大舅、【夹批：称谓奇极，强如割子由之头。】吴大舅；第二席吴二舅、

沈姨夫；第三席应伯爵、谢希大；第四席祝实念、孙天化；第五席常峙节、吴典恩；第六席云理守、白賚光。西门庆主位，【旁批：以上十兄弟皆到，特为子虚一痛也。】其余傅自新、贲第传、女婿陈敬济两边列坐。乐人撮弄杂耍数回，就是笑乐院本。下去，李铭、吴惠两个小优上来弹唱，间着清吹。下去，四个唱的出来，筵外递酒。应伯爵在席上先开言说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当斗胆，请新嫂子出来拜见拜见，足见亲厚之情。俺每不打紧，花大尊亲，【夹批：奇绝。】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为何来？”西门庆道：“小妾丑陋，不堪拜见，免了罢。”谢希大道：“哥，这话难说。当初有言在先，不为嫂子，俺每怎么儿来？何况见有我尊亲花大哥在上【夹批：不伦不次。奇绝。】，先做友，后做亲，【眉批：直刺“热结”一回。】【夹批：此句更妙。】又不同别人。请出来见见怕怎的？”西门庆笑不动身。应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见钱在这里，不白教他出来见。”西门庆道：“你这狗才，单管胡说。”吃他再三逼迫不过，叫过玳安来，教他后边说去。半日，玳安出来回说：“六娘道，免了罢。”应伯爵道：“就是你这小狗骨秃儿的鬼！你几时往后边去，就来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应二爹！二爹进去问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进去？左右花园中熟径，好不好我走进去，连你那几位娘都拉了出来。”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狮狗，好不利害。倒没有把应二爹下半截撕下来。”【夹批：可儿。】伯爵故意下席，赶着玳安踢两脚，笑道：“好小狗骨秃儿，你伤的我好！趁早与我后边请去。请不将来，打二十栏杆。”把众人、四个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边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动身。【夹批：可儿。】西门庆无法可处，只得叫过玳安近前，吩咐：“对你六娘说，收拾了出来见见罢。”那玳安去了半日出来，复请了西门庆进去。然后才把脚下人赶出去，关上仪门。孟玉楼、潘金莲百方撺掇，替他抵头，戴花翠，打发他出来。厅上铺下锦毡绣毯，四个唱的，都到后边弹乐器，导引前行。麝兰馥馥，丝竹和鸣。妇人身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袍，下着金枝线叶沙绿百花裙，腰里束着碧玉女带，腕上笼着金压袖。胸前瓔珞缤纷，裙边环佩叮当，头上珠翠堆盈，鬓畔宝钗半卸，粉面宜贴翠花钿，湘裙越显红鸳小。正是：

恍似姮娥离月殿，犹如神女到筵前。

当下四个唱的，琵琶筝弦，簇拥妇人，花枝招展，绣带飘摇，望上朝拜。慌的众人都下席来，还礼不迭。

却说孟玉楼、潘金莲、李娇儿簇拥着月娘都在大厅软壁后听觑，听见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对儿，如鸾似凤”，直至“永团圆，世世夫妻”。金莲向月娘说道：“大姐姐，你听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那月娘虽故好性儿，听了这两句，未免有几分恼在心头。又见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见李瓶儿出来上拜，恨不得生出几个口来夸奖奉承，说道：“我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自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寻不出来。那里有哥这样大福？俺每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处。”【夹批：奇绝。然天下确有此厚脸人。】因唤玳安儿：“快请你娘回房里，只怕劳动着，倒值了多的。”吴月娘众人听了，骂扯淡轻嘴的囚根子不绝。【夹批：描神。】良久，李瓶儿下来。四个唱的见他手里有钱，都乱趋奉着他，娘长娘短，替他拾花翠，叠衣裳，无所不至。

月娘归房，甚是不乐。只见玳安、平安接了许多拜钱，也有尺头、衣服并人情礼，盒子盛着，拿到月娘房里。月娘正眼也不看，骂道：“贼囚根子！拿送到前头就是了，平白拿到我房里来做甚么？”玳安道：“爹吩咐拿到娘房里来。”月娘叫玉箫接了，掠在床上去。一时，吴大舅吃了第二道汤饭，走进后边来见月娘。月娘见他哥进房来，连忙与他哥哥行礼毕，坐下。吴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这里打搅，又多谢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对我说，你与姐夫两下不说话。我执着要来劝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请。姐姐，你若这等，把你从一场好都没了。自古痴人畏妇，贤女畏夫。三从四德，乃妇道之常。今后他行的事，你休要拦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好先生，才显出你贤德来。”月娘道：“早贤德好来，不教人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贵的姐姐，把我这穷官儿家丫头，只当忘故了的算帐。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随他把我怎么的罢！贼强人，【夹批：全无邪意。】从几时这等变心来？”说着，月娘就哭了。吴大舅道：“姐姐，你这个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两口儿好好的，俺每走来也有光辉些！”劝月娘一回。小玉拿茶来。吃毕茶，只见前边使小厮来请，吴大舅便作辞月

娘出来。当下众人吃至掌灯以后，就起身散了。四个唱的，李瓶儿每人都是一方销金汗巾儿，五钱银子，欢喜回家。自此西门庆连在瓶儿房里歇了数夜。【旁批：金莲恼处在此。】别人都罢了，只有潘金莲恼的要不得，背地唆调吴月娘与李瓶儿合气。对着李瓶儿，又说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儿尚不知堕他计中，每以姐姐呼之，与他亲厚尤密。【夹批：轻轻一提。】正是：

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西门庆自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把李瓶儿带来小厮天福儿，改名琴童。又买了两个小厮，一名来安儿，一名棋童儿。把金莲房中春梅、上房玉箫、李瓶儿房中迎春、玉楼房中兰香，一般儿四个丫头，衣服首饰妆束起来，在前厅西厢房，教李娇儿兄弟乐工李铭来家，教演习学弹唱。春梅琵琶，玉箫学箏，迎春学弦子，兰香学胡琴。每日三茶六饭，管待李铭，一月与他五两银子。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贲第传开解当铺。女婿陈敬济只掌钥匙，出入寻讨。贲第传只写帐目，秤发货物。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潘金莲这边楼上，堆放生药。李瓶儿那边楼上，厢成架子，搁解当库衣服、首饰、古董、书画、玩好之物。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

陈敬济每日起早睡迟，带着钥匙，同伙计查点出入银钱，收放写算皆精。西门庆见了，喜欢的要不得。一日在前厅与他同桌儿吃饭，说道：“姐夫，你在我家这会做买卖，就是你父亲在东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儿靠儿，无儿靠婿。我若久后没出，这分儿家当，都是你两口儿的。”【夹批：误事尽是自己。敬济放胆为奸，亦是此二句成之。】那敬济说道：“儿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远离，投在爹娘这里。蒙爹娘抬举，莫大之恩，生死难报。只是儿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岂敢非望。”西门庆听见他说话儿聪明乖觉，越发满心欢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务、出入书柬、礼帖，都教他写。但凡客人到，必请他席侧相陪。吃茶吃饭，一时也少不的他。谁知道这小伙儿绵里之针，肉里之刺。【夹批：又穿插一笋。】

常向绣帘窥贾玉，每从绮阁窃韩香。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门庆在常峙节家会茶散的早，未掌灯就起身，同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三个并马而行。刚出了门，只见天上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飘下一天雪花来。应伯爵便道：“哥，咱这时候就家去，家里也不收。我每许久不曾进里边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当孟浩然踏雪寻梅，望他望去。”祝实念道：“应二哥说的是。你每月风雨无阻，出二十银子包钱包着他，你不去，落的他自在。”西门庆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说的把马迳往东街勾栏来了。来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气将晚。只见客位里掌着灯，丫头正扫地。【夹批：妙，做手不叠。】老妈并李桂卿出来，见礼毕，上面列四张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便道：“前者桂姐在宅里来晚了，多有打搅。又多谢六娘，赏汗巾花翠。”西门庆道：“那日空过他。我恐怕晚了他们，客人散了，就打发他来了。”说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丫鬟就安放桌儿，设放案酒。西门庆道：“怎么桂姐不见？”虔婆道：“桂姐连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见姐夫来。今日是他五姨妈生日，拿轿子接了与他五姨妈做生日去了。”原来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见西门庆不来，又接了杭州贩绸绢的丁相公儿子丁二官人，号丁双桥，【眉批：打丁也者，故姓丁也。文字随手成趣。】贩了千两银子绸绢，在客店里，瞒着他父亲来院中嫖。头上拿十两银子、两套杭州重绢衣服请李桂姐，一连歇了两夜。适才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门庆到。老虔婆忙教桂姐陪他到后边第三层一间僻静小房坐去了。当下西门庆听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妈快看酒来，俺每慢慢等他。”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撺掇，酒肴蔬菜齐上，须臾，堆满桌席。李桂卿不免箚排雁柱，歌按新腔，众人席上猜枚行令。正饮时，不妨西门庆往后边更衣去。也是合当有事，忽听东耳房有人笑声。西门庆更毕衣，走至窗下偷眼观觑，正见李桂姐在房内陪着一个戴方巾的蛮子饮酒。【夹批：绝妙是西门眼中。】由不的心头火起，走到前边，一手把吃酒桌子掀翻，碟儿盏儿打的粉碎。喝令跟马的平安、玳安、画童、琴童四个小厮上来，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向前拉劝不住。西门庆口口声声只要采出蛮囚来，和粉头一条绳子墩锁在门房内。那丁二官又是个小胆之人，见外边嚷斗起来，慌的藏在里间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好不好，还有妈哩！这是俺院中人家常有的，不

妨事，随他发作叫嚷，你只休要出来。”老虔婆见西门庆打的不象模样，还要架桥儿说谎，上前分辨。西门庆那里还听他，只是气狠狠呼喝小厮乱打，险些不曾把李老妈打起来。多亏了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三人死劝，活喇喇拉开了手。西门庆大闹了一场，赌誓再不踏他门来，大雪里上马回家。正是：

宿尽闲花万万千，不如归家伴妻眠。

虽然枕上无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钱。



























## 第二十二回 蕙莲儿偷期蒙爱 春梅姐正色闲邪

【总批：此回方写蕙莲。夫写一金莲，已令观者发指，乃偏又写一似金莲，特特犯手，却无一相犯。而写此一金莲，必受制于彼金莲者，见金莲之恶已小试于蕙莲一人。而金莲恃宠，为恶之胆，又渐起于治蕙莲之时。其后遂至陷死瓶儿母子，勾串敬济，药死西门，一纵而几不可治者，皆小试于蕙莲之日。西门入其套中，不能以理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纵其为恶之性耳。吾故曰：为金莲写肆恶之由，写一武大死；为金莲定争宠之由，乃写一蕙莲死也。

写蕙莲，为瓶儿受害作一小小前车。其意已批前《读法》内，不另载。

上半写蕙莲，下半却是写春梅。夫于孙雪娥吃打后，虽略见一斑，实未尝正描春梅一笔。今日金、瓶已同入花园，蕙莲又出，正好一顿住蕙莲，腾出笔来放手一写春梅也。

写春梅，必用骂李铭衬出者，何也？夫写春梅之心高志大气傲，已随处写出，今必欲特特写出，则必用一因，起一事方好。夫家中起因于小厮媳妇丫鬟中，则小春梅身分声价。若于敬济，则未描其骨格，先写其堕落矣，是用借李铭一衬，则春梅矜尚自许，圭角崖岸，夸大负气，数语皆见。而于前娇儿陷金莲，桂姐要剪发一恨，轻轻提出。见得蓄恨已久，无缘报复，今乘桂姐破绽败露，而李铭又适逢其会，遂使弃千年不报之恨，一旦机缘凑巧，此时不报，更待何时？遂一发尽情，不遗余力也。写怨恨之于人如此。作者固明明一线穿来，而看者止见其写春梅一面，不知其又暗结金莲一面，而后文娇儿于西门死后盗财付李铭手，又必用春梅看见可想。】

词曰：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闲间一见犹难，平白地两边凑巧。向灯前见他，向灯前见他，一似梦中来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惊脸儿红还白，【夹批：容光照人。】热心儿火样烧。

——右调《桂枝香》

话说次日，有吴大妗子、杨姑娘、潘姥姥众堂客，因来与孟玉楼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后厅饮酒，其中惹出一件事儿。那来旺儿，因他媳妇痲病死了，月娘新又与他娶了一房媳妇，乃是卖棺材宋仁的女儿，也名唤金莲。当先卖在蔡通判家房里使唤，后因坏了事出来，嫁与厨役蒋聪为妻。这蒋聪常在西门庆家答应，来旺儿早晚到蒋聪家叫他去，看见这个老婆，两个吃酒刮言，就把这个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这蒋聪因和一般厨役分财不均，酒醉厮打，动起刀杖来，把蒋聪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墙逃走了。老婆央来旺儿对西门庆说了，替他拿帖儿县里和县丞说，差人捉住正犯，问成死罪，抵了蒋聪命。后来，来旺儿哄月娘，只说是小人家媳妇儿，会做针指。月娘使了五两银子，两套衣服，四匹青红布，并簪环之类，娶与他为妻。月娘因他叫金莲，不好称呼，遂改名为蕙莲。这个妇人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夹批：后来居上。】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就是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若说他底的本事，他也曾：

斜倚门儿立，人来侧目随。

托腮并咬指，无故整衣裳。

坐立频摇腿，无人曲唱低。

开窗推户牖，停针不语时。

未言先欲笑，必定与人私。

初来时，同众媳妇上灶，还没甚么妆饰。后过了个月有余，因看见玉楼、金莲打扮，他便把髻髻垫的高高的，头发梳的虚笼笼的，水髻描的长长的，在上边递茶递水，被西门庆峻在眼里。一日，设了条计策，教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夹批：早为“加官”伏线。文字每不肯作一笔用。妙绝，妙绝。】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夹批：记明。】从十一月半

头，搭在早路车上起身去了。西门庆安心早晚要调戏他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楼生日，月娘和众堂客在后厅吃酒。西门庆那日没往那去，月娘分咐玉箫：**【旁批：提出玉箫。】**“房中另放桌儿，打发酒菜你爹吃。”西门庆因打帘内看见蕙莲身上穿着红绸对襟袄、紫绢裙子，在席上斟酒，问玉箫道：“那个是新娶的来旺儿的媳妇子蕙莲？怎的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到明日对你娘说，另与他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玉箫道：“这紫裙子，还是问我借的。”说着就罢了。

须臾，过了玉楼生日。一日，月娘往对门乔大户家吃酒去了。约后晌时分，西门庆从外来家，已有酒了，走到仪门首，这蕙莲正往外走，两个撞个满怀。**【夹批：又与瓶儿对照。】**西门庆便一手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口中喃喃呐呐说道：“我的儿，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夹批：纯以财动之，便非金、瓶一类矣。】**那妇人一声儿没言语，推开西门庆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门庆归到上房，叫玉箫送了一匹蓝缎子到他屋里，如此这般对他说：“爹昨日见你穿着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的不好看，才拿了这匹缎子，使我送与你，教你做裙子穿。”这蕙莲开看，却是一匹翠蓝兼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说道：“我做出来，娘见了问怎了？”玉箫道：“爹到明日还对娘说，你放心。爹说来，你若依了这件事，随你要甚么，爹与你买。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会会儿，你心下如何？”那妇人听了，微笑不言，**【夹批：又另写一淫妇样。】**因问：“爹多咱时分来？我好在屋里伺候。”玉箫道：“爹说小厮们看着，不好进你屋里来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儿里，那里无人，堪可一会。”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里下棋，你去不妨事。”当下约会已定，玉箫走来回西门庆说话。两个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箫在门首与他观风。正是：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

那识罗裙内，销魂别有香。

不想金莲、玉楼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只见小鸾来请玉楼，说：“爹来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楼回后边去了。金莲走到房中，匀了脸，亦往后边来。走入仪门，**【夹批：仪门。】**只见小玉立在上房门

首。金莲问：“你爹在屋里？”小玉摇手儿，往前指。金莲就知其意，走到前边山子角门首，【夹批：角门。】只见玉箫拦着门。金莲只猜玉箫和西门庆在此私狎，便顶进去。玉箫慌了，说道：“五娘休进去，爹在里头有勾当哩！”金莲骂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说，进入花园里来，各处寻了一遍。走到藏春坞山子洞儿里，只见他两个人在里面才了事。妇人听见有人来，连忙系上裙子往外走，【夹批：情事如画。】看见金莲，把脸通红了。金莲问道：“贼臭肉，你在这里做甚么？”蕙莲道：“我来叫画童儿。”说着，一溜烟走了。金莲进来，看见西门庆在里边系裤子，骂道：“贼没廉耻的货，你和奴才淫妇大白日里在这里，端的干这勾当儿，刚才我打与淫妇两个耳刮子才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来你就是画童儿，他来寻你！你与我实说，和这淫妇偷了几遭？若不实说，等住回大姐姐来家，看我说不说。我若不把奴才淫妇脸打的胀猪，也不算。俺们闲的声唤在这里，你也来插上一把子。【夹批：总是为此物起妒心。】老娘眼里却放不过！”西门庆笑道：“怪小淫妇儿，悄悄儿罢，休要嚷的人知道。我实对你说，如此这般，连今日才第一遭。”金莲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这奴才淫妇，【夹批：截断读，言即要如此，不可瞒我也。】两个瞒神谎鬼弄刺子儿，我打听出来，休怪了，我却和你们答话！”那西门庆笑的出去了。

金莲到后边，听见众丫头们说：“爹来家，使玉箫手巾裹着一匹蓝缎子往前边去，不知与谁。”金莲就知是与蕙莲的，对玉楼也不题起此事。这妇人每日在那边，或替他造汤饭，或替他做针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儿下棋，常贼乖趋附金莲。【夹批：金莲不言，正为此也。】被西门庆撞在一处，无人，教他两个苟合，图汉子喜欢。【夹批：尚未尝瓮头醋味也。】蕙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与他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夹批：写蕙莲身分。】西门庆又对月娘说，他做的好汤水，不教他上大灶，只教他和玉箫两个，在月娘房里后边小灶上，专顿茶水，整理菜蔬，打发月娘房里吃饭，与月娘做针指，不必细说。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夹批：作者砭人处，文字一顿。】

一日，腊月初八日，西门庆早起，约下应伯爵，与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殡。叫小厮马也备下两匹，等伯爵白不见到，一面李铭来了。西门庆就在大厅上围炉坐的，教春梅、玉箫、兰香、迎春一般儿四个，都打扮出来，看着李铭指拨、教演他弹唱。女婿陈敬济，在旁陪着说话。【夹批：又写西门庆托大之失。】正唱《三弄梅花》，还未了，只见伯爵来，应保夹着毡包进门。那春梅等四个就要往后走，被西门庆喝住，说道：“左右只是你应二爹，都来见见罢，躲怎的！”【夹批：又托大，为后文翟管家作引。】与伯爵两个相见作揖，才待坐下，西门庆令四个过来：“与应二爹磕头。”那春梅等朝上磕头下去，慌的伯爵还喏不迭，夸道：“谁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个好姐姐，水葱儿的一般，一个赛一个。却怎生好？你应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没曾带的甚么在身边，改日送胭脂钱来罢。”春梅等四人，见了礼去了。陈敬济向前作揖，一同坐下。西门庆道：“你如何今日这咱才来？”应伯爵道：“不好告诉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旁批：“大小女”三字，早为后春梅不娶他小女作伏。总之，此回为春梅作传，固应使后事一现，而敬济必在旁也。与前大丫头、大家人一样章法。】近日才好些。房下记挂着，今日接了他家来散心住两日。乱着，旋叫应保叫了轿子，买了些东西在家，我才来了。”

西门庆道：“教我只顾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随即吩咐后边看粥来吃。只见李铭，见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见你。”李铭道：“小的有。连日小的在北边徐公公那里答应来。”说着，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西门庆陪应伯爵、陈敬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壶里还剩下上半壶酒，吩咐画童儿：“连桌儿抬去厢房内，与李铭吃。”就穿衣服起身，同伯爵并马而行，与尚推官送殡去了。只落下李铭在西厢房，吃毕酒饭。

玉箫和兰香众人，打发西门庆出了门，在厢房内厮乱，顽成一块。一回，都往对过东厢房西门大姐房里捣混去了，【夹批：衬出春梅。】止落下春梅一个，和李铭在这边教演琵琶。李铭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宽，把手兜住了。李铭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来，骂道：“好贼忘八！【夹批：忘八，一。】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少死的忘八，【夹批：忘八，二。】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哩！一日好酒好

肉，越发养活的你这忘八【夹批：忘八，三。】圣灵儿出来了，平白捻我的手来了。贼忘八，【夹批：忘八，四。】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爹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贼忘八，【夹批：忘八，五。】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忘八，【夹批：忘八，六。】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忘八来？【夹批：忘八，七。】撅臭了你这忘八了！”【夹批：忘八，八。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被他千忘八，万忘八，【夹批：又总二忘八。】骂的李铭拿着衣服，往外走不迭。正是：

两手劈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门。

当下春梅气狠狠，直骂进后边来。金莲正和孟玉楼、李瓶儿并宋蕙莲在房里下棋，只听见春梅从外骂将来。金莲便问道：“贼小肉儿，你骂谁哩，谁惹你来？”春梅道：“情知是谁，叵耐李铭那忘八！【夹批：忘八，九。】爹临去，好意吩咐小厮，留下一桌菜并粳米粥儿与他吃。也有玉箫他们，你推我，我打你，顽成一块，对着忘八，【夹批：忘八，十。】呲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儿也怎的。【夹批：活春梅。】顽了一回，都往大姐那边去了。忘八见无人，【夹批：忘八，十一。】尽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呆笑。那忘八见【夹批：忘八，十二。】我吆喝骂起来，他就夹着衣裳往外走了。刚才打与贼忘八【夹批：忘八，十三。】两个耳刮子才好！贼忘八，【夹批：忘八，十四。】你也看个人儿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教你这个忘八【夹批：忘八，十五。】在我手里弄鬼。我把忘八【夹批：忘八，十六。】脸打绿了！”【夹批：三字奇绝。】金莲道：“怪小肉儿，学不学没要紧，把脸气的黄黄的，等爹来家说了，把贼忘八【夹批：忘八，十七。】撵了去就是了。那里紧等着供唱撰钱哩，怎的教忘八【夹批：忘八，十八。】调戏我这丫头！我知道贼忘八【夹批：忘八，十九。】业罐子满了。”春梅道：“他就倒运，着量二娘的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挟仇打我五棍儿？”【夹批：骂李铭，因此点出。藏针伏线，一至于此。】宋蕙莲道：“论起来，你是乐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该调戏良人家女子！照顾你一个钱，也是养身父母，休说一日三茶六饭儿服侍着。”金莲道：“扶侍着，临了还要钱儿去了。按月儿，一个月与他五两银子。贼忘八，错上了坟。你问声家里这些小厮们，那个敢望着他呲牙

笑一笑儿，吊个嘴儿？遇喜欢骂两句；【夹批：骂李铭，因此点出。藏针伏线，一至于此。】若不欢喜，拉倒他主子跟前就是打。贼忘八，【夹批：张夹批：忘八二十。】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还没曾经着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没见你，你爹去了，你进来便罢了，平白只顾和他那房里做甚么？却教那忘八【夹批：忘八二十一。】调戏你！”【夹批：总是爱极。】春梅道：“都是玉箫和他们，只顾还笑成一块，不肯进来。”玉楼道：“他三个如今还在那屋里？”春梅道：“都往大姐房里去了。”玉楼道：“等我瞧瞧去。”那玉楼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儿亦回房，使绣春叫迎春去。至晚，西门庆来家，金莲一五一十告诉西门庆。西门庆吩咐来兴儿，今后休放进李铭来走动。自此断了路儿，不敢上门。正是：

习教歌妓逞家豪，每日闲庭弄锦槽。

不是朱颜容易变，何由声价竞天高。

















## 第二十四回 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总批：此回总写西门庆治家愚阙之失也。上半写西门不能守礼，防邪乱于未然；中段写月娘付理乱于不闻，一任妇女遥街行走，而西门亦止醉梦，一线不知，成何家范？下半写西门偏爱蕙莲，便不能统服众下。即惠祥失误点茶，固亦职分中事，使西门不与蕙莲勾搭，虽百鞭惠祥，有何闲说？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夷之渐。作者盖深为处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识之。

此回文字，又特特于楼上赏灯作对。如言“疑为公侯人家”一语，遥照灯楼下一语，一字不差。蕙莲几个“一回”，与金莲登楼几个“一回”又遥遥作以。盖写蕙莲原欲将其结果，为瓶儿作履霜之戒，故又写一元夜又到狮子街灯楼上。而蕙莲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莲之后尘。故又用几个“一回”字，特特遥照也。

写金莲递酒，必用西门庆自叫他去，且随即留敬济于众美中不顾而去。宜乎双珠尽失，且又不全病月娘也。

敬济即戏金莲，又挑蕙莲，见迷色者逢云即是巫山，遇水皆云洛浦。此等心事，又不特西门一人，而渐渐心粗胆大，以至难制，皆西门失防之故也。

蕙莲看破机关，为后文金莲必欲妒死之因。盖以蕙莲之为人，有何涵养？眼中一事历久而不出者，止因惧怕金莲，不敢声扬。彼固白云“等他再有言语到我们，我自有话说。”然则蕙莲固必然将此意点明金莲。而金莲险人也，岂肯又如前番受雪娥、娇儿一挫之亏哉，固不惜昼夜图维，千方百计思所以去之，而天假其便，忽有来旺儿言，以中其计，行其术，必至于置之死地而后已也。然而窗外一觑春风，早为一付勾魂帖。蕙莲自为得意，不知其贾祸之机，实本于此也。此文作者深著世情之险，危机触处皆然。人甚勿以拿人细处为得计也。看官每不肯于无字中想其用意，其妙意安得出！

上回金莲一觑蕙莲，已理一妒根于自己腹内；此处蕙莲一觑金莲，

又伏一恶刺于他人眼中。一层深一层，所以必死之而后已也。文字深浅之法，谁其知之？

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看其写金莲、敬济处，写韩嫂儿，写贲四嫂，写长姐，写惠祥。夫写惠祥，何以见其亦为末路写也？不见后文来保欺恩，以此日之惠祥，与彼日之惠祥，遥遥一照，即知天道报应处丝毫不爽。总之，上文诸人皆完聚，下文又要出一雪娥之丑，露蕙莲之破。此日乃全胜时，不全胜时又为之预先一照，匪特劝惩何在？亦何以为之文法哉！

狮子街，武二哥报仇之处，乃瓶儿又住此，王六儿又住此。今必令金莲两至其地，且蕙莲亦必至其地。真是作孽者每与死地相寻，而不肯一远。写尽作孽人矣。】

诗曰：

银烛高烧酒乍醺，当筵且喜笑声频。

蛮腰细舞章台柳，素口轻歌上苑春。

香气拂衣来有意，翠花落地拾无声。

不因一点风流趣，安得韩生醉后醒。

话说一日，天上元宵，人间灯夕，西门庆在厅上张挂花灯，铺陈绮席。正月十六，合家欢乐饮酒。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春梅、玉箫、迎春、兰香一般儿四个家乐，在旁[才栾]箏歌板，弹唱灯词。独于东首设一席与女婿陈敬济坐。果然食烹异品，果献时新。小玉、元宵、小鸾、绣春都在上面斟酒。那来旺儿媳妇宋蕙莲却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嗑瓜子儿。等的上边呼唤要酒，他便扬声叫：“来安儿，画童儿，上边要热酒，快趲酒上来！贼囚根子，一个也没在这里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夹批：写尽特宠。】只见画童烫酒上去。西门庆就骂道：“贼奴才，一个也不在这里伺候，往那去来？贼少打的奴才！”小厮走来说道：“嫂子，谁往那去来？就对着爹说，吆

喝教爹骂我。”蕙莲道：“上头要酒，谁教你不伺候？关我甚事！不骂你骂谁？”画童儿道：“这地上干干净净的，嫂子嗑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见又骂了。”蕙莲道：“贼囚根子！六月债儿热，还得快就是。【夹批：明从。】甚么打紧，便当你不扫，丢着，另教个小厮扫。等他问我，只说得一声。”【夹批：不要脸矣。不知皆为来旺“醉骂”一节生根也。】画童儿道：“耶嚟，嫂子，将就些罢了，如何和我合气！”于是取了笤帚来，替他扫瓜子皮儿，不题。

却说西门庆席上，见女婿陈敬济没酒，吩咐潘金莲去递一巡儿。【夹批：西门之愚。】【绣像眉批：人人皆知防嫌，及到其时，偏信心，偏托大，不知何故。】【绣像夹批：自送与女婿，妙。】这金莲连忙下来，满斟杯酒，笑嘻嘻递与敬济，说道：“姐夫，你爹吩咐，好歹饮奴这杯酒儿。”敬济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儿斜溜妇人，说：“五娘请尊便，等儿子慢慢吃！”妇人将身子把灯影着，左手执酒，刚待的敬济将手来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夹批：反先捻，可杀。】这敬济一面把眼瞧着众人，一面在下戏把金莲小脚儿踢了一下。【绣像眉批：处处调戏一番，以见非一朝一夕之故。】妇人微笑，低声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么？”【夹批：妙绝三字。】两个在暗地里调情顽耍，众人倒不曾看出来。不料宋蕙莲这婆娘，在榻子外窗眼里，被他瞧了个不耐烦。【夹批：必死蕙莲又在此。】【绣像夹批：看破，妙。】口中不言，心下自忖：“寻常在俺们跟前，到且是精细撇清，谁想暗地却和这小伙子儿勾搭。今日被我看破绽，到明日再搜求我，【旁批：蕙莲死矣。】自有话说。”正是：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三两枝。

罗袖隐藏人不见，馨香惟有蝶先知。

饮酒多时，西门庆忽被应伯爵差人请去赏灯。吩咐月娘：“你们自在耍耍，我往应二哥家吃酒去来。”玳安、平安两个跟随去了。【夹批：以上一段写西门自开端。】

月娘与众姊妹吃了一回，但见银河清浅，珠斗烂斑，一轮团圆皎月从东而出，照得院宇犹如白昼。妇人或有房中换衣者，或有月下整妆

者，或有灯前戴花者。惟有玉楼、金莲、李瓶儿三个并蕙莲，在厅前看敬济放花儿。李娇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随月娘后边去了。【旁批：月娘又放心。】金莲便向二人说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对大姐姐说，往街上走走去。”蕙莲在旁说道：“娘们去，也携带我走走。”金莲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后边问声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们在这里等着你。”那蕙莲连忙往后边去了。玉楼道：“他不济事，等我亲自问他声去。”李瓶儿道：“我也往屋里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冷。”金莲道：“李大姐，你有披袄子，带件来我穿，省得我往屋里去。”那李瓶儿应诺去了。只剩下金莲一个，看着敬济放花儿。见无人，走向敬济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来只穿恁单薄衣裳，不害冷么？”只见家人儿子小铁棍儿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且拉着敬济，要炮仗放。这敬济恐怕打搅了事，巴不得与了他两个元宵炮仗，支他外边耍去了。于是和金莲嘲戏说道：“你老人家见我身上单薄，肯赏我一件衣裳儿穿穿也怎的？”金莲道：“贼短命，得其惯便了，头里头蹶我的脚儿，我不言语，如今大胆，又来问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与你衣服穿？”【夹批：自认，妙。】敬济道：“你老人家不与就罢了，如何扎筏子来唬我？”妇人道：“贼短命，你是城楼上雀儿，好耐惊耐怕的虫蚁儿！”【夹批：忽插此一段，试问西门出门，放心不顾，其愚为何如？】正说着，见玉楼和蕙莲出来，向金莲说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夹批：月娘怀孕，却于此处插入。】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们走走，早些来家。【夹批：岂诗礼人家风范？而月娘信乎为不知大礼之大人也。】李娇儿害腿疼，也不走。孙雪娥见大姐姐不走，恐怕他爹来家嗔他，也不出门。”金莲道：“都不去罢，只咱和李大姐三个去罢。等他爹来家，随他骂去！再不，把春梅小肉儿和上房里玉箫，你房里兰香，李大姐房里迎春，都带了去。”小玉走来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们走走。”玉楼道：“对你奶奶说了去，我前头等着你。”良久，小玉问了月娘，笑嘻嘻出来。

当下三个妇人，带领着一簇男女。来安、画童两个小厮，打着一对纱吊灯跟随。女婿陈敬济端着马台，放烟花炮，与众妇人瞧。【夹批：临出门又作波也。】宋蕙莲道：“姐夫，你好歹略等等儿。娘们携带我走走，我到屋里搭搭头就来。”敬济道：“俺们如今就行。”蕙莲道：“你不等，我就恼你一生！”【夹批：总罪西门。】于是走到屋里，

换了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出来跟着众人走百媚儿。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敬济与来兴儿，左右一边一个，随路放慢吐莲、金丝菊、一丈兰、赛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见香尘不断，游人如蚁，花炮轰雷，灯光杂彩，箫鼓声喧，十分热闹。游人见一对纱灯引道，一簇男女过来，皆披红垂绿，以为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视，都躲路而行。

【夹批：与楼上看灯遥对。】那宋蕙莲一回叫：“姐夫，你放个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姐夫，你放个元宵炮仗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掉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夹批：与楼上看灯，金莲几个“一回”，特特作对。】左来右去，只和敬济嘲戏。玉楼看不上，说了两句：“如何只见你掉了鞋？”玉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夹批：金莲何堪。】玉楼道：“你叫他过来我瞧，真个穿着五娘的鞋儿？”金莲道：“他昨日问我讨了一双鞋，谁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莲掀起裙子来，与玉楼看。看见他穿着两双红鞋在脚上，用纱绿线带儿扎着裤腿，一声儿也不言语。【夹批：则其素日颠狂，为玉楼不堪者，一笔皆出矣。】

须臾，走过大街，到灯市里。金莲向玉楼道：“咱如今往狮子街李大姐房子里走走去。”于是吩咐画童、来安儿打灯先行，迤迤往狮子街来。小厮先去敲门，老冯已是歇下，房中有两个人家卖的丫头，在炕上睡。慌的老冯连忙开了门，让众妇女进来，旋戳开炉子顿茶，挈着壶往街上取酒。孟玉楼道：“老冯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们在家酒饭吃得饱饱来，你有茶，倒两瓯子来吃罢。”金莲道：“你既留人吃酒，先订下菜儿才好。”李瓶儿道：“妈妈子，一瓶两瓶取来了，打水不浑的，够谁吃？要取一两坛儿来。”玉楼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来罢。”那婆子方才不动身。李瓶儿道：“妈妈子，怎的不往那边去走走，端的在家做些甚么？”婆子道：“奶奶，你看丢下这两个业障在屋里，谁看他？”玉楼便问道：“两个丫头是谁家卖的？”婆子道：“一个是北边人家房里使女，十三岁，只要五两银子；一个是汪序班家出来的家人媳妇，家人走了，主子把髻髻打了，领出来卖，要十两银子。”玉楼道：“妈妈，我说与你，有一个人要，你赚他些银子使。”

婆子道：“三娘，果然是谁要？告我说。”玉楼道：“如今你二娘房里，只元宵儿一个，不够使，还寻大些的丫头使唤。你倒把这大的卖与他罢。”因问：“这个丫头十几岁？”婆子道：“他今年十七岁了。”说着，拿茶来，众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箫并蕙莲都前边瞧了一遍，又到临街楼上推开窗看了一遍。陈敬济催逼说：“夜深了，看了快些家去罢。”金莲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脚儿不停住，慌的是些甚么！”乃叫下春梅众人来，方才起身。冯妈妈送出门，李瓶儿因问：“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这咱还没来，叫老身半夜三更开门闭户等着他。”来安儿道：“今日平安儿跟了爹往应二爹家去了。”李瓶儿吩咐妈妈子：“早些关了门，睡了罢！他多也是不来，省的误了你的困头。明日早来宅里，送丫头与二娘来。你是石佛寺长老，请着你就张致了。”说毕，看着他关了大门，这一簇男女方才回家。

走到家门首，只听见住房子的韩回子老婆韩嫂儿声唤。因他男子汉答应马房内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儿去了，醉回来家，说有人挖开他房门，偷了狗，又不见了些东西，坐在当街上撒酒疯骂人。众妇人方才立住了脚。金莲使来安儿把韩嫂儿叫到当面，问道：“你为甚么来？”韩嫂儿叉手向前，拜了两拜，说道：“三位娘子在上，听小媳妇告诉。”于是从头说了一遍。玉楼众人听了，每人掏袖中些钱果子与他，叫来安儿：“你叫你陈姐夫送他进屋里。”那敬济且顾和蕙莲两个嘲戏，不肯[才鸟]他去。金莲使来安儿扶到他家中，吩咐教他明日早来宅内浆洗衣裳：“我对你爹说，替你出气。”那韩嫂儿千恩万谢回家去了。

玉楼等刚走过门首来，只见贲四娘子，在大门首【眉批：韩，寒也。贲，叶也。皆西门庆临死散场之人。此处预为一照，故知“冰鉴”一回乃小结煞也。】笑嘻嘻向前道了万福，说道：“三位娘那里走了走？请不弃到寒家献茶。”玉楼道：“方才因韩嫂儿哭，俺站住问了他声。承嫂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罢。”贲四娘子道：“耶嚟，三位娘上门怪人家，就笑话俺小家人家茶也奉不出一杯儿来？”生死拉到屋里。原来上边供养观音八难并关圣贤，当门挂着雪花灯儿一盏。掀开门帘，摆设春台，与三人坐。连忙教他十四岁女儿长姐过来，与三位娘磕头递茶。玉楼、金莲每人与了他两枝花儿。李瓶儿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钱银子，与他买瓜子儿嗑。喜欢的贲四娘子拜谢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楼等

起身。到大门首，小厮来兴在门首迎接。金莲就问：“你爹来家不曾？”来兴道：“爹未回家哩。”三个妇人，还看着陈敬济在门首放了两个一丈菊和一筒大烟兰、一个金盏银台儿，才进后边去了。西门庆直至四更来家。【夹批：以上一段，写西门没家法。】正是：

醉后不知天色暝，任他明月下西楼。

却说那陈敬济因走百病，与金莲等众妇人嘲戏了一路儿，又和蕙莲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毕，也不到铺子内，迳往后边吴月娘房里来。只见李娇儿、金莲陪着吴大妗子，放炕桌儿，才摆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烧香去了。这小伙儿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莲便说道：“陈姐夫，你好人儿！昨日教你送送韩嫂儿，你就不动，只当还教小厮送去了。且和媳妇子打牙犯嘴，不知甚么张致！等你大娘烧了香来，看我对他说不说！”敬济道：“你老人家还说哩，昨日险些儿子腰梁〔疒罗〕痒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儿，又到狮子街房里回来，该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还教我送韩回子老婆！教小厮送送也罢了。睡了多大回就天晓了，今早还扒不起来。”正说着，吴月娘烧了香来，敬济作了揖。月娘便问：“昨日韩嫂儿为甚么撒酒疯骂人？”敬济把因走百病，被人挖开门，不见了狗，坐在当街哭喊骂人，“今早他汉子来家，一顿好打的，这咱还没起来哩。”金莲道：“不是俺们回来，劝的他进去了，一时你爹来家撞见，甚么样子！”说毕，玉楼、李瓶儿、大姐都到月娘屋里吃茶，敬济也陪着吃了茶。后次大姐回房，骂敬济：“不知死的囚根子！平白和来旺媳妇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时传的爹知道了，淫妇便没事，你死也没处死！”【夹批：又足上文，点明调戏处。】

却说那日，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宿歇，起来的迟。只见荆千户——新升一处兵马都监——来拜。西门庆才起来梳头，包网巾，整衣出来，陪荆都监在厅上说话。一面使平安儿进后边要茶。宋蕙莲正和玉箫、小玉在后边院子里挝子儿，赌打瓜子，顽成一块。那小玉把玉箫骑在底下，笑骂道：“贼淫妇，输了瓜子，不教我打！”因叫蕙莲：“嫂子你过来，扯着淫妇一只腿，等我尅这淫妇一下子。”正顽着，只见平安走来，叫：“玉箫姐，前边荆老爹来，使我进来要茶哩。”那玉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厮打顽耍。那平安儿只顾催逼说：“人坐下这一日了。”宋

蕙莲道：“怪囚根子，爹要茶，问厨房里上灶的要去，如何只在俺这里缠？俺这后边只是预备爹娘房里用的茶，不管你外边的帐。”那平安儿走到厨房下。那日该来保妻蕙祥，蕙祥道：“怪囚，我这里使着手做饭，你问后边要两钟茶出去就是了，巴巴来问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后头来，后边不打发茶。蕙莲嫂子说，该是上灶的首尾。”蕙祥便骂道：“贼淫妇，他认定了他是爹娘房里人，俺天生是上灶的来？我这里又做大家伙里饭，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几只手？论起就倒倒茶儿去也罢了，巴巴坐名儿来寻上灶的，上灶的是你叫的？误了茶也罢，我偏不打发上去。”平安儿道：“荆老爹来了这一日，嫂子快些打发茶，我拿上去罢。迟了又惹爹骂！”

当下这里推那里，那里推这里，就耽误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箫取茶果、茶匙儿出来，平安儿拿茶出去，那荆都监坐的久了，再三要起身，被西门庆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骂平安另换茶上去吃了，荆都监才起身去了。西门庆进来，问：“今日茶是谁顿的？”平安道：“是灶上顿的茶。”西门庆回到上房，告诉月娘：“今日顿这样茶出去，你往厨下查那个奴才老婆上灶？采出来问他，打与他几下。”小玉道：“今日该蕙祥上灶。”慌的月娘说道：“这歪刺骨待死！越发顿恁样茶上去了。”一面使小玉叫将蕙祥当院子跪着，问他要打多少。蕙祥答道：“因做饭，炒大妗子素菜，使着手，茶略冷了些。”被月娘数骂了一回，饶了他起来。吩咐：“今后但凡你爹前边人来，教玉箫和蕙莲后边顿茶，灶上只管大家茶饭。”

这蕙祥在厨下忍气不过，刚等的西门庆出去了，气狠狠走来后边，寻着蕙莲，指着大骂：“贼淫妇，趁了你的心了！罢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时运的爹娘房里人，俺们是上灶的老婆来？巴巴使小厮坐名问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识我见的，促织不吃癞蛤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莲道：“你好没要紧，你顿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撒气？”蕙祥听了，越发恼了，骂道：“贼淫妇！你刚才调唆打我几棍儿好来，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养的汉数不了，来这里还弄鬼哩！”蕙莲道：“我养汉，你看见来？没的扯臊淡哩！嫂子，你也不是甚么清静姑姑儿！”蕙祥道：“我怎不是清静姑姑儿？跷起脚儿来，比你这

淫妇好些儿。你汉子有一拿小米数儿！你在外边，那个不吃你嘲过？你背地干的那营生儿，只说人不知道。你把娘们还放不到心上，何况以下的人！”蕙莲道：“我背地里说甚么来？怎的放不到心上？随你压我，我不怕你！”蕙祥道：“有人与你做主儿，你可知不怕哩！”两个正拌嘴，被小玉请的月娘来，把两个都喝开了：“贼臭肉们，不干那营生去，都拌的是些甚么？教你主子听见又是一场儿。头里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却打的成了！”蕙祥道：“若打我一下儿，我不把淫妇口里肠勾了也不算！我拚着这命，挨兑了你也不差厮甚么。咱大家都离了这门罢！”说着往前去了。后次这宋蕙莲越发猖狂起来，仗西门庆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里，逐日与玉楼、金莲、李瓶儿、西门大姐、春梅在一处顽耍。【夹批：以上一段写蕙莲得宠，众人不服。】那日冯妈妈送了丫头来，约十三岁，先到李瓶儿房里看了，送到李娇儿房里。李娇儿用五两银子买下，房中伏侍，不在话下。正是：

外作禽荒内色荒，连沾些子又何妨。

早晨跨得雕鞍去，日暮归来红粉香。

















## 第二十六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

【总批：此回收拾蕙莲，令其风驰电卷而去也。夫费如许笔墨，花开豆爆出来，却又令其风驰电卷而去，则不如勿写之为愈也。不知有写此一人意在此人者，则肯轻写之，亦不肯便结之。盖我本意所欲写者在此，则一部书之终始即在此。此人出而书始有，此人死而书亦终矣，如西门、月娘、金、瓶、梅、敬济等人是也。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莲等是也。本意止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便间架不宽敞，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蕙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而蕙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金莲死之死，不在一闻来旺之信而即死，却在雪娥上气之后而死，是蕙莲之死，金莲死之，非蕙莲之自死也。金莲死之固为争宠，而蕙莲之死于金莲，变是争妍，殆争之不胜，至再至三，而终不胜，故愤恨以死。故一云“含羞”，又云“受气不过”，然则与来旺何与哉！

看其写来旺中计，而蕙莲云“只当中了人拖刀之计”，与瓶儿见官哥被惊之言一样，不改一字。然而写蕙莲为瓶儿前车，为的确不易，非予强评也。

一路写金莲之恶，真令人发指，而其对西门一番说话，却入情入理，写尽千古权奸伎俩也。然唯西门有迷色之念，金莲即婉转以色中之，故迷而不悟。倘不心醉蕙莲，而一旦忽令其杀一人，西门虽恶，必变色而不听也。是知听言又在其人。

“风里言风里语”六字，妙绝，奇绝。天下事何事不在风里言语中哉？夫风何处不在，乃作恶者必欲袖里藏风，其愚不知为何如也。

观蕙莲甘心另娶一人与来旺，自随西门，而必不忍致之远去。夫远去且不甘，况肯毒死气死之哉！虽其死总由妒宠不胜而死，而其本心却比金莲、瓶儿差胜一等，又作者反衬二人也。

蕙莲本意无情西门，不过结识家主为叨贴计耳，宜乎不甘心来旺之

去也。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安得不妙。】

诗曰：

与君形影分吴越，玉枕经年对离别。

登台北望烟雨深，回身哭向天边月。

又：

夜深闷到戟门边，却绕行廊又独眠。

闺中只是空相忆，魂归漠漠魄归泉。

话说西门庆听了金莲之言，又变了卦。【旁批：一番罪案。】到次日，那来旺儿收拾行李伺候，到日中还不见动静。只见西门庆出来，叫来旺儿到跟前说道：“我夜间想来，你才打杭州来家多少时儿，又教你往东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来保替你去罢。你且在家歇宿几日，我到明日，家门首生意寻一个与你做罢。”自古物听主裁，那来旺儿那里敢说甚的，只得应诺下来。西门庆就把银两书信，交付与来保和吴主管，三月廿八日起身往东京去了。【旁批：回来即是六月。】不在话下。

这来旺儿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内胡说，怒起宋蕙莲来，要杀西门庆。被宋蕙莲骂了他几句：“你咬人的狗儿不露齿，是言不是语，墙有缝，壁有耳。撞了那黄汤，挺那两觉。”打发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后边，串玉箫房里请出西门庆。两个在厨房后墙底下僻静处说话，玉箫在后门首替他观风。婆娘甚是埋怨，说道：“你是个人？你原说教他去，怎么转了靶子，又教别人去？你干净是个毬子心肠——滚上滚下，灯草拐棒儿——原拄不定把。你到明日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个谎神爷！我再不信你说话了。我那等和你说了一场，就没些情分儿！”西门庆笑道：“到不是此说。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东京蔡太师府中不熟，所以教来保去了。留下他，家门首寻个买卖与他做罢！”妇人道：“你对我说，寻个甚么买卖与他做？”西门庆道：“我教他搭个主管，在家门首开酒店。”妇人听言满心欢喜，走到屋里一五一十对来旺儿说了，【旁批：来旺亦借此生财，无他意也。】单等西门庆

示下。

一日，西门庆在前厅坐下，着人叫来旺儿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银两，说道：“孩儿！你一向杭州来家辛苦。教你往东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来保去了。今日这六包银子三百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在家门首开酒店，月间寻些利息孝顺我，也是好处。”那来旺连忙趴在地下磕头，领了六包银两。回到房中，告与老婆说：“他倒拿买卖来窝盘我，【夹批：是喜语。】今日与了我这三百两银子，教我搭主管，开酒店做买卖。”老婆道：“怪贼黑囚！你还嗔老婆说。一锹就掘了井？也等慢慢来。如何今日也做上买卖了！你安分守己，休再吃了酒，口里六说白道！”来旺儿叫老婆把银两收在箱中：“我在街上寻伙计去也！”于是走到街上寻主管。寻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来家。老婆打发他睡了，就被玉箫走来，叫到后边去了。【夹批：忽着一玉箫来，写得黑魇魇怕人。】

来旺儿睡了一觉，约一更天气，酒还未醒，正朦朦胧胧睡着，忽听的窗外隐隐有人叫他道：“来旺哥！还不起来看看，你的媳妇子又被那没廉耻的勾引到花园后边，干那营生去了。亏你倒睡的放心！”【夹批：又黑魇魇写得怕人。】来旺儿猛可惊醒，睁开眼看看，不见老婆在房里，只认是雪娥看见甚动静来递信与他，不觉怒从心上起，道：“我在面前就弄鬼儿！”忙跳起身来，开了房门，迳扑到花园中来。刚到厢房中角门首，不防黑影里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儿绊了一交，只见响亮一声，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有贼！”一齐向前，把来旺儿一把捉住了。来旺儿道：“我是来旺儿，进来寻媳妇子，如何把我拿住了？”众人不由分说，一步一棍，打到厅上。只见大厅上灯烛荧煌，【夹批：岂月点烛待有贼者乎？妙如画。】西门庆坐在上面，即叫：“拿上来！”来旺儿跪在地下，说道：“小的睡醒了，不见媳妇在房里，进来寻他。如何把小的做贼拿？”那来兴儿就把刀子放在面前，与西门庆看。【夹批：黑魇魇怕人。】西门庆大怒，骂道：“众生好度人难度，这厮真是个杀人贼！我倒见你杭州来家，叫你领三百两银子做买卖，如何夤夜进内来要杀我？不然拿这刀子做甚么？”喝令左右：“与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两银子来！”众小厮随即押到房中。蕙莲正在后边同玉箫说话，忽闻此信，忙跑到房里。看见了，放声大

哭，说道：“你好好吃了酒睡罢，平白又来寻我做甚么？只当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计。”【夹批：明说金莲，然与瓶儿说官哥之语，又一字不更，遥遥对照。予云写瓶儿前车，金莲小试，固知不谬。】一面開箱子，取出六包银子来，拿到厅上。西门庆灯下打开观看，内中止有一包银两，余者都是锡铅锭子。西门庆大怒，因问：“如何抵换了！我的银两往那里去了？趁早实说！”那来旺儿哭道：“爹抬举小的做买卖，小的怎敢欺心抵换银两？”西门庆道：“你打下刀子，还要杀我。刀子现在，还要支吾甚么？”因把来兴儿叫来，面前跪下，执证说：“你从某日，没曾在外对众发言要杀爹，嗔爹不与你买卖做？”这来旺儿只是叹气，张开口儿合不的。西门庆道：“既脏证刀杖明白，叫小厮与我拴锁在门房内。明日写状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见宋蕙莲云鬓撩乱，衣裙不整，走来厅上向西门庆跪下，说道：“爹，此是你干的营生！【夹批：直说破。妙绝。】他好好进来寻我，怎把他当贼拿了？你的六包银子，我收着，原封儿不动，平白怎的抵换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为甚么？你只因他甚么？打与他一顿。【夹批：直讲人情，妙。白描中化工手也。】如今拉着送他那里去？”西门庆见了他，回嗔作喜道：“媳妇儿，关你甚事？你起来。他无礼胆大不是一日，见藏着刀子要杀我，你不得知道。你自安心，没你之事。”因令来安儿：“好搀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吓他。”那蕙莲只顾跪着不起来，说：“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说着，你就不依依儿？【夹批：后文必死之由。】他虽故吃酒，并无此事。”缠得西门庆急了，教来安儿搯他起来，劝他回房去了。

到天明，西门庆写了柬帖，叫来兴儿做干证，揣着状子，押着来旺儿往提刑院去，说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杀害家主，又抵换银两等情。才待出门，只见吴月娘走到前厅，向西门庆再三将言劝解，说道：“奴才无礼，家中处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惊官动府做甚么？”西门庆听言，圆睁二目，喝道：“你妇人家，不晓道理！奴才安心要杀我，你倒还教饶他罢！”于是不听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来旺儿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当下羞赧而退，回到后边，向玉楼众人说道：“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听信了甚么人言语，平白把小厮弄出去了。你就赖他做贼，万物也要个着实才好，拿纸棺材糊人，成何道理？恁没道理昏君行货！”宋蕙莲跪在当面哭泣。月娘道：“孩儿你起来，不

消哭。你汉子恒数问不的他死罪。贼强人，他吃了迷魂汤了，俺们说话不中听，老婆当军——充数儿罢了。”玉楼向蕙莲道：“你爹正在个气头上，待后慢慢的俺每再劝他。你安心回房去罢。”按下这里不提。

单表来旺儿押到提刑院，西门庆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与夏提刑、贺千户。二人受了礼物，然后坐厅。来兴儿递上呈状，看了，已知来旺儿先因领银做买卖，见财起意，抵换银两，恐家主查算，夤夜持刀突入后厅，谋杀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来旺儿叫到当厅跪下。这来旺儿告道：“望天官爷察情！容小的说，小的便说；不容小的说，小的不敢说。”夏提刑道：“你这厮！见获赃证明白，勿得推调，从实与我说来，免我动刑。”来旺儿悉把西门庆初时令某人将蓝缎子，怎的调戏他媳妇儿宋氏成奸，如今故入此罪，要垫害图霸妻子一节，诉说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声，令左右打嘴巴，说：“你这奴才欺心背主！你这媳妇也是你家主娶的配与你为妻，又把资本与你做买卖，你不思报本，却倚醉夤夜突入卧房，持刀杀害。满天下人都象你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来旺儿口还叫冤屈，被夏提刑叫过来兴儿过来执证。那来旺儿有口说不得了。正是：

会施天上计，难免目前灾。

夏提刑即令左右选大夹棍上来，把来旺儿夹了一夹，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吩咐狱卒，带下去收监。来兴儿、玳安儿来家，回覆了西门庆话。西门庆满心欢喜，吩咐家中小厮：“铺盖、饭食，一些都不许与他送进去。但打了，休来家对你嫂子说，只说衙门中一下儿也没打他，监几日便放出来。”众小厮应诺了。

这宋蕙莲自从拿了来旺儿去，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黄着脸儿，只是关闭房门哭泣，茶饭不吃。西门庆慌了，使玉箫并贲四娘子儿再三进房解劝他，说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监他几日，耐他性儿，不久也放他出来。”蕙莲不信，使小厮来安儿送饭进监去，回来问他，也是这般说：“哥见官，一下儿也不打。一两日就来家，教嫂子在家安心。”这蕙莲听了此言，方才不哭了。每日淡扫娥眉，薄施脂粉，出来走跳。西门庆要便来回打房门首走，老婆在檐下叫道：“房里无人，爹进来坐坐不是！”西门庆进入房里，与老婆做一处说话。西门庆哄他说

道：“我儿，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写了帖儿对官府说，也不曾打他一下儿。监他几日，耐他性儿，还放他出来，还叫他做买卖。”妇人搂抱着西门庆脖子，说道：“我的亲达达！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两日，放他出来。随你教他做买卖不教他做买卖也罢，这一出来，我教他把酒断了，随你去近到远使他，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寻上个老婆，他也罢了。我常远不是他的人。”【夹批：总是为金莲反衬。见金莲之于武大不堪也。】西门庆道：“我的心肝，你话是了。我明日买了对过乔家房，收拾三间房子与你住，搬你那里去，咱两个自在顽耍。”妇人道：“着来，亲亲！随你张主便了。”说毕，两个闭了门儿。

原来妇人夏月常不穿裤儿，只单吊着两条裙子，【夹批：俏话。】遇见西门庆在那里，便掀开裙子就干。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齐眉点汉署之香，双凫飞肩，云雨一席。妇人将身带的白银条纱挑线香袋儿——里边装着松柏儿并排草，挑着“娇香美爱”四个字，把与西门庆。喜的心中要不得，恨不的与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即掏出一二两银子，与他买果子吃。再三安抚他：“不消忧虑，只怕忧虑坏了你。我明日写帖子对夏大人说，就放他出来。”说了一回，西门庆恐有人来，连忙出去了。

这妇人得了西门庆此话，到后边对众丫鬟媳妇词色之间未免轻露，孟玉楼早已知道，【夹批：又写得怕人。】转来告潘金莲说，他爹怎的早晚要放来旺儿出来，另替他娶一个；怎的要买对门乔家房子，把媳妇子吊到那里去，与他三间房住，又买个丫头伏侍他；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和你我辈一般，甚么张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儿！”【夹批：又映月娘。】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时：

忿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

说道：“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与你说的话，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放了第七个老婆，我不喇嘴说，就把潘字倒过来！”【夹批：可杀。】玉楼道：“汉子没正条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飞，到的那些儿？”金莲道：“你也忒不长俊，要这命做甚么？活一百岁杀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这命搵在他手里也不差甚

么！”玉楼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到晚，西门庆在花园中翡翠轩书房里坐的，正要教陈敬济来写帖子，往夏提刑处说，要放来旺儿出来。被金莲蓦地走到跟前，搭伏着书桌儿，问：“你教陈姐夫写甚么帖子？”西门庆不能隐讳，因说道：“我想把来旺儿责打与他几下，放他出来罢。”妇人止住小厮：“且不要叫陈姐夫来。”坐在旁边，因说道：“你空耽着汉子的名儿，原来是个顺风倒舵、顺水推船的行货子！我那等对你说的话儿你不依，倒听那贼奴才淫妇话儿。随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与他吃，他还只疼他的汉子。【夹批：一语刺人。】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来，你也不好要他这老婆了，【夹批：又一语刺人。】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里不荤不素，当做甚么人儿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见在；待要说道奴才老婆，你见把他逞的恁没张致的，在人跟前上头上脸有些样儿！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个，着你要了他这老婆，往后倘忽你两个坐在一答里，那奴才或走来跟前回话，或做甚么，见了有个不气的？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夹批：可惜此言却出之于金莲之口。】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传出去，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里。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干这营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结果了，你就搂着他老婆也放心。”【眉批：金莲意在妒蕙莲，今必欲死来旺，逆知来旺死，蕙莲必不可留矣。】【夹批：该死。】几句又把西门庆念翻转了，反又写帖子送与夏提刑，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来，一顿拷打，拷打的通不象模样。提刑两位官并上下观察、缉捕、排军，监狱中上下，都受了西门庆财物，只要重不要轻。

内中有一当案的孔目阴先生，名唤阴鹭，乃山西孝义县人，极是个仁慈正直之士。因见西门庆要陷害此人，图谋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书送问，与提刑官抵面相讲。两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难行，延挨了几日，人情两尽，只把他当厅责了四十，论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当查原赃，花费十七两，铅锡五包，责令西门庆家人来兴儿领回。差人写个帖子，回覆了西门庆，随教即日押发起身。这里提刑官当厅押了一道公文，差两个公人把来旺儿取出来，已是打的稀烂，钉了扭，上了封皮，限即日起程，迳往徐州管下交割。

可怜这来旺儿，在监中监了半月光景，没钱使用，弄的身体狼狈，衣服蓝缕，没处投奔。哀告两个公人说：“两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场屈官司，身上分文没有，要凑些脚步钱与二位，望你可怜见，押我到我家主处，有我的媳妇儿并衣服箱笼，讨出来变卖了，【夹批：呆甚。】知谢二位，并路途盘费，也讨得一步松宽。”那两个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既摆布了一场，他又肯发出媳妇并箱笼与你？你还有甚亲故，俺们看阴师父面上，瞒上不瞒下，领你到那里，胡乱讨些钱米，够你路上盘费便了。谁指望你甚脚步钱儿！”来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怜引我先到我家主门首，我央浼两三位亲邻，替我美言讨讨儿，无多有少。”两个公人道：“也罢，我们就押你去。”这来旺儿先到应伯爵门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邻贾仁清、伊勉慈二人来西门庆家，替来旺儿说讨媳妇箱笼。西门庆也不出来，使出五六个小厮，一顿棍打出来，不许在门首缠扰。把贾、伊二人羞的要不的。他媳妇儿宋蕙莲，在屋里瞒的铁桶相似，并不知一字。西门庆吩咐：“那个小厮走漏消息，决打二十板！”两个公人又同到他丈人——卖棺材的宋仁家，来旺儿如此这般对宋仁哭诉其事，打发了他一两银子，与两个公人一吊铜钱、一斗米，路上盘缠。哭哭啼啼，从四月初旬离了清河县，往徐州大道而来。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饥饿过平生。

不说来旺儿递解徐州去了。且说宋蕙莲在家，每日只盼他出来。小厮一般的替他送饭，到外边，众人都吃了。转回来蕙莲问着他，只说：“哥吃了，监中无事。若不是也放出来了，连日提刑老爷没来衙门中问事，也只在二日来家。”西门庆又哄他说：“我差人说了，不久即出。”妇人以为信实。一日风里言风里语，【夹批：六字奇绝。】闻得人说，来旺儿押出来，在门首讨衣箱，不知怎的去了。这妇人几次问众小厮，都不说。忽见玳安儿跟了西门庆马来家，叫住问他：“你旺哥在监中好么？几时出来？”玳安道：“嫂子，我告诉你知了罢，俺哥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莲问其故，这玳安千不合万不合，如此这般：“打了四十板，递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里，休题我告诉你。”这妇人不听万事皆休，听了此言，关闭了房间，放声大哭道：“我的人！你在他家干坏了甚么事来？被人纸棺材暗算计了你！你做奴才一场，好衣服没

曾挣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当把你远离他乡，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晓得？”哭了一回，取一条长手巾拴在卧房门枢上，悬梁自缢。不想来昭妻一丈青，住房正与他相连，从后来听见他屋里哭了一回，不见动静，半日只听喘息之声。扣房门叫他不应，慌了手脚，教小厮平安儿撬开窗户进去。见妇人穿着随身衣服，在门枢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来，并了房门，取姜汤搦灌。须臾，嚷的后边知道。吴月娘率领李娇儿、孟玉楼、西门大姐、李瓶儿、玉箫、小玉【眉批：独少金莲，妙绝。】都来看视，贲四娘子儿也来瞧。一丈青搦扶他坐在地下，只顾哽咽，白哭不出声来。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头，口吐涎痰，不答应。月娘便道：“原来是个傻孩子！你有话只顾说便好，如何寻起这条路起来！”又令玉箫扶着他，亲叫道：“蕙莲孩儿，你有甚么心事，越发老实叫上几声，不妨事。”问了半日，那妇人哽咽了一回，大放声拍手拍掌哭起来。月娘叫玉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众人劝了半日，回后边去了。止有贲四嫂同玉箫相伴在屋里。

只见西门庆掀帘子进来，看见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箫：“你搦他炕上去罢。”玉箫道：“刚才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门庆道：“好强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话对我说，如何这等拙智！”蕙莲把头摇着说道：“爹，你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甚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你成日间只哄着我，今日也说放出来，明日也说放出来。只当端的好出来。你如递解他，也和我说声儿，【夹批：恨在此。】暗暗不通风，就解发远远的去。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夹批：恨又在此。】把圈套儿做的成成的，你还瞒着我。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甚么？”西门庆笑道：“孩儿，不关你事。那厮坏了事，所以打发他。你安心，我自有处。”因令玉箫：“你和贲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儿，我使小厮送酒来你每吃。”说毕，往外去了。贲四嫂良久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箫将话儿劝解他。

西门庆到前边铺子里，问傅伙计支了一吊钱，买了一钱酥烧，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来安儿送到蕙莲屋里，说道：“爹使我送这个与嫂子吃。”蕙莲看见，一头骂：“贼囚根子！趁早与我拿了去，省的我

摔一地。”来安儿道：“嫂子收了罢，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莲跳下来，把酒拿起来，才待赶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拦住了。那贲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头儿。【夹批：白描。】正相伴他坐的，只见贲四嫂家长儿走来，叫他妈道：“爹门外头来家，要吃饭。”贲四嫂和一丈青走出来。到一丈青门首，只见西门大姐在那里，和来保儿媳妇惠祥说话。【夹批：又映前文。】因问贲四嫂那里去，贲四嫂道：“俺家的门外头来了，要饭吃。我到家瞧瞧就来。我只说来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儿，谁知倒把我挂住了。”惠祥道：“刚才爹在屋里，他说甚么来？”贲四嫂只顾笑，说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谁家媳妇儿有这个道理！”惠祥道：“这个媳妇儿比别的媳妇儿不同，从公公身上拉下来的媳妇儿，这一家大小谁如他？”说毕惠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来。”贲四嫂道：“甚么话，我若不来，惹他大爹就怪死了。”【夹批：又自己留身分。】

却说西门庆白日教贲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箫伴他睡，慢慢将言词劝他，说道：“宋大姐，你是个聪明的，趁恁妙龄之时，一朵花初开，主子爱你，也是缘法相投。你如今将上不足，比下有余，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烦恼不打紧，一时哭的有好歹，却不亏负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往后贞节轮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莲听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饭也不吃。玉箫回了西门庆话。西门庆又令潘金莲亲来对他说，也不依。金莲恼了，向西门庆道：“贼淫妇，他一心只想他汉子，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这等贞节的妇人，却拿甚么拴的住他心？”【夹批：岂不自愧？】西门庆笑道：“你休听他撺说，他若早有贞节之心，当初只守着厨子蒋聪不嫁来旺儿了。”【夹批：盖云当日不依我了。】一面坐在前厅上，把众小厮都叫到跟前审问：“来旺儿递解去时，是谁对他说来？趁早举出来，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听出来，每人三十板，即与我离门离户。”忽有画童跪下，说道：“那日小的听见玳安跟了爹马来家，在夹道内，嫂子问他，他走了口对嫂子说。”西门庆听了大怒，一片声使人寻玳安儿。

这玳安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莲房里去。金莲正洗脸，小厮走到

屋里，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则个！”金莲骂道：“贼囚！猛可走来，吓我一跳！你又不知干下甚么事！”玳安道：“爹因为小的告嫂子说了旺哥去了，要打我。娘好歹劝劝爹。若出去，爹在气头里，小的就是死罢了！”金莲道：“怪囚根子，唬的鬼也似的！我说甚么勾当来，恁惊天动地的？原来为那奴才淫妇。”吩咐：“你在我这屋里，不要出去。”于是藏在门背后。西门庆见叫不将玳安去，在前厅暴叫如雷。一连使了两替小厮来金莲房里寻，都被金莲骂的去了。落后，西门庆一阵风自家走来，手里拿着马鞭子，问：“奴才在那里？”金莲不理他，被西门庆绕屋寻遍，从门背后采出玳安来要打。吃金莲向前，把马鞭子夺了，掠在床顶上。说道：“没廉耻的货儿，你脸做主了！那奴才淫妇想他汉子上吊，羞急拿小厮来煞气，关小厮甚事！”那西门庆气的睁睁的。金莲叫小厮：“你往前头干你那营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眉批：前私仆时，西门庆如何威势！金莲如何惧怕！今却使金莲长志，西门失威。何也？西门自处非礼，故不能复振。修身而后齐家，盖有以也。而敬济后事，何莫非因此而放胆哉！】那玳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两手劈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门。

这潘金莲见西门庆留意在宋蕙莲身上，乃心生一计。【夹批：罪案昭然。】在后边唆调孙雪娥，说来旺儿媳妇子怎的说你要了他汉子，备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恼了，才把他汉子打发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顿，拘了你头面衣服，都是他过嘴告说的。”这孙雪娥听了个耳满心满。掉了雪娥口气儿，【夹批：罪案昭然。】走到前边，向蕙莲又是一样话说，说孙雪娥怎的后边骂你是蔡家使喝的奴才，积年转主子养汉，不是你背养主子，你家汉子怎的离了他家门？说你眼泪留着些脚后跟。说的两下都怀仇恨。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娇儿生日，院中李妈妈并李桂姐，都来与他做生日。吴月娘留他同众堂客在后厅饮酒，西门庆往人家赴席不在家。这宋蕙莲吃了饭儿，从早晨在后边打了个幌儿，走到屋里直睡到日西。由着后边一替两替使了丫鬟来叫，只是不出来。雪娥寻不着这个由头儿，走来他房里叫他，说道：“嫂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

这般难请？”【夹批：雪娥随处惹嘲，宜乎有为娼之报。】那蕙莲也不理他，只顾面朝里睡。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儿哩。早思想好来！不得你他也不得死，还在西门庆家里。”【夹批：此语又不可出之雪娥口。】这蕙莲听了他这一句话，打动潘金莲说的那情由，翻身跳起来，望雪娥说道：“你没的走来浪声颡气！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为甚么来？打你一顿，撵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说出来，大家将就些便罢了，何必撑着头儿来寻趁人！”【夹批：偏入金莲套中。读者于此悟行兵之道。】这雪娥心中大怒，骂道：“好贼奴才，养汉淫妇！如何大胆骂我？”蕙莲道：“我是奴才淫妇，你是奴才小妇！【夹批：一转。】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夹批：一转。】你倒背地偷我汉子，你还来倒自家掀腾？”【夹批：又一转。】这几句话，说的雪娥急了，宋蕙莲不防，被他走向前，一个巴掌打在脸上，打的脸上通红。说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头撞将去，两个就揪扭打在一处。慌的来昭妻一丈青走来劝解，把雪娥拉的后走，两个还骂不绝口。吴月娘走来骂了两句：“你每都没些规矩儿！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这等家反宅乱的！等你主子回来，看我对你主子说不说！”当下雪娥就往后边去了。月娘见蕙莲头发揪乱，便道：“还不快梳了头，往后边来哩！”蕙莲一声儿不答话。打发月娘后边去了，走到房内，倒插了门，哭泣不止。哭到掌灯时分，众人乱着，后边堂客吃酒，可怜这妇人忍气不过，【夹批：四字定案。不为来旺守节也。】寻了两条脚带，拴在门槛上，自缢身死，亡年二十五岁。正是：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落后，月娘送李妈妈、桂姐出来，打蕙莲门首过，房门关着，不见动静，心中甚是疑影。打发李妈妈娘儿上轿去了，回来叫他门不开，都慌了手脚。还使小厮打窗户内跳进去，割断脚带，解卸下来，搬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时分，呜呼哀哉死了。但见：

四肢冰冷，一气灯残。香魂眇眇，已赴望乡台；星眼冥冥，尸犹横地下。不知精爽逝何处，疑是行云秋水中。

月娘见救不活，慌了。连忙使小厮来兴儿，骑头口往门外请西门庆来家。雪娥恐怕西门庆来家拔树寻根，归罪于己，在上房打旋磨儿跪着

月娘，教休题出和他嚷闹来。月娘见他吓得那等腔儿，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说道：“此时你恁害怕，当初大家省言一句儿便了。”至晚，等的西门庆来家，只说蕙莲因思想他汉子，哭了一日，赶后边人乱，不知多咱寻了自尽。西门庆便道：“他恁个拙妇，原来没福。”【夹批：到不拙。】一面差家人递了一纸状子，报到县主李知县手里，【旁批：后来审雪娥，亦在此处。】只说本妇因本家请堂客吃酒，他管银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银钟，恐家主查问见责，自缢身死。又送了知县三十两银子。

知县自恁要作分上，胡乱差了一员司吏带领几个仵作来看了。自买了一具棺材，讨了一张红票，贲四、来兴儿同送到门外地藏寺。与了火家五钱银子，多架些柴薪。才待发火烧毁，不想他老子卖棺材宋仁打听得知，走来拦住，叫起屈来。说他女儿死的不明白，称西门庆因倚强奸他：“我女贞节不从，威逼身死。我还要抚按告状，谁敢烧化尸首！”那众火家都乱走了，不敢烧。贲四、来兴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里来回话。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 第一回 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总批：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

一部炎凉书，乃开首一诗并无热气。信乎作者注意在下半部，而看官益当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绝色也。借色说入，则色的利害比财更甚。下文“一朝马死”二句，财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三寸气在”二句，气也。然而酒、气俱串。入财、色内讲，故诗亦串入。小小一诗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为何如？

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书总不出此几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结股。临了一结，齐齐整整。一篇文字断落皆详批本文下。

上文一律、一绝、三成语，末复煞四句成语，见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是作者盖深明天道以立言欤？《金刚经》四句，又一部结果的主意也。

尝看西门死后，其败落气象，恰如的的确确的事。

亦是天道不深不浅，恰恰好好该这样报应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笔如此？近知作者骗了我也。盖他本是向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则不在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又何以为之天理哉！自家作文，固当平心静气，向人情中讨结煞，则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缕头发，千丝万丝，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提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今看作者，惟西门庆一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今看作者，惟西门庆一人是直说，他如出伯爵等九人是带出，月娘三房是直叙，别的如桂姐、玳安、玉箫、子虚、瓶儿、吴道官、天福、应宝、吴银儿、武松、武植、金莲、迎儿、敬济、来兴、来保、王婆诸色人等，一齐皆出，如喷壶倾水。然却是说话做事，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便皆叙

出，并非另起锅灶，重新下米，真正龙门能事。若夫叙一人，而数人于不言中跃跃欲动，则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为者矣。何以见之？如教大丫头玉箫拿蒸酥是也。夫丫头，则丫头已耳，何以必言大丫头哉？春梅固原在月娘房中做小丫头也，一言而春梅跃然矣。真正化工文字。

此回内本写金莲，却先写瓶儿。妙绝。

写春梅，用影写法；写瓶儿，用遥写法；写金莲，用实写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别泪”时，总用影写，金莲总用实写也。

写春梅，何不于首卷内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物物为春梅留身分故也。既为丫鬟，不便单单拈出，势必如玉箫借拿东西、或传话时出之，如此则春梅扫地矣。然则俟金莲进门，或云用银白外边买来亦可。不知一部大书，全是这三个人，乃第一回时，如何不点出也？看他于此等难处，偏能不费丝毫气力，一笔勾出，且于不用一笔处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鬼怪。看者不知，只说是拿东西赏天福，岂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带出敬济，是何等笔力！

出敬济，止云“陈洪子”可耳，乃必云“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者，见蔡太师、翟云峰门路，皆从此一线出来。然则又子无笔墨处，将翟云峰、蔡太师等一路点出矣。后文来保赂相府时，必云“见杨府干办从府内出来”，进见蔡攸必云“同杨干办一齐来”，则此句出蔡京、翟云峰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真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七通八达，八面玲珑，批之不尽也。

《金瓶》内，每以一笔作千万笔用。如此回玉皇庙，谓是结弟兄；谓是对永福寺，作双峙起结；谓是出武松，谓是出金莲；谓是笼罩“官哥寄名”，“瓶儿荐亡”等事也。总之一笔千万用，如神龙天际，变化莫测的文字。

一回“冷”、“热”相对两截文字，然却用一笋即串拢，痕迹俱无。所谓笋者，乃在玉皇庙玄坛座下一个虎，岂不奇绝！

一回两股大文字，“热结”“冷遇”也。然“热结”中七段文字，“冷

遇”中两段文字，两两相对，却在参差合筭处作对锁章法。如正讲西门庆处，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满县都惧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直与“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合筭，无一线缝处。正讲武松遇哥哥，忽插入武大别了兄弟如何如何许多话来，下忽云“不想今日撞着自己嫡亲兄弟”，直与“自从兄弟分别之后”合筭，无一缝处。此上下两篇文字对峙处也。

无心撞着，却是嫡亲兄弟；有心结识，反不好叙齿。掩映处最难过，最难堪。

“热结”处，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无不通晓”是一段；自“结识的”至“都惧怕他”是两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调弄妇人”是三段；自“西门庆在家闲坐”至“只等应二来与他说”是四段；自“正说着”至“伯爵举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过了初二”是六段；自“次日初三”至“和子虚一同来家”是七段。此是“热结”的文字已毕，下文则“冷遇”的文字了。切勿认应伯爵来邀看虎，犹是西门庆边的文字。

“冷遇”两段，则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莲的文字。伯爵两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见官诸事，亦是信药也。

看他写“热结”处，却用渐渐逼出。如与月娘闲话，是一顿；伯爵、希大来相约而去，是一顿；初一日收分资，是一顿；初二日知会道士，是一顿，初三日吃早饭，又是一顿；至庙中调笑，又是一顿。才说吴道士请烧纸，而伯爵谦让，又作数层刷洗方入本题。若“冷遇”，却是一撞撞着，乃是嫡亲兄弟。便见得一假一真，有安排不待安排处。

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何如？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水浒》上打虎，是写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扑；《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个“怎的”“怎的”，一个“就象是”，一个“又象”，便使《水浒》中费如许力量方写出来者，他却一毫不费力便了也。是何等灵滑手

腕！况打虎时是何等时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记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后，亦不能向人如何细说也。岂如在伯爵口中描出为妙。

篇内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顺”。看者止知说月娘贤德，为后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随一读书守礼之夫主，则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为雅，谨守闺范，防微杜渐，举案齐眉，便成全人矣。乃无知月娘止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热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其不

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送人直出大门，妖尼昼夜宣卷，又其不闻妇道，以致无所法守也。然则开卷写月娘之百依百顺，又是写西门庆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笔墨，使真欲做出一个贤女妇人，后文就不该大书特书引敬济入室等罪；既欲隐隐做他个不好的人，又不该处处形其老实。然则写月娘，信如上所云“一个可以学好向上的人”，西门庆不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礼，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故“百依百顺”，是罪西门，非赞月娘。

写月娘，何以必云是继室哉？见得西门庆孤身独自，即月娘妻子尚是个继室，非结发者也。故其一生动作，皆是假景中提傀儡。

写月娘恶处，又全在继室也。从来继室多是好好先生。何则？因彼已有妻过，一旦死别，乃续一个入来，则不但他自己心上怕太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儿女怕丈夫疑他偏心，当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头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尝不有此几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继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关，以好好先生为贤也。今月娘虽说没甚奸险，然其举动处，大半不离继室常套。故“百依百顺”，在结发则可，在继室又当别论，不是说依顺便是贤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继室定案。

写西门对子虚，却句句是瓶儿；写子虚来入会，却又处处是瓶儿。

西门心照那边，瓶儿心照这边，已将两人十分异样亲密处，写得花团锦簇，好看杀人。真有笔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笔曲处，一曲两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则？如本意欲出金莲，却不肯如寻常小说云“按下此处不言，再表一个人，姓甚名谁”的恶套。乃何如下笔？因思从兄弟“冷遇”处带出金莲；然则如何出此两兄弟？则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则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依旧要先出武二矣。不则依旧要按下此处，再讲清河县出示拿虎矣。夫费如许曲折，乃依旧要按下另讲，文章之劣，亦劣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觑一处矣。何则？玉皇庙固黄河发源之所，瓶儿既于此处出，金莲能不于此处出哉！故一眼觑见玉皇庙四大元帅，作者不觉搁笔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笔时，偏不即写玄坛，乃先写老子青牛，又写二重殿，又写侧门，又写正面三间厅，又写昊天上帝，又写紫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帅。文至此，所谓曲折亦曲折尽矣。看他偏不即写玄坛，乃又写先写马元帅，带出帮闲讨好，使本文“热结”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珑。至此该写赵元帅矣，偏又不肯写下，又放过赵元帅，再写温元帅，又照入帮闲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热结”本文不脱生，十分美满后才又插转玄坛，玄坛身边，方出画虎。曲折至此，该用吴道官说出真虎矣，乃偏又漾开，偏又照管众帮闲，点

染“热结”本文，方用吴道官一点真虎。夫所谓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信。止因一个画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呕血，不怕鬼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情景；在白赚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谈，花遮柳映，又照入“热结”本文来。夫写一面照一面，犹全人所能，乃于写这一面时，却是写那一面，写那一面时，却原是写这一面。七穿八达，出神入化，所不怕呕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呕血鬼哭者矣。盖人一手写一处不能，他却一手写三四处也。玉皇庙是一处，十弟兄是一处，道士是一处，画虎是一处，真虎是一处，打虎人又遥在一处，跃然欲动，而沧州郡且明

明说出也。后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气绝，回家焚烧笔砚，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一丁，卖菜佣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这人矣，故必有子虚；然子虚不

虽有如无，则瓶儿又何以归西门？是故子虚是个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场，不加一番描写渲染，则何以见其为影子中人哉？故日于排次第时见之矣。何则？若论势字当从财生，西门庆家不是世代阔阔，止因有几贯钱，方能使势也。夫既以钱为主，子虚之钱较西门为加倍，如此应该子虚为大。乃不但不能僭西门之左，且不能居应、谢二人之上；而应、谢二人，明明知其财主，亦绝不相让，则子虚为虽有如无之人不言已喻。而财必至为他人之财，妻必至为他人之妻，此时已定局矣。故无论他盈千累万的家财，必先看他有好儿子没有，才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处，全要在不言处见。试问看官：有几个看没字处的人否？

一回内句句“三娘”，而玉楼亦跃跃纸上，此所开缺候官之法也。

写虎一段，自入三间厂厅内，一引入，一漾开，凡三四折，方入吴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远一近，煞是好看杀人。

“热结”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结，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余波。人只谓下文是瓶儿先讲起，不知一渡即是金莲文字。作者之笔其如龙乎！看他每不肯为人先算着。

西门庆“沉吟一会”，乃说出花子虚来。试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与九回中武二沉吟一会相照。西门一沉吟，子虚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传、王婆、金莲俱死矣，而西门庆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杀人，西门沉吟是自杀。

写金莲，云“不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后文瓶儿出身，又是“梁中书侍妾”，春梅不必说矣。然则三人大抵皆同。作者盖深恶此等人，亦见婢妾中邪淫者多也。

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亲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亲兄弟难比别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击十兄弟文字也。

篇内金莲凡十二声“叔叔”，于十一声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将上文个一声“叔叔”一总，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见金莲心头眼底口中，一时便有无数的“叔叔”也。益悟文章生动处，不在用笔写到之处。

开卷一部大书，乃用一律、一绝、三成语、一谚语尽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证，则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浒》本意在武松，故写金莲是宾，写武松是主。

《金瓶梅》本写金莲，故写金莲是主，写武松是宾。文章有宾主之法，故立言体自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节，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说出。

“里仁为美”，况近邻哉！今子虚不善择邻，而与西门为邻，卒受其祸；武大与王婆为邻，亦卒受其祸；殆后瓶儿与金莲邻墙，又卒受其祸。甚矣，卜邻当慎也！】

诗曰：

【旁批：上解空去财：】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箏不响歌喉咽。

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旁批：下解空去色：】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又诗曰：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一首诗，是昔年大唐国时，一个修真炼性的英雄，入圣超凡的豪杰，到后来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领上八洞群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长，姓吕名岩，道号纯阳子祖师所作。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

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到头来同归于尽，着甚要紧！【夹批：以上总起四字，借一吕纯阳作开讲，其绝。所以有后文吴神仙、黄真人、潘道士也。】虽是如此说，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怎见得他的利害？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受尽无限凄凉，耐尽无端懊恼，晚来摸一摸米瓮，苦无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厨前，愧无半星烟火，妻子饥寒，一身冻馁，就是那粥饭尚且艰难，那讨馀钱沽酒！更有一种可恨处，亲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怎能够与人争气！【夹批：以上反起财。】正是：【夹批：这一个正是，是冷。】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夹批：财箴。】

到得那有钱时节，挥金买笑，一掷巨万。思饮酒真个琼浆玉液，不数那琥珀杯流；要斗气钱可通神，果然是颐指气使。趋炎的压脊挨肩，附势的吮痂舐痔，【夹批：以上正说财。】真所谓得势叠肩而来，失势掉臂而去。古今炎冷恶态，莫有甚于此者。这两等人，岂不是受那财的利害处！【夹批：此下共作四扇股法，色一股，财一股，看破的财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而上二股内，乃插入酒气二种，盖本意只重财色，而又借酒气串入。股法生动不板也。】如今再说那色的利害。请看如今世界，你说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闭门不纳的鲁男子，与那秉烛达旦的关云长，古今能有几人？【夹批：三个不怕色的人做榜样。】至如三妻四妾，买笑追欢的，又当别论。还有那一种好色的人，见了个妇女略有几分颜色，便百计千方偷寒送暖，一到了着手时节，只图那一瞬欢娱，也全不顾亲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时不知用了多少滥钱，费了几遭酒食。正是：【夹批：这一个正是，是热。】

三杯花作合，两盏色媒人。【夹批：酒箴。】

到后来情浓事露，甚而斗狠杀伤，性命不保，妻孥难顾，事业成灰。就如那石季伦泼天豪富，为绿珠命丧囹圄；楚霸王气概拔山，因虞姬头悬垓下。【夹批：两个不胜色的人做样。】真所谓：“生我之门死我户，看得破时忍不过”。这样人岂不是受那色的利害处！【夹批：两个岂不是，章法奇绝对峙。】

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夹批：又单一句另起。】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高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夹批：看破后的财，七十九回以后之财也。】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夹批：看破后的色，七十九回以后之色也。】只有那《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夹批：是一部大主意，大结果。解脱，所以有普净也。】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夹批：又单一句，与上看破句作对。】到了那结束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夹批：虚陪一句。】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夹批：为西门庆说法。】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夹批：为金莲辈说法。】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夹批：为伯爵辈说法。】到不如削去六根清静，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夹批：为普净作案。】正是：【夹批：这一个正是，是冷热俱无。】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夹批：气箴。】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夹批：这一段是一部小金瓶梅，如世所云总纲也。】正是：【夹批：这一个正是，是天下不肯使人冷热到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夹批：以上一部大书总纲，此四句又总纲之总纲。信乎金瓶之纯体天道立言也。】

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旁批：记清。】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旁批：记清。】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夹批：病根一。】性情潇洒，【夹批：病根二。】饶有几贯家资，【夹批：病根三。】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旁批：记清。】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夹批：为后得几注横财生子加官地步。】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夹批：为后奢华反照。】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夹批：是不读书病根。】所以这人不甚读书，【夹批：大书特书一部作孽的病根。】终日闲游浪荡。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学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夹批：是他一付作业的本事，预先说明。】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个最相契的，姓应名伯爵，表字光侯，【夹批：应伯爵如此出法，所谓抹嘴也。】原是开绸缎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因此人都起他一个浑名叫做应花子。又会一腿好气毬，双陆棋子，件件皆通。第二个姓谢名希大，字子纯，【夹批：谢希大如此出法，所谓帮闲也。】乃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自幼父母双亡，游手好闲，把前程丢了，亦是帮闲勤儿，会一手好琵琶。自这两个与西门庆甚合得来。【夹批：一束二人，再叙下八人，文字错落有别。】其余还有几个，都是些破落户，没名器的。一个叫做祝实念，表字贡诚。一个叫做孙天化，表字伯修，绰号孙寡嘴。一个叫做吴典恩，乃是本县阴阳生，因事革退，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以此与西门庆往来。【夹批：顺手为放债一照。】还有一个云参将的兄弟叫做云理守，字非去。一个叫做常峙节，表字坚初。一个叫做卜志道。一个叫做白赆光，表字光汤。说这白赆光，众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听的，他却自己解说道：“不然我也改了，只为当初取名的时节，原是一个门馆先生，说我姓白，当初有一个什么故事，是白鱼跃入武王舟。又说有两句书是‘周有大赆，于汤有光’，取这个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汤。我因他有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夹批：看他叙出十兄弟，虽一篇小小文章，却参差错落，而与西门庆亲疏厚薄，以及后文各人的行事、终身、皆不烦言而毕见，真化工之笔也，惟古史迁可以似之。】说这一干共十数人，见西门庆手里有钱，又撒漫肯使，所

以都乱撮哄着他耍钱饮酒，嫖赌齐行。正是：

把盏衔杯意气深，兄兄弟弟抑何亲。

一朝平地风波起，此际相交才见心。【夹批：总起西门交游。】

说话的，这等一个人家，生出这等一个不肖的儿子，又搭了这等一班无益有损的朋友，随你怎的豪富也要穷了，还有甚长进的日子！却有一个缘故，只为这西门庆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门大官人。这西门大官人先头浑家陈氏早逝，身边只生得一个女儿，叫做西门大姐，就许与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洪的儿子陈敬济为室，【夹批：说西门浸润出大姐、敬济。盖明陈洪者，西门浸润之门也。因陈下，接手叙洪而通杨戡，因杨戡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济后报独惨。】尚未过门。只为亡了浑家，无人管理家务，新近又娶了本县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这吴氏年纪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小名叫做月姐，后来嫁到西门庆家，都顺口叫他月娘。却说这月娘秉性贤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随。【夹批：二语全为西门娘也，已于罪，不是赞月，卷首讲明。】房中也有三四个丫鬟妇女，都是西门庆收用过的。【夹批：伏雪娥、玉箫诸人。】又尝与勾栏内李娇儿打热，也娶在家里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做了第三房。只为卓二姐身子瘦怯，时常三病四痛，【夹批：以上正出三房妻妾，却是两实一虚。】他却又去嫖风戏月，调弄人家妇女。【夹批：文气至此一顿，叙完西门出身，是一篇小文字。】正是：

东家歌笑醉红颜，又向西邻开玳宴。

几日碧桃花下卧，牡丹开处总堪怜。【夹批：总起西门罪孽。】

话说西门庆一日在家闲坐，对吴月娘说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夹批：九月廿五日起头，九月十七日瓶儿死，自七至五，中余七日，七日来复之意。西门三十三岁，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阳，廿一

少阳。老边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们的会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两席齐整的酒席，叫两个唱的姐儿，自恁在咱家与兄弟们好生玩耍一日。你与我料理料理。”吴月娘便道：“你也便别要说起这干人，那一个是那有良心和行货！无过每日来勾使的游魂撞尸。我看你自搭了这起人，几时曾有个家哩！【夹批：逆入热结。】现今卓二姐自恁不好，我劝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门庆道：“你别的话倒也中听。今日这些说话，我却有些不耐烦听他。依你说，这些兄弟们没有好人，别的倒也罢了，自我这应二哥着一个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没有一个不依顺的，做事又十分停当。【夹批：将后文荐引诸伙计与说诸事，俱提出。内有王六二诸人在也。】就是那谢子纯这个人，也不失为个伶俐能事的好人。【夹批：又陪希大一句。】咱如今是这等计较罢，只管恁会来会去，终不着个切实。咱不如到了会期，都结拜了兄弟罢，明日也有个靠傍。”吴月娘接过来道：“结拜兄弟也好。只怕后日还是别个靠你的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儿上戏场——还少一口气儿哩。”西门庆笑道：“自恁长把人靠得着，却不更好了。咱只等应二哥来，与他说这话罢。”【夹批：出结拜，又是这等出去。】

正说着话，只见一个小厮儿，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觉，原是西门庆贴身伏侍的，唤名玳安儿，走到面前来说：“应二叔和谢大叔在外见爹说话哩。”【夹批：顺手出玳安。】西门庆道：“我正说他，他却两个就来了。”一面走到厅上来，只见应伯爵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谢的谢希大。【夹批：希大处处陪写，故名希大。】见西门庆出来，一齐立起身来，边忙作揖道：“哥在家，连日少看。”西门庆让他坐下，一面唤茶来吃，说道：“你们好人儿，这几日我心里不耐烦，不出来走跳，你们通不来傍个影儿。”【夹批：试问出笔不如此，却如何开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说哥哥要说哩。”【夹批：妙！纯是白描，却是放重笔拿轻笔法，且须学之也。】因对西门庆道：“哥，你怪的是。连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什么！自咱们这两只脚，还赶不上一张嘴哩。”西门庆因问道：“你这两日在那里来？”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个孩子儿，就是哥这边二嫂子的侄女儿【旁批：一重亲。】桂卿的妹子，【旁批：一重亲。】叫做桂姐儿。几时儿不见他，就出落的好不标致了。到明日成人的时候，还不知怎的样好

哩！昨日他妈再三向我说：‘二爹，千万寻个好子弟梳笼他。’敢怕明日还是哥的货儿哩。”【夹批：带出桂姐。】西门庆道：“有这等事！等咱空闲了去瞧瞧。”谢希大接过来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颜色。”【夹批：希大说话，通是随如此，故不着伯爵，通篇终皆犯伯爵也。】西门庆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几日却在那里去来？”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帮着乱了几日，发送他出门。他嫂子再三向我说，叫我拜上哥，承哥这里送了香楮奠礼去，因他没有宽转地方儿，晚夕又没甚好酒席，不好请哥坐的，甚是过不意去。”西门庆道：“便是我闻得他不好得没多日子，就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儿，我正要拿甚答谢答谢，不想他又作了故人！”【夹批：既云兄弟，乃于生死时只如此冷淡杀人。于是兄弟身份如此，一笔直照西门庆死后也。】

谢希大便叹了一口气道：“咱会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个了。”因向伯爵说：“出月初三日，又是会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烦大官人这里破费，兄弟们顽耍一日哩。”【夹批：希大说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门庆便道：“正是，我刚才正对房下说来，咱兄弟们似这等会来会去，无过只是吃酒顽耍，不着一个切实，倒不如寻一个寺院里，写上一个疏头，结拜做了兄弟，到后日彼此扶持，有个傍靠。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银子，买办三牲，众兄弟也便随多少各出些分资。不是我科派你们，这结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见些情分。”【夹批：是大老官口吻。】伯爵连忙道：“哥说的是。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尽自的心。”【夹批：一承认。】只是俺众人们，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夹批：便是自谦，写尽帮闲丑态。】西门庆笑道：“怪狗才，谁要你多来！你说这话。”谢希大道：“结拜须得十个方好。”【夹批：必须十个妙。如此方是这班人结拜也。】如今卜志道兄弟没了，却教谁补？”西门庆沉吟了一回，说道：【夹批：试想其沉吟为何？其沉吟中一个花儿娘已在也。妙绝。】“咱这间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监侄儿，手里肯使一股滥钱，【夹批：伏后转元宝。】常在院中走动。他家后边院子与咱家只隔着一层壁儿，与我甚说得来，咱不如叫小厮邀他邀去。”【夹批：算出子虚。】应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吴银儿的花子虚么？”【夹批：顺出银儿。】西门庆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个大官儿邀他去。与他往来了，咱到日后，敢又有一

个酒碗儿。”西门庆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馋痲痞哩，说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回。西门庆旋叫过玳安儿来说：“你到间壁花家去，对你花二爹说，如此这般：‘俺爹到了出月初三日，要结拜十兄弟，敢叫我请二爹上会哩。’看他怎的说，你就来回我话。你二爹若不在家，就对他二娘说罢。”【夹批：巧出瓶儿，此沉吟之故也，所以必拉他上会。】玳安儿应诺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还在哥这里是，还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这里无过只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这两个去处，【夹批：玉皇庙、永福寺须记清白。是一部起结也，明明说出全以二处作始终的柱子，乃俗批伏出。可笑可笑。】随分那里去罢。”西门庆道：“这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里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庙吴道官与我相熟，他那里又宽展又幽静。”伯爵接过来道：“哥说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谢家嫂子相好，故要荐与他去的。”【夹批：虽随手成趣，亦映带讲花三娘心事。】希大笑骂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说说就放出屁来了。”

正说笑间，只见玳安儿转来了，因对西门庆说道：“他二爹不在家，【夹批：此作者为要出瓶儿也，若说真个不在家，岂不大呆。】俺对他二娘说来。二娘听了，好不欢喜，说道：‘既是你西门爹携带你二爹做兄弟，那有个不来的。等来家我与他说，【夹批：又说瓶儿作得主，以照下文。】至期以定撺掇他来，多拜上爹。’【夹批：四字绝妙，正对沉吟。】又与了小的两件茶食来了。”【夹批：又写瓶儿为人处，照下。】西门庆对应、谢二人道：“自这花二哥，倒好个伶俐标致娘子儿。”说毕，又拿一盏茶吃了，二人一齐起身道：“哥，别了罢，咱好去通知众兄弟，叫他分资来。哥这里先去与吴道官说声。”西门庆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罢。”于是一齐送出大门来。应伯爵走了几步，回转来道：“那日可要叫唱的？”西门庆道：“这也罢了，弟兄们说说笑笑，到有趣些。”说毕，伯爵举手，和希大一路去了。【夹批：须知此段文字，全为子虚。】

话休饶舌，捻指过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夹批：初一日又起。】西门庆早起，刚在月娘房里坐的，只见一个才留头的小厮儿，【夹批：天福也着。】手里拿着个描金退光拜匣，【眉批：一拜匣而子虚殷实如见。】走将进来，向西门庆磕了一个头儿，立起来站在旁边说

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门爹。那日西门爹这边叫大官儿请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门了，不曾当面领教的。闻得爹这边是初三日上会，俺爹特使小的先送这些分资来，说爹这边胡乱先用着，等明日爹这里用过多少派开，该俺爹多少，再补过来便了。”西门庆拿起封袋一看，签上写着“分资一两”，便道：“多了，不消补的。到后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众爹上庙去。”那小厮儿应道：“小的知道。”刚待转身，被吴月娘唤住，叫大丫头玉箫在食箩里拣了两件蒸酥果馅儿与他。【夹批：此处玉箫，为春梅一影，不然何以云大丫头也？影出春梅。】因说道：“这是与你当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临去秋波你说西门大娘说，迟几日还要请娘过去坐半日儿哩。”那小厮接了，又磕了一个头儿，应着去了。

西门庆才打发花家小厮出门，只见应伯爵家应宝夹着个拜匣，玳安儿引他进来见了，磕了头，说道：“俺爹纠了众爹们分资，叫小的送来，爹请收了。”西门庆取出来看，共总八封，也不拆看，都交与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庙，好凑着买东西。”说毕，打发应宝去了。立起身到那边看卓二姐。刚走到坐下，只见玉箫走来，说道：“娘请爹说话哩。”西门庆道：“怎的起先不说来？”随即又到上房，看见月娘摊着些纸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这些分子，止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象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没见这银子来，收他的也污个名，不如掠还他罢。”【夹批：又应出十兄弟身份，追魂摄魄之笔也。】西门庆道：“你也耐烦，丢着罢，咱多的也包补，在乎这些！”说着一一直往前去了。【夹批：又一顿。】

到了次日初二日，【夹批：初二日。】西门庆称出四两银子，叫家人来兴儿【夹批：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钱银子，旋叫了大家人来保【夹批：来保儿必云大家人，后文俱出。】和玳安儿、来兴三个：“送到玉皇庙去，对你吴师父说：‘俺爹明日结拜兄弟，要劳师父做纸疏辞，晚夕就在师父这里散福。烦师父与俺爹预备预备，俺爹明早便来。’”只见玳安儿去了一会，来回说：“已送去了，吴师父说知道了。”

须臾，过了初二，【夹批：又一顿。】次日初三早，【夹批：初三。】西门庆起来梳洗毕，叫玳安儿：“你去请花二爹，到咱这里吃早饭，一同好上庙去。【夹批：心在瓶儿。】一发到应二叔家，叫他催催众人。”玳安应诺去，刚请花子虚到来，只见应伯爵和一班兄弟也来了，却正是前头所说的这几个人。为头的便是应伯爵，谢希大、孙天化、祝念实、吴典恩、云理守、常峙节、白赚光，连西门庆、花子虚共成十个。进门来一齐笏圈作了一个揖。伯爵道：“咱时候好去了。”西门庆道：“也等吃了早饭着。”便叫：“拿茶来。”一面叫：“看菜儿。”须臾，吃毕早饭，【夹批：又一文字细顿，极。】西门庆换了一身衣服，打选衣帽光鲜，一齐径往玉皇庙来。不到数里之遥，早望见那座庙门，造得甚是雄峻。但见：

殿宇嵯峨，宫墙高耸。正面前起着一座墙门八字，一带都粉赭色红泥；进里边列着三条甬道川纹，四方都砌水痕白石。正殿上金碧辉煌，两廊下檐阿峻峭。三清圣祖庄严宝相列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后殿。

进入第二重殿后，转过一重侧门，却是吴道官的道院。进的门来，两下都是些瑶草琪花，苍松翠竹。西门庆抬头一看，只见两边门楣上贴着一副对联考：

洞府无穷岁月，壶天别有乾坤。

上面三间敞厅，却是吴道官朝夕做作功课的所在。当日铺设甚是齐整，上面挂的是昊天金阙玉皇上帝，【旁批：一个陪客。】两边列着的紫府星官，【旁批：两个陪客。】侧首挂着【旁批：引入。】便是马、赵、温、关四大元帅。当下吴道官却又在经堂外躬身迎接。西门庆一起人进入里边，献茶已罢，众人都起身，四围观看。白赚光携着常峙节手儿，从左边看将过来，【旁批：有层次。】一到马元帅面前，见这元帅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面上画着三只眼睛，便叫常峙节道：“哥，这却是怎的说？如今世界，开只眼闭只眼儿便好，还经得多出只眼睛看人破绽哩！”应伯爵听见，走过来道：“呆兄弟，他多只眼儿看你倒不好么？”【夹批：先点西门。】众人笑了。常峙节便指着下首温元帅道：“二哥，这个通身蓝的，却也古怪，敢怕是卢杞的祖宗。”伯爵笑着

猛叫道：“吴先生你过来，我与你说个笑话儿。”那吴道官真个走过来听他。伯爵道：“一个道家死去，见了阎王，阎王问道：‘你是什么人？’道者说：‘是道士。’阎王叫判官查他，果系道士，且无罪孽。这等放他还魂。只见道士转来，路上遇着一个染房中的博士，原认得的，那博士问道：‘师父，怎生得转来？’道者说：‘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转来。’那博士记了，见阎王时也说是道士。那阎王叫查他身上，只见伸出两只手来是蓝的，问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声音道：‘曾与温元帅搔胞。’”【夹批：伯爵辈写照。】说的众人大笑。一面又转过右首来，见下首供着个红脸的却是关帝。上首又是一个黑面的是赵元坛元帅，身边画着一个大老虎。【旁批：又引入。】白赚光指着道：“哥，你看这老虎，难道是吃素的，随着人不妨事么？”伯爵笑道：“你不知，这老虎是他一个亲随的伴当儿哩。”谢希大听得走过来，伸出舌头道：“这等一个伴当随着，我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么？”伯爵笑着向西门庆道：“这等亏他怎地过来！”西门庆道：“却怎的说？”伯爵道：“子纯一个要吃他的伴当随不的，似我们这等七八个要吃你的随你，却不吓死了你罢了。”【夹批：总写十兄弟。】说着，一齐正大笑时，吴道官走过来，说道：“官人们讲这老虎，只俺这清河县，这两日好不受这老虎的亏！往来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就是猎户，也害死了十来人。”西门庆问道：“是怎的来？”吴道官道：“官人们还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晓的，只因日前一个小徒，到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化些钱粮，整整住了五七日，才得过来。俺这清河县近着沧州路上，有一条景阳冈，冈上新近出了一个吊睛白额老虎，时常出来吃人。客商过往，好生难走，必须要成群结伙而过。如今县里现出着五十两赏钱，要拿他，白拿不得。可怜这些猎户，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赚光跳起来道：“咱今日结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银子使。”西门庆道：“你性命不值钱么？”白赚光笑道：“有了银子，要性命怎的！”众人齐笑起来。应伯爵道：“我再说个笑话你们听：【旁批：又荡开。】一个人被虎衔了，他儿子要救他，拿刀去杀那虎。这人在虎口里叫道：‘儿子，你省可而的砍，怕砍坏了虎皮。’”说着众人哈哈大笑。【夹批：自上面三开至此，总是为冷遇作楔子，不是热结中文字。】

只见吴道官打点牲礼停当，来说道：“官人们烧纸罢。”一面取出疏纸来，说：“疏已写了，只是那位居长？那位居次？排列了，好等小道

书写尊讳。”【夹批：至此才叙热结正文。】众人一齐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旁批：目中全无子虚。】西门庆道：“这还是叙齿，应二哥大如我，是应二哥居长。”伯爵伸着舌头道：“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若叙齿，这还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两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应二哥，如今居长，却又要叫应大哥，【夹批：言下已反衬子虚没认第二用，故伯爵自己先坐矣。】倘或有两个人来，一个叫‘应二哥’，一个叫‘应大哥’，我还是应‘应二哥’，应‘应大哥’呢？”西门庆笑道：“你这搯断肠子的，单有这些闲说的！”谢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门庆再三谦让，被花子虚、应伯爵等一干人逼勒不过，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应伯爵，第三谢希，第四让花子虚有钱做了四哥。【夹批：有钱且居第四，总写子虚不堪。】其余挨次排列。吴道官写完疏纸，于是点起香烛，众人依次排列。吴道官伸开疏纸朗声读道：

维大宋国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信士【夹批：妙，然则不过作成吴道官一次耳。】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孙天化、祝念实、云理守、吴典恩、常峙节、白赆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请旨。伏为桃园义重，众心仰慕而敢效其风；管鲍情深，各姓追维而欲同其志。况四海皆可兄弟，岂异姓不如骨肉？是以涓今政和年月日，营备猪羊牲礼，鸾驭金资，瑞叩斋坛，虔诚请祷，拜投昊天金阙玉皇上帝，五方值日功曹，本县城隍社令，过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鉴察。伏念庆等生虽异日，死冀同时，期盟言之永固；安乐与共，颠沛相扶，思缔结以常新。必富贵常念贫穷，乃始终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来，谊若天高而地厚。伏愿自盟以后，相好无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年，户户庆无疆之福。凡在时中，全叨覆庇，谨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吴道官读毕，众人拜神已罢，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旁批：只是如此结拜便了。】然后送神，焚化钱纸，收下福礼去。不一时，吴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开，鸡鱼果品之类整理停当，俱是大碗大盘摆下两桌，西门庆居于首席，其余依次而坐，吴道官侧席相陪。须臾，酒过

数巡，众人猜枚行令，耍笑哄堂，【旁批：只是如此便了。】不必细说。正是：

才见扶桑日出，又看曦驭衔山。

醉后倩人扶去，树梢新月弯弯。

饮酒热闹间，只见玳安儿来附西门庆耳边说道：“娘叫小的接爹来了，说三娘今日发昏哩，请爹早些家去。”西门庆随即立起来说道：“不是我摇席破座，委的我第三个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见花子虚道：“咱与哥同路，咱两个一搭儿去罢。”伯爵道：“你两个财主的都去了，丢下俺们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门庆道：“他家无人，【旁批：又串入瓶儿。】俺两个一搭里去的是，省和他嫂子疑心。”【夹批：意在斯人，不觉口头溜出，真有此情。】玳安儿道：“小的来时，二娘也叫天福儿备马来了。”只见一个小厮走近前，向子虚道：“马在这里，娘请爹家去哩。”于是二人一齐起身，【夹批：独写二人同来同往，愈衬后文不堪尤甚。】向吴道官致谢打搅，与伯爵等举手道：“你们自在耍耍，我们去也。”说着出门上马去了。单留下这几个嚼倒泰山不谢土的，在庙流连痛饮不题。

却表西门庆到家，与花子虚别了进来，问吴月娘：“卓二姐怎的发昏来？”月娘道：“我说一个病人在家，恐怕你搭了这起人又缠到那里去了，故此叫玳安儿恁地说。【夹批：开首即写月娘无理不通，真无理不通杀人！天下岂有以他人死信之口出来，作我请人之用乎？且是对西门庆说，岂无理不通更可恨。】只是一日日觉得重来，你也要在家看他的。”西门庆听了，往那边去看，连日在家守着不题。【夹批：热结十兄弟已完。】

却说光阴过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夹批：十月初十外。】一日，西门庆正使小厮请太医诊视卓二姐病症，刚走到厅上，只见应伯爵笑嘻嘻走将进来。西门庆与他作了揖，让他坐了。伯爵道：“哥，嫂子病体如何？”西门庆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因问：“你们前日多咱时分才散？”伯爵道：“承吴道官再三苦留，散时也有二更多天气。咱醉的要不得，倒是哥早早来家的便益些。”【夹批：又足前

文。】西门庆因问道：“你吃了饭不曾？”伯爵不好说不曾吃，因说道：“哥，你试猜。”西门庆道：“你敢是吃了？”伯爵掩口道：“这等猜不着。”【夹批：灵极之笔，却为看武松作势。】西门庆笑道：“怪狗才，不吃便说不曾吃，有这等张致的！”一面叫小厮：“看饭来，咱与二叔吃。”伯爵笑道：“不然咱也吃了来了，【夹批：又是这等说人。】咱听得一件稀罕的事儿，来与哥说，要同哥去瞧瞧。”【夹批：看打虎，前已安线在吴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来说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却闲闲借不吃饭写出。则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十分身分，在一闲话描出。《金瓶》笔法惯用此等也。】西门庆道：“甚么稀罕的？”伯爵道：“就是前日吴道官所说的景阳冈上那只大虫，昨日被一个人一顿拳头打死了。”西门庆道：“你又来胡说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说也不信，你听着，等我细说。”于是手舞足蹈说道：【夹批：活现。】“这个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难在柴大官人庄上，后来怎的害起病来，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寻他哥哥，【夹批：武二郎已出矣。】过这景阳冈来，怎的遇了这虎，怎的怎的被他一顿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说来，就象是亲见的一般，又象这只猛虎是他打的一般。【夹批：一段文字，武二出来，武大亦出来，而虚拟打虎、传闻打虎者，色色皆到，却只是八个“怎的”，两个“象是”便觉奇绝，妙绝。】说毕，西门庆摇着头儿道：“既恁的，咱与你吃了饭同去看来。”伯爵道：“哥，不吃罢，怕误过了。【夹批：又作声价，可知先不吃饭来，非描伯爵为饭也。】咱们倒不如大街上酒楼上去坐罢。”【夹批：又作卸脱三人地步。】只见来兴儿来放桌儿，西门庆道：“对你娘说，叫别要看饭了，拿衣服来我穿。”

须臾，换了衣服，与伯爵手拉着手儿同步出来。路上撞着谢希大，笑道：“哥们，敢是来看打虎的么？”【夹批：又作声价。】西门庆道：“正是。”谢希大道：“大街上好挨挤不开哩。”于是一同到临街一个大酒楼上坐下。不一时，只听得锣鸣鼓响，众人都一齐瞧看。【夹批：十倍声价，是好武二。】只见一对对缨枪的猎户，摆将过来，后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好象锦布袋一般，四个人还抬不动。【夹批：是虎。是打虎者。】末后一匹大白马上，坐着一个壮士，就是那打虎的这个人。西门庆看了，咬着指头道：“你说这等一个人，若没有千百斤水牛般气力，怎能够动他一动儿。”【夹批：文照应西门庆这边一句，又使西门

庆心中眼中有一武二也。】这里三个儿饮酒评品，按下不题。【夹批：武二已出，故且用不着药引子也。然而卸脱处又绝不苟。】

单表迎来的这个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雄躯凛凛，七尺以上身材；阔面棱棱，二十四五年纪。双目直竖，远望处犹如两点明星；两手握来，近觑时好似一双铁碓。脚尖飞起，深山虎豹失精魂；拳手落时，穷谷熊罴皆丧魄。头戴着一顶万字头巾，上簪两朵银花；身穿着一领血腥衲袄，披着一方红锦。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应伯爵说所阳谷县的武二郎。只为要来寻他哥哥，【夹批：百忙里又点题面，庶下文冷遇不突，接笋处不费手也。】不意中打死了这个猛虎，被知县迎请将来。【旁批：天下得意事，都在不意中做出。】众人看着他迎入县里。却说这时正值知县升堂，武松下马进去，扛着大虫在厅前。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这个猛虎！”【夹批：武松又一照。】便唤武松上厅。参见毕，将打虎首尾诉说一遍。两边官吏都吓呆了。知县在厅上赐了三杯酒，将库中众土户出纳的赏钱五十两，赐与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赖相公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这些赏赐！众猎户因这畜生，受了相公许多责罚，何不就把赏给散与众人，也显得相公恩典。”【夹批：不知者谓是武松好处，不知此自是作者要武松在清河县中作都头，好遇武大也。】知县道：“既是如此，任从壮士处分。”武松就把这五十两赏钱，在厅上散与众猎户傅去了。知县见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条好汉，有心要抬举他，便道：“你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我县里做个巡捕的都头，专在河东水西擒拿贼盗，你意下如何？”武松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知县随即唤押司立了文案，当日便参武松做了巡捕都头。众里长大户都来与武松作贺庆喜，连连吃了数日酒。正要回阳谷县去抓寻哥哥，【夹批：又入正文。】不料又在清河县做了都头，却也欢喜。那时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壮士英雄艺略芳，挺身直上景阳冈。

醉来打死山中虎，自此声名播四方。

却说武松一日在街上闲行，只听背后一个人叫道：“兄弟，【夹批：二字刺入心肺。】知县相公抬举你做了巡捕都头，怎不看顾我！”武松回头见了这人，不觉的——

欣从额角眉边出，喜逐欢容笑口开。

这人不是别人，却是武松日常间要去寻他的嫡亲哥哥武大。【夹批：方知伯爵口中，及后文两番叙说，为此一句也。】却说武大自从兄弟分别之后，因时遭饥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蕪，起了他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糙，头脸窄狭故也。只因他这般软弱朴实，多欺侮也。这也不在话下。

【夹批：写子虚、武大是一类，是两样，却不犯手。】且说武大无甚生意，终日挑担子出去街上卖炊饼度日，不幸把浑家故了，丢下个女孩儿，年方十二岁，名唤迎儿，爷儿两个过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资本，移在大街坊张大户家临街房居住。张宅家下人见他本分，常看顾他，照顾他依旧卖些炊饼。闲时在铺中坐地，武大无不奉承。因此张宅家下人个个都欢喜，在大户面前一力与他说方便。因此大户连房钱也不问武大要。

却说这张大户有万贯家财，百间房屋，年约六旬之上，身边寸男尺女皆无。妈妈余氏，主家严厉，房中并无清秀使女。只因大户时常拍胸叹气道：“我许大年纪，又无儿女，虽有几贯家财，终何大用。”妈妈道：“既然如此说，我叫媒人替你买两个使女，早晚习学弹唱，服侍你便了。”大户听了大喜，谢了妈妈。过了几时，妈妈果然叫媒人来，与大户买了两个使女，一个叫做潘金莲，【夹批：出金莲。】一个唤做白玉莲。玉莲年方二八，乐户人家出身，生得白净小巧。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夹批：南门外，记清。】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他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夹批：王招宣，须记清。】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夹批：金莲小传，开卷数语直与西门庆相对。】到十五岁的时节，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

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与玉莲同时进门。大户教他习学弹唱，金莲原自会的，甚是省力。金莲学琵琶，【夹批：又点琵琶。】玉莲学筝，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与他金银首饰装束身子。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每要收他，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讶天台相见晚，刘郎还是老刘郎。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夹批：大户五件病，西门五件事，遥遥相对，然有事不愁无病也。】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自有了这几件病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嚷骂了数日，将金莲百般苦打。大户知道不容，却赌气倒赔了房奩，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说武大忠厚，见无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儿，堪可与他。这大户早晚还要看觑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为妻。这武大自从娶了金莲，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他银两。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趲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不敢声言。朝来暮往，也有多时。忽一日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死了。【夹批：金莲起手试手段处，已斩了一个愚夫。】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僮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武大故此遂寻了紫石街西王皇亲房子，赁内外两间居住，依旧卖炊饼。

原来这金莲自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琐，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吃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为证：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几分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担儿出去卖炊饼，到晚方归。那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夹批：此处已伏帘子。】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撒谜语，叫唱：“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嘴里？”油似滑的言语，无般不说出来。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往别处搬移，与老婆商议。妇人道：“贼混沌不晓事的，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屋，可知有小人罗唆！不如添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他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侮。”武大道：“我那里有钱典房？”妇人道：“呸！浊才料，你是个男子汉，倒摆布不开，常交老娘受气。没有银子，把我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过后有了再治不迟。”【夹批：本来犹可为善，则王婆可刚也。】武大听老婆这般说，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

武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照旧卖炊饼过活，【夹批：此一篇清析文字，下文用“不想这日”四字，便瞒过插入的这篇文章去。妙妙！】不想这日撞见自己嫡亲兄弟。当日兄弟相见，心中大喜。一面邀请到家中，让至楼上坐，房里唤出金莲来，与武松相见。因说道：“前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的，便是你的小叔。今新充了都头，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夹批：遥映“热结”。】那妇人叉手向前，便道：“叔叔【夹批：一。】万福。”武松施礼，倒身下拜。妇人扶住武松道：“叔叔【夹批：二。】请起，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两个相让了一回，都平磕了头起来。少顷，小女迎儿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夹批：写妇人，写武松，毛发皆动。】不多时，武大安排酒饭，款待武松。

说话中间，武大下楼买酒菜去了，丢下妇人，独自在楼上陪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毕竟有千百斤气力。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夹批：又从打虎上入妇人心事，我固云《金瓶》惯用此曲笔也。】“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身不满

尺的丁树，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里遭瘟撞着他来！如今看起武松这般人壮健，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于是一面堆下笑来，问道：“叔叔【夹批：三。】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每日饭食谁人整理？”武松道：“武二新充了都头，逐日答应上司，别处住不方便，胡乱在县前寻了个下处，每日拨两个土兵伏侍做饭。”妇人道：“叔叔【夹批：四。】何不搬来家里住？省的在县前土兵服侍做饭腌臢。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也方便些。就是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夹批：五。】吃，也干净。”武松道：“深谢嫂嫂。”妇人又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请来厮会。”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妇人道：“叔叔【夹批：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虚度二十八岁。”妇人道：“原来叔叔【夹批：七。】倒长奴三岁。叔叔【夹批：八。】今番从哪里来？”武松道：“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只想哥哥在旧房居住，不道移在这里。”妇人道：“一言难尽。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才到这里来。若是叔叔【夹批：九。】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武松道：“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松撒泼。”妇人笑道：“怎的颠倒说！常言：人无刚强，安身不长。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四打和身转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祸，免得嫂嫂忧心。”【夹批：一路纯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楼上一递一句的说。有诗为证：

叔嫂萍踪得偶逢，娇娆偏逞秀仪容。

私心便欲成欢会，暗把邪言钓武松。

话说金莲陪着武松正在楼上说话未了，只见武大买了些肉菜果饼归家。放在厨，走上楼来，叫道：“大嫂，你且下来则个。”那妇人应道：“你看那不晓事的，！叔叔【夹批：十。】在此无人陪侍，却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请方便。”妇人道：“何不去间壁请王乾娘来安排？只是这般不见便。”【夹批：又出王婆。】武大便自去央了间壁王婆来。安排端正，都拿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随即烫酒上来。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三人坐下，把酒来斟，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夹批：十一。】休怪，没甚管待，请杯儿水酒。”武松道：“感谢嫂嫂，休这般说。”武大只顾上下筛酒，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叫：“叔

叔，【夹批：十二。】怎的肉果儿也不拣一箸儿？”拣好的递将过来。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做亲嫂嫂相待。谁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亦不想这妇人一片引人心。那妇人陪武松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得倒低了头。【夹批：又描妇人武二一遍。】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武大道：“二哥没事，再吃几杯儿去。”武松道：“生受，我再来望哥哥嫂嫂罢。”都送下楼来。出的门外，妇人便道：“叔叔【夹批：将上文无数叔叔，至此一总。】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若是不搬来，俺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亲兄弟难比别人，【夹批：虽是金莲的话，却是一回的总结，试思文不一总，只顾写下半回，如何结上半回？文字照顾之法，全在人不能测也。】与我们争口气，也是好处。”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来。”妇人道：“奴这里等候哩！”【夹批：又点琵琶。】正是：

满前野意无人识，几点碧桃春自开。

















##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

【总批：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

看他写众妇人出来看相，各各不同。月娘上来，众妇同观看。李娇儿自己过来。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相。”神仙即接着相，至于金莲，不肯出来，必用再三推之方出。瓶儿是西门令其相。雪娥、大姐是月娘令其相。夫大姐本非局中正经脚色，因不便令敬济混入，则用大姐。盖大姐相，而敬济之结果已过半矣，故此处不相陈敬济。

何以不便入敬济？盖西门之待敬济，半以奴隶待之，故不入敬济。所以衬西门市井人，待婿之薄，而又特隐敬济。使文字有参差之致也。

上文既于前回红鞋之馀波，引下金莲之作恶不厌中，劈空插神仙一段，下即接“兰汤午战”。见金莲毫无懊省悔过之心；而西门适听神仙贪花之说，即白日宣淫。见作恶者虽神仙亦不得化之改也。

西门必用子平风鉴，两番描出，又与众人不同。

凡小说，必用画像。如此回凡《金瓶》内有名人物，皆已为之描神追影，读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影，以应其言语动作之态度也。】

词曰：

新凉睡起，兰汤试浴郎偷戏。去曾嗔怒，来便生欢喜。奴道无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开难断，若个知生死。

——右调《点绛唇》

话说到次日，潘金莲早起，打发西门庆出门。记挂着要做那红鞋，

【夹批：鞋六十一。】拿着针线筐儿，往翡翠轩台基儿上坐着，描画鞋扇。【夹批：鞋六十二。】使春梅请了李瓶儿来到。李瓶儿问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么？”金莲道：“要做一双大红鞋素缎子白绫平底鞋儿，鞋尖上扣绣鹦鹉摘桃。”【夹批：鞋六十三。】李瓶儿道：“我有一方大红十样锦缎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双儿。我做高低的罢。”于是取了针线筐，两个同一处做。金莲描了一只丢下，说道：“李大姐，你替我描这一只，等我后边把孟三姐叫了来。他昨日对我说，他也要做鞋哩。”【夹批：鞋六十四。】一直走到后边。玉楼在房中倚着护炕儿，也衲着一只鞋儿哩。【夹批：鞋六十五。】看见金莲进来，说道：“你早办！”金莲道：“我起来的早，打发他爹往门外与贺千户送行去了。教我约下李大姐，花园里赶早凉做些生活。【旁批：一谎。】我才描了一只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迳来约你同去，咱三个一搭儿里好做。”因问：“你手里衲的是甚么鞋？”【夹批：鞋六十六。】玉楼道：“是昨日你看我开的那双玄色缎子鞋。”【夹批：鞋六十七。】金莲道：“你好汉！又早衲出一只来了。”玉楼道：“那只昨日就衲好了，这一只又衲了好些了。”金莲接过看了一回，说：“你这个，到明日使甚么云头子？”玉楼道：“我比不得你每小后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缉的云头子罢，周围拿纱绿线锁，好不好？”金莲道：“也罢。你快收拾，咱去来，李瓶儿那里等着哩。”玉楼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莲道：“不吃罢，拿了茶，那里去吃来。”玉楼吩咐兰香顿下茶送去。两个妇人手拉着手儿，袖着鞋扇，迳往外走。吴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问：“你每那去？”金莲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儿去，与他描鞋。”【旁批：又一谎。】【夹批：鞋六十九。（原批无序六十九。）】说着，一直来到花园内。

三人一处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楼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红鞋做甚么？【夹批：鞋七十。】不如高低好看。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莲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夹批：鞋七十一。】他爹因我那只睡鞋，【夹批：鞋七十二。】被小奴才儿偷去弄油了，吩咐教我从新又做这双鞋。”【夹批：鞋七十三。】玉楼道：“又说鞋哩，【夹批：鞋七十四。】这个也不是舌头，李大姐在这里听着。昨日因你不见了这只鞋，【夹批：鞋七十五。】他爹打了小铁棍儿一顿，说把他打的躺在地下，

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后边海骂，骂那个淫妇王八羔子学舌，打了他恁一顿，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妇、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洁！俺再不知骂的是谁。落后小铁棍儿进来，大姐姐问他：‘你爹为甚么打你？’小厮才说：‘因在花园里耍子，拾了一只鞋，【夹批：鞋七十六。】问姑夫换圈儿来。不知是甚么人对俺爹说了，教爹打我一顿。我如今寻姑夫，问他要圈儿去也。’说毕，一直往前跑了。原来骂的‘王八羔子’是陈姐夫。【旁批：所骂淫妇，不言可知。】早是只李娇儿在旁边坐着，大姐没在跟前，若听见时，又是一场儿。”金莲道：“大姐姐没说甚么？”玉楼道：“你还说哩，大姐姐好不说你哩！说：‘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想着去了的来旺儿小厮，好好的从南边来了，东一帐西一帐，说他老婆养着主子，又说他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儿祸弄的打发他出去了，把个媳妇又逼的吊死了。如今为一只鞋子，【夹批：鞋七十七。】又这等惊天动地反乱。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夹批：鞋七十八。】怎的教小厮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园里和汉子不知怎的饧成一块，才掉了鞋。【夹批：鞋七十九。】如今没的搪羞，拿小厮顶缸，【夹批：隐僻事，每不堪指说。】又不曾为甚么大事。”金莲听了，道：“没的扯碁淡！甚么是‘大事’？杀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杀主子！”向玉楼道：“孟三姐，早是瞒不了你，咱两个听见来兴儿说了一声，唬的甚么样儿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说这个话！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杀了汉子才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后边使唤，你纵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灭小，和这个合气，和那个合气。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揭条我，我揭条你，【夹批：正是金莲用计处。】吊死了，你还瞒着汉子不说。早是苦了钱，好人情说下来了，不然怎了？你这等推干净，说面子话儿，左右是，左右我调唆汉子！【夹批：恶人大似如斯。】也罢，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汉子一条提撵的离门离户也不算！恒数人挟不到我井里头！”玉楼见金莲粉面通红，恼了，又劝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个人，我听见的话儿，有个不对你说？说了，只放在你心里，休要使出来。”金莲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门庆进入他房来，一五一十告西门庆说：“来昭媳妇子一丈青怎的在后边指骂，说你打了他孩子，要逻揷儿和人嚷。”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记在心里。到次日，要撵来昭三口子出门。多亏月娘再三拦劝下，不容他在家，打发他往狮子街房子里看守，替了平安儿来家守大门。后次月娘知道，甚恼金莲，不在话下。【眉批：上既金、瓶各立门

户，后即接“定终身”，然金莲终身死在与月娘离。此处以小事一映，正是“冰鉴”影子。】【夹批：以下特起一波，却是正意。】

西门庆一日正在前厅坐，忽平安儿来报：“守备府周爷【夹批：必用守备送，为春梅起见也。】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唤吴神仙，在门首伺候见爹。”西门庆唤来人进见，递上守备帖儿，然后道：“有请。”须臾，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年约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长江皓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原来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声如钟，坐如弓，走如风。但见他：

能通风鉴，善究子平。观乾象，能识阴阳；察龙经，明知风水。五星深讲，三命秘谈。审格局，决一世之荣枯；观气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华岳修真客，定是成都卖卜人。

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神仙见西门庆，长揖稽首就坐。须臾茶罢。西门庆动问神仙：“高名雅号，仙乡何处，因何与周大人相识？”那吴神仙欠身道：“贫道姓吴名奭，道号守真。【夹批：言无适而不守真之人也。】本贯浙江仙游人。自幼从师天台山紫虚观出家。云游上国，因往岱宗访道，道经贵处。周老总兵相约，看他老夫人目疾，【夹批：又为春梅作正之地。】特送来府上观相。”西门庆道：“老仙长会那几家阴阳？道那几家相法？”神仙道：“贫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晓麻衣相法，又晓六壬神课。常施药救人，不爱世财，随时住世。”西门庆听言，益加敬重，夸道：“真乃谓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儿，摆斋管待。神仙道：“贫道未道观相，岂可先要赐斋。”【夹批：神仙亦作套语。】西门庆笑道：“仙长远来，一定未用早斋。待用过，看命未迟。”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斋食素馔，抬过桌席，拂抹干净，讨笔砚来。【夹批：是武人行径。】

神仙道：“请先观贵造，然后观相尊容。”西门庆便说与八字：“属虎的，二十九岁了，七月二十八日午时生。”这神仙暗暗十指寻纹，良久说道：“官人贵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时。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刚辛酉，理取伤官格。子平云：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官福转来。立命申宫，七岁行运辛酉，十七行壬戌，二

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贵造，依贫道所讲，元命贵旺，八字清奇，非贵则荣之造。但戊土伤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济，乃成大器。丙午时，丙合辛生，后来定掌威权之职。一生盛旺，快乐安然，发福迁官，主生贵子。为人一生耿直，干事无二，喜则合气春风，怒则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财，不少纱帽戴。【夹批：“不少”二字妙。】临死有二子送老。【夹批：一卵不有二子乎！】今岁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来克，克我者为官为鬼，必主平地登云之喜，添官进禄之荣。大运见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润，定见发生。目下透出红鸾天喜，定有熊罴之兆。又命宫驿马临申，不过七月必见矣。”西门庆问道：“我后来运限如何？”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说，但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后到甲子运中，将壬午冲破了，又有流星打搅，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西门庆问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败五鬼在家吵闹，【旁批：又找蕙莲一句。】些小气恼，不足为灾，都被喜气神临门冲散了。”西门庆道：“命中还有败否？”神仙道：“年赶着月，月赶着日，实难矣。”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如何？”神仙道：“请尊容转正。”西门庆把座儿掇了一掇。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往。吾观官人：头圆项短，定为享福之人；体健筋强，决是英豪之辈；天庭高耸，一生衣禄无亏；地阁方圆，晚岁荣华定取。此几椿儿好处。还有几椿不足之处，贫道不敢说。”西门庆道：“仙长但说无妨。”神仙道：“请官人走两步看。”西门庆真个走了几步。神仙道：“你行如摆柳，必主伤妻；若无刑克，必损其身。妻宫克过方好。”西门庆道：“已刑过了。”神仙道：“请出手来看一看。”西门庆舒手来与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于皮毛，苦乐观于手足。细软丰润，必享福禄之人也。两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诈；【夹批：画一小人。】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欢娱；根有三纹，中岁必然多耗散；奸门红紫，一生广得妻财；黄气发于高旷，旬日内必定加官；红色起于三阳，今岁间必生贵子。又有一件不敢说，泪堂丰厚，亦主贪花；且喜得鼻乃财星，验中年之造化；承浆地阁，管来世之荣枯。”

承浆地阁要丰隆，准乃财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机定不容。”

神仙相毕，西门庆道：“请仙长相相房下众人。”一面令小厮：“后边请你大娘出来。”于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等众人都跟出来，在软屏后潜听。神仙见月娘出来，连忙道了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旁边观相。端详了一回，说：“娘子面如满月，家道兴隆；唇若红莲，衣食丰足，必得贵而生子；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发福。请出手来。”月娘从袖中露出十指春葱来。神仙道：“干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鬓，坤道定须秀气。这几椿好处。还有些不足之处，休怪贫道直说。”西门庆道：“仙长但说无妨。”“泪堂黑痣，若无宿疾，必刑夫；眼下皱纹，亦主六亲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仪，缓步轻如出水龟。

行不动尘言有节，无肩定作贵人妻。”

相毕，月娘退后。西门庆道：“还有小妾辈，请看看。”于是李娇儿过来。神仙观看良久：“此位娘子，额尖鼻小，非侧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广有衣食而荣华安享；肩耸声泣，不贱则孤；鼻梁若低，非贫即夭。请步几步我看。”李娇儿走了几步。神仙道：

额尖露背并蛇行，早年必定落风尘。

假饶不是娼门女，也是屏风后立人。

相毕，李娇儿下去。吴月娘叫：“孟三姐，你也过来相一相。”神仙观道：“这位娘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禄无亏；六府丰隆，晚岁荣华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孛光辉；到老无灾，大抵年宫润秀。【夹批：看他写玉楼，全列一毫褒贬，可知寓在此人。】请娘子走两步。”玉楼走了两步，神仙道：

口如四字神清澈，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命兼全财禄有，终主刑夫两有余。【夹批：一句丰采，二句性情，三句命运，四句作者患难。所以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也。】

玉楼相毕，叫潘金莲过来。那潘金莲只顾嘻笑，不肯过来。月娘催之再三，方才出见。神仙抬头观看这个妇人，沉吟半日，方才说道：

【旁批：神仙相又变。】“此位娘子，发浓髻重，兼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夫；【旁批：可云冰鉴无遁形。】唇中短促，终须寿夭。

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

月下星前长不足，【旁批：神处在此。】虽居大厦少安心。”

相毕金莲，西门庆又叫李瓶儿上来，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观看这个女人：“皮肤香细，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庄，乃素门之德妇。只是多了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约；眉靥渐生，月下之期难定。观卧蚕明润而紫色，必产贵儿；体白肩圆，必受夫之宠爱。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频遇吉祥，盖谓福星明润。此几椿好处。还有几椿不足处，娘子可当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后定见哭声；法令绷缠，鸡犬之年焉可过？慎之！慎之！”

花月仪容惜羽翰，平生良友凤和鸾。

朱门财禄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样看。”

相毕，李瓶儿下去。月娘令孙雪娥出来相一相。神仙看了，说道：“这位娘子，体矮声高，额尖鼻小，虽然出谷迁乔，但一生冷笑无情，作事机深内重。只是吃了这四反的亏，后来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无棱，耳反无轮，眼反无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体蜂腰是贱人，眼如流水不廉真。

常时斜倚门儿立，不为婢妾必风尘。”

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来相一相。神仙道：“这位女娘，鼻梁低露，破祖刑家；声若破锣，家私消散。面皮太急，虽沟洫长而寿亦夭；行如雀跃，处家室而衣食缺乏。不过三九，当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灵，父母衣食仅养身。

状貌有拘难显达，不遭恶死也艰辛。”

大姐相毕，教春梅也上来教神仙相相。神仙睁眼儿见了春梅，年约不上二九，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缠手缠脚出来，道了万福。神仙观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禀性要强；神急眼圆，为人急躁。山根不断，必得贵夫而生子；两额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飞仙，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但吃了这左眼大，早年克父；右眼小，周岁克娘。左口角下这一点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点黑痣，一生受夫敬爱。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涂砂行步轻。

仓库丰盈财禄厚，一生常得贵人怜。”

神仙相毕，众妇女皆咬指以为神相。西门庆封白银五两与神仙，又赏守备府来人银五钱，拿拜帖回谢。吴神仙再三辞却，说道：“贫道云游四方，风餐露宿，要这财何用？【旁批：财亦有无用之时。】决不敢受。”西门庆不得已，拿出一匹大布：“送仙长一件大衣如何？”神仙方才受之，令小童接了，稽首拜谢。西门庆送出大门，飘然而去。正是：

柱杖两头挑日月，葫芦一个隐山川。

西门庆回到后厅，问月娘：“众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个人相不着。”西门庆道：“那三个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实疾，到明日生贵子，他见今怀着身孕，这个也罢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后来也生贵子，或者你用好他，各人子孙也看不见。我只不信，【旁批：含醋意。】说他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旁批：春梅直至永福寺，此气方消。】西门庆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云之喜，加官进禄之荣，我那得官来？他见春梅和你俱站在一处，又打扮不同，戴着银丝云髻儿，只当是你我亲生女儿一般，

或后来匹配名门，招个贵婿，故说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随心灭。周大人送来，咱不好罢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罢了。”说毕，月娘房中摆下饭，打发吃了饭。

西门庆手拿芭蕉扇儿，信步闲游。来花园大卷棚聚景堂内，周围放下帘栊，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闻绿阴深处一派蝉声，忽然风送花香，袭人扑鼻。有诗为证：

绿树荫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一架蔷薇满院香。

西门庆坐于椅上以扇摇凉。只见来安儿、画童儿两个小厮来井上打水。西门庆道：“教一个来。”来安儿忙走向前，西门庆吩咐：“到后边对你春梅姐说，有梅汤提一壶来我吃。”来安儿应诺去了。半日，只见春梅家常戴着银丝云髻儿，手提一壶蜜煎梅汤，笑嘻嘻走来，问道：“你吃了饭了？”西门庆道：“我在后边吃了。”春梅说：“嗔道不进房里来。说你要梅汤吃，等我放在冰里湃一湃你吃。”西门庆点头儿。春梅湃上梅汤，走来扶着椅儿，取过西门庆手中芭蕉扇儿替他打扇，问道：“头里大娘和你说甚么？”西门庆道：“说吴神仙相面一节。”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西门庆笑道：“小油嘴儿，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儿，就替你上了头。”于是把他搂到怀里，手扯着手儿顽耍，问道：“你娘在那里？怎的不见？”【旁批：过下无痕。】春梅道：“娘在屋里，教秋菊热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床上睡了。”西门庆道：“等我吃了梅汤，鬼混他一混去。”于是春梅向冰盆内倒了一瓯儿梅汤，与西门庆呷了一口，湃骨之凉，透心沁齿，如甘露洒心一般。

须臾吃毕，搭伏着春梅肩膀儿，转过角门来到金莲房中。看见妇人睡在正面一张新买的螺钿床上。原是因李瓶儿房中安着一张螺钿敞厅床，妇人旋教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替他也买了这一张螺钿有栏干的床。两边榻扇都是螺钿攒造花草翎毛，挂着紫纱帐幔，锦带银钩。【旁

批：前玉楼有金漆床，金、瓶二人又有螺钿床，一时针线细极，却都是为春梅一哭作地也。】妇人赤露玉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衾，枕着鸳鸯枕，【夹批：比武大家自是不同。】在凉席之上，睡思正浓。西门庆一见，不觉淫心顿起，令春梅带上门出去，悄悄脱了衣裤，上的床来，掀开纱被，见他玉体相互掩映，戏将两股轻开，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眼惊欠之际，已抽拽数十度矣。妇人睁开眼，笑道：“怪强盗，三不知多咱进来？奴睡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搨混死了我！”【旁批：违心语。】西门庆道：“我便罢了，若是个生汉子进来，你也推不知道罢？”妇人道：“我不好骂的，谁人七个头八个胆，敢进我这房里来！只许你恁没大没小的罢了。”【夹批：此语似对敬济说者。】

原来妇人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旁批：此是立门户后第一下手着。】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爱，欲夺其宠。西门庆见他身体雪白，穿着新做的两只大红睡鞋。一面蹲踞在上，两手兜其股，极力而提之，垂首观其出入之势。妇人道：“怪货，只顾端详甚么？奴的身上黑，不似李瓶儿的身上白就是了。他怀着孩子，你便轻怜痛惜，俺每是拾的，由着这等掇弄。”【夹批：又点醋胎。】西门庆问道：“说你等着我洗澡来？”妇人问道：“你怎得知道来？”西门庆道：“是春梅说的。”妇人道：“你洗，我叫春梅掇水来。”不一时把浴盆掇到房中，注了汤。二人下床来，同浴兰汤，共效鱼水之欢。洗浴了一回，西门庆乘兴把妇人仰卧在浴板之上，两手执其双足跨而提之，掀腾[才靡]干，何止二三百回，其声如泥中螃蟹一般响之不绝。妇人恐怕香云拖坠，一手扶着云髻，一手扳着盆沿，口中燕语莺声，百般难述。怎见这场交战？但见：

华池荡漾波纹乱，翠帟高卷秋云暗。才郎情动逞风流，美女心欢显手段。叭叭嗒嗒弄声响，砰砰啪啪成一片。滑滑[彳亍][彳亍]怎得住，拦拦济济难存站。一个逆水撑船，将玉股摇；一个艄公把舵，将金莲搯。拖泥带水两情痴，殢雨尤云都不辩。任他锦帐凤鸾交，不似兰汤鱼水战。

二人水中战斗了一回，西门庆精泄而止。拭抹身体干净，撤去浴

盆。止着薄纁短襦上床，安放炕桌果酌饮酒。教秋菊：“取白酒来与你爹吃。”又拿果馅饼与西门庆吃，恐怕他肚中饥饿。只见秋菊半日拿上一银注子酒来。妇人才斟了一钟，摸了摸冰凉的，就照着秋菊脸上只一泼，泼了一头一脸，骂道：“好贼少死的奴才！我吩咐教你烫了来，如何拿冷酒与爹吃？你不知安排些甚么心儿？”叫春梅：“与我把这奴才采到院子里跪着去。”春梅道：“我替娘后边卷裹脚去来，一些儿没在跟前，你就弄下砣儿了。”那秋菊把嘴谷都着，口里喃喃呐呐说道：“每日爹娘还吃冰湃的酒儿，谁知今日又改了腔儿。”【夹批：映葡萄架。】妇人听见骂道：“好贼奴才，你说甚么？与我采过来！”叫春梅每边脸上打与他十个嘴巴。春梅道：“皮脸，没的打污浊了我手。娘只教他顶着石头跪着罢。”于是不由分说，拉到院子里，教他顶着块大石头跪着，【旁批：已为含恨下种子。】不在话下。妇人从新叫春梅暖了酒来，陪西门庆吃了几钟，掇去酒桌，放下纱帐子来，吩咐拽上房门，两个抱头交股，体倦而寝。正是：

若非群玉山头见，多是阳台梦里寻。

















### 第三十一回 琴童儿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

【总批：此回已伏瓶儿母子俱死之机也。何则？官哥生而书童始来，瓶儿死而书童即去。中间妒瓶儿兼妒书童。且内室乞恩，书童实附瓶儿，而“三章约”金莲实走书童。然则写书童，乃又写瓶儿受妒之时，外更有一以色进身、入宫见妒之男宠以衬之。见金莲一妒而无所不用其妒。而藏壶一事，实为后“三章约法”之根，有如前《读法》内所云者也。

藏壶一事而三用之：一见玉箫之私书童，二见金莲之争闲气，三见西门之偏爱瓶儿、官哥也。

“藏壶”、“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问，于夏花则拶而且必欲卖之，其爱瓶儿处自见。

开宴内却特用两太监说出三套词曲名色，将一部主意间架，前后排场说尽。当极炎热时，如何插入冷调，然不于此处下针砭，又何以儆醒世人，故用二太监也。

月娘，良家妇也。一旦妓者来认女，月娘当怒叱之不暇，乃反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几何哉？况桂姐，乃西门梳笼之人也。其夫迷此人，贤者当劝其夫，即不贤者毋宁拒此人。乃西门迷之而不能劝，已反引之于膝下，以为干女儿，是以鸩儿自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悟。】

诗曰：

幽情怜独夜，花事复相催。

欲使春心醉，先教玉友来。

浓香犹带腻，红晕渐分腮。

莫醒沉酣恨，朝云逐梦回。

话说西门庆，次日使来保提刑所下文书。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裁剪尺头，攒造衣服，【旁批：是初做官。】又叫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带。不说西门庆家中热乱，且说吴典恩那日走到应伯爵家，把做驿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问西门庆错银子，上下使用，许伯爵十两银子相谢，说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说道：“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携带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寻常小可。”因问：“你如今所用多少够了？”吴典恩道：“不瞒老兄说，我家活人家，一文钱也没有。到明日上任参官贽见之礼，连摆酒，并治衣类鞍马，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如今我写了一纸文书在此，也没敢下数儿。望老兄好歹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报。”伯爵看了文书，因说：“吴二哥，你借出这七八十两银子来也不够使。依我，取笔来写上一百两。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俗语说得好：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哄了一日是两晌。”【夹批：伯爵之恶，更甚于吴典恩。】吴典恩听了，谢了又谢。于是把文书上填写了一百两之数。

两个吃了茶，一同起身，来到西门庆门首。平安儿通报了，二人进入里面，见有许多裁缝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门庆和陈敬济在穿廊下，看着写见官手本揭帖，见二人，作揖让坐。伯爵问道：“哥的手本札付，下了不曾？”西门庆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札付去了。还有东平府并本县手本，如今正要叫贲四去下。”

说毕，画童儿拿上茶来。吃毕茶，那应伯爵并不提吴主管之事，走下来且看匠人钉带。西门庆见他拿起带来看，就卖弄说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伯爵极口称赞夸奖道：“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不是面奖，就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旁批：小人口角如画。】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旁批：假在行何处生活？】此为无价之宝。”因问：“哥，你使了多少银子寻的？”西门庆道：“你们试估估价值。”伯爵道：“这个有甚行款，我每怎么估得出来！”西门庆道：“我对你说了罢，此带是大街上王招宣府里的带。【旁批：便透三官消息。】昨日一个人听见我这里要，巴巴来对我说。我着贲四拿了七十两银子，

再三回了来。他家还张致不肯，定要一百两。”伯爵道：“难得这等宽样好看。哥，你明日出去，甚是霍绰。就是你同僚间，见了也爱。”夸美了一回，坐下。西门庆便向吴主管问道：“你的文书下了不曾？”伯爵道：“吴二哥正要下文书，今日巴巴的央我来激烦你。【旁批：借债秘诀。】蒙你照顾他往东京押生辰担，虽是太师与了他这个前程，就是你抬举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说不得，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说，如今上任，见官摆酒，并治衣服之类，共要许多银子使，那处活变去？一客不烦二主，没奈何，哥看我面，有银子借与他几两，率性周济了这些事儿。他到明日做上官，就衔环结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说他旧在哥门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拔济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里区处去？”因说道：“吴二哥，你拿出那符儿来，与你大官人瞧。”【旁批：一“你”字，妙也。】这吴典恩连忙向怀中取出，递与西门庆观看。见上面借一百两银子，中人就是应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是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我料你上下也得这些银子搅缠。”于是把文书收了。才待后边取银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儿差了一名写字的，【旁批：文字绝不沾滞，纯是爽快。】拿手本三班送了二十名排军来答应，就问讨上任日期，讨问字号，衙门同僚具公礼来贺。西门庆教阴阳徐先生择定七月初二日辰时到任，【旁批：吉凶伏何时了？】拿帖儿回夏提刑，赏了写字的五钱银子。正打发出门去了，只见陈敬济拿着一百两银子出来，【旁批：必用敬济，为赖债时刺人心眼。】教与吴主管，说：【眉批：一“叫”一“说”字，将西门骄盈之色活画出来。】“吴二哥，你明日只还我本钱便了。”那吴典恩拿着银子，欢喜出门。看官听说：后来西门庆死了，家中时败势衰，吴月娘守寡，被平安儿偷盗出解当库头面，在南瓦子里宿娼，被吴驿丞拿住，教他指攀吴月娘与玳安有奸，要罗织月娘出官，恩将仇报。此系后事，表过不题。【夹批：又明插后事，乃作者著书之意也。】正是：

不结子花休要种，无义之人不可交。

那时贲四往东平府并本县下了手本来回话，西门庆留他和应伯爵，陪阴阳徐先生摆饭。正吃着饭，只见吴大舅来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应伯爵也作辞出门，来到吴主管家。吴典恩早封下十两保头钱，双

手递与伯爵，磕下头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说着，会胜不肯与借与你。”吴典恩酬谢了伯爵，治办官带衣类，择日见官上任不题。

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会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旁批：又为李衙内遥影。最热闹处，细看不觉泪落。】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旁批：可想。】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绡直缀，凉鞋净袜。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换了名字叫作书童儿。与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鞋新帽，不教他跟马，教他专管书房，收礼帖，拿花园门钥匙。祝实念又举保了一个十四岁小厮来答应，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儿两个背书袋、夹拜帖匣跟马。

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门中摆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乐工承应吹打弹唱。此时李铭也夹在中间来了，后堂饮酒，日暮时分散归。【夹批：又为桂姐映李铭复来。】每日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员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靴，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数人跟随，在街上摇摆。上任回来，先拜本府县帅府都监，并清河左右卫同僚官，然后新朋邻舍，何等荣耀施为！家中收礼接帖子，一日不断。正是：

白马红缨色色新，不来亲者强来亲。

时来顽铁生光彩，运去良金不发明。

西门庆自从到任以来，每日坐提刑院衙门中，升厅画卯，问理公事。光阴迅速，不觉李瓶儿坐褥一月将满。吴大妗子、二妗子、杨姑娘、潘姥姥、吴大姨、乔大户娘子，许多亲邻堂客女眷，都送礼来，与官哥儿做弥月。院中李桂姐、吴银儿见西门庆做了提刑所千户，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礼，坐轿子来庆贺。西门庆那日在前边大厅上摆设筵席，请堂客饮酒。春梅、迎春、玉箫、兰香都打扮起来，【旁批：一总四人，独重玉箫。】在席前斟酒执壶。

原来西门庆每日从衙门中来，只到外边厅上就脱了衣服，教书童叠

了，安在书房中，止带着冠帽进后边去。到次日起来，旋使丫鬟来书房中取。【旁批：写尽愚人。】新近收拾大厅西厢房一间做书房，内安床几、桌椅、屏帟、笔砚、琴书之类。书童儿晚夕只在床脚踏板上铺着铺睡。西门庆或在那房里歇，早晨就使出那房里丫鬟来前边取衣服。取来取去，不想这小郎本是门子出身，生的伶俐清俊，与各房丫头打牙犯嘴惯熟，于是暗和上房里玉箫两个嘲戏上了。【旁批：偏是月娘之婢，作者恶月娘等人亦甚深矣。】那日也是合当有事，这小郎正起来，在窗户台上搁着镜儿梳头，【旁批：点明梳意。】拿红绳扎头发。不料玉箫推开门进来，看见说道：“好贼囚，你这咱还描眉画眼的，爹吃了粥便出来。”书童也不理，只顾扎包髻儿。玉箫道：“爹的衣服叠了，在那里放着哩？”书童道：“在床南头安放着的哩。”玉箫道：“他今日不穿这一套。吩咐我教问你要那件玄色[口扁]金补子、丝布员领、玉色衬衣穿。”书童道：“那衣服在厨柜里。我昨日才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开门取了去。”那玉箫且不拿衣服，走来跟前看着他扎头，戏道：“怪贼囚，也象老婆般拿红绳扎着头儿，梳的髻虚笼笼的！”因见他白滚纱漂白布汗褂儿上系着一个银红纱香袋儿，一个绿纱香袋儿，就说道：“你与我这个银红的罢！”书童道：“人家个爱物儿，你就要。”玉箫道：“你小厮家带不的这银红的，只好我带。”书童道：“早是这个罢了，倘是个汉子儿，你也爱他罢？”被玉箫故意向他肩膀上拧了一把，说道：“贼囚，你夹道卖门神——看出来好画儿。”不由分说，把两个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断系儿，放在袖子内。书童道：“你子不尊贵，把人的带子也揪断。”被玉箫发讪，一拳一把，戏打在身上。打的书童急了，说：“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这头发着！”玉箫道：“我且问你，没听见爹今日往那去？”书童道：“爹今日与县中华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里摆酒，来家只怕要下午时分，又听见会下应二叔，今日兑银子，要买对门乔大户家房子，【夹批：又伏月娘小产一案。】那里吃酒罢了。”玉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来和你说话。”书童道：“我知道。”玉箫于是与他约会下，才拿衣服往后边去了。

少顷，西门庆出来，就叫书童，吩咐：“在家，别往那去了，先写十二个请帖儿，都用大红纸封套，二十八日请官客吃庆官哥儿酒；教来兴儿买办东西，添厨役茶酒，预备桌面齐整；玳安和两名排军送帖儿，叫唱的；留下琴童儿在堂客面前管酒。”【眉批：偷笔先出下半回，方

落上半回文章过接之巧。】吩咐毕，西门庆上马送行去了。吴月娘众姊妹，请堂客到齐了，先在卷棚摆茶，然后大厅上屏开孔雀，褥隐芙蓉，上坐。席间叫了四个妓女弹唱。果然西门庆到午后时分来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应伯爵和陈敬济，兑了七百两银子，往对门乔大户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饮酒中间，只见玉箫拿下一银执壶酒并四个梨、一个柑子，迳来厢房中送与书童儿吃。推开门，不想书童儿不在里面，恐人看见，连壶放下，就出来了。

可霎作怪，琴童儿正在上边看酒，冷眼睨见玉箫进书房里去，半日出来，只知有书童儿在里边，三不知叉进去瞧。不想书童儿外边去，不曾进来，一壶热酒和果子还放在床底下。这琴童连忙把果子藏在袖里，将那一壶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儿房里。只见奶子如意儿和绣春在屋里看哥儿。琴童进门就问：“姐在那里？”绣春道：“他在上边与娘斟酒哩。你问他怎的？”琴童儿道：“我有个好的儿，教他替我收着。”绣春问他甚么，他又不拿出来。正说着，迎春从上边拿下一盘子烧鹅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与奶子吃，看见便道：“贼囚，你在这里笑甚么，不在上边看酒？”那琴童方才把壶从衣裳底下拿出来，教迎春：“姐，你与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边筛酒的执壶，你平白拿来做什么？”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里玉箫和书童儿小厮，七个八个，偷了这壶酒和些柑子、梨，送到书房中与他吃。我赶眼不见，戏了他的来。你只与我好生收着，随问甚么人来抓寻，休拿出来。我且拾了白财儿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来与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寻壶反乱，你就承当？”琴童道：“我又没偷他的壶。各人当场者乱，隔壁心宽，管我腿事！”说毕，扬长去了。迎春把壶藏放在里间桌子上，不题。

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壶。玉箫往书房中寻，那里得来！问书童，说：“我外边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骂道：“禽昏了你这淫妇！我后边看茶，你抱着执壶，在席间与娘斟酒。这回不见了壶儿，你来赖我！”向各处都抓寻不着。良久，李瓶儿到房来，迎春如此这般告诉：“琴童儿拿了一把进来，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儿道：“这囚根子，他做什么拿进来？后边为这把壶好不反乱，玉箫推小玉，小玉推玉箫，急得那大丫头赌身发咒，

只是哭。【夹批：大丫头三字又于此处一缴。】你趁早还不快送进去哩，迟回管情就赖在你这小淫妇儿身上。”那迎春方才取出壶，送入后边来。后边玉箫和小玉两个，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贼臭肉，还敢嚷些甚么？你每管着那一门儿？把壶不见了！”玉箫道：“我在上边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银器家火。不见了，如今赖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后边替他取茶去？你抱着执壶儿，怎的不见了？敢屁股大一吊了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无闲杂人，怎的不见了东西？等住回你主子来，没这壶，管情一家一顿。”

正乱着，只见西门庆自外来，问：“因甚嚷乱？”月娘把不见壶一节说了一遍。西门庆道：“慢慢寻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么？”潘金莲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见了一把，不嚷乱，你家是王十万！头醋不酸，到底儿薄。”【夹批：金莲几失宠在此。】看官听说：金莲此话，讥讽李瓶儿首先生孩子，满月就不见了壶，也是不吉利。西门庆明听见，只不做声。只见迎春送壶进来。玉箫便道：“这不是壶有了。”月娘问迎春：“这壶端的往那里来？”迎春悉把琴童从外边拿到我娘屋里收着，不知在那里来。月娘因问：“琴童儿那奴才，如今在那里？”玳安道：“他今日该狮子街房子里上宿去了。”【旁批：只合如此，若徇琴童一番，便嚼蜡矣。】金莲在旁不觉鼻子里笑了一声。【夹批：白描。】西门庆便问：“你笑怎的？”金莲道：“琴童儿是他家人，放壶他屋里，想必要瞞昧这把壶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将那奴才来，老实打着，问他个下落。”【旁批：此琴童非那琴童，故也。】不然，头里就赖着他那两个，正是走杀金刚坐杀佛！”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睁眼看着金莲，说道：“依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李大姐他爱这把壶？既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甚么！”那金莲把脸羞的飞红了，便道：“谁说姐姐手里没钱。”说毕，走过一边使性儿去了。

西门庆就有陈敬济进来说话。金莲和孟玉楼站在一处，骂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贼强盗！这两日作死也怎的？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见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发通没句好话儿说了，行动就睁着两个毬窟窿吆喝人。谁不知姐姐有钱，明日惯的他每小厮丫头养汉做贼，把人说遍了，也休要管他！”【夹批：后又护士短为何？】说着，只见西门庆与陈敬济说了一回话，就往前边去了。孟玉楼

道：“你还不去，他管情往你屋里去了。”【旁批：故作冷笔，衬出不堪。】金莲道：“可是他说的，有孩子屋里热闹，俺每没孩子的屋里冷清。”正说着，只见春梅从外走来。玉楼道：“我说他往你屋里去了，你还不信，这不是春梅叫你来了。”一面叫过春梅来问。春梅道：“我来问玉箫要汗巾子来。”【夹批：又写春梅作衬。】玉楼问道：“你爹在那里？”春梅道：“爹往六娘房里去了。”这金莲听了，心上如撞上把火相似，骂道：“贼强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别要进我那屋里！踹踹门槛儿，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踝子骨崴折了！”玉楼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莲道：“不是这等说，贼三寸货强盗，那鼠腹鸡肠的心儿，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无故只是多有了这点尿胞种子罢了，难道怎么样儿的！做甚么恁抬一个灭一个，把人躡到泥里！”正是：

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这里金莲使性儿不题。且说西门庆走到前边，薛太监差了家人，送了一坛内酒、一牵羊、两匹金缎、一盘寿桃、一盘寿面、四样嘉肴，一者祝寿，二者来贺。西门庆厚赏来人，打发去了。到后边，有李桂姐、吴银儿两个拜辞要家去。西门庆道：“你每两个再住一日儿，到二十八日，我请许多官客，有院中杂耍扮戏的，教你二位只管递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每，我教人家去回妈声，放心些。”于是把两人轿子都打发去了，不在话下。

次日，西门庆在大厅上锦屏罗列，绮席铺陈，请官客饮酒。因前日在皇庄见管砖厂刘公公，故与薛内相都送了礼来。西门庆这里发柬请他，又邀了应伯爵、谢希大两个相陪。从饭时，二人衣帽齐整，又早先到了。西门庆让他卷棚内待茶。伯爵因问：“今日，哥席间请那几客？”西门庆道：“有刘、薛二内相，帅府周大人，都监荆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团练张总兵，卫上范千户，吴大哥，吴二哥。乔老便今日使人来回了不来。连二位通只数客。”说毕，适有吴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儿摆饭。吃毕，应伯爵因问：“哥儿满月抱出来不曾？”西门庆道：“也是因众堂客要看，房下说且休教孩儿出来，恐风试着他，他奶子说不妨事。教奶子用被裹出来，他大妈屋里走了遭，应

了个日子儿，就进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这里请去，房下也要来走走，百忙里旧疾又举发了，起不得炕儿，心中急的要不得。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说声，抱哥儿出来，俺每同看一看。”西门庆一面吩咐后边：“慢慢抱哥儿出来，休要唬着他。对你娘说，大舅、二舅在这里，和应二爹、谢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奶子如意儿用红绫小被儿裹的紧紧的，送到卷棚角门首，玳安儿接抱到卷棚内。众人观看，官哥儿穿着大红缎毛衫儿，生的面白唇红，甚是富态，都夸奖不已。吴大舅、二舅与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锦缎兜肚，上带着一个小银坠儿；惟应伯爵是一柳五色线，上穿着十数文长命钱。教与玳安儿好生抱回房去，休要惊唬哥儿，说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西门庆大喜，作揖谢了。

说话中间，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纓枪排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须臾都到了门首，黑压压的许多伺候。里面鼓乐喧天，笙歌迭奏。西门庆迎入，与刘、薛二内相相见。厅正面设十二张桌席。西门庆就把盃让坐。刘、薛二内再三让逊道：“还有列位。”只见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冠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彼此让逊了一回。薛内相道：“刘哥，既是列位不肯，难为东家，咱坐了罢。”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旁打扇，【旁批：小厮，一层。】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备、荆都监众人。须臾阶下一派箫韶，动起乐来。当日这筵席，说不尽食烹异品，果献时新。须臾酒过五巡，汤陈三献，教坊司俳官簇拥一段笑乐院本上来。【旁批：教坊，二层。】正是：

百宝妆腰带，珍珠络臂鞞。

笑时能近眼，舞罢锦缠头。

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儿上来弹唱。【旁批：小优，三层。】一个[才栾]箏，一个琵琶。周守备先举手让两位内相，【旁批：必思他热处，无非冷局中安根。】说：“老太监吩咐，赏

他二人唱那套词儿？”刘太监道：“列位请先。”周守备道：“老太监，自然之理，不必过谦。”刘太监道：“两个子弟唱个‘叹浮生有如一梦里’。”【夹批：一部主意。】周守备道：“老太监，此是归隐叹世之辞，今日西门庆大人喜事，又是华诞，唱不的。”刘太监又道：“你会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旁批：官哥死矣。】【夹批：恰合一部间架。】周守备道：“此是《陈琳抱妆盒》杂记，今日庆贺，唱不的。”薛太监道：“你叫他二人上来，等我吩咐他。你记的《普天乐》‘想人生最苦是离别’？”【夹批：一部关目。】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监，此是离别之词，越发使不的。”薛太监道：“俺每内官的营生，只晓的答应万岁爷，不晓得词曲中滋味，凭他每唱罢。”夏提刑终是金吾执事人员，倚仗他刑名官，遂吩咐：“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薛内相问：“怎的是弄璋之喜？”【旁批：活描。】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此日又是西门大人公子弥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礼庆贺。”薛内相道：“这等——”因向刘太监道：“刘家，咱每明日都补礼来庆贺。”西门庆谢道：“学生生一豚犬，不足为贺，到不必老太监费心。”说毕，唤玳安里边叫出吴银儿、李桂姐，席前递酒。

两个唱的打扮出来，【旁批：唱的，四层。】花枝招展，望上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儿，起来执壶斟酒，逐一敬奉。两个乐工，又唱一套新词，歌喉宛转，真有绕梁之声。当夜前歌后舞，锦簇花攒，直饮至更余时分，薛内相方才起身，说道：“生等一者过蒙盛情，二者又值喜庆，不觉留连畅饮，十分扰极，学生告辞。”西门庆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顿使蓬荜增辉，幸再宽坐片时，以毕余兴。”众人俱出位说道：“生等深扰，酒力不胜。”各躬身施礼相谢。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吴大舅、二舅等，一齐送至大门。一派鼓乐喧天，两边灯火灿烂，前遮后拥，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欢娱嫌日短，故烧高烛照红妆。



















### 第三十三回 陈敬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锋

【总批：韩道国，一百回内结果之人也。其结果乃在何官人家。夫韩道国妻王六儿，于“财”“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爱姐于“财”“色”二字不堪而回头者也。不堪所以有此书，不堪而欲其回头，又所以有此书。故结以何官人，为凡世之不抱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劝也。故仍以何官人结，而此处于未出韩道国，先出何官人，因买何官人货，方寻韩伙计。然则“财”“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货，必云绒线。

写失钥罚唱，必用还席作因，寻衣作引。一伏后文打狗骂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双”由寻衣服之引。

一咱写金莲强敬济吃酒索唱，总是从骨髓中描出，深成一片，不能为之字分句解，知者当心领其用笔之妙。然而他偏又夹写瓶儿、春梅、潘姥姥、吴月娘、如意儿、官哥，总是史笔之简净灵活处。

金莲、敬济至一见消魂后，至此已几番描写。然而一层深一层，一次熟落胆大一次，总是罪西门、月娘不知防嫌。而此回又必写月娘见其同席，而不早正色以闲之也。

内心写月娘小产者，乃作者深恶妇人私行妄动，毫无家教。以致酿成祸患而不知悔，犹信任三姑六婆，安胎打胎，胡乱行事，全无闺范者也。又深讥西门空自奸诈，其实不能出妇人之手，终被瞒过。何也？如月娘有孕七月，而一旦落去，西门且不知，然则设十月生下，问之西门，当亦不知为何人之子乎？不知其孕，固属愚甚，知其有孕而并不问其何以不生出，天下人处家之昏昏者。

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轩，去生官哥止一两月，然则私语时，瓶儿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门亦未之知。其醉梦为何如？宜乎刘婆子与三姑得出入，以肆其奸也。有家者甚勿为色所迷。

王六儿与二捣鬼奸情，乃云道国纵之。细观方知作者之阳秋。盖王

六儿打扮作倚门妆，引惹游蜂，一也；叔嫂不同席，古礼也，道国有弟而不知闲，二也；自己浮夸，不守本分，以致妻与弟得以容其奸，三也；败露后，不能出之于王屠家，且百计全之，四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儿与二捣鬼，而大书韩道国纵妇争风，谁为稗官家无阳秋哉？

又月娘小产，必于王六儿将出之时，煞有深意。见六为阴数，先有潘六儿在前，后有王六儿在后，重阴凝结，生意尽矣。幸有一阳隐伏，尚可图来复之机，乃一旦动摇剥尽，不必至丧命一回，而久已知两六之为祸根，后死两六儿家犹证果，非结因也。

王、刘、薛三姑子，三姑也；刘婆子，刘与六通，六婆也。写来遂令人混混，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记于此。】

词曰：

衣染莺黄，爱停板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滴露、竹风凉，拚剧饮琳琅。夜渐深笼灯就月，仔细端相。

——右调《意难忘前》

话说西门庆衙门中来家，进门就问月娘：“哥儿好些？使小厮请太医去。”月娘道：“我已叫刘婆子来了。吃了他药，孩子如今不洋奶，稳稳睡了这半日，觉好些了。”西门庆道：“信那老淫妇胡针乱灸，还请小儿科太医看才好。【旁批：早为打胎、灸官哥一引。】既好些了，罢。若不好，拿到衙门里去拶与老淫妇一拶子。”【夹批：骄极矣。】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骂人。你家孩儿现吃了他药好了，还恁舒着嘴子骂人！”说毕，丫鬟摆上饭来。西门庆刚才吃了饭，只见玳安儿来报：“应二爹来了。”西门庆教小厮：“拿茶出去，请应二爹卷棚内坐。”向月娘道：“把刚才我吃饭的菜蔬休动，教小厮拿饭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说我就来。”月娘便问：“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里去？那咱才来。”

西门庆便告说：“应二哥认的一个湖州客人何官儿，门外店里堆着五百两丝线，急等着要起身家去，来对我说要折些发脱。我只许他四百

五十两银子。昨日使他同来保拿了两锭大银子作样银，已是成了来了，约下今日兑银子去。我想来，狮子街房子空闲，打开门面两间，倒好收拾开个绒线铺子，搭个伙计。况来保已是郢王府认纳官钱，教他与伙计在那里，又看了房儿，又做了买卖。”月娘道：“少不得又寻伙计。”西门庆道：“应二哥说他有一相识，姓韩，原是绒线行，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说写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举。改日领他来见我，写立合同。”【旁批：未出爱姐，先出道国、六儿。未出六儿，先出何官人。何官人乃爱姐结果之所，今于未有爱姐之先，先出何官人，且因何官人货物，才寻来韩道国，是何等神至笔力！即以来保与之同伙，后文情事俱到，真是天际神龙，令人不可测拟。且敬济罚唱，乃未得金莲之时，已安爱姐守节之处。谓一百回非一时做出，吾不信也。】说毕，西门庆在房中兑了四百五十两银子，教来保拿出来。陈敬济已陪应伯爵在卷棚内吃完饭，等的心里火发。见银子出来，心中欢喜，与西门庆唱了喏，说道：“昨日打搅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来。”西门庆道：“这银子我兑了四百五十两，教来保取搭连眼同装了。今日好日子，便雇车辆搬了货来，锁在那边房子里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张的有理。只怕蛮子停留长智，推进货来就完了帐。”于是同来保骑头口，打着银子，迳到门外店中成交易去。谁知伯爵背地里与何官儿砸杀了，只四百二十两银子，打了三十两背工。对着来保，当面只拿出九两用银来，二人均分了。雇了车脚，即日推货进城，堆在狮子街空房内，锁了门，来回西门庆话。

西门庆教应伯爵，择吉日领韩伙计来见。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纪，言谈滚滚，满面春风。西门庆即日与他写立合同。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来到，请堂客摆酒。留下吴大妗子、潘姥姥、杨姑娘并两个姑子住两日，晚夕宣唱佛曲儿，常坐到二三更才歇。那日，西门庆因上房有吴大妗子在这里，不方便，走到前边李瓶儿房中看官哥儿，心里要在李瓶儿房里睡。李瓶儿道：“孩子才好些儿，我心里不耐烦，往他五妈妈房里睡一夜罢。”西门庆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过金莲这边来。那金莲听见汉子进他房

来，如同拾了金宝一般，连忙打发他潘姥姥过李瓶儿这边宿歇。他便房中高点银灯，款伸锦被，薰香澡牝，夜间陪西门庆同寝。枕畔之情，百般难述，无非只要牢宠汉子心，使他不往别人房里去。正是：

鼓鬣游蜂，嫩蕊半匀春荡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风流。

李瓶儿见潘姥姥过来，连忙让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菜果饼，晚夕说话，坐半夜才睡。到次日，与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绫袄儿，两双缎子鞋面，二百文钱。把婆子欢喜的眉欢眼笑，过这边来，拿与金莲瞧，说：“这是那边姐姐与我的。”金莲见了，反说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么好的，拿了他的来！”潘姥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怜见与我，你却说这个话。你肯与我一件儿穿？”【旁批：酸鼻语，不可令天下人子闻之，更不可令天下父母闻之。】金莲道：“我比不得他有钱的姐姐。我穿的还没有哩，拿什么与你！你平白吃了人家的来，等住回可整理几碟子来，筛上壶酒，拿过去还了他就是了。到明日少不的教人〔石店〕言试语，我是听不上。”【夹批：小人心事。】一面吩咐春梅，定八碟菜蔬，四盒果子，一锡瓶酒。打听西门庆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拿到李瓶儿房里，说：“娘和姥姥过来，无事和六娘吃杯酒。”李瓶儿道：“又教你娘费心。”少顷，金莲和潘姥姥来，三人坐定，把酒来斟。春梅侍立斟酒。

娘儿每说话间，只见秋菊来叫春梅，说：“姐夫在那边寻衣裳，【夹批：又是衣服作祟。】教你去开外边楼门哩。”【旁批：楼里间则金莲卧房矣。此盖与金莲对面一间，而令敬济朝夕出入，难矣哉！】金莲吩咐：“叫你姐夫寻了衣裳来这里喝瓯子酒去。”不一时，敬济寻了几家衣服，就往外走。春梅进来回说：“他不来。”金莲道：“好歹拉了他来。”又使出绣春去把敬济请来。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儿摆着果盒儿，金莲、李瓶儿陪着吃酒。连忙唱了喏。金莲说：“我好意教你来吃酒儿，你怎的张致不来？就吊了造化了？”呶了个嘴儿，教春梅：“拿宽杯儿来，筛与你姐夫吃。”敬济把寻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范，取了个茶瓯子，流沿边斟上，递与他。慌的敬济说道：“五娘赐我，宁可吃两小钟儿罢。外边铺子里许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莲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这一大钟，那小钟子刁刁的不耐烦。”潘姥姥

道：“只教哥哥吃这一钟罢，只怕他买卖事忙。”金莲道：“你信他！有什么忙！吃好少酒儿，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箍上。”那敬济笑着拿酒来，刚呷了两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拿箸儿与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箸，故意毆他，向攒盒内取了两个核桃递与他。那敬济接过来道：“你敢笑话我就禁不开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还是小后生家，好口牙。相老身，东西儿硬些就吃不得。”敬济道：“儿子世上有两椿儿——鹅卵石、牛犄角——吃不得罢了。”金莲见他吃了那钟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钟儿，说：“头一钟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么？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瓯子，饶了你罢。”敬济道：“五娘可怜见儿子来，真吃不得了。此这一钟，恐怕脸红，惹爹见怪。”金莲道：“你也怕你爹？我说你不怕他。【旁批：淫妇活跳出来。】你爹今日往那里吃酒去了？”敬济道：“后晌往吴驿丞家吃酒，如今在对门乔大户房子里看收拾哩。”金莲问：“乔大户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与他送茶？”敬济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儿问：“他家搬到那里住去了？”敬济道：“他在东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银子，买了所好不大的房子，与咱家房子差不多儿，门面七间，到底五层。”【夹批：已为攀亲之地。】说话之间，敬济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钟，趁金莲眼错，得手拿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记钥匙去了。”那金莲取过来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儿道：“等他来寻，你每且不要说，等我奈何他一回儿才与他。”潘姥姥道：“姐姐与他罢了，又奈何他怎的。”

那敬济走到铺子里，袖内摸摸，不见钥匙，一直走到李瓶儿房里寻。金莲道：“谁见你什么钥匙，你管着什么来？放在那里，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锁在楼上了。”【旁批：春梅不讲，可知得双，非相逼也。】敬济道：“我记的带出来。”金莲道：“小孩儿家屁股大，敢吊了心！又不知家里外头什么人扯落的你恁有魂没识，心不在肝上。”敬济道：“有人来赎衣裳，可怎的样？趁爹不过来，免不得叫个小炉匠来开楼门，才知有没。”那李瓶儿忍不住，只顾笑。敬济道：“六娘拾了，与了我罢。”金莲道：“也没见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么，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济只是牛回磨转，转眼看见金莲身底下露出钥匙带儿来，说道：“这不是钥匙！”才待用手去取，被金莲褪在袖内，不与他，说道：“你的钥匙儿，怎落在我手里？”急得那小伙儿只是

杀鸡扯臊。金莲道：“只说你会唱的好曲儿，倒在外边铺子里唱与小厮听，怎的不唱个儿我听？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这里，只拣眼生好的唱个儿，我就与你这钥匙。不然，随你就跳上白塔，我也没有。”敬济道：“这五娘，就勒掬出人痞来。谁对你老人家说我会唱？”金莲道：“你还捣鬼？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旁批：非宋事可见，寓言。】——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那小伙儿吃他奈何不过，说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里撑心柱肝，要一百个也有！”金莲骂道：“说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莲道：“你再喝一杯，盖着脸儿好唱。”敬济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个果子名《山坡羊》你听：

初相交，在桃园儿里结义。相交下来，把你当玉黄李子儿抬举。人人说你在青翠花家饮酒，气的我把频波脸儿挝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贼，你学了虎刺宾了，外实里虚，气的我李子眼儿珠泪垂。我使的一对桃奴儿寻你，见你在软枣儿树下就和我别离了去。气的我鹤顶红剪一柳青丝儿来呵，你海东红反说我理亏。骂了句生心红的强贼，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干儿上寻个无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谁？”

唱毕，就问金莲要钥匙，说道：“五娘快与了我罢！伙计铺子里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时爹过来。”金莲道：“你倒自在性儿，说的且是轻巧。等你爹问，我就说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钥匙不见了，走来俺屋里寻。”敬济道：“爷嚟！五娘就是弄人的刽子手。”李瓶儿和潘姥姥再三旁边说道：“姐姐与他去罢。”金莲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劝我，定罚教你唱到天晚。【旁批：出金莲不堪。】头里骗嘴说一百个，才唱一个曲儿就要腾翅子？我手里放你不过。”【夹批：浪极矣，何物化工之笔，一一描出。】敬济道：“我还有一个儿看家的，是银名《山坡羊》，亦发孝顺你老人家罢。”于是顿开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来，白闷我一月，闪的人反拍着外膛儿细丝凉不彻。我使狮子头定儿小厮拿着黄票儿请你，你在兵部洼儿里元宝儿家欢娱过夜。我陪铜磬儿家私为焦心一旦儿弃舍，我把如同印籍儿印在心里愁无求解。叫着。你把那挺脸儿高扬着不理，空教我拨着双火筒儿顿着罐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气的奴花银竹叶脸儿咬定银牙来呵，唤官银顶上了我房门，随那泼脸儿冤家轻敲儿不理。骂了句煎彻了的三倾儿捣槽斜贼，空

把奴一腔子暖汁儿真心倒与你，只当做热血。

敬济唱毕，金莲才待叫春梅斟酒与他，忽有月娘从后边来，【旁批：完得妙。】见奶子如意儿抱着官哥儿在房门首石基上坐，便说道：“孩子才好些，你这狗肉又抱他在风里，还不抱进去！”金莲问：“是谁说话？”绣春回道：“大娘来了。”敬济慌的拿钥匙往外走不迭。众人都下来迎接月娘。月娘便问：“陈姐夫在这里做什么来？”金莲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请俺娘坐坐。【夹批：狐精常态如画。】陈姐夫寻衣服，叫他进来喝一杯。姐姐，你请坐，好甜酒儿，你喝一杯。”月娘道：“我不吃。后边他大妗子和杨姑娘要家去，我又记挂着这孩子，迳来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风里坐的。前日刘婆子说他是惊寒，人还不好生看他！”李瓶儿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谁知贼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后边去了。一回，使小玉来，请姥姥和五娘、六娘后边坐。那潘金莲和李瓶儿匀了脸，同潘姥姥往后边来，陪大妗子、杨姑娘吃酒。到日落时分，与月娘送出大门，上轿去了。都在门里站立，先是孟玉楼说道：【旁批：此处却是玉楼作引，或者天道报应不爽也。】“大姐姐，今日他爹不在，往吴驿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对门乔大户家房里瞧瞧。”月娘问看门的平安儿：“谁拿着那边钥匙哩？”平安道：“娘每要过去瞧，开着门哩。来兴哥看着两个盆工的在那里做活。”月娘吩咐：“你教他躲开，等俺每瞧瞧去。”平安儿道：“娘每只顾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层大空房拨灰筛土，叫出来就是了。”

当下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都用轿子短搬抬过房子内。进了仪门，就是三间厅。第二层是楼。月娘要上楼去，可是作怪，刚上到楼梯中间，不料梯磴陡起，只闻月娘哎了一声，滑下一只脚来，早是月娘攀住楼梯两边栏杆。慌了玉楼，便道：“姐姐怎的？”连忙搯住他一只胳膊，不曾跌下来。月娘吃了一惊，就不上去。众人扶了下来，唬的脸蜡渣儿黄了。玉楼便问：“姐姐，怎么上来滑了脚，不曾扭着那里？”月娘道：“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唬的我心跳在口里。楼梯子起，我只当咱家里楼上来，滑了脚。早是攀住栏杆，不然怎了！”李娇儿道：“你又身上不方便，早知不上楼也罢了。”于是众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刚到家，叫的应就肚中疼痛。月娘忍不过，趁西门庆不

在家，使小厮叫了刘婆子来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经事来着伤，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了五个多月了，上楼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这药，安不住，下来罢了。”月娘道：“下来罢！”【夹批：月娘信六婆之报。】婆子于是留了两服大黑丸子药，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吊下来了，在马桶里。点灯拨看，原来是个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成性命，真灵先到杳冥天。

幸得那日西门庆在玉楼房中歇了。

到次日，玉楼早晨到上房，问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诉：“半夜果然疼不住，落下来了，倒是小厮儿。”玉楼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来家，到我屋里才待脱衣裳，我说你往他们屋里去罢，我心里不自在。他才往你这边来了。我没对他说。我如今肚里还有些隐隐的疼。”玉楼道：“只怕还有些余血未尽，筛酒吃些锅脐灰儿就好了。”又道：“姐姐，你还计较两日儿，且在屋里不可出去。小产比大产还难调理，只怕掉了风寒，难为你的身子。”月娘道：“你没的说，倒没的唱扬的一地里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么空窝，惹的人动那唇齿。”以此就没教西门庆知道。此事表过不题。

且说西门庆新搭的开绒线铺伙计，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韩名道国，字希尧，乃是破落户韩光头的儿子。如今跌落下来，替了大爷的差使，亦在郓王府做校尉，【夹批：与来保结亲之脉。】见在县东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虚飘，言过其实，巧于词色，善于言谈。许人钱，如捉影捕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自从西门庆家做了买卖，手里财帛从容，新做了几件蛇蚤皮，在街上掇着肩膀儿就摇摆起来。【夹批：何止道国一人。】人见了不叫他个韩希尧，只叫他做“韩一摇”。他浑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儿，【眉批：六者，阴数也。潘六儿与王六儿八成重阴之数，阳已全尽，安得不死？坤尽为复，复之一阳，必须静以保之方可。今月娘过街上楼，以致一阳尽，所以必死无疑。】生的长跳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约二十八九年纪。身边有个女孩儿，【夹批：又出爱姐。】嫡亲三口儿度日。他兄弟韩二，名二捣鬼，是个耍钱的捣子，在外边另住。旧与这妇人有好，赶韩道国不在家，铺中上宿，

他便时常走来与妇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几个浮浪子弟，见妇人搽脂抹粉，打扮的乔模乔样，常在门首站立睃人，人略斗他斗儿，又臭又硬，就张致骂人。因此街坊这些小伙子儿，心中有几分不愤，暗暗三两成群，背地讲论，看他背地与什么人首尾。那消半个月，打听出与他小叔韩二这件事来。

原来韩道国这间屋门面三间，房里两边都是邻舍，后门逆水塘。这伙人，单看韩二进去，或夜晚扒在墙上看觑，或白日里暗使小猴子在后塘推道捉蛾儿，单等捉奸。不想那日二捣鬼打听他哥不在，大白日装酒和妇人吃，醉了，倒插了门，在房里干事。不防众人睃见踪迹，小猴子扒过来，把后门开了，众人一齐进去，掇开房门。

韩二夺门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还在炕上，慌穿衣不迭。一人进去，先把裤子挝在手里，都一条绳子拴出来。须臾，围了一门首人，跟到牛皮街厢铺里，就哄动了那一条街巷。这一个来问，那一个来瞧，内中一老者见男妇二人拴做一处，便问左右看的人：“此是为什么事的？”旁边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都点了点头儿说道：“可伤，原来小叔儿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那旁边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说道：“你老人家深通条律，象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那老者见不是话，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夹批：百忙插趣。】正是：各人自扫檐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这里二捣鬼与妇人被捉不题。

单表那日，韩道国铺子里不该上宿，来家早，八月中旬天气，身上穿着一套儿轻纱软绢衣服，新盔的一顶帽儿，在街上阔行大步摇摆。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惹悬河，滔滔不绝。就是一回，内中遇着他两个相熟的人，一个是开纸铺的张二哥，一个是开银铺的白四哥，慌作揖举手。张好问便道：“韩老兄连日少见，闻得恭喜在西门大官府上，开宝铺做买卖，我等缺礼失贺，休怪休怪！”一面让他坐下。那韩道国坐在凳上，把脸儿扬着，手中摇着扇儿，说道：“学生不才，仗赖列位余光，与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甚蒙敬重，比他人不同。”白汝晃道：“闻老兄在他门下只做线铺生

意。”韩道国笑道：“二兄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帐！言听计从，祸福共知，通没我一时儿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门中来家摆饭，常请去陪侍，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两个在他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说话儿，常坐半夜他方进后边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坐轿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饮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无忌惮。不可对兄说，就是背地他房中话儿，也常和学生计较。【旁批：令正说来，自是不差。】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夹批：太师之下有翟爷，翟爷之下有西门，西门之下有道国，一班如此兴利除害之人。可叹。】不是我自己夸奖，大官人正喜我这一件儿。”刚说在热闹处，忽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向前叫道：“韩大哥，你还在这里说什么，教我铺子里寻你不着。”拉到僻静处告他说：“你家中如此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众人撮弄了，拴到铺里，明早要解县见官去。你还不早寻人情理会此事？”这韩道国听了，大惊失色。口中只咂嘴，下边顿足，就要翘趯走。被张好问叫道：“韩老兄，你话犹未尽，如何就去了？”这韩道国举手道：“大官人有要紧事，寻我商议，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谁人挽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





















###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总批：此回单为书童出色描写也。故上半篇用金莲怒骂中衬出，下半篇用伯爵笑话中点醒也。

伯爵者，乃作者点睛之笔也。看他于此回内，描写为书童一篇，曲曲折折文字，只用伯爵一笑话明白说出，使通身皆现。诸如后文“山洞戏春娇”，西门恼桂姐心事，用伯爵数白话点明，如此等类，不可胜数。故云伯爵，作者点睛之妙笔，遂成伯爵之妙舌也。

平安吃醋，固宜受祸，画童以听觑摇手，亦被牵连。内又插来安过舌，来兴作耍，贲回插科，终以玳安作收，固为书童怙宠作衬，实又借此为玳安一描身分也。席间必用伯爵打贲四一错，一者见伯爵荐人纯是贪利，于西门家毫未着意，小人心意，固是如此；二者见贲四一向赚钱，已露骄矜，宜乎有错，而王六儿即便上手，较之贲四嫂尚俟迟迟，故贲四先须让韩道国一着也。

希大一唱内于赏男宠时，已露王六儿消息，此所以为希大也。然唱亦精绝。

末又于打灯笼一段闲情，照出金莲之恨，且收拾诸仆。借问棋童使画童、琴童、玳安、平安，色色皆出，而独于问春梅时，一语结出书童，使层层爆出之花，又层层收拢入来，真千古的史笔。可惜令之老死床下；作稗官野史。悲夫！我当为之一哭。】

诗曰：

娟娟游冶童，结束类妖姬。

扬歌倚箏瑟，艳舞逞媚姿。

贵人一蛊惑，飞骑争相追。

婉变邀恩宠，百态随所施。

话说西门庆早到衙门，先退厅与夏提刑说：“车淡四人再三寻人情来说，交将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学生那边，不好对长官说。既是这等，如今提出来，戒饬他一番，放了罢。”西门庆道：“长官见得有理。”即升厅，令左右提出车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顾磕头。西门庆也不等夏提刑开言，就道：“我把你这起光棍，如何寻这许多人情来说！【夹批：岂是官口中话。】”本当都送问，且饶你这遭，若再犯了我手里，都活监死。出去罢！”连韩二都喝出来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无命。这里处断公事不题。

且说应伯爵拿着五两银子，寻书童儿问他讨话，悄悄递与他银子。书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儿在门首拿眼儿瞅着他。【旁批：细。】书童于是如此这般：“昨日我替爹说了，今日往衙门里发落去了。”伯爵道：“他四个父兄再三说，恐怕又责罚他。”书童道：“你老人家只顾放心去，管情儿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们话去了。到早饭时分，四家人都到家，个个扑着父兄家属放声大哭。每人去了百十两银子，落了两腿疮，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祸患每从勉强得，烦恼皆因不忍生。

却说那日西门庆未来家时，书童儿在书房内，叫来安儿扫地，向食盒内，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与他吃。【旁批：也是吃嘴上起。】那小厮千不合万不合，叫：“书童哥，我有句话儿告你说。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轿子，在路上好不学舌，说哥的过犯。”书童问道：“他说我甚么来？”来安儿道：“他说哥揽的人家几两银子，大胆买了酒肉，送在六娘房里，吃了半日出来。又在前边铺子里吃，不与他吃。又说你在书房里，和爹干什么营生。”这书童听了，暗记在心，也不题起。到次日，西门庆早晨约会了，不往衙门里去，都往门外永福寺，置酒与须坐营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才来家，下马就分咐平安：“但有人来，只说还没来家。”说毕，进到厅上，书童儿接了衣裳。西门庆因问：“今日没人来？”书童道：“没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两包螃蟹、十斤鲜鱼。小的拿回帖打发去了，与了来人一钱银子。又有吴大舅送了六个帖儿，明日请娘们吃三日。”原来吴大舅子吴舜臣，娶了乔大户娘子侄女儿郑三姐做媳妇儿，西门庆送了茶去，他那里来请。

西门庆到后边，月娘拿了帖儿与他瞧，西门庆说道：“明日你们都收拾了去。”说毕，出来到书房里坐下。书童连忙拿炭火炉内烧甜香饼儿，双手递茶上去。西门庆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边。良久，西门庆努了个嘴儿，使他把门关上，用手搂在怀里，一手捧着他的脸儿。西门庆吐舌头，那小郎口里噙着凤香饼儿递与他，下边又替他弄玉茎。西门庆问道：“我儿，外边没人欺负你？”那小厮乘机就说：“小的有桩事，不是爹问，小的不敢说。”西门庆道：“你说不妨。”书童就把平安一节告说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里，他和画童在窗外听觑，【夹批：冤呼画童。】小的出来舀水与爹洗手，亲自看见。他又在外边对着人骂小的蛮奴才，百般欺负小的。”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说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来也不算！”这里书房中说话不题。

且说平安儿专一打听这件事，三不知走去报与金莲。【夹批：原该报。】金莲使春梅前边来请西门庆说话。刚转过松墙，只见画童儿在那里弄松虎儿，便道：“姐来做什么？爹在书房里。”被春梅头上啣了一下。【旁批：写生。】西门庆在里面听见裙子响，就知有人来，连忙推开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书童在桌上弄笔砚，春梅推门进来，见了西门庆，咂嘴儿【旁批：写生。】说道：“你们悄悄的在屋里，把门儿关着，敢守亲哩！娘请你说话。”西门庆仰睡在枕头上，便道：“小油嘴儿，他请我说什么话？你先行，等我略倘倘儿就去！”【旁批：摹神。】那春梅那里容他，说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来！”【旁批：恃宠处。】西门庆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莲房中。金莲问：“他在前头做什么？”春梅道：“他和小厮两个在书房里，把门儿插着，捏杀蝇儿子是的，知道干的甚么茧儿，恰是守亲的一般。我进去，小厮在桌子跟前推写字，他便倘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来。”潘金莲道：“他进来我这屋里，只怕有锅镬吃了他是的。【夹批：心醋瓶儿。】贼没廉耻的货，你想，有个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关着门做什么来？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门子，钻了，到晚夕还进屋里，和俺每沾身睡，好干净儿！”【旁批：卿何妨自洁。】西门庆道：“你信小油嘴儿胡说，我那里有此勾当！我看着他写礼帖儿来，我便歪在床上。”金莲道：“巴巴的关着门儿写礼帖？什么机密谣言，什么三只腿的金刚、两个犄角的象，怕人瞧见？明日吴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个帖子儿来，不长不短的，也寻件甚么子与我做拜钱。你不与，莫不教我和野汉子要！”【旁批：活相逼

人。】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钱银子，别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没有，我就不去了！”西门庆道：“前边厨柜内拿一匹红纱来，与你做拜钱罢。”金莲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器纱片子，拿出去倒没的教人笑话！”西门庆道：“你休乱，等我往那边楼上，寻一件什么与他便了。如今往东京送贺礼，也要几匹尺头，一答儿寻下来罢。”于是走到李瓶儿那边楼上，寻了两匹玄色织金麒麟补子尺头、两个南京色缎、一匹大红斗牛紵丝、一匹翠蓝云缎。因对李瓶儿说：“要寻一件云绢衫与金莲做拜钱，如无，拿帖缎子铺讨去罢。”【夹批：带惭，妙。】李瓶儿道：“你不要铺子里取去，我有一件织金云绢衣服哩！大红衫儿、蓝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两个都做了拜钱罢。”一面向箱中取出来。李瓶儿亲自拿与金莲瞧：“随姐姐拣，衫儿也得，裙儿也得，咱两个一事包了做拜钱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莲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儿道：“好姐姐，怎生恁说话！”推了半日，金莲方才肯了。又出去教陈敬济换了腰封，写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题。

且说平安儿正在大门首，只见白赚光走来问道：“大官人在家么？”【旁批：百忙平插一峰，却是二兄弟处生来，非生扭强捏。】平安儿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赚光不信，迳入里面厅上，见榻子关着，说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门外送行去了，还没来。”白赚光道：“既是送行，这咱晚也该来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话说下，待爹来家，小的禀就是了。”白赚光道：“没什么活，只是许多时没见，闲来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罢。”平安道：“只怕来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赚光不依，把榻子推开，进入厅内，在椅子上就坐了。众小厮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门庆教迎春抱着尺头，从后边走来，刚转过软壁，顶头就撞见白赚光在厅上坐着。迎春儿丢下缎子，往后走不迭。白赚光道：“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来唱喏。西门庆见了，推辞不得，须索让坐。睃见【旁批：二字不堪。】白赚光头戴着一顶出洗覆盃过的、恰如太山游到岭的旧罗帽儿，身穿着一件坏领磨襟救火的硬浆白布衫，【旁批：必如此写来，见世人所敬者衣服也。可叹！】脚下鞞着一双乍板唱曲儿前后弯绝户绽的皂靴，里边插着一双一碌子蝇子打不到、黄丝转香马凳袜子。坐下，也不叫茶，【夹批：十弟兄如此。】见琴童在旁伺候，就吩咐：“把尺头抱到客房里，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应诺，抱尺头往厢房

里去了。白赉光举手道：“一向欠情，没来望的哥。”西门庆道：“多谢挂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门中有事。”【夹批：十弟兄如此。】白赉光道：“哥这衙门中也日日去么？”西门庆道：“日日去两次，每日坐厅问事。到朔望日子，还要拜牌，画公座，大发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归家便有许多穷冗，无片时闲暇。今日门外去，因须南溪新升了新平寨坐营，众人和他送行，只刚到家。【夹批：一虚。】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请吃酒，路远去不成。【夹批：一虚。】后日又要打听接新巡按。【夹批：一实。】又是东京太师老爷四公子又选了驸马，【夹批：一虚。】童太尉侄男童胤新选上大堂，升指挥使金书管事。【夹批：一虚。】两三层都要贺礼。这连日通辛苦的了不得。”说了半日语，来安儿才拿上茶来。白赉光才拿在手里呷了一口，只见玳安拿着大红帖儿往里飞跑，报道：“掌刑的夏老爹来了！外边下马了。”西门庆就往后边穿衣服去了。【旁批：绝不照管。】白赉光躲在西厢房内，打帘里望外张看。

良久，夏提刑进到厅上，西门庆冠带从后边迎将来。两个叙礼毕，分宾主坐下。不一时，棋童儿拿了两盏茶来吃了。【旁批：明衬赉光，可叹，可叹！】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学生差人打听，姓曾，乙未进士，牌已行到东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远接。你我虽是武官，系领敕衙门提点刑狱，比军卫有司不同。咱后日起身，离城十里寻个去所，预备一顿饭，那里接见罢！”西门庆道：“长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长官费心，学生这里着人寻个庵观寺院，或是人家庄园亦好，教个厨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谢道：“这等又教长官费心。”说毕，又吃了一盏茶，【旁批：可叹。】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门庆送了进来，宽去衣裳。那白赉光还不去，走到厅上又坐下了。对西门庆说：“自从哥这两个月没往会里去，把会来就散了。【旁批：此处提“热结”，偏冷淡无比。】【夹批：可怜十弟兄如此冷去。】老孙虽年纪大，主不得事。应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内，玉皇庙打中元醮，连我只三四个人到，没个人拿出钱来，都打撒手儿。难为吴道官，晚夕谢将，又叫了个说书的，甚是破费他。他虽故不言语，各人心中不安。不如那咱哥做会首时，还有个张主。不久还要请哥上会去。”西门庆道：“你没了的说散便散了罢，那里得工夫干此事？【夹批：人情如画。】遇闲时，在吴先生那里一年打上个醮，答报答报天地就是了。随你们会不会，不消来对我

说。”几句话抢白的白赚光没言语了。又坐了一回，西门庆见他不去，只得唤琴童儿厢房内放桌儿，拿了四碟小菜，牵荤连素，一碟煎面筋、一碟烧肉。西门庆陪他吃了饭。筛酒上来，西门庆又讨副银镶大钟来，斟与他。吃了几钟，【旁批：催起身。】白赚光才起身。西门庆送到二门首，说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赚光告辞去了。

西门庆回到厅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声叫平安儿。那平安儿走到跟前，西门庆骂道：“贼奴才，还站着？”叫答应的，就是三四个排军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么缘故，唬的脸蜡渣黄，跪下了。西门庆道：“我进门就吩咐你，但有人来，答应不在。你如何不听？”平安道：“白大叔来时，小的回说爹往门外送行去了，没来家。他不信，强着进来了。小的就跟进来问他：‘有话说下，待爹来家，小的禀就是了。’他又不言语，自家推开厅上桌子坐下。落后，不想出来就撞见了。”西门庆骂道：“你这奴才，不要说嘴！你好小胆子儿？人进来，你在那里耍钱吃酒去来，不在大门首守着！”令左右：“你闻他口里。”那排军闻了一闻，禀道：“没酒气。”西门庆吩咐：“叫两个会动刑的上来，与我着实拶这奴才！”当下两个伏侍一个，套上拶指，只顾擎起来。拶的平安疼痛难忍，叫道：“小的委实回爹不在，他强着进来。”那排军拶上，把绳子绾住，跪下禀道：“拶上了。”西门庆道：“再与我敲五十敲。”旁边数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门庆吩咐：“打二十棍！”须臾打了二十，打的皮开肉绽，满腿血淋。西门庆喝令：“与我放了。”两个排军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声呼唤。【夹批：忍心哉！】西门庆骂道：“我把你这贼奴才！你说你在大门首，想说要人家钱儿，在外边坏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内，把你这奴才腿卸下来！”那平安磕了头起来，提着裤子往外去了。西门庆看见画童儿在旁边，说道：“把这小奴才拿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杀猪儿似怪叫。【夹批：小人得志乃如此。】这里西门庆在前厅拶人不题。

单说潘金莲从房里出来往后走，刚走到大厅后仪门首，只见孟玉楼独自一个在软壁后听觑。张旁批：此处先插玉楼，章法一变。】金莲便问：“你在此听甚么儿哩？”玉楼道：“我在这里听他爹打平安儿，连画童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为什么。”一回棋童儿过来，玉楼叫住问

他：“为什么打平安儿？”棋童道：“爹嗔他放进白赚光来了。”金莲接过来道：“也不是为放进白赚光来，敢是为他打了象牙来，【旁批：明点牙梳。】不是打了象牙，平白为什么打得小厮这样的！贼没廉耻的货，亦发脸做了主了。想有些廉耻儿也怎的！”【夹批：却亦恰当。】那棋童就走了。玉楼便问金莲：“怎的打了象牙？”金莲道：“我要告诉你，还没告诉你。我前日去俺妈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蛮秫秫小厮揽了人家说事几两银子，买两盒嘎饭，又是一坛金华酒，掇到李瓶儿房里，和小厮吃了半日酒，小厮才出来。没廉耻货来家，也不言语，还和小厮在花园书房里，插着门儿，两个不知干着什么营生。平安这小厮拿着人家帖子进去，见门关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蛮小厮开门看见了，想是学与贼没廉耻的货，今日挟仇打这小厮，打的臊子成。那怕蛮奴才【旁批：似与己赌气者。】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旁批：金莲亦必在内。】管人吊脚儿事！”玉楼笑道：“好说，虽是一家子，有贤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罢？”【旁批：明诮金莲。】金莲道：“不是这般说，等我告诉你。如今这家中，他心肝肫蒂儿偏欢喜的只两个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股，见了说也有，笑也有。俺们是没时运的，行动就是乌眼鸡一般。【夹批：每语必插自己。】贼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盗！通把心狐迷住了，更变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听着，到明日弄出什么八怪七喇出来！今日为拜钱，又和他合了回气。【旁批：活跳出纸上。】但来家，就在书房里。今日我使春梅叫他来，谁知大白日里和贼蛮奴才关着门儿哩！春梅推门入去，唬的一个个眼张失道的。到屋里，教我尽力数骂了几句。他只顾左遮右掩的。先拿一匹红纱与我做拜钱，我不要。落后往李瓶儿那边楼上寻去。贼人胆儿虚，自知理亏，拿了他箱内一套织金衣服来，亲自来尽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说：‘姐姐，怎的这般计较！姐姐拣衫儿也得，裙儿也得。看了，好拿到前边，教陈姐夫封写去。’尽了半日，我才吐了口儿。【旁批：真有此等利口，可恨，可恨！】他让我要了衫子。”【夹批：我愿世世不见此等人。】玉楼道：“这也罢了，也是他的尽让之情。”金莲道：“你不知道，不要让他。如今年世，只怕睁着眼儿的金刚，不怕闭着眼儿的佛！老婆汉子，你若放些松儿与他，王兵马的皂隶——还把你不当禽的。”【夹批：是平时失宠语，是一时得意话。】玉楼戏道，“六丫头，你是属面筋的，倒且是有靳道。”说着，两个笑了。只见小玉来请：“三娘、五娘，后边吃螃蟹哩！我去请六娘和大姑娘去。”

两个手拉着手儿进来，月娘和李娇儿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说道：“你两个笑什么？”金莲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儿。”月娘道：“嗔他恁乱唧[虫麻]叫喊的，只道打什么人？原来打他。为什么来？”金莲道：“为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实，便问“象牙放在那里来，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莲和孟玉楼两个嘻嘻哈哈，只顾笑成一块。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么，不对我说。”玉楼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为放进白赚光来了。”月娘道：“放进白赚光便罢了，怎么说道打了象牙？也没见这般没稍干的人，在家闭着臊子坐，【夹批：岂贤妇人话！】平白有要没紧来人家撞些什么！”来安道：“他来望爹来了。”月娘道：“那个掉下炕来了？望，没的扯臊淡，不说来抹嘴吃罢了。”良久，李瓶儿和大姐来到，众人围绕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每吃。”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又道：“只刚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夹批：金莲取死，在此等尖处。】月娘道：“这咱晚那里买烧鸭子去！”李瓶儿听了，把脸飞红了。正是：话头儿包含着深意，题目儿哩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个诚实的人，怎晓的话中之话。这里吃螃蟹不题。

且说平安儿被责，来到外边，贲四、来兴众人都乱来问平安儿：“爹为甚么打你？”平安哭道：“我知为甚么！”来兴儿道：“爹嗔他放进白赚光来了。”平安道：“早是头里你看着，我那等拦他，他只强着进去了。不想爹从后边出来撞见了，又没甚话，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见夏老爹来了，我说他去了，他还躲在厢房里又不去。直等拿酒来吃了才去。倒惹的打我这一顿，你说我不造化低！我没拦他？又说我没拦他。他强自进来，管我腿事！打我！教那个贼天杀男盗女娼的狗骨秃，吃了俺家这东西，打背梁脊下过！”来兴儿道：“烂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颞根轴子烂掉了。天下有没廉耻皮脸的，不象这狗骨秃没廉耻，来我家闯的狗也不咬。贼雌饭吃花子禽的，再不烂了贼忘八的屁股门子！”来兴笑道：“烂了屁股门子，人不知道，只说是臊的。”众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里没晚米做饭，老婆不知饿的怎么样的。闲的没的干，来人家抹嘴吃。图家里省了一顿，也不是常法儿。不如教老婆养汉，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骂。”玳安在铺子里篋头，篋了，打发那人钱去了，走出来说：“平安

儿，我不言语，憋的我慌。【旁批：可畏！可畏！】亏你还答应主子，当家的性格，你还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养儿不要扇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比不的应二叔和谢叔来，答应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间便罢了。以下的人，他又吩咐你答应不在家，你怎的放人来？不打你却打谁！”【夹批：总为玳安出色，与春梅一样。】贲四戏道：“平安儿从新做了小孩儿，才学闲闲，他又会顽，成日只踢毬儿耍子。”众人又笑了一回。贲四道：“他便为放人进来，这画童儿却为什么，也陪撈了一撈子？是甚好吃的果子，陪吃个儿？吃酒吃肉也有个陪客，十个指头套在撈子上，也有个陪的来？”那画童儿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戏道：“我儿少哭，你娘养的你忒娇，把馓子儿拿绳儿拴在你手儿上，你还不吃？”这里前边小厮热乱不题。

西门庆在厢房中，看着陈敬济封了礼物尺头，写了揭帖，次日早打发人上东京，【夹批：一语接入，无痕。】送蔡驸马、童堂上礼，不在话下。到次日，西门庆往衙门里去了。吴月娘与众房，共五顶轿子，头戴珠翠，身穿锦绣，来兴媳妇一顶小轿跟随，往吴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孙雪娥在家中，和西门大姐看家。早间韩道国送礼相谢：一坛金华酒，一只水晶鹅，一副蹄子，四只烧鸭，四尾鲋鱼。帖子上写着“晚生韩道国顿首拜”。书童因没人在家，不敢收，连盒担留下，待的西门庆衙门回来，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使琴童儿铺子里旋叫了韩伙计来，甚是说他：“没分晓，又买这礼来做甚么！我决然不受！”那韩道国拜说：“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怜见与小人出了气，小人举家感激不尽。无甚微物，表一点穷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纳。”西门庆道：“这个使不得。你是我门下伙计，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礼！即令原人与我抬回去。”韩道国慌了，央说了半日。西门庆吩咐左右，只受了鹅酒，别的礼都令抬回去了。教小厮拿帖儿，请应二爹和谢爹去，对韩道国说：“你后晌叫来保看着铺子，你来坐坐。”韩道国说：“礼物不受，又教老爹费心。”应诺去了。

西门庆又添买了许多菜蔬，后晌时分，在翡翠轩卷棚内，放下一张八仙桌儿。应伯爵、谢希大先到了。西门庆告他说：“韩伙计费心，买礼来谢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顾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鹅酒。我怎好独享，请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讨较来，要买礼谢。我说你

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费心，你就送去，他决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钻过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说毕，吃了茶，两个打双陆。不一时，韩道国到了，二人叙礼毕坐下。应伯爵、谢希大居上，西门庆关席，韩道国打横。登时四盘四碗拿来，桌上摆了许多下饭，把金华酒吩咐来安儿就在旁边打开，用铜甌儿筛热了拿来，教书童斟酒。伯爵吩咐书童儿：“后边对你大娘房里说，怎的不拿出螃蟹来与应二爹吃？你去说我要螃蟹吃哩。”西门庆道：“傻狗才，那里有一个螃蟹！实和你说，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两包螃蟹，到如今娘们都吃了，剩下腌了几个。”吩咐小厮：“把腌螃蟹〔才扉〕几个来。今日娘们都往吴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时，画童拿了两盘子腌蟹上来。那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个抢着，吃的净光。因见书童儿斟酒，说道：“你应二爹一生不吃哑酒，自夸你会唱的南曲，我不曾听见。今日你好歹唱个儿，我才吃这钟酒。”那书童才待拍着手唱，伯爵道：“这等唱一万个也不算。你装龙似龙，装虎似虎，下边搽画装扮起来，象个旦儿的模样才好。”【夹批：总是奉承，却能因时制宜。故妙。】那书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门庆的声色儿。西门庆笑骂伯爵：“你这狗才，专一歪厮缠人！”因向书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儿前边问你姐要了衣服，下边妆扮了来。”玳安先走到前边金莲房里问春梅要，春梅不与。旋往后问上房玉箫要了四根银簪子，一个梳背儿，【夹批：又双关点题。】面前一件仙子儿，一双金镶假青石头坠子，大红对衿绢衫儿，绿重绢裙子，紫销金箍儿。要了些脂粉，在书房里搽抹起来，俨然就如个女子，打扮的甚是娇娜。走在席边，双手先递上一杯与应伯爵，顿开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残红水上飘，梅子枝头小。这些时，眉儿淡了谁描？因春带得愁来到，春去缘何愁未消？人别后，山遥水遥。我为你数归期，画损了掠儿稍。【夹批：已寓逃走消息，然又道出本意。】

伯爵听了，夸奖不已，说道：“象这大官儿，不在了与他碗饭吃。你看他这喉音，就是一管箫。说那院里小娘儿便怎的，那些唱都听熟了。怎生如他这等滋润！哥，不是俺们面奖，似你这般的人儿在你身边，你不喜欢！”西门庆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到说的正经话。你休亏这孩子，凡事衣类儿上，另着个眼儿看他。难为李大人送了

他来，也是他的盛情。”西门庆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书房中一应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铺子里兼看看。”应伯爵饮过，又斟双杯。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儿。”书童道：“小的不敢吃，不会吃。”【夹批：妙语。】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恼了。我赏你待怎的？”书童只顾把眼看西门庆。西门庆道：“也罢，应二爹赏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个金儿，慢慢低垂粉颈，呷了一口。余下半钟残酒，用手擎着，与伯爵吃了。方才转过身来，递谢希大酒，又唱了个曲儿。谢希大问西门庆道：“哥，书官儿青春多少？”西门庆道：“他今年才交十六岁。”问道：“你也会多少南曲？”书童道：“小的也记不多几个曲子，胡乱答应爹们罢了。”希大道：“好个乖觉孩子！”亦照前递了酒。下来递韩道国。道国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门庆道：“今日你是客。”韩道国道：“那有此理！还是从老爹上来，次后才是小人吃酒。”书童下席来递西门庆酒，又唱了一个曲儿。西门庆吃毕，到韩道国跟前。韩道国慌忙立起身来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韩道国方才坐下。书童又唱了个曲儿。韩道国未等词终，连忙一饮而尽。

正饮酒中间，只见玳安来说：“贲四叔来了，请爹说话。”西门庆道：“你叫他来这里说罢。”不一时，贲四进来，向前作了揖，旁边安顿坐了。玳安又取一双钟箸放下。西门庆令玳安后边取菜蔬。西门庆因问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样了？”贲四道：“前一层才盖瓦，后边卷棚昨日才打的基，还有两边厢房与后一层住房的料，都没有。客位与卷棚漫地尺二方砖，还得五百，那旧的都使不得。砌墙的大城角也没了。垫地脚踏山子上土，也添够了百多车子。灰还得二十两银子的。”西门庆道：“那灰不打紧，我明日衙门里吩咐灰户，教他送去。昨日你砖厂刘公公说送我些砖儿。你开个数儿，封几两银子送与他，须是一半人情儿回去。只少这木植。”贲四道：“昨日老爹吩咐，门外看那庄子，今早同张安儿去看，原来是向皇亲家庄子。大皇亲没了，如今向五要卖神路明堂。咱们不要他的，讲过只拆他三间厅、六间厢房、一层群房就够了。他口气要五百两。到跟前拿银子和他讲，三百五十两上，也该拆他的。”【夹批：己方盖造却有拆卖者，可叹。】休说木料，光砖瓦连土也值一二百两银子。”应伯爵道：“我道是谁来！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争地土，告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银子。又在院里包着罗存儿。如今手里弄的没钱了。你若要，与他三百两银子，他也罢了。冷手搥不

着热馒头。”西门庆吩咐贲四：“你明日拿两锭大银子，同张安儿和他讲去，若三百两银子肯，拆了来罢。”贲四道：“小人理会。”良久，后边拿了一碗汤、一盘蒸饼上来，贲四吃了。斟上，陪众人吃酒。书童唱了一遍，下去了。

应伯爵道：“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儿，俺们行个令儿吃才好。”西门庆令玳安：“就在前边六娘屋里取个骰盆来。”【夹批：映瓶儿好酒。】不一时，玳安取了来，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门庆耳边说：“六娘房里哥哭哩。迎春姐叫爹着个人儿接接六娘去。”西门庆道：“你放下壶，快叫个小厮拿灯笼接去！”【旁批：与前接金莲冷热特照。】因问：“那两个小厮在那里？”玳安道：“琴童与棋童儿先拿两个灯笼接去了。”【夹批：挽回宠处，刺金莲门外一回。】伯爵见盆内放着六个骰儿，即用手拈着一个，说：“我掷着点儿，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儿，见合着点数儿，如说不过来，罚一大杯酒。下家唱曲儿，不会唱曲儿说笑话儿，两桩儿不会，定罚一大杯。”西门庆道：“怪狗才，忒韶刀了！”伯爵道：“令官放个屁，也钦此钦遵。你管我怎的！”叫来安：“你且先斟一杯，罚了爹，然后好行令。”西门庆笑而饮之。伯爵道：“众人听着，我起令了！说差了也罚一杯。”说道：“张生醉倒在西厢。【旁批：酒。】吃了多少酒？一大壶，两小壶，”果然是个么。西门庆叫书童儿上来斟酒，该下家谢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儿道：“我唱个《折桂令》儿你听罢。”唱道：

可人心二八娇娃，百件风流，所事撑达。眉蹙春山，眼横秋水，髻绾着乌鸦。干相思，撇不下一时半霎；咫尺间，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谁与做个成就了姻缘，便是那救苦难的菩萨。【夹批：已为王六儿作线。】

伯爵吃了酒，过盆与谢希大掷，轮着西门庆唱。谢希大拿过骰儿来说：“多谢红儿扶上床。【旁批：色。】甚么时候？三更四点。”可是作怪，掷出个四来。伯爵道：“谢子纯该吃四杯。”希大道：“折两杯罢，我吃不得。”书童儿满斟了两杯，先吃了头一杯，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荸荠都吃了。西门庆道：“我不会唱，说个笑话儿罢。”说道：“一个人到果子铺问：‘可有榧子么？’那人说有。取来看，那买果子

的不住的往口里放。卖果子的说：‘你不买，如何只顾吃？’那人道：‘我图他润肺。’那卖的说：‘你便润了肺，我却心疼。’”众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拿两碟子来。我媒人婆拾马粪——越发越晒。”【夹批：认的妙。】谢希大吃了。第三该西门庆掷。说：“留下金钗与表记。【旁批：财。】多少重？五六七钱。”西门庆拈起骰儿来，掷了个五。书童儿也只斟上两钟半酒。谢希大道：“哥大量，也吃两杯儿，没这个理。哥吃四钟罢，只当俺一家孝顺一钟儿。”该韩伙计唱。韩道国让：“贲四哥年长。”贲四道：“我不会唱，说个笑话儿罢。”【夹批：不让便带骄意。】西门庆吃过两钟，贲四说道：“一官问奸情事。问：‘你当初如何奸他来？’那男子说：‘头朝东，脚也朝东奸来。’官云：‘胡说！那里有个缺着行房的道理！’旁边一个人走来跪下，说道：‘告禀，若缺刑房，待小的补了罢！’”应伯爵道：“好贲四哥，你便益不失当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别的还可说，你怎么一个行房，你也补他的？”【旁批：明使贲四嫂为王六儿争宠，夫未有六儿先插五儿，何等笔力！】贲四听见此言，唬的把脸通红了，说道：“二叔，什么话！小人出于无心。”伯爵道：“什么话？檀木靶，没了刀儿，只有刀鞘儿了。”【夹批：可畏。】那贲四在席上终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针毡相似。西门庆饮毕四钟酒，就轮该贲四掷。贲四才待拿起骰子来，只见来安儿来请：“贲四叔，外边有人寻你。我问他，说是窑上人。”这贲四巴不得要去，听见这一声，一个金蝉脱壳走了。西门庆道：“他去了，韩伙计你掷罢。”韩道国举起骰儿道：“小人遵令了。”说道：“夫人将棒打红娘。【旁批：气。】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该我唱，我不唱罢，我也说个笑话儿。教书童合席都筛上酒，连你爹也筛上。听我这个笑话：一个道士，师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门首，徒弟把绦儿松了些，垂下来。师父说：‘你看那样！倒象没屁股的。’徒弟回头答道：‘我没屁股，师父你一日也成不得。’”【夹批：一语点醒正文。】西门庆骂道：“你这歪狗才，狗口里吐出什么象牙来！”这里饮酒不题。

且说玳安先到前边，又叫了画童，拿着灯笼，来吴大妗子家接李瓶儿。瓶儿听见说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钱，就要告辞来家。吴大妗、二妗子那里肯放：“好歹等他两口儿上了拜儿！”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罢。家里没人，孩子好不寻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儿不妨事。”那吴大妗子才放了李瓶儿出门。玳安丢下

画童，和琴童儿两个随轿子先来家了。落后，上了拜，堂客散时，月娘等四乘轿子，只打着一个灯笼，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时分。月娘问：“别的灯笼在那里，如何只一个？”棋童道：“小的原拿了两个来。玳安要了一个，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问，就罢了。潘金莲有心，便问棋童：“你们头里拿几个来？”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拿了两个来，落后玳安与画童又要了一个去，把画童换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家去了。”金莲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没拿灯笼来？”画童道：“我和他又拿了一个灯笼来了。”【旁批：一路为书童写诸小厮，此处又作一小掩映。】金莲道：“既是有一个就罢了，怎的又问你要这个？”棋童道：“我那等说，他强着夺了去。”金莲便叫吴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贼献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话。”月娘道：“奈烦，孩子家里紧等着，叫他打了去罢了。”金莲道：“姐姐，不是这等说。俺便罢了，你是个大娘子，没些家法儿，【旁批：可畏。】晴天还好，这等月黑，四顶轿子只点着一个灯笼，顾那些儿的是？”

说着轿子到了门首。月娘、李娇儿便往后边去了。金莲和孟玉楼一答儿下轿，进门就问，“玳安儿在那里？”平安道：“在后边伺候哩！”刚说着，玳安出来，被金莲骂了几句：“我把你献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认清了，单拣着有时运的跟，只休要把脚儿踢踢儿。”【旁批：虽是金莲闲气，却是为诸小厮点染，是此回正文。】有一个灯笼打着罢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夺了个来。又把小厮也换了来。他一顶轿子，倒占了两个灯笼，俺们四顶轿子，反打着一个灯笼，俺们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错怪小的了。爹见哥儿哭，教小的：‘快打灯笼接你六娘先来家罢，恐怕哭坏了哥儿。’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干着接去来！”金莲道：“你这囚根子，不要说嘴！他教你接去，没教你把灯笼都拿了来。哥哥，你的雀儿只拣旺处飞，休要认差了，冷灶上着一把儿、热灶上着一把儿才好。俺们天生就是没时运的来？”玳安道：“娘说的什么话！小的但有这心，骑马把脯子骨撞折了！”金莲道：“你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净眼儿看着你哩！”【旁批：西门打平安，金莲骂玳安，遥遥相对。】说着，和玉楼往后边去了。那玳安对着众人说：“我精晦气的营生，平自爹使我接去，却被五娘骂了恁一顿。”

玉楼、金莲二人到仪门首，撞见来安儿，问：“你爹在那里哩？”来

安道：“爹和应二爹、谢爹、韩大叔还在卷棚内吃酒。书童哥装了个唱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瞧瞧去。”二人间走到卷棚榻子外，往里观看。只见应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儿歪挺着，醉的只象线儿提的。【夹批：不堪冷眼一观。】谢希大醉的把眼儿通睁不开。【夹批：不堪一观。】书童便妆扮在旁边斟酒唱南曲。【夹批：不堪一观。】西门庆悄悄使琴童儿抹了伯爵一脸粉，【旁批：书童、伯爵一样矣。】又拿草圈儿从后边悄悄儿弄在他头上作戏。把金莲和玉楼在外边忍不住只是笑，骂：“贼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没罪了，把丑都出尽了！”西门庆听见外边笑，使小厮出来问是谁，二人才往后边去了。散时，已一更天气了。西门庆那日往李瓶儿房里睡去了。金莲归房，因问春梅：“李瓶儿来家说甚么话来？”春梅道：“没说甚么。”金莲又问：“那没廉耻货，进他屋里去来没有？”春梅道：“六娘来家，爹往他房里还走了两遭。”金莲道：“真个是因孩子哭接他来？”春梅道：“孩子后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再没法处。前边对爹说了，才使小厮接去。”金莲道：“若是这等也罢了。我说又是没廉耻的货，三等儿九般使了接去。”【旁批：映前自己出门。】又问：“书童那奴才，穿的是谁的衣服？”春梅道：“先来问我要，教我骂了玳安出去。落后，和玉箫借了。”金莲道：“再要来，休要与秫秫奴才穿。”【夹批：一语结住书童一篇文章。】说毕，见西门庆不来，使性儿关门睡了。

且说应伯爵见贲四管工，在庄子上赚钱，明日又拿银子买向五皇亲房子，少说也有几两银子背。正行令之间，可可见贲四不防头，说出这个笑话儿来。伯爵因此错他这一错，使他知道。贲四果然害怕，【夹批：有梳篦，应害怕。】次日封了三两银子，亲到伯爵家磕头。伯爵反打张惊儿，说道：“我没曾在你面上尽得心，何故行此事？”贲四道：“小人一向缺礼，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尽！”伯爵于是把银子收了，待了一钟茶，打发贲四出门。拿银子到房中，与他娘子儿说：“老儿不发狠，婆儿没布裙。贲四这狗啃的，我举保他一场，他得了买卖，扒自饭碗儿，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拿银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赚的钱也够了。【夹批：又明出。】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语错了他错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来求我。送了我三两银子，我且买几匹布，够孩子们冬衣了。”正是：

只恨闲愁成懊恼，岂知伶俐不如痴。











###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总批：此回乃一百回作结之因也。夫爱姐不上东京，道国何由远遁？道国不远遁，又何由于大码头遇守备府之陈敬济？爱姐不遇敬济，何由改过而守节哉？然则趋奉翟谦犹是易解之意。

王六儿者，予固云效潘六儿之尤而特甚者也。然而撮合必用冯妈妈者，使看者眼中又时时不冷落瓶儿也。文笔之联络处如此，谁其如之？

王六儿与西门庆交，纯以利者也。故初会即骗丫头，再会即骗房子。

老冯，瓶儿之奶娘也。一旦得王六儿之些须浸润，遂弃瓶儿如路人。写此等人，真令其心肺皆出。

如买薄甸等，皆闲笔映月娘之好佛也。读者不可忽此闲笔。千古稗官家不能及之者，总是此等闲笔难学也。】

词曰：

淡妆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先许，与绾合欢双带。记华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嫣无奈。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暗把香罗偷解。

话说西门庆打发蔡状元、安进士去了。一日，骑马带眼纱在街上喝道而过，撞见冯妈妈，便叫小厮叫住，到面前问他：“你寻的那女子怎样了？如何也不来回话？”婆子说道：“这几日，虽是看了几个，都是卖肉的挑担儿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话？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个人家女儿，就想不起来。十分人材，属马的，交新年十五岁。【旁批：艾及午时，更可用也。】若不是昨日打他门首过，他娘请我进去吃茶，我还不得看见他哩。才吊起头儿，戴着云髻儿。好不笔管儿般直缕的身子儿，缠得两只脚儿一些些，搽的浓浓的脸儿，又一点小小嘴儿，鬼精灵儿是的。他娘说，他是五月端午日养的，小名叫做爱姐。休说俺们爱，就是你老人家见了，也爱的不知怎么样的哩！”【旁批：就小名上一描，便

十二分出色，用笔巧滑之极。】西门庆道：“你看这风妈妈子，我平白要他做甚么？家里放着好少儿。实对你说了罢，此是东京蔡太师老爷府里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图生长，托我替他寻。你若与他成了，管情不亏你。”因问道：“是谁家女子？问他讨个庚帖儿来我瞧。”冯妈妈道：“谁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罢，远不一千，近只在一砖。不是别人，是你家开绒线韩伙计的女孩儿。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说，讨了帖儿来，约会下个日子，你只顾去就是了，”西门庆吩咐道：“既如此这般，就和他说，他若肯了，讨了帖儿，来宅内回我话。”那婆子应诺去了。

过两日，西门庆正在前厅坐的，忽见冯妈妈来回话，拿了帖儿与西门庆瞧，上写着“韩氏，女命，年十五岁，五月初五日子时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话对他老子说了，他说：‘既是大爹可怜见，孩儿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没些备办。’”西门庆道：“你对他说：不费他一丝儿东西，凡一应衣服首饰、妆奁箱柜等件，都是我这里替他办备，还与他二十两财礼。教他家止办女孩儿的鞋脚就是了。临期，还教他老子送他往东京去。比不的与他做房里人，翟管家要图他生长，做娘子。难得他女儿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个大富贵。”冯妈妈道：“他那里请问，你老人家几时过去相看，好预备。”西门庆道：“既是他应允了，我明日就过去看看罢。他那里要的急。就对他说，休要他预备什么，我只吃钟清茶就起身。”冯妈妈道：“爷嚟，你老人家上门儿怪人家，虽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儿。伙计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来了！”西门庆道：“你就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冯妈妈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说。”一面先到韩道国家，对他浑家王六儿，将西门庆的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旁批：不对道国说，妙，是内为政者。】“明日他衙门中散了，就过来相看。教你一些儿休预备，他只吃一钟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儿道：“真个？妈妈子休要说谎。”冯妈妈道：“你当家【夹批：称咱妙绝。】不恁的说，我来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儿，家中人来人去，通不断头的。”【旁批：一路总衬后文。】妇人听言，安排了酒食与婆子吃了，打发去了，明日早来伺候。到晚，韩道国来家，妇人与他商议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旁批：总是冷处描神。】买了些好细果仁，放在家中，还往铺子里做买卖去了。丢下老婆在家，【旁批：意何居？】艳妆浓抹，打扮的乔模乔样，洗手剔甲，揩抹杯盏

干净，剥下果仁，顿下好茶等候，冯妈妈先来撺掇。

西门庆衙门中散了，到家换了便衣靖巾，骑马带眼纱，玳安、琴童两个跟随，迳来韩道国家，下马进去。冯妈妈连忙请入里面坐了，【旁批：一路写冯妈妈出色，特与瓶儿一犯。】良久，王六儿引着女儿爱姐出来拜见。这西门庆且不看他女儿，不转睛只看妇人。【旁批：奇文。】见他上穿着紫绫袄儿玄色缎金比甲，玉色裙子下边显着趑趄的两只脚儿。生的长挑身材，紫膛色瓜子脸，描的水髻长长的。正是：未知就里何如，先看他妆色油样。但见：

淹淹润润，不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袅袅娉娉，懒染铅华，生定精神秀丽。两弯眉画远山，一对眼如秋水。檀口轻开，勾引得蜂狂蝶乱；纤腰拘束，暗带着月意风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闻瑟卓文君。

西门庆见了，心摇目荡，不能定止，口中不说，心中暗道：“原来韩道国有这一个妇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夹批：一眼将前事兜起。】又见他女孩儿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儿生的这般人物，女儿有个不好的？”【旁批：反重娘母。】妇人先拜见了，教他女儿爱姐转过来，望上向西门庆花枝招颭也磕了四个头，起来侍立在旁。老妈连忙拿茶出来，妇人用手抹去盏上水渍，令他递上。西门庆把眼上下观看这个女子：【旁批：此处方看则先为娘母所迷可知。】乌云叠髻、粉黛盈腮，意态幽花秀丽，肌肤嫩玉生香。【夹批：自与六儿不同，不谓爱姐，却于此处先描。】便令玳安毡包内取出锦帕二方、金戒指四个、白银二十两，教老妈安放在茶盘内。他娘忙将戒指带在女儿手上，朝上拜谢，回房去了。西门庆对妇人说：“迟两日，接你女孩儿往宅里去，与他裁衣服。这些银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脚儿。”妇人连忙又磕下头去，谢道：“俺们头顶脚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费心，俺两口儿就杀身也难报大爹。又多谢爹的插带厚礼。”西门庆问道：“韩伙计不在家了？”妇人道：“他早晨说了话，就往铺子里走了。明日教他往宅里与爹磕头去。”西门庆见妇人说话乖觉，一口一声只是爹长爹短，就把心来感动了，临出门上覆他：“我去罢。”妇人道：“再坐坐。”西门庆道：“不坐了。”【夹批：三句九字，勾魂贴，定情书。】于是出门。一直来家，把上项告吴月娘说了。月娘道：“也是千

里姻缘着线牵。既是韩伙计这女孩儿好，也是俺们费心一场。”西门庆道：“明日接他来住两日儿，好与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两银子，替他打半副头面簪环之类。”月娘道：“及紧攢做去，正好后日教他老子送去，咱这里不着人去罢了。”西门庆道，“把铺子关两日也罢，还着来保同去，就府内问声，前日差去节级送蔡驸马的礼到也不曾？”

话休饶舌。过了两日，西门庆果然使小厮接韩家女儿。他娘王氏买了礼，亲送他来，进门与月娘大小众人磕头拜见，说道：“蒙大爹、大娘并众娘每抬举孩儿，这等费心，俺两口儿知感不尽。”先在月娘房摆茶，然后明间内管待。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都陪坐。【夹批：与后文上纸受辱对照。】西门庆与他买了两匹红绿潞绸、两匹绵绸，和他做里衣儿。又叫了赵裁来，替他做两套织金纱缎衣服，一件大红妆花缎子袍儿。他娘王六儿安抚了女儿，晚夕回家去了。西门庆又替他买了半副嫁妆，描金箱笼、鉴妆、镜架、盒罐、铜锡盆、净桶、火架等件。【旁批：皆嫁妆之不可少者写来，一笑。】非止一日，都治办完备。写了一封书信，择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门庆问县里讨了四名快手，又拨了两名排军，执袋弓箭随身。来保、韩道国雇了四乘头口，紧紧保定车辆暖轿，送上东京去了，不题。丢的王六儿在家，前出后空，整哭了两三日。【夹批：借势便入。】

一日，西门庆无事，骑马来狮子街房里观看。冯妈妈来递茶，西门庆与了一两银子，说道：“前日韩伙什孩子的事累你，这一两银子，你买布穿。”婆子连忙磕头谢了。西门庆又问：“你这两日，没到他那边走走？”冯妈妈道：“老身那一日没到他那里做伴儿坐？他自从女儿去了，他家里没人，他娘母靠惯了他，整哭了两三日，这两日才缓下些儿来了。他又说孩子事多累了爹，问我：‘爹曾与你些辛苦钱儿没有？’我便说：‘他老人家事忙，我连日也没曾去，随他老人家多少与我些儿，我敢争？’他也许我等他官儿回来，重重谢我哩！”【夹批：总是媒人语。妙绝。】西门庆道：“他老子回来一定有些东西，少不得谢你。”说了一回话，见左右无人，悄悄在婆子耳边如此这般：“你闲了到他那里，取巧儿和他说，就说我上覆他，闲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还来讨回话。”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锹撅了个银娃娃，还要寻他的娘母儿哩！”

【夹批：趣绝，恰合。】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脸对他说。爹，你还不知这妇人，他是咱后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属蛇的，二十九岁了，虽是打扮的乔样，到没见他输身。你老人家明日来，等我问他，讨个话儿回你。”西门庆道：“是了。”说毕，骑马来家。

婆子做饭吃了，锁了房门，慢慢来到妇人家。妇人开门，便让进房里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面，等你来吃，就不来了。”婆子道：“我可要来哩，到人家就有许多事，挂住了腿，动不得身。”妇人造：“刚才做的热饭，炒面筋儿，你吃些。”婆子道：“老身才吃的饭来，呷些茶罢，”那妇人便浓浓点了一盏茶递与他，看着妇人吃了饭，妇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从他去了，弄的这屋里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儿乌，嘴儿黑，象个人模样？到不如他死了，扯断肠子罢了。似这般远离家乡去了，你教我这心怎么放的下来？急切要见他见，也不能够。”说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说不得，自古养儿人家热腾腾，养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长一百岁，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这等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里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两口子受用，就不说我老身了。”【夹批：前插闲文。】妇人道：“大人家的营生，三层大，两层小，知道怎样的？等他长进了，我们不知在那里晒牙渣骨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说！你们姐姐，比那个不聪明伶俐，愁针指女工不会？各人裙带衣食，你替他愁！”两个一递一句说够良久，看看说得入港，婆子道：“我每说个傻话儿，【夹批：媒婆拖人下水，往往以此等语，可恨。】你家官人不在，前后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个人儿，不害怕么？”妇人道：“你还说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来和我做做伴儿？”婆子道：“只怕我一时来不成，我举保个人儿来与你做伴儿，肯不肯？”【夹批：笔尖狡滑甚。】妇人问：“是谁？”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烦二主，宅里大老爹昨日到那边房子里，如此这般对我说，见孩子去了，丢的你冷落，他要来和你坐半日儿，你怎么说？这里无人，你若与他凹上了，【旁批：凹字妙绝，六节所为象形也。】愁没吃的、穿的、使的、用的！【夹批：可叹，总是为此。】走熟了时，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寻得一所，强如在这僻格刺子里。”妇人听了微笑说道：“他宅里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这丑货儿？”【夹批：反如此接来，真天工化工之笔。】婆子道：“你怎的这般说？自古道情人眼内出西施，一来也是你缘法凑巧，他好闲人儿，不留

心在你时，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里说？又与了一两银子，说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后没人在跟前，就和我说，教我来对你说。你若肯时，他还等我回话去。典田卖地，你两家愿意，我莫非说谎不成！”妇人道：“既是下顾，明日请他过来，奴这里等候。”这婆子见他吐了口儿，坐了一回去了。

到次日，西门庆来到，一五一十把妇人话告诉一遍。西门庆不胜欢喜，忙称了一两银子与冯妈妈，拿去治办酒菜。那妇人听见西门庆来，收拾房中干净，熏香设帐，预备下好茶好水。不一时，婆子拿篮子买了许多嘎饭菜蔬果品，来厨下替他安排。妇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箸面饼。明间内，揩抹桌椅光鲜。

西门庆约下午时分，便衣小帽，带着眼纱，玳安、棋童两个小厮跟随，迳到门首，下马进去。吩咐把马回到狮子街房子里去，晚上来接，止留玳安一人答应。西门庆到明间内坐下。良久，妇人扮的齐齐整整，出来拜见，说道：“前日孩子累爹费心，一言难尽。”西门庆道：“一时不到处，你两口儿休抱怨。”妇人道：“一家儿莫大之恩，岂有抱怨之理。”磕了四个头。冯妈妈拿上茶来，妇人选了茶。见马回去了，玳安把大门关了。【旁批：谓之蝶使，岂诬。】妇人陪坐一回，让进房里坐。正面纸窗门儿厢的炕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剪帖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上桌鉴妆、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下插着棒儿香。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儿。西门庆坐下。妇人又浓浓点一盏胡桃夹盐笋泡茶递上去，西门庆吃了。妇人接了盏，在下边炕沿儿上陪坐，问了回家中长短。西门庆见妇人自己拿托盘儿，说道：“你这里还要个孩子使才好。”妇人道：“不瞒爹说，自从俺女儿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动手。”西门庆道：“这个不打紧，明日教老冯替你看个十三四岁的丫头子，且胡乱替替手脚。”妇人道：“也得俺家的来，少不得东拼西凑的，央冯妈妈寻一个孩子使。”西门庆道：“也不消，该多少银子，等我与他。”【夹批：我比俺家的一样。】那妇人道：“怎好又烦费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还少哩！”西门庆见他会说话，心中甚喜。一面冯妈妈进来安放桌儿，西门庆就对他说寻使女一节。冯妈妈道：“爹既是许了你，拜谢拜谢儿。南首赵嫂儿有个十三岁的孩子，只要四两银子，教爹替你买下罢。”妇人连忙向前道了万福。不一时，摆下案碟菜蔬，

筛上酒来。妇人满斟一盏，双手递与西门庆。才待磕下头去，西门庆连忙用手拉起，说：“头里已是见过，不消又下礼了，只拜拜便了。”妇人笑吟吟道了万福，旁边一个小杌儿上坐下。厨下老妈将嘎饭菜果，一一送上。又是两箸软饼，妇人用手拣肉丝细菜儿裹卷了，用小碟儿托了，递与西门庆吃。两个在房中，杯来盏去，做一处饮酒。玳安在厨房里，老冯陪他另有坐处，打发他吃，【旁批：细。】不在话下。

彼此饮够数巡，妇人把座儿挪近西门庆跟前，【夹批：一语合拢。】与他做一处说话，递酒儿。然后西门庆与妇人一递一口儿吃酒，见无人进来，搂过脖子来亲嘴咂舌。妇人便舒手下边，笼攥西门庆玉茎。彼此淫心荡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门，褪去衣裤。妇人就在里边炕床上伸开被褥。那时已是日色平西时分。【夹批：偏有闲笔。】西门庆乘着酒兴，顺袋内取出银托子来使上。妇人用手打弄，见奢棱跳脑，紫强光鲜，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门庆怀里，一面在上，两个且搂着脖子亲嘴。妇人乃跷起一足，以手导那话入牝中，两个挺一回。西门庆摸见妇人肌肤柔腻，牝毛疏秀，先令妇人仰卧于床背，把双手提其双足，置之于腰间，肆行抽送。怎见得这场云雨？但见：

威风迷翠榻，杀气琐鸳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帐中斗勇。男儿气急，使枪只去扎心窝；女帅心忙，开口要来吞脑袋。一个使双炮的，往来攻打内裆兵；一个轮傍牌的，上下夹迎脐下将。一个金鸡独立，高跷玉腿弄精神；一个枯树盘根，倒入翎花来刺牝。战良久朦胧星眼，但动些儿麻上来；斗多时款摆纤腰，百战百回挨不去。散毛洞主倒上桥，放水去淹军；乌甲将军虚点枪，侧身逃命走。脐膏落马，须臾蹂踏肉为泥；温紧妆呆，顷刻跌翻深涧底。大披挂七零八断，犹如急雨打残花；锦套头力尽筋输，恰似猛风飘败叶。硫黄元帅，盔歪甲散走无门；银甲将军，守住老营还要命。

正是：愁云托上九重天，一块败兵连地滚。

原来妇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汉子干他后庭花，在下边揉着心子绕过。不然随问怎的不得丢身子。就是韩道国与他相合，倒是后边去的多，前边一月走不的两三遭儿。第二件，积年好咂鸡巴，把鸡巴常远放在口里，一夜他也无个足处。随问怎的出了[毛戊]，禁不的

他吮舔挑弄，登时就起。自这两椿儿，可在西门庆心坎上。当日和他缠到起更才回家。妇人和西门庆说：“爹到明日再来早些，白日里咱破工夫，脱了衣裳好生耍耍。”【夹批：然则犹未尽兴。】西门庆大喜。到次日，到了狮子街线铺里，就兑了四两银子与冯妈妈，讨了丫头使唤，改名叫做锦儿。

西门庆想着这个甜头儿，过了两日，又骑马来妇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两个跟随。到了门首，就吩咐棋童把马回到狮子街房里去。那冯妈妈专一替他提壶打酒，街上买东西整理，通小殷勤儿，图些油菜养口。【夹批：又夹叙老冯，一丝不漏。】西门庆来一遭，与妇人一二两银子盘缠。白日里来，直到起更时分才家去。瞒的家中铁桶相似。冯妈妈每日在妇人这里打勤劳儿，住宅里也去的少了。李瓶儿使小厮叫了他两三遍，只是不得闲，要便锁着门去了一日。

一日，画童儿撞见婆子，叫了来家。李瓶儿说道：“妈妈子成日影儿不见，干的什么猫儿头差事？叫了一遍，只是不在，通不来这里走走儿，忙的怎样儿的！丢下好些衣裳带孩子被褥，等你来帮着丫头们拆洗拆洗，再不见来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说得且是好，写字的拿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儿哩！卖盐的做雕銚匠，我是那咸人儿？”【夹批：人情如吮而出。】李瓶儿道：“妈妈子请着你就是不闲，成日赚的钱，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风刮了颊耳去——嘴也赶不上在这里，赚甚么钱？你恼我，可知心里急急的要来，再转不到这里来，我也不知成日干的什么事儿哩。后边大娘从那时与了银子，教我门外头替他捎个拜佛的蒲甸儿来，【夹批：又衬月娘好佛。】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来，卖蒲甸的贼蛮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儿道：“你还敢说没有他甸儿，你就信信拖拖跟了和尚去了罢了！他与了你银子，这一向还不替他买将来，你这等妆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也对大娘说去，就交与他这银子去。昨日骑骡子，差些儿没掉了他的。”李瓶儿道：“等你掉了他的，你死也。”这妈妈一直来到后边，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儿。只见玉箫和来兴儿媳妇坐在一处，见了说道：“老冯来了！贵人，你在那里来？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来，说影边儿就不来了。”【旁批：总映六儿处，所为反衬法也。】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两拜，说道：“我才到他前头来，吃他咕咕了这一回来了。”玉

箫道：“娘问你替他捎的蒲甸儿怎样的？”婆子道：“昨日拿银子到门外，卖蒲甸的卖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里才来哩。银子我还拿在这里，姐你收了罢！”玉箫笑道：“怪妈妈子，你爹还在屋里兑银子，等出去了，你还亲交与他罢。”又道：“你且坐的。我问你，韩伙计送他女儿去了多少时了？也待回来，这一回来，你就造化了，他还谢你谢儿。”【旁批：必用玉箫问，直照后文玉箫上东京，文字无一空处。】婆子道：“谢不谢，随他了。他连今才去了八日，也得尽头才得来家。”不一时，西门庆兑出银子，与贲四拿了庄子上去，【夹批：又插庄子。】就出去了。

婆子走在上房，见了月娘，也没敢拿出银子来，只说蛮子有几个粗甸子，都卖没了，回家明年捎双料好蒲甸来。月娘是诚实的人，说道：“也罢，银子你还收着。到明年，我只问你要两个就是了。”与婆子几个茶食吃了。后又到李瓶儿房里来，瓶儿因问：“你大娘没骂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调的他喜欢了，倒与我些茶吃，赏了我两个饼定出来了。”李瓶儿道：“还是昨日他往乔大户家吃满月的饼定。【夹批：又衬做亲。】妈妈子，不亏你这片嘴头子，六月里蚊子——也钉死了！”又道：“你今日与我洗衣服，不去罢了。”婆子道：“你收拾讨下浆，我明日早来罢。后晌时分，还要到一个熟主顾人家干些勾当儿。”李瓶儿道：“你这老货，偏有这些胡枝扯叶的。你明日不来，我和你答话！”那婆子说笑了一回，脱身走了。李瓶儿留他：“你吃了饭去。”婆子道：“还饱着哩，不吃罢。”恐怕西门庆往王六儿家去，两步做一步。【旁批：一路写瓶儿话，总为此一句反照。】正是：

媒人婆地里小鬼，两头来回抹油嘴。

一日走勾千千步，只是苦了两只腿。





























### 第三十八回 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总批：此回入李智、黄四，总为西门庆死后冷处作衬。故，先为热处多下趋附之人也。

棒打捣鬼者，盖欲撇开捣鬼，以便与西门往来也。然必写捣鬼有奸在先者，一画道国，一画六儿，一伏一百回路遇之筭。湖州养六儿，以成爱姐之志也。然此时不一撇去，岂韩二竟忽然抛去旧情，不一旁视乎？故用王六儿以棒槌一闹，西门庆一打，庶可且收起捣鬼。至拐财远遁，用他着时，再令其来可也，

王六儿淫事，必尽情写之者，盖本意欲于潘六儿之后，又写一尤甚者也。

潘金莲琵琶，写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而瓶儿处互相掩映，便有春光融融之象。迨后打狗畜猫，皆此时愤恨所种。可知一家之怨恨，固非一日所成。稍有介意时，为之主者，当预为调停，庶不至于深耳。彼西门乌得知？

打韩二，必用棒槌，盖为琵琶相映成趣。然则琵琶之恨，亦无非争一棒槌耳。】

词曰：

银箏宛转，促柱调弦，声绕梁间。巧作秦声独自怜。指轻妍，风回雪旋，缓扬清曲，响夺钧天。说甚么别鹤乌啼，试按《罗敷陌上》篇，休按《罗敷陌上》篇。

话说冯婆子走到前厅角门首，看见玳安在厅榻子前，拿着茶盘儿伺候。玳安望着冯妈努嘴儿：“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应二爹说了话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儿送酒去了。”那婆子听见，两步做一步走的去了。【夹批：文馀。】原来应伯爵来说：“揽头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钱粮下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东平府见关银子，来和你计较，做不做？”【旁批：已说过财方动头，

是故王六儿财中色也。】西门庆道：“我那里做他！揽头以假充真，买官让官。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叫他另搭别人。你只借二千两银子与他，每月五分行利，叫他关了银子还你，你心下何如？”西门庆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银子与他罢。如今我庄子收拾，还没银子哩。”伯爵见西门庆吐了口儿，说道：“哥若十分没银子，看怎么再拨五百两货物儿，凑个千五儿与他罢，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门庆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儿处。又一件，应二哥，银子便与他，只不叫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我打听出来，只怕我衙门监里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说的什么话，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若在外边打哥的旗儿，常没事罢了，若坏了事，要我做什么？哥你只顾放心，但有差池，我就来对哥说。【夹批：佞人，小人。】说定了，我明日叫他好写文书。”西门庆道：“明日不教他来，我有勾当。叫他后日来。”说毕，伯爵去了。

西门庆叫玳安伺候马，带上眼纱，问棋童去没有。玳安道：“来了，取挽手儿去了。”不一时，取了挽手儿来，打发西门庆上马，迳往牛皮巷来。不想韩道国兄弟韩二捣鬼，耍钱输了，吃的光睁睁儿的，走来哥家，问王六儿讨酒吃。袖子里掏出一条小肠儿来，【旁批：趣。】说道：“嫂，我哥还没来哩，我和你吃壶烧酒。”那妇人恐怕西门庆来，又见老冯在厨下，不去兜揽他，说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过一边吃去，我那里耐烦？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来做什么？”那韩二捣鬼，把眼儿涎睁着，又不去，看见桌底下一坛白泥头酒，贴着红纸帖儿，问道：“嫂子，是那里酒？打开筛壶来俺每吃。耶嚻！你自受用！”妇人道：“你趁早儿休动，是宅里老爹送来的，你哥还没见哩。等他来家，有便倒一瓯子与你吃。”韩二道：“等什么哥？就是皇帝爷的，我也吃一钟儿！”【夹批：趣绝。】才待搬泥头，被妇人劈手一推，夺过酒来，提到屋里去了。把二捣鬼仰八叉推了一交，【夹批：无情却是世情。】半日扒起来，恼羞变成怒，口里喃喃呐呐骂道：“贼淫妇，我好意带将菜儿来，见你独自一个冷落落，和你吃杯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钱的汉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开，故意儿器我，讪我，又趁我。休叫我撞见，我叫你这不值钱的淫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妇人见他的话不妨头，一点红从耳边起，须臾紫胀了双腮，便取棒槌在手，赶着打出来，骂道：“贼饿不死

的杀才！你那里撞醉了，来老娘这里撒野火儿。老娘手里饶你不过！”那二捣鬼口里喇喇哩哩骂淫妇，直骂出门去。不想西门庆正骑马来，见了他，问是谁，妇人道：“情知是谁，是韩二那厮，见他哥不在家，要便耍钱输了，吃了酒来殴我。有他哥在家，常时撞见打一頓。”那二捣鬼看见，一溜烟跑了。西门庆又道：“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门里与他做功德！”妇人道：“又叫爹惹恼。”西门庆道：“你不知，休要惯了他。”妇人道：“爹说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让西门庆明间内坐。西门庆吩咐棋童回马家去，叫玳安儿：“你在门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儿，就与我锁在这里，明日带到衙门里来。”玳安道：“他的魂儿听见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

西门庆坐下。妇人见毕礼，连忙屋里叫丫鬟锦儿拿了一盏果仁茶出来，与西门庆吃，就叫他磕头。西门庆道：“也罢，到好个孩子，你且将就使着罢。”又道：“老冯在这里，怎的不替你拿茶？”妇人道：“冯妈妈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门庆又道：“头里我使小厮送来的那酒，是个内臣送我的竹叶清。里头有许多药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见你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拿的这坛酒来。”妇人又道了万福，说：“多谢爹的酒，正是这般说，俺每不争气，住在这僻巷子里，【夹批：又插房子，可畏。】又没个好酒店，那里得上样的酒来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门庆道：“等韩伙计来家，你和他计较，等着狮子街那里，替你破几两银子买所房子，等你两口子亦发搬到那里住去罢。铺子里又近，买东西诸事方便。”妇人道：“爹说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怜见，离了这块儿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许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里要处自情处，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旁批：就要买，妙极。】也少不的打这条路儿来。”【夹批：几转曲尽。】说一回，房里放下桌儿，请西门庆进去宽了衣服坐。

须臾，安排酒菜上来，妇人陪定，把酒来斟。不一时，两个并肩叠股而饮。吃的酒浓时，两个脱剥上床交欢，自在玩耍。妇人早已床炕上铺的厚厚的被褥，被里熏的喷鼻香。西门庆见妇人好风月，一径要打动他。家中袖了一个锦包儿来，打开，里面银托子、相思套、硫黄圈、药煮的白绫带子、悬玉环、封脐膏、勉铃，一弄儿淫器。那妇人仰卧枕上，玉腿高跷，口舌内吐。西门庆先把勉铃教妇人自放牝内，然后将银

托束其根，硫黄圈套其首，脐膏贴于脐上。妇人以手导入牝中，两相迎凑，渐入大半。妇人呼道：“达达！我只怕你墩的腿酸，拿过枕头来，你垫着坐，我淫妇自家动罢。”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妇腿吊着禽，你看好不好？”西门庆真个把他脚带解下一条来，拴他一足，吊在床榻子上低着拽，拽的妇人牝中之津如蜗之吐涎，绵绵不绝，又拽出好些白浆子来。西门庆问道：“你如何流这些白？”才待要抹去，妇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罢。”于是蹲跪在他面前吮吞数次，呜咂有声。咂的西门庆淫心辄起，掉过身子，两个干后庭花。龟头上有硫黄圈，濡研难涩。妇人蹙眉隐忍，半晌仅没其棱。西门庆颇作抽送，而妇人用手摸之，渐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门庆怀里，回首流眸，作颤声叫：“达达！慢着些，后越发粗大，教淫妇怎生挨忍。”西门庆且扶起股，观其出入之势，因叫妇人小名：“王六儿，我的儿，你达不知心里怎的只好这一桩儿，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难开。”妇人道：“达达，只怕后来耍的絮烦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门庆道：“相交下来，才见我并不是这样人。”说话之间，两个干够一顿饭时。西门庆令妇人没高低淫声浪语叫着才过。妇人在下，一面用手举股承受其精，乐极情浓，一泄如注。已而抽出那话来，带着圈子，妇人还替他吮咂净了，两个方才并头交股而卧。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后庭花。有词为证：

美冤家，一心爱折后庭花。寻常只在门前里走，又被开路先锋把住了他。放在户中难禁受。转丝缰勒回马，亲得胜弄的我身上麻，蹴损了奴的粉脸那丹霞。

西门庆与妇人搂抱到二鼓时分，小厮马来接，方才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门里差了两个缉捕，把二捣鬼拿到提刑院，只当做掏摸土贼，不由分说，一夹二十，打的顺腿流血。睡了一个月，险不把命花了。往后吓的影也再不敢上妇人门缠搅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迟了几日，来保、韩道国一行人东京回来，备将前事对西门庆说：“翟管家见了女子，甚是欢喜，说爹费心。留俺府里住了两日，讨了回书。送了爹一匹青马，封了韩伙计女儿五十两银子礼钱，又与了小

的二十两盘缠。”西门庆道：“够了。”看了回书，书中无非是知感不尽之意。自此两家都下着生名字，称呼亲家，【旁批：可笑。】【夹批：西门亲戚都是如此。】不在话下。韩道国与西门庆磕头拜谢回家。西门庆道：“韩伙计，你还把你女儿这礼钱收去，也是你两口儿恩养孩儿一场。”韩道国再三不肯收，说道：“蒙老爹厚恩，礼钱是前日有了。这银子小人怎好又受得？从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门庆道：“你不依，我就恼了。你将回家，不要花了，我有个处。”那韩道国就磕头谢了，拜辞回去。

老婆见他汉子来家，满心欢喜，一面接了行李，与他拂了尘上，问他长短：“孩子到那里好么？”这道国把往回一路的话，告诉一遍，说：“好人家，孩子到那里，就与了三间房，两个丫鬟伏侍，衣服头面不消说。第二日，就领了后边见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欢喜，留俺们住了两日，酒饭连下人都吃不了。又与了五十两礼钱。我再三推辞，大官人又不肯，还叫我拿回来了。”因把银子与妇人收了。妇人一块石头方落地，因和韩道国说：“咱到明日，还得一两银子谢老冯。你不在，亏他常来做伴儿。大官人那里，也与了他一两。”正说着，只见丫头过来递茶。韩道国道：“这个是那里大姐？”妇人道：“这个是咱新买的丫头，名唤锦儿。过来与你爹磕头！”磕了头，丫头往厨下去了。

老婆如此这般，把西门庆勾搭之事，告诉一遍，“自从你去了，来行走了三四遭，才使四两银子买了这个丫头。但来一遭，带一二两银子来。第二的不知高低，气不愤走来这里放水。【夹批：然则二捣鬼亦即明做矣。】被他撞见了，拿到衙门里，打了个臭死，至今再不敢来了。大官人见不方便，许了要替我每大街上买一所房子，叫咱搬到那里住去。”韩国道：“嗔道他头里不受这银子，教我拿回来休要花了，原来就是这些话了。”妇人道：“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他到明日，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看所好房儿。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夹批：六儿全是为利。】韩道国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赚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旁批：世情可叹！】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到会吃自在饭儿，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两个又笑了一回，打发他吃了晚饭，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韩道国宅里

讨了钥匙，开铺子去了，与了老冯一两银子谢他。【旁批：又补出。】  
【夹批：不漏。】俱不必细说。

一日，西门庆同夏提刑衙门回来。夏提刑见西门庆骑着一匹高头点子青马，问道：“长官那匹白马怎的不骑，又换了这匹马？到好一匹马，不知口里如何？”西门庆道：“那马在家歇他两日儿。这马是昨日东京翟云峰亲家送来的，是西夏刘参将送他的。口里才四个牙儿，脚程紧慢都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儿，快护糟趑蹬。初时骑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许多，这两日内吃的好些儿。”夏提刑道：“这马甚是会行，但只好骑着躡街道儿罢了，不可走远了他。论起在咱这里，也值七八十两银子。我学生骑的那马，昨日又瘸了。今早来衙门里来，旋拿帖儿问舍亲借了这匹马骑来，甚是不方便。”西门庆道：“不打紧，长官没马，我家中还有一匹黄马，送与长官罢。”夏提刑举手道：“长官下顾，学生奉价过来。”西门庆道：“不须计较。学生到家，就差人送来。”两个走到西街口上，西门庆举手分路来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马送去。夏提刑见了大喜，赏了玳安一两银子，与了回帖儿，说：“多上覆，明日到衙门里面谢。”

过了两月，乃是十月中旬时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两名小优儿，请西门庆一叙，以酬送马之情。西门庆家中吃了午饭，理了些事务，往夏提刑家饮酒。原来夏提刑备办一席齐整酒肴，只为西门庆一人而设。见了他来，不胜欢喜，降阶迎接，至厅上叙礼。西门庆道：“如何长官这等费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旁批：夏已秋矣，莲能不悲乎！】闲中屈执事一叙，再不敢请他客。”于是见毕礼数，宽去衣服，分宾主而坐。茶罢着棋，就席饮酒叙谈，两个小优儿在旁弹唱。【夹批：有此一段过文，入下无痕。】正是得多少：

金尊进酒浮香蚁，象板催箏唱鹧鸪。

不说西门庆在夏提刑家饮酒，单表潘金莲见西门庆许多时不进他房里来，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帐冷。那一日把角门儿开着，在房内银灯高点，靠定帟屏，弹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连瞧数次，不见动静。正是：银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弹。【旁批：先不忍弹，妙。】取过琵琶，横在膝上，低低弹了个《二犯江儿水》【夹批：先低低，

妙。】 唱道：

闷把帟屏来靠，和衣强睡倒。

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只道西门庆敲的门环儿响，连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妇人又弹唱道：

听风声嘹亮，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

一回儿灯昏香尽，心里欲待去别，见西门庆不来，又意儿懒的动弹了。唱道：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捱过今宵，怕到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想起来，今夜里心儿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旁批：与弹琵琶唱“烧一炷儿香”对照。】【夹批：且顿住。】

且说西门庆约一更时分，从夏提刑家吃了酒归来。一路天气阴晦，空中半雨半雪下来，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马来家，小厮打着灯笼，就不到后边，迳往李瓶儿房来。李瓶儿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接了衣服。止穿绫敞衣，坐在床上，就问：“哥儿睡了不曾？”李瓶儿道：“小官儿顽了这回，方睡下了。”迎春拿茶来吃了。李瓶儿问，“今夜吃酒来的早？”西门庆道：“夏龙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匹马，今日为我费心，治了一席酒请我，又叫了两个小优儿。和他坐了这一回，见天气下雪，来家早些。”李瓶儿道：“你吃酒，叫丫头筛酒来你吃。大雪里来家，只怕冷哩。”西门庆道：“还有那葡萄酒，你筛来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香滑气的，我没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儿，就是几碟嘎饭、细巧果菜之类。李瓶儿拿杌儿在旁边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儿。这里两个吃酒，潘金莲在那边屋里冷清清，独自一个儿坐在床上。怀抱着琵琶，桌上灯昏烛暗。【夹批：一处热，一处冷，咫尺便如此，天下事难周遍也。】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儿，乱挽乌云，把帐儿放下半边来，拥衾而坐，正是：

倦倚绣床愁懒睡，低垂锦帐绣衾空。

早知薄幸轻抛弃，辜负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

又唤春梅过来：“你去外边再瞧瞧，你爹来了没有？快来回我话。”那春梅走去，良久回来，说道：“娘还认爹没来哩，爹来家不耐烦了，在六娘房里吃酒的不是？”这妇人不听罢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般，【夹批：奇语。】骂了几句负心贼，由不得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一迳把那琵琶儿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夹批：此处高高的，又妙。】

心痒痛难搔，愁怀闷自焦。让了甜桃，去寻酸枣。【旁批：直与“早下米”数语顶针。】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

西门庆正吃酒，忽听见弹的琵琶声，便问：“是谁弹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边弹琵琶响。”李瓶儿道：“原来你五娘还没睡哩。【旁批：卿安得知他人之冷？】绣春，你快去请你五娘来吃酒。你说俺娘请哩。”那绣春去了。李瓶儿忙吩咐迎春：“安下个坐儿，放个钟箸在面前。”良久，绣春走来说：“五娘摘了头，不来哩。”李瓶儿道：“迎春，你再去请五娘去。你说，娘和爹请五娘哩。”【旁批：金莲甚不愿闻者。】不多时，迎春来说：“五娘把角门儿关了，说吹了灯，睡下了。”【夹批：妙。】西门庆道：“休要信那小淫妇儿，等我和你两个拉他去，务要把他拉了来。咱和他下盘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儿同来打他角门。打了半日，【夹批：妙。】春梅把角门子开了。西门庆拉着李瓶儿进入他房中，【旁批：又是金莲不忍见者。】只见妇人坐在帐中，琵琶放在旁边。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怎的两三转请着你不来！”金莲坐在床上，纹丝儿不动，把脸儿沉着，半日说道：【夹批：妒妇之苦。】“那没时运的人儿，丢在这冷屋里，随我自生自活的，又来瞅采我怎的？没的空费了你这个心，留着别处使。”西门庆道：“怪奴才！八

十岁妈妈没牙——有那些唇说的？李大姐那边请你和他下盘棋儿，只顾等你不去了。”李瓶儿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摆下棋子了，咱们闲着下一盘儿，赌杯酒吃。”金莲道：“李大姐，你们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烦，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们心宽闲散。我这两日只有口游气儿，黄汤淡水谁尝着来？我成日睁着脸儿过日子哩！”【夹批：深深埋恨。】西门庆道：“怪奴才，你好好儿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内不自在，早对我说，我好请太医来看你。”【夹批：扯白妙绝。】金莲道：“你不信，叫春梅拿过我的镜子来，等我瞧。这两日，瘦的象个人模样哩！”春梅把镜子真个递在妇人手里，灯下观看。【旁批：“自瞧”，妙。心内自觉十分疲瘦，然却未曾对镜一照。】正是：

羞对菱花拭粉妆，为郎憔悴减容光。

闭门不管闲风月，任你梅花自主张。

西门庆拿过镜子也照了照，说道：“我怎么不瘦？”金莲道：“拿甚么比你！你每日碗酒块肉，吃的肥胖胖的，专一只奈何人。”【夹批：试问如何奈何？】被西门庆不由分说，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舒手被里，摸见他还没脱衣裳，两只手齐插在他腰里去，说道：“我的儿，是个瘦了些。”【旁批：瘦却在此处。一笑。】金莲道：“怪行货子，好冷手，冰的人慌！”【旁批：点雪。】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罢了。”乱了一回，西门庆还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儿房内，下了一盘棋，吃了一回酒。临起身，李瓶儿见他这等脸酸，把西门庆撵掇过他这边歇了。正是得多少：





















##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鬟金莲市爱

【总批：此回小文为下回愤深作引也。盖金莲之愤，何止此日起！然金莲生日，西门乃在玉皇庙宿。玉皇庙却是为瓶儿生子。则金莲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儿时，月娘之言，西门之爱，俱如针刺眼，争之不得，为无聊之极思，乃妆丫鬟以邀之也。虽暂分一夕之爱，而愤已深矣。宜乎后文再奈不得也。文字无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岂是信手写去者？】

写月娘听王姑子之言，真写尽尼僧之恶。看者读此回后，不闭门谢绝此辈者，非人心也。

两段文字，却两番夹写，如王姑子问月娘喜事一段，下夹瓶儿希宠一段，又写王姑辞去一段，又夹写金莲妆丫鬟一段也。章法井井不紊。

未必写裁诸色衣服，照人双目，盖预联姻卖富贵地也。】

词曰：

种就蓝田玉一株，看来的的可人娱。多方珍重好支持，掌中珠。傚  
偃漫惊新态变，妖娆偏与旧时殊。相逢一见笑成痴，少人知。

话说当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问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没见点喜事儿？”月娘道：“又说喜事哩！前日八月里，【旁批：此处点明“八月”。】因买了过对乔大户房子，平白俺每都过去看。上他那楼梯，一脚蹶滑了，把个六七个月身扭掉了。至今再谁见甚么喜儿来！”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个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里掉下杓子里，我和丫头点灯拨着瞧，倒是个小厮儿。”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么来扭着了？还是胎气坐的不牢。【夹批：即插入。】你老人家养出个儿来，强如别人。你看前边六娘，进门多少时儿，倒生了个儿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儿女，随天罢了。”【旁批：一团醋意。】【夹批：满腔希福之心。】王姑子道：“也不打紧，俺每同行一个薛师父，一纸好符水药。前年陈郎中娘子，也是中年无

子，常时小产了几胎，白不存，【夹批：一个也是。】也是吃了薛师父符药，如今生了好不好一个满抱的小厮儿！【夹批：二个也是。】一家儿欢喜的要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儿难寻。”【眉批：可知雪夜烧香，俱出秃奴之计。】月娘问道：“什么物件儿？”王姑子道：“用着头生孩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烧成灰儿，伴着符药，拣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觉，空心用黄酒吃了。算定日子儿不错，至一个月就坐胎气，好不准！”月娘道：“这师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岁。原在地藏庵儿住来，如今搬在南首法华庵儿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经典儿！又会讲说《金刚科仪》各样因果宝卷，成月说不了。专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来。”月娘道：“你到明日请他来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讨了这符药来着。止是这一件儿难寻，这里没寻处。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头这孩子的房儿，借情跑出来使了罢。”【夹批：可杀。】月娘道：“缘何损别人安自己。我与你银子，你替我慢慢另寻便了。”王姑子道：“这个到只是问老娘寻，他才有。我替你整治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难得你明日另养出来，随他多少，十个明星当不的月！”月娘吩咐：“你却休对人说。”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对人说！”【眉批：看他秃奴说另养一个，月娘即接言“休对人说”。然则雪夜之说，不拘六人之言，欺人乎？欺天耶？则知烧香一事，明为此班秃奴教唆无疑。月娘等人真是生生世世，我不愿一见其人者。】【夹批：映后文与金莲做。】说了一回，方睡了。一宿晚景题过。

到次日，西门庆打庙里来家，月娘才起来梳头。玉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说：“昨日家里六姐等你来上寿，怎的就不来了？”西门庆悉把醮事未了，吴亲家晚夕费心，【旁批：又是一个亲家。又照管伯爵。】摆了许多桌席——“吴大舅先来了，留住我和花大哥、应二哥、谢希大。两个小优儿弹唱着，俺每吃了一夜酒。今早我便先进城来了，应二哥他三个还吃酒哩。”告诉了一回。玉箫递茶吃了。也没往衙门里去，走到前边书房里，歪着床上就睡着了。落后潘金莲、李瓶儿梳了头，抱着孩子出来，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儿道：“他爹来了这一日，在前头哩，我叫他吃茶食，他不吃。如今有了饭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头与他爹瞧瞧去。”潘金莲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儿穿衣服。”于是戴上销金道髻儿，穿上道衣，带了顶

牌符索，套上小鞋袜儿，金莲就要夺过去。月娘道：“叫他妈妈抱罢。你这蜜褐色桃绣裙子不耐污，撒上点子脏到了不成。”【夹批：月娘有心。】于李瓶儿抱定官哥儿，潘金莲便跟着，【旁批：画。】【夹批：安得不妒。】来到前边西厢房内。书童见他二人掀帘，连忙就躲出来了。金莲见西门庆脸朝里睡，就指着孩子说：“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儿自家来请你来了。大妈妈房里摆下饭，叫你吃去，你还不快起来，还推睡儿！”那西门庆吃了一夜酒的人，丢倒头，那顾天高地下，鼾睡如雷。

金莲与李瓶儿一边一个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时把西门弄醒了。睁开眼看见官哥儿在面前，【旁批：霎时好梦。】穿着道士衣服，喜欢的眉开眼笑。连忙接过来，抱到怀里，与他亲个嘴儿。金莲道：“好干净嘴头子，就来亲孩儿！小道士儿吴应元，你啗他一口，你说昨日在那里使牛耕地来，今日乏困的这样的，【旁批：多少含愤在内，作者笔尖，不知如何落纸。】大白日困觉？昨日叫五妈只顾等着你。你恁大胆，不来与五妈磕头。”【夹批：每事必尖酸说出，有以刻为言者，必学金莲者也。】西门庆道：“昨日醮事散得晚。晚夕谢将，整吃了一夜。今日到这咱还一头酒，在这里睡回，还要往尚举人家吃酒去。”金莲道：“你不吃酒去罢了。”西门庆道：“他家从昨日送了帖儿来，不去惹人人家不怪！”金莲道：“你去，晚夕早些儿来家，我等着你哩。”

李瓶儿道：“他大妈妈摆下饭了，又做了些酸笋汤，请你吃饭去哩。”西门庆道：“我心里还不待吃，等我去喝些汤罢。”于是起来往后边去了。这潘金莲见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间，脚蹬着地炉子说道：“这原来是个套炕子。”伸手摸了摸褥子里，说道：“到且是烧的滚热的炕儿。”瞧了瞧旁边桌上，放着个烘砚瓦的铜丝火炉儿，随手取过来，叫：“李大姐，那边香几儿上牙盒里盛的甜香饼儿，你取些来与我。”一面揭开了，拿几个在火炕内，一面夹在裆里，拿裙子裹的沿沿的，【夹批：淫妇百窍皆描出矣。】且薰热身上。【旁批：不然，几乎忘记正月。】坐了一回，李瓶儿说道：“咱进去罢，只怕他爹吃了饭出来。”金莲道：“他出来不是？怕他么！”于是二人抱着官哥，进入后边来。良久，西门庆吃了饭，吩咐排军备马，午后往尚举人家吃酒去了。

潘姥姥先去了。

且说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旁批：悄悄，何意？】与了他一两银子，叫他休对大师姑说，好歹请薛姑子带了符药来。王姑子接了银子，和月娘说：“我这一去，只过十六日才来。就替你寻了那件东西儿来。”月娘道：“也罢，你只替我干的停当，我还谢你。”于是作辞去了。看官听说：但凡大人家，似这等尼僧牙婆，决不可抬举。在深宫大院，相伴着妇女，俱以谈经说典为由，背地里送暖偷寒，甚么事儿不干出来？【旁批：直缴烹茶一回。】【夹批：故以此为孝哥坐胎之引，所以深罪月娘也。】有诗为证：

最有缙流不可言，深宫大院哄婵娟。

此辈若皆成佛道，西方依旧黑漫漫。

却说金莲晚夕走到镜台前，把髻髻摘了，打了个盘头楂髻，把脸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儿鲜红，【旁批：何处落想？】戴着两个金灯笼坠子，贴着三个面花儿，带着紫销金箍儿，寻了一套红织金袄儿，下着翠蓝缎子裙：要妆丫头，哄月娘众人耍子。叫将李瓶儿来与他瞧。把李瓶儿笑的前仰后合，【旁批：瓶儿，一层。】说道：“姐姐，你妆扮起来，活象个丫头。我那屋里有红布手巾，替你盖着头。等我往后边去，对他们只说他爹又寻了个丫头，唬他们唬，【旁批：有何可唬。】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灯笼在头里走，走到仪门首，撞见陈敬济，【旁批：敬济一层。】笑道：“我道是谁来，这个就是五娘干的营生！”李瓶儿叫道：“姐夫，你过来，等我和你说了，着你先进去见他们，只如此这般。”敬济道：“我有法儿哄他。”于是先走到上房里。众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敬济道：“娘，你看爹平白里叫薛嫂儿使了十六两银子，买了人家一个二十五岁，会弹唱的姐儿，刚才拿轿子送将来了。”【旁批：上房众人未见面，先自言一层。】月娘道：“真个？薛嫂儿怎不先来对我说？”敬济道：“他怕你老人家骂他，送轿子到大门首，就去了。丫头便叫他们领进来了。”大妗子还不言语，杨姑娘道：“官人有这几房姐姐够了，又要他来做什么？”【夹批：玉楼心事也。】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钱就买一百个，有什么多？”【夹批：一语道尽。】俺们都是老婆当军——充数儿罢了！”【旁批：平日假处毕露，所为簞食豆羹

见于色也。】玉箫道：“等我瞧瞧去。”只见月亮地里，原是春梅打灯笼，落后叫了来安儿打着，和李瓶儿后边跟着，搭着盖头，穿着红衣服进来。慌的孟玉楼、李娇儿都出来看。良久，进入房里。玉箫挨在月娘边说道：“这个是主子，还不磕头哩！”【旁批：月娘众人，一层。】一面揭了盖头。那潘金莲插烛也似磕下头去，忍不住扑哧的笑了。玉楼道：“好丫头，不与你主子磕头，且笑！”月娘笑了，说道：“这六姐成精死了罢！把俺每哄的信了。”玉楼道：“我不信。”【旁批：一个“不信”，妙。】杨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见出来不信？”玉楼道：“俺六姐平昔磕头，也学的那等磕了头起来，倒退两步才拜。”杨姑娘道：“还是姐姐看的出来，要着老身就信了。”【旁批：一个“信”，更妙。】李瓶儿道：“我也就信了。刚才不是揭盖头，他自家笑，还认不出来。”【旁批：又一个“也信”，写得如花似锦。】正说着，只见琴童儿抱进毡包来，说：“爹来家了。”孟玉楼道：“你且藏在明间里。等他进来，等我哄他哄。”【旁批：又只西门，一层。】

不一时，西门庆来到，杨姑娘、大妗子出去了，进入房内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语。【夹批：摹神。】玉楼道：“今日薛嫂儿轿子送人家一个二十岁丫头来，【旁批：减五岁，又妙。】说是你叫他送来要他的，你恁大年纪，前程也在身上，还干这勾当？”西门庆笑道：“我那里叫他买丫头来？信那老淫妇哄你哩！”玉楼道：“你问大姐姐不是？丫头也领在这里，我不哄你。你不信，我叫出来你瞧。”于是叫玉箫：“你拉进那新丫头来，见你爹。”那玉箫掩着嘴儿笑，又不敢去拉，前边走了走儿，又回来了，说道：“他不肯来。”玉楼道：“等我去拉，恁大胆的奴才，头儿没动，就扭主子，也是个不听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间内。只听说道：【旁批：只听，妙绝。】“怪行货子，我不好骂的！人不进去，只顾拉人，拉的手脚儿不着。”玉楼笑道：“好奴才，谁家使的你恁没规矩，不进来见你主子磕头。”一面拉进来。西门庆灯影下睁眼观看，却是潘金莲打着揸髻装丫头，笑的眼没缝儿。【旁批：见金莲笑，作错认。】【夹批：白描。】那金莲就坐在旁边椅子上。玉楼道：“好大胆丫头！新来乍到，就恁少条失教的，大刺刺对着主子坐着！”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来家，与他磕个头儿罢。”那金莲也不动，走到月娘里间屋里，一顿把簪子拔了，戴上髻髻出来。月娘道：“好淫妇，讨了谁上头话，就戴上髻髻了！”【夹批：月娘嘲笑，确

是月娘，故妙。】众人又笑了一回。月娘告诉西门庆说：“今日乔亲家那里，使乔通送了六个帖儿来，请俺们十二日吃看灯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礼儿去？”西门庆道：“明早叫来兴儿，买四盘肴品、一坛南酒送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发柬，十四日也请他娘子，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娘子、夏大人娘子、张亲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贲四叫将花儿匠来，做几架烟火。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叫他来扮《西厢记》。往院中再把吴银儿、李桂姐接了来。你们在家看灯吃酒，我和应二哥、谢子纯往狮子街楼上吃酒去。”说毕，不一时放下桌儿，安排酒上来。

潘金莲递酒，众姊妹相陪吃了一回。西门庆因见金莲装扮丫头，灯下艳妆浓抹，不觉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递与他。金莲就知其意，就到前面房里，去了冠儿，挽着杭州纒，重匀粉面，复点朱唇。早在房中预备下一桌齐整酒菜等候。不一时，西门庆果然来到，见妇人还挽起云髻来，【旁批：是妆丫头后景。】心中甚喜，搂着他坐在椅子上，两个说笑。不一时，春梅收拾上酒菜来。妇人从新与他递酒。西门庆道：“小油嘴儿，头里已是递过罢了，又教你费心。”金莲笑道：“那个大伙里酒儿不算，这个是奴家业儿，与你递钟酒儿，年年累你破费，你休抱怨。”【旁批：可知妆丫头，乃无聊之极思也。】把西门庆笑的没眼缝儿，连忙接了他酒，搂在怀里膝盖上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儿。金莲道：“我问你，十二日乔家请，俺每都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门庆道：“他即下帖儿都请，你每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儿也去走走，省得家里寻他娘哭。”【旁批：笔如玉连环，上下双钩。】金莲道：“大姐姐他们都有衣裳穿，我老道只有数的那几件子，没件好当眼的。你把南边新治来那衣裳，一家分散几件子，裁与俺们穿了罢！只顾放着，敢生小的儿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摆酒，请众官娘子，俺们也好见他，不惹人笑话。我长是说着，你把脸儿憨着。”【夹批：要物每在欢时，可叹世情。】西门庆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赵裁来，与你们裁了罢，”金莲道：“及至明日叫裁缝做，只差两日儿，做着还迟了哩。”西门庆道：“对赵裁说，多带几个人来，替你们攒造两三件出来就够了。剩下别的慢慢再做也不迟。”金莲道：“我早对你说过，好歹拣两套上色儿的与我，我难比他们都有，我身上你没与我做什么大衣裳。”西门庆笑道：“贼小油嘴儿，去处掐个尖儿。”两个说话饮酒，到

一更时分方上床。两个如被底鸳鸯，帐中鸾凤，整狂了半夜。【夹批：写出固妙。不写又有不写的妙处。】

到次日，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眉批：前总一写，接手细开，真正文锦光辉夺目，不知特为下回富贵扳亲地也。留下春梅等在下回另写，更妙。】在卷棚内，一面使琴童儿叫将赵裁来。赵裁见西门庆，连忙磕了头。桌上铺着毡条，取出剪尺来，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就没与他袍儿。须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兑了五两银子，与赵裁做工钱。一面叫了十来个裁缝在家攒造，不在话下。正是：

金铃玉坠妆闺女，锦绮珠翘饰美娃。















## 第四十二回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总批：此回侈言西门之盛也，四架烟火，既云门前逞放，看官眼底，谁不谓好向西门庆门前看烟火也。看他偏藏过一架在狮子街，偏使门前三架毫无色相，止用棋童口中一点。而狮子街的一架，乃极力描写，遂使门前三架，不言俱出。此文字旁敲侧击之法。

门前烟火，却在狮子街写。月娘众妾看烟火，却挪在王六儿身上写。奇棋至此！

文字不肯于忙处不着闲笔衬，已比比然矣。今看其于闲处，却又必不肯徒以闲笔放过。如看灯，闲事也；写闹花灯，闲笔也。却即于此处出王三官。文字无一懈处可击。又善于掉空便入。便捷如此，真加并州快剪刀矣。

此回是描写豪华，恐无甚花样。故又用伯爵与二妓一派歇后语作生色花样，又一样章法也。

百忙里，又写桂姐、银儿吃醋，人情无微不至。】

诗曰：

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

乐和春奏声偏好，人蹈衣归马亦娇。

易老韶光休浪度，最公白发不相饶。

千金博得斯须刻，吩咐谁更仔细敲。

话说西门庆打发乔家去了，走来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儿商议。月娘道：“他家既先来与咱孩子送节，咱少不得也买礼过去，与他家长姐送节。就权为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礼数。”大妗子道：“咱这里，少不的立上个媒人，往来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儿，咱家安上

谁好？”西门庆道：“一客不烦二主，就安上老冯罢。”【夹批：子母同媒矣。】于是，连忙写了请帖八个，就叫了老冯来，同玳安拿请帖盒儿，十五日请乔老亲家母、乔五太太并尚举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亲家母、段大姐、郑三姐来赴席，与李瓶儿做生日，并吃看灯酒。一面吩咐来兴儿，拿银子早定下蒸酥点心并羹果食物。又是两套遍地锦罗缎衣服，一件大红小袍儿、一顶金丝绉纱冠儿、两盏云南羊角珠灯、一盒衣翠、一对小金手镯、四个金宝石戒指儿。十四日早装盒担，叫女婿陈敬济和贲四穿青衣服押送过去。【旁批：市井人待婿如此。】乔大户那边，酒筵管待，重加答贺。回盒中，又回了许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细说。正乱着，应伯爵来讲李智、黄四官银子事，看见，问其所以。西门庆告诉与乔大户结亲之事：“十五日好歹请令正来陪亲家坐坐。”伯爵道：“嫂子呼唤，房下必定来。”西门庆道：“今日请众堂官娘子吃酒，咱每往狮子街房子内看灯去罢。”伯爵应诺去了，不题。

且说那日院中吴银儿先送了四盒礼来，又是两方销金汗巾，一双女鞋，送与李瓶儿上寿，就拜干女儿。【夹批：此处方入银姐，章法细甚。】月娘收了礼物，打发轿子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才来，见吴银儿在这里，便悄悄问月娘：“他多咱来的？”月娘如此这般告他说：“昨日送了礼来，拜认你六娘做干女儿了。”李桂姐听了，一声儿没言语。一日只和吴银儿使性子，两个不说话。【夹批：又是一对吃醋者。】

却说前厅王皇亲家二十名小厮，两个师父领着，挑了箱子来，先与西门庆磕头。西门庆吩咐西厢房做戏房，管待酒饭。不一时，周守备娘子、荆都监母亲荆太太与张团练娘子，都先到了。俱是大轿，排军喝道，家人媳妇跟随。【旁批：游旧家时，已有一影矣。】月娘与众姊妹，都穿着袍出来迎接，至后厅叙礼。与众亲相见毕，让坐递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才摆茶。不料等到日中，还不见来。小厮邀了两三遍，约午后才喝了道来，抬着衣匣，家人媳妇跟随，许多仆从拥护。鼓乐接进后厅，与众堂客见毕礼数，依次序坐下。先在卷棚内摆茶，然后大厅上坐。春梅、玉箫、迎春、兰香，都是齐整妆束，席上捧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厢记》。

不说画堂深处，珠围翠绕，歌舞吹弹饮酒。单表西门庆打发堂客上

了茶，就骑马约下应伯爵、谢希大，往狮子街房里去了。吩咐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跟前放两架。旋叫了个厨子，家下抬了两食盒下饭菜蔬，两坛金华酒去。又叫了两个唱的——董娇儿、韩玉钏儿。原来西门庆已先使玳安雇轿子，请王六儿同往狮子街房里去。玳安见妇人道：“爹说请韩大婶，那里晚夕看放烟火。”妇人笑道：“我羞刺刺，怎么好去的，你韩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对韩大叔说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因叫了两个唱的，没人陪他。”那妇人听了，还不动身。

一回，只见韩道国来家。玳安道：“这不是韩大叔来了。韩大婶这里，不信我说哩。”妇人向他汉子说，“真个叫我去？”韩道国道：“老爹再三说，两个唱的没人陪他，【夹批：陪唱的，妙。】请你过去，晚夕就看放烟火。你还不收拾哩！刚才教我把铺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儿里坐坐。保官儿也往家去了，晚夕该他上宿哩。”妇人道：“不知多咱才散，你到那里坐回就来罢，家里没人，你又不该上宿。”说毕，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随，迳到狮子街房里来。来昭妻一丈青早在房里收拾下床炕、帐幔、褥被，安息沉香薰的喷鼻香。房里吊着一对纱灯，笼着一盆炭火。【旁批：一丝不漏。】妇人走到里面炕上坐下。一丈青走出来，道了万福，拿茶吃了。西门庆与应伯爵看了回灯，才到房子里。两个在楼上打双陆。楼上除了六扇窗户，挂着帘子，【旁批：细致。】下边就是灯市，十分闹热。打了回双陆，收拾摆饭吃了，二人在帘里观看灯市。但见：

万井人烟锦绣围，香车宝马闹如雷。

鳌山耸出青云上，何处游人不看来？

二人看了一回，西门庆忽见人丛里谢希大、祝实念，同一个戴方巾的在灯棚下看灯，【旁批：文情得空便入。】指与伯爵瞧。因问：“那戴方巾的，你可认的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认的他。”【夹批：活贼。】西门庆便叫玳安：“你去下边，悄悄请了谢爹来。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见。”玳安小厮贼，一直走下楼来，挨到人闹里，待祝实念和那人先过去了，从旁边出来，把谢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观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应二爹在这楼上，请谢爹说话。”希大

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两个到粘梅花处，就来见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大到了粘梅花处，向人闹处，就又过一边，由着祝实念和那一个人只顾寻。他便走来楼上，见西门庆、应伯爵两个作揖，因说道：“哥来此看灯，早晨就不呼唤兄弟一声？”西门庆道：“我早晨对众人，不好邀你每的。已托应二哥到你家请你去，说你不在家。刚才，祝麻子没看见么？”因问：“那戴方巾的是谁？”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招宣府里王三官儿。【夹批：王三官出现。】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要问许不与先生那里借三百两银子。央我和老孙、祝麻子作保。要干前程，入武学肄业。我那里管他这闲帐！刚才陪他灯市里走了走，听见哥呼唤，我只伴他到粘梅花处，交我乘人乱，就又开了走来见哥。”因问伯爵：“你来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来了，和哥在这里打了这回双陆。”西门庆问道：“你吃了饭不曾？”谢希大道：“早晨从哥那里出来，和他两个搭了这一日，谁吃饭来！”西门庆吩咐玳安：“厨下安排饭来，与你谢爹吃。”不一时，就是春盘小菜、两碗稀烂下饭、一碗[火川]肉粉汤、两碗白米饭。希大独自一个，吃的里外干净，剩下些汁汤儿，还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两个打双陆。

只见两个唱的门首下了轿子，抬轿的提着衣裳包儿，笑进来。伯爵在窗里看见，说道：“两个小淫妇儿，这咱才来。”吩咐玳安：“且别教他往后边去，先叫他楼上来见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两个？”玳安道：“是董娇儿、韩玉钏儿。”忙下楼说道：“应二爹叫你说话。”两个那里肯来，一直往后走了。见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见王六儿头上戴着时样扭心髻髻儿，身上穿紫潞绸袄儿，玄色披袄儿、白挑线绢裙子，下边露两只金莲，拖的水髻长长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铅粉，学个中人打扮，耳边带着丁香儿。进门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边头坐了。小铁棍拿茶来，王六儿陪着吃了。两个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两个笑一回，更不知是什么人。【夹批：写出王六儿并写出唱的。】落后，玳安进来，两个悄悄问道：“房里那一位是谁？”玳安没的回答，只说是：“俺爹大姨人家，【夹批：贼。】接来看灯的。”两个听的，从新到房中说道：“俺每头里不知是大姨，没曾见的礼，休怪。”于是插烛磕了两个头。慌的王六儿连忙还下半礼。落后，摆上汤饭来，陪着同吃。两个拿乐器，又唱与王六儿听。

伯爵打了双陆，下楼来小解净手，听见后边唱，点手儿叫玳安，问道：“你告我说，两个唱的在后边唱与谁听？”【旁批：文如双蛱蝶，两边皆动。】玳安只是笑，不做声，说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备——管事宽。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贼小油嘴，你不说，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罢了，又问怎的？”说毕，一直往后走了。伯爵上的楼来，西门庆又与谢希大打了三贴双陆。只见李铭、吴惠两个蓦地上楼来磕头。伯爵道：“好呀！你两个来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这里？”李铭跪下说道：“小的和吴惠先到宅里来，宅里说爹在这边摆酒。特来伏侍爹每。”西门庆道：“也罢，你起来伺候。玳安，快往对门请你韩大叔去。”不一时，韩道国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放桌儿，摆上春盘案酒来，琴童在旁边筛酒。伯爵与希大居上，西门庆主位，韩道国打横，坐下把酒来筛；一面使玳安后边请唱的去。

少顷，韩玉钏儿、董娇儿两个，慢条斯礼上楼来。望上不当不正磕下头去。伯爵骂道：“我道是谁来，原来是这两个小淫妇儿。头里我叫着，怎的不先来见我？这等大胆！到明日，不与你个功德，你也不怕。”董娇儿笑道：“哥儿那里隔墙掠个鬼脸儿，可不把我唬杀！”韩玉钏儿道：“你知道，爱奴儿掇着兽头城往里掠——好个丢丑儿的孩儿！”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余了。有了李铭、吴惠在这里唱罢了，又要这两个小淫妇做什么？还不趁早打发他去。大节夜，还赶几个钱儿，等住回晚了，越发没人要了。”【夹批：为桂姐一映。】韩玉钏儿道：“哥儿，你怎么没羞？大爹叫了俺每来答应，又不伏侍你，你怎的闲出气？”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儿，你见在这里，不伏侍我，你说伏侍谁？”韩玉钏道：“唐胖子掉在醋缸里——把你撇酸了。”伯爵道：“贼小淫妇儿，是撇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时，我和你答话。我左右有两个法儿，你原出得我手！”董娇儿问道：“哥儿，那两个法儿？说来我听。”伯爵道：“我头一个，是对巡捕说了，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顿好拶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银子烧酒，把抬轿的灌醉了，随你这小淫妇儿去，天晚到家没钱，不怕鸭子不打。”韩玉钏道：“十分晚了，俺每不去，在爹这房子里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每，王妈妈支钱一百文，不在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儿。”【夹批：一路市语，又一样章法。】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反了，拿三道三。”说笑回，两个唱的在旁弹唱春景之词。

众人才拿起汤饭来吃，只见玳安儿走来，报道：“祝爹来了。”众人都无言。一时，祝实念上的楼来，看见伯爵和谢希大在上面，说道：“你两个好吃，可成个人。”【夹批：直说。妙。】因说：“谢子纯，哥这里请你，也对我说一声儿，三不知就走的来了，叫我只顾在粘梅花处寻你。”希大道：“我也是误行，才撞见哥在楼上和应二哥打双陆。走上来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门庆因令玳安儿：“拿椅儿来，我和祝兄弟在下边坐罢。”于是安放钟箸，在下席坐了。厨下拿了汤饭上来，一齐同吃。西门庆只吃了一个包儿，呷了一口汤，因见李铭在旁，都递与李铭下去吃了。那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韩道国，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宝攒汤，三个大包子，还零四个桃花烧卖，只留了一个包儿压碟儿。左右收下汤碗去，斟上酒来饮酒。希大因问祝实念道：“你陪他到那里才拆开了？怎知道我在这里？”祝实念如此这般告说：“我因寻了你一回寻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孙家会了，往许不与先生那里，借三百两银子去，吃孙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写差了。”希大道：“你每休写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与老孙作保，讨保头钱使。”因问：“怎的写差了？”祝实念道：“我那等吩咐他，文书写滑着些，立与他三限才还。他不依我，教我从新把文书又改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三限？”祝实念道：“头一限，风吹辘轴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鱼儿跳上岸；第三限，水里石头泡得烂。这三限交还他。”谢希大道：“你这等写着，还说不滑哩。”祝实念道：“你到说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浅，朝廷挑河，把石头吃做工的两三镢头砍得稀烂，怎了？那时少不的还他银子。”【夹批：扯白，妙！是昧心语。】众人说笑了一回。

看看天晚，西门庆吩咐楼上点灯，又楼檐前一边一盏羊角玲灯，甚是奇巧。家中，月娘又使棋童儿和排军，抬送了四个攒盒，都是美口甜食、细巧果品。西门庆叫棋童儿问道：“家中众奶奶们散了不曾？谁使你送来？”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来，与爹这边下酒。众奶奶们还未散哩。戏文扮了四折，大娘留在大门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门庆问：“有人看没有？”棋童道：“挤围着满街人看。”西门庆道：“我吩咐留下四名青衣排军，拿杆栏拦人伺候，休放闲杂人挨挤。”棋童道：“小的与平安儿两个，同排军都看放了烟火，并没闲杂人搅扰。”【夹批：正经二架却如此点过。文情奇妙。】西门庆听了，吩咐把桌上饮馔都搬下去，将攒盒摆上，厨下又拿上一道果馅元宵来。两个唱的在席前递

酒。西门庆吩咐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筛美酒，再设珍羞，叫李铭、吴惠席前弹唱了一套灯词。唱毕，吃了元宵，韩道国先往家去了。少顷，西门庆吩咐来昭将楼下开下两间，吊挂上帘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门庆与众人在楼上看，教王六儿陪两个粉头和一丈青在楼下观看。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须臾，点着。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

一丈五高花桩，【旁批：桩。】四周下山棚热闹。【旁批：棚。】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着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旁批：药信在此起。】一道寒光，【旁批：点着。】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鬻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旁批：声。】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旁批：架上。】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霸王鞭，到处响亮；【旁批：四边。】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的旋转得好看；银蛾金弹，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名显中通；【旁批：一层。】七圣降妖，通身是火。【旁批：一层。】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霞；紧吐莲，慢吐莲，【旁批：火。】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顷刻不见巍峨之势；【旁批：一断。】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闹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焰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煨烬。【眉批：实叙一架，能使前后二架不言皆见。】

应伯爵见西门庆有酒了，刚看罢烟火下楼来，因见王六儿在这里，推小净手，拉着谢希大、祝实念，也不辞西门庆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里去？”伯爵向他耳边说道：“傻孩子，我头里说的那本帐，我若不起身，别人也只顾坐着，显的就不趣了。等你爹问，你只说俺每都跑了。”落后，西门庆见烟火放了，问伯爵等那里去了，玳安道：“应二爹和谢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拦不回来，多上覆爹。”西门庆就不再问了。因叫过李铭、吴惠来，每人赏了一大巨杯酒与他吃。吩咐：“我且不与你唱钱，你两个到十六日早来答应。还是应二爹三个并众伙计当家儿，晚夕在门首吃酒。”李铭跪下道：“小的告禀爹：十六日

和吴惠、左顺、郑奉三个，都往东平府，新升的胡爷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后晌才得来。”西门庆道：“左右俺每晚夕才吃酒哩。你只休误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并不敢误。”两个唱的也就来拜辞出门。西门庆吩咐：“明日，家中堂客摆酒，李桂姐、吴银姐都在这里，你两个好歹来走一走。”二人应诺了，一同出门，不在话下。西门庆吩咐来昭、玳安、琴童收家活。【夹批：细。】灭息了灯烛，【夹批：细。】就往后边房里去了。

且说来昭儿子小铁棍儿，正在外边看放了烟火，见西门庆进去了，就来楼上。见他爹老子收了一盘子杂合的肉菜、一瓯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里，就问他娘一丈青讨，被他娘打了两下。【夹批：偏到。】不防他走在后边院子里顽耍，只听正面房子里笑声，只说唱的还没去哩，见房门关着，就在门缝里张看，见房里掌着灯烛。原来西门庆和王六儿两个，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门庆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褪去小衣，那话上使着托子干后庭花。一进一退往来[才扉]打，何止数百回，[才扉]打的连声响亮，其喘息之声，往来之势，犹赛折床一般，无处不听见。这小孩子正在那里张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来看见，揪着头角儿拖到前边，凿了两个栗爆，骂道：“贼祸根子，小奴才儿，你还少第二遭死？又往那里张他去！”于是，与了他几个元宵吃了，不放他出来，就唬住他上炕睡了。西门庆和老婆足干捣有两顿饭时才了事。玳安打发抬轿的酒饭吃了，跟送他到家，然后才来同琴童两个打着灯儿跟西门庆家去。正是：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 第四十四回 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总批：夫藏壶与偷金，作遥对章法。下象棋与弹琵琶，又作遥对章法。自生子后至此，欲将生子加官后诸事一总，以便下二回卜龟儿，用第二番结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藏壶为玉箫事暗描，却是月娘不严之罪。偷金固是娇儿事，然夏花复留，使家法不行，众婢无所惩创，又是月娘引邪入室之罪。盖夏花以桂姐留。桂姐，月娘收以为女儿者也，失复谁尤？况桂姐辈，月娘常劝西门远之者也。欲其夫远之，而却亲以为女，其何以相夫？故受桂姐之逆，而乃迁怒玳安，是亦福建子误我之意也欤？

写桂姐，分明其姑之婢，真赃实犯；犹有许多雌黄。

强口夺情，可畏如此！人情不肯自责，又如此。

金莲心事，每于愤怒处写之。瓶儿心事，既不一言，何由写出？故又借银姐下棋，将海枯石烂；天长地久，不言之恨，轻轻道出。文字之巧如此。

直至西门大哭之时，不象棋之恨方出。又至金莲撒泼之时，下象棋之恨又一出。赶至普净幻化，方冤仇如雪泼入汤内也。】

词曰：

昼日移阴，揽衣起、春帏睡足。临宝鉴、绿鬟撩乱，未敛装束。蝶粉蜂黄浑褪了，枕痕一线红生玉。背画阑、脉脉悄无言，寻棋局。

——右调《满江红前》

话说敬济众人，同傅伙计前边吃酒，吴大妗子轿子来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说道：“嫂子再住一夜儿，明日去罢。”吴大妗子道：“我连在乔亲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里没人，你哥衙里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去罢。明日请姑娘众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

百病儿家来。”月娘道：“俺们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罢了。”吴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轿子去，晚夕同走了来家就是了。”说毕，装了一盒子元宵，一盒子馒头，叫来安儿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个都磕了头，拜辞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们慌怎的？也就要去，还等你爹来家。他吩咐我留下你们，只怕他还有话和你们说，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来家？俺们怎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吴银姐去罢。他两个今日才来，俺们来了两日，妈在家还不知怎么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妈盼望，这一夜儿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说的好的，我家里没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宁可拿乐器来，唱个与娘听，娘放了奴去罢。”【夹批：三官事如画。】正说着，只见陈敬济走进来，交剩下的赏赐，说道：“乔家并各家贴轿赏一钱，共使了十包，重三两。还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姐夫，你看外边俺们的轿子来了不曾？”敬济道：“只有他两个的轿子。你和银姐的轿子没来。从头里不知谁回了去了。”桂姐道：“姐夫，你真个回了？你哄我哩！”那陈敬济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不哄你。”刚言未罢，只见琴童抱进毡包来，说：“爹家来了！”月娘道：“早是你们不曾去，这不你爹来了。”

不一时，西门庆进来，已带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董娇儿、韩玉钏儿二人向前磕头。西门庆问月娘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们在这里求着我，要家去哩。”西门庆向桂姐说：“你和银儿亦发过了节儿去。且打发他两个去罢。”【旁批：到是他两个去，妙绝。】月娘道：“如何？我说你们不信，恰象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脸儿苦低着，不言语。西门庆问玳安：“他两个轿子在这里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娇儿、韩玉钏儿两顶轿子伺候着哩。”西门庆道：“我也不吃酒了。你们拿乐器来，唱《十段锦儿》我听。打发他两个先去罢。”当下四个唱的，李桂姐弹琵琶，吴银儿弹筝，韩玉钏儿拨阮，董娇儿打着紧急鼓子，一递一个唱《十段锦》“二十八半截儿”。【旁批：有此一来回情事，方起得下文偷金花样。】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都在屋里坐的听唱。

唱毕，西门庆与了韩玉钏、董娇儿两个唱钱，拜辞出门。“留李桂姐、吴银儿两个，这里歇罢。”忽听前边玳安儿和琴童儿两个嚷乱，簇

拥定李娇儿房里夏花儿进来，禀西门庆说道：“小的刚送两个唱的出去，打灯笼往马房里拌草，牵马上槽，只见二娘房里夏花儿，躲在马槽底下，唬了小的一跳。不知甚么缘故，小的每问着他，又不说。”西门庆听见，就出外边明间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儿把那丫头揪着跪下。西门庆问他：“往前边做甚么去？”那丫头不言语。李娇儿在旁边说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马房里做甚么去？”见他慌做一团，西门庆只说丫头要走之情，即令小厮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在地，只听滑浪一声，从腰里掉下一件东西来。西门庆问：“是甚么？”玳安递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锭金子。西门庆灯下看了，道：“是头里不见了的那锭金子。原来是你这奴才偷了。”他说：“是拾的。”西门庆问：“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语。【夹批：如画。】西门庆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边取拶子来，把丫头拶起来，拶的杀猪也似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见他有酒了，又不敢劝。那丫头挨忍不过，方说：“我在六娘房里地下拾的。”西门庆方命放了拶子，又吩咐与李娇儿领到屋里去：“明日叫媒人即时与我卖了这奴才，还留着做甚么！”【旁批：正理。】李娇儿没的话说，便道：“恁贼奴才，谁叫你往前头去来？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拾了他屋里金子，也对我说一声儿！”【旁批：呆话却是强词。】那夏花儿只是哭。李娇儿道：“拶死你这奴才才好哩，你还哭！”西门庆道罢，把金子交与月娘收了，就往前边李瓶儿房里去了。

月娘令小玉关上仪门，因叫玉箫问：“头里这丫头也往前边去来么？”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儿两个，往六娘那边去，他也跟了去来。谁知他三不知就偷了这锭金子在手里。头里听见娘说，爹使小厮买狼筋去了，唬的他要命的，在厨房里问我：‘狼筋是甚么？’教俺每众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个偷了东西，不拿出来，把狼筋抽将出来，就缠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脚儿都在一处！’他见咱说，想必慌了，到晚夕赶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见大门首有人，才藏入马房里。不想被小厮又看见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恁小丫头原来这等贼头鼠脑的，就不是个台孩的。”【旁批：必用娇儿婢映后文盗元宝也。】

且说李娇儿领夏花儿到房里，李桂姐甚是说夏花儿：“你原来是个傻孩子！你恁十五六岁，也知道些人事儿，还这等懵懂！要着俺里边，

才使不的。这里没人，你就拾了些东西，来屋里悄悄交与你娘。就弄出来，他在旁边也好救你。【旁批：不教其不偷，止教其偷来与己，真是淫妇之行。】你怎的不望他题一字儿？刚才这等拶打着好么？干净傻丫头！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这屋里人，就不管你。刚才这等掠掣着你，你娘脸上有光没光？”又说他姑娘：“你也忒不长俊，要是我，怎教他把我房里丫头对众拶恁一顿拶子！有不是，拉到房里来，等我打。前边几房里丫头怎的不拶，只拶你房里丫头！【夹批：不通理，一味胡讲，切中人情。】你是好欺负的，就鼻子口里没些气儿？等不到明日，真个教他拉出这丫头去罢，你也就没句话儿说？你不说，等我说。休教他领出去，教别人笑话。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两个就是狐狸一般，你怎斗的他过！”【夹批：放过瓶儿，映瓶儿手松撒漫。】因叫夏花儿过来，问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头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后要贴你娘的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计。不拘拿了甚么，交付与他。【夹批：教其偷矣。】也似元宵一般抬举你。”那夏花儿说：“姐吩咐，我知道了。”按下这里教唆夏花儿不题。

且说西门庆走到前边李瓶儿房里，只见李瓶儿和吴银儿炕上做一处坐的，心中就要脱衣去睡。李瓶儿道：“银姐在这里，没地方儿安插你，且过一家儿罢。”西门庆道：“怎的没地方儿？你娘儿两个在两边，等我在当中睡就是。”李瓶儿便瞅他一眼儿道：“你就说下道儿去了。”西门庆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儿道：“你过六姐那边去睡一夜罢。”西门庆坐了一回，起身说道：“也罢，也罢！省的我打搅你娘儿们，我过那边屋里睡去罢。”于是一直走过金莲这边来。金莲听见西门庆进房来，天上落下来一般，向前与他接衣解带，铺陈床铺，展放鲛绡，吃了茶，两个上床歇宿不题。【夹批：自生子后，凡入金莲房中必用瓶儿劝去，其宠瓶儿，冷金莲自见。】

李瓶儿这里打发西门庆出来，和吴银儿两个灯下放炕桌儿，摆下棋子，【夹批：与弹琵琶作映。】对坐下象棋儿。吩咐迎春：“拿个果盒儿，把甜金华酒筛下一壶儿来，我和银姐吃。”因问：“银姐，你吃饭？教他盛饭来你吃。”吴银儿道：“娘，我不饿，休叫姐盛来。”李瓶儿道：“也罢。银姐不吃饭，你拿个盒盖儿，我拣妆里有果馅饼儿，拾四个儿来与银姐吃罢。”须臾，迎春都拿了，放在旁边。李瓶儿与吴银儿

下了三盘棋，筛上酒来，拿银钟儿两个共饮。吴银儿叫迎春：“姐，你递过琵琶来，我唱个曲儿与娘听。”【旁批：掩映雪夜琵琶。】李瓶儿道：“姐姐不唱罢，小大官儿睡着了，他爹那边又听着，教他说。咱掷骰子耍耍罢。”于是教迎春递过色盆来，两个掷骰儿赌酒为乐。掷了一回，吴银儿因叫迎春：“姐，你那边屋里请过奶妈儿来，教他吃钟酒儿。”迎春道：“他搂着哥儿在那边炕上睡哩。”李瓶儿道：“教他搂着孩子睡罢。拿一瓿子酒，送与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离开他就醒了。有一日儿，在我这边炕上睡，他爹这里略动一动儿，就睁开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夹批：补出，却为后文梵僧药一引。】教奶子抱了去那边屋里，只是哭，只要我搂着他。”吴银儿笑道：“娘有了哥儿，和爹自在觉儿也不得睡一个儿。爹几日来这屋里走一遭儿？”李瓶儿道：“他也不论，遇着一遭也不可，两遭也不可。【夹批：是热语，非冷语。】常进屋里，为这孩子，来看不打紧，教人把肚子也气破了。将他爹和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的。我是不消说的，只与人家垫舌根。谁和他有甚么大闲事？宁可他不来我这里还好。第二日教人眉儿眼儿，【夹批：瓶儿心事，却又如此描写。】只说俺们把拦汉子。象刚才到这屋里，我就撵掇他出去。银姐你不知，俺家人多舌头多，今日为不见了这锭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气不愤，在后边调白你大娘，说拿金子进我屋里来，怎的不见了。落后，不想是你二娘屋里丫头偷了，才显出个青红皂白来。不然，绑着鬼只是俺屋里丫头和奶子、老冯。冯妈妈急的那哭，只要寻死，说道：‘若没有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后见有了金子，那咱才打了灯家去了。”吴银儿道：“娘，也罢。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儿慢慢过，到那里是那里！【旁批：一语哭尽人生。】论起后边大娘没甚言语，也罢了。倒只是别人见娘生了哥儿，未免都有些儿气。爹他老人家有些主就好。”李瓶儿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觑，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旁批：一语深深。】【夹批：尚有良心。】说话之间，你一钟我一盏，不觉坐到三更天气，方才宿歇。正是：

得意客来情不厌，知心人到话相投。















##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戏笑卜龟儿

【总批：此回自吴神仙后又是一番结果也。二十九回以上虽讲财，却单讲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虽亦讲色，却单讲财。故王六儿财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内事，接连两个人都在六月，如玉楼以六月娶，瓶儿亦以六月密切，应分明处却不分明的妙。此处言正月内事，接连自初九日写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着，不觉其板重，不必分明处却甚分明。

玳安、小玉是一部结果，承继西门员外达之人也。此处以卜龟结束众人，却先点小玉、玳安之私，并以众丫鬟衬春梅之气骨。总是此回，乃结上起下之文也。要皮袄，乃月娘、金莲终离之由，却已于此处安根。必用皮袄，盖欲于后文回顾既死之瓶儿，又掩映方张之如意，总收入月娘、金莲文中。再从王六儿处插入申二姐，挽合春梅，总欲于此番一闹，将众人都合拢来，死者生者一齐开交，特与翡翠轩四人一合写作映，而已于此处安根。针钱之妙，乃在一皮袄，与金扇明珠一样章法也。

卜龟儿，止月娘、玉楼、瓶儿三人，而金莲之结果，却用自己说出，明明是其后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见其闲话，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时一衬。其独出之致，前程若龟鉴，文字变动之法如此。否则，一齐卜龟，不与神仙之相重复刺眼乎？

妙在吴神仙是相士之话，移此处不得。此处卜龟是卖卜、老姬之话，移彼处不得。

此处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请四丫鬟不用王六儿，却用贲四嫂，百忙里又为贲四嫂安线也。】

词曰：

小市东门欲雪天，众中依约见神仙。蕊黄香细贴金蝉。【旁批：此回总是伏线文字。】饮散黄昏人草草，醉容无语立门前。马嘶尘哄一街烟。

——右调《浪淘沙》

话说西门庆那日，打发吴月娘众人往吴大妗子家吃酒去了。【夹批：先安一句在此。】李智、黄四约坐到黄昏时分，就告辞起身。伯爵赶送出去，如此这般告诉：“我已替二公说了，准在明日还找五百两银子。”那李智、黄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复到厢房中，和谢希大陪西门庆饮酒，只见李铭掀帘子进来。伯爵看见，便道：“李日新来了。”李铭扒在地下磕头。西门庆问道：“吴惠怎的不来？”李铭道：“吴惠今日东平府官身也没去，在家里害眼。小的叫了王柱来了。”便叫王柱：“进来，与爹磕头。”那王柱掀帘进入房里，朝上磕了头，与李铭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刚才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铭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脸就来了，并不知道。”伯爵向西门庆说：“他两个怕不的还没吃饭哩，哥吩咐拿饭与他两个吃。”书童在旁说：“二爹，叫他等一等，亦发和吹打的一答里吃罢，敢也拿饭去了。”

伯爵令书童取过一个托盘来，桌上掉了两碟下饭，一盘烧羊肉，递与李铭：“等拿了饭来，你每拿两碗在这明间吃罢。”说书童儿：“我那傻孩子，常言道：【夹批：以下又恐拂书童意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这行人故虽是当院出身，小优儿比乐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罢了，显的说你我不帮衬了。”【夹批：“你”是书童。总之，一人不敢伤。一语少直，必用许多挽回。小人世情如画。】被西门庆向伯爵头上打了一下，笑骂道：“怪不的你这狗才，行计中人只护行计中人，又知这当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儿，你知道甚么！你空做子弟一场，连‘惜玉怜香’四个字你还不晓的。粉头、小优儿如同鲜花一般，你惜怜他，越发有精神。你但折剝他，敢就《八声甘州》恹恹瘦损，难以存活。”【夹批：又照管书童，却暗为李铭解春梅一案。】西门庆笑道：“还是我的儿晓的道理。”那李铭、王柱须臾吃了饭，应伯爵叫过来吩咐：“你两个会唱‘雪月风花共裁剪’不会？”【旁批：先点题面，作者做此一番之枢纽也。】李铭道：“此是黄钟，小的每记的。”于是，王柱

弹琵琶，李铭〔才栾〕箏，顿开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看晚来，正是：

金乌渐渐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画阑；

佳人款款来传报，月透纱窗衾枕寒。

西门庆命收了家火，使人请傅伙计、韩道国、云主管、贲四、陈敬济，大门首用一架围屏安放两张桌席，悬挂两盏羊角灯，摆设酒筵，堆集许多春槃果盒，各样肴馔。西门庆与伯爵、希大都一带上面坐了，伙计、主管两旁打横。大门首两边，一边十二盏金莲灯。还有一座小烟火，【夹批：烟火余意。】西门庆吩咐等堂客来家时放。先是六个乐工，抬铜锣铜鼓在大门首吹打。【旁批：映山。】吹打了一回，又请吹细乐上来。李铭、王柱两个小优儿箏、琵琶上来，弹唱灯词。那街上来往围看的人，莫敢仰视。西门庆带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玳安与平安两个，一递一桶放花儿。两名排军执揽杆拦挡闲人，不许向前拥挤。不一时，碧天云静，一轮皓月东升之时，街上游人十分热闹，但见：

户户鸣锣击鼓，家家品竹弹丝。游人队队踏歌声，士女翩翩垂舞调。鳌山结彩，巍峨百尺矗晴云；凤禁褥香，缥缈千层笼绮队。闲庭内外，溶溶宝月光辉；画阁高低，灿灿花灯照耀。三市六街人闹热，凤城佳节赏元宵。

且说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小玉众人，见月娘不在，听见大门首吹打铜鼓弹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来，在围屏后扒着望外瞧。书童儿和画童儿两个，在围屏后火盆上筛酒。原来玉箫和书童旧有私情，两个常时戏狎。【夹批：又点出。】两个因按在一处夺瓜子儿嗑，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锡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腾起来，溅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箫还只顾嘻笑，【夹批：西门无家法，可笑。】被西门庆听见，使下玳安儿来问：“是谁笑？怎的这等灰起？”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绫袄子，大红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张椅儿上，【旁批：借玉箫映春梅，又如借玉楼映金莲，借书童映玳安，一样章法。】看见他两个推倒了酒，就扬声骂玉箫道：“好个怪浪的淫妇！见了汉子，就邪的不知怎么

样儿的了，只当两个把酒推倒了才罢了。都还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么！把火也湮死了，平白落人恁一头灰。”【夹批：写春梅。】玉箫见他骂起来，唬的不敢言语，往后走了。【夹批：写春梅。】慌的书童儿走上去，回说：“小的火盆上筛酒来，扒倒了锡瓶里酒了。”【旁批：恃爱。】西门庆听了，便不问其长短，就罢了。【夹批：处处葫芦。】

先是那日，贲四娘子【夹批：“先是”二字又是史笔。】打听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箫、迎春、兰香四个是西门庆贴身答应得宠的姐儿，大节下安排了许多菜蔬果品，使了他女孩儿长儿来，要请他四个去他家里坐坐。众人领了来见李娇儿。李娇儿说：“我灯草拐杖——做不得主。你还请问你爹去。”问雪娥，雪娥亦发不敢承揽。看看挨到掌灯以后，贲四娘子又使了长儿来邀四人。兰香推玉箫，玉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会齐了转央李娇儿和西门庆说，放他去。【眉批：一推处为玉楼一哭。盖月娘不如瓶儿正宠故玉箫推迎春。金莲亦不如瓶儿正宠，然春梅则正宠矣，故迎春推春梅。若夫兰香并无一人推之，则玉楼之酸为何如？】那春梅坐着，纹丝儿也不动，反骂玉箫等：“都是那没见食面的行货子，从没见酒席，也闻些气儿来！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个个鬼揸揸的也似，不知忙些甚么，教我半个眼儿看的上！”【夹批：写春梅。】那迎春、玉箫、兰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齐齐整整出来，又不敢去，这春梅又只顾坐着不动身。书童见贲四嫂又使了长儿来邀，说道：“我拚着爹骂两句也罢，等我上去替姐每禀禀去。”【夹批：映玉箫。】一直走到西门庆身边，附耳说道：“贲四嫂家大节间要请姐每坐坐，姐教我来禀问爹，去不去？”西门庆听了，吩咐：“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来，家里没人。”这书童连忙走下来，说道：“还亏我到上头，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来。”那春梅才慢慢往房里匀施脂粉去了。

不一时，四个都一答儿里出门。书童扯围屏掩过半边来，遮着过去。【夹批：一丝不错。】到了贲四家，贲四娘子见了，如同天上落下来的一般，迎接进屋里。顶榻上点着绣球纱灯，一张桌儿上整齐肴菜。赶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箫是三姑，兰香是四姑，都见过礼。又请过韩回子娘子来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箫、兰香对席，贲四嫂与韩回子娘子打横，长儿往来烫酒拿菜。按下这里不题。【旁批：按下

一处。】

西门庆因叫过乐工来吩咐：“你每吹一套‘东风料峭’《好事近》与我听。”【旁批：花园调婿点题。】正值后边拿上玫瑰元宵来，众人拿起来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应佳节。【夹批：又插一笔，点明元宵。】李铭、王柱席前拿乐器，接着弹唱此词，端的声韵悠扬，疾徐合节。这里弹唱饮酒不题。【旁批：又是一处。】

且说玳安与陈敬济袖着许多花炮，又叫两个排军拿着两个灯笼，竟往吴大妗子家来接月娘。众人正在明间饮酒，见了陈敬济来：“教二舅和姐夫房里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卫里看着造册哩。”【旁批：伏。】一面放桌儿，拿春盛点心酒菜上来，陪敬济。玳安走到上边，对月娘说：“爹使小的来接娘每来了，请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乱，和姐夫一答儿来了。”月娘因头里恼他，就一声儿没言语答他。【旁批：迁怒，奇。】吴大妗子便叫来定儿：“拿些儿甚么与玳安儿吃。”来定儿道：“酒肉汤饭，都前头摆下了。”吴月娘道：“忙怎的？那里才来乍到就与他吃！教他前边站着，我每就起身。”吴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门儿怪人家？大节下，姊妹间，众位开怀大坐坐儿。左右家里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里，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别人家又是一说。”因叫郁大姐：“你唱个好曲儿，伏侍他众位娘。”孟玉楼道：“他六娘好不恼他哩，说你不与他做生日。”郁大姐连忙下席来，与李瓶儿磕了四个头，【夹批：写瓶儿。】说道：“自从与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来。昨日妗奶奶这里接我，教我收拾挣挫了来。若好时，怎的不与你老人家磕头？”金莲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个好的与他听，他就不恼你了。”【旁批：对申二姐。】那李瓶儿在旁只是笑，不做声。郁大姐道：“不打紧，拿琵琶过来，等我唱。”大妗子叫吴舜臣媳妇郑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众位娘的酒儿斟上。这一日还没上过钟酒儿。”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个《一江风》。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这一回子恁凉凄凄的起来？”来安儿在旁说道：“外边天寒下雪哩。”孟玉楼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单薄？我倒带了个绵披袄子来了。咱这一回，夜深不冷么？”月娘道：“既是下雪，叫个小厮家里取皮袄来咱每穿。”那来安连忙走下来，对玳安

说：“娘吩咐，叫人家去取娘们皮袄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儿：“你取去罢，等我在这里伺候。”那琴童也不问，一直家去了。

少顷，月娘想起金莲没皮袄，因问来安儿：“谁取皮袄去了？”【旁批：一会人散，在一皮袄。奇绝。】来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问我，就去了。”玉楼道：“刚才短了一句话，不该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没皮袄，只取姐姐的来罢。”月娘道：“怎的没有？还有当的人家一件皮袄，取来与六姐穿就是了。”因问：“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这奴才去了？你叫他来！”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尽力骂了几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动？又坐坛遣将儿，使了那个奴才去了。也不问我声儿，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儿，恐怕打动你展翅儿，就只遣他去！”【夹批：有心人偏见出许多不是来。】玳安道：“娘错怪了小的。头里娘吩咐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来安下来，只说叫一个家里去。”月娘道：“那来安小奴才敢吩咐你？俺每恁大老婆，还不敢使你哩！如今惯的你这奴才们有些摺儿也怎的？一来主子烟薰的佛像——挂在墙上，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说你恁行动两头戳舌，献勤出尖儿，外合里应，好懒食馋，背地瞒官作弊，干的那茧儿我不知道哩！”【旁批：窃玉时反不骂，何故？此回对针后文也。】头里你家【旁批：“你家”二字，奇绝。】主子没使你送李桂儿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毡包，你还匹手夺过去了。留丫头不留丫头不在你，使你进来说，你怎的不进来？你便送他，图嘴吃去了，却使别人进来。须知我若骂只骂那个人了。你还说你不久惯牢成！”【旁批：是委实久惯牢成。】玳安道：“这个也没人，就是画童儿过的舌。爹见他抱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罢’，使了他进来的。娘说留丫头不留丫头不在于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骂道：“贼奴才，还要说嘴哩！我可不这里闲着和你犯牙儿哩。你这奴才，脱脖倒坳过颡了。我使着不动，耍嘴儿，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对他说，把这欺心奴才打与你个烂羊头也不算。”【旁批：明与桂姐争气。】吴大妗子道：“玳安儿，还不快替你娘每取皮袄去。”【夹批：一语收住。】又道：“姐姐，你吩咐他拿那里皮袄与他五娘穿？”【旁批：月娘不言，生气如画。】潘金莲接过来说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袄，教他家里捎了我的披袄子来罢。人家当的，好也歹也，黄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话，也不长久，后还赎的去了。”月娘道：“这皮袄倒不是当的，是李智少十六两

银子准折的。当的王招宣府里那件皮袄，与李娇儿穿了。”【旁批：映三官、桂姐事。】因吩咐玳安：“皮袄在大橱里，叫玉箫寻与你，就把大姐的皮袄也带了来。”

玳安把嘴谷都，走出来，陈敬济问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攘气的营生，一遍生活两遍做，这咱晚又往家里跑一遭。”迳走到家。西门庆还在大门首吃酒，傅伙计、云主管都去了，还有应伯爵、谢希大、韩道国、贲四众人吃酒未去，便问玳安：“你娘们来了？”玳安道：“没来，使小的取皮袄来了。”说毕，便往后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里寻玉箫要皮袄。小玉坐在炕上正没好气，【旁批：与玳安对针。】说道：“四个淫妇今日都在贲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袄放在那里，往他家问他要。”这琴童一直走到贲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觑听。只见贲四嫂说道：“大姑和三姑，怎的这半日酒不上，菜儿也不拣一箸儿？嫌俺小家儿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够了。”贲四嫂道：“耶嚟！没的说。怎的这等上门儿怪人家！”又叫韩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邻，就如副东一样，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劝劝儿，怎的单板着，象客一般？”【旁批：映后露风。】又叫长姐：“筛酒来，斟与三姑吃，你四姑钟儿浅斟些儿罢。”兰香道：“我自来吃不了的。”贲四嫂道：“你姐儿们今日受饿，没甚么可口的菜儿管待，休要笑话。今日要叫了先生来，唱与姑娘们下酒，又恐怕爹那里听着。”【旁批：为水战留地。】浅房浅屋，说不得俺小家儿人家的苦。”

说着，琴童儿敲了敲门，众人都不言语了。长儿问：“是谁？”琴童道：“是我，寻姐说话。”一面开了门，那琴童入来。玉箫便问：“娘来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语。玉箫道：“怪雌牙的，谁与你雌牙？问着不言语。”琴童道：“娘每还在妗子家吃酒哩，见天阴下雪，使我来家取皮袄来，都教包了去哩。”玉箫道：“皮袄在描金箱子里不是，叫小玉拿与你。”琴童道：“小玉说教我来问你要。”玉箫道：“你信那小淫妇儿，他不知道怎的！”【夹批：映小玉恼。】春梅道：“你每有皮袄的，都打发与他。俺娘没皮袄，只我不动身。”【旁批：知心可儿。】兰香对琴童：“你三娘皮袄，问小鸾要。”迎春便向腰里拿钥匙与琴童儿：【夹批：各各不同。】“教绣春开里间门拿与你。”琴童儿走到后

边，上房小玉和玉楼房中小鸾，都包了皮袄交与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见玳安，问道：“你来家做甚么？”玳安道：“你还说哩！为你来了，平白教大娘骂了我一顿好的。又使我来取五娘的皮袄来。”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袄去也。”玳安道：“你取了，还在这里等着我，一答儿里去。你先去了不打紧，又惹的大娘骂我。”说毕，玳安来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笼着炉台烤火，口中嗑瓜子儿，见了玳安，问道：“你也来了？”【眉批：窃玉成婚，在此处透出。】【夹批：有情语，开口便见。】玳安道：“你又说哩，受了一肚子气在这里。娘说我遣将儿。因为五娘没皮袄，又教我来，说大橱里有李三准折的一领皮袄，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箫拿了里间门上钥匙，都在贲四家吃酒哩，教他来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里去取皮袄，便来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儿，烤烤火儿着。”【夹批：又要使人。】那小玉便让炕头儿与他，并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壶里有酒，筛盏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顾。”小玉下来，把壶坐在火上，抽开抽屉，拿了一碟子腊鹅肉，筛酒与他。无人处两个就搂着咂舌亲嘴。【夹批：此处为窃玉安根。】

正吃着酒，只见琴童儿进来。玳安让他吃了一盏子，便使他：“叫玉箫姐来，拿皮袄与五娘穿。”【旁批：写玳安，严然一个春梅。】那琴童抱毡包放下，走到贲四家叫玉箫。玉箫骂道：“贼囚根子，又来做甚么？”又不来。【夹批：写玳安，严然一个春梅。】递与钥匙，教小玉开门。那小玉开了里间房门，取了一把钥匙，通了半日，白通不开。琴童儿又往贲四家问去。那玉箫道：“不是那个钥匙。娘橱里钥匙在床褥子座下哩。”【夹批：此处又省，学史公者一此处当细读。】小玉又骂道：“那淫妇丁子钉在人家不来，两头来回，只教使我。”及开了，橱里又没皮袄。琴童儿来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儿们，把人魂也走出了。”【旁批：故意作波，不妨十分满足，明使贲四家、玉箫衬窃玉之小玉也。】【夹批：如画。】向玳安道：“你说此回去，又惹的娘骂。不说屋里，只怪俺们。”走去又对玉箫说：“里间娘橱里寻，没有皮袄。”玉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记，在外间大橱里。”到后边，【夹批：又只三字，妙绝史公。】又被小玉骂道：“淫妇吃那野汉子捣昏了，皮袄在这里，却到处寻。”一面取出来，将皮袄包了，连大姐皮袄都交付与玳安、琴童。

两个拿到吴大妗子家，月娘又骂道：“贼奴才，你说同了都不来罢了。”那玳安不敢言语，琴童道：“娘的皮袄都有了，等着姐又寻这件青镶皮袄。”于是打开取出来。吴大妗子灯下观看，说道：“好一件皮袄。五娘，你怎的说他不好，说是黄狗皮。那里有恁黄狗皮，与我一件穿也罢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袄儿，只是面前歇胸旧了些儿。到明日，从新换两个遍地金歇胸，就好了。”【眉批：“冰鉴”一回是第一层结束，固止用葡萄架、翡翠轩将金、瓶、梅与玉楼一描，下即接出吴神仙。这回是第二番结束，则须将月娘一描，盖月娘一百回结果之人也。故写月娘恼桂姐。而玳安、小玉又同月娘作结之人，故同加一番描写。而拿皮袄又串入瓶死撤祭等，固此回真百折裙腰，一齐提出起也。稍带春梅、玉箫，又见才高一石。】孟玉楼拿过来，与金莲戏道：“我儿，你过来，你穿上这黄狗皮，娘与你试试看好不好。”金莲道：“有本事到明日问汉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人家旧皮袄披在身上做甚么！”【旁批：又伏。】【夹批：不管月娘面皮。】玉楼戏道：“好个不认业的，人家有这一件皮袄，穿在身上念佛。”【旁批：此处以玉楼衬金莲，又是一样章法，与别不同。】于是替他穿上。见宽宽大大，金莲才不言语。

当下月娘与玉楼、瓶儿俱是貂鼠皮袄，都穿在身上，拜辞吴大妗子、二妗子起身。【旁批：气象不同。】月娘与了郁大姐一包二钱银子。吴银儿道：“我这里就辞了妗子、列位娘，磕了头罢。”当下吴大妗子与了一对银花儿，月娘与李瓶儿每人袖中拿出一两银子与他，【夹批：桂姐干替别人认了干娘也。】磕头谢了。吴大妗子同二妗子、郑三姐都还要送月娘众人，因见天气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头里下的还是雪，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儿，只怕湿了娘们的衣服，问妗子这里讨把伞打了家去。”吴二舅连忙取了伞来，琴童儿打着，头里两个排军打灯笼，引着一簇男女，走几条小巷，到大街上。陈敬济沿路放了许多花炮，因叫：“银姐，你家不远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问：“他家在那里？”敬济道：“这条胡同内一直进去，中间一座大门楼，就是他家。”吴银儿道：“我这里就辞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湿，银姐家去罢，头里已是见过礼了。我还着小厮送你到家。”因叫过玳安：“你送送银姐家去。”【旁批：特刺柱儿。】敬济道：“娘，我与玳安两个去罢。”月娘道：“也罢，你与他两个同送他送。”那敬济得不

的一声，同玳安一路送去了。【旁批：与“戏娇姿”一回对照。此处要送，见前不送之为蕙莲也。】

吴月娘众人便回家来。潘金莲路上说：“大姐姐，你原说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旁批：刻骨为金莲写生，却是衬出月娘半日恼桂姐，而附银儿处。】月娘笑道：“你也只是个小孩儿，哄你说耍子儿，你就信了。丽春院是那里，你我送去？”金莲道：“像人家汉子在院里嫖了来，家里老婆没曾往那里寻去？寻出没曾打成一锅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里去，你寻他寻试试。倒没的教人家汉子当粉头拉了去，看你——”【夹批：如画。】两个口里说着，看看走到东街上，将近乔大户门首。只见乔大户娘子和他外甥媳妇段大姐，在门首站立。【旁批：又是一家女眷。】远远见月娘一簇男女过来，就要拉请进去。月娘再三说道：“多谢亲家盛情，天晚了，不进去罢。”那乔大户娘子那里肯放，说道：“好亲家，怎的上门儿怪人家？”强把月娘众人拉进去了。客位内挂着灯，摆设酒果，有两个女儿弹唱饮酒，不题。

却说西门庆，在门首与伯爵众人饮酒将阑。伯爵与希大整吃了一日，顶颡吃不下去，见西门庆在椅子上打盹，赶眼错把果碟儿都倒在袖子里，和韩道国就走了。只落下贲四，陪西门庆打发了乐工赏钱。【夹批：贲四家请客故也。】吩咐小厮收家火，熄灯烛，归后边去了。只见平安走来，贲四家叫道：“你们还不起身，爹进去了。”玉箫听见，和迎春、兰香慌的辞也不辞，都一溜烟跑了。【夹批：衬春梅。】只落下春梅，拜谢了贲四嫂，才慢慢走回来。

看见兰香在后边脱了鞋赶不上，因骂道：“你们都抢棺材奔命哩！把鞋都跑脱了，穿不上，象甚腔儿！”到后边，打听西门庆在李娇儿房里，都来磕头。大师父见西门庆进入李娇儿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处。玉箫进来，道了万福，那小玉就说玉箫：“娘那里使小厮来要皮袄，你就不来管管儿，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钥匙开橱门，及自开了又没有，落后却在外边大橱柜里寻出来。你放在里头，怎昏抢了不知道？姐姐每都吃勾来了罢，几曾见长出块儿来！”【旁批：点出不悦。】玉箫吃的脸红红的，道：“怪小淫妇儿，如何狗捋了脸似的？人家不请你，怎的和俺们使性儿！”【夹批：映出。】小玉道：“我稀罕那

淫妇请！”大师父在旁劝道：“姐姐每义让一句儿罢，你爹在屋里听着。只怕你娘们来家，顿下些茶儿伺候。”正说着，只见琴童抱进毡包来。玉箫便问：“娘来了？”琴童道：“娘每来了，又被乔亲家娘在门首让进去吃酒哩，也将好起身。”两个才不言语了。

不一时，月娘等从乔大户娘子家出来。到家门首，贲四娘子走出来厮见。【旁批：是门房内住者。】陈敬济和贲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来，在门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才进来，【旁批：此处尚以烟火作映。】【夹批：又写烟火。】与李娇儿、大师父道了万福。雪娥走来，向月娘磕了头，与玉楼等三人见了礼。月娘因问：“他爹在那里？”李娇儿道：“刚才在我那屋里，我打发他睡了。”月娘一声儿没言语。【旁批：桂儿可恨。】【夹批：一没言语。】只见春梅、迎春、玉箫、兰香进来磕头。李娇儿便说：“今日前边贲四嫂请了四个去，坐了回儿就来了。”月娘听了，半日没言语。【旁批：桂儿可恨。】【夹批：二没言语。】骂道：“恁成精狗肉们，平白去做甚么！谁教他去来？”李娇儿道：“问过他爹才去来。”月娘道：“问他？好有张主的货！你家初一十五开的庙门早了，放出些小鬼来了。”【旁批：桂儿可恨，又与后撒泼对照。】大师父道：“我的奶奶，恁四个上画儿的姐姐，还说是小鬼。”月娘道：“上画儿只画的半边儿，平白放出去做甚么？与人家喂眼！”孟玉楼见月娘说来的不好，就先走了。【旁批：处处见机。】落后金莲见玉楼起身，和李瓶儿、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师父，和月娘同在一处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夹批：偏有闲笔映出，不漏。】正是：

香消烛冷楼台夜，挑菜烧灯扫雪天。

一宿晚景题过。到次日，西门庆往衙门中去了。月娘约饭时前后，与孟玉楼、李瓶儿三个同送大师父家去。因在大门里首站立，见一个乡里卜龟儿卦儿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袄、蓝布裙子，勒黑包头，背着褡裢，正从街上走来。月娘使小厮叫进来，在二门里铺下卦帖，安下灵龟，说道：“你卜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个头：“请问奶奶多大年纪？”月娘道：“你卜个属龙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龙，四十二岁，小龙儿三十岁。”月娘道：“是三十岁了，八月十五日子时

生。”那老婆把灵龟一掷，转了一遭儿住了。揭起头一张卦帖儿。上面画着一个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余都是侍从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库金银财宝。老婆道：“这位当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为人一生有仁义，性格宽洪，心慈好善，看经布施，广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顶缸受气，还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乐起来笑嘻嘻，恼将起来闹哄哄。【旁批：随时点染。】别人睡到日头半天还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转了。梅香洗钹铛，虽是一时风火性，转眼却无心。和人说也有，笑也有，只是这疾厄宫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亏你这心好，济过来了，往后有七十岁活哩。”孟玉楼道：“你看这位奶奶命中有子没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说，儿女宫上有些不实，往后只好招个出家的儿子送老罢了。【夹批：将结文明明说出。】随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楼向李瓶儿笑道：“就是你家吴应元，见做道士家名哩。”【夹批：又将看官瞒过。】月娘指着玉楼：“你也叫他卜卜。”玉楼道：“你卜个三十四岁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时生。”那婆子从新撇了卦帖，把灵龟一卜，转到命宫上住了。揭起第二张卦帖来，上面画着一个女人，配着三个男人：头一个小帽商旅打扮；第二个穿红官人；第三个是个秀才。也守着一库金银，左右侍从伏侍。婆子道：“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克过方可。”【旁批：独云甲子，可知玉姐为众人之冠。】玉楼道：“已克过了。”婆子道：“你为人温和气，好个性儿。你恼那个人也不知，喜欢那个人也不知，显不出来。【旁批：月娘不堪矣。】一生上人见喜下钦敬，为夫主宠爱。只一件，你饶与人为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顶缸受气，小人驳杂，饶吃了还不道你是。你心地好了，虽有小人也拱不动你。”【夹批：此是玉楼一生结果。】玉楼笑道：“刚才为小厮讨银子和他乱了，这回说是顶缸受气。”【旁批：总是轻笔。】月娘道：“你看这位奶奶往后有子没有？”【旁批：彼此互问。】婆子道：“济得好，见个女儿罢了。子上不敢许，若说寿，倒尽有。”月娘道：“你卜卜这位奶奶。【夹批：先说出，后出名。】李大姐，你与他八字儿。”李瓶儿笑道：“我是属羊的。”婆子道：“若属小羊的，今年廿七岁，辛未年生的。生几月？”李瓶儿道：“正月十五日午时。”那婆子卜转龟儿，到命宫上砣磴住了。揭起卦帖来，上面画着一个娘子，三个官人：头一个官人穿红，第二个官人穿绿，第三个穿青。怀着个孩儿，守着一库金银财宝，旁边立着个青脸獠牙红发的鬼。【旁

批：奇。】婆子道：“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荣华富贵，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贵人。为人心地有仁义，金银财帛不计较，人吃了转了他的，他喜欢；不吃他，不转他，到恼。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亏，凡事恩将仇报。正是：比肩刑害乱扰扰，转眼无情就放刁；宁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两面刀。奶奶，你休怪我说：你尽好匹红罗，只可惜尺头短了些。气恼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难为。”李瓶儿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无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计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灾，仔细七八月不见哭声才好。”说毕，李瓶儿袖中掏出五分一块银子，月娘和玉楼每人与钱五十文。

刚打发卜龟卦婆子去了，只见潘金莲和大姐从后边出来，笑道：“我说后边不见，原来你每都往前头来了。”【眉批：二人同来，敬济后事如画。】月娘道：“俺们刚才送大师父出来，卜了这回龟儿卦。你早来一步，也教他与你卜卜儿。”金莲摇头儿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怎的哩？说的人心里影影的。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眉批：总是一结果。】【夹批：出口成讖。】说毕，和月娘同归后边去了。正是：

万事不由人算计，一生都是命安排。















###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总批：上一回结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将因做果之时之事也。然而却是两段文字：一段定挨光，一段做挨光。写十分光，却先写五件事，后又写一件事，才写十分光。而写十分光内，却又写九个“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写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见后文，金莲如于三分、四分光时便走，五七分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他”。总之到九分光时，如若不肯，王婆亦止云“来搭救”，西门“此事便休”，“再也难成”。然则挨光虽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莲自定也。写妇人之淫若此。

后半写挨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说出者一样说去，偏令看者不觉一毫重复，止见异样生动，自是化工手笔。

看他于五分光成时，止用“王婆将一手往脸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真是异样妙笔。

《金瓶梅》纯是异样穿插的文字，唯此数回乃最清晰者。盖单讲金莲偷期，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而于闲扯白话时，乃借月娘、娇儿等拢入金莲。一边敲击正文，全不费呆重之笔；一边却又照管家里众人，不致冷落，直一笔作三四笔用也。

文内写西门庆来，必拿洒金川扇儿。前回云“手里拿着洒金川扇儿”，第一回云“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金扇儿”，直至第八回内，又云“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吾不知其用笔之妙，何以草蛇灰线之如此也。何则？金、瓶、梅盖作者写西门庆精神注泻之人也。乃第一回时，春梅已于“大丫头”三字影出。至瓶儿，则不啻心头口头频频相照。而金莲，虽曾自打虎过下，却并未与西门一照于未挑帘之前，则一面写武二自打虎做都头文后，为单出笔写金莲这边，而西门为此书正经香火，今为写金莲这边，遂致一向冷落，绝不照顾。在他书则可，在《金瓶梅》岂肯留此绽漏者哉！况且单写金莲于挑帘时出一西门，亦如忽然来到已前不闻名姓之西门，则真与《水浒》之文何异？而叙得武大、武二相会，即忙叙金莲，叙勾挑小叔，又即忙叙武大兄弟分

手，又即忙叙帘子等事，作者心头固有一西门庆在内，不曾忘记。而读者眼底不几半日冷落西门氏耶？朦胧双眼，疑帘外现身之西门，无异《水浒》中临时方出之西门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滑，三十分轻快，三十分讨便宜处，写一金扇出来，且即于叙卜志道时，写一金扇出来。夫虽于迎打虎那日，大酒楼上放下西门、伯爵、希大三人，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线，而便不嫌半日查洋洋写武大、写武二、写金莲如许文字。后于挑帘时一出西门，止用将金扇一幌，即作者不言，而本文亦不与《水浒》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知为《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一如讲西门庆连日不自在，因卓二姐死，而今日帘下撞着的妇人，其姓名来历乃如此如此。说话者恐临时事冗难叙，乃为之预先倒算出来，使读者心亮，不致说话者临时费唇舌。是写一小小金扇物事，便使千言万语一篇上下两半回文字，既明明写出，皆化为乌有，而半日不置一语、不题一事之西门庆，乃复活跳了来。且不但此时活跳出来，适才不置一语、不题一事之时，无非是西门氏帐簿上开原委，罪案上写情由，与武大、武二绝不相干。试想作者，亦安有闲工夫与不相干之人写家常哉！此是作者异样心情写出来。而写完放笔，仰天问世，不觉失声大哭曰：“我此等心力，上问千古，下问百世，亦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故金扇儿必是卜志道送来，而挑帘时金扇一照，成衣时金扇又一照，跃跃动人心目。作者又恐真个被人知道，乃又插入第八回内，使金莲扯之。一者收拾金扇了当，二者将看官瞒过，俱令在卜志道家合伙算帐。今却被我一眼觑见，九原之下，作者必大哭大笑。今夜五更，灯花影里，我亦眼泪盈把，笑声惊动妻孥儿子辈梦魂也。

然而作者于第二回内，不写妇人勾挑武二哥，岂不省事？不知作者盖言金莲结果时，如何一呆至此，还平心稳意要嫁武二哥哉。故先于此回内，特特描写一番，遂令后九十回文中，金莲不自揣度，肯嫁武二，一团痴念，紧相照应。人虽鹞突，文却不可鹞突也。然则西门庆被色迷，潘金莲亦被色迷，可惧，可思。】

诗曰：

乍对不相识，徐思似有情。

杯前交一面，花底恋双睛。

傴僂惊新态，含糊问旧名。

影含今夜烛，心意几交横。

话说西门庆央王婆，一心要会那雌儿一面，便道：“干娘，你端的与我说这件事成，我便送十两银子与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怎的是‘挨光’？比如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都全了，此事便获得着。”【夹批：未有十分光，先出五件事。文字掩遇，妙绝。】西门庆道：“实不瞒你说，这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件，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虽不及邓通，也颇得过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闲工夫，不然如何来得恁勤。”【夹批：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鲜活如见。做文只在拿轻放重也。】干娘，你自作成，完备了时，我自重重谢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说五件事都全，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也多是成不得。”西门庆道：“且说，甚么一件事打搅？”

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难，十分，有使钱到九分九厘，也有难成处。我知你从来悭吝，不肯胡乱便使钱，只这件打搅。”【夹批：五件后又有一件，然则前云邓通是般有钱，此云使钱也，有钱不使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紧也。】西门庆道：“这个容易，我只听你言语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钱时，【夹批：又尽一句，总之王婆要紧事在此也。】老身有一条妙计，须交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西门庆道：“端的有甚妙计？”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过半年三个月来商量。”【夹批：又荡开。情生动。】西门庆央及道：“干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则个，恩有重报。”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这条计，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端的强似

孙武子教女兵，十捉八九着。今日实对你说了罢：这个雌儿来历，虽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歌曲，双陆象棋，无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莲，娘家姓潘，原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夹批：略过王招宣。妙绝。】卖在张大户家学弹唱。后因大户年老，打发出来，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与了他为妻。这雌儿等闲不出来，老身无事常过去与他闲坐。他有事亦来请我理会，他也叫我做干娘。武大这两日出门早。大官人如干此事，便买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老身却走过去问他借历日，央及他拣个好日期，叫个裁缝来做。他若见我这般说，拣了日期，不肯与我来做时，此事便休了；【夹批：一个“便休”。】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这光便有一分了。【夹批：一分光。】我便请得他来做，就替我缝，这光便二分了。【夹批：二分光。】他若来做时，午间我却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吃。他若说不便当，定要将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夹批：两个“便休”。】他不言语吃了时，这光便有了三分了。【夹批：三分光。】这一日你也莫来，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以咳嗽为号，你在门前叫道：‘怎的连日不见王干娘？我买盏茶吃。’我便出来请你入房里坐吃茶。他若见你便起身来，走了归去，难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夹批：上文两个“此事便休了”此处又添一句，生动之极。三个“便休”。】他若见你入来，不动身时，这光便有四分了。【夹批：四分光。】坐下时，我便对雌儿说道：‘这个便是与我衣服施主的官人，亏杀他。’我便夸大官人许多好处，你便卖弄他针指。若是他不来兜揽答应时，此事便休了；【夹批：四个“便休”。】他若口中答应与你说话时，这光便有五分了。【夹批：五分光。】我便道：‘却难为这位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亏杀你两施主，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官人做个主人替娘子浇浇手。’你便取银子出来，央我买。若是他便走时，难道我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夹批：又对锁上一句，五个“便休”。】他若是不动身时，事务易成，这光便有六分了。【夹批：六分光。】我却拿银子，临出门时对他说：‘有劳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终不成阻挡他？此事便休了。【夹批：又换一句，却一样双句串下。六个“便休”。】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这光便有七分了。【夹批：七分光。】待我买得东西提在桌子上，便说：‘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去，且喝一杯儿酒，难得这官人坏钱。’他不肯

和你同桌吃，去了，此事便休了。【夹批：七个“便休”。】若是他起身，此事又好了，这光便有八分了。【夹批：八分光。】待他吃得酒浓时，正说得入港，我便推道没了酒，再交你买，你便拿银子，又央我买酒去并果子来配酒。我把门拽上，关你两个在屋里。他若焦躁跑了归去时，此事便休了；【夹批：八个“便休”。】他若由我拽上门，不焦躁时，这光便有九分，【夹批：九分光。】只欠一分了。【夹批：妙在说完九分，却又说出一分来了。生动异常。】只是这一分倒难。大官人你在房里，便着几句甜话儿说入去，却不可燥暴，便去动手动脚打搅了事，那时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双箸下去，只推拾箸，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眉批：内有十一“他若”，四“若是他”，错落尽致，不细注。】闹将起来，我自来搭救。此事便休了，【夹批：九个“便休”。却又放这样几句在上，妙绝。十分“光”，却用九个“便休”描出，而一毫不板。奇绝。妙绝。】再也难成。若是他不做声时，此事十分光了。【夹批：十分光。】这十分光做完备，你怎的谢我？”【夹批：要紧接笋。】西门庆听了大喜道：“虽然上不得凌烟阁，干娘你这条计，端的绝品好妙计！”【夹批：只赞好计，与各人心事，如画。】王婆道：“却不要忘了许我那十两银子。”【夹批：婆子又叮咛，只是他的心事。文入化境。】西门庆道：“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这条计，干娘几时可行？”婆道：“只今晚来有回报。我如今趁武大未归，过去问他借历日，细细说与他。你快使人送将绸绢绵子来，休要迟了。”西门庆道：“干娘，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别了王婆，离了茶肆，就去街上买了绸绢三匹并十两清水好绵。家里叫了玳安儿用毡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来。王婆欢喜收下，打发小厮回去。正是：

巫山云雨几时就，莫负襄王筑楚台。

当下王婆收了绸绢绵子，开了后门，【夹批：记着，后门出现，一。】走过武大家来。那妇人接着，走去楼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这两日不过贫家吃茶？”那妇人道：“便是我这几日身子不快，懒走动的。”王婆道：“娘子家里有历日，借与老身看一看，要个裁衣的日子。”妇人道：“干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时有些山高水低，我儿子又不在家。”妇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

见？”王婆道：“那厮跟了个客人在外边，不见个音信回来，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妇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纪？”王婆道：“那厮十七岁了。”妇人道：“怎的不与他寻个亲事，与干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这等说，家中没人。待老身东楞西补的来，早晚要替他寻下个儿。等那厮来，却再理会。见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发喘咳嗽，身子打碎般，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时先要预备下送终衣服。难得一个财主官人，常在贫家吃茶，但凡他宅里看病，买使女，说亲，见老身这般本分，大小事儿无不管顾老身。又布施了老身一套送终衣料，绸绢表里俱全，又有若干好绵，放在家里一年有余，不能够做得。今年觉得好生不济，不想又撞着闰月，趁着两日倒闲，要做又被那裁缝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来做。老身说不得这苦也！”【夹批：写婆子真是舌上生花。】那妇人听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若是不嫌时，奴这几日倒闲，出手与干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堆下笑来说道：“若得娘子贵手做时，老身便死也得好处去。久闻娘子好针指，只是不敢来相央。”那妇人道：“这个何妨！既是许了干娘，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日去交人拣了黄道吉日，奴便动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识了多少，如何交人看历日？”妇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学。”婆子道：“好说，好说。”便取历日递与妇人。妇人接在手内，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后日也不好，直到外后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过历头来挂在墙上，便道：“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就是一点福星。何用选日！老身也曾央人看来，说明日是个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我不忌他。”那妇人道：“归寿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胆大，只是明日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妇人道：“何不将过来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门首没人。”妇人道：“既是这等说，奴明日饭后过来。”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当晚回覆了西门庆话，【夹批：点水不漏。】约定后日准来。当夜无话。

次日清晨，王婆收拾房内干净，预备下针线，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说武大吃了早饭，挑着担儿自出去了。【夹批：又点武大，百忙里都照管到。】那妇人把帘儿挂了，【夹批：帘子还有馀波，文心何其周匝也。帘子十二。】吩咐迎儿看家，从后门【夹批：后门二。】走过王婆家来。那婆子欢喜无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

茶与妇人吃了。抹得桌子干净，便取出那绸绢三匹来。妇人量了长短，裁得完备，缝将起来。婆子看了，口里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眼里真个不曾见这般好针指！”那妇人缝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请他，又下了一箸面与那妇人吃。

再缝一歇，将次晚来，便收拾了生活，自归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儿进门，妇人拽门下了帘子。【夹批：帘子十三。】武大入屋里，看见老婆面色微红，问道：“你那里来？”妇人应道：“便是间壁干娘央我做送终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点心请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才是，我们也有央及他处。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不值得甚么，便搅挠他。你明日再去做时，带些钱在身边，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还礼时，你便拿了生活来家，做还与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笼设计深，大郎愚卤不知音。

带钱买酒酬奸诈，却把婆娘自送人。

妇人听了武大言语，当晚无话。

次日饭后，武大挑担儿出去了，王婆便趲过来相请。妇人去到他家屋里，取出生活来，一面缝来。王婆忙点茶来与他吃了茶。看看缝到日中，【夹批：又一日日中。】那妇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钱来，向王婆说道：“干娘，奴和你买盏酒吃。”王婆道：“啊呀，那里有这个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钱，婆子的酒食，不到吃伤了哩！”那妇人道：“却是拙夫吩咐奴来，若是干娘见外时，只是将了家去，做还干娘便了。”那婆子听了道：“大郎直恁地晓事！既然娘子这般说时，老身且收下。”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自又添钱去买好酒好食来，殷勤相待。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人，由你十分精细，被小意儿纵十个九个着了道儿。【夹批：又入几句闲言，文字方不死板。】这婆子安排了酒食点心，和那妇人吃了。再缝了一歇，看看晚来，千恩万谢归去了。

话休絮烦。第三日早饭后，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便走过后门首

【夹批：后门三。】叫道：“娘子，老身大胆。”【夹批：如闻其声。】那妇人从楼上应道：“奴却待来也。”两个厮见了，来到王婆房里坐下，取过生活来缝。那婆子点茶来吃，自不必说。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后。【夹批：又一日晌午。】

却说西门庆巴不到此日，打选衣帽齐齐整整，身边带着三五两银子，手里拿着洒金川扇儿，【夹批：金扇三现。】摇摇摆摆迳往紫石街来。到王婆门首，便咳嗽道：“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那婆子瞧科，便应道：“兀的谁叫老娘？”西门庆道：“是我。”那婆子赶出来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是大官人！你来得正好，且请入屋里去看一看。”把西门庆袖子只一拖，拖进房里来，对那妇人道：“这个便是与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门庆睁眼看着那妇人：云鬟叠翠，粉面生春，【夹批：是数日眠思梦想，忽然相见的身分心事。】上穿白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正在房里做衣服。见西门庆过来，便把头低了。【旁批：一低头了。】这西门庆连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妇人随即放下生活，还了万福。王婆便道：“难得官人与老身段匹绸绢，放在家一年有余，不曾得做，亏杀邻家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缝的又好又密，真个难得！大官人，你过来且看一看。”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一面喝采，口里道：“这位娘子，传得这等好针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妇人低头笑道：【旁批：二低头笑。】“官人休笑话。”西门庆故问王婆道：“干娘，不敢动问，这位娘子是谁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夹批：如画。】西门庆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请坐，我对你说了罢。”那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得知罢，你那日屋檐下走，打得正好。”【夹批：偏点出。】西门庆道：“就是那日在门首叉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谁家宅上娘子？”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低，笑道：【旁批：三把头低了一低笑。】【夹批：描妇人有心。妙甚。】“那日奴误冲撞，官人休怪！”西门庆连忙应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这位，却是间壁武大娘子。”西门庆道：“原来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望妇人说道：“娘子你认得这位官人么？”妇人道：“不识得。”婆子道：“这位官人，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家有万万贯钱财，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

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说的媒，是吴千户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问：“大官人，怎的不过贫家吃茶？”

西门庆道：“便是家中连日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闲来。”婆子道：“大姐有谁家定了？怎的不请老身去说媒？”西门庆道：“被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宅定了。【夹批：写生平得意事，有体面事，开头便到。写尽人情也。】他儿子陈敬济才十七岁，还上学堂。不是也请干娘说媒，他那边有了个文嫂儿来讨帖儿，【夹批：又出文嫂儿。】俺这里又使常在家中走的卖翠花的薛嫂儿，【夹批：又出薛嫂儿，百忙却句句是正中偏有此闲笔，文。妙，妙。】同做保山，说此亲事。干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来请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这媒人们都是狗娘养下来的，他们说亲时又没我，做成的熟饭儿怎肯搭上老身一分？常言道：当行压当行。到明日娶过了门时，老身胡乱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讨得一张半张桌面，到是正经。【夹批：总是以“保山”二字刺入金莲心中。】怎的好和人斗气！”两个一递一句说了一回。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口里假嘈，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

水性从来是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

金莲心爱西门庆，淫荡春心不自由。

西门庆见金莲有几分情意欢喜，恨不得就要成双。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递一盏西门庆，一盏与妇人，说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门庆，把手在脸上摸一摸，西门庆已知有五分光了。【夹批：至五分光，忽然点出，则前后十分光，不言皆出。】自古“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来，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请。一者缘法撞遇，二者来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钱的，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亏杀你这两位施主。不是老身路歧相烦，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官人好与老身做个主人，拿出些银子买些酒食来，与娘子浇浇手，如何？”【夹批：一路说来，纯是定挨光时说过的话，乃一一重说出，却使看者不觉其重，故妙。】西门庆道：“小人也见不到这里，有银子在此。”便向茄袋里取出来，约有一两一块，递与王婆，交备办酒食。那妇人便道：“不消生受。”口里说着恰不动身。

【旁批：一不动身。】王婆接了银子，临出门便道：“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来。”那妇人道：“干娘免了罢。”却亦不动身。

【旁批：二不动身。】王婆便出门去了，丢下西门庆和那妇人在屋里。

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睛，只看着那妇人。那婆娘也把眼来偷睃西门庆，又低着头做生活。【旁批：四低头做生活。】【夹批：写得如火如荼。】不多时，王婆买了见成肥鹅烧鸭、熟肉鲜鲈、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碟盛了，【夹批：必写见成东西，写婆子恐怕撑开，心事如画。】摆在房里桌子上。看那妇人道：“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喝一杯儿酒。”那妇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奴却不当。”那婆子道：“正是专与娘子浇手，如何却说这话！”一面将盘馔却摆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来斟。西门庆拿起酒盏来道：“干娘相待娘子满饮几杯。”妇人谢道：“奴家量浅，吃不得。”王婆道：“老身得知娘子洪饮，且请开怀吃两盏儿。”那妇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万福。西门庆拿起箸来说道：“干娘替我劝娘子些菜儿。”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妇人吃。一连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烫酒来。西门庆道：“小人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低头应道：【旁批：五低头应。】“二十五岁。”西门庆道：“娘子到与家下贱内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时。”妇人又回应道：“将天比地，折杀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个精细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做得一手好针线。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西门庆道：“却是那里去讨。”王婆道：“不是老身说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许多，那里讨得一个似娘子的！”西门庆道：“便是这等，一言难尽。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个好的在家里。”

王婆道：“大官人先头娘子须也好。”西门庆道：“休说！我先妻若在时，却不恁的家无主，屋到竖。如今身边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都不管事。”婆子道：“连我也忘了，没有大娘子得几年了？”西门庆道：“说不得，小人先妻陈氏，虽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没了，已过三年来。今继娶这个贱累，又常有疾病，不管事，家里的勾当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在家里时，便要呕气。”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头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没这大娘子这手针线，这一表人物。”西门庆道：“便是房下们也

没这大娘子一般儿风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养的外宅东街上住的，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西门庆道：“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春。我见他是路歧人，不喜欢。”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栏中李娇儿却长久。”西门庆道：“这个人见今已娶在家里。若得他会当家时，自册正了他。”王婆道：“与卓二姐却相交得好？”西门庆道：“卓丢儿别要说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来得了个细疾，却又没了。”婆子道：“耶嚟，耶嚟！若有似大娘子这般中官人意的，来宅上说，不妨事么？”西门庆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谁敢说个不字？”王婆道：“我自说耍，急切便那里有这般中官人意的！”西门庆道：“做甚么便没？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门庆和婆子一递一句说了一回。【夹批：将上文一总。】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拨，买一瓶儿酒来吃如何？”西门庆便向茄袋内，还有三四两散银子，都与王婆，说道：“干娘，你拿了去，要吃时只顾取来，多的干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谢了起身。睃那粉头时，三钟酒下肚，哄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不起身。【夹批：以上只用西门、婆子互相自嘈，写妇人，止用五“低头”，两“不动身”，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动，而结以“只低了头”，“不动身”，总上一段，是好笔力。又使王婆、西门一弟一句内，无不眼中有一妇人也。】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姻缘相凑遇风流。

王婆贪贿无他技，一味花言巧舌头。























## 第四十九回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总批：此回叙二巡按之荣，却都是求荣者之地步也。总为西门生色。闲中点缀董娇儿，又为桂儿、银儿等一衬也。

玉皇庙，诸人出身也。故瓶儿以玉皇庙邀子虚上会时出，金莲以玉皇庙玄坛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来送玉皇庙会分，月娘叫大丫头时出。然而，三人俱发源于玉皇庙也。至于永福寺，金莲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子其内，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讨结果。独于瓶儿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于此回内，已为瓶儿结果于永福寺之因矣。何则？瓶儿病以梵僧药，药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而瓶儿独早结于永福寺矣。故玉皇庙、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结。

后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句以现身二字读之，方知其笔之妙也。

施药必现身者，见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也。】

诗曰：

雅集无兼客，高情洽二难。

一尊倾智海，八斗擅吟坛。

话到如生旭，霜来恐不寒。

为行王舍乞，玄屑带云餐。

话说夏寿到家回复了话，夏提刑随即就来拜谢西门庆，说道：“长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赖长官余光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门庆笑道：“长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过为，随他说去，老爷那里自有个明见。”【夹批：小人自以为如此。】一面在厅上放桌儿留饭，谈笑至晚，方才作辞回家。到次日，依旧入衙门里理事，不在话下。

却表巡按曾公见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点了，心中忿怒。因蔡

太师所陈七事，内多舛讹，皆损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见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极言：“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师，恐非太平之治。民间结巢俵余之法不可行，当十大钱不可用，盐钞法不可屡更。臣闻民力殫矣，谁与守邦？”【夹批：至言。】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说他大肆倡言，阻挠国事。将曾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也。太师阴令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此系后事，表过不题。

再说西门庆在家，一面使韩道国与乔大户外甥崔本，拿仓钞早往高阳关户部韩爷那里赶着挂号。留下来保家中定下果品，预备大桌面酒席，打听蔡御史船到。一日，来保打听得他与巡按宋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夹批：曾公去而此辈来矣。】都行至东昌府地方，使人来家通报。这里西门庆就会夏提刑起身。来保从东昌府船上就先见了蔡御史，送了下程。

然后，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时，东平胡知府，及合属州县方面有司军卫官员、吏典生员、僧道阴阳，都具连名手本，伺候迎接。帅府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都领人马披执跟随，清蹕传道，鸡犬皆隐迹。鼓吹迎接宋巡按进东平府察院，各处官员都见毕，呈递了文书，安歇一夜。

到次日，只见门吏来报：“巡盐蔡爷来拜。”宋御史连忙出迎。叙毕礼数，分宾主坐下。献茶已毕，宋御史便问：“年兄几时方行？”蔡御史道：“学生还待一二日。”因告说：“清河县有一相识西门千兵，乃本处巨族，为人清慎，富而好礼，亦是蔡老先生门下，与学生有一面之交。蒙他远接，学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问道：“是那个西门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见是本处提刑千户，昨日已参见过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见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

走何害？”【夹批：一路问答，真不可使妻妾听见。】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一面传将出来。

西门庆知了此消息，与来保、贲四骑快马先奔来家，预备酒席。门首搭照山彩棚，两院乐人奏乐，叫海盐戏并杂耍承应。原来宋御史将各项伺候人马都令散了，只用几个蓝旗清道官吏跟随，与蔡御史坐两项大轿，打着双檐伞，同往西门庆家来。当时哄动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都说：“巡按老爷也认的西门大官人，来他家吃酒来了。”【夹批：闲中热笔。】慌的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各领本哨人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

西门庆青衣冠带，远远迎接。两边鼓乐吹打，到大门首下了轿进去。宋御史与蔡御史都穿着大红獬豸绣服，乌纱皂履，鹤顶红带，从人执着两把大扇。只见五间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十分齐整。二官揖让进厅，与西门庆叙礼。蔡御史令家人具贲见之礼：两端湖绸、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宋御史只投了个宛红单拜帖，上书“侍生宋乔年拜”。向西门庆道：“久闻芳誉。学生初临此地，尚未尽情，不当取扰。若不是蔡年兄邀来进拜，何以幸接尊颜？”慌的西门庆倒身下拜，说道：“仆乃一介武官，属于按临之下。今日幸蒙清顾，蓬荜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礼容甚谦。宋御史亦答礼相还，叙了礼数。当下蔡御史让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夹批：有东道焉。】西门庆垂首相陪。茶汤献罢，阶下箫韶盈耳，鼓乐喧阗，动起乐来。西门庆递酒安席已毕，下边呈献割道。说不尽肴列珍羞，汤陈桃浪，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丈。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不必细说。当日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

那宋御史又系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只坐了没多大回，听了一折戏文就起来。慌的西门庆再三固留。蔡御史在旁便说：“年兄无事，再消坐一时，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还坐坐，学生还欲到察院中处分些公事。”【夹批：拿身分。】西门庆早令手下，把两张桌席连金银器，已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

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封金丝花、两匹段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蔡御史的一般。都递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辞道：“这个，我学生怎么敢领？”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贵治所临，自然之道，我学生岂敢当之！”西门庆道：“些须微仪，不过侑觞而已，何为见外？”比及二官推让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门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门庆致谢说道：“今日初来识荆，既扰盛席，又承厚贶，何以克当？余容图报不忘也。”【夹批：比曾公何如。】因向蔡御史道：“年兄还坐坐，学生告别。”于是作辞起身。西门庆还要远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请回，举手上轿而去。

西门庆回来，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带，请去卷棚内后坐。因吩咐把乐人都打发散去，只留下戏子。西门庆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摆设珍羞果品上来，二人饮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许多酒器，何以克当？”西门庆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问道：“宋公祖尊号？”蔡御史道：“号松原。松树之松，原泉之原。”又说起：“头里他再三不来，被学生因称道四泉盛德，与老先生那边相熟，他才来了。他也知府上与云峰有亲。”西门庆道：“想必翟亲家有一言于彼。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蹊跷。”【夹批：如画，是趋奉人，摹头不着心事。】蔡御史道：“他虽故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蹊跷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说毕笑了。西门庆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罢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开船长行。”西门庆道：“请不弃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学生长亭送饯。”蔡御史道：“过蒙爱厚。”因吩咐手下人：“都回门外去罢，明早来接。”众人都应诺去了，只留下两个家人伺候。

西门庆见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来，叫玳安儿附耳低言，如此这般：“即去院里坐名叫了董娇儿、韩金钊儿两个，打后门里用轿子抬了来，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应诺去了。西门庆复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盐子弟在旁歌唱。西门庆因问：“老先生到家多少时就来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么？”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学生在家，不觉荏苒半载，回来见朝，不想被曹禾论劾，将学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馆者，一时皆黜授外职。学生便选在西台，新点两淮巡盐。宋年兄便在贵

处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门下。”西门庆问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凤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也待好来也。”说毕，西门庆教海盐子弟上来递酒。蔡御史吩咐：“你唱个《渔家傲》我听。”子弟排手在旁正唱着，只见玳安走来请西门庆下边说话。玳安道：“叫了董娇儿、韩金钊打后门来了，【夹批：必叫二人是不相知者。】在娘房里坐着哩。”西门庆道：“你吩咐把轿子抬过一边才好。”玳安道：“抬过一边了。”

这西门庆走至上房，两个唱的向前磕头。西门庆道：“今日请你两个来，晚夕在山子下服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见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用心服侍他，我另酬答你。”韩金钊儿笑道：“爹不消吩咐，俺每知道。”西门庆因戏道：“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娇儿道：“娘在这里听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墙——越发老辣了。王府门首磕了头，俺们不吃这井里水了？”西门庆笑的往前边来。走到仪门首，只见来保和陈敬济拿着揭帖走来，与西门庆看，说道：“刚才乔亲家爹说，趁着蔡老爹这回闲，爹倒把这件事对蔡老爹说了罢，只怕明日起身忙了。【夹批：大是能事。】教姐夫写了俺两个名字在此。”西门庆道：“你跟了来。”来保跟到卷棚榻子外边站着。西门庆饮酒中间因题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渎。”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顾吩咐，学生无不领命。”西门庆道：“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爱厚。”因把揭帖递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写着：“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一面把来保叫至跟前跪下，吩咐：“与你蔡爷磕头。”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夹批：人情如此。】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够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内。一面书童旁边斟上酒，子弟又唱。

唱毕，已有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烛，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设下酒席。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

磕了四个头。但见：

绰约容颜金缕衣，香尘不动下阶墀。

时来水溅罗裙湿，好似巫山行雨归。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夹批：喜极矣。】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诗曰：

不到君家半载余，轩中文物尚依稀。

雨过书童开药圃，风回仙子步花台。

饮将醉处钟何急，诗到成时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怅望，不知何日是重来。

写毕，教书童粘于壁上，以为后日之遗焉。因问二妓：“你们叫甚名字？”一个道：“小的姓董，名唤娇儿。他叫韩金钏儿。”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号没有？”董娇儿道：“小的无名娼妓，那讨号来？”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谦。”问至再三，韩金钏方说：“小的号玉卿。”董娇儿道：“小的贱号薇仙。”【旁批：所为开到荼蘼花事了也。】蔡御史一闻“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怀。令书童取棋桌来，摆下棋子，蔡御史与董娇儿两个着棋。西门庆陪侍，韩金钏儿把金樽在旁边递酒，书童歌唱。蔡御史赢了一盘棋，董娇儿吃过，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韩金钏这里也递与西门庆一杯陪饮。饮了酒，两人又下。董娇儿赢了，连忙递酒一杯与蔡御史，西门庆在旁又陪饮一杯。饮毕，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胜酒力，”于是走出外边来，站立在花下。

那时正是四月半头，月色才上。西门庆道：“老先生，天色还早

哩。还有韩金钊，不曾赏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唤他来，我就此花下立饮一杯。”于是韩金钊拿大金桃杯，满斟一杯，用纤手捧递上去。董娇儿在旁捧果，蔡御史吃过，又斟了一杯，赏与韩金钊儿。因告辞道：“四泉，今日酒大多了，令盛价收过去罢。”于是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非斯文骨肉，【夹批：读书者专会以二字许人，守钱虏偏有福分消受二字。】何以至此？向日所贷，学生耿耿在心，在京已与云峰表过。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西门庆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

韩金钊见他一手拉着董娇儿，知局，就往后边去了。到了上房里，月娘问道：“你怎的不陪他睡，来了？”韩金钊笑道：“他留下董娇儿了，我不来，只管在那里做甚么？”良久，西门庆亦告了安置进来，叫了来兴儿吩咐：“明日早五更，打发食盒酒米点心下饭，叫了厨役，跟了往门外永福寺去，与你蔡老爹送行。叫两个小优儿答应。休要误了。”来兴儿道：“家里二娘上寿，没有人看。”西门庆道：“留下棋童儿买东西，叫厨子后边大灶上做罢。”

不一时，书童、玳安收下家活来，又讨了一壶好茶，往花园里去与蔡老爹漱口。翡翠轩书房床上，铺陈衾枕俱各完备。蔡御史见董娇儿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儿，上面水墨画着一种湘兰平溪流水。董娇儿道：“敢烦老爹赏我一首诗在上面。”蔡御史道：“无可为题，就指着你这薇仙号。”于是灯下拈起笔来，写了四句在上：

小院闲庭寂不哗，一池月上浸窗纱。

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对紫薇花。

写毕，那董娇儿连忙拜谢了。两个收拾上床就寝。书童、玳安与他家人在明间里睡。一宿晚景不题。

次日早晨，蔡御史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大包封着，到于后边，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因交月娘每人又与了他五钱银子，从后门打发去了。书童舀洗面水，打发他梳洗穿衣。西门庆出来，在厅上陪他吃

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轿马来接，与西门庆作辞，谢了又谢。西门庆又道：“学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处，学生这里书去，千万留神一二，足仞不浅。”蔡御史道：“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夹批：可怜。】说毕，二人同上马，左右跟随。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长老方丈摆酒饯行。来兴儿与厨役早已安排桌席停当。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弹唱。数杯之后，坐不移时，蔡御史起身，夫马、坐轿在于三门外伺候。临行，西门庆说起苗青之事：“乃学生相知，因诖误在旧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扬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问结了。倘见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这个不妨，我见宋年兄说，设使就提来，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门庆又作揖谢了。看官听说：后来宋御史往济南去，河道中又与蔡御史会在那船上。公人扬州提了苗青来，蔡御史说道：“此系曾公手里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详去东平府，还只把两个船家，决不待时，安童便放了。【夹批：冷案已结。】正是：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当日西门庆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说道：“贤公不消远送，只此告别。”西门庆道：“万惟保重，容差小价问安。”说毕，【夹批：盐引在心。】蔡御史上轿而去。

西门庆回到方丈坐下，长老走来合掌问讯，递茶，西门庆答礼相还。见他雪眉交白，便问：“长老多大年纪？”长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门庆道：“到还这等康健。”因问法号，长老道：“小僧法名道坚。”【夹批：便妙。】又问：“有几位徒弟？”长老道：“止有两个小徒。【旁批：又妙。】本寺也有三十余僧行。”西门庆道：“这寺院也宽大，只是欠修整。”长老道：“不满老爹说，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盖造，【夹批：伏脉。】长住里没钱粮修理，丢得坏了。”【夹批：永福寺葬金莲，却先死西门与瓶儿，是玉皇庙热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西门庆道：“原来就是你守备府周爷的香火院。我见他家庄子不远。不打紧处，你禀了你周爷，写个缘簿，别处也再化些，我也资助你些布施。”道坚连忙又合掌问讯谢了。西门庆吩咐玳安儿：“取一两银子谢长

老。今日打搅。”道坚道：“小僧不知老爹来，不曾预备斋供。”西门庆道：“我要往后边更更衣去。”道坚连忙叫小沙弥开门。西门庆更了衣，因见方丈后面五间大禅堂，有许多云游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鱼看经。西门庆不因不由，信步走入里面观看。见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搨搜，【夹批：着。】生的豹头凹眼，【夹批：着。】色若紫肝，【夹批：着。】戴了鸡蜡箍儿，【夹批：着。】穿一领肉红直裰。【夹批：着。】颔下髭须乱拈，【夹批：着。】头上有一溜光檐，【夹批：着。】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夹批：着。】在禅床上旋定过去了，垂着头，【夹批：着。】把脖子缩到腔子里，【夹批：着。】鼻孔中流下玉箸来。【夹批：着。】西门庆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个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因此异相？等我叫醒他，问他个端的。”于是高声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处高僧？”叫了头一声不答应；第二声也不言语；第三声，只见这个僧人在禅床上把身子打了个挺，【夹批：可象。】伸了伸腰，【夹批：可象。】睁开一只眼，【夹批：可象。】跳将起来，【夹批：可象。】向西门庆点了点头儿，【夹批：可狠象。】粗声应道：【夹批：一部万言人物，此僧独显然写出。】“你问我怎的？贫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夹批：着。】齐腰峰【夹批：着。】寒庭寺下来的胡僧，【夹批：着。】云游至此，施药济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话说？”西门庆道：“你既是施药济人，我问你求些滋补的药儿，你有也没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请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门庆道：“你说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竖起身来，向床头取过他的铁柱杖来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裢——褡裢内盛了两个药葫芦儿。下的禅堂，就往外走。西门庆吩咐玳安：“叫了两个驴子，同师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来。”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骑马只顾先行。贫僧也不骑头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门庆道：“一定是个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开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吩咐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辞长老上马，仆从跟随，迳直进城来家。

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儿生日，【夹批：起手试药之人，故着他生日也。王六儿生日，西门、瓶儿死日矣。】家中又是李娇儿上寿，有堂客吃酒。后晌时分，只见王六儿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经来

请西门庆。吩咐他宅门首只寻玳安儿说话，不见玳安在门首，只顾立。立了约一个时辰，正值月娘与李娇儿送院里李妈妈出来上轿，看见一个十五六岁扎包髻儿小厮，问是那来的。那小厮三不知走到跟前，与月娘磕了个头，说道：“我是韩家，寻安哥说话。”月娘问：“那安哥？”平安在旁边，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儿那里来的，恐怕他说岔了话，向前把他拉过一边，对月娘说：“他是韩伙计家使了来寻玳安儿，问韩伙计几时来。”以此哄过。月娘不言语，回后边去了。

不一时玳安与胡僧先到门首，走的两腿皆酸，浑身是汗，抱怨的要不得。那胡僧体貌从容，气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儿那边使了王经来请爹，寻他说话一节，对玳安儿说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见，早是我在旁边替他捱拾过了。不然就要露出马脚来了。等住回娘若问，你也是这般说。”那玳安走的睁睁的，只顾搧扇子：【夹批：妙景，妙情。】“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领了这贼秃囚来。好近路儿！从门外寺里直走到家，路上通没歇脚儿，走的我上气儿接不着下气儿。【夹批：梵僧真有此技俩，然又为浪蝶一描，为下蝴蝶巷作引也。】爹交雇驴子与他骑，他又不骑。他便走着没事，难为我这两条腿了！【夹批：妙语双关。】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气的营生！”平安道：“爹请他来家做甚么？”玳安道：“谁知道！他说问他讨甚么药哩。”正说着，只闻喝道之声。西门庆到家，看见胡僧在门首，说道：“吾师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让至里面大厅上坐。西门庆叫书童接了衣裳，换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胡僧睁眼观见厅堂高远，院宇深沉，门上挂的是龟背纹虾须织抹绿珠帘，【夹批：象甚么？】地下铺狮子滚绣球绒毛线毯。【夹批：象甚么？】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夹批：很象甚么？】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夹批：又象甚么？】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夹批：更象甚么？】两壁挂的画都是紫竹杆儿绫边、玛瑙轴头。【夹批：还象甚么：《水浒》中人所云一片鸟东西也。】正是：

鼉皮画鼓振庭堂，乌木春台盛酒器。

胡僧看毕，西门庆问道：“吾师用酒不用？”胡僧道：“贫僧酒肉齐

行。”西门庆一面吩咐小厮：“后边不消看素馔，拿酒饭来。”那时正是李娇儿生日，厨下肴馔下饭都有。安放桌儿，只顾拿上来。先绰边儿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头鱼、【夹批：趣。】一碟糟鸭、【夹批：趣。】一碟乌皮鸡、【夹批：趣。】一碟舞鲈公。【夹批：趣。】又拿上四样下饭来：一碟羊角葱〔火川〕炒的核桃肉、【夹批：象。】一碟细切的〔个皆〕〔个禾〕样子肉、【夹批：象。】一碟肥肥的羊贯肠、【夹批：象。】一碟光溜溜的滑鳅。【夹批：象。】次又拿了一道汤饭出来：一个碗内两个肉圆子，夹着一条花肠滚子肉，名唤一龙戏二珠汤；【夹批：象，象。】一大盘裂破头高装肉包子。【夹批：象。】西门庆让胡僧吃了，教琴童拿过团靶钩头鸡脖壶来，【夹批：象。】打开腰州精制的红泥头，一股一股逸出滋阴榨白酒来，【夹批：象，象。】倾在那倒垂莲蓬高脚钟内，递与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内，一吸而饮之。【夹批：金丹大道。】随即又是两样添换上来：一碟寸扎的骑马肠儿、【夹批：象。】一碟子腌腊鹅脖子。【夹批：象。】又是两样艳物与胡僧下酒：一碟子癞葡萄、【夹批：象。】一碟子流心红李子。【夹批：象，象。】落后又是一大碗鳝鱼面与菜卷儿，【夹批：象。】一齐拿上来与胡僧打散。登时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儿，【夹批：象，象。】便道：“贫僧酒醉饭饱，足以够了。”

西门庆叫左右拿过酒桌去，因问他求房术的药儿。胡僧道：“我有一枝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与你几丸罢。”于是向褙内取出葫芦来，倾出百十丸，吩咐：“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烧酒送下。”又将那一个葫儿捏了，取二钱一块粉红膏儿，吩咐：“每次只许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胀的慌，用手捏着，两边腿上只顾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节用之，不可轻泄于人。”西门庆双手接了，说道：“我且问你，这药有何功效？”胡僧说：

“形如鸡卵，色似鹅黄。三次老君炮炼，王母亲手传方。外视轻如粪土，内觑贵乎玕琅。比金金岂换，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轻裘肥马，任你才俊栋梁，此药用托掌内，飘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长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一战精神爽，再战气血刚。不拘娇艳宠，十二美红妆，交接从吾好，彻夜硬如

枪。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百日须发黑，千朝体自强。固齿能明目，阳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饭与猫尝：三日淫无度，四日热难当；白猫变为黑，尿粪俱停亡；夏月当风卧，冬天水里藏。若还不解泄，毛脱尽精光。每服一厘半，阳兴愈健强。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伤。老妇颦眉蹙，淫媚不可当。有时心倦怠，收兵罢战场。冷水吞一口，阳回精不伤。快美终宵乐，春色满兰房。赠与知音客，永作保身方。”

西门庆听了，要问他求方儿，说道：“请医须请良，传药须传方。吾师不传于我方儿，倘或我久后用没了，那里寻师父去？随师父要多少东西，我与师父。”因令玳安：“后边快取二十两白金来。”递与胡僧，要问他求这一枝药方。那胡僧笑道：“贫僧乃出家之人，云游四方，要这资财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门庆见他不肯传方，便道：“师父，你不受资财，我有一匹五丈长大布，与师父做件衣服罢。”即令左右取来，双手递与胡僧。胡僧方才打问讯谢了。临出门又吩咐：“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毕，背上褡裢，拴定拐杖，出门扬长而去。正是：

柱杖挑擎双日月，芒鞋踏遍九军州。

















## 第五十一回 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总批：此回总写金莲之妒之淫之邪，乃夹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夹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满足。又见金莲之行，实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莲起身来，为月娘所讥；后文斗叶之先，金莲起身又为月娘所讥是也。品玉时，以春梅代脱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结；斗叶子，以瓶儿同出仪门始，以同瓶儿回房结；又是两两相映。黄、安二主事来拜是实，宋御史送礼是虚，又两两相映也。

此书至五十回以后，便一节节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后五十回冷局的大头绪一一题清。如开首金莲两舌，伏后文官哥、瓶儿之死；李三、黄四谆谆借帐，伏后文赖帐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来保、王六儿饮酒一段，伏后文二人结亲，拐财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门之死；而斗叶子伏敬济之飘零；二尼讲经，伏孝哥之幻化。盖此一回，又后五十回之枢纽也。

梵僧为诸淫妇而现身，乃王六儿先试，瓶儿次之，金莲又次之，玉楼、月娘又次之。然则春梅独遗宠爱乎？不知于金莲未试之先，已先写了春梅也。夫必写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门也。必写金、瓶、梅之试之者，所以极其恶也。而王六儿独占头筹者，又为贪欲丧命地也。

桂姐必写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门之愚也。必写为之东京求情，盖为上寿之引线也。夫东京上寿，必用桂姐引者，所以点明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则？盖桂姐，西门、月娘之干女也。作者本意写一趋炎认女之桂姐，盖特为趋炎认子之人写照也。趋炎认子，西门之于蔡京，固此类也。以类引类，必用桂姐，而为女为子之间，亦大可耻矣。况平王三官，又西门后日之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干女，又假兄妹干手足也。乃假子终奸干父之干女而不知悔，干父且奸干子之亲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娼浪子为假子女而不羞，已且辱身败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写桂姐，为下文东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写桂姐之趋炎认女也。

上一回写瓶儿试药，为后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中金莲品玉内写一打猫，为官哥死案。文字精细之针线如此。

写一薛姑子，见得雪月落于空寂，而又一片冷局才动头也。】

诗曰：

羞看鸾镜惜朱颜，手托香腮懒去眠。

瘦损纤腰宽翠带，泪流粉面落金钿。

薄幸恼人愁切切，芳心缭乱恨绵绵。

何时借得东风便，刮得檀郎到枕边。

话说潘金莲见西门庆拿了淫器包儿，与李瓶儿歇了，足恼了一夜没睡，怀恨在心。到第二日，打听西门庆往衙门里去了，老早走到后边对月娘说：“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坐衙，别人生日，又要来管。‘你汉子吃醉了进我屋里来，我又不曾在前边，平白对着人羞我，望着我丢脸儿。交我恼了，走到前边，把他爹赶到后边来。落后他怎的也不在后边，还到我房里来了？我两个黑夜说了一夜梯己话儿，【旁批：金莲想当然。】只有心肠五脏没曾倒与我罢了。’”【夹批：死蕙莲旧伎俩，固知写蕙莲为瓶儿前车。】这月娘听了，如何不恼！因向大妗子、孟玉楼说：“你们昨日都在跟前看着，【夹批：一语已得全神。】我又没曾说他甚么。小厮交灯笼进来，我只问了一声：‘你爹怎的不进来？’小厮倒说：‘往六娘屋里去了。’我便说：‘你二娘这里等着，恁没槽道，却不进来！’论起来也不伤他，怎的说我虔婆势，乔坐衙？我还把他当好人看成，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看人去？【夹批：所以谗言可畏。】干净是个绵里针、肉里刺的货，还不知背地在汉子跟前架甚么舌儿哩！【旁批：月娘想当然。】怪道他昨日决烈的就往前走了。【旁批：疑心如此。】傻姐姐，那怕汉子成日在你屋里不出门，不想我这心动一动儿。一个汉子丢与你们，【旁批：可以“两个”乎？一笑。】随你们去，守寡的不过。【夹批：又何尝放过金莲。】想着一娶来之时，贼强人和我们里门外不相逢，那等怎的过

来？”【夹批：笔力直穿七札。】大妗子在旁劝道：“姑娘罢么，看孩儿的分上罢！自古宰相肚里好行船。当家人是个恶水缸儿，好的也放在心里，歹的也放在心里。”【夹批：又对吴大舅好好先生之言。】月娘道：“不拘几时，我也要对这两句话。【旁批：着。】等我问他，我怎么虔婆势，乔做衙？”金莲慌的没口子说道：【夹批：谗人何难看。】“姐姐宽恕他罢。【夹批：既如此，即不必学与月娘矣。知言又何难，在平心以听之耳。】常言大人不责小人过，那个小人没罪过？他在背地挑唆汉子，俺们这几个谁没吃他排说过？【夹批：又挑玉楼。】我和他紧隔着壁儿，要与他一般见识起来，倒了不成！行动只倚着孩儿降人，【夹批：心事不觉悟出。】他还说的好话儿哩！说他的孩儿到明日长大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俺们都是饿死的数儿【夹批：又是心事。】——你还不知道哩！”吴大妗子道：“我的奶奶，那里有此话说？”月娘一声儿也没言语。【旁批：太离，故月娘亦不信矣。】

常言：路见不平，也有向灯向火。不想西门大姐平日与李瓶儿最好，常没针线鞋面，李瓶儿不拘好绫罗缎帛就与他，【夹批：月娘可杀。】好汗巾手帕两三方背地与大姐，银钱不消说。当日听了此话，如何不告诉他。李瓶儿正在屋里与孩子做端午戴的绒线符牌，及各色纱小粽子并解毒艾虎儿。只见大姐走来，李瓶儿让他坐，又交迎春：“拿茶与你大姑娘吃。”大姐道：“头里请你吃茶，你怎的不来？”李瓶儿道：“打发他爹出门，【旁批：映夜长。】我赶早凉与孩子做这戴的碎生活儿来。”大姐道：“有桩事儿，我也不是舌头，敢来告你说：你没曾恼着五娘？他对着俺娘，如此这般说了你一篇是非——你说俺娘虔婆势，乔做衙。如今俺娘要和你对话哩！你别要说我对你说，交他怪我。【夹批：又是一个学舌者，可畏可畏。】你须预备些话儿打发他。”这李瓶儿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针儿通拿不起来，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说不出话来，【旁批：病根伏此。】对着大姐掉眼泪，说道：【夹批：几千百斤气力，方写得出来。】“大姑娘，我那里有一字儿？昨晚我在后边，听见小厮说他爹往我这边来了，我就来到前边，催他往后边去了。再谁说一句话儿来？你娘恁觑我一场，莫不我恁不识好歹，敢说这个话？设使我就说，对着谁说来？也有个下落。”大姐道：“他听见俺娘说不拘几时要对这话，他也就慌了。【夹批：旁观者清。】要是我，你两个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不是！”李瓶儿道：“我对的过

他那嘴头子？【夹批：瓶儿心事。】只凭天罢了。他左右昼夜算计的只是俺娘儿两个，到明日终久吃他算计了一个去，才是了当。”说毕哭了。【夹批：又是几千百斤力气，写得此数句。】大姐坐着劝了一回，只见小玉来请六娘、大姑娘吃饭。李瓶儿丢下针指，同大姐到后边，也不曾吃饭，回来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西门庆衙门中来家，见他睡，问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饭也还没吃哩。”慌的西门庆向前问道：“你怎的不吃饭？你对我说。”又见他哭的眼红红的，只顾问：“你心里怎么的？对我说。”李瓶儿连忙起来，揉了揉眼说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心里懒待吃饭。”并不题出一字儿来。【夹批：守口如瓶，盖为有宠，不必争耳。】正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有诗为证：

莫道佳人总是痴，惺惺伶俐没便宜。

只因会尽人间事，惹得闲愁满肚皮。

大姐在后边对月娘说：“才五娘说的话，我问六娘来。他好不赌身发咒，望着我哭，说娘这般看顾他，他肯说此话！”吴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个人儿，他怎肯说这等话！”【夹批：旁观者清。】月娘道：“想必两个有些小节不足，哄不动汉子，走来后边，没的拿我垫舌根。我这里还多着个影儿哩！”【夹批：一语已解。】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后你也别要亏了人。不是我背地说，潘五姐一百个不及他。为人心地儿又好，来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样儿也没有。”【夹批：尽出瓶儿。】

正说着，只见琴童儿背进个蓝布大包袱来。月娘问是甚么，琴童道：“是三万盐引。韩伙计和崔本才从关上挂了号来，爹说打发饭与他二人吃，如今兑银子打包。后日二十，是个好日子，起身，打发他三个往扬州去。”吴大妗子道：“只怕姐夫进来。我和二位师父往他二娘房里坐去罢。”刚说未毕，只见西门庆掀帘子进来，慌的吴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娇儿房里走不迭。早被西门庆看见，问月娘：“那个是薛姑子？贼胖秃淫妇，来我这里做甚么！”【夹批：非正人语，非提刑体。】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拨舌，不当家化化的，骂他怎的？他惹着

你来？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门庆道：“你还不知他弄的乾坤儿哩！他把陈参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儿里和一个小伙偷奸，【旁批：明知而容其来家，其愚为何如？】他知情，受了三两银子。事发，拿到衙门里，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汉子还俗。他怎的还不还俗？好不好，【夹批：以法为戏耶，抑得意卖弄耶？可叹。】拿来衙门里再与他几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没紧，恁毁僧谤佛的。他一个佛家弟子，想必善根还在，他平白还甚么俗？你还不知他好不有道行！”【夹批：一服生子，善偷胞衣，故月娘喜也。月娘可杀。】西门庆道：“你问他有道行一夜接几个汉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讨我那没好口的骂你。”因问：“几时打发他三个起身？”西门庆道：“我刚才使来保会乔亲家去了，他那里出五百两，我这里出五百两。二十是个好日子，打发他每起身去罢了。”月娘道：“线铺子却交谁开？”【夹批：不漏。】西门庆道：“且交贾四替他开着罢。”说毕，月娘開箱子拿银子，一面兑了出来，交付与三人，在卷棚内看着打包。每人又兑五两银子，交他家中收拾衣装行李。【夹批：不漏是末，即前语为下地也。】

只见应伯爵走到卷棚里，看见便问：“哥打包做甚么？”西门庆因把二十日打发来保等往扬州支盐去一节告诉一遍。伯爵举手道：“哥，恭喜！此去回来必得大利。”西门庆一面让坐，唤茶来吃。因问：“李三、黄四银子几时关？”应伯爵道：“也只在这个月里就关出来了。他昨日对我说，如今东平府又派下二万香来了，还要问你挪五百两银子，接济他这一时之急。如今关出这批银子，一分也不动，都抬过这边来。”【夹批：接着便来。借债秘诀。】西门庆道：“到是你看见，我打发扬州去还没银子，问乔亲家借了五百两在里头，那讨银子来？”伯爵道：“他再三央及我对你说，一客不烦二主，你不接济他这一步儿，交他又问那里借去？”西门庆道：“门外街东徐四铺少我银子，我那里挪五百两银子与他罢。”伯爵道：“可知好哩。”正说着，只见平安儿拿进帖儿来，说：“夏老爹家差了夏寿，说请爹明日坐坐。”西门庆看了柬帖，道：“晓得了。”【旁批：此等笔法，惟此书独擅其长。】伯爵道：“我有桩事儿来报与哥：你知道李桂儿的勾当么？他没来？”西门庆道：“他从正月去了，再几时来？”【夹批：一语，上回无数暗描情节皆出。】我并不知道甚么勾当。”伯爵因说道：“王招宣府里第三的，原来是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女婿。从正月往东京拜年，老公公赏了一千两银子，与他

两口儿过节。【夹批：与侄婿之礼乃曰赏，可叹。】你还不知六黄太尉这侄女儿生的怎么标致，上画儿只画半边儿，【夹批：奇语。】也没恁俊俏相的。【旁批：比对张二官说金莲，何如？】【夹批：已刺一人之心矣，故急急寻文嫂也。】你只守着你家里的罢了，每日被老孙、祝麻子、小张闲三四个搠着在院里撞，把二条巷齐家那小丫头子齐香儿梳笼了，又在李桂儿家走。【夹批：王三官则云第三的。章香儿则云小丫头子。李桂儿则云在他家走。字字见口角。】把他娘子儿的头面都拿出来当了。气的他娘子儿家里上吊。不想前日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儿到东京只一说，老公公恼了，将这几个人的名字送与朱太尉，朱太尉批行东平府，着落本县拿人。昨日把老孙、祝麻子与小张闲都从李桂儿家拿的去了。李桂儿便躲在隔壁朱毛头家过了一夜。今日说来央及你来了。”

西门庆道：“我说正月里都搠着他走，这里谁人家这银子，那里谁人家银子。【旁批：方知赏灯窗文字针线之妙。】那祝麻子还对着我捣生鬼。”【夹批：捣眼熟不知名姓之鬼，非伯爵乎！】说毕，伯爵道：“我去罢。等住回只怕李桂儿来，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说我来串作你。”西门庆道：“我还和你说，李三，你且别要许他，等我们外讨了银子来，再和你说话。”【夹批：此语盖必管李桂儿事也，看者试想便知。】伯爵道：“我晓的。”刚走出大门首，只见李桂姐轿子在门首，又早下轿进去了。伯爵去了。【夹批：四字妙。桂姐伯爵方去。】

西门庆正吩咐陈敬济，交他往门外徐四家催银子去，只见琴童儿走来道：“大娘后边请，李桂姨来了。”【旁批：是干女身分。】西门庆走到后边，只见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脸，用白挑线汗巾子搭着头，云鬓不整，面容淹淡，与西门庆磕着头哭起来，说道：“爹可怎么样儿的，【夹批：一语得神。】恁造化低的营生，正是关着门儿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一个王三官儿，【夹批：又一语得神。】俺每又不认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孙寡嘴领了来俺家讨茶吃。【夹批：一推祝孙二人。】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别要招惹他，那些儿不是，俺这妈越发老的韶刀了。【夹批：再推老鸨。】就是来宅里与俺姑娘做生日的这一日，【旁批：与上句不连。】你上轿来了就是了，【夹批：两“就是”，口强辞穷如画。】见祝麻子打旋磨儿跟着，从新又回去，对我说：‘姐姐你不去待他钟茶儿，却不难为器了人？’他便往爹这里来

了。交我把门插了不出来，【夹批：遁辞如画。】谁想从外边撞了一伙人来，把他三个不由分说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儿便夺门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里有人牙儿！才使来保儿来这里接的他家去。【旁批：以娇儿生日为脱卸，见那一日在你家定非接他也。】到家把妈唬的魂都没了，只要寻死。今日县里皂隶，又拿着票喝罗了一清早起去了。如今坐名儿只要我往东京回话去。【旁批：一茶未待，东京已坐名要乎？辞穷如画。】爹，你老人家不可怜见救救儿，却怎么样儿的？娘也替我说说儿。”西门庆笑道：【夹批：机诈如画。】“你起来。”因问票上还有谁的名字。桂姐道：“还有齐香儿的名字。他梳笼了齐香儿，在他家使钱，他便该当。俺家若见了他一个钱儿，就把眼睛珠子吊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儿，一个毛孔儿里生一个天疱疮。”月娘对西门庆道：“也罢，省的他恁说誓刺刺的，你替他说说罢。”【旁批：干女拜着矣。】西门庆道：“如今齐香儿拿了不曾？”桂姐道：“齐香儿他在王皇亲宅里躲着哩。”西门庆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这里住两日。我就差人往县里替你说去。”就叫书童儿：“你快写个帖儿，往县里见你李老爹，就说桂姐常在我这里答应，看怎的免提他罢。”书童应诺，穿青绢衣服去了。不一时，拿了李知县回贴儿来。

书童道：“李老爹说：‘多上覆你老爹，别的事无不领命，这个却是东京上司行下来批文，委本县拿人，县里只拘的人到。既是你老爹分上，我这里且宽限他两日。要免提，还往东京上司说去。’”西门庆听了，只顾沉吟，说道：“如今来保一两日起身，东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罢，你打发他两个先去，存下来保，替桂姐往东京说了这勾当，交他随后边赶了去罢。你看唬的他那腔儿。”【夹批：干女认着了。】那桂姐连忙与月娘、西门庆磕头。西门庆随使人叫将来保来，吩咐：“二十日你且不去罢。教他两个先去。你明日且往东京替桂姐说说这勾当来。见你翟爹，如此这般，好歹差人往卫里说说。”

桂姐连忙就与来保下礼。慌的来保顶头相还，说道：“桂姨，我就去。”西门庆一面教书童儿写就一封书，致谢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费心，又封了二十两折节礼银子，连书交与来保。桂姐便欢喜了，拿出五两银子来与来保做盘缠，说道：“回来俺妈还重谢保哥。”西门庆不肯，还了桂姐，教月娘另拿五两银子与来保盘缠。桂姐道：“也没这个

道理，我央及爹这里说人情，又教爹出盘缠。”西门庆道：“你笑话我没这五两银子盘缠了，【旁批：子弟痴处在此。】要你的银子！”那桂姐方才收了，向来保拜了又拜，说道：“累保哥，好歹明早起身罢，只怕迟了。”来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儿了。”

于是领了书信，又走到狮子街韩道国家。王六儿正在屋里缝小衣儿哩，打窗眼看见是来保，【夹批：文心百曲。】忙道：“你有甚说话，请房里坐。他不在家，往裁缝那里讨衣裳去了，便来也。”便叫锦儿：“还不往对过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说保大爷在这里。”来保道：“我来说声，我明日还去不成，又有桩业障钻出来，当家的留下，教我往东京替院里李桂姐说人情去哩。他刚才在爹跟前，再三磕头礼拜央及我。明早就起身了。且教韩伙计和崔大官儿先去，我回来就赶了来。”因问：“嫂子，你做的是甚么？”王六儿道：“是他的小衣裳儿。”来保道：“你教他少带衣裳。到那去处是出纱罗缎绢的窝儿里，愁没衣裳穿！”【旁批：此段盖拐财欺主二回安根也。】正说着，韩道国来了。两个唱了喏，因把前事说了一遍，因说：“我到明日，扬州那里寻你每？”韩道国道：“老爹吩咐，教俺每马头上投经纪王伯儒店里下。【夹批：如画。】说过世老爹曾和他父亲相交，【旁批：又照热结后文。】他店内房屋宽广，下的客商多，放财物不耽心。【旁批：又照拐财。】你只往那里寻俺每就是了。”来保又说：“嫂子，我明日东京去，你没甚鞋脚东西捎进府里，与你大姐去？”王六儿道道：“没甚么，只有他爹替他打的两对簪儿，【夹批：苗青之物。】并他两双鞋，起动保叔捎进去与他。”于是将手帕包袱停当，递与来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儿筛酒。妇人连忙丢下生活就放桌儿。来保道：“嫂子，你休费心，我不坐。我到家还要收拾褙褙，明日早起身。”王六儿笑嘻嘻道：“耶嚟，你怎的上门怪人家！伙计家，【旁批：尚未结亲。】自恁与你钱行，也该吃钟儿。”因说韩道国：“你好老实！桌儿不稳，你也撒撒儿，让保叔坐。只象没事的人儿一般。”【旁批：与初见武二之金莲一照，两六儿相对在此。】于是拿上菜儿来，斟酒递与来保，王六儿也陪在旁边，三人坐定吃酒。

来保吃了几钟，说道：“我家去罢。晚了，只怕家里关门早。”韩道国问道：“你头口雇下了不曾？”来保道：“明日早雇罢了。铺子里钥匙

并帐簿都交与贲四罢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里歇息歇息，好走路儿。”韩道国道：“伙计说的是，我明日就交与他。”王六儿又斟了一瓯子，说道：“保叔，你只吃这一钟，我也不敢留你了。”来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筛热着些。”【旁批：亲密之甚。】那王六儿连忙归到壶里，教锦儿炮热了，倾在盏内，双手递与来保，说道：“没甚好菜儿与保叔下酒。”来保道：“嫂子好说，家无常礼。”拿起酒来与妇人对饮，一吸同干，方才作辞起身。王六儿便把女儿鞋脚递与他，说道：“累保叔，好歹到府里问声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两口儿齐送出门来。【夹批：试问看官，此一段为何？乃点出来保、韩道国结亲之由也。】

不说来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东京去了。单表这吴大舅前来到西门庆说：“有东平府行下文书来，派俺本卫两所掌印千户管工修理社仓，题准旨意，限六月工完，升一级。违限，听巡按御史查参。姐夫有银子借得几两，工上使用。待关出工价来，一一奉还。”西门庆道：“大舅用多少，只顾拿去。”吴大舅道：“姐夫下顾，与二十两罢。”一面同进后边，见月娘说了话，教月娘拿二十两出来，交与大舅，【夹批：为吴典恩作衬。】又吃了茶。因后边有堂客，就出来了。月娘教西门庆留大舅大厅上吃酒。正饮酒中间，只见陈敬济走来，与吴大舅作了揖，就回说：“门外徐四家，禀上爹，还要再让两日儿。”西门庆道：“胡说！我这里等银子使，照旧还去骂那狗弟子孩儿。”【夹批：为斗叶子作引。】敬济应诺。吴大舅就让他打横坐下，陪着吃酒不题。

且说后边大妗子、杨姑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里吃酒。先是郁大姐数了一回“张生游宝塔”，放下琵琶。【夹批：是女先生唱。】孟玉楼在旁斟酒递菜儿与他吃，说道：“贼瞎转磨的唱了这一日，又说我不疼你。”潘金莲又大箸子夹块肉放在他鼻子上，戏弄他顽耍。【夹批：写生。】桂姐因叫玉箫姐：“你递过郁大姐琵琶来，等我唱个曲儿与姑奶奶和大妗子听。”月娘道：“桂姐，你心里热刺刺的，不唱罢。”【旁批：好干娘。】桂姐道：“不妨事。见爹娘替我说人情去了，我这回不焦了。”孟玉楼笑道：“李桂姐倒还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脸儿快。头里一来时，把眉头忮[个鸟]着，焦的茶儿也吃不下去。这回说也有，笑也有。”【夹批：为山洞作引。】

当下桂姐轻舒玉指，顿拨冰弦，唱了一回。

正唱着，只见琴童儿收进家活来。月娘便问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儿道：“大舅去了。”吴大妗子道：“只怕姐夫进来，我每活变活变儿。”琴童道：“爹往五娘房里去了。”这潘金莲听见，就坐不住，趑趄着脚儿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旁批：妙。】月娘也不等他动身，就说道：“他往你屋里去了，你去罢。省的你欠肚儿亲家是的。”那潘金莲嚷：“可可儿的——”起来，口儿里硬着，那脚步儿且是去的快。【夹批：写品玉，却如此上场，妙绝。】来到房里，西门庆已是吃了胡僧药，教春梅脱了衣裳，【夹批：然则春梅又先试了也。】在床上帐子里坐着哩。金莲看见笑道：“我的儿！今日好呀，不等你娘来就上床了。俺每在后边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几钟好的。独自一个儿，黑影子里，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来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瓯子我吃。”【夹批：总为春梅先试药，暗中工夫作地也，岂是写金莲吃酒。】那春梅真个点了茶来。金莲吃了，努了个嘴与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边屋里早已替他热下水，妇人抖些檀香白矾在里面，洗了牝。【夹批：未写西门之玉，先写金莲之牝，盖玉是簇新改过，牝亦当一番刷洗也。】就灯下摘了头，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拿过镜子来，从新把嘴唇抹了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夹批：好工夫，然则与牝一时刷洗也。】走过这边来。春梅床头上取过睡鞋来与他换了，带上房门出去。这妇人便将灯台挪近旁边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边纱帐子来，褪去红裤，【眉批：描摹“一手”二字，妙绝。言其一手下帐，一手脱裤，一面两脚早已上床矣。情景如画。】露出玉体。西门庆坐在枕头上，那话带着两个托子，一霎弄的大大的与他瞧。妇人灯下看见，唬了一跳——一手攥不过来，紫巍巍，沉甸甸——便昵瞅了西门庆一眼，说道：“我猜你没别的话，一定吃了那和尚药，弄耸的恁般大，一味要来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长吃的去。你在谁人跟前试了新，这回剩了些残军败将，才来我这屋里来了。俺每是雌剩鸡巴的？你还说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里，三不知把那行货包子偷的往他屋里去了。原来晚夕和他干这个营生，他还对着人撇清捣鬼哩。你这行货子，干净是个没挽回的三寸货。想起来，一百年不理你才好。”西门庆笑道：“小淫妇儿，你过来。你若有本事，把他啞过了，我输一两银子与你。”妇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么行货子，我禁的过他！”于是把身子斜躡在衽席之

上，双手执定那话，用朱唇吞裹。说道：“好大行货子，把人的口也撑的生疼的。”说毕，出入鸣啞。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龟弦；或用口噙着，往来哺摔；或在粉脸上摇晃，百般转弄，那话越发坚硬 [才造] 崛起来。

西门庆垂首窥见妇人香肌掩映于纱帐之内，纤手捧定毛都鲁那话，往口里吞放，灯下一往一来。不想旁边蹲着一个白狮子猫儿，看见动弹，不知当做甚物件儿，扑向前，用爪儿来挝。【夹批：此处却为死官哥作线处，乃写一千里之线。，岂是凡手能到。】这西门庆在上，又将手中拿的洒金老鸦扇儿，只顾引逗他耍子。被妇人夺过扇子来，把猫尽力打了一扇靶子，打出帐子外去了。昵向西门庆道：“怪发讪的冤家！紧着这扎扎的不得人意，又引逗他恁上头上脸的，一时间挝了人脸却怎的？好不好我就不干这营生了。”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会张致死了！”妇人道：“你怎不叫李瓶儿替你啞来？我这屋里尽着教你掇弄。不知吃了甚么行货子，啞了这一日，益发啞的没些事儿。”西门庆于是向汗巾上小银盒儿里，用挑牙挑了些粉红膏子药儿，抹在马口内，仰卧于上，教妇人骑在身上。妇人道：“等我搨着，你往里放。”龟头昂大，濡研半晌，仅没龟棱。妇人在上，将身左右捱擦，似有不胜隐忍之态。因叫道：“亲达达，里边紧涩住了，好不难捱。”一面用手摸之，窥见麈柄已被牝户吞进半截，撑的两边皆满。妇人用唾津涂抹牝户两边，已而稍宽滑落，颇作往来，一举一坐，渐没至根。妇人因向西门庆说：“你每常使的颤声娇，在里头只是一味热痒不可当，怎如和尚这药，使进去，从子宫冷森森直掣到心上，这一回把浑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晓的今日死在你手里了。好难捱忍也！”西门庆笑道：“五儿，我有个笑话儿说与你听【夹批：又作一间。】——是应二哥说的：一个人死了，阎王就拿驴皮披在身上，教他变驴。落后判官查簿籍，还有他十三年阳寿，又放回来了。他老婆看见浑身都变过来了，只有阳物还是驴的，未变过来，那人道：‘我往阴间换去。’他老婆慌了，说道：‘我的哥哥，你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来怎了？等我慢慢儿的挨罢。’”妇人听了，笑将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说道：“怪不的应花子的老婆挨惯了驴的行货。砣说嘴的贼，我不看世界，这一下打的你……”

两个足缠了一个更次，西门庆精还不过。他在下面合着眼，由着妇

人蹲踞在上极力抽提，提的龟头刮答刮答怪响。提够良久，又掉过身子去，朝向西门庆。西门庆双手举其股，没棱露脑而提之，往来甚急。西门庆虽身接目视，而犹如无物。良久，妇人情急，转过身子来，两手搂定西门庆脖项，合伏在身上，舒舌头在他口里，那话直抵牝中，只顾揉搓，没口子叫：“亲达达，罢了，五儿禽死了！”

须臾，一阵昏迷，舌尖冰冷。泄讫一度，西门庆觉牝中一股热气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妇人以帕抹之。两个相搂相抱，交头叠股，鸣咂其舌，那话通不拽出来。睡的没半个时辰，妇人淫情未定，爬上身去，两个又干起来。妇人一连丢了两遭身子，亦觉稍倦。西门庆只是佯佯不采，暗想胡僧药神通。看看窗外鸡鸣，东方渐白，妇人道：“我的心肝，你不过却怎样的？到晚夕你再回来，等我好歹替你咂过了罢。”西门庆道：“就咂也不得过。管情只一桩事儿就过了。”妇人道：“告我说是那一桩儿？”西门庆道：“法不传六耳，等我晚夕来对你说。”

早晨起来梳洗，春梅打发穿上衣裳。【夹批：一篇金莲品玉文字，却用春梅脱衣裳穿衣裳作起结。】韩道国、崔本又早外边伺候。西门庆出来烧了纸，打发起身。交付二人两封书：“一封到扬州马头上，投王伯儒店里下；这一封就往扬州城内抓寻苗青，问他的事情下落，快来回报我。如银子不够，我后边再教来保捎去。”崔本道：“还有蔡老爹书没有？”西门庆道：“你蔡老爹书还不曾写，教来保后边捎了去罢。”二人拜辞，上头口去了，不在话下。

西门庆冠带了，就往衙门中来与夏提刑相会，道及昨承见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长官一叙，再无他客。”发放已毕，各分散来家。只见一个穿青衣皂隶，骑着快马，夹着毡包，走的满面汗流。到大门首，问平安：“此是提刑西门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里来的？”那人即便下马作揖，说：“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差来，送礼与老爹。俺老爹与管砖厂黄老爹，如今都往东平府胡老爹那里吃酒，顺便先来拜老爹，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儿没有？”那人向毡包内取出，连礼物都递与平安。平安拿进去与西门庆看，见礼帖上写着浙绸二端，湖绵四斤，香带一束，古镜一圆。吩咐：“包五钱银子，拿回帖打发来

人，就说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

西门庆一面预备酒菜，等至日中，二位官员喝道而至，乘轿张盖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个是“侍生安忱拜”，一个是“侍生黄葆光拜”。都是青云白鹇补子，乌纱皂履，下轿揖让而入。西门庆出大门迎接，至厅上叙礼，各道契阔之情，分宾主坐下：黄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门庆主位相陪。先是黄主事举手道：“久仰贤名芳誉，学生迟拜。”西门庆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施枉驾，当容踵叩。敢问尊号？”安主事道：“黄年兄号泰宇，取‘履泰定而发天光’之意。”黄主事道：“敢问尊号？”西门庆道：“学生贱号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说。”【夹批：四井者，市井也。明明说出，却都混混看过。】安主事道：“昨日会见蔡年兄，说他与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搅。”【夹批：写出垂涎之意。】西门庆道：“因承云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凤翁荣选，未得躬贺。”又问：“几时起身府上来？”安主事道：“自去岁尊府别后，到家续了亲，过了年，正月就来京了。选在工部，备员主事。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道经此处，敢不奉谒！”西门庆又说：“盛仪感谢不尽。”说毕，因请宽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黄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实告：我与黄年兄，如今还往东平胡太府那里赴席，因打尊府过，敢不奉谒。容日再来取扰。”西门庆道：“就是往胡公处，去路尚远，纵二公不饿，其如从者何？学生敢不具酌，只备一饭在此，以犒从者。”于是先打发轿上攒盘。厅上安放桌席。珍羞异品，极时之盛，就是汤饭点心、海鲜美味，一齐上来。西门庆将小金钟，每人只奉了三杯，连桌儿抬下去，管待亲随家人吏典。少倾，两位官人拜辞起身，安主事因向西门庆道：“生辈明日有一小东，奉屈贤公到我这黄年兄同僚刘老太监庄上一叙，未审肯命驾否？”西门庆道：“既蒙宠招，敢不趋命！”说毕，送出大门，上轿而去。

只见夏提刑差人来邀。西门庆说道：“我就去。”一面吩咐备马，走到后边换了冠带衣服，出来上马。玳安、琴童跟随，排军喝道，迳往夏提刑家来。到厅上叙礼，说道：“适有工部督催皇木安主政和砖厂黄主政来拜，留坐了半日，方才去了。不然，也来的早。”说毕，让至大厅，上面设放两张桌席，让西门庆居左，其次就是西宾倪秀才。座间因叙话问道：“老先生尊号？”倪秀才道：“学生贱名倪鹏，字时远，号桂

岩，见在府庠备数，在我这东主夏老先生门下，设馆教习贤郎大先生举业。友道之间，实有多愧。”说话间，两个小优儿上来磕头，弹唱饮酒不题。

且说潘金莲从打发西门庆出来，直睡到晌午才爬起来。【旁批：一语写尽狂淫。】甫能起来，又懒待梳头。恐怕后边人说他，月娘请他吃饭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后晌才出房门，来到后边。月娘因西门庆不在，要听薛姑子讲说佛法，演颂金刚科仪。在明间内安放一张经桌儿，焚下香。薛姑子与王姑子两个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夹批：泄向缝中，岂不成趣。】立在两边，接念佛号。大妗子、杨姑娘、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和李桂姐众人，一个不少，都在跟前围着他坐的，听他演诵。先是，薛姑子道：

盖闻电光易灭，石火难消。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绝归源之路。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旁批：金莲辈死矣。】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旁批：西门死矣。】黄金白玉，空为祸患之资；红粉轻衣，总是尘劳之费。妻孥无百载之欢，黑暗有千重之苦。【旁批：六房俱虚，幻化亦假。】一朝枕上，命掩黄泉。青史扬虚假之名，黄土埋不坚之骨。【旁批：千古同慨。】田园百顷，其中被儿女争夺；绫锦千箱，死后无寸丝之分。青春未半，而白发来侵；贺者才闻，而吊者随至。苦，苦，苦！气化清风尘归土。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南无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佛法僧三宝。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王姑子道：“当时释迦牟尼佛，乃诸佛之祖，释教之主，如何出家？愿听演说。”薛姑子便唱《五供养》：

释迦佛，梵王子，舍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鹰鹊巢顶。只修的九龙吐水混金身，才成南无大乘大觉释迦尊。

王姑子又道：“释迦佛既听演说，当日观音菩萨如何修行，才有庄严百化化身，有大道力？愿听其说——”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见平安儿慌慌张张走来说道：【旁批：忽然撇去，笔力绝不由人。】“巡按宋爷差了两个快手、一个门子送礼来。”月娘慌了，说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

了，谁人打发他？”正说着，只见玳安儿回马来家，放进毡包来，说道：“不打紧，等我拿帖儿对爹说去。教姐夫且请那门子进来，管待他些酒饭儿着。”这玳安交下毡包，拿着帖子，骑马云飞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这般，说巡按宋老爷送礼来。西门庆看了帖子，上写着“鲜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纸四刀，小书一部”，下书“侍生宋乔年拜”。连忙吩咐：“到家交书童快拿我的官衔双摺手本回去，门子答赏他三两银子、两方手帕，抬盒的每人与他五钱。”玳安来家，到处寻书童儿，那里得来？急的只牛回磨转。陈敬济又不在，交傅伙计陪着人吃酒，玳安旋打后边讨了手帕、银子出来，又没人封，自家在柜上弥封停当，叫傅伙计写了，大小三包。因向平安儿道：“你就不知往那去了？”平安道：“头里姐夫在家时，他还在家来。落后姐夫往门外讨银子去了，他也不见了。”玳安道：“别要题，一定秫秫小厮在外边胡行乱走的，养老婆去了。”正在急喘之间，只见陈敬济与书童两个，叠骑骡子才来，被玳安骂了几句，教他写了官衔手本，打发送礼人去了。玳安道：“贼秫秫小厮，仰[才扉]着挣了合蓬着去。爹不在，家里不看，跟着人养老婆儿去了。爹又没使你和姐夫门外讨银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么！看我对爹说不说！”书童道：“你说不是，我怕你？你不说就是我的儿。”玳安道：“贼狗攘的秫秫小厮，你赌几个真个？”走向前，一个泼脚撇翻倒，两个就骨碌成一块了。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才罢了。说道：“我接爹去，等我来家和淫妇算帐。”骑马一直去了。【夹批：两写书童、玳安相骂，见二人同宠，而一春花一秋实也。】

月娘在后边，打发两个姑子吃了些茶食，又听他唱佛曲儿，宣念偈子。那潘金莲不住在旁先拉玉楼不动，又扯李瓶儿，又怕月娘说。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这里恁有[百可]划没是处的。”那李瓶儿方才同他出来。被月娘瞅了一眼，说道：“拔了萝卜地皮宽。【旁批：月娘已与金莲疏矣。】交他去了，省的他在这里跑兔子一般。原不是听佛法的人。”【夹批：敬济斗叶，又是如此上场，特与上文作对，盖此回是双关文字也。】

这潘金莲拉着李瓶儿走出仪门，因说道：“大姐姐好干这营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来了。都在那里围着他怎的？【夹批：月娘之恶，数语道尽。】咱们出来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里做甚么

哩。”于是一直走出大厅来。只见厢房内点着灯，大姐和敬济正在里面絮聒，说不见了银子。被金莲向窗棂上打了一下，说道：“后面不去听佛曲儿，两口子且在房里拌的甚么嘴儿？”陈敬济出来，看见二人，说道：“早是我没曾骂出来，原是五娘、六娘来了。请进来坐。”金莲道：“你好胆子，骂不是！”【夹批：针尖相对。】进来见大姐正在灯下纳鞋，说道：“这咱晚，热刺刺的，还纳鞋？”因问：“你两口子嚷的是些甚么？”陈敬济道：“你问他。爹使我门外讨银子去，他与了我三钱银子，就教我替他捎销金汗巾子来。不想到那里，袖子里摸银子没了，不曾捎得来。来家他说我那里养老婆，和我嚷骂了这一日，急的我赌身发咒。不想丫头扫地，地下拾起来。他把银子收了不与，还教我明日买汗巾子来。你二位老人家说，却是谁的不是？”那大姐便骂道：“贼囚根子，别要说嘴。你不养老婆，平白带了书童儿去做甚么？刚才教玳安甚么不骂出来！想必两个打伙儿养老婆去来。去到这咱晚才来，你讨的银子在那里？”金莲问道：“有了银子不曾？”大姐道：“刚才丫头扫地，拾起来，我拿着哩。”金莲道：“不打紧处。我与你些银子，明日也替我带两方销金汗巾子来。”李瓶儿便问：“姐夫，门外有，也捎几方儿与我。”敬济道：“门外手帕巷有名王家，专一发卖各色改样销金点翠手帕汗巾儿，随你要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么颜色，销甚花样，早说与我，明日都替你一齐带的来了。”李瓶儿道：“我要一方老黄销金点翠穿花凤的。”敬济道：“六娘，老金黄销上金不现。”李瓶儿道：“你别要管我。我还要一方银红绫销江牙海水嵌八宝儿的，又是一方闪色芝麻花销金的。”【夹批：总衬瓶儿为人。】敬济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样？”金莲道：“我没银子，只要两方儿够了。要一方玉色绫琐子地儿销金的。”敬济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么？”金莲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后有孝戴。”敬济道：“那一方要甚颜色？”金莲道：“那一方，我要娇滴滴紫葡萄颜色四川绫汗巾儿。上销金间点翠，十样锦，同心结，方胜地儿——一个方胜儿里面一对儿喜相逢，两边栏子儿，都是纓络珍珠碎八宝儿。”【旁批：与王婆所掏出之汗巾特特一对，下接二人得手也。】敬济听了，说道：“耶嚻，耶嚻！再没了？卖瓜子儿打开箱子打嚏喷——琐碎一大堆。”金莲道：“怪短命，有钱买了称心货，随各人心里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儿便向荷包里拿出一块银子儿，递与敬济，说：“连你五娘的都在里头了。”金莲摇着头儿说道：“等我与他罢。”李瓶儿道：“都一答交姐夫捎了来，那

又起个窖儿！”敬济道：“就是连五娘的，这银子还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称称，一两九钱。李瓶儿道：“剩下的就与大姑娘捎两方来。”大姐连忙道了万福。【夹批：又找上一回。】金莲道：“你六娘替大姐买了汗巾儿，把那三钱银子拿出来，你两口儿斗叶儿，赌了东道罢。少，便叫你六娘贴些儿出来，明日等你爹不在，买烧鸭子、白酒咱每吃。”敬济道：“既是五娘说，拿出来。”【夹批：此句却是写大姐。】大姐递与金莲，金莲交付与李瓶儿收着。拿出纸牌来，灯下大姐与敬济斗。金莲又在旁替大姐指点，登时赢了敬济三掉。忽听前边打门，西门庆来家，金莲与李瓶儿才回房去了。【夹批：写尽心事。】敬济出来迎接西门庆回了话，说徐四家银子，后日先送二百五十两来，余者出月交还。西门庆骂了几句，酒带半酣，也不到后边，迳往金莲房里来。正是：

自有内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开。



























## 第五十三回 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总批：至此回，方写金莲、敬济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卷棚内，且惊散之后，又用西门摸着。总写西门之疏略，而又描金莲之惊魂也。

月娘求子，盖正对“扫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怨愤，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讨，所以牢笼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总与西门无相关涉，写尽继室之假，而观后“撒泼”一回，则求子又明是挟制之媒。

写孝哥来历，却详细如此。一者见名分之正，不似瓶儿；二者欲为幻化地，不得不为薛姑子药地。

扫雪烹茶，由寒而渐暖也。因雪结胎，由热而归于冷也。且雪胎能无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结果之人出，而冤孽之人该算帐矣。又官哥，子虚转世也。孝哥，西门转世也。本性一回头，冤孽已不住。然则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书之本意也。

写王姑子念经者，又为月娘、薛姑子一映，见月娘误于雪而空，瓶儿迷于色而忘也。】

词曰：

小院闲阶玉砌，墙隈半簇兰芽。一庭萱草石榴花，多子宜男爱插。休使风吹雨打，老天好为藏遮。莫教变作杜鹃花，粉褪红销香罢。【旁批：直出幻化。】

——右调《应长天》

话说陈敬济与金莲不曾得手，怅快不题。单表西门庆赴黄、安二主事之席。乘着马，跟随着书童、玳安四五人，来到刘太监庄上。早有承局报知，黄、安二主事忙整衣冠，出来迎接。那刘太监是地主，也同来

相迎。西门庆下了马，刘太监一手挽了西门庆，笑道：“咱三个等候的好半日了，老丈却才到来。”西门庆答道：“蒙两位老先生见招，本该早来，实为家下有些小事，反劳老公公久待，望乞恕罪。”三个大打恭，进仪门来。让到厅上，西门庆先与黄主事作揖，次与安主事、刘太监都作了揖，四人分宾主而坐。第一位让西门庆坐了，第二就该刘太监坐。刘太监再四不肯，道：“咱忝是房主，还该两位老先生，是远客。”安主事道：“定是老先儿。”西门庆道：“若是序齿，还该刘公公。”刘太监推却不过，向黄、安两主事道：“斗胆占了。”便坐了第二位。黄、安二主事坐了主席。一班小优儿上来磕了头，左右献过茶，当值的就递上酒来。黄、安二主事起身安席坐下。小优儿拿檀板、琵琶、弦索、箫管上来，合定腔调，细细唱了一套《宜春令》“青阳候烟雨淋”。【旁批：又为孝哥结胎。】唱毕，【夹批：为瓶儿病也。】刘太监举杯劝众官饮酒。安主事道：“这一套曲儿，做的清丽无比，定是一个绝代才子。况唱的声音嘹亮，响遏行云，却不是个双绝了么！”西门庆道：“那个也不当奇，今日有黄、安二位做了贤主，刘公公做了地主，这才是难得哩！”黄主事笑道：“也不为奇。刘公公是出入紫禁，日覲龙颜，可不是贵臣？西门老丈，堆金积玉，仿佛陶朱，可不是富人？富贵双美，这才是奇哩！”四个人哈哈大笑。当值的斟上酒来，又饮了一回。小优儿又拿碧玉洞箫，吹得悠悠咽咽，和着板眼，唱一套《沽美酒》“桃花溪，杨柳腰”的时曲。【旁批：又照管敬济、金莲。】唱毕，众客又赞了一番，欢乐饮酒不题。

且说陈敬济因与金莲不曾得手，耐不住满身欲火。见西门庆吃酒到晚还未来家，依旧闪入卷棚后面，探头探脑张看。【旁批：受苗青赃在此。】原来金莲被敬济鬼混了一场，也十分难熬，正在无人处手托香腮，沉吟思想。不料敬济三不知走来，黑影子里看见了，恨不的一碗水咽将下去。就大着胆，悄悄走到背后，将金莲双手抱住，便亲了个嘴，说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三儿那冤儿打开了，几乎把我急杀了。”金莲不提防，吃了一吓。回头看见是敬济，心中又惊又喜，便骂道：“贼短命，闪了我一闪，快放手，有人来撞见怎了！”敬济那里肯放，便用手去解他裤带。金莲犹半推半就，早被敬济一扯扯断了。金莲故意失惊道：“怪贼囚，好大胆！就这等容容易易要奈何小文母！”【旁批：然则如何，不容易又如何？】敬济再三央求道：【旁批：为奈何

哉！】“我那前世的亲娘，要敬济的心肝煮汤吃，我也肯割出来。没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济口里说着，腰下那话已是硬帮帮的露出来，朝着金莲单裙只顾乱插。金莲桃颊红潮，情动久了。初还假做不肯，及被敬济累垂敖曹触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济便趁势一手掀开金莲裙子，尽力往内一插，不觉没头露脑。原来金莲被缠了一回，臊水湿漉漉的，因此不费力送进了。两个紧傍在红栏干上，任意抽送，敬济还嫌不得到根，教金莲倒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个不亦乐乎！”金莲恐散了头发，又怕人来，推道：“今番且将就些，后次再得相聚，凭你便了。”一个“达达”连声，一个“亲亲”不住，厮併了半个时辰。只听得隔墙外簌簌的响，又有人说话，两个一哄而散。

敬济云情未已，金莲雨意方浓。却是书童、玳安拿着冠带拜匣，都醉醺醺的嚷进门来。月娘听见，知道是西门庆来家，忙差小玉出来看。书童、玳安道：“爹随后就到了。我两人怕晚了，先来了。”不多时，西门庆下马进门，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里来。搂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进房，应二十三壬子日服药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别房里去罢。”西门庆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罢，别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来罢。”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经还未净。【旁批：结胎分明。】谁嫌你？明晚来罢。”西门庆就往潘金莲房里去了。金莲正与敬济不尽兴回房，眠在炕上，一见西门庆进来，忙起来笑迎道：“今日吃酒，这咱时才来家。”西门庆也不答应，一手搂将过来，连亲了几个嘴，一手就下边一摸，摸着他牝户，道：“怪小淫妇儿，你想着谁来？兀那话湿搭搭的。”金莲自觉心虚，也不做声。只笑推开了西门庆，向后边澡牝去了。【夹批：能使敬济文字在西门处结，是大奇大奇。】当晚与西门庆云情雨意，不消说得。

且表吴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毕，就教小玉摆着香桌，上边放着宝炉，烧起名香，又放上《白衣观音经》一卷。月娘向西皈依礼拜，拈香毕，将经展开，念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圆满。然后箱内取出丸药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祷告道：“我吴氏上靠皇天，下赖薛师父、王师父这药，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毕，小玉烫的热酒，倾在盏内。月娘接过酒盏，一手取药调匀，西向跪倒，先将丸药咽下，又取末药也服了，喉咙内微觉有些腥

气。月娘迸着气一口呷下，【夹批：孝哥如此得来。】又拜了四拜。当日不出房，只在房里坐的。

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起身，就叫书童写谢宴帖，往黄、安二主事家谢宴。书童去了，就是应伯爵来到。西门庆出来，应伯爵作了揖，说道：“哥，昨在刘太监家吃酒，几时来家？”西门庆道：“承两公十分相爱，灌了好几杯酒，归路又远，更余来家。已是醉了，这咱才起身。”玳安捧出早饭，西门庆正和伯爵同吃，又报黄主事、安主事来拜。西门庆整衣冠，教收过家活出迎。应伯爵忙回避了。黄、安二主事一齐下轿。进门厮见毕，三人坐下，一面捧出茶来吃了。黄、安二主事道：“夜来有褻，”西门庆道：“多感厚情，正要叩谢两位老先生，如何反劳台驾先施！”安主事道：“昨晚老先生还未尽兴，为何就别了？”西门庆道：“晚生已大醉了。临起身，又被刘公公灌上十数杯葡萄酒，在马上就要呕，耐得到家，睡到今日还有些不醒哩。”笑了一番，又吃过三杯茶，说些闲话，作别去了。应伯爵也推事故家去。西门庆回进后边吃了饭，就坐轿答拜黄、安二主事去。又写两个红礼帖，吩咐玳安备办两副下程，赶到他家面送。当日无话。

西门庆来家，吴月娘打点床帐，等候进房。西门庆进了房，月娘就教小玉整设肴馔，烫酒上来，两人促膝而坐。西门庆道：“我昨夜有了杯酒，你便不肯留我，又假推甚么身子不好，这咱捣鬼！”月娘道，“这不是捣鬼，果然有些不好。难道夫妻之间恁地疑心？”西门庆吃了十数杯酒，又吃了些鲜鱼鸭腊，便不吃了，月娘交收过了。小玉熏的被窝香喷喷的，两个洗澡已毕，脱衣上床。枕上绸缪，被中缱绻，言不可尽。这也是吴月娘该有喜事，恰遇月经转，两下似水如鱼，便得了子了。

【夹批：孝哥如此结胎。】正是：

花有并头莲并蒂，带宜同挽结同心。

次日，西门庆起身梳洗，月娘备有羊羔美酒、鸡子腰子补肾之物，与他吃了，打发进衙门去。西门庆衙门散了回来，就进李瓶儿房看哥儿。【夹批：按写官哥幻化者出，孽自难存。】李瓶儿抱着孩子向西门庆道：“前日我有些心愿未曾了。这两日身子有些不好，坐净桶时，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愿，【旁批：孽机发，动悔念矣。】你

又忙碌碌的，不得个闲空。”西门庆道：“你既要了愿时，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来，与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吩咐接王姑子。玳安应诺去了。

书童又报：“常二叔和应二爹来到。”【夹批：已为借银伏线。】西门庆便出迎厮见。应伯爵道：“前日谢子纯在这里吃酒，我说的黄四、李三的那事，哥应付了他罢。”西门庆道：“我那里有银子？”应伯爵道：“哥前日已是许下了，如何又变了卦？哥不要瞒我，等地财主，说个无银出来？随分凑些与他罢。”西门庆不答应他，只顾呆了脸看常峙节。【夹批：写心事，盖西门庆尚不知局也。】常峙节道：“连日不曾来，哥，小哥儿长养么？”西门庆道：“生受注念，却才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去请王姑子来家做些好事。”应伯爵道：“但凡人家富贵，专待子孙掌管。养得来时，须要十分保护。譬如种五谷的，初长时也得时时灌溉，才望个秋收。小哥儿万金之躯，是个掌中珠，又比别不同。小儿郎三岁有关，六岁有厄，九岁有煞，又有出痧出痘等症。哥，不是我口直，论起哥儿，自然该与他做些好事，广种福田。若是嫂子有甚愿心，正宜及早了当，管情交哥儿无灾无害好养。”说话间，只见玳安来回话道：“王姑子不在庵里，到王尚书府中去了。小的又到王尚书府中找寻他，半日才得出来。与他说了，便来了。”西门庆听罢，依旧和伯爵、常峙节说话儿，一处坐地，书童拿些茶来吃了。伯爵因开言道：“小弟蒙哥哥厚爱，一向因寒家房子窄隘，不敢简褻，多有疏失。【旁批：因西门呆脸之故，便忽然相请，小人可畏。】今日禀明了哥，若明后日得空，望哥同常二哥出门外花园里顽耍一日，少尽兄弟孝顺之心。”常峙节从旁赞道：“应二哥一片献芹之心，哥自然鉴纳，决没有见却的理。”西门庆道：“若论明日，到没事，只不该生受。”伯爵道：“小弟在宅里，筷子也不知吃了多少下去，今日一杯水酒，当的甚么。”西门庆道：“既如此，我便不往别处去了。”伯爵道：“只是还有一件——小优儿，小弟便叫了。但郊外去，必须得两个唱的去，方有兴趣。”西门庆道：“这不打紧，我叫人去叫了吴银儿与韩金钊儿就是了。”伯爵道：“如此可知好哩。只是又要哥费心，不当。”西门庆一面就叫琴童，吩咐去叫吴银儿、韩金钊儿，明日早往门外花园内唱。琴童应诺去了。

不多时，王姑子来到厅上，见西门庆道个问讯：“动问施主，今日

见召，不知有何吩咐？老身因王尚书府中有些小事去了，不得便来，方才得脱身。”西门庆道：“因前日养官哥许下些愿心，一向忙碌碌，未曾完得。托赖皇天保护，日渐长大。我第一来要酬报佛恩，第二来要消灾延寿，【夹批：二要字写尽愚人。】因此请师父来商议。”王姑子道：“小哥儿万金之躯，全凭佛力保护。老爹不知道，我们佛经上说，人中生有夜叉罗刹，常喜啖人，令人无子，伤胎夺命，皆是诸恶鬼所为。【夹批：又映官哥。】如今小哥儿要做好事，定是看经念佛，其余都不是路了。”西门庆便问做甚功德好，王姑子道：“先拜卷《药师经》，待回向后，再印造两部《陀罗经》，极有功德。”西门庆问道：“不知几时起经？”王姑子道：“明日到是好日，【旁批：今日或者不及矣。】就我庵中完愿罢。”西门庆点着头道：“依你，依你。”王姑子说毕，就往后边，见吴月娘和六房姊妹都在李瓶儿房里。王姑子各打了问讯。月娘便道：“今日央你做好事保护官哥，你几时起经头？”王姑子道：“来日黄道吉日，就我庵里起经。”小玉拿茶来吃了。李瓶儿因对王姑子道：“师父，我还有句话，一发央及你。”王姑子道：“你老人家有甚话，但说不妨。”李瓶儿道：“自从有了孩子，身子便有些不好。明日疏意里边，带通一句何如？行的去，我另谢你。”【夹批：愚。】王姑子道：“这也何难。且待写疏的时节，一发写上就是了。”正是：

祸因恶积非无种，福自天来定有根。

















##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旦 苗员外一诺送歌童

【总批：此回方正写太师之恶与趋奉之耻，为世人一哭也。写桂姐假女之事方完，而西门假子之事乃出，递映丑绝。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恶于太师之假子，而作此以丑其人，下同娼妓之流也。文笔亦太刻矣。

于见太师时夹写一苗员外，一时便写为假子者，千百不止也。总是丑诋之辞。必云扬州苗员外，所以刺西门之心也。

赠歌童者，所重在春鸿、春燕四字也。言你正在胜时，岂知秋去春采，又有别人家一番豪华。旧日韶光易老，甚勿昧昧，及早回头，犹恐不及也。乃西门不悟，必至死而方休，为后人之所深悲，比比然也，又不特西门一人而已。

写富贵必写至相府之富贵，方使西门等员外家，市井气不言而出。

送鸿迎燕，必接写在“隔花”一戏之后，正见上回为透露冷字消息，此乃用送鸿迎燕四字，以点其晴，示炎热有限，繁华不久也。】

词曰：

师表方眷遇，鱼水君臣，须信从来少。宝运当千，佳辰余五，嵩岳诞生元老。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庙。愿岁岁共祝眉寿，寿比山高。

——右调《喜迁莺后》

却说任医官看了脉息，依旧到厅上坐下。西门庆便开言道：“不知这病症端的何如？”任医官道：“夫人这病，原是产后不慎调理，【夹批：此处方讲脉理。】因此得来。目下恶路不净，面带黄色，饮食也没些要紧，走动便觉烦劳。依学生愚见，还该谨慎保重。如今夫人两手脉息虚而不实，按之散大。这病症都只为火炎肝腑，土虚木旺，虚血妄行。若今番不治，后边一发了不的。”说毕，西门庆道：“如今该用甚药才好？”任医官道：“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药——黄柏、知母为君，其余再

加减些，吃下看住，就好了。”西门庆听了，就叫书童封了一两银子，送任医官做药本，任医官作谢去了。不一时，送将药来，李瓶儿屋里煎服，不在话下。

且说西门庆送了任医官去，回来与应伯爵说话。伯爵因说：“今日早晨，李三、黄四走来，说他这宗香银子急的紧，再三央我来求哥。好歹哥看我面，接济他这一步儿罢。”西门庆道：“既是这般急，我也只得依你了。你叫他明日来兑了去罢。”一面让伯爵到小卷棚内，留他吃饭。伯爵因问：“李桂儿还在这里住着哩？东京去的也该来了。”【夹批：一语紧接。】西门庆道：“正是，我紧等着还要打发他往扬州去，恐怕也只在早晚到也。”说毕，吃了饭，伯爵别去。到次日，西门庆衙门中回来，伯爵早已同李智、黄四坐在厅上等。见西门庆回来，都慌忙过来见了。西门庆进去换了衣服，就问月娘取出徐家讨的二百五十两银子，又添兑了二百五十两，叫陈敬济拿了，同到厅上，兑与李三、黄四。因说道：“我没银子，因应二哥再三来说，只得凑与你。——我却是就要的。”李三道：“蒙老爹接济，怎敢迟延！如今关出这批银子，一分也不敢动，就都送了来，”于是兑收明，千恩万谢去了。伯爵也就要去，【夹批：十两发故也。】被西门庆留下。

正坐的说话，只见平安儿进来报说：“来保东京回来了。”伯爵道：“我昨日就说也该来了。”不一时，来保进到厅上，与西门庆磕了头。西门庆便问：“你见翟爹么？李桂姐事情怎样了？”来保道：“小的亲见翟爹。翟爹见了爹的书，随即叫长班拿帖儿与朱太尉去说，小的也跟了去。朱太尉亲吩咐说：‘既是太师府中分上，就该都放了。因是六黄太尉送的，难以回他，如乃未到者，俱免提；已拿到的，且监些时。他内官性儿，有头没尾。等他性儿坦些，也都从轻处就是了。’”伯爵道：“这等说，连齐香儿也免提了？——造化了这小淫妇儿了！”来保道：“就是祝爹他每，也只好打几下罢了。罪，料是没了。”一面取出翟管家书递上。西门庆看了说道：“老孙与祝麻子，做梦也不晓的是我这里人情。”【夹批：十兄弟不如一妓。】伯爵道：“哥，你也只当积阴鹭罢了。”来保又说：“翟爹见小的去，好不欢喜，问爹明日可与老爷去上寿？小的不好回说不去，只得答应：‘敢要来也。’翟爹说：‘来走走也好，我也要与你爹会一会哩。’”西门庆道：“我到也不曾打点自去。既

是这等说，只得要去走遭了。”因吩咐来保：“你辛苦了，且到后面吃些酒饭，歇息歇息。迟一两日，还要赶到扬州去哩。”来保应诺去了。西门庆就要进去与李桂姐说知，向伯爵道：“你坐着，我就来。”伯爵也要去寻李三、黄四，乘机说道：“我且去着，再来罢。”一面别去。

西门庆来到月娘房里，李桂姐已知道信了，忙走来与西门庆、月娘磕头，谢道：“难得爹娘费心，救了我这一场大祸。拿甚么补报爹娘！”月娘道：“你既在咱家恁一场，有些事儿，不与你处处，却为着甚么来？”桂姐道：“俺便赖爹娘可怜救了，只造化齐香儿那小淫妇儿，他甚相干？连他都饶了。他家赚钱赚钞，带累俺们受惊怕，俺每倒还只当替他说了个大人情，不该饶他才好！”【夹批：已不自认情矣。】西门庆笑道：“真造化了这小淫妇儿了。”说了一回，桂姐便要辞了家去，道：“我家妈还不知道这信哩，我家去说声，免得他记挂，再同妈来与爹娘磕头罢。”西门庆道：“也罢，我不留你，你且家去说声着。”月娘道：“桂姐，你吃了饭去。”桂姐道：“娘，我不吃饭了。”一面又拜辞西门庆与月娘众人。临去，西门庆说道：“事便完了，你今后，这王三官儿也少招揽他了。”【旁批：如画。】【夹批：心事。】桂姐道：“爹说的是甚么话，还招揽他哩！再要招揽他，就把身子烂化了。就是前日，也不是我招揽他。”月娘道：“不招揽他就是了，又平白说誓怎的？”【夹批：映月娘。】一面叫轿子，打发桂姐去了。西门庆因告月娘说要上东京之事。月娘道：“既要去，须要早打点，省得临时促忙促急。”西门庆道：“蟒袍锦绣、金花宝贝，上寿礼物，俱已完备，倒只是我的行李不曾整备。”月娘道：“行李不打紧。”西门庆说毕，就到前边看李瓶儿去了。到次日，坐在卷棚内，叫了陈敬济来，看着写了蔡御史的书，交与来保，又与了他盘缠，叫他明日起早赶往扬州去，不题。

倏忽过了数日，看看与蔡太师寿诞将近，只得择了吉日，吩咐琴童、玳安、书童、画童四个小厮跟随，各各收拾行李。【夹批：不漏。】月娘同玉楼、金莲众人，【夹批：瓶儿病矣。】将各色礼物并冠带衣服应用之物，共装了二十余扛。头一日晚夕，妻妾众人摆设酒肴和西门庆送行。吃完酒，就进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仰经过驿递起夫马迎送。各各停当，然后进李瓶儿房里来，看了官哥儿，与李瓶儿说道：“你好好调理。要药，

叫人去问任医官讨。我不久便来家看你。”那李瓶儿阁着泪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厅来，和月娘、玉楼、金莲打伙儿送了出大门。西门庆乘了凉轿，【旁批：是六月。】四个小厮骑了头口，望东京进发。迤迤行来，免不得朝登紫陌，夜宿邮亭，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相遇的无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扛不计其数。【夹批：写太师。】约行了十来日，早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那时天色将晚，赶到龙德街牌楼底下，就投翟家屋里去住歇。

那翟管家闻知西门庆到了，忙出来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门庆叫玳安将行李一一交盘进翟家来。翟谦交府干收了，就摆酒和西门庆洗尘。不一时，只见剔犀官桌上，摆上珍羞美味来，只好没有龙肝凤髓罢了，其余般般俱有，便是蔡太师自家受用，也不过如此。当值的拿上酒来，翟谦先滴了天，然后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也回敬了。两人坐下，糖果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递将上来。【夹批：为太师一衬。】酒过两巡，西门庆便对翟谦道：“学生此来，单为与老太师庆寿，聊备些微礼孝顺太师，想不见却。只是学生久有一片仰高之心，欲求亲家预先禀过：但得能拜在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便也不枉了人生一世。不知可以启口么？”【旁批：用笔刻甚，令此辈何处生活？】翟谦道：“这个有何难哉！我们主人虽是朝廷大臣，却也极好奉承。今日见了这般盛礼，不惟拜做干子，定然允从，自然还要升选官爵。”西门庆听说，不胜之喜。饮够多时，西门庆便推不吃酒了。翟管家道：“再请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门庆道：“明日有正经事，不敢多饮。”再四相劝，只又吃了一杯。

翟管家赏了随从人酒食，就请西门庆到后边书房里安歇。排下暖床绡帐，银钩锦被，香喷喷的。一班小厮扶侍西门庆脱衣上床。独宿——西门庆一生不惯，那一晚好难捱过。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门户重重掩着。直挨到巳牌时分，才有个人把钥匙一路开将出来。【夹批：又衬太师。】随后才是小厮拿手巾香汤进书房来。西门庆梳洗完毕，只见翟管家出来和西门庆厮见，坐下。当值的就托出一个朱红盒子来，里边有三十来样美味，一把银壶斟上酒来吃早饭。翟谦道：“请用过早饭，学生先进府去和主翁说知，然后亲家搬礼物进来。”西门庆道：“多劳费心！”酒过数杯，就拿早饭来吃了，收过家活。翟管家道：“且权坐

一回，学生进府去便来。”

翟谦去不多时，就忙来家，向西门庆说：“老爷正在书房梳洗，外边满朝文武官员都伺候拜寿，未得厮见哩。学生已对老爷说过了，如今先进去拜贺罢，省的住回人杂。学生先去奉候，亲家就来罢了。”说毕去了。西门庆不胜欢喜。便教跟随人拉同翟家几个伴当，先把那二十扛金银缎匹抬到太师府前，一行人应声去了。西门庆即冠带，乘了轿来。只见乱哄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员来上寿的。西门庆远远望见一个官员，也乘着轿进龙德坊来。西门庆仔细一看，却认的是故人扬州苗员外。不想那苗员外也望见西门庆，两个同下轿作揖，叙说寒温。原来这苗员外也是个财主，【夹批：一个也是。】他身上也现做着散官之职，【夹批：二个也做。】向来结交在蔡太师门下，那时也来上寿，【夹批：三个也来。】恰遇了故人。当下，两个忙匆匆路次话了几句，问了寓处，分手而别。【夹批：百忙插入。】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但见：

堂开绿野，阁起凌烟。门前宽绰堪旋马，阙阙嵬峨好竖旗。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左右活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死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室挂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门迎珠履三千，白日间尽皆名士。【夹批：骂尽名士。】九州四海，大小官员，都来庆贺；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

西门庆恭身进了大门，翟管家接着，只见中门关着不开，官员都打从角门而入。西门庆便问：“为何今日大事，却不开中门？”【夹批：草气。】翟管家道：“中门曾经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走。”西门庆和翟谦进了几重门，门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儿也不混乱。【旁批：是西门眼中。】

见了翟谦，一个个都欠身问管家：“从何处来？”翟管家答道：“舍亲打山东来拜寿老爷的。”说罢，又走过几座门，转几个弯，无非是画栋雕梁，金张甲第。隐隐听见鼓乐之声，【旁批：是西门耳中。】如在天上一般。西门庆又问道：“这里民居隔绝，那里来的鼓乐喧嚷？”【夹批：草气。】翟管家道：“这是老爷教的女乐，一班二十四人，都晓得天魔舞、霓裳舞、观音舞。但凡老爷早膳、中饭、夜宴，都是奏的。如

今想是早膳了。”西门庆听言未了，又鼻子里觉得异香馥馥，乐声一发近了。【旁批：是西门鼻中。】翟管家道：“这里与老爷书房相近了，脚步儿放松些。”【旁批：是西门脚步。】【夹批：西门气象如活。】

转个回廊，只见一座大厅，如宝殿仙宫。厅前仙鹤、孔雀种种珍禽，又有那琼花、昙花、佛桑花，四时不谢，开的闪闪烁烁，应接不暇。【旁批：未见惯人，确有如此。】西门庆还未敢闯进，交翟管家先进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旁批：大力宏才，方能写出。】只见堂上虎皮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红蟒衣的，是太师了。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夹批：比六房何如。】一个个都是宫样妆束，执巾执扇，捧拥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边。西门庆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师也起身，就绒单上回了个礼。——这是初相见了。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师耳边，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西门庆理会的是那话了，【旁批：妙绝。】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师便不答礼。——这四拜是认干爷，因此受了。西门庆开言便以父子称呼道：“孩儿没恁孝顺爷爷，今日华诞，特备的几件菲仪，聊表千里鹅毛之意。愿老爷寿比南山。”蔡太师道：“这怎的生受！”便请坐下。当值的拿了把椅子上来，西门庆朝上作了个揖道：“告坐了。”就西边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门来，【旁批：如画。】叫抬礼物的都进来。须臾，二十扛礼物摆列在阶下。揭开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礼目：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另外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贽见礼。蔡太师看了礼目，又瞧见抬上二十来扛，心下十分欢喜，说了声“多谢！”便叫翟管家收进库房去了。一面吩咐摆酒款待。西门庆因见他忙冲冲，就起身辞蔡太师。太师道：“既如此，下午早早来罢。”西门庆又作个揖，起身出来。蔡太师送了几步，便不送了。西门庆依旧和翟管家同出府来。翟管家府内有事，也作别进去。

西门庆竟回到翟家来，脱下冠带，已整下午饭，吃了一顿。回到书房，打了个盹，【夹批：写尽适才一片精神迎合之处。】恰好蔡太师差舍人邀请赴席，西门庆谢了些扇金，着先去了。即便重整冠带，又叫玳安封下许多赏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随着四个小厮，复乘轿望太师府

来。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各请酒。自次日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到十分欢喜，因此就是正日独独请他一个。见西门庆到了，忙走出轩下相迎。西门庆再四谦逊，让：“爷爷先行。”自家屈着背，轻轻跨入槛内，蔡太师道：“远劳驾从，又损隆仪。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门庆道：“孩儿戴天履地，全赖爷爷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怀！”两个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夹批：不谓起先层层写来的一个太师，却如此抹却。】二十四个美女，一齐奏乐，府干当值的斟上酒来。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力辞不敢，只领的一盏，立饮而尽，随即坐了桌席。西门庆叫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上一杯，满满走到蔡太师席前，双膝跪下道：“愿爷爷千岁！”蔡太师满面欢喜道：“孩儿起来。”接过便饮个完。西门庆才起身，依旧坐下。那时相府华筵，珍奇万状，都不必说。西门庆直饮到黄昏时候，拿赏封赏了诸执役人，才作谢告别道：“爷爷贵冗，孩儿就此叩谢，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出了府门，仍到翟家安歇。

次日，要拜苗员外，着玳安跟寻了一日，却在皇城后李太监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报了，苗员外来出迎道：“学生正想个知心朋友讲讲，恰好来得凑巧。”就留西门庆筵宴。西门庆推却不过，只得便住了。当下山肴海错不记其数。又有两个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顿开喉音，唱几套曲儿。西门庆指着玳安、琴童向苗员外说道：“这班蠢材，只会吃酒饭，怎地比的那两个！”苗员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爱时，就送上也何难！”西门庆谦谢不敢夺人之好。饮到更深，别了苗员外，依旧来翟家歇。那几日内相府管事的，各各请酒，留连了八九日。西门庆归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叙姻亲，极其眷恋。【夹批：不漏。】次日早起辞别，望山东而行。一路水宿风餐，不在话下。

且说月娘家中，自从西门庆往东京庆寿，姊妹每望眼巴巴，各自在屋里做些针指，通不出来闲耍。只有潘金莲打扮的如花似玉，乔模乔样，在丫鬟伙里，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说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没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顾人看见，只想着与陈敬济勾搭。每日只在花园

雪洞内趑来趑去，指望一时凑巧。敬济也一心想着妇人，不时进来寻撞，撞见无人便调戏，亲嘴咂舌做一处，只恨人多眼多，不能尽情欢会。【眉批：此处又将二人一写，映后文放胆，皆由月娘不能谨之于始耳。】正是：

虽然未入巫山梦，却得时逢洛水神。

一日，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同一处坐地，只见玳安慌慌跑进门来，见月娘众人磕了头，报道：“爹回来了。”月娘便问：“如今在那里？”玳安道：“小的一路骑头口，拿着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这时节，也差不上二十里远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饭没有？”玳安道：“从早上吃来，却不曾吃中饭。”月娘便吩咐整饭伺候，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伙儿到厅上迎接。正是：

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时燕燕忙。

妻妾每在厅上等候多时，西门庆方到门前下轿了，众妻妾一齐相迎进去。西门庆先和月娘厮见毕，然后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依次见了，各叙寒温。落后，书童、琴童、画童也来磕了头，自去厨下吃饭。西门庆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师厚情请酒并与内相日日吃酒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夹批：比齐人何如？】因问李瓶儿：“孩子这几时好么？你身子吃的任医官药，有些应验么？我虽则往东京，一心只吊不下家里。”李瓶儿道：“孩子也没甚事，我身子吃药后，略觉好些。”月娘一面收好行李及蔡太师送的下程，【旁批：珍重如此。】一面做饭与西门庆吃。到晚又设酒和西门庆接风。西门庆晚夕就在月娘房里歇了。两个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欢爱之情，俱不必说。

次日，陈敬济和大姐也来见了，说了些店里的帐目。【夹批：不漏。】应伯爵和常峙节打听的来家，都来探望。西门庆出来相见毕，两个一齐说：“哥一路辛苦。”西门庆便把东京富丽的事情及太师管待情分，备细说了一遍。两人只顾称羨不已。当日，西门庆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峙节临起身向西门庆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可照顾么？”说着，只是低了脸，半含半吐。西门庆道：“但说不妨。”常峙节道：“实为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寻间房子安身，却没有银子。因此要

求哥周济些儿，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钱送还哥。”西门庆道：“相处中说甚利钱！只我如今忙忙的，那讨银子？且待韩伙计货船来家，自有个处。”说罢，常峙节、应伯爵作谢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苗员外自与西门庆相会，在酒席上把两个歌童许下。不想西门庆归心如箭，不曾别的他，竟自归来。苗员外还道西门庆在京，差伴道来翟家问，才晓得西门庆家去了。苗员外自想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既许了他，怎么失信！”于是叫过两个歌童吩咐道：“我前日请山东西门大官人，曾把你两个许下他。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你们早收拾行李。”那两个歌童一齐跪告道：“小的每伏侍的员外多年，员外不知费尽多少心力，教的俺每这些南曲，却不留下自家欢乐，怎地到送与别人？”说罢，扑簌簌掉下泪来。那员外也觉惨然不乐，说道：“你也说的是，咱何苦定要送人？只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那孔圣人说的话怎么违得！【夹批：也知孔圣人违不得。】如今也由不得你了，待咱修书一封，差人送你去，教他好生看觑你就是了。”两个歌童违拗不过，只得应诺起来。苗员外就叫那门管先生写着一封书信，写那相送歌童之意。又写个礼单儿，把些尺头书帕封了，差家人苗实赍书，护送两个歌童往西门庆家来。两个歌童洒泪辞谢了员外，翻身上马，迤迤同望山东大道而来。有日到了清河县，三人下马访问，一直迳到县牌坊西门庆家府里投下。

却说西门庆自从东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礼的，请酒的，日日三朋四友，以此竟不曾到衙门里去。那日稍闲无事，才到衙门里升堂画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同夏提刑一一审问一番。审问了半日，公事毕，方乘了一乘凉轿，几个牢子喝道，簇拥来家。只见那苗实与两个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门庆的轿子，随到前厅，跪下禀说：“小的是扬州苗员外有书拜候老爹。”随将书并礼物呈上。西门庆连忙说道：“请起来。”一面打开副启，细细看了。见是送他歌童，心下喜之不胜，说道：“我与你员外意外相逢，不想就蒙你员外情投意合。酒后一言，就果然相赠，又不惮千里送来。你员外真可谓千金一诺矣。难得，难得！”两个歌童从新走过，又磕了四个头，说道：“员外着小的们伏侍老爹，万求老爹青目！”西门庆道：“你起来，我自然重用。”一面叫摆酒饭，管待苗实并两个歌童；一面整办厚礼——绫罗细软，修书答谢员

外；一面就叫两个歌童，在于书房伺候。不想，韩道国老婆王六儿，因见西门庆事忙，要时常通个信儿，没人往来，算计将他兄弟王经——才十五六岁，也生得清秀——送来伏侍西门庆，也是这日进门。【夹批：又照管王六儿。】西门庆一例收下，也叫在书房中伺候。

西门庆正在厅上分拨，应伯爵走来。西门庆与他说知苗员外送歌童之事，就叫玳安里面讨出酒菜儿来，留他坐，就叫两个歌童来唱南曲。那两个歌童走近席前，并足而立，手执檀板，唱了一套《新水令》“小园昨夜放江梅”，【夹批：盖送鸿迎燕乃春时，而春梅已欲放矣。西门韶华将尽，守备府中春色将来矣。此文字大过接处。】果然是响遏行云，调成白雪。伯爵听了，欢喜的打跌，赞说道：“哥的大福，偏有这些妙人儿送将来。也难为这苗员外好情。”西门庆道：“我少不得寻重礼答他。”一面又与这歌童起了两个名：一个叫春鸿，一个叫春燕。又叫他唱了几个小词儿，二人吃一回酒，伯爵方才别去。正是：

风花弄影新莺啭，俱是筵前歌舞人。













## 第五十七回 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总批：此回单为永福寺作地。何则？永福寺，金、瓶、梅归根之所。不写为守备香火，则金莲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来此。使止写守备香火，而西门无因，不几无因，而果顾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喜舍，总为后文众人俱归于此也。

如瓶儿死于梵僧药，而药由永福寺。金莲、敬济葬于寺中，春梅逢月娘于寺内，而玉楼又因永福寺见李衙内。是众人齐归于此，实同散于此也。安得不特特写一重修之千金，出于西门氏乎！

接写二尼印经，相映成趣。见不反本笃家，重伦好礼，虽千金之施，何益身命？止足为败亡之因。且岂但千金无益，即再舍些，亦不过如此而已，点醒世人无限。笑回嗔，盖顺笔照管金莲、敬济初得手情事，又点明不能放胆，以为西门死后地步也。文字点染之妙如此。

写金莲、敬济情事，早于永福寺化缘之后，见金莲不知死也。】

诗曰：

野寺根石壁，诸龕遍崔巍。

前佛不复辨，百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尘埃。

如闻龙象泣，足令信者哀。

公为领兵徒，咄嗟檀施开。

吾知多罗树，却倚莲花台。

诸天必欢喜，鬼物无嫌猜。【旁批：小玉眼中俱出。】

话说那山东东平府地方，向来有个永福禅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

年，开山是那万回老祖。怎么叫做万回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时节，才七八岁，有个哥儿从军边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儿，时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问母亲，说道：“娘，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尽挨得过，为何时时掉下泪来？娘，你说与咱，咱也好分忧的。”【旁批：二句哭尽天下父母。】老娘就说：“小孩子，你那里知道。自从你老头儿去世，你大哥儿到边上去做了长官，四五年，信儿也没一个。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说着，又哭起来。那孩子说：“早是这等，有何难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早晚间走去抓寻哥儿，讨个信来，回复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头哭，一头笑起来，说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辽东地面，去此万余里，就是好汉子，也走四五个月才到哩，你孩儿家怎么去的？”那孩子就说：“嘎，若是果在辽东，也终不在个天上，我去寻哥儿就回也。”只见他把鞞鞋儿系好了，把直掇儿整一整，望着婆儿拜个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应，追之不及，愈添愁闷。也有邻舍街坊、婆儿妇女前来解劝，说道：“孩儿小，怎去的远？早晚间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两眶眼泪，闷闷坐的。看看红日西沉，那婆婆探头探脑向外张望，只见远远黑魑魑影儿里，有一个小的儿来也。那婆婆就说：“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小的儿子来了，也不枉了俺修斋吃素的念头。”只见那万回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说：“娘，你还未睡哩？咱已到辽东抓寻哥儿，讨的平安家信来也。”婆婆笑道：“孩儿，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吊慌哄着老娘。那有一万里路程朝暮往还的？”孩儿道：“娘，你不信么？”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儿手笔。又取出一件汗衫，带回浆洗，也是婆婆亲手缝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动了街坊，叫做“万回”。日后舍俗出家，就叫做“万回长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广大。曾在后赵皇帝石虎跟前，吞下两升铁针，又在梁武皇殿下，在头顶上取出舍利三颗。因此敕建永福禅寺，【夹批：特为永福寺一描，众人将散矣。】做万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费了多少钱粮。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圣主尊隆圣泽深。

不想岁月如梭，时移事改。那万回老祖归天圆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们，一个个多化去了。只有几个惫赖和尚，养老婆，吃烧酒，甚

事儿不弄出来！不消几日儿，把袈裟也当了，钟儿、磬儿都典了，殿上椽儿、砖儿、瓦儿换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风刮，佛像儿倒的，荒荒凉凉，将一片钟鼓道场，忽变作荒烟衰草。三四十年，那一个肯扶衰起废！【夹批：小小一段炎凉。】不想有个道长老，原是西印度国出身，因慕中国清华，打从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个年头，才到中华区处。迤迤来到山东，就卓锡在这个破寺里，面壁九年，不言不语，真个是：

佛法原无文字障，工夫向好定中寻。

忽一日发个念头，说道：“呀，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样了，这些蠢狗才攘的秃驴，止会吃酒噎饭，把这古佛道场弄得赤白白地，岂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主，那个做主？咱不出头，那个出头？【旁批：二语哭尽天下在事人。】况山东有个西门大官人，居锦衣之职，他家私巨万，富比王侯，前日钱送蔡御史，曾在咱这里摆设酒席。他见寺宇倾颓，就有个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为主作倡，管情早晚间把咱好事成就也。咱须去走一遭。”当时唤起法子徒孙，打起钟鼓，举集大众，上堂宣扬此意。那长老怎生打扮？但见：

身上禅衣猩血染，双环挂耳是黄金。

手中锡杖光如镜，百八明珠耀日明。

开觉明路现金绳，提起凡夫梦亦醒。

庞眉绀发铜铃眼，道是西天老圣僧。

长老宣扬已毕，就叫行者拿过文房四宝，写了一篇疏文。好长老，真个是古佛菩萨现身。于是辞了大众，着上禅鞋，戴上个斗笠子，一壁厢直奔到西门庆家里来。

且说西门庆辞别了应伯爵，走到吴月娘房内，把应伯爵荐水秀才的事体说了一番，就说道：“咱前日东京去，多得众亲朋与咱把盏，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闲，就把这事儿完了罢。”当下就叫了玳安，吩咐买办嘎饭之类。又吩咐小厮，分头去请各位。一面拉着月娘，走到李瓶儿房里来看官哥。李瓶儿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奶子抱出

官哥儿来。只见眉目稀疏，就如粉块妆成，笑欣欣，直撞到月娘怀里来。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儿，恁的乖觉，长大来，定是聪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说：“儿，长大起来，恁地奉养老娘哩！”李瓶儿就说：“娘说那里话。假饶儿子长成，讨的一官半职，也先向上头封赠起，那凤冠霞帔，稳稳儿先到娘哩。”西门庆接口便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正说着，不想潘金莲在外边听见，【旁批：偏与他听见。】不觉怒从心上起，就骂道：“没廉耻、弄虚脾的臭娼根，偏你会养儿子！也不曾经过三个黄梅、四个夏至，又不曾长成十五六岁，出幼过关，上学堂读书，还是个水泡，与阎罗王合养在这里的，【夹批：一骂瓶儿。】怎见的就做官，就封赠那老夫人？【夹批：二骂月娘。】怪贼囚根子，没廉耻的货，怎的就见的要做文官，不要象你！”【夹批：一骂西门，妒愈急而谋愈急矣。】正在唠唠叨叨，喃喃呐呐，一头骂，一头着恼的时节，只见玳安走将进来，叫声“五娘”，说道：“爹在那里？”潘金莲便骂：“怪尖嘴的贼囚根子，那个晓的你什么爹在那里！怎的到我这屋里来？他自有五花官诰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养他的在那里，那里问着我讨！”那玳安就晓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里就走。走到房门前，打个咳嗽，朝着西门庆道：“应二爹在厅上。”西门庆道：“应二爹，才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

西门庆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儿，走到外边。见伯爵，正要问话，只见那募缘的道长老已到西门庆门首了。高声叫：“阿弥陀佛！这是西门老爹门首么？那个掌事的管家与吾传报一声，说道：扶桂子，保兰孙，求福有福，求寿有寿。【夹批：得窍。】——东京募缘的长老求见。”原来，西门庆平日原是一个撒漫使钱的汉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欢喜，也要干些好事，保佑孩儿。小厮们通晓得，并不作难，一壁厢进报西门庆。西门庆就说：“且叫他进来看。”不一时，请那长老进到花厅里面，打了个问讯，说道：“贫僧出身西印度国，行脚到东京汴梁，卓锡在永福禅寺，面壁九年，颇传心印。止为那宇殿倾颓，琳宫倒塌，贫僧想起来，为佛弟子，自应为佛出力，因此上贫僧发了这个念头。前日老檀越饯行各位老爹时，悲怜本寺废坏，也有个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时，诸佛菩萨已作证盟。贫僧记的佛经上说得好：如有世间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钱喜舍庄严佛像者，主得桂于兰孙，端严美貌，日后早

登科甲，荫子封妻之报。【夹批：一语中的。】故此特叩高门，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开疏发心，成就善果。”就把锦帕展开，取出那募缘疏簿，双手递上。不想那一席话儿，早已把西门庆的心儿打动了，不觉的欢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厮看茶。揭开疏簿，只见写道：

伏以白马驮经开象教，竺腾衍法启宗门。大地众僧，无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尽皆兰若庄严。看此瓦砾倾颓，成甚名山胜境？若不慈悲喜舍，何称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禅寺，古佛道场，焚修福地。启建自梁武皇帝，开山是万回祖师。规制恢弘，仿佛那给孤园黄金铺地；雕楼精制，依稀似祇洹舍白玉为阶。高阁摩空，旃檀气直接九霄云表；层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众禅僧。两翼巍峨，尽是琳宫绀宇；廊房洁净，果然精胜洞天。那时钟鼓宣扬，尽道是寰中佛国；只这缙流济楚，却也像尘界人天。那知岁久年深，一瞬时移事换。莽和尚纵酒撒泼，毁坏清规；呆道人懒惰贪眠，不行打扫。渐成寂寞，断绝门徒；以致凄凉，罕稀瞻仰。兼以鸟鼠穿蚀，那堪风雨漂摇。栋宇摧颓，一而二，二而三，支撑靡计；墙垣坍塌，日复日，年复年，振起无人。【夹批：午夜晨钟。】朱红椽椽，拾来煨酒煨茶；合抱栋梁，拿去换盐换米。风吹罗汉金消尽，雨打弥陀化作尘。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为灌莽荆榛。虽然有成有败，终须否极泰来。幸而有道长老之虔诚，不忍见梵王宫之废败。发大弘愿，遍叩檀那。伏愿咸起慈悲，尽兴恻隐。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舍到高题姓字；银钱布币，岂论丰赢，投柜入疏簿标名。仰仗着佛祖威灵，福禄寿永永百年千载；倚靠他伽蓝明镜，父子孙个个厚禄高官。瓜瓞绵绵，森挺三槐五桂；门庭奕奕，辉煌金阜钱山。凡所营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悭心。谨疏。

西门庆看毕，恭恭敬敬放在桌儿上面，对长老说：“实不相瞒，在下虽不成个人家，也有几万产业，忝居武职。不想偌大年纪，未曾生下儿子，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贱内生下孩子，咱万事已是足了。偶因钱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见庙宇倾颓，实有个舍财助建的念头。蒙老师下顾，那敢推辞！”拿着兔毫妙笔，正在踌躇之际，应伯爵就说：“哥，你既有这片好心为侄儿发愿，何不一力独成，也是小可的事体。”西门庆拿着笔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极少也助一千。”西门庆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长老就开口说道：“老檀越在

上，不是贫僧多口，我们佛家的行径，只要随缘喜舍，终不强人所难，但凭老爹发心便是。此外亲友，更求檀越吹嘘吹嘘。”西门庆说道：“还是老师体量。少也不成，就写上五百两。”【夹批：杨家物乎？花家物乎？抑苗家物乎？】搁了兔毫笔，那长老打个问讯谢了。西门庆又说：“我这里内官太监、府县仓巡，一个个都与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们写。写的来，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与老师成就这件好事。”当日留了长老素斋，相送出门。正是：【夹批：永福寺修理停当，单等金莲矣。】

慈悲作善豪家事，保福消灾父母心。

西门庆送了长老，转到厅上，与应伯爵坐地，道：“我正差人请你，你来的正好。我前日往东京，多谢众亲友们与咱把盏，今日安排小酒与众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这个长老，鬼混了一会儿。”【夹批：一团恭敬，忽换此二字，五百两冰消矣。】伯爵便说道：“好个长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说话中间，连咱也心动起来，做了施主。”西门庆说道：“你又几时做施主来？疏簿又是几时写的？”应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经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财施。”【夹批：大扫西门，实是棒喝。】难道我从旁撺掇的，不当个心施？”西门庆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无心哩。”【夹批：棒喝。】两人拍手大笑，应伯爵就说：“小弟在此等待客来，哥有正事，自与嫂子商议去。”

只见西门庆别了伯爵，转到内院里头，只见那潘金莲唠唠叨叨，没揪没采，不觉的睡魔缠扰，打了几个喷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儿又为孩子啼哭，自与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吴月娘与孙雪娥两个看着整办嘎饭。西门庆走到面前坐的，就把道长老募缘与自己开疏的事，备细说了一番。又把应伯爵耍笑打趣的话也说了一番。欢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会。那吴月娘毕竟是个正经的人，不慌不忙说下几句话儿，到是西门庆顶门上针。正是：

妻贤每至鸡鸣警，款语常闻药石言。

月娘说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儿。你又发起善念。广结

良缘，岂不是俺一家儿的福分！只是那善念头怕他不多，那恶念头怕他不尽。哥，你日后那没来回没正经养婆娘、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却不攒下些阴功，与那小孩子也好！”西门庆笑道：“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刺刺胡搗乱扯歪厮缠做的？【夹批：此意误尽青赤。】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夹批：该死。】月娘笑道：“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正在笑间，只见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个盒儿，直闯进来，朝月娘打问讯，又向西门庆拜了拜，说：“老爹，你倒在家里。”月娘一面让坐。

看官听说，原来这薛姑子不是从幼出家的，少年间曾嫁丈夫，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夹批：又是金莲旧稿。】不料生意浅薄，与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眉来眼去，刮上了四五个。常有些馒头斋供拿来进奉他，又有那应付钱与他买花，开地狱的布，送与他做裹脚。他丈夫那里晓得！以后，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门情熟，就做了个姑子。专一在士夫人家往来，包揽经忏。又有那些不长进、要偷汉子的妇人，叫他牵引。闻得西门庆家里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频频往来。【眉批：极力将佛门一贬。须知写开缘簿为普静作收煞地，不为劝人布施地也。】有一只歌儿道得好：

尼姑生来头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

三个光头好象师父师兄并师弟，

只是饶钹原何在里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儿揭开，说道：“咱每没有甚么孝顺，拿得施主人家几个供佛的果子儿，权当献新。”月娘道：“要来竟自来便了，何苦要你费心！”只见潘金莲睡觉，听得外边有人说话，又认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来听看。见李瓶儿在房中弄孩子，因晓得王姑子在此，也要与他商议保佑官哥。因一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个万福，各各坐

地。西门庆因见李瓶儿来，又把那道长老募缘与自家开疏舍财，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说一番。不想恼了潘金莲，抽身竟走，喃喃啾啾，竟自去了。那薛姑子听了，就站将起来，合掌叫声：“佛阿！老爹你这等样好心作福，怕不的寿年千岁，五男二女，七子团圆。只是我还有一件说与你老人家——这个因果费不甚多，更自获福无量。咦，老檀越，你若干了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昙雪山修道，迦叶尊散发铺地，二祖师投崖饲虎，给孤老满地黄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门庆笑道：“姑姑且坐下，细说甚么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说：“我们佛祖留下一卷《陀罗经》，专一劝人生西方净土。因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说此经，劝你专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轮回。那佛祖说的好，如有人持诵此经，或将此经印刷抄写，转劝一人至千万人持诵，获福无量。况且此经里面又有《护诸童子经》儿，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长易养，灾去福来。如今这副经板现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装钉完成，普施十方。那个功德真是大的紧。”西门庆道：“这也不难，只不知这一卷经要多少纸札，多少装钉，多少印刷，有个细数才好动弹。”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去细细算他，止消先付九两银子，叫经坊里印造几千万卷，装钉完满，以后一揽果算还他就是了。”

正说的热闹，【夹批：又是一段姑子。】只见陈敬济要与西门庆说话，寻到卷棚底下，刚刚凑巧遇着了潘金莲凭栏独恼。猛抬头儿见了敬济，就是猫儿见了鱼鲜饭一般，不觉把一天愁闷都改做春风和气。两个见没有人来，就执手相偎，剥嘴啣舌头。两个肉麻顽了一回，又恐怕西门庆出来撞见，连算帐的事情也不提了。一双眼又象老鼠儿防猫，左顾右盼，要做事又没个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夹批：正文如此几句。】

且说西门庆听了薛姑子的话头，不觉又动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银子，准准三十两，便交付薛姑子与王姑子：“即便同去经坊里，与我印下五千卷经，待完了，我就算帐找他。”正话间，只见书童忙忙来报道：“请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吴大舅、花大舅、谢希大、常峙节这一班。西门庆忙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厮摆下桌儿，请众人一行儿分班列次，各叙长幼坐的。不一时，大鱼大肉、

时新果品，一齐儿捧将出来。只见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两谎的，歌的歌，唱的唱，顽不尽少年场光景，说不了醉乡里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随处有，赏心乐事此时同。















## 第五十八回 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总批：此回将雪娥一点者何也？盖永福寺已修整，众人将去，而群芳未凋，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风，而莲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林太太，因月儿之荐也。故才写月儿，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来。

写爱月儿不言语者，见月儿适才受辱，全已归恨桂姐，故后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细如此。

打狗伤人，其恶固云妒瓶儿矣，乃并伤及其母，宜乎其死比瓶儿更惨也。至于磨镜。非玉楼之文，乃特特使一老年无依之人说其子之不孝，说其为父母之有愁莫诉处，直刺金莲之心，以为不孝者警也。我固云作者以玉楼衬金莲，至此益信。看其拿姥姥送来小米与磨镜者，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无复依倚者，能不刺人心怀乎？甚矣！金莲之可杀，而凡不孝如金莲者，又皆可杀也。

必云磨镜者，盖欲金莲磨其恶念以存本心。而镜者，又以此镜彼，欲其以磨镜之老人，而回鉴其母之苦情如一体而不异也。惊闺叶底，不一思量，尚能容于天地间乎？武二哥之刃，靡砺以须者久矣。

玉楼，此书借以作结之人也。周贫磨镜，所以劝孝也。以此点醒“孝”字之意，以便结入幻化之孝也。千里结穴，谁其知之？

观磨镜文字，作者必有风水深悲，自为苦孝之人，而作此一回苦语，直结入一百回，孝哥幻化，总是此生此世，不能一伸其志于亲，为无可奈何之血泪也。】

词曰：

愁旋释，还似织；泪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丫头，强开怀，也只是恨怀千叠。拚则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还倚栏杆，试重听消息。

——右调《帝台春后》

话说当日西门庆陪亲朋饮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后边孙雪娥房里来。【旁批：凡入雪娥房中，必有冷局情事，故此一句乃一回的大关目，盖此回皆冷脉也，细玩方知。】雪娥正顾灶上，看收拾家火，听见西门庆往房里去，慌的两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撺掇他往月娘房里和玉箫、小玉一处睡去了。原来孙雪娥也住着一明两暗三间房——一间床房，一间炕房。西门庆也有一年多没进他房中来。听见今日进来，连忙向前替西门庆接衣服，安顿中间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凉席，收拾铺床，薰香澡牝，走来递茶与西门庆吃了，搀扶上床，脱靴解带，打发安歇。一宿无话。

到次日廿八，乃西门庆正生日。刚烧毕纸，只见韩道国后生胡秀到了门首，下头口。左右禀知西门庆，就叫胡秀到厅上，磕头见了。问他货船在那里，胡秀递上书帐，说道：“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未曾装载进城。”西门庆看了书帐，心内大喜，吩咐棋童看饭与胡秀吃了，教他往乔亲家爹那里见见去。就进来对吴月娘说：“韩伙计货船到了临清，使后生胡秀送书帐上来，如今少不的把对门房子打扫，卸到那里，寻伙计收拾，开铺子发卖。”月娘听了，就说：“你上紧寻着，也不早了。”西门庆道：“如今等应二哥来，我就对他说。”不一时，应伯爵来了。西门庆陪着他在厅上坐，就对他说：“韩伙计杭州货船到了，缺少个伙计发卖。”伯爵就说：“哥，恭喜！今日华诞的日子，货船到，决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寻卖手，不打紧，我有一相识，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缎子行卖手，连年运拙，闲在家中，今年才四十多岁，眼力看银水是不消说，写算皆精，又会做买卖。此人姓甘，名润，字出身，现在石桥儿巷住，倒是自己房儿。”西门庆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见我。”

正说着，只见李铭、吴惠、郑奉三个先来磕头。不一时，杂耍乐工都到了。厢房中打发吃饭。只见答应的节级拿票来回话说：“小的叫唱的，止有郑爱月儿不到。他家鸽子说，收拾了才待来，被王皇亲家人拦住宅里唱去了。【夹批：先作一身分，却是出林太太。】小的只叫了齐香儿、董娇儿、洪四儿三个，收拾了便来也。”西门庆听见他不来，便

道：“胡说！怎的不来？”便叫过郑奉问：“怎的你妹子我这里叫他不来？果系是被王皇亲家拦了去？”那郑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门庆道：“他说往王皇亲家唱就罢了？敢量我拿不得来！”便叫玳安儿近前吩咐：“你多带两个排军，就拿我个侍生帖儿，到王皇亲家宅内见你王二老爹，就说我这里请几位客吃酒，郑爱月儿答应下两三日了，好歹放了他来。倘若推辞，连那鸭子都与我锁了，墩在门房儿里。这等可恶！”一面叫郑奉：“你也跟了去。”那郑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边来，央及玳安儿说道：“安哥，你进去，我在外边等着罢。一定是王二老爹府里叫，怕不还没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没动身，看怎的将就叫他好好的来罢。”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儿讨去；若是在家藏着，你进去对他妈说，教他快收拾一答儿来，俺就替他回护两言言语儿，爹就罢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从夏老爹宅里定下，你不来，他可知恼了哩。”这郑奉一面先往家中说去，玳安同两个排军、一名节级也随后走来。

且说西门庆打发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这个小淫妇儿，这等可恶！在别人家唱，我这里叫他不来。”伯爵道：“小行货子，他晓的甚么？他还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门庆道：“我倒见他酒席上说话儿伶俐，叫他来唱两日试他，【夹批：心事。】倒这等可恶！”伯爵道：“哥今日拣这四个粉头，都是出类拔萃的尖儿了。”李铭道：“二爹，你还没见爱月儿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还小哩，这几年倒没曾见，不知出落的怎样的了。”李铭道：“这小粉头子，虽故好个身段儿，光是一味妆饰，【夹批：伏后文。】唱曲也会，怎生赶的上桂姐一半儿。【旁批：为月儿护桂姐一引。】爹这里是那里？叫着敢不来！就是来了，亏了你？还是不知轻重。”正说着，只见胡秀来回话道：“小的到乔爹那边见了来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门庆教陈敬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令书童写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与你钞关上钱老爹，教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须臾，陈敬济取了一封银子来交与胡秀，胡秀领了文书并税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话下。

忽听喝的道子响，平安来报：“刘公公与薛公公来了。”西门庆忙冠带迎接至大厅，见毕礼数，请至卷棚内，宽去上盖蟒衣，上面设两张交

椅坐下。应伯爵在下，与西门庆关席陪坐。薛内相便问：“此位是何人？”西门庆道：“去年老太监会过来，乃是学生故友应二哥。”薛内相道：“却是那快耍笑的应先儿么？”应伯爵欠身道：“老公公还记的，就是在下。”须臾，拿茶上来吃了。只见平安走来禀道：“府里周爷差人拿帖儿来说，今日还有一席，来迟些，【旁批：三字直漏后文。】叫老爹这里先坐，不须等罢。”西门庆看了帖儿，便说：“我知道了。”薛内相因问：“西门大人，今日谁来迟？”西门庆道：“周南轩那边还有一席，使人来说休要等他，只怕来迟些。”薛内相道：“既来说，咱虚着他席面就是。”正说话间，王经拿了两个帖儿进来：“两位秀才来了。”西门庆见帖儿上，一个是倪鹏，一个是温必古，就知倪秀才举荐了同窗朋友来了，连忙出来迎接。见都穿着衣巾进来，且不看倪秀才，只见那温必古，年纪不上四旬，生的端庄质朴，落腮胡，仪容谦仰，举止温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观动静若是。有几句单道他好：

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身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衔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夹批：骂尽。】

西门庆让至厅上叙礼，每人递书帕二事与西门庆祝寿。交拜毕，分宾主而坐。西门庆道：“久仰温老先生大才，敢问尊号？”温秀才道：“学生贱字日新，号葵轩。”【夹批：爱日也。】西门庆道：“葵轩老先生。”又问：“贵庠？何经？”温秀才道：“学生不才，府学备数。初学《易经》。一向久仰大名，未敢进拜。昨因我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来登堂恭谒。”西门庆道：“承老先生先施，学生容日奉拜。只因学生一个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来书柬无人代笔。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会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称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趋拜请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贶，感激不尽。”温秀才道：“学生匪才薄德，谬承过誉。”茶罢，西门庆让至卷棚内，有薛、刘二老太监在座。薛内相道：“请二位老先生宽衣进来。”西门庆一面请宽了青衣，请进里面，各逊让再四，方才一边一位，垂首坐下。

正叙谈间，吴大舅、范千户到了，叙礼坐定。不一时，玳安与同答应和郑奉都来回话道：“四个唱的都叫来了。”西门庆问：“可是王皇亲那里？”玳安道：“是王皇亲宅内叫，还没起身，小的要拿他鸽子墩锁，他慌了，才上轿，都一答儿来了。”西门庆即出到厅台基上站立。

【夹批：写出有心。】只见四个唱的一齐进来，向西门庆磕下头去。那郑爱月儿穿着紫纱衫儿，白纱挑线裙子。腰肢袅娜，犹如杨柳轻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艳丽。正是：

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

西门庆便向郑爱月儿道：“我叫你，如何不来？这等可恶！敢量我拿不得你来！”那郑爱月儿磕了头起来，一声儿也不言语，【旁批：有心。】笑着同众人一直往后边去了。到后边，与月娘众人都磕了头。看见李桂姐、吴银儿都在跟前，各道了万福，说道：“你二位来的早。”【旁批：桂姐已为所算矣。】李桂姐道：“我每两日没家去了。”因说：“你四个怎的这咱才来？”董娇儿道：“都是月姐带累的俺们来迟了。收拾下，只顾等着他，白不起身。”郑爱月儿用扇儿遮着脸，只是笑，不做声。月娘便问：“这位大姐是谁家的？”董娇儿道：“娘不知道，他是郑爱香儿的妹子郑爱月儿。才成人，还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个身段儿。”说毕，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儿，摆茶与众人吃。

潘金莲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说道：“你每这里边的样子，只是恁直尖了，不象俺外边的样子趺。俺外边尖底停匀，你里边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胜，问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头上金鱼撒杖儿来瞧，因问：“你这样儿是那里打的？”郑爱月儿道：“是俺里边银匠打的。”须臾，摆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银姐，你陪他四个吃茶。”不一时，六个唱的做一处同吃了茶。李桂姐、吴银儿便向董娇儿四个说：“你每来花园里走走。”董娇儿道：“等我每到后边走走就来。”李桂姐和吴银儿就跟着潘金莲、孟玉楼，出仪门往花园中来。因有人在大卷棚内，就不曾过那边去。只在这边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儿房里看官哥儿。官儿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梦中惊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儿在屋里守着不出来。看见李桂姐、吴银儿和孟玉楼、潘金

莲进来，连忙让坐。桂姐问道：“哥儿睡哩？”李瓶儿道：“他哭了这一日，才睡下了。”玉楼道：“大娘说，请刘婆子来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请去？”李瓶儿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请他去罢。”

正说话中间，只见四个唱的和西门大姐、小玉走来。大姐道：“原来你每都在这里，却教俺花园内寻你。”玉楼道：“花园内有人，咱们不好去的，瞧了瞧儿就来了。”李桂姐问洪四儿：“你每四个在后边做甚么，这半日才来？”洪四儿道：“俺每在后边四娘房里吃茶来。”潘金莲听了，望着玉楼、李瓶儿笑，【旁批：摹神。】问洪四儿：“谁对你说是四娘来？”董娇儿道：“他留俺每在房里吃茶，他每问来：‘还不曾与你老人家磕头，不知娘是几娘？’他便说：‘我是你四娘哩。’”金莲道：“没廉耻的小妇奴才，别人称你便好，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这一家大小，谁兴你、谁数你、谁叫你是四娘？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得了些颜色儿，就开起染房来了。若不是大娘房里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里有桂姐，你房里有杨姑奶奶，李大姐有银姐在这里，我那屋里有他潘姥姥，且轮不到往你那屋里去哩！”玉楼道：“你还没曾见哩——今日早晨起来，打发他爹往前边去了，在院子里呼张唤李的，便那等花哨起来。”金莲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宜哄。”又问小玉：“我听见你爹对你奶奶说，要替他寻丫头。说你爹昨日在他屋里，见他只顾收拾不了，因问他。那小淫妇就趁势儿对你爹说：‘我终日不得个闲收拾屋里，只好晚夕来这屋里睡罢了。’你爹说：‘不打紧，到明日对你娘说，寻一个丫头与你使便了。’——真个有此话？”小玉道：“我不晓的，敢是玉箫听见来？”【旁批：又伏下“三章约”之消息。】金莲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里有人，等闲不往他后边去。莫不俺每背地说他，本等他嘴头子不达时务，惯伤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说话。”正说着，绣春拿了茶上来。正吃间，忽听前边鼓乐响动，荆都监众人都到齐了，递酒上座，玳安儿来叫四个唱的，就往前边去了。

那日，乔大户没来。先是杂耍百戏，吹打弹唱。队舞才罢，做了个笑乐院本。割切上来，献头一道汤饭。只见任医官到了，冠带着进来。西门庆迎接至厅上叙礼。任医官令左右，毡包内取出一方寿帕、二星白金来，与西门庆拜寿。说道：“昨日韩明川说，才知老先生华诞。恕学生来迟！”西门庆道：“岂敢动劳车驾，又兼谢盛仪。外日多谢妙

药。”彼此拜毕，任医官还要把盏，西门庆辞道：“不消了。”一面脱了大衣，与众人见过，就安在左首第四席，与吴大舅相近而坐。献上汤饭并手下攒盒，任医官谢了，【夹批：为瓶儿病也。】令仆从领下去。四个唱的弹着乐器，在旁唱了一套寿词。西门庆令上席分头递酒。下边乐工呈上揭帖，刘、薛二内相拣了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旁批：官哥死，孝哥亦复幻化。】才唱得一折，只见喝道之声渐近。平安进来禀道：“守备府周爷来了。”西门庆慌忙迎接。未曾相见，就先请宽盛服。周守备道：“我来要与四泉把一盞。”薛内相说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见礼儿罢。”于是二人交拜毕，才与众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钟箸。下边就是汤饭割切上来，又是马上人两盘点心、两盘熟肉、两瓶酒。周守备谢了，令左右领下去，然后坐下。【夹批：又为春梅地眇呼吸消息。】一面觥筹交错，歌舞吹弹，花攒锦簇饮酒。正是：

舞低杨柳楼头月，歌罢桃花扇底风。

吃至日暮，先是任医官隔门去的早。西门庆送出来，任医官因问：“老夫人贵恙觉好了？”西门庆道：“拙室服了良剂，已觉好些。这两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还望老先生过来看看。”说毕，任医官作辞上马而去。落后又是倪秀才、温秀才起身。西门庆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门，说道：“容日奉拜请教。寒家就在对门收拾一所书院，与老先生居住。连宝眷都搬来，一处方便。学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备菽水之需。”温秀才道：“多承厚爱，感激不尽。”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发二秀才去了。

西门庆陪客饮酒，吃至更阑方散。四个唱的都归在月娘房内，唱与月娘、大妗子、杨姑娘众人听。西门庆还在前边留下吴大舅、应伯爵，复坐饮酒。看着打发乐工酒饭吃了，先去了。其余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吩咐从新后边拿果碟儿上来，教李铭、吴惠、郑奉上来弹唱，拿大杯赏酒与他吃。应伯爵道：“哥今日华诞设席，列位都是喜欢。”李铭道：“今日薛爷和刘爷也费了许多赏赐，落后见桂姐、银姐又出来，每人又递了一包与他。只是薛爷比刘爷年小，快顽些。”不一时，画童儿拿上果碟儿来，应伯爵看见酥油蚰螺，就先拣了一个放在口内，【旁批：为下文一路下线。】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说道：“倒好吃。”西

门庆道：“我的儿，你倒会吃！此是你六娘亲手拣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儿孝顺之心。”【夹批：己为观戏一回下线。】说道：“老舅，你也请个儿。”于是拣了一个，放在吴大舅口内。又叫李铭、吴惠、郑奉近前，每人拣了一个赏他。

正饮酒间，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后边，叫那四个小淫妇出来。我便罢了，也叫他唱个儿与老舅听，再迟一回儿，便好去。今日连递酒，他只唱了两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动身，说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后边唱与姘子和娘每听哩，便来也。”伯爵道：“贼小油嘴，你几时去来？还哄我。”因叫王经：“你去。”那王经又不动。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罢。”正说着，只闻一阵香风过，觉有笑声，四个粉头都用汗巾儿答着头出来。伯爵看见道：“我的儿，谁养的你恁乖！搭上头儿，心里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儿。不唱个曲儿与俺每听，就指望去？好容易！连轿子钱就是四钱银子，买红梭儿米买一石七八斗，够你家鸽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董娇儿道：“哥儿，恁便宜衣饭儿，你也入了籍罢了。”

洪四儿道：“这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罢了。”齐香儿道：“俺每明日还要起早，往门外送殡去哩。”伯爵道：“谁家？”齐香儿道：“是房檐底下开门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儿家？前日被连累你那场事，多亏你大爹这里人情，替李桂儿说，连你也饶了。这一遭，雀儿不在那窠儿罢了。”【夹批：说出。】齐香儿笑骂道：“怪老油嘴，汗邪了你，恁胡说。”伯爵道：“你笑话我老？我半边俏！把你这四个小淫妇儿还不够摆布哩。”洪四儿笑道：“哥儿，我看你行头不怎么好，光一味好撇。”伯爵道：“我那儿，到跟前看手段还钱。”又道：“郑家那贼小淫妇儿，吃了糖五老座子儿，白不言语，【旁批：上文诸妓闲话，总要衬出月儿不语。】有些出神的模样，敢记挂着那孤老儿在家里？”【夹批：点明月儿心事。】董娇儿道：“他刚才听见你说，在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乐器来，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罢，我也不留你了。”西门庆道：“也罢，你们两个递酒，两个唱一套与他听罢。”齐香儿道：“等我和月姐唱。”当下，郑月儿琵琶，齐香儿弹筝，坐在交床上，歌美韵，放娇声，唱了一套《越调·斗鹤鹑》“夜去明来”。【夹批：为访月儿一回出题。】董娇儿递吴大舅

酒，洪四儿递应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换盏，倚翠偎红。正是：

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迷楚馆。

当下，酒进数巡，歌吟两套，打发四个唱的去。西门庆还留吴大舅坐，又叫春鸿上来唱了一套南曲，才吩咐棋童备马，拿灯笼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备马，我同应二哥一路走罢。”西门庆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灯笼送到家。”吴大舅与伯爵起身作别。西门庆送至大门首，因和伯爵说：“你明日好歹上心，约会了那甘伙计来见我，批合同。我会了乔亲家，好收拾那边房子卸货。”伯爵道：“哥不消吩咐，我知道。”一面作辞，与吴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灯笼。吴大舅便问：“刚才姐夫说收拾那里房子？”伯爵道：“韩伙计货船到，他新开个缎子铺，收拾对门房子，叫我替他寻个伙计。”大舅道：“几时开张？咱每亲朋少不的作贺作贺。”须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胡同口上，吴大舅要棋童：“打灯笼送你应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说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灯笼，进巷内就是了。”一面作辞，【夹批：细。】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

西门庆打发李铭等唱钱去了，回后边月娘房中歇了一夜。【旁批：雪、月已有争寒之势。】【夹批：细。】到次日，果然伯爵领了甘出身，穿青衣走来拜见，讲说买卖之事。西门庆叫将崔本来会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开张举事。乔大户对崔本说：“将来凡一应大小事，随你亲家爹这边只顾处，不消计较。”当下就和甘伙计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五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盖土库，装画牌面，待货车到日，堆卸开张。后边又独自收拾一所书院，请将温秀才来作西宾，专修书柬，回答往来士夫。每月三两束修，四时礼物不缺，又拨了画童儿小厮伏侍他。西门庆家中宴客，常请过来陪侍饮酒，俱不必细说。

不觉过了西门庆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请了任医官来看李瓶儿，又在对门看着收拾。杨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吴银儿还没家去。吴月娘买了三钱银子螃蟹，午间煮了，请大妗子、李桂姐、吴银儿众人围着吃了一回。只见月娘请的刘婆子来看官哥儿，吃了茶，李瓶儿就陪他往前边房里去了。刘婆子说：“哥儿惊了，要住了奶。”又留下几服药。月娘

与了他三钱银子，打发去了。孟玉楼、潘金莲和李桂姐、吴银儿、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儿，铺毡条，同抹骨牌赌酒顽耍。孙雪娥吃众人赢了七八钟酒，不敢久坐，就去了。【夹批：又点雪娥。】众人就拿李瓶儿顶缺。【眉批：借雪娥衬出瓶儿为众人可欺之人，下脱手入金莲不费力也。】金莲又教吴银儿、桂姐唱了一套。当日众姊妹饮酒至晚，月娘装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吴银儿家去了。

潘金莲吃的大醉归房，因见西门庆夜间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晨又请任医官来看他，恼在心里。知道他孩子不好，进门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一双大红缎子鞋，满帮子都展污了。登时柳眉剔竖，星眼圆睁，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门关了，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眉批：不记密约时打狗关门，此时之打狗，固知报应一丝不爽。然则，合后文猫惊官哥，又是墙头唤猫对照，一丝不爽也。】李瓶儿使过迎春来说：“俺娘说，哥儿才吃了老刘的药，睡着了，教五娘这边休打狗罢。”潘金莲坐着，半日不言语。【夹批：写出。】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开了门放出去，又寻起秋菊的不是来。看着那鞋，左也恼，右也恼，因把秋菊唤至跟前说：“这咱晚，这狗也该打发去了，只顾还放在这屋里做甚么？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你不发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尿，把我恁双新鞋儿——连今日才三四日儿——躡了恁一鞋帮子屎。知道我来，你也该点个灯儿出来，你如何恁推聋妆哑装憨儿的？”春梅道：“我头里就对他说，你趁娘不来，早喂他些饭，关到后边院子里去罢。他佯打耳睁的不理我，还拿眼儿瞅着我。”妇人道：“可又来，贼胆大万杀的奴才，我知道你在这屋里成了把头，把这打来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躡的我这鞋上的齜齜！”哄得他低头瞧，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搵着抹血，忙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教春梅：“与我采过来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扯住，雨点般鞭子打下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那边官哥才合上眼儿，又惊醒了。又使了绣春来说：“俺娘上覆五娘，饶了秋菊罢，只怕唬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才歪]在里间炕上，听见打的秋菊叫，一骨碌子爬起来，在旁边劝解。见金莲不依，落后又见李瓶儿使过绣春来说，又走向前夺他女儿手中鞭

子，说道：“姐姐少打他两下儿罢，惹得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金莲紧自心里恼，又听见他娘说了这一句，越发心中撞上把火一般。须臾，紫涨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交。【旁批：以下写逆子之样如此。】便道：“怪老货，你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外合里应。”潘姥姥道：“贼作死的短寿命，我怎的外合里应？我来你家讨冷饭吃，教你恁顿摔我？”金莲道：“你明日夹着那老毡走，怕他家拿长锅煮吃了我！”潘姥姥听见女儿这等擦他，走到里边屋里呜呜咽咽哭去了，随着妇人打秋菊。打够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的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李瓶儿在那边，只是双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而下敢言。

西门庆在对门房子里，与伯爵、崔本、甘伙计吃了一日酒散了，迳往玉楼房中歇息。到次日，周守备家请吃补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儿见官哥儿吃了刘婆子药不见动静，夜间又着惊唬，一双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走来对月娘说：“我向房中拿出他压被的一对银狮子来，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顶心陀罗经》，赶八月十五日岳庙里去舍。”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楼在旁说道：“师父你且住，大娘，你还使小厮叫将贲四来，替他兑兑多少分两，就同他往经铺里讲定个数儿来，每一部经多少银子，到几时有，才好。你教薛师父去，他独自一个，怎弄的来？”【夹批：玉楼能为严州作地。】月娘道：“你也说的是。”一面使来安儿叫了贲四来，向月娘众人作了揖，把那一对银狮子上天平兑了，重四十一两五钱。月娘吩咐，同薛师父往经铺印造经数去了。

潘金莲随即叫孟玉楼：“咱送送两位师父去，就前边看看大姐，他在屋里做鞋哩。”两个携着手儿往前边来。贲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莲与玉楼走出大厅东厢房门首，见大姐正在檐下纳鞋，金莲拿起来看，却是沙绿潞绸鞋面。玉楼道：“大姐，你不要这红锁线子，爽利着蓝头线儿，好不老作些！你明日还要大红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双是大红提跟子的。这个，我心里要蓝提跟子，所以使大红线锁口。”金莲瞧了一回，三个都在厅台基上坐的。玉楼问大姐：“你女婿在

屋里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两盅酒，在屋里睡哩。”孟玉楼便向金莲道：“刚才若不是我在旁边说着，李大姐恁哈帐行货，就要把银子交姑子拿了印经去。经也印不成，没脚蟹行货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寻他去？早是我说，叫将贲四来，同他去了。”金莲道：“恁有钱的姐姐，不赚他些儿是傻子，只象牛身上拔一根毛儿。你孩儿若没命，休说舍经，随你把万里江山舍了也成不的。如今这屋里，只许人放火，不许俺每点灯。——大姐听着，也不是别人。偏染的白儿不上色，偏他会那等轻狂使势，大清早晨，刁蹬着汉子请太医看。他乱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人前会那等撇清儿说话：‘我心里不耐烦，他爹要便进我屋里推看孩子，雌着和我睡，谁耐烦！教我就撺掇往别人屋里去了。俺每自恁好罢了，背地还嚼说俺们。’那大姐姐偏听他一面词儿。不是俺每争这个事，怎么昨日汉子不进你屋里去，你使丫头在角门子首叫进屋里？推看孩子，你便吃药，一径把汉子作成和吴银儿睡了一夜，【夹批：点出。】一逞显你那乖觉，叫汉子喜欢你，那大姐姐就没了的话说了。昨日晚夕，人进屋里躡了一脚狗屎，打丫头赶狗，也嗔起来，使丫头过来说，唬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货，又不知道，走来劝甚么的驴扭棍伤了紫荆树。我恼他那等轻声浪气，叫我墩了他两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罢！教我说，他家有你这样穷亲戚也不多，没你也不少。”玉楼笑道：“你这个没训教的子孙，你一个亲娘母儿，你这等诳他！”金莲道：“不是这等说。——恼人的肠子，单管黄猫黑尾，外合里应，只替人说话。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唤。得不的人家一个甜头儿，千也说好，万也说好。——想着迎头儿养了这个孩子，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儿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里头还躡。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儿也生出病来了。”

正说着，只见贲四往经铺里交回银子，来回月娘话，看见玉楼、金莲和大姐都在厅台基上坐的，只顾在仪门外立着，不敢进来。来安走来说道：“娘每闪闪儿，贲四来了。”金莲道：“怪囚根子，你叫他进去，不是才乍见他来？”来安儿说了，贲四低着头，一直后边见月娘、李瓶儿，说道：“银子四十一两五钱，眼同两个师父交付与翟经儿家收了。讲定印造绫壳《陀罗》五百部，每部五分；绢壳经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该五十五两银子。除收过四十一两五钱，还找与他十三两五钱。准在十四日早抬经来。”李瓶儿连忙向房里取出一个银香球来，【旁批：结

果生蛋一语。】叫贲四上天平兑了，十五两。李瓶儿道：“你拿了去，除找与他，别的你收着，换下些钱，到十五日庙上舍经，与你们做盘缠就是了，省的又来问我要。”贲四于是拿了香球出来，李瓶儿道：“四哥，多累你。”贲四躬着身说道：“小人不敢。”走到前边，金莲、玉楼又叫住问他：“银子交付与经铺了？”贲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经，共该五十五两银子，除收过四十一两五钱，刚才六娘又与了这件银香球。”玉楼、金莲瞧了瞧，没言语，贲四便回家去了。玉楼向金莲说道：“李大姐象这等都枉费了钱。【旁批：子虚之财，已费过半矣。】他若是你的儿女，就是榔头也桩不死；他若不是你儿女，莫说舍经造像，随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么茧儿干不出来！”【夹批：先为官哥一引。】

两个说了一回，都立起来。金莲道：“咱每往前边大门首走走去。”因问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莲便拉着玉楼手儿，两个同来到大门里首站立。因问平安儿：“对门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扫干净了。后边楼上堆货，昨日教阴阳来破土，楼底下还要装厢房三间，土库搁缎子，门面打开，一溜三间，都教漆匠装新油漆，在出月开张。”玉楼又问：“那写书的温秀才，家小搬过来了不曾？”平安道：“从昨日就过来了。今早爹吩咐，把后边那一张凉床拆了与他，又搬了两张桌子、四张椅子与他坐。”金莲道：“你没见他老婆怎的模样儿？”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轿子来，谁看见他来！”

正说着，只见远远一个老头儿，斯琅琅摇着惊闺叶过来。潘金莲便道：“磨镜子的过来了。”教平安儿：“你叫住他，与俺每磨磨镜子。我的镜子这两日都使的昏了，吩咐你这囚根子，看着过来再不叫！俺每出来站了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镜子的过来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镜老儿，放下担儿，金莲便问玉楼道：“你要磨，都教小厮带出来，一答儿里磨了罢。”于是使来安儿：“你去我屋里，问你春梅姐讨我的照脸大镜子、两面小镜子儿，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镜也带出来，教他好生磨磨。”玉楼吩咐来安：“你到我屋里，教兰香也把我的镜子拿出来。”那来安儿去不多时，两只手提着大小八面镜子，怀里又抱着四方穿衣镜出来。金莲道：“臭小囚儿，你拿不了，做两遭儿拿，如何恁拿出来？一

时叮当了我这镜子怎了？”玉楼道：“我没见你这面大镜子，是那里的？”金莲道：“是人家当的，我爱他且是亮，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因问：“我的镜子只三面？”玉楼道：“我大小只两面。”金莲道：“这两面是谁的？”来安道：“这两面是春梅姐的，捎出来也叫磨磨。”金莲道：“贼小肉儿，他放着他的镜子不使，成日只挝着我的镜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镜子，交付与磨镜老叟，教他磨。当下绊在坐架上，使了水银，那消顿饭之间，都净磨的耀眼争光。妇人拿在手内，对照花容，犹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诗为证：

莲萼菱花共照临，风吹影动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现，好似姮娥傍月阴。

妇人看了，就付与来安儿收进去。玉楼便令平安，问铺子里傅伙计柜上要五十文钱与磨镜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钱，只顾立着不去。玉楼教平安问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钱少？”那老子不觉眼中扑簌簌流下泪来，哭了。【旁批：老亲无靠，形影如此。】平安道：“俺当家的奶奶问你怎的烦恼。”老子道：“不瞒哥哥说，老汉今年痴长六十一岁，在前丢下个儿子，二十二岁尚未娶妻，专一浪游，不干生理。老汉日逐出来挣钱养活他。【旁批：逆子依父母如此。】他又不守本分，常与街上捣子耍钱。昨日惹了祸，同拴到守备府中，当土贼打回二十大棍。归来把妈妈的裙袄都去当了。妈妈便气了一场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个月。老汉说他两句，他便走出来不往家去，教老汉逐日抓寻他，不着个下落。待要赌气不寻他，老汉恁大年纪，止生他一个儿子，往后无人送老；【夹批：石人落泪，直刺金莲。】有他在家，见他不成人，又要惹气。似这等，乃老汉的业障。有这等负屈衔冤，【夹批：石人落泪，直刺金莲。】各处告诉，所以泪出痛肠。”【眉批：负屈含冤，“人”字字加之，父母之心，直令天下不孝人攒心刺骨。】玉楼叫平安儿：“你问他，你这后娶婆儿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岁了，男女花儿没有，如今打了寒才好些，只是没将养的，心中想块腊肉儿吃。老汉在街上恁问了两三日，白讨不出块腊肉儿来。甚可嗟叹人子。”【夹批：潘姥姥哭死，金莲亦不问矣。】玉楼道：“不打紧处，我屋里抽屉内有块腊肉儿哩。”即令来安儿：“你去对兰香说，还有两个饼

锭，教他拿与你来。”金莲叫：“那老头子，问你家妈妈儿吃小米儿粥不吃？”老汉子道：“怎的不吃！那里有？可知好哩。”金莲也叫过来安儿来：“你对春梅说，把昨日你姥姥捎来的新小米儿量二升，就拿两根酱瓜儿出来，与他妈妈儿吃。”【眉批：作者固借金莲以讽天下人，见逆如金莲，何尝良心灭绝，是知凡天下为人子者皆有此心，奈之何独独我不能尽孝哉！】【夹批：以己母遗之物赠人不能养之母，不一返思，直猪狗矣。】那来安去不多时，拿出半腿腊肉、两个饼锭、二升小米、两个酱瓜儿，叫道：“老头子过来，造化了你！你家妈妈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汤吃。”那老子连忙双手接了，安放在担内，望着玉楼、金莲唱了个喏，扬长挑着担儿，摇着惊闺叶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该与他这许多东西，被这老油嘴设智诓的去了。他妈妈子是个媒人，昨日打这街上走过去不是，几时在家不好来？”金莲道：“贼囚，你早不说做甚么来？”平安道：“罢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来看见叫住他，照顾了他这些东西去了。”正是：

闲来无事倚门楣，恰见惊闺一老来。

不独纤微能济物，无缘滴水也难为。【旁批：哭尽天下父母。】





























## 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总批：此回小小一扁文字，见色欲有悲伤之时，钱财无止足之处，为世人涕泪相告也。

瓶儿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虚。乃官哥未死，子虚不来，是官哥即子虚；官哥既死，子虚频来，是子虚即官哥。而必写官哥在子虚怀中者，正子虚所以缠瓶儿之处，而瓶儿缠孽之因也。或人必执官哥在子虚怀中，疑为子虚乎？彼乌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己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见西门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为临死算本之时，预开帐簿也。

此回文字开手将题面两事轻轻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总结金、瓶、梅三人，并玉楼，并爱姐、月娘，已为后文一番结束。上夹吴神仙以及卜龟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为月儿作衬。而第一个又为金莲、敬济一引，“赶他去别处飞”，又为春梅地也。故此回是过节，文中却插入关锁，文字神妙之至。】

词曰：

倦睡恹恹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卷旧帘栊。眼穿芳草绿，泪衬落花红。追忆当年魂梦断，为云为雨为风。凄凄楼上数归鸿。悲泪三两阵，哀绪万千重。【夹批：词亦凄恻动人。】

——右调《临江仙》

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蛋——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鸱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掉泪。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精神恍惚，梦魂颠倒，每日茶饭都减少了。自从葬了官哥儿第二日，吴银儿就家去了。老冯领了个十三岁的

丫头来，五两银子卖与孙雪娥房中使唤，改名翠儿，不在话下。

这李瓶儿一者思念孩儿，二者着了重气，把旧病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间，渐渐容颜顿减，肌肤消瘦，而精彩丰标无复昔时之态矣。正是：

肌骨大都无一把，如何禁架许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气凄凉，金风渐渐。李瓶儿夜间独宿房中，银床枕冷，纱窗月浸，【夹批：凄恻之极。】不觉思想孩儿，唏嘘长叹，恍恍然恰似有人弹的窗棂响。李瓶儿呼唤丫鬟，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来，倒鞞弓鞋，翻披绣袄，开了房门。出户视之，仿佛见花子虚抱着官哥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旁批：孽根分明，一丝不错。】李瓶儿还舍不的西门庆，不肯去，双手就抱那孩儿，被花子虚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吓了一身冷汗，呜呜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岂不等，着相自家迷。【夹批：辰钟棒喝。】有诗为证：

纤纤新月照银屏，人在幽闺欲断魂。

益悔风流多不足，须知恩爱是愁根。

那时，来保南京货船又到了，使了后生王显上来取车税银两。西门庆这里写书，差荣海拿一百两银子，又具羊酒金缎礼物谢主事：“就说此货过税，还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铺面完备，又择九月初四日开张，就是那日卸货，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那日，亲朋递果盒挂红者约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礼花红来。乔大户叫了十二名吹打的乐工、杂耍撮弄。西门庆这里，李铭、吴惠、郑春三个小优儿弹唱。甘伙计与韩伙计都在柜上发卖，一个看银子，一个讲说价钱，崔本专管收生活。西门庆穿大红，冠带着，烧罢纸，【夹批：西门官从此处来，固应冠带烧纸。】各亲友递果盒把盏毕，后边厅上安放十五张桌席，五果五菜、三汤五割，从新递酒上坐，鼓乐喧天。在坐者有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韩姨夫、吴道官、倪秀才、温葵轩、应伯

爵、谢希大、常峙节，还有李智、黄四、傅自新等众伙计主管并街坊邻舍，都坐满了席面。三个小优儿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吕·红衲袄》“混元初生太极”。【夹批：这钱字一描。】须臾，酒过五巡，食割三道，下边乐工吹打弹唱，杂耍百戏过去，席上觥筹交错。应伯爵、谢希大飞起大钟来，杯来盏去。

饮至日落时分，把众人打发散了，西门庆只留下吴大舅、沈姨夫、韩姨夫、温葵轩、应伯爵、谢希大，从新摆上桌席留后坐。那日新开张，伙计攒帐，就卖了五百余两银子。西门庆满心欢喜，晚夕收了铺面，把甘伙计、韩伙计、傅伙计、崔本、贲四连陈敬济都邀来，到席上饮酒。吹打良久，把吹打乐工也打发去了，止留下三个小优儿在席前唱。应伯爵吃的已醉上来，走出前边解手，叫过李铭问道：“那个扎包髻儿清俊的小优儿，是谁家的？”李铭道：“二爹原来不知道？”因说道：“他是郑奉的兄弟郑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请了他姐姐爱月儿了。”伯爵道：“真个？怪道前日上纸送殡都有他。”于是归到酒席上，向西门庆道：“哥，你又恭喜，又抬了小舅子了。”【夹批：忙中有描，信然，信然。】西门庆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说。”一面叫过王经来：“斟与你应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吴大舅说道：“老舅，你怎么说？这钟罚的我没名。”西门庆道：“我罚你这狗才一个出位妄言。”伯爵低头想了想儿，呵呵笑了，道：“不打紧处，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从来吃不得哑酒，你叫郑春上来唱个儿我听，我才罢了。”【夹批：一丝不放空。】当下，三个小优一齐上来弹唱。伯爵令李铭、吴惠下去：“不要你两个。我只要郑春单弹着箏儿，只唱个小小曲儿我下酒罢。”谢希大叫道：“郑春你过来，依着你应二爹唱个罢。”西门庆道：“和花子讲过：有一个曲儿吃一钟酒。”叫玳安取了两个大银钟放在应二面前。那郑春款按银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个姐儿十六七，见一对蝴蝶戏。香肩靠粉墙，春笋弹珠泪。唤梅香赶他去别处飞。【夹批：黄绢幼妇。】郑春唱了请酒，伯爵才饮讫，玳安又连忙斟上。郑春又唱：

转过雕栏正见他，斜倚定茶蘼架；佯羞整凤衩，不说昨宵话，笑吟吟掐将花片儿打。【夹批：千狐之腋。】

伯爵吃过，连忙推与谢希大，说道：“罢，我是成不的，成不的！这两大钟把我就打发了。”谢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与我来，我是你家有毡的蛮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儿，少不的是你替。”西门庆道：“你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个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儿，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让与你就是了。”西门庆笑令玳安儿：“拿磕瓜来打这贼花子！”谢希大悄悄向他头上打了一个响瓜儿，说道：“你这花子，温老先生在这里，你口里只恁胡说。”伯爵道：“温老先儿他斯文人，不管这闲事。”温秀才道：“二公与我这东君老先生，原来这等厚。酒席中间，诚然不如此也不乐。悦在心，乐主发散在外，自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夹批：腐得入化故妙。】沈姨夫向西门庆说：“姨夫，不是这等。请大舅上席，还行个令儿——或掷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诗词歌赋、顶真续麻、急口令，说不过来吃酒。这个庶几均匀，彼此不乱。”西门庆道：“姨夫说的是。”先斟了一杯，与吴大舅起令。吴大舅拿起骰盆儿来说道：“列位，我行一令：顺着数去，遇点要个花名，花名下要顶真，不拘诗词歌赋说一句。说不来，罚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掷一点红，红梅花对白梅花。”【夹批：春梅。直贯弄一得双之春梅。】

吴大舅掷了个二，多一杯。饮过酒，该沈姨夫接掷。沈姨夫说道：

“二掷并头莲，莲漪戏彩鸳。”【夹批：金莲。直贯至不愤吹箫之金莲，盖得意杀也。】

沈姨夫也掷了个二，饮过两杯，就过盆与韩姨夫行令。韩姨夫说道：

“三掷三春李，李下不整冠。”【夹批：瓶儿。珠沉玉碎矣。】

韩姨夫掷完，吃了酒，送与温秀才。秀才道：“我学生奉令了——

四掷状元红，红紫不以为褻服。”【夹批：玉楼。玉儿自是尊贵。】

温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过，该应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识，不会顶真，只说个急口令儿罢：

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条绵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个黄白花狗，咬着那绵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黄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黄白花狗。不知手斗过那狗，狗斗过那手。”【夹批：忽用此作一间。】

西门庆笑骂道：“你这贼谄断肠子的天杀的，谁家一个手去逗狗来？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谁叫他不拿个棍儿来！我如今抄化子不见了拐棒儿——受狗的气了。”谢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说他是花子。”西门庆道：“该罚他一钟，不成个令。谢子纯，你行罢！”谢希大道：“我也说一个，比他更妙：

墙上一片破瓦，墙下一匹骡马。落下破瓦，打着骡马。不知是那破瓦打伤骡马，不知是那骡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话我的令不好，你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儿刘大姐就是个骡马，我就是个破瓦。——俺两个破磨对瘸驴。”谢希大道：“你家那杜蛮婆老淫妇，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夹批：白嚼入肚，又一笑。】两个人斗了回嘴，每人斟了一钟，该韩伙计掷。韩道国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门庆道：“顺着来，不要逊了。”于是韩道国说道：

“五掷腊梅花，花里遇神仙。”【夹批：爱姐贞操俱见。】

掷毕，该西门庆掷，西门庆道：“我要掷个六：

六掷满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夹批：月娘。直贯入云理守之梦，又西门死期至矣。】

果然掷出个六来。应伯爵看见，说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进禄，主有庆事。”【夹批：亦算反照。】于是斟了一大杯酒与西门庆。一面李铭等三个上来弹唱，顽耍至更阑方散。西门庆打发小优儿出门，看收了家伙，派定韩道国、甘伙计、崔本、来保四人轮流上宿，吩咐仔

细门户，【夹批：结转生涯。】就过那边去了。一宿晚景不题。

次日，应伯爵领了李智、黄四来交银子，说：“此遭只关了一千四百五六十两银子，不够还人，只挪了三百五十两银子与老爹。等下遭关出来再找完，不敢迟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说了两句美言。西门庆教陈敬济来，把银子兑收明白，打发去了。银子还摆在桌上，西门庆因问伯爵道：“常二哥说他房子寻下了，前后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他来对我说，正值小儿病重，我心里乱，就打发他去了。不知他对你说来不曾？”伯爵道：“他对我说来，我说，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乱乱的，有甚么心绪和你说话？你且休回那房主儿，等我见哥，替你题就是了。”西门庆道：“也罢，你吃了饭，拿一封五十两银子，今日是个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来罢。剩下的，叫常二哥门面开个小铺儿，月间赚几钱银子儿，就够他两口儿盘搅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顾他了。”不一时，放桌儿摆上饭来，西门庆陪他吃了饭，道：“我不留你。你拿了这银子去，替他干干这勾当去罢。”伯爵道：“你这里还教个大官和我去。”西门庆道：“没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夹批：以上西门一段，虽是结“得钞”一回之案，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门等小人尚知挥金助友，况不愿为西门者乎？真是调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这等说，今日我还有小事。实和哥说，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礼儿去，他使小厮来请我后晌坐坐。我不得来回你话，教个大官儿跟了去，成了房子，好教他来回你话的。”西门庆道：“若是恁说，叫王经跟你去罢。”一面叫王经跟伯爵来到了常家。常峙节正在家，见伯爵至，让进里面坐。伯爵拿出银子来与常峙节看，说：“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闲，杜三哥请我吃酒。我如今了毕你的事，我方得去。”常峙节连忙叫浑家快看茶来，说道：“哥的盛情，谁肯！”一面吃茶毕，叫了房中人来，同到新市街，兑与卖主银子，写立房契。伯爵吩咐与王经，归家回西门庆话。剩的银子，叫与常峙节收了。他便与常峙节作别，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门庆看了文契，还使王经送与常二收了，不在话下。正是：

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

一切万般皆下品，谁知恩德是良图。































##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总批：此回文字，最是难写。题虽两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笔写去，内却前前后后穿针递线，一丝不苟。真是龙门一手出来，不敢曰又一龙门也。

如写瓶儿，写西门，写伯爵，写潘道士，写吴银儿、王姑子，写冯妈妈，写如意儿，写花子由，其一时或闲笔插入，或忙笔正写，或关切或不关切，疏略浅深，一时皆见。至于瓶儿遗嘱，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绣春、老冯、月娘、西门、娇儿、玉楼、金莲、雪娥，不漏一人，而浅深恩怨皆出。其诸人之亲疏厚薄浅深，感触心事，又一笔不苟，层层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馀力，又接手写其死后“西门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灯绝后，预先写其一番哭注，不特瓶儿、西门哭，直写至西门与月娘哭，岂不大奇？至其一死，独写西门一人大哭，真声泪俱出。又写月娘之哭，又写众人之哭，又接写西门之再哭，又接写月娘之不哭，又接写西门之前厅哭，又写哭了又哭，然后将“鸡就叫了”一句顿住，便使一时半夜人死喧闹，以及各人言语心事，并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历历如真有其事。即真事令一人提笔记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曲折折，拉拉杂杂，无不写之。我已为至矣尽矣，其才亦应少竭矣，乃偏又接写请徐先生，报花子由，报诸亲；又写黑书；又写取布搭棚，请画师，且夹写玳安哭，又夹写西门再哭，月娘恼，玉楼疏，金莲畅快；又接写伯爵做梦，咂嘴跌脚；再接写西门哭，伯爵劝，一篇文字方完。我亦并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见其二段中，如千人万马，却一步不乱。读此一回，谓世间有一史公生在汉世，吾不信也。

西门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之言，月娘便恼；西门之哭，玉楼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发怒也。情事如画。

伯爵梦簪折，西门亦梦簪折，盖言瓶坠也。点题之妙，如此生动，谁能如此？】

诗曰：

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

得意紫鸾休舞镜，传言青鸟罢衔笺。

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辇长笼不续弦。

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

话说西门庆见李瓶儿服药无效，求神问卜发课，皆有凶无吉，无法可处。初时，李瓶儿还扎挣着梳头洗脸，下炕来坐净桶，次后渐渐饮食减少，形容消瘦，那消几时，【夹批：又过几时。】把个花朵般人儿，瘦弱得黄叶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铺垫草纸。恐怕人嫌秽恶，教丫头只烧着香。西门庆见他胳膊儿瘦得银条相似，只守着在房内哭泣，衙门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儿道：“我的哥，你还往衙门中去，只怕误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边流的亏，若得止住了，再把口里放开，吃些饮食儿，就好了。你男子汉，常绊在我房中做甚么！”西门庆哭道：“我的姐姐，我见你不好，心中舍不的你。”李瓶儿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将来你拦的住那些！”【夹批：真傻。】又道：“我有句话要对你说：我不知怎的，但没人在房里，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绰绰有人在跟前一般。夜里要便梦见他，拿刀弄杖，和我厮嚷，孩子也在他怀里。我去夺，反被他推我一交，说他又买了房子，来缠了好几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对你说。”西门庆听了说道：“人死如灯灭，这几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虚气弱了，那里有甚么邪魔魍魉、家亲外祟！我如今往吴道官庙里，讨两道符来，贴在房门上，看有邪祟没有。”说毕，走到前边，即差玳安骑头口往玉皇庙讨符去。走到路上，迎见应伯爵和谢希大，忙下头口。伯爵因问：“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里？”玳安道：“爹在家里，小的往玉皇庙讨符去。”伯爵与谢希大到西门庆家，因说道：“谢子纯听见嫂子不好，唬了一跳，敬来问安。”西门庆道：“这两日身上瘦的通不象模样了，丢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样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庙里做甚么去？”西门庆悉把李瓶儿害怕之事告诉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厮讨两道符来镇压镇压。”谢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气虚弱，那里有甚么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难，门外五岳观潘道士，【夹批：因吴道士引出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极遣的好邪，有名唤着潘捉鬼，常将符水救人。

哥，你差人请他来，看看嫂子房里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门庆道：“等讨了吴道官符来看，在那里住？没奈何，你就领小厮骑了头口，请了他来。”伯爵道：“不打紧，等我去。天可怜见嫂子好了，我就头着地也走。”说了一回话，【夹批：吉凶事无所不用其奉承者。】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

玳安儿讨了符来，贴在房中。晚间李瓶儿还害怕，【夹批：足一句。】对西门庆说：“死了的，他刚才和两个人来拿我，见你进来，躲出去了。”西门庆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应二哥说，此是你虚极了。他说门外五岳观有个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应伯爵去请他来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儿道：“我的哥哥，你请他早早来，那厮他刚才发恨而去，明日还来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请去。”西门庆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拿轿子接了吴银儿，和你做两日伴儿。”李瓶儿摇头儿说：“你不要叫他，只怕误了他家里勾当。”【夹批：月娘与桂姐不然。】西门庆道：“叫老冯来伏侍你两日儿如何？”李瓶儿点头儿。这西门庆一面使来安，往那边房子里叫冯妈妈，又不在，锁了门出去了。对一丈青说下：“等他来，好歹教他快来宅内，六娘叫他哩。”西门庆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应二爹往门外五岳观请潘道士去。”俱不在话下。【夹批：又第二日。】

次日，只见王姑子挎着一盒儿粳米、二十块大乳饼、一小盒儿十香瓜茄来看。【夹批：消经帐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时情景如火，又借王姑消瓶儿财帐，观瓶儿与银嘱时便知。】李瓶儿见他来，连忙教迎春搯扶起来坐的。【夹批：怕死之情。】王姑子道了问讯，李瓶儿请他坐下，道：“王师父，你自印经时去了，影边儿通不见你。我恁不好，你就不来看我看儿？”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儿到庵里，我才晓得。又说印经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妇合了一场好气。与你老人家印了一场经，只替他赶了网儿。背地里和印经的打了五两银子夹帐，我通没见一个钱儿。你老人家作福，这老淫妇到明日堕阿鼻地狱！为他气的我不好了，【夹批：利在则然，一毫非假。】把大娘的寿日都误了，没曾来。”李瓶儿道：“他各人作业，随他罢，你休与他争执了。”王姑子道：“谁和他争执甚么。”李瓶儿道：“大娘好不恼你哩，说你把他受生经都误了。”【夹批：因印经生受

却误了受生经，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萨，我虽不好，敢误了他的经？——在家整诵了一个月，昨日圆满了，【夹批：妙绝自谎。】今日才来。先到后边见了她，把我这些屈气告诉了他一遍。我说，不知他六娘不好，没甚么，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几块乳饼，与你老人家吃粥儿。大娘才叫小玉姐领我来看看你老人家。”小玉打开盒儿，李瓶儿看了说道：“多谢你费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这乳饼就蒸两块儿来，我亲看你娘吃些粥儿。”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儿吩咐迎春：“摆茶来与王师父吃。”王姑子道：“我刚才后边大娘屋里吃了茶，煎些粥来，我看着你吃些。”

不一时，迎春安放桌儿，摆了四样茶食，打发王姑子吃了，然后拿上李瓶儿粥来，一碟十香甜酱瓜茄、一碟蒸的黄霜霜乳饼、两盏粳米粥，一双小牙筷。迎春拿着，奶子如意儿在旁拿着瓯儿，喂了半日，只呷了两三口粥儿，咬了一些乳饼儿，就摇头儿不吃了，教：“拿过去罢。”王姑子道：“人以水食为命，恁煎的好粥儿，你再吃些儿不是？”李瓶儿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儿掇过去。王姑子揭开被，看李瓶儿身上，肌体都瘦的没了，唬了一跳，说道：“我的奶奶，我去时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怎样的了？”如意儿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气恼上起的病，【夹批：知心者方能又接续香火。】爹请了太医来看，每日服药，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内，哥儿着了惊唬不好，娘昼夜忧戚，那样劳碌，连睡也不得睡，实指望哥儿好了，不想没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气，暗恼在心里，就是铁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发了！是人家有些气恼儿，对人前分解分解也还好，娘又不出语，着紧问还不说哩。”【夹批：借如意儿说出。】王姑子道：“那讨气来？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谁气着他？”奶子道：“王爷，你不知道——”因使绣春外边瞧瞧，看关着门不曾：【夹批：早为如意起花样，以便下文守灵时生色。一路非写瓶儿也。】“——俺娘都因为着了那边五娘一口气。——他那边猫挝了哥儿手，生生的唬出风来。爹来家，那等问着，娘只是不说。落后大娘说了，才把那猫来摔杀了。他还不承认，拿我每煞气。八月里，哥儿死了，他每日那边指桑树骂槐树，百般称快。【夹批：又补出。】俺娘这屋里分明听见，有个不恼的！左右背地里气，只是出眼泪。因此这样暗气暗恼，才致了这一场病。——天知道罢了！娘

可是好性儿，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自来没有个面红面赤。有件称心的衣裳，不等的别人有了，他还不穿出来。【夹批：补得伤心，亦是自寻苦吃，若仍做花二娘，谁人管伊也。】这一家子，那个不叨贴娘些儿？可是说的，饶叨贴了娘的，还背地不道是。”【夹批：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儿道：“象五娘那边潘姥姥，来一遭，遇着爹在那边歇，就过来这屋里和娘做伴儿。临去，娘与他鞋面、衣服、银子，甚么不与他？五娘还不道是。”【夹批：索性令如意畅言之，又为拮打安根。】李瓶儿听见，便嗔如意儿：“你这老婆，平白只顾说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随他罢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夹批：金莲不及瓶儿在此。】王姑子道：“我的佛爷，谁如你老人家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后来还有好处。”李瓶儿道：“王师父，还有甚么好处！一个孩儿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个伶俐。【夹批：鬼又如何一步步走，走又如何是伶俐，轮回幻海确有此想。】我心里还要与王师父些银子儿，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请几位师父，多诵些《血盆经》，忏忏我这罪业。”王姑子道：“我的菩萨，你老人家忒多虑了。你好心人，龙天自然加护。”正说着，只见琴童儿进来对迎春说：“爹吩咐把房内收拾收拾，花大舅便进来看娘，在前边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说道：“我且往后边去走走。”李瓶儿道：“王师父，你休要去了，与我做两日伴儿，我还和你说话哩。”【夹批：总是怕死，故独亲王尼。】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

不一时，西门庆陪花大舅进来看问，见李瓶儿睡在炕上不言语，花子由道：“我不知道，昨日听见这边大官儿去说，才晓的。明日你嫂子来看你。”【夹批：竟是李子由、花瓶儿矣。】那李瓶儿只说了一声：“多有起动。”就把面朝里去了。【夹批：往事不堪回首，深悲孽镜高悬也。】花子由坐了一回，起身到前边，向西门庆说道：“俺过世老公公在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曾吃了不曾？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里曾收下此药，何不服之？”西门庆道：“这药也吃过了。昨日本县胡大尹来拜，我因说起此疾，他也说了个方儿：棕炭与白鸡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由道：“这个就难为了。姐夫，你早替他看

下副板儿，预备他罢。明日教他嫂子来看他。”说毕，起身去了。

奶子与迎春正与李瓶儿垫草纸在身底下，只见冯妈妈来到，【夹批：插入老冯，消瓶儿色字。观后嘱才冯“莫不就撵你”可知，与李夫人不肯回脸之意同悲也。】向前道了万福。如意儿道：“冯妈妈贵人，怎的不来看看娘？昨日爹使来安儿叫你去，说你锁着门，往那里去来？”冯婆子道：“说不得我这苦。成日往庙里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来家，偏有那些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儿道：“你老人家怎的有这些和尚？早时没王师父在这里？”那李瓶儿听了，微笑了一笑儿，说道：“这妈妈子，单管只撒风。”【夹批：此后风真撒矣。】如意儿道：“冯妈妈，叫着你还不来！娘这几日，粥儿也不吃，只是心内不耐烦，你刚才来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儿。你老人家伏侍娘两日，管情娘这病就好了。”冯妈妈道：“我是你娘退灾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窝里摸了摸他身上，说道：“我的娘，你好些儿也罢了！”又问：“坐杌子还下的来？”迎春道：“下的来倒好！前两遭，娘还挣扎，俺每搯扶着下来。这两日通只在炕上铺垫草纸，一日两三遍。”

正说着，只见西门庆进来，看见冯妈妈，说道：“老冯，你也常来这边走走，怎的去了就不来？”婆子道：“我的爷，我怎不来？这两日腌菜的时候，挣两个钱儿，腌些菜在屋里，遇着人家领来的业障，好与他吃。不然，我那讨闲钱买菜来与他吃？”【夹批：忙中偏有闲笔。】西门庆道：“你不对我说，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拨两三畦与你也够了。”婆子道：“又敢缠你老人家。”说毕，过那边屋里去了。

西门庆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熏爇芸香。西门庆便问：“你今日心里觉怎样？”又问迎春：“你娘早晨吃些粥儿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师父送了乳饼，蒸来，娘只咬了一些儿，呷了不上两口粥汤，就丢下了。”西门庆道：“应二哥刚才和小厮门外请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来保再请去。”李瓶儿道：“你上紧着人请去，那厮，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缠。”西门庆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请他来替你把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药，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儿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这个拙病，那里好甚么！奴指望在你

身边团圆几年，也是做夫妻一场，谁知到今二十七岁，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没造化，这般不得命，抛闪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门关上了。”说着，一把拉着西门庆手，两眼落泪，哽哽咽咽，再哭不出声来。【夹批：所为孽也。】那西门庆又悲恸不胜，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话，只顾说。”两个正在屋里哭，忽见琴童儿进来，说：“答应的禀爹，明日十五，衙门里拜牌，画公座，大发放，爹去不去？班头好伺候。”西门庆道：“我明日不得去，拿帖儿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罢。”琴童应诺去了。李瓶儿道：“我的哥哥，你依我还往衙门去，休要误了公事。我知道几时死，还早哩！”西门庆道：“我在家守你两日儿，其心安忍！你把心来放开，不要只管多虑了。刚才花大舅和我说，教我早与你看下副寿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儿点头儿，便道：“也罢，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钱，将就使十来两银子，买副熟料材儿，把我埋在先头大娘坟旁，只休把我烧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抢些浆水，也方便些。【夹批：惨景。】你偌多人口，往后还要过日子哩！”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如刀剜肝胆、剑锉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说的是那里话！我西门庆就穷死了，也不肯亏负了你！”【夹批：一番西门庆死别，却先写一段生离。】正说着，只见月娘亲自拿着一小盒儿鲜苹菠进来，说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里送苹菠儿来你吃。”因令迎春：“你洗净了，拿刀儿切块来你娘吃。”李瓶儿道：“又多谢他大妗子挂心。”【夹批：并大妗子亦不可漏，其笔力为何如！】不一时，迎春旋去皮儿，切了，用瓯儿盛贮，拈了一块，与他放在口内，只嚼了些味儿，还吐出来了。月娘恐怕劳碌他，安顿他面朝里就睡了。

西门庆与月娘都出外边商议。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须早早与他看一副材板儿，省得到临时马捉老鼠，又乱不出好板来。”西门庆道：“今日花大哥也是这般说。适才我略与他题了题儿，他吩咐：‘休要使多了钱，将就抬副熟板儿罢。你偌多人口，往后还要过日子。’倒把我伤心了这一会。我说亦发等请潘道士来看了，看板去罢。”月娘道：“你看没分晓，一个人形也脱了，关口都锁住，勺水也不进，还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舍与人，也不值甚么。”西门庆道：“既是恁说……”就出到厅上，叫将贲四来，问他：“谁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两个拿银子看一副来。”贲四

道：“大街上陈千户家，新到了几副好板。”西门庆道：“既有好板，”即令陈敬济：“你后边问你娘要五锭大银子来，你两个看去。”那陈敬济忙进去取了五锭元宝出来，同贲四去了。

直到后晌才来回话，说：“到陈千户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又价钱不合。回来路上，撞见乔亲家爹，说尚举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举人父亲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时，带来预备他老夫人的两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这一副——墙磕、底盖、堵头俱全，共大小五块，定要三百七十两银子。乔亲家爹同俺每过去看了，板是无比的好板。乔亲家与做举人的讲了半日，只退了五十两银子。不是明年上京会试用这几两银子，他也还舍不得卖哩。”西门庆道：“既是你乔亲家爹主张，兑三百二十两抬了来罢，休要只顾摇铃打鼓的。”陈敬济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两，还找与他七十两银子就是了。”一面问月娘又要出七十两银子，二人去了。

比及黄昏时分，只见几个闲汉，用大红毡条裹着，抬板进门，放在前厅天井内。打开，西门庆观看，果然好板。随即叫匠人来锯开，里面喷香。每块五寸厚，二尺五寸宽，七尺五寸长。看了满心欢喜。【夹批：此等欢喜奇绝。】又旋寻了伯爵到来看，因说：“这板也看得过了。”伯爵喝采不已，说道，“原说是姻缘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场，今日情受这副材板够了。”【夹批：此犀带何如？不意俱劳谬奖。】吩咐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赏你五两银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厅七手八脚，连夜攒造。伯爵嘱来保：“明日早五更去请潘道士，他若来，就同他一答儿来，不可迟滞。”说毕，陪西门庆在前厅看着做材，到一更时分才家去。西门庆道：“明日早些来，只怕潘道士来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辞出门去了。【夹批：一路写伯爵还夹在其中，仓皇忙乱逼真，帮闲骨相俱出。】

却说老冯与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儿屋里相伴。只见西门庆前边散了，进来看视，要在屋里睡。李瓶儿不肯，说道：“没的这屋里齷齪齷齪的，他每都在这里，不方便，你往别处睡去罢。”西门庆又见王姑子都在这里，遂过那边金莲房里去了。

李瓶儿教迎春把角门关了，上了拴，教迎春点着灯，打开箱子，取

出几件衣服、银首饰来，放在旁边。先叫过王姑子来，与了他五两一锭银子、一匹绸子：“等我死后，你好歹请几位师父，与我诵《血盆经忏》。”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虑了。天可怜见，你只怕好了。”李瓶儿道：“你只收着，不要对大娘说我与你银子，【夹批：一句直照墙头寄物，深深埋恨，此日方吐一字。盖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后瓶儿之物，瓶儿岂不自知亦必为月娘乎！既必为月娘有，则此日之物，虽暂为瓶儿一日之有，即无非月娘之物。异日皮袄尚能动玉姐之酸，况瓶儿自己之柔肠乎！故知与王姑五两，即算取月娘五两与之，不令其知，真大痛也。】只说我与了你这匹绸子做经钱。”王姑子道，“我知道。”于是把银子和绸子收了。【夹批：先嘱王姑子，总是怕死。】又唤过冯妈妈来，向枕头边也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根银掠儿，递与他，说道：“老冯，你是个旧人，我从小儿，你跟我到如今。【夹批：屏残风令矣，千古伤心。】我如今死了去，也没甚么，这一套衣服并这件首饰儿，与你做一念儿。这银子你收着，到明日做个棺材本儿。你放心，那边房子，等我对你爹说，你只顾住着，只当替他看房儿，他莫不就撵你不成！”【夹批：不知王六儿一处接手也，又瓶儿以色事西门者也。一旦身死。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门之情不弃，其嘱老冯一语，真九回肠，一声“何满子”也。】冯妈妈一手接了银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说道：“老身没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与老身做一日主儿。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里归着？”【夹批：二段老冯。】李瓶儿又叫过奶子如意儿，与了他一袭紫绸子袄儿、蓝绸裙、一件旧绫披袄儿、两根金头簪子、一件银满冠儿，说道：“也是你奶哥儿一场。哥儿死了，我原说的，教你休搬上奶去，实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还对你爹和你大娘说，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儿，就教接你的奶儿罢。这些衣服，与你做一念儿，你休要抱怨。”【夹批：伤心语。】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头哭道：“小媳妇实指望伏侍娘到头，娘自来没曾大气儿呵着小媳妇。还是小媳妇没造化，哥儿死了，娘又病的这般不得命。好歹对大娘说，小媳妇男子汉又没了，死活只在爹娘这里答应了，出去投奔那里？”【夹批：直吐深心，后文俱见。】说毕，接了衣服首饰，磕了头起来，立在旁边，只顾揩眼泪。【夹批：一段如意儿。】李瓶儿一面叫过迎春、绣春来跪下，嘱咐道：“你两个，也是你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我今死去，也顾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与你了。我每人与你

这两对金裹头簪儿、两枝金花儿做一念儿。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出不去了，我教与你大娘房里拘管。这小丫头绣春，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你出身去罢。省的观眉说眼，在这屋里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见出样儿来了。你伏侍别人，还象在我手里那等撒娇撒痴，好也罢，歹也罢了，谁人容的你？”那绣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夹批：痴情确切如此。】李瓶儿道：“你看傻丫头，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绣春道：“我守着娘的灵。”李瓶儿道：“就是我的灵，供养不久，也有个烧的日子，你少不的也还出去。”绣春道：“我和迎春都答应大娘。”李瓶儿道：“这个也罢了。”这绣春还不知甚么，那迎春听见李瓶儿嘱咐他，接了首饰，一面哭的言语都说不出来。【夹批：一段迎春、秀春。】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当夜，李瓶儿都把各人嘱咐了。到天明，西门庆走进房来。李瓶儿问：“买了我的棺材来了没有？”西门庆道：“昨日就抬了板来，在前边做哩。——且冲冲你，你若好了，情愿舍与人罢。”李瓶儿因问：“是多少银子买的？休要使那枉钱。”西门庆道：“没多，只百十两来银子。”李瓶儿道：“也还多了。预备下，与我放着。”西门庆说了回出来，前边看着做材去了。吴月娘和李娇儿先进房来，看见他十分沉重，便问道：“李大姐，你心里却怎样的？”李瓶儿攥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么话儿，二娘也在这里，你和俺两个说。”李瓶儿道：“奴有甚话儿——奴与娘做姊妹这几年，又没曾亏了我，实承望和娘相守到白头，不想我的命苦，先把个冤家没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这个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后，房里这两个丫头无人收拘。那大丫头已是他爹收用过的，教他往娘房里伏侍娘。小丫头，娘若要使唤，留下；不然，寻个单夫独妻，与小人家做媳妇儿去罢，省得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场，奴就死，口眼也闭。奶子如意儿，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儿一场，明日娘生下哥儿，就教接他奶儿罢。”【夹批：一段月娘。】月娘说道：“李大姐，你放宽心，都在俺两个身上。说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绣春教他伏侍二娘罢。如今二娘房里丫头不老实做活，早晚要打发出去，教绣春伏侍他罢。奶子如意儿，既是你说他

没投奔，咱家那里占用不下他来？就是我有孩子没孩子，到明日配上个小厮，与他做房家人媳妇也罢了。”李娇儿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顾虑，一切事都在俺两个身上。【夹批：一段娇儿，却是娇儿自言。】绣春到明日过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内伏侍我，等我抬举他就是了。”李瓶儿一面叫奶子和两个丫头过来，与二人磕头。那月娘由不得眼泪出。

不一时，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他，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夹批：一段玉楼、金莲、雪娥、玉楼亦在二人之列，真错认玉楼，然玉楼与瓶儿莫逆，亦非所为，玉楼深浅得宜，总是玉楼深心，非浅人可测。】落后待的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独月娘在屋里守着他，李瓶儿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夹批：又嘱月娘，写是一时众人恩怨深浅都出，月娘独用两番嘱咐。】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听说：只这一句话，就感触月娘的心来。后次西门庆死了，金莲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儿临终这句话。正是：

惟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生尘。

正说话间，只见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观请了潘法官来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头收拾房中干净，【夹批：是瓶儿房中。】伺候净茶净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与众妇女都藏在那边床屋里听观。【夹批：细。】不一时，只见西门庆领了那潘道士进来。怎生形相？但见：

头戴云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系杂色彩丝绦，背插横纹古铜剑。两只脚穿双耳麻鞋，手执五明降鬼扇。八字眉，两个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胡。威仪凛凛，相貌堂堂。若非霞外云游客，定是蓬莱玉府人。

潘道士进入角门，刚转过影壁，将走到李瓶儿房穿廊台基下，那道士往后退讷两步，似有呵叱之状，尔语数四，【夹批：影。】方才左右揭帘进入房中，向病榻而至。运双睛，拿力以慧通神目一视，仗剑手

内，掐指步罡，念念有辞，早知其意。【夹批：知有鬼也。】走出明间，朝外设下香案。西门庆焚了香，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将，不来等甚？”嚙了一口法水去，忽阶下卷起一阵狂风，仿佛似有神将现于面前一般。【夹批：写得人心如见，却不是牛鬼蛇神。】潘道士便道：“西门氏门中，有李氏阴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与我拘当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与我擒来，毋得迟滞！”良久，只见潘道士瞑目变神，端坐于位上，据案击令牌，恰似问事之状，良久乃止。【夹批：证明子虚化官哥公案，在此一问。】出来，西门庆让至前边卷棚内，问其所以，潘道士便说：“此位娘子，惜乎为宿世冤愆诉于阴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夹批：明说死孽。】西门庆道：“法官可解禳得么？”潘道士道：“冤家债主，须得本人，虽阴官亦不能强。”【夹批：天理当然。】因见西门庆礼貌虔切，便问：“娘子年命若干？”西门庆道：“属羊的，二十七岁。”潘道士道：“也罢，等我与他祭祭本命星坛，看他命灯如何。”【夹批：便是后天，成何益哉！】西门庆问：“几时祭？用何香纸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时，用白灰界画，建立灯坛，【夹批：灰坛。】以黄绢围之，【夹批：绢围。】镇以生辰坛斗，【夹批：坛斗。】祭以五谷枣汤，【夹批：祭物。】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灯二十七盏，【夹批：灯。】上浮以华盖之仪，【夹批：华盖。】余无他物，官人可斋戒青衣，坛内俯伏行礼，贫道祭之，鸡犬皆关去，不可入来打搅。”西门庆听了，忙吩咐一一备办停当。就不敢进去，只在书房中沐浴斋戒，换了净衣。留应伯爵也不家去了，【夹批：细。】陪潘道士吃斋馔。

到三更天气，建立灯坛完备，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坛，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华盖；【夹批：上。】周列十二宫辰，【夹批：周围。】下首才是本命灯，【夹批：下。】共合二十七盏。先宣念了投词。西门庆穿青衣俯伏阶下，左右尽皆屏去，不许一人在左右。灯烛荧煌，一齐点将起来。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发来，仗剑，口中念念有词。望天罡，取真气，布步诀，蹶瑶坛。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声令下一声雷。但见晴天月明星灿，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阵怪风。正是：

非干虎啸，岂是龙吟？仿佛入户穿帘，定是催花落叶。推云出岫，

送雨归川。雁迷失伴作哀鸣，鸥鹭惊群寻树杪。姮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风所过三次，忽一阵冷气来，【夹批：是狮子街房子内病中结成者，是乔皇亲花园内投胎者。】把李瓶儿二十七盏本命灯尽皆刮灭。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见一个白衣人【夹批：子虚别来无恙。】领着两个青衣人，从外进来，手里持着一纸文书，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观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颗印信，唬的慌忙下法座来，向前唤起西门庆来，如此这般，说道：“官人请起来罢！娘子已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夹批：二句乃普净座前定案。】本命灯已灭，岂可复救乎？只在旦夕之间而已。”那西门庆听了，低首无语，【夹批：作孽人尽头语。】满眼落泪，哀告道：“万望法师搭救则个！”潘道士道：“定数难逃，不能搭救了。”就要告辞。西门庆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罢！”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庙止，自然之道。”西门庆不复强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匹、白金三两作经衬钱。潘道士道：“贫道奉行皇天至道，对天盟誓，不敢贪受世财，取罪不便。”推让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匹，作道袍穿，就作辞而行。【夹批：吴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收布，所云布施，即无不收乎！一笑。】嘱咐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夹批：得度即渡。】言毕，送出大门，拂袖而去。【夹批：发脱道士，庶笔墨干净。】

西门庆归到卷棚内，看着收拾灯坛。见没救星，心中甚恻，向伯爵，不觉眼泪出。【夹批：向伯爵落泪，奇绝。】伯爵道：“此乃各人禀的寿数，到此地位，强求不得。哥也少要烦恼。”因打四更时分，【夹批：四更时分。】说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罢。我且家去，明日再来。”西门庆道：“教小厮拿灯笼送你去。”即令来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关上门进来。

那西门庆独自一个坐在书房内，掌着一枝蜡烛，心中哀恻，口里只长吁气，寻思道：“法官教我休往房里去，我怎生忍得！宁可我死了也罢。【夹批：又渡下文。】须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儿。”于是进入房中。见李瓶儿面朝里睡，听见西门庆进来，翻过身来便道：“我的哥哥，

【夹批：一个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进来了？”因问：“那道士点得灯怎么说？”西门庆道：“你放心，灯上不妨事。”李瓶儿道：“我的哥哥，【夹批：两个我的哥哥。】你还哄我哩，刚才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在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西门庆听了，两泪交流，放声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实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谁知你又抛闪了我去了。宁教我西门庆口眼闭了，倒也没这等割肚牵肠。”那李瓶儿双手搂抱着西门庆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声。【夹批：瓶儿先哭，妙。】说道：“我的哥哥，【夹批：三个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白头相守，谁知奴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的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苦口说你？”西门庆听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夹批：一个我的姐姐与上文我的哥哥对针。】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虑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夹批：四字下得斟酌。】今世里与你做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夹批：一来回小哭。】李瓶儿又吩咐迎春、绣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说来，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头，他二娘已承揽。——他房内无人，便教伏侍二娘罢。”西门庆道：“我的姐姐，【夹批：两个我的姐姐。】你没的说，你死了，谁人敢分散你丫头！奶子也不打发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灵。”李瓶儿道：“甚么灵！回个神主子，过五七烧了罢了。”西门庆道：“我的姐姐，【夹批：三个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门庆在一日，供养你一日。”两个说话之间，李瓶儿催促道：“你睡去罢，这咱晚了。”【夹批：不然，几乎忘却四更说话。】西门庆道：“我不睡了，在这屋里守你守儿。”李瓶儿道：“我死还早哩，这屋里秽污，熏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

西门庆不得已，吩咐丫头：“仔细看守你娘。”往后边上房里，对月娘悉把祭灯不济之事告诉一遍：“刚才我到他房中，我观他说话儿还伶俐。天可怜，只怕还熬出来也不见得。”【夹批：颖上三毫，如灯取影。】月娘道：“眼眶儿也塌了，嘴唇儿也干了，耳轮儿也焦了，还好

甚么！也只在早晚间了。他这个病是恁伶俐，临断气还说话儿。”【夹批：颖上三毫，如灯取影。】西门庆道：“他来了咱家这几年，大大小小，没曾惹了一个人，且是又好个性格儿，又不出语，你教我舍的他那些儿！”题起来又哭了。【夹批：又一番小哭。】月娘亦止不住落泪。

不说西门庆与月娘说话，【夹批：写至月娘与西门同哭泣，岂不大奇。】且说李瓶儿唤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里略倒倒儿。”因问道：“有多咱时分了？”奶子道：“鸡还未叫，有四更天了。”【夹批：仍是四更。】叫迎春替他铺垫了身底下草纸，搵他朝里，盖被停当，睡了。众人都熬了一夜没曾睡，老冯与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与绣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铺，刚睡倒没半个时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际，梦见李瓶儿下炕来，推了迎春一推，嘱咐：“你每看家，我去也。”【夹批：痴景杳杳冥冥。】忽然惊醒，见桌上灯尚未灭。忙向床上视之，还面朝里，摸了摸，口内已无气矣。不知多咱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可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正是：

阎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众人，点灯来照，果然没了气儿，身底下流血一洼，慌了手脚，忙走去后边，报知西门庆。西门庆听见李瓶儿死了，和吴月娘两步做一步奔到前边，揭起被，但见面容不改，体尚微温，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红绫抹胸儿。西门庆也不顾甚么身底下血渍，【夹批：细。】两只手捧着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夹批：写得出，方是一来回大哭。】吴月娘亦搵泪哭涕不止。【夹批：下语深浅自见。】落后，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合家大小丫头养娘都哭起来，哀声动地。【夹批：连着写来，妙绝。】月娘向众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儿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楼道：“我摸他身上还温温儿的，也才去了不多回儿。咱趁热脚儿不替他穿上衣裳，还等甚么？”月娘见西门庆磕伏在他身上，挝脸儿那等哭，只叫：“天杀了我西门庆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陷了你了！”【夹批：一语直照入门时。】

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你看韶刀！哭两声儿，丢开手罢了。一个死人身上，也没个忌讳，就脸挝着脸儿哭，倘或口里恶气扑着你是的！他没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来？【夹批：月娘心事，亦在其入门时，故一触即动也。】各人寿数到了，谁留得住他！那个不打这条路儿来？”因令李娇儿、孟玉楼：“你两个拿钥匙，那边屋里寻他几件衣服出来，咱每眼看着与他穿上。”又叫：“六姐，咱两个把这头来替他整理整理。”西门庆又向月娘说：“多寻出两套他心爱的好衣服，与他穿了去。”月娘吩咐李娇儿、玉楼：“你寻他新裁的大红缎遍地锦袄儿、柳黄遍地锦裙，并他今年乔亲家去那套丁香色云绸妆花衫、翠蓝宽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绫袄、黄绸子裙出来罢。”

当下迎春拿着灯，孟玉楼拿钥匙，走到那边屋里，开了箱子，寻了半日，寻出三套衣裳来，又寻出一件衬身紫绫小袄儿、【夹批：早为入梦作因。】一件白绸子裙、一件大红小衣儿并白绫女袜儿、妆花膝裤腿儿。李娇儿抱过这边屋里与月娘瞧。月娘正与金莲灯下替他整理头髻，用四根金簪儿绾一方大鸦青手帕，旋勒停当。李娇儿因问：“寻双甚么颜色鞋，与他穿了去？”潘金莲道：“姐姐，他心爱穿那双大红遍地金高底鞋儿，【夹批：此处“心爱”二字，冷尽人心。】只穿了没多两遭儿，倒寻出来与他穿去罢。”吴月娘道：“不好，倒没的穿到阴司里，教他跳火坑。【夹批：映月娘好佛。】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罗遍地金高底鞋，与他装绑了去罢。”李娇儿听了，忙叫迎春寻出来。众人七手八脚，都装绑停当。

西门庆率领众小厮，在大厅上收卷书画，围上帟屏，把李瓶儿用板门抬出，停于正寝。【夹批：非礼也。】下铺锦褥，上覆纸被，安放几筵香案，点起一盏随身灯来。专委两个小厮在旁侍奉：一个打磬，一个炷纸，一面使玳安：“快请阴阳徐先生来看时批书。”月娘打点出装绑衣服来，就把李瓶儿床房门锁了，【夹批：大书特书月娘可畏可恨，令人不愿一见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险，百二十分狠。自墙头寄物后，不谓又有此一畅心之事于一锁门也。然为后勤部钥匙伏线。】只留炕屋里，交付与丫头养娘。冯妈妈见没了主儿，哭的三个鼻头两行眼泪，王姑子且口里喃喃呐呐，替李瓶儿念《密多心经》、《药师经》、《解冤经》、《楞严经》并《大悲中道神咒》，请引路王菩萨与他接引冥途。【夹

批：文心何暇整之甚。】西门庆在前厅，手拍着胸膛，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声都哭哑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夹批：至于此大哭。】比及乱着，鸡就叫了。【夹批：自上文黄昏点灯，直写至四更，再写至四更将终，至此一笔写“鸡就叫了”四字，真有千钧之力。上文一准备没睡诸人忙乱如画。】

玳安请了徐先生来，向西门庆施礼，说道：“老爹烦恼，奶奶没在于甚时候？”西门庆道：“因此时候不真：睡下之时，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时候没了。”徐先生道：“不打紧。”因令左右掌起灯来，揭开纸被观看，手掐丑更，说道：“正当五更二点辙，【夹批：此处补出五更二点辙。】还属丑时断气。”西门庆即令取笔砚，请徐先生批书。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将下来：“一故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时，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六日丑时。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声，成服后无妨。入殓之时，忌龙、虎、鸡、蛇四生人，亲人不避。”【夹批：才子无所不通，医卜星相皆化工矣。】吴月娘使出玳安来：“叫徐先生看看黑书上，往那方去了。”【夹批：妙绝。俗规何处得此书来愚弄世人？往他方去，更妙，写尽愚人。】徐先生一面打开阴阳秘书观看，说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时，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夹批：可笑之极，然则十二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个也，写尽愚人。】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气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夹批：盛衰之数，想当然耳。】后耽搁至二十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终年享福，寿至四十二岁，得气而终。”【夹批：报亦狠哉，与子虚丝毫不爽。】看毕黑书，众妇女听了，皆各叹息。西门庆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请问：“老爹，停放几时？”西门庆哭道：“热突突怎么就打发出去的，须放过五七才好。”徐先生道：“五七内没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内，宜择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时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时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门庆道：“也罢，到十月十二日发引，再没挪移了。”徐先生写了殃榜，盖伏死者身上，向西门庆道：“十九日辰时大殓，一应之物，老爹这里备下。”

刚打发徐先生出了门，天已发晓。西门庆使琴童儿骑头口，往门外请花大舅，然后分班差人各亲着处报丧。又使人往衙门中给假，又使玳安往狮子街取了二十桶灏纱漂白、三十桶生眼布来，叫赵裁雇了许多裁缝，【夹批：比看灯时所赶衣服何如？】在西厢房先造帷幕、【夹批：细。】帐子、【夹批：细。】桌围，【夹批：细。】并入殓衣衾缠带、【夹批：细。】各房里女人衫裙，【夹批：细。】外边小厮伴当，每人都是白唐巾，【夹批：细。】一件白直裰。【夹批：细。】又兑了一百两银子，教贲四往门外店里买了三十桶魁光麻布、【夹批：细。】二百匹黄丝孝绢，【夹批：细。】一面又教搭彩匠，在天井内搭五间大棚。【夹批：一路细细写来，总是全无月娘，市井无礼，可叹，可笑。】西门庆因思想李瓶儿动止行藏模样，忽然想起忘了与他传神，叫过来保来问：“那里有好画师？寻一个来传神。我就把这件事忘了。”来保道：“旧时与咱家画围屏的韩先儿，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画士，革退来家，他传的好神。”西门庆道：“他在那里住？快与我请来。”来保应诺去了。

西门庆熬了一夜没睡的人，前后又乱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恸，神思恍惚，只是没好气，骂丫头、踢小厮，守着李瓶儿尸首，由不得的放声哭叫。【夹批：大哭余文。】那玳安在旁，亦哭的言不的语不的。【夹批：百忙写玳安奇绝。】吴月娘正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在帐子后，打伙儿分孝与各房里丫头并家人媳妇，看见西门庆哑着喉咙只顾哭，【夹批：大哭余文。】问他，茶也不吃，只顾没好气。月娘便道：“你看恁劳叨！死也死了，你没了哭的他活？只顾扯长绊儿哭起来了。三两夜没睡，头也没梳，脸也没洗，乱了恁五更，黄汤辣水还没尝着，就是铁人也禁不的。把头梳了，出来吃些甚么，还有个主张。好小身子，一时摔倒了，却怎样儿的！”玉楼道：“原来他还没梳头洗脸哩？”【夹批：玉楼冷淡处。】月娘道：“洗了脸倒好！我头里使小厮请他后边洗脸，他把小厮踢进来，谁再问他来！”金莲道：“你还没见，头里我倒好意说，他已死了，你恁般起来，把骨秃肉儿也没了。你在屋里吃些甚么儿，出去再乱也不迟。他倒把眼睁红了的，骂我：‘狗攘的淫妇，管你甚么事！’”【夹批：写西门心事。】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攘，却教谁攘哩！【夹批：今后再无争攘之人矣。】——恁不合理的行货子。只说人和他合气。”【夹批：是畅语。】月娘道：“热突突死了，怎么不

疼？你就疼，也还放在心里，【夹批：月娘险人，可畏。】那里就这般显出来？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恶气没恶气，就口挝着口那等叫唤，不知甚么张致。他可可儿来三年没过一日好日子，镇日教他挑水挨磨来？”【夹批：深心俱出。】孟玉楼道：“李大姐倒也罢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夹批：玉楼之怨深矣。】

正说着，只见陈敬济手里拿着九匹水光绢，说：“爹教娘每剪各房里手帕，剩下的与娘每做裙子。”【夹批：大非礼。】月娘收了绢，便道：“姐夫，你去请你爹进来扒口子饭。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还没尝着哩。”敬济道：“我是不敢请他。头里小厮请他吃饭，险些没一脚踢杀了，我又惹他做甚么？”【夹批：又补出。】月娘道：“你不请他，等我另使人请他来吃饭。”良久，叫过玳安来说道：“你爹还没吃饭，哭这一日了。你拿上饭去，趁温先生在这里，陪他吃些儿。”玳安道：“请应二爹和谢爹去了。等他来时，娘这里使人拿饭上去，消不的他几句言语，管情爹就吃了。”吴月娘说道：“砣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里蛔虫？俺每这几个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两个来才吃饭？”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儿，那遭少了他两个？爹三钱，他也是三钱；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随问怎的着了恼，只他到，略说两句话儿，爹就眉花眼笑的。”【夹批：已渡伯爵二人。】

说了一回，棋童儿请了应伯爵、谢希大二人来到。进门扑倒灵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义的嫂子”，【夹批：可见无怨尤之难。】被金莲和玉楼骂道：“贼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没仁义的？”二人哭毕，爬起来，西门庆与他回礼，两个又哭了，说道：“哥烦恼，烦恼。”一面让至厢房内，与温秀才叙礼坐下。先是伯爵问道：“嫂子是甚时候歿了？”西门庆道：“正丑时断气。”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问我，我说看阴鹭，嫂子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刚睡下就做了一梦，【夹批：此处一梦为一部梦字起头。】梦见哥使大官儿来请我，说家里吃庆官酒，教我急急来到。见哥穿着一身大红衣服，向袖中取出两根玉簪儿与我瞧，【夹批：瓶坠却以簪折点睛，大妙。是知后黄真人明言黄土伤心也。】说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对哥说：‘可惜了，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说两根都是玉的。【夹批：迷者自以为然。】我醒了，就知道此梦做的不好。房下见我只顾咂嘴，便

问：‘你和谁说话？’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晓告诉你。’等到天明，只见大官儿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顾跌脚。【夹批：白描。】果然哥有孝服。”西门庆道：“我昨夜也做了恁个梦，【夹批：又一梦。】和你这个一样儿。梦见东京翟亲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儿，【夹批：伯爵两根，单指瓶、莲、西门六根，却单为瓶儿一人。】内有一根〔石否〕折了。我说，可惜了。醒来正告诉房下，不想前边断了气。好不睁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眼不见就罢了。到明日，一时半刻想起来，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时，我又没曾亏欠了人，天何今日夺吾所爱之甚也！【夹批：非此数语亦不知报应之当。】——先是一个孩儿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夹批：又是透过下文。】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这话就不是了。我这嫂子与你是那样夫妻，热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争奈你偌大家事，【夹批：一转。】又居着前程，【夹批：二转。】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么了得！就是这些嫂子，【夹批：三转。】都没主儿。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聪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说？【夹批：四转。】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过，【夹批：五转。】越不过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几卷经，大发送，葬埋在坟里，哥的心也尽了，也是嫂子一场的事，再还要怎样的？哥，你且把心放开。”【夹批：果是生花舌。】当时，被伯爵一席话，说的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须臾，拿上茶来吃了，便唤玳安：“后边说去，看饭来，我和你应二爹、温师父、谢爹吃。”伯爵道：“哥原来还未吃饭哩？”西门庆道：“自你去了，乱了一夜，到如今谁尝甚么儿来。”伯爵道：“哥，你还不吃饭，这个就胡突了，常言道：‘宁可折本，休要饥损。’《孝经》上不说的：‘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死的自死了，存者还要过日子。哥要做个张主。”正是：

数语拨开君子路，片言题醒梦中人。























##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总批：人知春梅为四女乐中第一人，不知作者已先极力描写一玉箫也。盖瓶者，养花之物；而箫者歌舞之器，悲欢皆可寄情于中。故生子加官，必写玉箫失壶，而私书童于此起，盖藏淫佚之调于箫中欢也。瓶儿一死，即使奸情败露，书童远去，是藏离别之调于箫中悲也。此是作者特以箫声之悲欢离合，写银瓶之存亡，为一部大关目处也。

玉箫必随月娘，是作者特诛月娘闺范不严，无端透漏春消息，以致有金莲、敬济、雪娥等事，故以玉箫安放月娘房中，深罪月娘也。

“三章约”者，了[乃]作者自言此后半部，皆散场之词，所为离歌三叠，而烟水茫茫云者，正渭城之景也。夫极力写金、瓶、梅三人，今死其一矣，已后自然一一散去，不再出一笔写其合聚来也。故此处以玉箫“三章约”一点明之。

瓶儿死而书童去，春鸿去而春梅别，两两相映。盖送归鸿而为梅开之候，瓶儿坠而琴书冷矣。故瓶儿与书童一时并宠，而藏壶必用琴童也。

玉箫入金莲手中，虽为梅开之兆，然试以金莲所品之名思之，又月娘之所必争者也。故后文撒泼，以玉箫话起。

月下吹箫，玉楼人悄，莲漏频催，春梅映雪。一瓶春酒已罄，此时此际，琴书在侧，不忍作送鸿迎燕之句，真大难为情，故用作书以消遣也，此又作者之心。

篇内接叙二太监讲朝政，盖为下文引见朝房地也。】

诗曰：

玉殒珠沉思悄然，明中流泪暗相怜。

常图蛺蝶花楼下，记效鸳鸯翠幕前。

只有梦魂能结雨，更无心绪学非烟。

朱颜皓齿归黄土，脉脉空寻再世缘。

话说众人散了，已有鸡唱时分，西门庆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壶酒、几碟下饭，在铺子里还要和傅伙计、陈敬济同吃。傅伙计老头子熬到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铺就倒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罢，陈姐夫想也不来了。”玳安叫进平安来，两个把那酒你一钟我一盏都吃了。收过家伙，平安便去门房里睡了。玳安一面关上铺子门，上炕和傅伙计两个对厮脚儿睡下。傅伙计因闲话，向玳安说道：【夹批：闲中一话，最有神理。】“你六娘没了，这等棺椁念经发送，也够他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长寿。俺爹饶使了这些钱，还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瞒不过你老人家，他带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银子休说，只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髻髻、值钱的宝石，也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夹批：映盗财也。】若说起六娘的性格儿，一家子都不如他，又谦让又和气，见了人，只是一面儿笑，自来也不曾喝俺每一喝，并没失口骂俺每一句‘奴才’。【夹批：映金莲骂。】使俺每买东西，只拈块儿。俺每但说：‘娘，拿戥子，你称称。’他便笑道：‘拿去罢，称什么。你不图落图什么来？只要替我买值着。’这一家子，那个不借他银使？只有借出来，没有个还进去的。还也罢，不还也罢。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钱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的紧。他当家，俺每就遭瘟来。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每莫不赔出来！”傅伙计道：“就是你大娘还好些。”玳安道：“虽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儿，一回家好，娘儿每亲亲哒哒说话儿，你只休恼着他，不论谁，他也骂你几句儿。总不如六娘，万人无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每说方便儿。随问天来大事，俺每央他央儿对爹说，无有个不依。【夹批：衬出又吸动书童。】只是五娘，行动就说：‘你看我对爹说不说！’把这打只提在口里。如今春梅姐，又是个合气星。——天生的都在他一屋里。”傅伙计道：“你五娘来这里也好几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来的光景哩。他一个亲娘也不认的，来一遭，要便抢的哭了家去。【夹批：点明打狗磨镜一回。】如今六娘死了，这前边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个管打扫花园，干净不干净，还吃他

骂的狗血喷了头哩！”【夹批：便渡“三章约”。】两个说了一回，那傅伙计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夹批：百忙中偏有此等闲细之笔。】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红日三竿，都还未起来。

原来西门庆每常在前边灵前睡，早晨玉箫出来收叠床铺，西门庆便往后边梳头去。书童蓬着头，要便和他两个在前边打牙犯嘴，互相嘲逗，半日才进后边去。【夹批：补出，深罪月娘。】不想这日西门庆归上房歇去，玉箫赶人没起来，【夹批：深罪月娘。】暗暗走出来，与书童约了，走在花园书房里干营生去了。【夹批：春梅，月娘婢，而后文如彼。今玉箫，月娘婢也，又如此。后小玉，亦月娘婢也，而后文如彼。月娘之为月娘，其闺范何如哉？】不料潘金莲起的早，蓦地走到厅上，只见灵前灯儿也没了，大棚里丢的桌椅横三竖四，没一个人儿，【夹批：画。】只有画童儿在那里扫地。金莲道：“贼囚根子，干净只你在这里，都往那里去了？”画童道：“他每都还没起来哩。”金莲道：“你且丢下笤帚，到前边对你姐夫说，有白绢拿一匹来，你潘姥姥还少一条孝裙子，再拿一副头须系腰来与他。他今日家去。”画童道：“怕不俺姐夫还睡哩，等我问他去。”良久回来道：“姐夫说不是他的首尾，书童哥与崔本哥管孝帐。娘问书童哥要就是了。”金莲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寻他来。”画童向厢房里瞧了瞧，说道：【夹批：略过厢房。】“才在这里来，敢往花园书房里梳头去了。”金莲说道：“你自扫地，等我自家问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园书房内，忽然听见里面有人笑声。

推开门，只见书童和玉箫在床上正干得好哩。便骂道：“好囚根子，你两个干得好事！”唬得两个做手脚不迭，齐跪在地下哀告。金莲道：“贼囚根子，你且拿一匹孝绢、一匹布来，打发你潘姥姥家去着。”书童连忙拿来递上。金莲迳归房来。那玉箫跟到房中，打旋磨儿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万休对爹说。”金莲便问：“贼狗肉，你和我实说，从前已往，偷了几遭？一字儿休瞒我，便罢。”那玉箫便把和他偷的缘由说了一遍。金莲道：“既要我饶你，你要依我三件事。”【夹批：又与墙头约后断西门一映。】玉箫道：“娘饶了我，随问几件事我也依娘。”金莲道：“第一件，你娘房里，但凡大小事儿，就来告我说。你不说，我打听出来，定不饶你。【夹批：月娘家法如此，直照‘撒

泼’一回。】第二件，我但问你要甚么，你就捐出来与我。第三件，你娘向从来没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夹批：深心。】玉箫道：“不瞒五娘说，俺娘如此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药，便有了。”潘金莲一一听记在心，才不对西门庆说了。书童见潘金莲冷笑领进玉箫去了，知此事有几分不谐。向书房厨柜内收拾了许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纽，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攒有十来两银子，又到前边柜上诓了傅伙计二十两，只说要买孝绢，迳出城外，雇了长行头口，到码头上，搭在乡里船上，往苏州原籍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那日，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都要家去了。薛内相、刘内相早晨差人抬三牲桌面来祭奠烧纸。【夹批：二内相祭，祭七。】又每人送了一两银子伴宿分资，叫了两个唱道情的来，白日里要和西门庆坐坐。

【夹批：活是太监。】紧等着要打发孝绢，寻书童儿要钥匙，一地里寻不着。傅伙计道：“他早晨问我柜上要了二十两银子买孝绢去了，口称爹吩咐他孝绢不够，敢是向门外买去了？”西门庆道：“我并没吩咐他，如何问你要银子？”一面使人往门外绢铺找寻，那里得来！月娘向西门庆说：“我猜这奴才有些跷蹊，不知弄下甚么砣儿，拐了几两银子走了。【夹批：深罪月娘。】你那书房里还大瞧瞧，只怕还拿甚么去了。”西门庆走到两个书房里都瞧了，只见库房里钥匙挂在墙上，大橱柜里不见了许多汗巾手帕，并书礼银子、挑牙纽扣之类，西门庆心中大怒，叫将该地方管役来，吩咐：“各处三街两巷与我访缉。”那里得来！正是：

不独怀家归兴急，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日，薛内相从晌午就坐轿来了。西门庆请下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相陪。先到灵前上香，打了个问讯，然后与西门庆叙礼，说道：“可伤，可伤！如夫人是甚病儿歿了？”【夹批：反衬西门非礼处。】西门庆道：“不幸患崩泻之疾歿了，多谢老公公费心。”薛内相道：“没多儿，将就表意罢了。”因看见挂的影，说道：“好位标致娘子！【夹批：又点传真。】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温秀才在旁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穷通寿夭，自有个定数，虽圣人亦不

能强。”薛内相扭回头来，见温秀才穿着衣巾，因说道：“此位老先儿是那学里的？”【夹批：妙绝，秀才切勿怪。】温秀才躬身道：“学生不才，备名府庠。”薛内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儿。”【夹批：活是太监。】西门庆即令左右把两边帐子撩起，薛内相进去观看了一遍，极口称赞道：“好副板儿！请问多少价买的？”西门庆道：“也是舍亲的一副板，学生回了他来了。”应伯爵道：“请老公公试估估，那里地道，甚么名色？”薛内相仔细看了说：“此板不是建昌，就是副镇远。”伯爵道：“就是镇远，也值不多。”薛内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杨宣榆。”伯爵道：“杨宣榆单薄短小，怎么看得过！此板还在杨宣榆之上，名唤做桃花洞，在于湖广武陵川中。昔日唐渔父入此洞中，曾见秦时毛女在此避兵，是个人迹罕到之处。”【夹批：奉承得可笑，然则渔父之舟亦载不了许多棺材料也。】此板七尺多长，四寸厚，二尺五宽。还看一半亲家分上，还要了三百七十两银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见，解开喷鼻香的，里外俱有花色。”薛内相道：“是娘子这等大福，才享用了这板。俺每内官家，到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吴大舅道：“老公公好说，与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禄，俺们外官焉能赶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万岁传宣金口。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内相便道：“此位会说话的兄，【夹批：喜极。】请问上姓？”西门庆道：“此是妻兄吴大哥，见居本卫千户之职。”薛内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兄么？”【夹批：总是反衬西门。】西门庆道：“不是。乃贱荆之兄。”薛内相复于吴大舅声诺说道：“吴大人，失瞻！”

看了一回，西门庆让至卷棚内，正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内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来吃了。薛内相道：“刘公公怎的这咱还不到？叫我答应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禀道：“小的邀刘公公去来，刘公公轿已伺候下了，便来也。”薛内相又问道：“那两个唱道情的来了不曾？”西门庆道：“早上就来了。——叫上来！”不一时，走来面前磕头。薛内相道：“你每吃了饭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吃了饭了。”薛内相道：“既吃了饭，你每今日用心答应，我重赏你。”西门庆道：“老公公，学生这里还预备着一起戏子，唱与老公公听。”薛内相问：“是那里戏子？”西门庆道：“是一班海盐戏子。”薛内相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夹批：妙绝。】那酸子每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载遨

游，背着琴剑书箱来京应举，得了个官，又无妻小在身边，便希罕他这样人。【夹批：忽然放笔，将读书人一写，趣绝。】你我一个光身汉、老内相，要他做甚么？”温秀才在旁边笑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处于高堂广厦，岂无一动其心哉？”【夹批：己心焉画童矣。】这薛内相便拍手笑将起来道：“我就忘了温先儿在这里。你每外官，原来只护外官。”温秀才道：“虽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损百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薛内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贤有愚。”

正说着，忽左右来报：“刘公公下轿了。”吴大舅等出去迎接进来，向灵前作了揖。叙礼已毕，薛内相道：“刘公公，你怎的这咱才来？”刘内相道：“北边徐同家来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发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递茶上去。因问答应的：“祭奠桌面儿都摆上了不曾？”下边人说：“都排停当了。”刘内相道：“咱每去烧了纸罢。”西门庆道：“老公公不消多礼，头里已是见过礼了。”刘内相道：“此来为何？还当亲祭祭。”当下，左右捧过香来，两个内相上了香，递了三钟酒，拜下去。西门庆道：“老公公请起。”于是拜了两拜起来，西门庆还了礼，复至卷棚内坐下。然后收拾安席，递酒上坐。两位内相分左右坐了，吴大舅、温秀才、应伯爵从次，西门庆下边相陪。子弟鼓板响动，递了关目揭帖。两位内相看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远白兔记》。【夹批：先陪一句妙。】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两个唱道情的去，打起渔鼓，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下去。【夹批：与娶瓶儿闹华筵时唱“韩湘子寻叔”对针为锁。】

薛内相便与刘内相两个说说话儿，道：“刘哥，你不知道，昨日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袭碎了，唬死了许多宫人。朝廷大惧，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宫宣《精灵疏》建醮。禁屠十日，【夹批：如此便为修省乎！】法司停刑，百官不许奏事。【夹批：修省乃不许奏事，不知何处修省？】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依着蔡京那老贼，就要许他。【夹批：对其子而骂其父，太难为情。】掣童掌事的兵马，交都御史谭积、黄安十大使节制三边兵马，又不肯，还交多官计议。昨日立冬，万岁出来祭太庙，太常寺一员博士，名唤方轸，早晨打扫，看见太庙砖缝出血，殿东北上地陷了一角，

写表奏知万岁。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刘内相道：“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夹批：天下躲事人如此，千古同慨。】到明天，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弄坏了。【夹批：天下坏事人如此，千古同慨。】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夹批：天下郁闷人如此，千古同慨。此一段为一百回金兵作引。】因叫唱道情的上来，吩咐：“你唱个‘李白好贪杯’的故事。”【夹批：一腔心事都付酒杯，作者深意在此。】那人立在席前，打动渔鼓，又唱了一回。

直吃至日暮时分，吩咐下人，看轿起身。西门庆款留不住，送出大门，喝道而去。回来，吩咐点起烛来，把桌席休动，留下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坐的，又使小厮请傅伙计、甘伙计、韩道国、贲第传、崔本和陈敬济复坐。叫上子弟来吩咐：“还找着昨日《玉环记》上来。”【夹批：一语接转，上用几回院本作间，又是云断山连异样章法。】因向伯爵道：“内相家不晓的南戏滋味。早知他不听，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负你的意思。内臣斜局的营生，他只喜《蓝关记》、捣喇小子山歌野调，那里晓的大关目悲欢离合！”于是下边打动鼓板，将昨日《玉环记》做不完的折数，一一紧做慢唱，都搬演出来。西门庆令小厮席上频斟美酒。伯爵与西门庆同桌而坐，便问：“他姐儿三个还没家去，怎的不叫出来递杯酒儿？”西门庆道：“你还想那一梦儿，他每去的不耐烦了！”伯爵道：“他每在这里住了有两三日？”西门庆道：“吴银儿住的久了。”【夹批：话出伤心。】当日，众人坐到三更时分，搬戏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门庆邀下吴大舅，明日早些来陪上祭官员。与了戏子四两银子，打发出门。

到次日，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夏提刑，合卫许多官员，都合了分资，办了一副猪羊吃桌祭奠，【夹批：合卫祭，祭八。】有礼生读祝。西门庆预备酒席，李铭等三个小优儿伺候答应。到晌午，只听鼓响，祭礼到了。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在门首迎接，只见后拥前呼，【夹批：描神处，往往在此。】众官员下马，在前厅换衣服。良久，把祭品摆下，众官齐到灵前，西门庆与陈敬济还礼。礼生喝礼，三献毕，跪在旁边读祝，祭毕。西门庆下来谢礼已毕，吴大舅等让众官至卷棚

内，宽去素服，待毕茶，就安席上坐，觥筹交错，殷勤劝酒。李铭等三个小优儿，银筝檀板，朝上弹唱。众官欢饮，直到日暮方散。【夹批：与上回接连三席一时写来，令人五色迷目，却无一笔犯手，何等大！】西门庆还要留吴大舅众人坐，吴大舅道：“各人连日打搅，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罢。”【夹批：细。】当时告辞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家中巨富人趋附，手内多时莫论财。



























##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黄真人发牒荐亡

【总批：此回写瓶儿一梦也，乃胡知府、周守备、荆都监以下武官，李知县以下文官，又宋御史、黄主事、安郎中、翟管家，色色皆来，特与西门一死相映。夫瓶儿与西门之死不阅三月，而冷暖如此，写得世情活现。

写黄真人者，盖深恶金莲也。写恶如瓶儿犹可忏悔，非如金莲之不能超脱也。

翟谦寄书云杨提督卒于狱，盖结西门之豪华也。何则？西门之通蔡京，以陈洪与杨家亲也。今杨提督死，而西门无所事恃矣。况杨提督被劾，而瓶儿别嫁，今瓶儿死，而杨提督亦死，又是一大章法。

上回既出力写瓶儿一死，使此回即接手写别真，不特情事突然，而上文亦俱属定之无益，何则？盖瓶儿之死，非一朝一夕可以结过不提之人、之事、之文字也。

然则此回如何重新复做瓶儿之死，看他用某人祭、某人吊，并黄真人如何发牒、如何做法事，总是一篇敷衍文字，故不嫌层层描写也。】

词曰：

胸中千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自得春，草满莺啼处。不见凌波步，空想如簧语。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

——右调《卜算子》

话说西门庆陪吴大舅、应伯爵等饮酒中间，因问韩道国：“客伙中标船几时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韩道国道：“昨日有人来会，也只在二十四日开船。”西门庆道：“过了二十念经，打包便了。”伯爵问道：“这遭起身，那两位去？”西门庆道：“三个人都去。明年先打发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货来，他与来保还往松江下五处，置买些布货来卖。家中缎货绸绵都还有哩。”伯爵道：“哥主张极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才是买

卖。”【夹批：早为拐财者安一头路。】说毕，已有起更时分，吴大舅起身说：“姐夫连日辛苦，俺每酒已够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门庆不肯，还留住，令小优儿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钟才放出门。西门庆赏小优四人六钱银子，再三不敢接，说：“宋爷出票叫小的每来，官身如何敢受老爹重赏？”【夹批：找足前文。】西门庆道：“虽然官差，此是我赏你，怕怎的！”四人方磕头领去。西门庆便归后边歇去了。

次日早起往衙门中去，早有吴道官差了一个徒弟、两名铺排，来大厅上铺设坛场，铺设的齐齐整整。西门庆来家看见，打发徒弟铺排斋食吃了回去。随即令温秀才写帖儿，请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吴舜臣许多亲眷并堂客，明日念经。家中厨役落作，治办斋供不题。次日五更，道众皆来，进入经坛内，明烛焚香，打动响乐，讽诵诸经，铺排大门首挂起长幡，悬吊榜文，两边黄纸门对一联，大书：

东极垂慈，仙识乘晨而超登紫府；

南丹赦罪，净魄受炼而迳上朱陵。

大厅经坛，悬挂斋题二十字，大书：“青玄救苦、颁符告简、五七转经、水火炼度荐扬斋坛。”即日，黄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左右围随，仪从喧喝，日高方到。【夹批：与吴神仙不同。】吴道官率众接至坛所，行礼毕，然后西门庆着素衣经巾，拜见递茶毕。洞案旁边安设经筵法席，大红销金桌围，妆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发文书之时，西门庆备金缎一匹；【夹批：亦与吴道官不同。】登坛之时，换了九阳雷巾，大红金云白百鹤法氅。先是表白宣毕斋意，斋官沐手上香。然后黄真人焚香净坛，飞符召将，关发一应文书符命，启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献礼毕，打动音乐，化财行香。西门庆与陈敬济执手炉跟随，排军喝道，前后四把销金伞、三对缨络挑搭。【夹批：是西门家做道场。】行香回来，安请监斋毕，【夹批：早晨功课。】又动音乐，往李瓶儿灵前摄召引魂，朝参玉陛，旁设几筵，闻经悟道。到了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进朱表，遣差神将，飞下罗酆。原来黄真人年约三旬，仪表非常，妆束起来，午朝拜表，俨然就是个活神仙。【夹批：三旬写得不堪之甚。】但见：

星冠攒玉叶，鹤氅缕金霞。神清似长江皓月，貌古如太华乔松。踏罡朱履进丹青，步虚琅函浮瑞气。长髯广颊，修行到无漏之天；皓齿明眸，佩箬掌五雷之令。三更步月鸾声远，万里乘云鹤背高。就是都仙太史临凡世，广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吴道官当坛颁生天宝箬神虎玉札。行毕午香，【夹批：晌午功课。】卷棚内摆斋。黄真人前，大桌面定胜；吴道官等，稍加差小；其余散众，俱平头桌席。黄真人、吴道官皆衬缎尺头、四对披花、四匹丝绸，散众各布一匹。桌面俱令人抬送庙中，散众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细说。

吃毕午斋，都往花园内游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从新摆上斋馔，请吴大舅等众亲朋伙计来吃。正吃之间，忽报：“东京翟爷那里差人下书。”西门庆即出厅上，请来人进来。只见是府前承差干办，青衣窄裤，万字头巾，乾黄靴，全副弓箭，向前施礼。西门庆答礼相还。那人向身边取出书来递上，又是一封折贖仪银十两。问来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爷差遣，送此书来。不知老爹这边有丧事，安老爹书到才知。”【夹批：又映安主事。】西门庆问道：“你安老爹书几时到的？”那人说：“十月才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满，升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门庆问了一遍，即令来保厢房中管待斋饭，吩咐明日来讨回书。那人问：“韩老爹在那里住？宅内捎信在此。”【夹批：细，早为拐财者安一去路。】小的见了，还要赶往东平府下书去。”西门庆即唤出韩道国来见那人，陪吃斋饭毕，同往家中去了。西门庆拆看书中之意，于是乘着喜欢，将书拿到卷棚内教温秀才看。说：【夹批：又伏一线。】“你照此修一封回书答他，就捎寄十方绉纱汗巾、十方绫汗巾、十副拣金挑牙、十个乌金酒杯作回奉之礼。他明日就来取回书。”温秀才接过书来观看，其书曰：

寓京都眷生翟谦顿首，书奉即擢大锦堂西门四泉亲家大人门下：

自京邸话别之后，未得从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领教之意，生已于家老爷前悉陈之矣。迩者，安凤山书到，方知老亲家有鼓盆之叹，但恨不能一吊为怅，奈何，奈何！伏望以礼节哀可也。外具贖仪，少表微忱，希管纳。又久仰贵任荣修德政，举民有五袴之歌，境内有三留之

誉，今岁考绩，必有甄升。昨日神运都功，两次工上，生已对老爷说了，安上亲家名字。【夹批：“安上”二字，今古同慨。】工完题奏，必有恩典，亲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终类本，必转京堂指挥列衔矣。谨此预报，伏惟高照，不宣。

附云：此书可自省览，不可使闻之于渠。谨密，谨密！

又云：杨老爷前月二十九日卒于狱。【夹批：瓶儿以杨提督为始终，又一章法。】

### 冬上浣具

温秀才看毕，才待袖，早被应伯爵取过来，观看了一遍，还付与温秀才收了。【夹批：伏。】说道：“老先生把回书千万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极多，休要教他笑话。”温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续。学生匪才，焉能在班门中弄大斧！不过乎塞责而已。”西门庆道：“温老先他自有个主意，你这狗才晓的甚么！”【夹批：总照后文泄机。】须臾，吃罢午斋，西门庆吩咐来兴儿打发斋馔，送各亲眷街邻。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韩钊儿、洪四儿、齐香儿【夹批：添出三家。】六家香仪人情礼去。每家回答一匹大布、一两银子。【夹批：行礼者不过此辈。】后晌，就叫李铭、吴惠、郑奉三个小优儿来伺候。良久，道众升坛发擂，上朝拜忏观灯，解坛送圣。天色渐晚。比及设了醮，就有起更天气。门外花大舅被西门庆留下不去了，乔大户、沈姨夫、孟二舅告辞回家。止有吴大舅、二舅、应伯爵、谢希大、温秀才、常峙节并众伙计在此，晚夕观看水火练度。就在大厅棚内搭高座，扎彩桥，安设水池火沼，放摆斛食。李瓶儿灵位另有几筵帷幕，供献齐整。旁边一首魂幡、一首红幡、一首黄幡，上书“制魔保举，受炼南宫”。先是道众音乐，两边列座，持节捧盂剑，四个道童侍立两边。黄真人头戴黄金降魔冠，身披绛绡云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词。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驾来，夜壑幽关次第开。

童子双双前引导，死魂受炼步云阶。

宣偈毕，又熏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阐教，广开度于冥途；正一垂科，俾炼形而升举。恩沾幽爽，泽被饥嘘。谨运真香，志诚上请东极大慈仁者太乙救苦天尊、十方救苦诸真人圣众，仗此真香，来临法会。切以人处尘凡，日萦俗务，不知有死，惟欲贪生。【夹批：“不知死而贪生”八字奇绝，叹尽世人。】鲜能种于善根，多随入于恶趣，昏迷弗省，恣欲贪嗔。将谓自己长存，岂信无常易到！一朝倾逝，万事皆空。业障缠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为亡过室人李氏灵魂，一弃尘缘，久沦长夜。若非荐拔于愆辜，必致难逃于苦报。恭惟天尊秉好生之仁，救寻声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类，放瑞光而遍烛昏衢。命三官宽考较之条，【旁批：奇。】诏十殿阁推研之笔。开囚释禁，宥过解冤。各随符使，尽出幽关。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荡涤黄华之形。凡得更生，俱归道岸。兹焚灵宝炼形真符，谨当宣奏：

太微回黄旗，无英命灵幡，

摄召长夜府，开度受生魂。”

道众先将魂幡安于水池内，焚结灵符，换红幡；次于火沼内焚郁仪符，换黄幡。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炼，乃成真形。”炼度毕，请神主冠帔步金桥，朝参玉陛，皈依三宝，朝玉清，众举《五供养》。举毕，高功曰：“既受三皈，当宣九戒。”九戒毕，道众举音乐，宣念符命并《十类孤魂》。炼度已毕，黄真人下高座，道众音乐送至门外，化财焚烧箱库。

回来，斋功圆【夹批：一路写来，总是皮毛做作，而黄真人乃道君供养之人，今西门请之，一大半为名，故写黄真人不过侈张其虚文而已，所以深讽道君也。】满，道众都换了冠服，铺排收卷道像。西门庆又早大厅上画烛齐明，酒筵罗列。三个小优弹唱，众亲友都在堂前。西门庆先与黄真人把盏，左右捧着一匹天青云鹤金缎、一匹色缎、十两白银，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赖我师经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浅，微礼聊表寸心。”黄真人道：“小道谬忝冠裳，滥膺玄教，有何德以达人天？皆赖大人一诚感格，而尊夫人已驾景朝元矣。此礼若受，实为赧颜。”西门庆道：“此礼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纳！”黄真人方令小童收了。【夹批：又与神仙不同。】西门庆递了真人酒，又与吴道官把

盞，乃一匹金緞、五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經資，余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自慙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敢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应文簡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眾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夾批：奇事，却是平常勝有之事。】伯爵道：“嫂子今日做此好事，幸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嫂子自得好處。此雖賴真人追荐之力，實是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于是滿斟一杯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個雙杯，不要吃單杯。”謝希大慌忙遞一箸菜來吃了。【夾批：此處特與瓶兒燒子虛靈時，眾人跪敬頂針一照，真是轉達眼韶華，不堪回首。】西門慶回敬眾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眾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 第五回 捉奸情郢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

【总批：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却句句是郢哥；下半用药，句句是金莲，却句句是王婆。

此回文字幽惨恶毒，直是一派地狱文字。夜深风雨，鬼火青荧，对之心绝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当日何以能细细的做出也。

教我明日拿笔做这样一篇文字，其实不敢。盖想不得，非做不得也。

拿砒霜来，是西门罪案。后文用药，是金莲罪案。前用刁唆，结末收拾，总云是王婆罪案。

上文勾情处，要与“花园调婿”一回对读，见文不犯手。此文要与“贪欲丧命”一回对读，见报总一般。

看此回而不作削发想者，非人心。则此回又代普净师现身说法也。】

诗曰：

参透风流二字禅，好姻缘是恶姻缘。

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野草闲花休采折，真姿劲质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

话说当下郢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迳奔来街上寻武大郎。转了两条街，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正从那条街过来。郢哥见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这几时不见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等模样，有甚吃得肥处？”郢哥

道：“我前日要余些麦稔，一地里没余处，人都道你屋里有。”武大道：“我屋里并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稔？”郗哥道：“你说没麦稔，怎的赚得你恁肥耷耷的，便颠倒提你起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小囚儿，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郗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武大扯住郗哥道：“还我主儿来！”郗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道咬下他左边的来。”武大道：“好兄弟，你对我说是谁，我把十个炊饼送你。”郗哥道：“炊饼不济事。你只做个东道，我吃三杯，便说与你。”武大道：“你会吃酒？跟我来。”

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郗哥，到个小酒店里，歇下担儿，拿几个炊饼，买了些肉，讨了一铖酒，请郗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说与我则个。”郗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发吃完了，却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自帮你打捉。”【夹批：看他已有成算，全是为自己气，不是为人。】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说与我。”郗哥道：“你要得知，把手来摸我头上的疙瘩。”武大道：“却怎地来有这疙瘩？”郗哥道：“我对你说，我今日将这篮雪梨去寻西门大官，一地里没寻处。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里来，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见了，撰他三五十文钱使。叵耐王婆那老猪狗，不让我去房里寻他，大栗暴打出我来。我特地来寻你。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我不激你时，你须不来问我。”武大道：“真个有这等事？”郗哥道：“又来了，我道你这般屁鸟人！那厮两个落得快活，只专等你来，便在王婆房里做一处。你问道真个也是假，难道我哄你不成？”武大听罢，道：“兄弟，我实不瞒你说，我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服，做鞋脚，归来便脸红。我先妻丢下个女孩儿，朝打暮骂，不与饭吃，【夹批：刺人心眼。】这两日有些精神错乱，见了，不做欢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里，这话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儿，便去捉奸如何？”郗哥道：“你老一条汉，元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什么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二人也有个暗号儿，见你入来拿他，把你老婆藏过了。那西门庆须了得！打你这般二十个。若捉他不着，反吃他一顿好拳头。他又有钱有势，反告你一状子，你须吃他一场官司，又没人做主，干结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你都说得是。我却怎的出得这口气？”郗哥道：“我吃那王婆打了，也没出气处。我教你一着：

今日归去，都不要发作，也不要说，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我便来叫你。你便挑着担儿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来打我。我先把篮儿丢出街心来，你却抢入。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里去，叫起屈来。此计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亏了兄弟。【眉批：看武大连呼“二哥”亲热。此处呼“兄弟”，只觉悲咽。】我有两贯钱，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郓哥得了钱并几个炊饼，自去了。武大还了酒钱，挑了担儿，自去卖了一遭归去。

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他。近日来也自知无礼，只得窝盘他些个。【夹批：然则必死武大，王婆之罪尤甚。】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来，也是和往日一般，并不题起别事。那妇人道：“大哥，买盏酒吃？”武大道：“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了三盏吃了。”那妇人便安排晚饭与他吃了。当夜无话。次日饭后，武大只做三两扇炊饼，安在担儿上。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那里来理会武大的做多做少。当日武大挑了担儿，自出去做买卖。这妇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趲过王婆茶坊里来等西门庆。

且说武大挑着担儿，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武大道：“如何？”郓哥道：“还早些个。你自去卖一遭来，那厮七八也将来也。你只在左近处伺候，不可远去了。”武大云飞也似去卖了一遭回来。郓哥道：“你只看我篮儿抛出来，你便飞奔入去。”武大把担儿寄下，【旁批：细。】不在话下。

却说郓哥提着篮儿，走入茶坊里来，向王婆骂道：“老猪狗！你昨日为甚么便打我？”那婆子旧性不改，便跳身起来喝道：“你这小猢猻！老娘与你无干，你如何又来骂我？”郓哥道：“便骂你这马伯六，做牵头的老狗肉，直我鸡巴！”【夹批：四字如闻其声。】那婆子大怒，揪住郓哥便打。郓哥叫一声：“你打我！”把那篮儿丢出当街上来。那婆子却待揪他，被这小猴子叫一声“你打”时，就打王婆腰里带个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险些儿不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顶在壁上。只见武大从外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那婆子见是武大，来得甚急，待要走去阻当，却被这小猴子死力顶住，那里肯

放！婆子只叫得“武大来也！”那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这西门庆便钻入床下躲了。武大抢到房门首，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做得好事！”【旁批：武大口里。】那妇人顶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旁批：妇人口里。】“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纸虎儿也吓一交！”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叫西门庆来打武大，夺路走。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些话，提醒他这个念头，便钻出来说道：“不是我没这本事，一时间没这智量。”便来拔开门，叫声“不要来！”武大却待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脚来。武大矮小，正踢中心窝，扑地望后便倒了。西门庆打闹里一直走了。【夹批：写出淫秽妇人狠处。所以必说西门庆会得一身好拳棒，单是为此一事。】郓哥见势头不好，也撇了王婆，撒开跑了。【夹批：写郓哥。】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了得，谁敢来管事？【夹批：夹写邻舍，百忙里闲笔，却是细笔。】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见他口里吐血，面皮腊渣也似黄了，便叫那妇人出来，舀碗水来救得苏醒，两个上下肩搀着，便从后门【夹批：后门六。】归到家中楼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夹批：以上一段捉奸，以下一段用药。】当夜无话。

次日，西门庆打听得没事，依前自来王婆家，和这妇人顽耍，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那妇人又不应。只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归来便脸红。小女迎儿又吃妇人禁住，不得向前，吓道：“小贱人，你不对我说，与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儿见妇人这等说，怎敢与武大一点汤水吃！武大几遍只是气得发昏，又没人来采问。一日，武大叫老婆过来，分咐他道：“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执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须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顾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这妇人听了，也不回言，却趲过王婆家来，一五一十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那西门庆听了这话，似提在冷水盆内一般，说道：“苦也！我须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的武都头。【夹批：一语直接咬指头，紧甚。】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恋日久，情孚意合，拆散不开。据此等说时，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见，你是

个把舵的，我是个撑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门庆道：“我枉自做个男子汉，到这般去处，却摆布不开。你有甚么主见，遮藏我们则个。”王婆道：“既然我遮藏你们，我有一条计。你们却要长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门庆道：“干娘，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们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将息好了起来，与他陪了话。武二归来都没言语，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又来相会。这是短做夫妻。你们若要长做夫妻，每日同在一处，不耽惊受怕，我却有这条妙计，只是难教你们——”【夹批：不是故意逗留不说，却是季实难教。】西门庆道：“干娘，周旋了我们则个，只要长做夫妻。”王婆道：“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大官人家里却有。”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甚么东西？”王婆道：“如今这捣子病得重，趁他狼狈，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却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没了踪迹。便是武二回来，他待怎的？自古道：‘幼嫁从亲，再嫁由身。’小叔如何管得暗地里事！半年一载，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到家去。这不是长远夫妻，偕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道：“干娘此计甚妙。自古道：欲救生快活，须下死功夫。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发。大官人往家里去快取此物来，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时，却要重重谢我。”西门庆道：“这个自然，不消你说。”

云情雨意两绸缪，恋色迷花不肯休。

毕竟人生如泡影，何须死下杀人谋？

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包了一包砒霜，递与王婆收了。【夹批：只此是西门庆罪案。】这婆子看着那妇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药的法儿。如今武大不对你说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儿贴恋他。他若问你讨药吃时，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疼药里。待他一觉身动，你便把药灌将下去。他若毒气发时，必然肠胃迸断，大叫一声。你却把被一盖，不要使人听见，紧紧的按住被角。预先烧下一锅汤，煮着一条抹布。他那药发之时，必然七窍内流血，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他若放了命，你便揭起被来，却将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没了血迹，便入在材里，扛出

去烧了，有甚么不了事！”【夹批：写得王婆恶处，盖不止一武大受祸也。】那妇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软，临时安排不得尸首。”婆子道：“这个易得。你那边只敲壁子，我自过来帮扶你。”西门庆道：“你们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来讨话。”说罢，自归家去了。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递与妇人，将去藏了。【夹批：一路写得黑越越，怕人。】

那妇人回到楼上，看着武大，一丝没了两气，看看待死。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武大道：“你做甚么来哭？”妇人拭着眼泪道：“我的一时间不是，吃那西门庆局骗了。谁想脚踢中了你心。我问得一处有好药，我要去赎来医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武二来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那妇人拿了铜钱，迳来王婆家里坐地，【夹批：此等处比用药时更可恨，我最不敢读。】却教王婆赎得药来。把到楼上，交武大看了，说道：“这帖心疼药，太医交你半夜里吃了，倒头一睡，盖一两床被，发些汗，明日便起得来。”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调来我吃。”那妇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妇人在房里点上灯，下面烧了大锅汤，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锅里。听那更鼓时，却正好打三更。【夹批：三更。】那妇人先把砒霜倾在盏内，却舀一碗白汤，把到楼上，叫声：“大哥，药在那里？”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你快调来我吃！”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将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簪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得病好，管甚么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吩咐，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的快。”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的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肠。心窝里如霜刀相侵，满腹中似钢刀乱搅。浑身冰冷，七窍血流。牙关紧咬，三魂赴在枉死城中；喉管枯干，七魄投

望乡台上。地狱新添食毒鬼，阳间没了捉奸人。

那武大当时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夹批：以上是金莲罪案。】那妇人揭起被来，见了武大咬牙切齿，七窍流血，怕将起来，只得跳下床来，敲那壁子。王婆听得，走过后门头咳嗽。【夹批：后门七。】那妇人便下楼来，开了后门。【夹批：后门八。】王婆问道：“了也未？”那妇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软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么难处，我帮你便了。”【夹批：以下是王婆罪案。】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舀了一桶汤，把抹布撒在里面，掇上楼来。卷过了被，先把武大口边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便把衣裳盖在身上。两个从楼上一步一掇扛将下来，就楼下寻扇旧门停了。与他梳了头，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双鞋袜与他穿了，将片白绢盖了脸，拣床干净被盖在死尸身上。却上楼来，收拾得干净了，王婆自转将归去了。那婆娘却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

次早五更，天色未晓，西门庆奔来讨信。王婆说了备。西门庆取银子把与王婆，教买棺材发送，就叫那妇人商议。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后来网巾圈儿打靠后。”西门庆道：“这个何须你费心！”妇人道：“你若负了心，怎的说？”西门庆道：“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夹批：此盖作者于此一篇地狱文字完，特特将七十九回一照，使看官知报应不爽，色欲无益。觉《水浒》用武松杀西门，不如用金莲杀之也。】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紧：天明就要入殓，只怕被件作看出破绽来怎了？团头何九，他也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不肯殓。”西门庆笑道：“这个不妨事。何九我自吩咐他，他不敢违我的言语。”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吩咐他，不可迟了。”西门庆自去对何九说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谁能待，万事无根只自生。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闻。





























##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总批：此回特与金莲出身处说报应，则西门之因果不问可知矣。

夫李桂儿，西门之婊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气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即无林氏，已有差人拿访之势，况乎林氏嘱之，为一举而两得乎？此西门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此，其为愿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末找伯爵，又为十弟兄一描。

林太太之败坏家风，乃一入门一对联写出之，真是一针见血之笔。

月儿宠而李桂姐疏，又遥与瓶儿、金莲相映。

林氏以告引诱三官之人为由，以通西门，然则三官卖了母，林氏又卖了子也。西门之假子，自应此等人做。

西门通林氏，使不先压倒王三官，则必不能再调，且必不能林氏请过去，西门请过来。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话，便一过入王三官求情，则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与西门停眠整宿矣。齐家必先修身，信然！

末写与桂姐疏淡，却是月儿告西门庆引入林氏之本意，西门在其居中矣。】

词曰：

香烟袅，罗帏锦帐风光好。风光好，金钗斜亸，凤颠鸾倒。恍疑身在蓬莱岛，邂逅相逢缘不小。缘不小，最开怀处，蛾眉淡扫。

——右调《忆秦娥》

话说玳安同文嫂儿到家，平安说：“爹在对门房子里。”进去禀报。西门庆正在书房中和温秀才坐的，见玳安，随即出来，小客位内坐下。玳安道：“文嫂儿叫了来，在外边伺候。”西门庆即令：“叫他进来。”那文嫂悄悄掀开暖帘，进入里面，向西门庆磕头。西门庆道：“文嫂，许

久不见你。”文嫂道：“小媳妇有。”西门庆道：“你如今搬在那里住了？”文嫂道：“小媳妇因不幸为了场官司，把旧时那房儿弃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门庆吩咐道：“起来说话。”那文嫂一面站立在旁边。西门庆令左右都出去，那平安和画童都躲在角门外伺候，只玳安儿影在帘儿外边听。【夹批：又大书蝶使。】西门庆因问：“你常在那几家大人家走跳？”文嫂道：“就是大街王皇亲家，守备府周爷家，乔皇亲、张二老爹、夏老爹家，都相熟。”【夹批：说出许多，却不是这一家。】西门庆道：“你认的王招宣府里不认的？”文嫂道：“是小媳妇定门主顾，太太和三娘常照顾我的花翠。”【夹批：便连三娘说出。】西门庆道：“你既相熟，我有桩事儿央及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两一锭银子与他，悄悄和他说：“如此这般，你怎的寻个路儿把他太太吊在你那里，【夹批：太太下从未连吊在那里四字，太太不堪。】我会他会儿，我还谢你。”那文嫂听了，哈哈笑道：“是谁对爹说来？你老人家怎的晓得来？”西门庆道：“常言：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我怎得不知道！”文嫂道：“若说起我这太太来，今年属猪，三十五岁，端的上等妇人，百伶百俐，只好象三十岁的。他虽是干这营生，【夹批：太太有营生，奇矣。营生，又有这营生，又奇。】好不干的细密！就是往那里去，许多伴当跟随，径路儿来，迳路儿去。三老爹在外为人做人，【夹批：为人做人，人如此可叹。鲁庄公恶得无罪哉！】他怎在人家落脚？——这个人传的讹了。倒是他家里深宅大院，一时三老爹不在，藏掖个儿去，人不知鬼不觉，倒还许。若是小媳妇那里，窄门窄户，敢招惹这个事？就是爹赏的这银子，小媳妇也不敢领去。宁可领了爹言语，对太太说就是了。”西门庆道：“你不收，便是推托，我就恼了。事成，我还另外赏几个绸缎你穿。”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没有也怎的？上人着眼觑，就是福星临。”磕了个头，把银子接了，说道：“待小媳妇悄悄对太太说，来回你老人家。”西门庆道：“你当件事干，【夹批：妙。】我这里等着。你来时，只在这里来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后日，随早随晚，讨了示下就来了。”一面走出来。玳安道：“文嫂，随你罢了，我只要你一两银子，也是我叫你一场。你休要独吃。”文嫂道：“猢猻儿隔墙掠筛箕，还不知仰着合着哩。”【夹批：一缴妙使。】于是出门骑上驴子，他儿子笼着，一直去了。西门庆和温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来，就冠冕着同往府里罗同知——名唤罗万象那里吃酒去了。直到掌灯以后才来家。

且说文嫂儿拿着西门庆五两银子，到家欢喜无尽，打发会茶人散了。【夹批：细。】至后晌时分，走到王招宣府宅里，见了林太太，道了万福。林氏便道：“你怎的这两日不来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会茶，赶腊月要往顶上进香一节告诉林氏。【夹批：即以此入，利口可畏。】林氏道：“你儿子去，你不去罢了。”文嫂儿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乡堂]代进香去罢了。”林氏道：“等临期，我送些盘缠与你。”文嫂便道：“多谢太太布施。”说毕，林氏叫他近前烤火，【旁批：情景逼真。】丫鬟拿茶来吃了。这文嫂一面吃了茶，问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又有两夜没回家，只在里边歇哩。逐日搭着这伙乔人，只眠花卧柳，把花枝般媳妇儿丢在房里，通不顾，如何是好？”文嫂又问：“三娘怎的不见？”林氏道：“他还在房里未出来哩。”这文嫂见无人，便说道：“不打紧，太太宽心。小媳妇有个门路儿，管就打散了这伙人，三爹收心，也再不进院去了。【夹批：渐渐说入矣。】太太容小媳妇，便敢说；不容便不敢说。”林氏道：“你说的话儿，那遭儿我不依你来？【夹批：补出不堪。】你有话只顾说不妨。”这文嫂方说道：“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夹批：此处将西门财势一总。】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为继室——只成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惯调风情；【夹批：又将色字一总。】双陆象棋，无所不通；蹴鞠打毬，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见就会。端的击玉敲金，百伶百俐。闻知咱家乃世代簪缨人家，根基非浅，【夹批：骂尽。】又见三爹在武学肄业，也要来相交，只是不曾会过，不好来的。昨日闻知太太贵诞在迩，又四海纳贤，【夹批：蕴藉。】也一心要来与太太拜寿。小媳妇便道：‘初会，怎好骤然请见的。待小的达知老太太，讨个示下，来请老爹相见。’今老太太不但结识他来往相交，只央浼他把这干人断开了，须玷辱不了咱家门户。”【夹批：反说，妙甚。】林氏被文嫂这篇话说的心中迷留摸乱，情窦已开，便向文嫂儿较计道：【夹批：计较，

妙。】“人生面不熟，怎好遽然相见？”文嫂道：“不打紧，等我对老爹说。只说太太先央浼他要到提刑院递状，告引诱三爹这起人，预先请老爹来私下先会一会，此计有何不可？”说得林氏心中大喜，约定后日晚夕等候。

这文嫂讨了妇人示下归家，到次日饭时，走来西门庆宅内。西门庆正在对门书院内坐的，忽玳安报：“文嫂来了。”西门庆听了，即出小客位，令左右放下帘儿。【旁批：帘子一丝不错。】良久，文嫂进入里面，磕了头，玳安知局，就走出来了。【夹批：走的又妙，活是蝶使。】文嫂便把怎的说念林氏：“夸奖老爹人品家道，怎样结识官府，又怎的仗义疏财，风流博浪，说得他千肯万肯，约定明日晚间，三爹不在家，家中设席等候。假以说人情为由，暗中相会。”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又令玳安拿了两匹绸缎赏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灯，街上人静时，打他后门首扁食巷中【夹批：一笑，后门一。】——他后门旁【夹批：后门二。】有个住房的段妈妈，【夹批：断林入路之处，故用段妈妈也。】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儿弹门，我就出来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门庆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离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说毕，文嫂拜辞出门，又回林氏话去了。【夹批：写出蜂媒。】

西门庆那日，归李娇儿房中宿歇，一宿无话。巴不到次日，培养着精神。午间，戴着白忠靖巾，便同应伯爵骑马往谢希大家吃生日酒。席上两个唱的。西门庆吃了几杯酒，约掌灯上来，就逃席走出来了。骑上马，玳安、琴童两个小厮跟随。那时约十九日，月色朦胧，【夹批：有月儿在，然则月儿盖十九日之月，上迟而落速也。】带着眼纱由大街抹过，迳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后门来。那时才上灯一回，街上人初静之后。西门庆离他后门半舍，把马勒住，【夹批：后门三。】令玳安先弹段妈妈家门。原来这妈妈就住着王招宣家后房，也是文嫂举荐，早晚看守后门，【夹批：后门四。】开门闭户。但有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窝。文嫂在他屋里听见弹门，【夹批：弹门。】连忙开门。【夹批：开门。】见西门庆来了，一面在后门里【夹批：后门五。】等的西门庆下了马，除去眼纱儿，引进来，吩咐琴童牵了马，往对门人家【夹批：又插对门。】西首房檐下那里等候，玳安便在段妈妈屋里存身。【夹批：

细，一路写得隐僻之至。】这文嫂一面请西门庆入来，便把后门关了，【夹批：后门六。】上了栓，由夹道进内。【夹批：夹道。】转过一层群房，【夹批：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间正房，旁边一座便门闭着。【夹批：便门却是三官娘子住者。】这文嫂轻敲敲门环儿，原来有个听头。少顷，见一丫鬟出来，开了双扉。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拢，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颍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夹批：可怜。】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交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夹批：可怜。一笔。】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夹批：二笔。】两壁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夹批：祖宗之心如此。可怜，可叹。】报国勋功并斗山。”【夹批：三笔。用三大笔突兀写来，令人不堪回首旧功勋。】西门庆正观看之间，只听得门帘上铃儿响，【夹批：细极，是市井暴发人初至勋铭家者景像。】文嫂从里拿出一盏茶来与西门庆吃。西门庆便道：“请老太太出来拜见。”文嫂道：“请老爹且吃过茶着，刚才禀过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从房门帘里望外边观看，【夹批：先看。】见西门庆身材凛凛，一表人物，头戴白缎忠靖冠，【夹批：又映瓶儿。】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氅，脚下粉底皂靴，就是个——

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

林氏一见满心欢喜，因悄悄叫过文嫂来，问他戴的孝是谁的。文嫂道：“是他第六个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间没了不多些时。饶少杀，家中如今还有一巴掌人儿。他老人家，你看不出来？出笼儿的鹌鹑——也是个快斗的。”这婆娘听了，越发欢喜无尽。文嫂催逼他出去，【夹批：出去。】妇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请他进来见罢。”【夹批：进来。】文嫂一面走出来，向西门庆说：“太太请老爹房内拜见哩。”于是忙掀门帘，西门庆进入房中，但见帘幔垂红，毡[毛俞]铺地，麝兰香霭，气暖如春。绣榻则斗帐云横，锦屏则轩辕月映。【夹批：写尽房中，不是西门家市井气。】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袖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褙裙子，老鹳白绫高底鞋儿。就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深闺内施毡的菩萨。有诗为证：

云浓脂膩黛痕长，莲步轻移兰麝香。

醉后情深归绣帐，始知太太不寻常。

西门庆一见便躬身施礼，说道：“请太太转上，学生拜见。”林氏道：“大人免礼罢。”西门庆不肯，就侧身磕下头去拜两拜。妇人亦叙礼相还。拜毕，西门庆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边梳背炕沿斜金相陪。文嫂又早把前边仪门闭上了，【夹批：仪门闭上。】再无一个仆人在后边。三公子那边角门也关了。【夹批：角门关了，一路写门紧严之甚。】一个小丫鬟名唤芙蓉，拿茶上来，林氏陪西门庆吃了茶，文嫂就在旁说道：“太太久闻老爹执掌刑名，敢使小媳妇请老爹来央烦桩事儿，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夹批：开场未有央人情，请来内室央者。】西门庆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吩咐？”林氏道：【夹批：却用林氏接说。】“不瞒大人说，寒家虽世代做了这招宣，不幸夫主去世年久，家中无甚积蓄。小儿年幼优秀，未曾考袭，如今虽入武学肄业，年幼失学。外边有几个奸诈不良的人，日逐引诱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几次欲待要往公门诉状，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夹批：自说妙。】今日敢请大人至寒家诉其衷曲，就如同递状一般。望乞大人千万留情把这干人怎生处断开了，使小儿改过自新，专习功名，以承先业，实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浅，自当重谢。”西门庆道：“老太太怎生这般说。尊家乃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令郎既入武学，正当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听信游食所哄，留连花酒，实出少年所为。太太既吩咐，学生到衙门里，即时把这干人处分惩治，庶可杜绝将来。”这妇人听了，连忙起身，向西门庆道了万福，说道：“容日妾身致谢大人。”西门庆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夹批：一句合拢。】说话之间，彼此眉目顾盼留情。

不一时，文嫂放桌儿摆上酒来，西门庆故意辞道：“学生初来进谒，倒不曾送礼来，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没作整备。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筛上酒来，端的金壶斟美酿，玉盏贮佳肴。林氏起身捧酒，西门庆亦下席道：“我当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儿在旁插口说道：“老爹且不消递太太酒。这十一月十五日老太太生日，那日送礼来与太太祝寿就是了。”【夹批：便引入再调。】西门庆道：“阿呀！早时你说。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一定来与太太登堂拜寿。”林氏笑道：“岂敢动劳大人！”须臾，大盘

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肴，旁边绛烛高烧，下边金炉添火，交杯一盏，行令猜枚，笑雨嘲云。酒为色胆。看看饮至莲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际，【夹批：又映月儿。】一双竹叶穿心，两个芳情已动。文嫂已过一边，连次呼酒不至。西门庆见左右无人，渐渐促席而坐，言颇涉邪，把手捏腕之际，挨肩擦膀之间。初时戏搂粉项，妇人则笑而不言；次后款启朱唇，【夹批：反是妇人启唇。】西门庆则舌吐其口，鸣咽有声，笑语密切。妇人于是自掩房门，解衣松佩，微开锦帐，轻展绣衾，鸳枕横床，凤香薰被，相挨玉体，抱搂酥胸。【夹批：一路用锦乡语，是睹招宣家也。】原来西门庆知妇人好风月，家中带了淫器包在身边，又服了胡僧药。妇人摸见他阳物甚大，西门庆亦摸其牝户，彼此欢欣，情兴如火。展猿臂，不觉蝶浪蜂狂；跷玉腿，那个羞云怯雨！正是：

纵横惯使风流阵，那管床头堕玉钗。

西门庆当下竭平生本事，将妇人尽力盘桓了一场。【夹批：造孽者只图“尽力”二字。】缠至更深天气，方才精泄。妇人则发乱钗横，花憔柳困。【夹批：四字不堪。】两个并头交股，搂抱片时，起来穿衣。妇人款剔银灯，开了房门，照镜整容，呼丫鬟捧水净手。复饮香醪，再劝美酌。三杯之后，西门庆告辞起身，妇人挽留不已，叮咛频嘱。西门庆躬身领诺，谢扰不尽，相别出门。妇人送到角门首回去了。【夹批：缴角门。】文嫂先开后门，【夹批：缴后门。】呼唤玳安、琴童牵马过来，骑上回家。街上已喝号提铃，更深夜静，但见一天霜气，万籁无声。西门庆回家，一宿无话。

到次日，西门庆到衙门中发放已毕，在后厅叫过该地方节级缉捕，吩咐如此这般：“王招宣府里三公子，看有甚么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即查访出名字来，报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说：“王三公子甚不学好，昨日他母亲再三央人来对我说，倒不关他儿子事，只被这干光棍勾引他。今若不痛加惩治，将来引诱坏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长官所见不错，【夹批：木偶如画。】必该治他。”节级缉捕领了西门庆钧语，当日即查访出各人名姓来，打了事件，到后晌时分来西门庆宅内呈递揭帖。西门庆见上面有孙寡嘴、祝实念、小张闲、聂钺儿、向三、于宽、白回子，乐妇是李桂姐、秦玉芝儿。西门庆取过笔来，把李桂姐、

秦玉芝儿并老孙、祝实念名字都抹了，吩咐：“这小张闲等五个光棍，即与我拿了，明日早带到衙门里来。”众公人应诺下去。至晚，打听王三官众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头，【夹批：可知上回一喝之妙。】都埋伏在房门首。深更时分，刚散出来，众公人把小张闲、聂钺、于宽、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孙寡嘴与祝实念扒李桂姐后房去了，王三官藏在李桂姐床底下，不敢出来。【夹批：又是丁二官旧套。】桂姐一家唬的捏两把汗，更不知是那里的人，乱央人打听实信。王三官躲了一夜不敢出来。李家鸭子又恐怕东京下来拿人，到五更时分，撺掇李铭换了衣服，送王三官来家。

节级缉捕把小张闲等拿在听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晨，西门庆进衙门与夏提刑升厅，两边刑杖罗列，带人上去。每人一夹二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响声震天，哀号恸地。西门庆嘱咐道：“我把你这起光棍，专一引诱人家子弟在院飘风，不守本分，本当重处，今姑从轻责你这几下儿。再若犯在我手里，定然枷号，在院门首示众！”喝令左右：“叉下去！”众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无命。

两位官府发放事毕，退厅吃茶。夏提刑因说起：“昨日京中舍亲崔中书那里书来，说衙门中考察本上去了，还未下来哩。【夹批：夏龙溪一边事，又在隐约之间。】今日会了长官，咱倒好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那里，【夹批：特与杏庵一对，又为林氏老景一描。】打听打听消息去。他那里临京近。”西门庆道：“长官所见甚明。”即唤走差的上来吩咐：“与你五钱银子盘缠，即拿俺两个拜帖，到怀庆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经历司行下照会来不曾。务要打听的实，来回报。”那人领了银子、拜帖，又到司房结束行装，讨了匹马，长行去了。两位官府才起身回家。

却说小张闲等从提刑院打出来，走在路上各人思想，更不料今日受这场亏是那里药线，互相埋怨。小张闲道：“莫不还是东京那里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里消息，怎肯轻饶素放？”常言说得好：乖不过唱的，贼不过银匠，能不过架儿。聂钺儿一口就说道：“你每都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一定是西门官府和三官儿上气，嗔请他婊子，故拿俺每煞气。正是：龙斗虎伤，苦了小獐。”小张闲道：“列位倒

罢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孙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顶缸。”于宽道：“你怎的说浑话？他两个是他的朋友，若拿来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处？”小张闲道：“怎的不拿老婆？”聂钺道：“两个老婆，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婊子，他肯拿来！也休怪人，是俺每的晦气，偏撞在这网里。才夏老爹怎生不言语，只是他说话？这个就见出情弊来了。如今往李桂姐家寻王三官去！白为他打了这一屁股疮来不成？便罢了，就问他要几两银子盘缠，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话。”于是迳入勾栏，见李桂姐家门关的铁桶相似。【夹批：如画。】叫了半日，丫头隔门问是谁，小张闲道：“是俺每，寻三官儿说话。”丫头回说：【夹批：如画。】“他从那日半夜就回家去了，不在这里。无人在家中，不敢开门。”这众人只得回来，到王招宣府内，迳入他客位里坐下。王三官听见众人来寻他，唬得躲在房里不敢出来。半日，使出小厮永定儿来说：“俺爹不在家了。”众人道：“好自在性儿！不在家了，往那里去了？叫不将来！”于宽道：“实和你说了罢，休推睡里梦里。刚才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将出来。如今还要他正身见官去哩！”搂起腿来与永定瞧，教他进里面去说：“为你打俺每，有甚要紧！”一个个都躺在凳上声疼叫喊。【夹批：如画。】

那王三官儿越发不敢出来，只叫：“娘，怎么样儿？如何救我则可。”林氏道：“我女妇人家，如何寻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见外边众人等得急了，要请老太太说话。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风说道：“你每略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这里使小厮叫他去。”小张闲道：“老太太，快使人情他来！这个疔子终要出脓，只顾脓着不是事。俺每为他连累打了这一顿。刚才老爹吩咐押出俺每来要他。他若不出来，大家都不得清静，就弄的不好了。”林氏闻言，连忙使小厮拿出茶来与众人吃。王三官唬的鬼也似，逼他娘寻人情。【夹批：可笑。】直到至急之处，林氏方才说道：“文嫂他只认的提刑西门官府家，昔年曾与他女儿说媒来，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道：“就认的西门提刑也罢。快使小厮请他来。”林氏道：“他自从你前番说了他，使性儿一向不来走动，怎好又请他？他也不肯来。”【夹批：淫妇可恨。】王三官道：“好娘，如今事在至急，请他来，等我与陪个礼儿便了。”林氏便使永定儿悄悄打后门出去，请了文嫂来。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口一声只叫：“文妈，你认的提刑西门大官府，好歹说个人情救

我。”这文嫂故意做出许多乔张致来，说道：“旧时虽故与他宅内大姑娘说媒，这几年谁往他门上走！大人深宅大院，不去缠他。”王三官连忙跪下说道：“文妈，你救我，恩有重报，不敢有忘。那几个人在前边只要出官，我怎去得？”文嫂只把眼看他娘，【夹批：如画。】他娘道：“也罢，你便替他说说罢了。”文嫂道：“我独自去不得。三叔，你衣巾着，等我领你亲自到西门老爹宅上，你自拜见央浼他，等我在旁再说，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见今他众人在前边催逼甚急，只怕一时被他看见怎了？”文嫂道：“有甚难处勾当？等我出去安抚他，再安排些酒肉点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领你从后门出去，干事回来，【夹批：后门又出，西门从此入三官家，三官亦此至西门家。奇绝。】他就便也不知道。”

这文嫂一面走出前厅，向众人拜了两拜，说道：“太太教我出来，多上覆列位哥每：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请去了，便来也。你每略坐坐儿。吃打受骂，连累了列位。谁人不吃盐米，等三叔来，教他知遇你们。你们千差万差来人不差，恒属大家只要图了事。上司差派，不由自己。有了三叔出来，一天大事都了了。”众人听了，一齐道：“还是文妈见的多，你老人家早出来说恁句有南北的话儿，俺每也不急的要不得。执杀法儿只回不在家，莫不俺每自做出来的事？你恁带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夹批：卿等正为替吃酒肉惹出祸来。】文妈，你是晓道理的，你出来，俺每还透个路儿与你——破些东西儿，寻个分上儿说说，大家了事。你不出来见俺每，这事情也要消缴，一个缉捕问刑衙门，平不答的就罢了？”文嫂儿道：“哥每说的是。你每略坐坐儿，我对太太说，安排些酒饭儿管待你每。你每来了这半日也饿了。”众人都道：“还是我的文妈知人苦辣。不瞒文妈说，俺每从衙门里打出来，黄汤儿也没曾尝着哩！”这文嫂走到后边，一力窜掇，打了二钱银子酒，买了一钱银子点心，猪羊牛肉各切几大盘，拿将出去，一壁哄他众人在前边大酒大肉吃着。

这王三官儒巾青衣，写了揭帖，文嫂领着，带上眼纱，悄悄从后门出来，【夹批：后门二。】步行径往西门庆家来。到了大门首，平安儿认的文嫂，说道：“爹才在厅上，进去了。文妈有甚话说？”文嫂递与他

拜帖，说道：“哥哥，累你替他禀禀去。”连忙问王三官要了二钱银子递与他，那平安儿方进去替他禀知西门庆。西门庆见了手本拜帖，上写着：“眷晚生王采顿首百拜。”一面先叫进文嫂，问了回话，然后才开大厅柅子门，【夹批：画。】使小厮请王三官进去。西门庆头戴忠靖巾，便衣出来迎接，见王三官衣巾进来，故意说道：“文嫂怎不早说？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来。”【夹批：写出矜人之态。】慌的王三官向前拦住道：“尊伯尊便，小侄敢来拜读，岂敢动劳！”至厅内，王三官务请西门庆转上行礼。西门庆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门庆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说道：“小侄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门庆道：“彼此少礼。”王三官因请西门庆受礼，说道：“小侄人家，老伯当得受礼，以恕拜迟之罪。”务让起来，受了两礼。西门庆让坐，王三官又让了一回，然后挪座儿斜金坐的。

少顷，吃了茶，王三官向西门庆说道：“小侄有事，不敢奉渎尊严。”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递上，随即离座跪下。被西门庆一手拉住，说道：“贤契有甚话，但说何害！”王三官就说：“小侄不才，诚为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殿之臣，宽恕小侄无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则小侄垂死之日，实再生之幸也。衔结图报，惶恐，惶恐！”西门庆展开揭帖，上面有小张闲等五人名字，说道：“这起光棍，我今日衙门里，已各重责发落，饶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他说老伯衙门中责罚了他，押出他来，还要小侄见官。在家百般辱骂喧嚷，索诈银两，不得安生，无处控诉，特来老伯这里请罪。”又把礼帖递上。西门庆一见，便道：“岂有此理！这起光棍可恶。我倒饶了他，如何倒往那里去搅扰！”把礼帖还与王三官收了，道：“贤契请回，我且不留你坐。如今就差人拿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岂敢！蒙老伯不弃，小侄容当叩谢。”千恩万谢出门。西门庆送至二门首，说：“我褻服不好送的。”【夹批：画一。】那王三官自出门来，还带上眼纱，小厮跟随去了。文嫂还讨了西门庆话。西门庆吩咐：“休要惊动他，我这里差人拿去。”

此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门庆随即差了一名节级、四个排军，走到王招宣宅内。那起人正在那里饮酒喧闹，被公人进去不由分说都拿了，带上铐子。唬得众人面如土色，说道：“王三官干的好事，把

俺每稳住在家，倒把锄头反弄俺每来了。”那个节级排军骂道：“你这厮还胡说，当的甚么？各人到老爹跟前哀告，讨你那命是正经。”小张闲道：“大爷教导的是。”【夹批：可叹。】不一时，都拿到西门庆宅门首，门上排军并平安儿都张着手儿要钱，【夹批：可叹。】才替他禀。众人不免脱下褶儿，并拿头上簪圈下来，打发停当，方才说进去。半日，西门庆出来坐厅，节级带进去跪在厅下。西门庆骂道：“我把你这起光棍，我倒将就了你，你如何指称我衙门往他家讹诈去？实说诈了多少钱？若不说，令左右拿拶子与我着实拶起来！”当下只说了声，那左右排军登时拿了五六把新拶子来伺候。小张闲等只顾叩头哀告道：“小的每并没讹诈分文财物，只说衙门中打出来，对他说声。他家拿出些酒食来管待小的们，小的每并没需索他的。”西门庆道：“你也不该往他家去。你这些光棍，设骗良家子弟，白手要钱，深为可恨！既不肯实供，都与我带了衙门里收监，明日严审取供，枷号示众！”众人一齐哀告，哭道：“天官爷，超生小的每罢，小的再不敢上他门缠扰了。休说枷号，这一送到监里去，冬寒时月，小的每都是死数。”西门庆道：“我把你这起光棍，饶出你去，都要洗心改过，务要生理。不许你挨坊靠院，引诱人家子弟，诈骗财物。再拿到我衙门里来，都活打死了。”喝令：“叉出去！”众人得了个性命，往外飞跑。正是：

敲碎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西门庆发了众人去，回至后房，月娘问道：“这是那个王三官儿？”西门庆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儿为那场事就是他。今日贼小淫妇儿不改，又和他缠，每月三十两银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夹批：心事畅然而来。】不想有个底脚里人儿又告我说，教我差干事的拿了这干人，到衙门里都夹打了。不想这干人又到 he 家里嚷赖，指望要诈他几两银子，只说衙门中要他。他从没见官，慌了，央文嫂儿拿了五十两礼帖来求我说人情。我刚才把那起人又拿了来，扎发了一顿，替他杜绝了。人家倒运，偏生这样不肖子弟出来。【夹批：作者做林氏三官本意。】——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见入武学，放着那名儿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不去理论，【夹批：卿如何知，又与审韩二说爱姐一样漏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今年不上二十岁，年小小儿的，通不成器！”月娘

道：“你乳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甚么儿？还要禁人！”几句说的西门庆不言语了。【夹批：点明犀快。】

正摆上饭来吃，来安来报：“应二爹来了。”西门庆吩咐：“请书房里坐，我就来。”王经连忙开了厅上书房门，伯爵进里面坐了。良久，西门庆出来。声喏毕，就坐在炕上，两个说话。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谢二哥家，怎老早就起身？”西门庆道：“我连日有勾当，又考察在途，差人东京打听消息。我比你每闲人儿？”伯爵又问：“哥，连日衙门中有事没有？”【夹批：有心。】西门庆道：“事，那日没有！”【夹批：亦有心。妙。】伯爵又道：“王三官儿说，哥衙门中把小张闲他每五个，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里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孙、祝麻子两个。今早解到衙门里，都打出来了，众人都往招宣府缠王三官去了。怎的还瞒着我不说？”西门庆道：“傻狗才，谁对你说来？你敢错听了。敢不是我衙门里，【夹批：妙。】敢是周守备府里？”伯爵道：“守备府中那里管这闲事！”西门庆道：“只怕是京中提人？”【夹批：反问，妙。】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铭对我说，那日把他一家子唬的魂也没了，李桂儿至今唬的睡倒了，还没曾起炕儿。怕又是东京下来拿人，今早打听，方知是提刑院拿人。”西门庆道：“我连日不进衙门，并没知道。李桂儿既赌过誓不接他，随他拿乱去，又害怕睡倒怎的？”【夹批：妙，如见其面，如闻其声。】伯爵见西门庆迸着脸儿待笑，说道：“哥，你是个人，连我也瞒着起来。【夹批：二句是伯爵后日负心定评。】今日他告我说，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孙走了？一个缉捕衙门，有个走脱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绵羊驹〔马娄〕战，使李桂儿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都拿到衙门去，彼此绝了情意，都没趣了。事情许一不许二。【夹批：为自己地也。】如今就是老孙、祝麻子见哥也有几分惭愧。此是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休怪我说，哥这一着做的绝了。这一个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若明逞了脸，就不是乖人儿了。还是哥智谋大，见的多。”【夹批：总是奉承，却带怯意。】

几句说的西门庆扑吃的笑了，说道：“我有甚么大智谋？”伯爵道：“我猜一定还有底脚里人儿对哥说，怎得知道这等切？端的有鬼神

不测之机！”西门庆道：“傻狗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伯爵道：“哥衙门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儿罢了。”西门庆道：“谁要他做甚么？当初干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孙并李桂儿、秦玉芝名字都抹了，只拿几个光棍来打了。”伯爵道：“他如今怎的还缠他？”西门庆道：“我实和你说罢，他指望讹诈他几两银子。不想刚才王三官亲上门来拜见，与我磕了头，陪了不是。我又差人把那几个光棍拿了，要枷号，他众人再三哀告说，再不敢上门缠他了。王三官一口一声称我是老伯，拿了五十两礼帖儿，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还要请我家中知谢我去。”伯爵失惊道：【夹批：有何可惊，见招宣府不容易如此也。】“真个他来和哥陪不是来了？”西门庆道：“我莫不哄你？”因唤王经：“拿王三官拜帖儿与应二爹瞧。”【夹批：写其喜极。】那王经向房子里取出拜帖，上面写着：“眷晚生王采顿首百拜。”伯爵见了，极口称赞道：“哥的所算，神妙不测。”西门庆吩咐伯爵：“你若看见他每，只说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晓得。机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说！”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罢，只怕一时老孙和祝麻子摸将来。只说我没到这里。”西门庆道：“他就来，我也不见他。”一面叫将门上人来，都吩咐了：“但是他二人，只答应不在家。”【夹批：十兄弟又冷去两个。】西门庆从此不与李桂姐上门走动，家中摆酒也不叫李铭唱曲，【夹批：月儿本意。】就疏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



















##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总批：此回托梦，方结住瓶儿。下回虽时复照应瓶儿，乃是点染，非真结也。此回瓶儿已结，看其写袁指挥家便见。

篇末写风。夫前酒令内写风花雪月，但上半部写花，写月，写雪，并未写风。今一写风，而故园零落矣。故特特写风，非寻常泛写也。然而此书亦绝无一笔泛写之笔。

此书以玉皇庙、永福寺作起结，而以报恩寺作关目。今忽写相国寺、黄龙寺，盖为前后诸寺作点睛也。

写何太监送飞鱼衣，真是末世无礼之极。

写朝散，止用十二象不牵而自走，便将朝散写得活现，真是一笔胜人千万笔。

上文参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冠冕文字，偏又夹入瓶儿托梦，王经解馋，真是矫健不由人意料处。

上回已极力写太尉，此回若再写朝罢复参，便嚼蜡矣。故止用“知印拿印牌来”一照，便生动之极。且随手收拾，止用“又过一夕”，“又挂了号，又辞了翟管家”，使上二回无数文字，三“又”字一齐收拾干净，真是史中妙品。

朝见必用拜冬，又映瓶儿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门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开讲“政和年间”四字，是一部书大照应、大起结处。盖政和叙起“热”字，重和接写“冷”字，一百回文书，固应有许多对峙关键也。

又春梅，下半部书之枢纽也。故必写拜冬，一陌生而梅花之消息动矣，故下文即频以玉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写太尉，写众官，写太监，写朝房，写朝仪，至篇末，忽一笔折入斜阳古道，野寺荒碑，转盼有兴衰之感，真令人悲凉不堪，眼泪盈把，然黄龙寺又寓言起风之源。言西门精髓将枯，肾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水，血不聚而风生黄龙之府，四肢百骸，将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门死，必云相火烧身变出风来，盖为此也。泛泛观之，乌知其寓意之妙！然则相国寺，又相火之寓名欤？僧名智云可见。

写设朝是一番笔意，散朝是一番笔意，总非小子辈所能梦见。

永福寺，众人托生。乃于此处先轻轻提出——袁指挥，真是云外神龙忽露一爪，令人不可拟议其妙。】

词曰：

花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些时节。小院黄昏人忆别，泪痕点点成红血。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断神惊，只道芳魂绝。梦破五更心欲折，角声吹落梅花月。

——右调《蝶恋花》

话说西门庆同何千户回来，走到大街，何千户就邀请西门庆到家一饭。西门庆再三固辞。何千户令手下把马环拉住，说道：“学生还有一事与长官商议。”于是并辔同到宅前下马。贲四同抬盒迳往崔中书家去了。原来何千户盛陈酒筵在家等候。进入厅上，但见兽炭焚烧，金炉香霭。正中独设一席，下边一席相陪，旁边东首又设一席。皆盘堆异果，花插金瓶。西门庆问道：“长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户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屈长官一饭。”西门庆道：“长官这等费心，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户道：“家公公粗酌屈尊，长官休怪。”一面看茶吃了。西门庆请老公公拜见，何千户道：“家公公便出来。”

不一时，何太监从后边出来，穿着绿绒蟒衣，冠帽皂鞋，宝石绦环。西门庆展拜四拜：“请公公受礼。”何太监不肯，说道：“使不了的。”【夹批：三字妙。】西门庆道：“学生与天泉同寅晚辈，老公公齿德俱尊，又系中贵，自然该受礼。”讲了半日，何太监受了半礼，让西

门庆上坐，他主席相陪，何千户旁坐。西门庆道：“老公公，这个断然使不得。【夹批：加二字更妙。】同僚之间，岂可旁坐！老公公叔侄便罢了，学生使不的。”何太监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礼，罢罢，我阁老位儿旁坐罢，教做官的陪大人就是了。”【夹批：活跳。】西门庆道：“这等，学生坐的也安。”于是各照位坐下。何太监道：“小的儿们，再烧了炭来。【夹批：一丝不错。】今日天气甚是寒冷。”须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水磨细炭，向火盆内只一倒。【夹批：是太监倒炭。】厅前放下油纸暖帘来，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太监道：“大人请宽了盛服罢。”西门庆道：“学生里边没穿甚么衣服，使小价下处取来。”何太监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飞鱼绿绒氅衣来，与大人披上。”西门庆笑道：“老先生职事之服，学生何以穿得？”何太监道：“大人只顾穿，怕怎的！【夹批：可叹。】昨日万岁赐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儿罢。”【夹批：更妙。】不一时，左右取上来，西门庆令玳安接去员领，披上氅衣，作揖谢了。又请何千户也宽去上盖陪坐。又拿上一道茶来吃了，何太监道：“叫小厮们来。”原来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两个师范领着上来磕头。何太监就吩咐动起乐来，然后递酒上坐。何太监亲自把盏，西门庆慌道：“老公公请尊便。有长官代劳，只安放钟箸儿就是一般。”何太监道：“我与大人递一钟儿。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苇，不知深浅，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门庆道：“老公公说那里话！常言：同僚三世亲。学生亦托赖老公公余光，岂不同力相助！”何太监道：“好说，好说。共同王事，彼此扶持。”西门庆也没等他递酒，只接了杯儿，领到席上，随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户并何太监席上，彼此告揖过，坐下。吹打毕，【夹批：以上皆吹打时据说者也。】三个小厮连师范，在筵前银筝象板，三弦琵琶，唱了一套《正宫·端正好》“雪夜访赵普”、“水晶宫鲛绡帐”。【夹批：又是宋朝，总见寓言也。又点令意。】唱毕下去。

酒过数巡，食割两道，看看天晚，秉上灯来。西门庆唤玳安拿赏赐与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起身，说道：“学生厚扰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里肯放，说道：“我今日正下班，要与大人请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受饥。”西门庆道：“承老公公赐这等美饌，如何反言受饥！学生回去歇息歇息，明早还要与天泉参谒参谒兵

科，好领札付挂号。”何太监道：“既是大人要与我家做官的同干事，何不令人把行李搬过来我家住两日？我这后园儿里有几间小房儿，甚是僻静，就早晚和做官的理会些公事儿也方便些，强如在别人家。”【夹批：才留住，有层次。】西门庆道：“在这里最好，只是使夏公见怪，相学生疏他一般。”何太监道：“没的说。如今时年，早晨不做官，晚夕不唱喏，衙门是恁偶戏衙门。虽故当初与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后官接管承行，与他就无干。他若这等说，他就是个不知道理的人了。”【夹批：为西门目下说法。】今日我定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唤左右：“下边房里快放桌儿，管待你西门老爹大官儿饭酒。我家差几个人，跟他即时把行李都搬了来。”又吩咐：“打扫后花园西院干净，预备铺陈，炕中笼下炭火。”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答应下去了。西门庆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学生得罪夏公了。”何太监道：“他既出了衙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管他那銮驾库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夹批：官场大底如斯。】难怪于你。”不由分说，就打发玳安并马上人吃了酒饭，差了几名军牢，各拿绳扛，迳往崔中书家搬取行李去了。

何太监道：“又一件相烦大人：我家做官的到任所，还望大人替他看所宅舍儿，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寻下宅子，然后打发家小起身。也不多，连几房家人也只有二三十口。”西门庆道：“老公公吩咐，要看多少银子宅舍？”何太监道：“也得千金外房儿才够住。”西门庆道：“夏龙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发，老公公何不要了与天泉住，一举两得其便。此宅门面七间，到底五层，仪门进去大厅，两边厢房，鹿角顶，后边住房、花亭，周围群房也有许多，街道又宽阔，正好天泉住。”何太监道：“他要许多价值儿？”西门庆道：“他对我说原是一千三百两，又后边添盖了一层平房，收拾了一处花亭。老公公若要，随公公与他多少罢了。”何太监道：“我托大人，随大人主张就是了。趁今日我在家，差个人和他说去，讨他那原文书我瞧瞧。难得寻下这房舍儿，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个归着了。”

不一时，只见玳安同众人搬了行李来回话。【夹批：要房子，是搬行李去后的话，故再着玳安去也。】西门庆问：“贲四、王经来了不曾？”玳安道：“王经同押了衣箱行李先来了。还有轿子，叫贲四在那里

看守着哩。”西门庆因附耳低言：“如此这般上覆夏老爹，借过那里房子的原契来，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贲四一答儿来。”这玳安应的去了。不一时，贲四青衣小帽，同玳安拿文书回西门庆说：“夏老爹多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说价钱！原文书都拿的来了。又收拾添盖，使费了许多，随爹主张了罢。”西门庆把原契递与何太监亲看了一遍，见上面写着一千二百两，说道：“这房儿想必也住了几年，未免有些糟烂，也别要说收拾，大人面上还与他原价。”那贲四连忙跪下说：“何爷说的是。自古道：使的憨钱，治的庄田。千年房舍换百主，【夹批：西门听者。】一番拆洗一番新。”【夹批：可叹。】何太监听了喜欢道：“你是那里人？倒会说话儿。常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其实说的是。他教甚么名字？”西门庆道：“他名唤贲四。”何太监道：“也罢，没个中人儿，你就做个中人儿，替我讨了文书来。今日是个好日期，就把银子兑与他罢。”【夹批：固是太监性，却亦爽快。】西门庆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罢了。”何太监道：“到五更我早进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与他银子，就了事。”【夹批：亦大爽快。】西门庆问道：“明日甚时驾出？”何太监道：“子时驾出到坛，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宫。摆了膳，就出来设朝，升大殿，朝贺天下，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庆成宴。【夹批：何成可庆。】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过就没事了。”说毕，何太监吩咐何千户进后边，打点出二十四锭大元宝来，用食盒抬着，差了两个家人，同贲四、玳安押送到崔中书家交割。夏公见抬了银子来，满心欢喜，随即亲手写了文契，付与贲四等，拿来递上。何太监不胜欢喜，赏了贲四十两银子，玳安、王经每人三两。西门庆道：“小孩子家，不当赏他。”何太监道：“胡乱与他买嘴儿吃。”三人磕头谢了。何太监吩咐管待酒饭，又向西门庆唱了两个喏：“全仗大人余光。”西门庆道：“还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监道：“还望大人对他说说，早把房儿腾出来，【夹批：亦发爽快。】就好打发家小起身。”西门庆道：“学生一定与他说，教他早腾。长官这一去，且在衙门公廨中权住几日。待他家小搬到京，收拾了，长官宝眷起身不迟。”何太监道：“收拾直待过年罢了，先打发家小去才好。十分在衙门中也不方便。”说话之间，已有一更天气，西门庆说道：“老公公请安置罢！学生亦不胜酒力了。”何太监方作辞归后边歇息去了。何千户教家乐弹唱，还与西门庆吃了一回，方才起身，送至后园。三间书院，台榭湖山，盆景花木，【夹批：无一懈笔，是好入梦之地。】房内绛烛高烧，篆内香

焚麝饼，十分幽雅。何千户陪西门庆叙话，又看茶吃了，方道安置，归后边去了。

西门庆摘去冠带，解衣就寝。王经、玳安打发了，就往下边暖炕上歇去了。西门庆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见满窗月色，翻来复去。良久只闻夜漏沉沉，花阴寂寂，寒风吹得那窗纸有声，【夹批：是好梦因。】况离家已久。正要呼王经进来陪他睡，【夹批：先插一句。】忽听得窗外有妇人语声甚低，即披衣下床，鞞着鞋袜，悄悄启户视之。【旁批：与瓶儿梦子虚一丝不错。】只见李瓶儿雾髻云鬟，淡妆丽雅，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轻移莲步，立于月下。西门庆一见，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说道：“冤家，你如何在这里？”李瓶儿道：“奴寻访至此。对你说，我已寻了房儿了，今特来见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夹批：一向未搬，却在何处？】西门庆忙问道：“你房儿在于何处？”李瓶儿道：“咫尺不远。出此大街迤东，造釜巷中间便是。”言讫，【夹批：蛟龙未尽，犹得折黄金。今乃为造釜者所用，则瓶已消蚀久矣。】西门庆共他相偎相抱，上床云雨，不胜美快之极。已而整衣扶髻，徘徊不舍。李瓶儿叮咛嘱咐西门庆道：“我的哥哥，切记休贪夜饮，早早回家。那厮不时伺害于你，【夹批：映后。】千万勿忘！”【眉批：必用瓶儿梦中点出子虚等事，妙笔。】言讫，挽西门庆相送。走出大街上，见月色如昼，果然往东转过牌坊，到一小巷，见一座双扇白板门，指道：“此奴之家也。”【夹批：写得恍惚之甚。】言毕，顿袖而入。西门庆急向前拉之，恍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但见月影横窗，花枝倒影矣。西门庆向褥底摸了摸，见精流满席，余香在被，残睡犹甜。【夹批：的是梦境初回。】追悼莫及，悲不自胜。正是：

玉宇微茫霜满襟，疏窗淡月梦魂惊。

凄凉睡到无聊处，恨杀寒鸡不肯鸣。

西门庆梦醒睡不着，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早，何千户家童仆起来伺候，打发西门庆梳洗毕，何千户又早出来陪侍，吃了姜茶，放桌儿请吃粥。西门庆问：“老公公怎的不见？”【夹批：写未见朝班者。】何千户道：“家公公从五更就进内去了。”须臾拿上粥来。吃了粥，又拿上一盏肉圆子馄饨鸡蛋头脑汤。一面吃着，就吩咐备马。

何千户与西门庆冠冕，仆从跟随，早进内参见兵科。出来，何千户便分路来家，西门庆又到相国寺拜智云长老。【夹批：相火也，与《水浒》写得若断若连，故妙。】长老又留摆斋。西门庆只吃了一个点心，余者收与手下人吃了，就起身从东街穿过来，要往崔中书家拜夏龙溪去。因从造釜巷所过，中间果见有双扇白板门，与梦中所见一般。【眉批：必如此实描，见后文临死黑影一捕，印证梦语，不言可知为子虚、武大之灵。若云捣鬼，固是写梦；若云报应，又是分明不爽。与上文写潘道士遣将一样巧滑笔法，特避牛鬼蛇神。此等笔力，盖进乎《艳异》之上矣。】悄悄使玳安问隔壁卖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谁？”老姬答道：“此袁指挥家也。”【夹批：已结住瓶儿。袁者，远也。远远批示令人深省也。】西门庆于是不胜叹异。到了崔中书家，夏公才待出门拜人，【夹批：写俱是初入京。】见西门庆到，忙令左右把马牵过，迎至厅上，拜揖叙礼。西门庆令玳安拿上贺礼：青织金绫紵一端、色缎一端。夏公道：“学生还不曾拜贺长官，到承长官先施。昨日小房又烦费心，感谢不尽。”西门庆道：“昨日何太监说起看房，我因堂尊分上，就说此房来。何公讨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还原价。果是内臣性儿，立马盖桥就成了。还是堂尊大福！”说毕，二人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还未回拜他。”因问：“他此去与长官同行罢了。”西门庆道：“他已会定同学生一路去，家小且待后。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烦堂尊早些把房儿腾出来，搬取家眷。他如今权在衙门里住几日罢了。”夏公道：“学生也不肯久稽，待这里寻了房儿，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罢了。”说毕，西门庆起身，又留了个拜帖与崔中书，夏公送出上马，归至何千户家。何千户又早有午饭等候。西门庆悉把拜夏公之事说了一遍：“腾房已在出月。”何千户大喜，谢道：“足见长官盛情。”

吃毕饭，二人正在厅上着棋，忽左右来报：“府里翟爹差人送下程来了。抓寻到崔老爹那里，崔老爹使他这里来了。”于是拿帖看，上写着：“谨具金缎一端、云紵一端、鲜猪一口、北羊一腔、内酒一坛、点心二盒。眷生翟谦顿首拜。”【夹批：有何家，恐冷落翟家，故又照管都到。】西门庆见来人，说道：“又蒙你翟爹费心。”一面收了礼物，写回帖，赏来人二两银子，抬盒人五钱，说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磕头收了。王经在旁悄悄说：“小的姐姐说，教我府里去看看爱姐，【夹批：早为道国安根。】有物事捎与他。”西门庆问：“甚物

事？”王经道：“是家中做的两双鞋脚手。”西门庆道：“单单儿怎好拿去？”吩咐玳安：“我皮箱内有带的玫瑰花饼，取两罐儿。”【夹批：爱姐消息已动。】就把口帖付与王经，穿上青衣，跟了来人往府里看爱姐不题。这西门庆写了帖儿，送了一腔羊、一坛酒谢了崔中书，把一口猪、一坛酒、两盒点心抬到后边孝顺老公公。何千户拜谢道：“长官，你我一家，如何这等计较！”

且说王经到府内，请出韩爱姐，外厅拜见了。打扮的如琼林玉树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长大了好些。问了回家中事务，管待了酒饭，见王经身上单薄，与了一件天青紵丝貂鼠氅衣儿，【夹批：为道国生心之由。】又与了五两银子，拿来回覆西门庆话。西门庆大喜。正与何千户下棋，忽闻绰道之声，门上人来报：“夏老爹来拜，拿进两个拜帖儿。”两个忙迎接到厅叙礼，何千户又谢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两分缎帕酒礼，奉贺二公。西门庆与何千户再三致谢，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赏了贲四、玳安、王经十两银子，【夹批：细。】一面分宾主坐下。茶罢，共叙寒温。夏公道：“请老公公拜见。”何千户道：“家公公进内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个双红拜帖儿，说道：“多顶上老公公，拜迟，恕罪！”言毕，起身去了。何千户随即也具一分贺礼，一匹金缎，差人送去，不在言表。

到晚夕，何千户又在花园暖阁中摆酒与西门庆共酌，家乐歌唱，到二更方寝。西门庆因昨日梦遗之事，晚夕令王经拿铺盖来书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搂在被窝内。两个口吐丁香，舌融甜唾。【夹批：又是书童之续。】正是：

不能得与莺莺会，且把红娘去解馋。

一晚题过。到次日，起五更与何千户一行人跟随进朝。先到待漏院伺候，等的开了东华门进入。但见：

星斗依稀禁漏残，禁中环佩响珊珊。

欲知今日天颜喜，遥睹蓬莱紫气蟠。

少顷，只听九重门启，鸣啾啾之鸾声；闾阖天开，睹巍巍之袞冕。当时天子祀毕南郊回来，文武百官聚集，等候设朝。须臾钟响，天子驾出大殿，受百官朝贺。须臾，香球拨转，帘卷扇开。正是：

晴日明开青锁闼，天风吹下御炉香。

千条瑞霭浮金阙，一朵红云捧玉皇。

这皇帝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夹批：可以作圣之心。】才俊过人，口工诗韵，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夹批：可以作圣之才。】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夹批：先后不伦，用笔刻甚。】当下驾坐宝座，静鞭响罢，文武百官秉简当胸，向丹墀五拜三叩头，进上表章。已而有殿头官口传圣旨道：“朕今即位二十祀矣。艮岳于兹告成，上天降瑞，今值覆端之庆，与卿共之。”言未毕，班首中闪过一员大臣来，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风生。视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太师鲁国公蔡京也。幞头象简，俯伏金阶，口称：“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皇上御极二十祀以来，海宇清宁，天下丰稔，上天降鉴，祯祥叠见。三边永息兵戈，万国来朝天阙。银岳排空，玉京挺秀。宝篆膺颁于昊阙，绛霄深耸于乾宫。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际明良，永效华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胜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献颂以闻。”【夹批：以艮岳庆成加封故也。】良久，圣旨下来：“贤卿献颂，益见忠诚，朕心嘉悦。诏改明年为重和元年，正月元旦受定命宝，肆赦覃赏有差。”【夹批：认明改元重和，以便认西门庆之旌。】蔡大师承旨下来。殿头官口传圣旨：“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言未毕，见一人出离班部，倒笏躬身，绯袍象简，玉带金鱼，跪在金阶，口称：“光禄大夫掌金吾卫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勔，引天下提刑官员章隆等二十六员，例该考察，已更改补、缴换札付，合当引奏。未敢擅便，请旨定夺。”于是二十六员提刑官都跪在后面。不一时，圣旨传下来：“照例给领。”朱太尉承旨下来。天子袍袖一展，群臣皆散，驾即回宫。百官皆从端礼门两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牵而先走，【夹批：二句十字，将散朝便写得十分圆满，千古史家学不来者。】镇将长随纷纷而散。朝门外车马纵横，侍仗罗列。人喧呼，海沸

波翻；马嘶喊，山崩地裂。众提刑官皆出朝上马，都来本衙门伺候。良久，只见知印拿了印牌来，传道：“老爷不进衙门了，已往蔡爷、李爷宅内拜冬去了。”以此众官都散了。【夹批：一者写蔡太师。二者省得妙甚。】

西门庆与何千户回到家中。又过了一夕，【夹批：又省一笔。】到次日，衙门中领了札付，又挂了号，【夹批：细。】又拜辞了翟管家，【夹批：细。又省一笔，行文便如云散水流匆匆，明简之甚。】打点残装，收拾行李，与何千户一同起身。何太监晚夕置酒饯行，嘱咐何千户：“凡事请教西门大人，休要自专，差了礼数。”【夹批：岂知西门氏反将来请教，写得人心一时冰冷。】从十一月二十日东京起身，两家也有二十人跟随，竟往山东大道而来。已是数九严寒之际，点水滴冻之时，【夹批：有春梅、郁二姐在内。】一路上见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鸦。疏林淡日影斜晖，【夹批：有林太太在内。】暮雪冻云迷晚渡。【夹批：有薛嫂等在内。】一山未尽一山来，后村已过前村望。【夹批：二句，一篇行路难。】比及刚过黄河，到水关八角镇，骤然撞遇天起一阵大风。但见：

非干虎啸，岂是龙吟？【夹批：明说写风之则。】卒律律寒飙扑面，急飕飕冷气侵人。初时节无踪无影，次后来卷雾收云。吹花摆柳白茫茫，走石扬砂昏惨惨。刮得那大树连声吼，【夹批：所为空心树矣，西门庆也。】惊得那孤雁落深濠。须臾，砂石打地，尘土遮天。砂石打地，犹如满天骤雨即时来；尘土遮天，好似百万貔貅卷土至。这风大不大？真个是吹折地狱门前树，乱起酆都顶上尘；【夹批：二句是英风。】嫦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空中叫救人。险些儿玉皇住不得昆仑顶，【夹批：死矣。】只刮得大地乾坤上下摇。【夹批：苟延一日而已。】

西门庆与何千户坐着两顶毡帔暖轿，被风刮得寸步难行。又见天色渐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来，西门庆吩咐手下：“快寻那里安歇一夜，明日风住再行罢。”抓寻了半日，远远望见路旁一座古刹，数株疏柳，半堵横墙。【夹批：风来，便与花雪月凑成数矣。】但见：

石砌碑横梦草遮，回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无灯火，月落安禅更可嗟。

西门庆与何千户忙入寺中投宿，上题着“黄龙寺”。【夹批：脾也，相火动而脾风发也。】见方丈内几个僧人在那里坐禅，又无灯火，【夹批：二句将行路人便衬出忙得不堪。妙笔如此。】房舍都毁坏，半用篱遮。长老出来问讯，旋吹火煮茶，伐草根喂马。煮出茶来，西门庆行囊中带得干鸡腊肉果饼之类，晚夕与何千户胡乱食得一顿。长老爨一锅豆粥吃了，过得一宿。次日风止天晴，与了和尚一两银子相谢，作辞起身往山东来。正是：

王事驱驰岂惮劳，关山迢递赴京朝。

夜投古寺无烟火，解使行人心内焦。



































##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总批：夫吹箫之忆，直追至内室乞恩时，故金莲不愤也。

玉楼生日，自扫雪后一写，至此又一写，盖言去年花开颜色改，今年花开复谁在也。又是前后章法。

新试白绫带，已为后文一死作地。而不愤忆吹箫之后，金莲复来，盖又为撒泼一回作引。总之，自瓶儿死后，至此撒泼，总写金莲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

玉箫留果子，盖为下文过舌地也。

此回方将写玉箫一人之意说出。盖书童附瓶儿而私玉箫，然则玉箫又银瓶之对。且玉箫为西门传递消息之人，今加一“忆”字，则水流花谢，天上人间，已有无穷之感，已将上文无数用玉箫处一结。下文即用玉箫，皆吹落梅花，吹散残春，非复如上文之吹开消息，故用一“忆吹箫”。看者止知复点瓶儿，不知却是结束玉箫。不然，玉箫乃特特用笔写出之人，与春梅同例齐等，不一结束，岂成笔墨。有此一结，后文便可轻轻收拾于翟管家宅内去，不嫌简略。不然，后文写春梅好，还是收拾玉箫好？此文字苦心处，无如人尽埋没他也。

以上凡写金莲淫处，与其轻贱之态处已极，不为作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内，写其十二分淫，一百二十分轻贱。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终卷再看也。如“把手在脸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藏在影壁后黑影里悄悄听觑”，又“点着头儿”，又云“这个我不敢许”，真是淫态可掬，令人不耐看也。文字至此，化矣哉！

“不愤忆吹箫”，却用几番描写。唱《集贤宾》时，一番描写；西门吃酒进来，金莲听觑，一番描写；西门前边去，金莲后来，又一番描写。极力将金莲写得畅心快意之甚，骄极满极，轻极浮极，下文一激便撒泼，方和身皆出，活跳出来也。文人用笔，如此细心费力，千古之心，却问谁哉！我不觉为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

玉箫转子儿，正是结出。此回特为玉箫结文，不为瓶儿，明眼人自知。后用玉楼，不许玉箫近前，又是作者特重玉楼以衬金莲处，又自言结住玉箫不写也。

此回特写春梅与西门一宿，与收春梅文字一映，为后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结西门庆之春梅也。夹叙秋菊，以与上无数打秋菊一总，为含恨地也。总之，此回俱是照后作结的文字，看他一路写去，有心者自见也。

五戒转世，又是西门转世之影，看他有一语空闲无谓之文乎？

梵僧药叉加白绫带，已极淫欲之事，不为下文更有头发托子在也。文字必用十二分满足写法。

写生处只在一二语。看他写金莲狂淫，止用“两手按着他肩膊，一举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现，与品玉文中“捉的龟头刮答刮答怪响”一语活现，皆一样笔法也。

此回用伯爵说吴大舅为都根主子，已为后西门死，伯爵嘱敬济作照。

金莲说“孟三姐好日子，不该唱离别之词”，又是作者明点此回玉楼生日，为收煞之文也。

数果子，又为打迎儿数角子遥对，总是收煞之文。

内云去年玉楼生日还有瓶儿，不知明年玉楼生日已无西门，止有敬济酒醉作闹，以反照二十一回内玉楼生日。信乎作者以玉楼纲纪众人也，以玉楼生日起结诸回文字也。须放眼观之。】

词曰：

唤多情，忆多情，谁把多情唤我名？唤名人可憎。为多情，转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轻。

——右调《长相思》

话说应伯爵回家去了。西门庆就在藏春坞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墙外烧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熏触。【夹批：盖为春梅一透消息，岂闲笔写闲事也？】忽见平安拿进帖儿，禀说：“帅府周爷差人送分资来了。”盒内封着五封分资：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刘薛二内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贺敬。【夹批：比十弟兄分资何如？】西门庆令左右收入后边，拿回帖打发去了。

且说那日，杨姑娘与吴大妗子、潘姥姥坐轿子先来了，然后薛姑子、大师父、王姑子，并两个小姑子妙趣、妙凤，并郁大姐，都买了盒儿来，与玉楼做生日。【夹批：玉楼生日起，扫雪以后，热事方浓；玉楼生日结，此后冷机已动也。】月娘在上房摆茶，众姊妹都在一处陪侍。须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夹批：先将众人一总，为下文也。】

潘金莲想着要与西门庆做白绫带儿，即便走到房里，拿过针线匣，拣一条白绫儿，将磁盒内颤声娇药末儿装在里面，周围用倒口针儿撩缝的甚是细法，【夹批：此际芳心落想何处。】预备晚夕要与西门庆云雨之欢。不想薛姑子蓦地进房来，送那安胎气的衣胞符药与他。【夹批：正中下怀，故作满语，为后作地。】这妇人连忙收过，【夹批：写出私心。】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见左右无人，便悄悄递与他，说道：“你拣个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与官人在一处，管情一度就成胎气。【夹批：越满许，越令后文不能宁耐也。】你看后边大菩萨，也是贫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还说个法儿与你：缝个锦香囊，我书道朱砂符儿安在里面，带在身边，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验。”【夹批：更妙，总是故作满语。】这妇人听了，满心欢喜，一面接了符药，藏在箱内。拿过历日来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称了三钱银子送与他，【夹批：是金莲出手。】说：“这个不当什么，拿到家买菜吃。等坐胎之时，我寻匹绢与你做衣穿。”【夹批：与月娘对照，金莲可矣。月娘愈觉不堪。】薛姑子道：“菩萨快休计较，我不象王和尚那样利心重。【夹批：错词总是现身说法，故能入妙。】前者因过世那位菩萨念经，他说我换了他的主顾，好不和我嚷闹，到处拿言语丧我。我的爷，

随他堕业，【夹批：责人甚明。】我不与他争执。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难。”【夹批：自己之孽，即好事也。】妇人道：“薛爷，你只行你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这勾当，你也休和他说。”薛姑子道：“法不传六耳，我肯和他说！【夹批：不是瞒他，正是瞒月娘也。】去年为后边大菩萨喜事，他还说我背地得多少钱，撇了一半与他才罢了。【夹批：补出不堪。】一个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夹批：自道出。】得了十方施主钱粮，不修功果，【夹批：自道出。】到明日死后，披毛戴角还不起。”【夹批：自道出。】说了回话，妇人教春梅：“看茶与薛爷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儿那边参了灵，【夹批：点明，为下文照眼。】方归后边来。

约后晌时分，月娘放桌儿炕屋里，请众堂客并三个姑子坐的。【夹批：先一叙住，安顿时三如子、大妗子、杨姑娘也。】又在明间内放八仙桌儿，铺着火盆摆下案酒，与孟玉楼上寿。【夹批：方是上寿。】不一时，琼浆满泛，玉斝高擎，孟玉楼打扮的粉妆玉琢，【夹批：二月春光，呼吸欲动。】先与西门庆递了酒，然后与众姊妹叙礼，安席而坐。陈敬济和大姐又与玉楼上寿，行毕礼，【夹批：与玉皇庙中来，醉后行礼，明晦自是不同。】就在旁边坐下。厨下寿面点心添换，一齐拿上来。众人才吃酒，只见来安拿进盒儿来说：“应保送人情来了。”西门庆叫月娘收了，就教来安：“送应二娘帖儿去，就请你应二爹和大舅来坐坐。我晓的他娘子儿，明日也是不来，请你二爹来坐坐罢，改日回人情与他就是了。”来安拿帖儿同应保去了。西门庆坐在上面，不觉想起去年玉楼上寿还有李大姐，【旁批：谁回顾瓶儿，却又是将玉楼两个生日一齐捏拢。】今日妻妾五个，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酸，眼中落泪。【夹批：文字真是杓水不漏，又是刺骨写出。】

不一时，李铭和两个小优儿进来了。月娘吩咐：“你会唱‘比翼成连理’不会？”【夹批：月娘亦骄极矣，满极矣。南瓦金钩将西斜之兆，已见于此，却是不知有瓶儿死者。然则墙头物已盈囊，楼下物，又封锁，今日又畅极矣。写此一曲与“忆吹箫”反照，正是刻骨写月娘好处。】韩佐道：“小的记得。”才待拿起乐器来弹唱，被西门庆叫近前，吩咐：“你唱一套‘忆吹箫’我听罢。”【夹批：月娘方云“比翼”，西门乃“忆吹箫”。眼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两个小优连忙改调唱《集贤宾》“忆

吹箫，玉人何处也。”唱了一回，唱到“他为我褪湘裙杜鹃花上血”，

【夹批：下一路细点此曲，如梅花乱落。】潘金莲见唱此词，就知西门庆念思李瓶儿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脸儿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夹批：淫态。月娘不争，而金莲争，又奇。】说道：“孩儿，那里猪八戒走在冷铺中坐着——你怎的丑的没对儿！一个后婚老婆，又不是女儿，那里讨‘杜鹃花上血’来？【夹批：放倒自己说人。】好个没羞的行货子！”西门庆道：“怪奴才，听唱罢么，我那里晓得什么。单管胡枝扯叶的。”只见两个小优又唱到：“一个相府内怀春女，忽刺八抛去也。我怎肯恁随邪，又去把墙花乱折！”那西门庆只顾低着头，留心细听。【夹批：刺骨相思，曲曲写出。】须臾唱毕，这潘金莲就不愤他，两个在席上只顾拌嘴起来。【夹批：可知炕屋安桌，是安顿数人，却又是借此一顿。】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烦，两个只顾强什么？杨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丢在屋里，冷清清的，没个人儿陪他，你每着两个进去陪他坐坐儿，我就来。”【夹批：可知炕屋安桌，是安顿数人，却又是借此一顿。】当下金莲和李娇儿就往房里去了。

不一时，只见来安来说：“应二娘帖儿送到了。二爹来了，大舅便来。”西门庆道：“你对过请温师父来坐坐。”因对月娘说：“你吩咐厨下拿菜出来，我前边陪他坐去。”又叫李铭：“你往前边唱罢。”【夹批：有春梅向日骂意在内。】李铭即跟着西门庆出来，到西厢房内陪伯爵坐的。又谢他人情：“明日请令正好歹来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来，家下没人。”良久，温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举手道：“早晨多有累老先生。”温秀才道：“岂敢。”吴大舅也到了，相见让位毕，一面琴童儿秉烛来，四人围暖炉坐定。来安拿春盛案酒摆在桌上。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牙舞爪，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夹批：极力一描。】唬了一跳，【夹批：写尽小人身分。】问：“哥，这衣服是那来的？”西门庆便立起身来，笑道：【夹批：又写尽小人身分。】“你每瞧瞧，【夹批：此句是一意。】猜是那来的？”【夹批：此句又是一意。】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门庆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夹批：好荣耀。】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这件衣服与我披。这是飞鱼，因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送我了。【夹批：送了奇甚。奢僭至

此，书亦不能细为点出矣。】此是一个大分上。”【夹批：足一句。】伯爵极口夸道：“这花衣服，少说也值几个钱儿。此是哥的先兆，【夹批：此句是一意，言将必实受穿此也。】到明日高转做到都督上，愁没玉带蟒衣？何况飞鱼！只怕穿过界儿去哩！”【夹批：更妙，此又是一意，言将来尚不止穿此也。小人如画。】说着，琴童安放钟箸，拿酒上来。李铭在面前弹唱。伯爵道：“也该进去与三嫂递杯酒儿才好，如何就吃酒？”西门庆道：“我儿，你既有孝顺之心，往后边与三嫂磕个头儿就是了，说他怎的？”伯爵道：“磕头到不打紧，只怕惹人议论我做大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个儿罢。”被西门庆向他头上打了一下，骂道：“你这狗才，单管恁没大小！”伯爵道：“有大小到不教孩儿们打了。”【夹批：戏处是生日酒，故妙。】两个戏说了一回，琴童拿将寿面来，西门庆让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后边吃了，就递与李铭吃。那李铭吃了，又上来弹唱。伯爵叫吴大舅：“吩咐曲儿叫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随他拣熟的唱罢。”西门庆道：“大舅好听《瓦盆儿》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铭于是箏排雁柱，款定冰弦，唱了一套“叫人对景无言，终日减芳容”，【夹批：心事，却俱是冷调。】下边去了。只见来安上来禀说：“厨子家去，请问爹，明日叫几名答应？”西门庆吩咐：“六名厨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齐备。”来安应诺去了。吴大舅便问：“姐夫明日请甚么人？”西门庆悉把安郎中作东请蔡九知府说了。吴大舅道：“既明日大巡在姐夫这里吃酒，又好了。”西门庆道：“怎的说？”吴大舅道：“还是我修仓的事，要在大巡手里题本，望姐夫明日说说，教他青目青目，到年终考满之时保举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门庆道：“这不打紧。大舅明日写个履历揭帖来，等我取便和他说明。”大舅连忙下来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个都根主子，【夹批：已为吴大舅出落一番，以便后文死时用他也。】不替你老人家说，再替谁说？管情消不得吹嘘之力，一箭就上垛。”前边吃酒到二更时分散了，西门庆打发李铭等出门，就吩咐：“明日俱早来伺候。”李铭等应诺去了。小厮收进家伙，上房内挤着一屋里人，【夹批：又一总。】听见前边散了，都往那房里去了。【夹批：方过入金莲。】

却说金莲，只说往他屋里去，慌的往外走不迭。【夹批：写生，有心事便如此。】不想西门庆进仪门来了，他便藏在影壁边黑影儿里，

【夹批：一影壁，月娘烧香，西门站立；蕙莲蒙爱，又站立；独玉楼两次生日，却用金莲两次站立此处。夫西门站立，所以丑月娘也；蕙莲站立，所以警瓶儿。言蕙莲如此老到周密，犹为潜踪者所察，况瓶儿之疏略乎！至金莲两次立此，皆是玉楼生日，作者盖言生也不辰。每逢此等人当路而立，使我几乎不生。盖此意也。试将扫雪后，玉楼生日文字，合此回玉楼生日文字比类一观，便知用笔深意。故此书岂可使粗心人看也。】看着西门庆进入上房，悄悄走来窗下听觑。【夹批：为后文淘气做引。】只见玉箫站在堂屋门首，说道：“五娘怎的不进去？”又问：“姥姥怎的不见？”【夹批：处处点玉箫，明眼自知。】金莲道：“老行货子，【夹批：娘母而云行货，奇绝。】他害身上疼，往房里睡去了。”良久，只听月娘问道：“你今日怎的叫恁两个新小忘八子？唱又不会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楼道：“只你临了教他唱‘鸳鸯浦莲开’，【夹批：鸳鸯浦莲开，非复兰塘旧事矣。】他才依了你唱。好两个猾小忘八子，不知叫什么名字，一日在这里只是顽。”西门庆道：“一个叫韩佐，一个叫邵谦。”月娘道：“谁晓的他叫什么谦儿李儿！”不防金莲蹑足潜踪进去，立在暖炕儿背后，忽说道：“你问他？正经姐姐吩咐的曲儿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叶的教他唱什么‘忆吹箫’，支使的小忘八子乱腾腾的，不知依那个的是。”【夹批：与上文金莲不愤语，一气接入，故妙。活是一个人话也。】玉楼“哟”了一声，扭回头看见是金莲，【夹批：此处玉楼虚心，又衬金莲撒泼。】便道：“这个六丫头，你在那里来？猛可说出话来，倒唬我一跳。单爱行鬼路儿。你从多咱走在我背后？”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后，好少一回儿。”【夹批：总为后文下线也。】金莲点着头儿【夹批：又是一样淫态。】向西门庆道：“哥儿，你脓着些儿罢了。你那小见识儿，只说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怀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后婚老婆。【夹批：又一提出，写不愤，是不愤。】什么他为你‘褪湘裙杜鹃花上血’，三个官唱两个喏，谁见来？孙小官儿问朱吉，别的都罢了，这个我不敢许。【夹批：淫态可掬。】可是你对人说的，自从他死了，好应心的菜儿也没一碟子儿。没了王屠，连毛吃猪！你日逐只嚏屎哩？俺们便不是上数的，可不着你那心罢了。一个大姐姐这般当家立纪，也扶持不过你来，【夹批：又耸涌月娘。】可可儿只是他好。【夹批：不愤在此。】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当初没他来时，你怎的过来？如今就是诸般儿称不上你的心了。题起他来，就疼的你这心里格地地的！拿别人当他，借汁儿下面，也喜欢

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么？”【夹批：不愤处又在此。然则说瓶儿处是畅说如意处，乃现前真醋也。】月娘道：“好六姐，常言道：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夹批：月娘亦为所动，却是月娘自己深心。】自古甃的不圆砍的圆。你我本等是迟货，应不上他的心，随他说去罢了。”金莲道：“不是咱不说他，他说出来的话灰人的心。只说人愤不过他。”那西门庆只是笑，骂道：“怪小淫妇儿，胡说了你，我在那里说这个话来？”金莲道：“还是请黄内官那日，你没对着应二和温蛮子说？”【夹批：是金莲不是月娘，若是月娘亦能清记，却不说出。】怪不的你老婆都死绝了，就是当初有他在，也不怎么的。到明日再扶一个起来，【夹批：又说到如意。总是瓶儿死是一大快，如意宠又是一大不快，故絮絮叨叨有许多说话也。】和他做对儿就是了。贼没廉耻撒根基的货！”说的西门庆急了，跳起来，赶着拿靴脚踢他，那妇人夺门一溜烟跑了。【夹批：走处是最得意处。】

这西门庆赶出去不见他，只见春梅站在上房门首，就一手搭伏春梅肩背往前边来。【夹批：写其母子，一时得意处如画。】月娘见他醉了，巴不的打发他前边去睡，要听三个姑子宣卷。于是教小玉打个灯笼，送他前边去。金莲和玉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夹批：又写玉箫。夫立影其前已当门矣；今站穿廊下，是入室矣。总是痛恨不辰生子，淫邪在座之日也。】西门庆没看见，迳走过去。玉箫向金莲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里去了。”金莲道：“他醉了，快发讪，【夹批：得意语。】由他先睡，等我慢慢进去。”【夹批：今而后，左顾右盼，再无六娘房可以邀之而去矣。然而，如意虽在，亦料其不敢争衡，故此一时得意极矣。为下文误壬子日作反对。】这玉箫便道：“娘，你等等，我取些果子儿捎与姥姥吃去。”【夹批：三章约中一则也。】于是走到床房内，拿些果子递与妇人，妇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边。只见小玉送了回来，说道：“五娘在那边来？爹好不寻五娘。”

金莲到房门首，不进去，悄悄向窗眼望里张觑，看见西门庆坐在床上，正搂着春梅做一处顽耍。【夹批：春梅发动矣。】恐怕搅扰他，连忙走到那边屋里，将果子交付秋菊。因问：“姥姥睡没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金莲嘱咐他：“果子好生收在拣妆内。”又复往后边来。只见月娘、李娇儿、孟玉楼、西门大姐、大妗子、杨姑娘，并三

个姑子带两个小姑子，坐了一屋里人。【夹批：又一总。盖写金莲今日得意杀也。】薛姑子便盘膝坐在月娘炕上，【夹批：雪满，小园花事阑珊矣。】当中放着一张炕桌儿，炷了香，众人都围着他，听他说佛法。只见金莲笑掀帘子进来，【夹批：使人回想又竿旧事，为之一笑。】月娘道：“你惹下祸来，他往屋里寻你去了。你不打发他睡，如何又来了？我还愁他到屋里要打你。”【夹批：月娘又是不见此日金莲。】金莲笑道：“你问他敢打我不敢？”【夹批：白云非复向日之金莲矣。】月娘道：“你头里话出来的忒紧了，他有酒的人，一时激得恼了，不和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两把汗，原来你到这等泼皮。”【夹批：后文卿试一试何如？】金莲道：“他就恼，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儿九做的。【夹批：自夸语。】正经姐姐吩咐的曲儿不教唱，【夹批：又奉承月娘。】且东沟犁西沟耙，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该唱这离别之词。【夹批：再挑玉楼，却是作者结文正意。】人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顺，【夹批：得意杀矣。看者须看此日得意杀之金莲，庶知下文撒泼之金莲，方不为唐突写也。】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妹每乱了这一回，我还不知因为什么来。姑夫好好的进来坐着，怎的又出去了？”【夹批：又借人衬出。】月娘道：“大妗子，你还不知道，那一个因想起李大姐来，说年时孟三姐生日还有他，今年就没他，落了几点眼泪，教小优儿唱了一套‘忆吹箫，玉人儿何处也’。这一个就不愤他唱这词，刚才抢白了他爹几句。抢白的那个急了，赶着踢打，这贼就走了。”杨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随官人教他唱罢了，又抢白他怎的？【夹批：局外人如此。】想必每常见姐姐每都全全儿的，今日只不见了李家姐姐，汉子的心怎么不惨切个儿。”【夹批：又借一人衬出。】孟玉楼道：“好奶奶，若是我每，谁嗔他唱！俺这六姐姐平昔晓的曲子里滋味，见那个夸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个不如他，又怎的两个相交情厚，又怎么山盟海誓，你为我，我为你。这个牢成的又不服气，只顾拿言语抢白他，整厮乱了这半日。”【夹批：总是层层渲染，为得意杀金莲出落也。】杨姑娘道：“我的姐姐，原来这等聪明！”月娘道：“他什么曲儿不知道！但题起头儿，就知尾儿。象我每叫唱老婆和小优儿来，只晓的唱出来就罢了。偏他又说那一段儿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儿唱的差了，又那一节儿稍了。但是他爹说出个曲儿来，【夹批：金莲出身自见，盖为王招宣定案也。】就和他白搽白乱，必须搽恼了才罢。”【夹批：月娘梦梦，西门固未常恼

也。】孟玉楼在旁边戏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年级只存了这个丫头子，这般精灵古怪的。”金莲笑向他打了一下，说道：“我到替你争气，你到没规矩起来了。”杨姑娘道：“姐姐，你今后让官人一句儿罢。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之意。一个热突突人儿，指头儿似的少了一个，有个不想不疼不题念的？”【夹批：又为六房的笑话一结。】金莲道：“想怎不想，也有个常时儿。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么抬一个灭一个？只嗔俺们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乱戴过断七罢了，只顾戴几时？”【夹批：点明百日，西门死期至矣。盖瓶之罄矣，能久活哉？】杨姑娘道：“姐姐每见一半不见一半儿罢。”大妗子道：“好快！断七过了，这一向又早百日来了。”杨姑娘问：“几时是百日？”月娘道：“早哩，腊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个经儿。”月娘道：“挨年近节，念什么经！他爹只好过年念罢了。”说着，只见小玉拿上一道茶来，每人一盏。

须臾吃毕。月娘洗手，向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讲说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讲了一段五戒禅师破戒戏红莲女子，转世为东坡佛印的佛法。【夹批：此书内入东坡奇绝，又是幻化一影。】讲说了良久方罢。只见玉楼房中兰香，拿了两方盒细巧素菜果碟、茶食点心来，收了香炉，摆在桌上。又是一壶茶，与众人陪三个师父吃了。然后又拿葷下饭来，打开一坛麻姑酒，众人围炉吃酒。月娘便与大妗子掷色抢红。金莲便与李娇儿猜枚，玉箫在旁边斟酒，便替金莲打桌底下转子儿。【夹批：写玉箫总为后文描写，然此回总为撒泼作引也。】须臾把李娇儿赢了数杯。玉楼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顾赢他罢。”却要金莲拿出手来，不许褪在袖子里，又不许玉箫近前。【夹批：惟玉楼不怯金莲，作者自负气不屈处。】一连反赢了金莲几大钟。

金莲坐不住，去了。到前边叫了半日，角门才开，只见秋菊揉眼。妇人骂道：“贼奴才，你睡来？”秋菊道：“我没睡。”妇人道：“见睡起来，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说往后来接我接儿去。”因问：“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这一日了。”妇人走到炕房里，搂起裙子来就在炕上烤火。妇人要茶吃，秋菊连忙倾了一盏茶来。妇人道：“贼奴才，好干净手儿，我不吃这陈茶，熬的怪泛汤气。你叫春梅来，叫他另拿小铔儿顿些好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顿的苦艳艳我吃。”秋菊道：“他在

那边床房里睡哩，等我叫他来。”妇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罢。”这秋菊不依，走在那边屋里，见春梅[才歪]在西门庆脚头睡得正好。被他摇推醒了，【夹批：此处是写含恨影子，盖写秋菊，非单写春梅也。】道：“娘来了，要吃茶，你还不起来哩。”这春梅啐他一口，骂道：“见鬼的奴才，娘来了罢了，平白唬人刺刺的！”【夹批：此处亦是后含恨影子。】一面起来，慢条厮礼、撒腰拉裤走来见妇人，只顾倚着炕儿揉眼。【夹批：是写妇人来迟夜深，非描美人春睡图也。妇人夜深来迟，便是令其得意杀也。】妇人反骂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儿的，把你叫醒了。”【夹批：总是夜深语。】因叫他：“你头上汗巾子跳上去了，还不往下扯扯哩。”又问：“你耳朵上坠子怎的只戴着一只？”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只。便点灯往那边床上寻去，寻不见。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上，拾起来。【夹批：其淫情可想，又是深夜如画。】妇人问：“在那里来？”春梅道：“都是他失惊打怪叫我起来，吃帐钩子抓下来了，才在踏板上拾起来。”妇人道：“我那等说着，他还只当叫起你来。”春梅道：“他说娘要茶吃来。”妇人道：“我要吃口茶儿，嫌他那手不干净。”这春梅连忙舀了一小铍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挝了些炭在火内，须臾就是茶汤。涤盞干净，浓浓的点上去，递与妇人。妇人问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发睡了这一日了。【夹批：如何打发？金莲将接着打发矣。一笑。】问娘来，我说娘在后边还未来哩。”这妇人吃了茶，因问春梅：“我头里袖了几个果子和蜜饯，是玉箫与你姥姥吃的，交付这奴才接进来，你收了？”【夹批：又顿时。】春梅道：“我没见，他知道放在那里？”妇人叫秋菊，问他果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拣妆内哩。”走去取来，妇人数了数儿，少了一个柑子，问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进来就放在拣妆内，那个害馋痲、烂了口吃他不成！”【夹批：描写蠢虫，总为后含恨作根。】妇人道：“贼奴才，还涨强嘴！你不偷，那去了？我亲手数了交与你的，怎就少了一个？原来只孝顺了你！”教春梅：“你与我把那奴才一边脸上打与他十个嘴巴子。”春梅道：“那贖脸蛋子，倒没的齧齧了我的手。”【夹批：卿手乃至不肯打其脸，其相去为何如？】妇人道：“你与我拉过他来。”春梅用双手推颞到妇人跟前。妇人用手拧着他腮颊，骂道：“贼奴才，这个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实实说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马鞭子来，我这一旋剥就打个不数。我难道醉了？【夹批：说不醉，正是醉，我难道醉？自亦不知其醉不醉也。】你偷吃了，一径里

鬼混我。”因问春梅：“我醉不醉？”【夹批：问人，却是不信自己。】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讨酒来？娘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还有柑子皮儿在袖子里哩。”【夹批：高金莲一筹在此，白露脚跟亦在此。】妇人于是扯过他袖子来，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撇着不教掏。

【夹批：画。】春梅一面拉起手来，【夹批：画。】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儿来。被妇人尽力脸上拧了两把，打了两下嘴巴，骂道：“贼奴才，你诸般儿不会，象这说舌偷嘴吃偏会。真脏实犯拿住，你还赖那个？我如今茶前酒后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算帐。”【夹批：上云“难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白醒”，然则又明知是醉。写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话又活是醉话，故妙。】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与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剥了，叫个人把他实辣辣打与他几十板子，叫他忍疼也惧怕些。甚么逗猴儿似汤那几棍儿，【夹批：高金莲一筹处又在此。雪娥能不胆落乎？】他才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妇人拧得脸胀肿的，谷都着嘴往厨下去了。【夹批：春梅处处伏写，秋菊亦处处伏写，总为后文作引。】妇人把那一个柑子平分两半，又拿了个苹婆石榴，递与春梅，说道：“这个与你吃，把那个留与姥姥吃。”这春梅也不瞧，接过来似有若无，掠在抽屉内。妇人把蜜饯也要分开，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懒得吃这甜行货子，【夹批：写春梅处处高金莲一筹。】留与姥姥吃罢。”以此妇人不分，都留下了。

妇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夹批：细。是夜深酒醉，又是将上床也。】叫春梅掇进坐桶来，澡了牝，【夹批：是将有事于床上者。】又问春梅：“这咱天有多时分了？”春梅道：“睡了这半日，也有三更了。”【夹批：将半夜一提。】妇人摘了头面，走来那边床房里，见桌上银灯已残，从新剔了剔，【夹批：是残夜情景，是半日说话来。】向床上看西门庆正打鼾睡。于是解松罗带，卸褪湘裙，【夹批：可有杜鹃血乎。】上床钻入被窝里，与西门庆并枕而卧。

睡下不多时，向他腰间摸他那话。弄了一回，白不起。原来西门庆与春梅才行房不久，那话绵软，急切捏弄不起来。这妇人酒在腹中，欲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话用口吮啣。挑弄蛙口，吞裹龟头，只顾往来不绝。西门庆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妇儿，如何这咱才来？”妇人道：“俺每在后边吃酒，孟三儿又安排了两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

俺每猜枚掷骰儿，又顽了这一日，被我把李娇儿赢醉了。落后孟三儿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输了好几钟酒。你倒是便宜，睡这一觉儿来好熬我，【夹批：可以不必受熬。】你看我依你不依？”【夹批：西门答云“看我依你不依”，奈何。】西门庆道：“你整治那带子有了？”妇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来，与西门庆看了，替他扎在麈柄根下，系在腰间，拴的紧紧的。又问：“你吃了不曾？”西门庆道：“我吃了。”须臾，那话吃妇人一壁厢弄起来，只见奢棱跳脑，挺身直舒，比寻常更舒半寸有余。妇人爬在身上，龟头昂大，两手扇着牝户往里放。须臾突入牝中，妇人两手搂定西门庆脖项，令西门庆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顾揉搓，那话渐没至根。妇人叫西门庆：“达达，你取我的柱腰子垫在你腰底下。”这西门庆便向床头取过他大红绫抹胸儿，四折叠起垫着腰，妇人在他身上马伏着，那消几揉，那话尽入。妇人道：“达达，你把手摸摸，都全放进去了，撑的里头满满儿的。你自在不自在？”西门庆用手摸摸，见尽没至根，间不容发，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觉翕翕然畅美不可言。妇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咱不得拿灯儿照着干，赶不上夏天好。”因问西门庆，说道：“这带子比那银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阴门生痛的，又长出许多来。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顶到奴心。”又道：“你搂着我，等我一发在你身上睡一觉。”【夹批：恐误和尚行脚，奈何。】西门庆道：“我的儿，你睡，达达搂着。”那妇人把舌头放在他口里含着，一面朦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时，怎禁那欲火烧身，芳心撩乱，于是两手按着他肩膊，一举一坐，抽彻至首，复送至根，叫：“亲心肝，罢了，六儿的心了。”往来抽卷，又三百回。比及精泄，妇人口中只叫：“我的亲达达，把腰扳紧了。”一面把奶头教西门庆啣，不觉一阵昏迷，淫水溢下，妇人心头小鹿突突的跳。登时四肢困软，香云撩乱。那话拽出来犹刚劲如故，妇人用帕搽之，说道：“我的达达，你不过却怎么的？”西门庆道：“等睡起一觉来再耍罢。”妇人道：“我的身子已软瘫热化的。”当下云收雨散，两个并肩交股，相与枕籍于床上，不知东方之既白。正是：

等闲试把银缸照，一对天生连理人。





















##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总批：此回写金莲淘气，乃先写如意，总为金莲淘气之根也。

申二姐之见怒于春梅，而月娘乃与金莲合气，何也？曰以春梅实以玉箫故也。玉箫又月娘之婢也。玉箫婢私书童，金莲之所目睹者也。意中岂不曰：尔婢私人而不知，乃责我婢之骂人，且曰：奶子私主而不管，乃管我婢之骂人。况乎自不愤吹箫，其心高气傲，已争十二分体面。盖自有瓶儿以至于今，方得其死后一畅，不知不觉，诸色尽露骄矜气象，且也自元夜游行之志，今即以瓶儿之衣酬之，其满为何如？乃月娘一语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误，故满腹矜骄满足，变为满腹拂逆不愤，以与月娘闹，盖犹欲为忆吹箫之稿也。不知月娘止见春梅，不见玉箫，甚矣！不修其身，无以齐其家，月娘无以服金莲，西门亦无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谓也。信乎作者以阳秋之笔，隐罪月娘，而以玉箫明丑之也。

前文教众人到娇儿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说春梅，而金莲护短，是一番羞怒。西门庆护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淘气之由，而皮袄又是一番心事，合在其中发出，却不在此帐算也。

皮袄者，瓶儿之衣也，乃月娘、金莲争之，直将其墙头二人公同递物心事说出。夫月娘、金莲，西门庆之妻妾也，瓶儿，花家之人，三人并未谋面；乃一旦月娘为之设法，用盒抬银，金莲、月娘、春梅铺毡，墙头递物，不啻与瓶儿一鼻孔出气者，财之为事也。夫财在而月娘有心，金莲岂无心？乃银物俱归上房，而金莲之不愤可知。其挑月娘、西门不合于瓶儿入门时，盖有由也。至于瓶儿入门，问金髻，西门词语之间，上有愧色，况众妻妾乎！其争其妒，大抵由财色而起。夫财色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儿双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并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莲快，而月娘亦快。金莲快，吾之色无夺者；月娘快，彼之财全入己；故瓶儿着完寿衣，而锁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隐衷也。乃金莲之隐易知，而月娘之隐难见，今全于皮袄发之。何则？金莲固曰他人之财，均可得也，而月娘则久已认为己有矣。一旦西门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月娘老奸巨猾人也。回心一想，即守之于花楼下，

乃我之外库耳，且可息人之争，故从之而下逆。今忽以皮袄与金莲，是凡可取而与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不急争之于？然而老奸巨猾者，必不肯以此而争之，则春梅一骂之由，正月娘寻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莲又有满肚不愤乃一旦而对面，不至于撒泼不止也。写月娘、金莲必淘气而散者，一见西门死后，不能容金莲之故。且瓶儿先疏后合，金莲先密后，正两两相照也。

写月娘以子挟制其夫处，真是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猾。以此而知，从前烧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阳秋之笔，又写一隐恶之月娘与金莲对也。

前瓶儿来，月娘扫雪，盖与瓶儿合也，却是玉楼生日。此与金莲淘气，是与金莲疏也，却又是玉楼生日。遥遥相对，为一大章法，大照应。

金莲撒泼之先，却写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门时至今，何日不合酸？乃此日不能宁耐，何哉？盖有怨于瓶儿也。何则？元夜取皮袄，玉楼、瓶儿皆有皮袄者也，是二人乃一体之人。今几何时，而瓶儿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应于伯爵家赴会时，现金莲翩翩之态，而自动前车之悲也。况瓶儿之财，人争利之，玉楼亦几几乎续之矣。明眼人岂不自知？一固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无及矣。此处写含酸，特为李衙内引也。则又作者散场之笔，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莲，先娶玉楼；未散金莲，先散玉楼。信乎玉楼为金莲之衬叠文字也。

一路写金莲得意。不特瓶儿死后，诸事快意，即李桂儿被拿，又是第一快心之事。盖欲为金莲放心肆意于敬济，以逼到武二哥手，故不得不为之极力写其肆志快意之极也。桂儿宠而金莲受辱，月儿宠而金莲之出身处受污。总之，作者深恶金莲，处处以娼妓丑之，且以娼妓丑其出身之所也。

争锋毁院后，月娘、瓶儿始合；惊走三官，月娘、金莲已离：又是绝大章法。盖前桂儿败，而月娘快，金莲亦快。两快，而瓶儿容与其间

矣。此文桂儿败，而金莲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则骄，未必快则怒。宜乎金莲、月娘之共相对敌也。月娘未必快者何？盖以干女故也。看其前文为桂儿说东京人情，此文为桂儿解释三官，俨然一李三妈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笔如椽写一桂儿，盖欲骂西门庆之妾为娼，而使其妻为老鸨儿也。故写月娘纯以阳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谁其知之？

看他写相骂时，却夹写玉楼、娇儿、大妗子、三尼诸人，真是心闲手敏。而雪娥必至闹后方言，大姐在坐而无一言者，各人心事如画。盖雪娥自快，而大姐为瓶儿快之也。至于放去姥姥，又是绝妙乖滑之笔，分明借姥姥起端，却是借起端为省笔。不然，月娘骂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莲与不阻金莲亦不妙，文字大是碍手，不如一去之为畅快好写也。

金莲入门时，大书其颠寒作热，听篱察笛，盖以一笔贯至此回也。

月娘骂处，却都是瓶儿、雪娥旧话，是代从前受怨之人一齐发泄，然则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处写玉楼，其云雨处，与雪夜烧香之月娘一样，而西门亦是一样抱惭。然而玉楼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后特特相映，明明丑月娘也。

夫写相骂之时，乃插三尼，可谓忙中闲笔矣。乃直写至看狗，其闲为何如哉！

玉箫学舌，作两番写，其相骂时，亦作两番写，中用拉劝者一间也。

篇内写月娘相骂，忽入金莲，知桂儿被恼之言，不是闲扯。盖特写金莲于瓶儿死，又桂儿辱，一片得意骄人神理，为金莲数月来，月娘之所不能宁耐者也。

内插荆都监事，明言荆棘起于庭前，行见月缺花残，劳园募芜，为歌舞者报一伤心之信也，岂泛泛写一交游之人乎？

上文写一吃潮之金莲，此回又写一效尤之如意儿，总为舔痂吮痔者

极力丑之也。

写月娘挟制西门处，先以胎挟之，后以死制之，再以瓶儿之前车动之，谁为月娘为贤妇人哉？吾生生世世不愿见此人也。

写西门踢玉箫，亦偏爱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点出玉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数也。莲至七月将衰。又申者，金也。金风新来，宜乎金莲母子之所必争者也。郁者，也，春意于将来，自当与春梅相合。况韩者，寒也，秋来则寒，寒至有秋。故申二姐，必韩道国家荐来，而此后至西门死，全写雪月时节，是知由此秋风而渐引也。

月娘怒金莲，说桂姐事只我知道，又为干女儿护短也。则月娘岂人类哉！】

诗曰：

双双蛱蝶绕花溪，半是山南半水西。

故园有情风月乱，美人多怨雨云迷。

频开檀口言如织，温托香腮醉如泥。

莫道佳人太命薄，一莺啼罢一莺啼。

话说月娘听宣毕《黄氏宝卷》，各房宿歇不题。单表潘金莲在角门边，撞见西门庆，相携到房中。见西门庆只顾坐在床上，【夹批：妙景。】因问：“你怎的不脱衣裳？”那西门庆搂定妇人，笑嘻嘻说道：

【夹批：比瓶儿在日，直过那边去何如？令人有今昔之感。】“我特来对你说声，我要过那边歇一夜儿去。你拿那淫器包儿来与我。”妇人骂道：“贼牢，你在老娘手里使巧儿，拿这面子话来哄我！我刚才不在角门首站着，你过去的不耐烦了，又肯来问我？【夹批：明见处，亦自可人。】这是你早晨和那歪刺骨商定了腔儿，【夹批：过来人，如何瞒得？张大户家，定须如此。】”嗔道头里使他来送皮袄儿，又与我磕了

头。小贼歪刺骨，把我当甚么人儿？在我手内弄刺子。我还是李瓶儿时，教你活埋我！雀儿不在那窝儿里，我不醋了！”【夹批：文字如玉连环，又是得意语。】西门庆笑道：“那里有此勾当，他不来与你磕个头儿，你又说他的不是。”【夹批：爱语。】妇人沉吟良久，说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许你拿了这包子去，与那歪刺骨弄答的齜齜齜齜的，到明日还要来和我睡，好干净儿。”【夹批：顾订壬子日。】西门庆道：“我使惯了，你不与我却怎样的！”缠了半日，妇人把银托子掠与他，说道：“你要，拿了这个行货子去。”西门庆道：“与我这个也罢。”一面接的袖了，趑趄着脚儿就往外走。【夹批：情景逼肖，是写生手。】妇人道：“你过来，我问你，莫非你与他一铺儿长远睡？【夹批：既睡矣，而不许其长远，恐其长远，即有话说。总是自潜踪后，千年怕麻绳子也。】惹得那两个丫头也羞耻。【夹批：是瓶儿已死的情景。】无故只是睡那一回儿，还放他另睡去。”西门庆道：“谁和他长远睡？”说毕就走。妇人又叫回来，说道：“你过来，我吩咐你，慌怎的？”【夹批：妙绝。是深思远虑，不许其去不好，许其去，又怕为蕙莲之续。一团神理也。】西门庆道：“又说甚么？”妇人道：“我许你和他睡便睡，不许你和他讲甚闲话，教他在俺们跟前欺心大胆的。【夹批：上文不许其长远睡，即是为此意，因一时不便出诸口中，故止云不许其长远睡。然又细思，既放他去睡，焉能断其不长远，不说话，故又叫回，明说心事。总是提笔曲曲，将人情写来活见。】我到明日打听出来，你就休要进我这屋里来，我就把你下截咬下来。”【夹批：映蕙莲得意时。防不然，真有此景。】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琐碎死了。”【夹批：二句是走着说者，可想。】一直走过那边去了。春梅便向妇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的？婆婆口絮，媳妇耳顽，倒没的教人与你为冤结仇，【夹批：此等深意，惟身亲其地者知之，即春梅亦不能知也。】误了咱娘儿两个下棋。”一面叫秋菊关上角门，放桌儿摆下棋子。两个下棋不题。

且说西门庆走过李瓶儿房内，掀开帘子。如意儿正与迎春、绣春炕上吃饭，【夹批：是薛姑子将宣卷时。】见了西门庆，慌的跳起身来。西门庆道：“你们吃饭。”于是走出明间李瓶儿影跟前一张交椅上坐下。【夹批：瓶儿安在？西门此时对瓶儿，亦不见瓶儿矣。】不一时，如意儿笑嘻嘻走出来，说道：“爹，这里冷，你往屋里坐去罢。”这西门庆就

一把手搂过来，就亲了个嘴。【夹批：与春日蕙莲遥对。】一面走到房中床正面坐了。火炉上顿着茶，迎春连忙点茶来吃了。【夹批：是合同做贼。】如意儿在炕边烤着火儿站立，问道：“爹，你今日没酒，还有头里与娘供养的一桌菜儿，一素儿金华酒，【夹批：即有烧鸭子下之，瓶儿不复问矣。】留下预备筛来与爹吃。”西门庆道：“下饭你们吃了罢，【夹批：瓶儿，岂特我有衣裳之悲哉！一滴九泉，千秋同恨。】只拿几个果碟儿来，我不吃金华酒。”一面教绣春：“你打个灯笼，往藏春坞书房内，还有一坛葡萄酒，你问王经要了来，筛与我吃。”绣春应诺，打着灯笼去了。迎春连忙放桌儿，拿菜儿。如意儿道：“姐，你揭开盒子，等我拣两样儿与爹下酒。”于是灯下拣了几碟精味果菜，摆在桌上。【夹批：一路写来的是已死之瓶儿房中，又的是丫头奶娘相伴，故妙。】良久，绣春取了酒来，打开筛热了。如意儿斟在钟内，递上。西门庆尝了尝，十分精美。如意儿就挨近桌边站立，侍奉斟酒，又亲剥炒栗子儿与他下酒。迎春知局，就往后边厨房内与绣春坐去了。

西门庆见无人在跟前，就叫老婆坐在他膝盖儿上，搂着与他一递一口儿饮酒。【夹批：起先站立盖为迎春在也。】一面解开他对襟袄儿，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他奶头，夸道：“我的儿，你达达不爱你别的，只爱你到好白净皮肉儿，与你娘一般样儿，我搂你就如同搂着他一般。”【夹批：直与翡翠轩对照，所以云是瓶儿后身。】如意儿笑道：“爹，没的说，还是娘的身上白。我见五娘虽好模样儿，皮肤也中中儿的，红白肉色儿，不如后边大娘、三娘到白净。三娘只是多几个麻儿。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净。”【夹批：又与蕙莲雪洞中语一样，所云是蕙莲小样。】又道：“我有句话对爹说，迎春姐有件正面戴仙子儿要与我，他要问爹讨娘家常戴的金赤虎，【夹批：曾几何时，诸物分去殆尽。此又独提赤虎，盖为满池娇一照也。】正月里戴，爹与他罢。”西门庆道：“你没正面戴的，等我叫银匠拿金子另打一件与你，你娘的头面箱儿，你大娘都拿的后边去了，【夹批：细软已尽去矣。而如意、迎春，且不得知，深文曲笔写月娘老奸巨猾隐利人财处，可恨可畏。则与金莲上气，大都在争瓶儿之物居多，意者一草一木不许人动也。如意、迎春乃守瓶儿房中者，瓶儿细软俱去且不得知，彼金莲乌得而知之乎？皮袄之要，宜乎其不看头势也。此处自是作者用意写月娘处，岂是描写如意要物与蕙莲要香茶同年而语也。】怎好问他要

的。”老婆道：“也罢，你还另打一件赤虎与我罢。”一面走下来就磕头谢了。两个吃了半日酒。如意儿道：“爹，你叫姐来也与他一杯酒吃，惹他不恼么？”西门庆便叫迎春，不应。【夹批：总是写死瓶儿的房中也。】老婆亲到走到厨房内，说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门庆令如意儿斟了一瓯酒与他，又拣了两箸菜儿放在酒托儿上。那迎春站在旁边，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绣春姐来也吃些儿。”迎春去了，回来说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铺盖，和绣春厨房炕上睡去了。

这老婆陪西门庆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又点茶与西门庆吃了。原来另预备着一床儿铺盖与西门庆睡，都是绫绢被褥，扣花枕头，【夹批：写得是好丑精粗之间，是大人家奶娘的被褥，又却是得宠的奶娘被褥，故妙。】在薰笼内薰的暖烘烘的。老婆便问：“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门庆道：“我在床上睡罢。”如意儿便将铺盖抱在床上铺下，打发西门庆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间内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门，将灯移近床边，方才脱衣裤上床，与西门庆相搂相抱，并枕而卧。妇人用手捏弄他那话儿，上边束着银托子，狰狞跳脑，又喜又怕。两个口吐丁香，交搂在一处。西门庆见他仰卧在被窝内，脱的精赤条条，恐怕冻着他，又取过他的抹胸儿替他盖着胸膛上。两手执其两足，极力抽提。老婆气喘吁吁，被他俞得面如火热。又道：“这衽腰子还是娘在时与我的。”【夹批：又暗暗写其效金莲褻处。盖上文试绫带，金莲固白云将衽腰甸腰，此处不言，止言衽腰旧了，便情事如画。】西门庆道：“我的心肝，不打紧处，到明日铺子里，拿半个红段子，做小衣儿穿在身上服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门庆道：“我只要忘了，【夹批：是曾问过者。】你今年多少年纪？你姓甚么？排行几姐？我只记你男子汉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儿。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岁。”西门庆道：“我原来还大你一岁。”【夹批：西门将死。恐一路自冰鉴后，未曾写其年纪，下文纪其寿算，看官眼迷，此处闲中一醒。】一壁干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儿，你用心服侍我，等明日后边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长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来，与我做一房小，就顶你娘的窝儿，【夹批：金莲前言不诬。】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汉已是没了，娘家又没人，奴情愿一心服侍爹，就死也不出爹这门。【夹批：立志如此。】若爹可怜

见，可知好哩。”西门庆见他言语儿投着机会，心中越发喜欢，攥着他雪白两只腿儿，只顾没棱探脑，两个扇干，抽提的老婆在下，无不叫出来。娇声怯怯，星眼朦朦。良久，却令他马伏在下，自舒双足，西门庆披着红绫被，骑在他身上，那话插入牝中。灯光下，两手按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顾扇打，口中叫：“章四儿，你好生叫着亲达达，休要住了，我丢与你罢。”那妇人在下举股相就，真个口中颤声柔语，呼叫不绝，足顽了一个时辰，西门庆方才精泄。良久，拽出麈柄来，老婆取帕儿替他擦拭。接着睡到五更鸡叫时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唾。西门庆告他说：“你五娘怎的替我唾，半夜怕我害冷，连尿也不教我下来溺，都替我咽了。”老婆道：“这不打紧，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夹批：如此等人，岂少也哉。】这西门庆真个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内。当下两个旖旎温存，万千罗嗅，禽捣了一夜。

次日，老婆先起来，开了门，预备火盆，打发西门庆穿衣梳洗出门。到前边吩咐玳安：“教两名排军把卷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写帖儿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内，交付明白，讨回帖来。”【夹批：宋御史不名乔年乎？今日送鼎去，是炉鼎送了长年也，寓意分明。】又叫陈敬济，封了一匹金段，一匹色段，教琴童用毡包拿着，预备下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内吃粥，月娘问他：“应二那里，俺们莫不都去，也留一个儿看家？”【夹批：总是不快皮袄的意思。言他要皮袄去赴席，我偏不叫他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又转到雪娥也。心事不快如画。】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儿罢。”西门庆道：“我已预备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罢。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许下应二了。”月娘听了，一声儿没言语。【夹批：满心不快金莲，非不快雪娥也，明眼人自知。】李桂姐便拜辞说道：“娘，我今日家去罢。”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儿不是？”桂姐道：“不瞒娘说，俺妈心里不自在，家中没人，改日正月间来住两回儿罢。”拜辞了西门庆。月娘装了两盘茶食，又与桂姐一两银子，吃了茶，打发出门。【夹批：月桂复合，夫前文留下夏花，月娘亲自怒骂玳安，今日已忘之乎？写月娘便是十足奸险，包藏祸心之人。】

西门庆才穿上衣服，往前边去，忽有平安儿来报：“荆都监老爹来拜。”【夹批：又是出门人来此，为板定大章法，盖簇花之用也。】西

门庆即出迎接，至厅上叙礼。荆都监叩拜堂上道：**【夹批：荆棘生于堂上矣。】**“久违，欠礼，高转失贺。”西门庆道：“多承厚赐，尚未奉贺。”叙毕契阔之情，分宾主坐下，左右献上茶汤。荆都监便道：“良骑俟候何往？”西门庆道：“京中太师老爷第九公子九江蔡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与工部安凤山、钱云野、黄泰宇，都借学生这里作东，请他一饭。蒙他具拜帖与我，我岂可不回拜他拜去？诚恐他一时起身去了。”荆都监道：“正是。小弟有一事特来奉渎。巡按宋公正月间差满，只怕年终举劾地方官员，望乞四泉借重与他一说。闻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爱。倘得寸进，不敢有忘。”西门庆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领命？你写个说帖来，幸得他后日还有一席酒在我这里，等我抵面和他说又好说些。”荆都监连忙下位来，又与西门庆打一躬道：“多承盛情，衔结难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历手本在此。”一面叫写字的取出，荆都监亲手递上，与西门庆观看。上面写着：“山东等处兵马都监清河左卫指挥僉事荆忠，年三十二岁。系山后檀州人。由祖后军功累升本卫正千户。从某年由武举中式，历升今职，管理济州兵马。”一一开载明白。**【夹批：作者固以西门等人为荆棘。荆棘将去，西门将死矣。】**西门庆看毕，荆都监又向袖中取出礼帖来，递上说道：“薄仪望乞笑留。”西门庆见上面写着“白米二千石”，说道：“岂有此理，这个学生断不敢领，以此视人，相交何在？”荆都监道：“不然。总然四泉不受，转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见拒之深耶？倘不纳，小弟亦不敢奉渎。”推让再三，西门庆只得收了，说道：“学生暂且收下。”一面接了，说道：“学生明日与他说了，就差人回报。”茶汤两换，荆都监拜谢起身去了。西门庆上马，琴童跟随，拜蔡知府去了。

却说玉箫打发西门庆出门，就走到金莲房中，**【夹批：吹散春光，必用玉箫，令人有江城五月悲。人知春梅为领袖，不知玉箫乃要紧消息也。】**说：“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后边去坐？俺娘好不说五娘哩。说五娘听见爹前边散了，往屋里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就不放往他屋里去，把拦的爹恁紧。**【夹批：一是俺娘的话。】**三娘道：‘没的羞人子刺刺的，谁耐烦争他。左右是这几房里，随他串去。’”**【夹批：一是三娘的话。】**金莲道：“我待说，就没好口，禽瞎了他的眼来！”**【夹批：试问此三句不自上“不愤忆吹箫”后，曲曲写金莲得意，如此一笔便到此十二分声势也？行文之难如此！】**昨日你道他在我屋里睡来么？”玉箫

道：“前边老到，只娘屋里。六娘又死了，爹却往谁屋里去？”金莲道：“鸡儿不撒尿——各自有去处。死了一个，还有一个顶窝儿的。”【夹批：毋亦将窝借顶乎？一笑。】玉箫又说：“俺娘又恼五娘问爹讨皮袄不对他说。落后爹送钥匙到房里，娘说了爹几句好的，说：‘早是李大姐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只好看一眼儿罢了。’”金莲道：“没的扯那毡淡！有一个汉子做主儿罢了，【夹批：得意语。】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拦他，【夹批：得意语。】我拿绳子拴着他腿儿不成？【夹批：得意话，方知前写金莲之妙也。】偏有那些毡声浪气的！”玉箫道：“我来对娘说，娘只放在心里，休要说出我来。今日桂姐也家去了，俺娘收拾戴头面哩，五娘也快些收拾了罢。”【夹批：匆匆顿住。】说毕，玉箫后边去了。这金莲向镜台前搽胭抹粉，插茶戴翠，又使春梅后边问玉楼，今日穿甚颜色衣裳。【夹批：游丝飘渺。】玉楼道：“你爹嗔换孝，都教穿浅色衣服。”五个妇人会定了，都是白髻髻，珠子箍儿，浅色衣服。惟吴月娘戴着白绉纱金梁冠儿，【夹批：是清河妆束。】上穿着沉香遍地金妆花补子袄儿，纱绿遍地金裙。一顶大轿，四项小轿，排军喝路，棋童、来安三个跟随，拜辞了吴大妗子、三位师父、潘姥姥，径往应伯爵家吃满月酒去了。不题。

却说如意儿和迎春，有西门庆晚夕来吃的一桌菜，安排停当，还有一壶金华酒，【夹批：做文总是在会讨便宜。如上文金华酒，不知有意为此写否，然此一借，便觉上文是伏笔矣。】向坛内又打出一壶葡萄酒来，午间请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弹唱着，在房内做一处吃。吃到中间，也是合当有事，春梅道：“只说申二姐会唱的好《挂真儿》，没个人往后边去叫他来，好歹教他唱个咱们听。”迎春才待使绣春叫去，只见春鸿走来烘火。春梅道：“贼小蛮囚儿，你不是冻的那腔儿，还不寻到这屋里来烘火。”因叫迎春：“你酹半瓯子酒与他吃。”吩咐：“你吃了，替我后边叫将申二姐来。就说我要他唱曲儿与姥姥听。”春鸿把酒勾了，一直走到后边，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个姑子、玉箫都在上房里坐的，正吃茶哩。忽见春鸿掀帘子进来，叫道：“申二姐，你来，俺大姑娘前边叫你唱个曲儿与他听去哩。”这申二姐道：“你大姑娘在这里，又有个大姑娘出来了？”春鸿道：“是俺前边春梅姑娘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来叫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我这里唱与大妗奶奶听哩。”大妗子道：“也罢，申二

姐，你去走走再来。”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动身。【夹批：自恃有王六儿在，然亦不知春梅之为春梅也。】春鸿一直走到前边，对春梅说：“我叫他，他不来哩。”春梅道：“你说我叫他，他就来了。”【夹批：直与月娘叫众人，李娇儿房中睡羞讪一样。】春鸿道：“我说前边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动，说这是大姑娘，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我说是春梅姑娘，他说你春梅姑娘便怎的，有郁大姐罢了，他从几时来也来叫我，我不得闲，在这里唱与大妗奶奶听哩。大妗奶奶到说你去走走再来，他不肯来哩。”这春梅不听便罢，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一点红从耳畔起，须臾紫遍了双腮。众人拦阻不住，一阵风走到上房里，指着申二姐一顿大骂道：【夹批：上文玉箫过舌，看官正拟看金莲撒泼，不意顿住金莲，乃写春梅，真是奇绝。】“你怎么对着小厮说我‘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稀罕他也来叫我’？你是甚么总兵官娘子，不敢叫你！【夹批：其志如此。】俺们在那毛里夹着，是你抬举起来，如今从新钻出来了？你无非是个走千家门、万家户，贼狗攘的瞎淫妇！你来俺家才走了多少时儿，就敢恁量视人家？你会晓的甚么好成样的套数儿，左右是那几句东沟篱，西沟坝，油嘴狗舌，不上纸笔的那胡歌野词，就拿班做势起来！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见过多少，稀罕你。韩道国那淫妇家兴你，俺这里不兴你。你就学与那淫妇，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儿去，贾妈妈与我离门离户。”【夹批：一顿住。然观其一路写来，确是春梅语，不是金莲语，所以入化也。】那大妗子拦阻说道：“快休要破口。”把申二姐骂的睁睁的，敢怒而不敢言，说道：“耶嚟嚟，这位大姐，【夹批：以大姐待之，固是不知春梅者也。】怎的恁般粗鲁性儿，就是刚才对着大官儿，我也没曾说甚歹话，怎就这般言语，泼口骂出来！此处不留人，更有留人处。”春梅越发恼了，骂道：“贼禽遍街捣遍巷的瞎淫妇，你家有恁好大姐！【夹批：触怒处在此。】比是你有恁性气，不该出来往人家求衣食，唱与人家听。趁早儿与我走，再也不要来了。”申二娘道：“我没了赖在你家！”【夹批：逼真，如闻其声口。】春梅道：“赖在我家，叫小厮把鬓毛都搨光了你的。”【夹批：又逼真，如闻其声口。】大妗子道：“你这孩儿，今日怎的恁样儿的，还不往前边去罢。”那春梅只顾不动身。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来，拜辞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轿子来，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对过叫将画童儿来，领他往韩道国家去了。春梅骂了一顿，往前边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箫说道：“他敢前边吃了酒进

来，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语的！骂的我也不好看的了。【夹批：反衬法，所以月娘恼也。】你叫他慢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撵他去了，又不叫小厮领他，十分水深人不过。”玉箫道：“他们敢在前头吃酒来？”【夹批：语中有偏向意。】

却说春梅走到前边，还气狠狠的向众人说道：“方才把贼瞎淫妇两个耳刮子才好。他还不知道我是谁哩！叫着他张儿致儿，拿班做势儿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损百枝，忌口些，郁大姐在这里。”【夹批：偏有闲笔，反衬得到，真是异样文锦。】春梅道：“不是这等说。像郁大姐在俺家这几年，大大小小，他恶讪了那个来？教他唱个儿，他就唱。那里像这贼瞎淫妇大胆。他记得甚么成样的套数，左来右去，只是那几句《山坡羊》、《琐南枝》，油里滑言语，上个甚么抬盘儿也怎的？我才乍听这个曲儿也怎的？我见他心里就要把郁大姐挣下来一般。”【夹批：不快人处，偏有此等情节，摹写逼真。】郁大姐道：“可不怎的。【夹批：又如闻其声口。】”昨日晚夕，大娘教我唱小曲儿，他就连忙把琵琶夺过去，他要唱。大姑娘你也休怪，他怎知道咱家里深浅？他还不知把你当谁人看成。”【夹批：深知春梅者。】春梅道：“我刚才不骂的：你上覆韩道国老婆那贼淫妇，你就学与他，我也不怕他。”【夹批：自负语。夫人不知我而骂之，固是不服“炎凉”二字，然较之玉楼，则春梅又远矣。批书者自信能为春梅，不能为玉楼也。】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没要紧气的恁样儿的。”【夹批：又反衬。】如意儿道：“我倾杯儿酒，与大姐消消儿恼。”迎春道：“我这女儿着恼就是气。”【夹批：又是玉楼、金莲之颦。看他写春梅骂人，却写大娘子、玉箫、郁大姐、潘姥姥、如意、迎春，虽是反衬得到，却正是西门庆家中，不是野寺孤灯，瞎道姑骂徒工弟也。】便道：“郁大姐，你拣套好曲儿唱个服侍他。”这郁大姐拿过琵琶来，说道：“等我唱个‘莺莺闹卧房’《山坡羊》儿。与姥姥和大姑娘听罢。”【夹批：不即不离。妙绝。】如意儿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夹批：写众人一时耸涌，使春梅气态毕露。】那迎春拿起杯儿酒来，望着春梅道：“罢罢，我的姐姐，你也不要恼了，胡乱且吃你妈妈这钟酒儿罢。”【夹批：迎春之于春梅，又为玉楼之于金莲也。】那春梅忍不住笑骂道：“怪小淫妇儿，你又做起我妈妈来了！”又说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个《江儿水》俺们听罢。”这郁大姐在旁弹着琵琶，慢慢唱“花娇月

艳”，与众人吃酒不题。

且说西门庆从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来下马，平安就禀：“今日有衙门里何老爹差答应来的，请爹明日早进衙门中，拿了一起贼情审问。【夹批：伏何十一案。】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历日。【夹批：一百本历日，记明新年，是西门死期矣。然又引起下文乔亲家事。】荆都监老爹差人送了一口鲜猪，一坛豆酒，又是四封银子。姐夫收下，交到后边去了，没敢与他回帖儿。晚上，他家人还来见爹说话哩。只胡老爹家与了回帖，赏了来人一钱银子。又是乔亲家爹送帖儿，明日请爹吃酒。”玳安儿又拿宋御史回帖儿来回话：“小的送到察院内，宋老爹说，明日还奉价过来。赏了小的并抬盒人五钱银子，一百本历日。”【夹批：又是一百本历日。又言虽一日作两日过，君其如死何哉！】西门庆走到厅上，春鸿连忙报与春梅众人，说道：“爹来家了，还吃酒哩。”春梅道：“怪小蛮囚儿，爹来家随他来去，管俺们腿事！没娘在家，他也不往俺这边来。”【夹批：找足春梅十分骄满。】众人打伙儿吃酒顽笑，只顾不动身。西门庆到上房，大妗子和三个姑子，都往那边屋里去了。玉箫向前与他接了衣裳，坐下，放桌儿打发他吃饭。教来兴儿定桌席：三十日与宋巡按摆酒；初一日刘、薛二内相，帅府周爷众位，吃庆官酒。吩咐去了。【夹批：头绪纷然，一丝不乱。】玉箫在旁请问：“爹吃酒，筛甚么酒吃？”西门庆道：“有刚才荆都监送来的那豆酒取来，打开我尝尝，看好不好。”只见来安儿进来，禀问接月娘去。玉箫便使他提酒来，打破泥头，倾在钟内，递与西门庆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长。【夹批：与荆棘相斗者，自是此一派妙人。】西门庆令：“斟来我吃。”须臾，摆上菜来，西门庆在房中吃酒。

却说来安同排军拿灯笼，晚夕接了月娘众人来家。都穿着皮袄，都到上房来拜西门庆。惟雪娥与西门庆磕头，起来又与月娘磕头。拜完了，又都过那边屋里，去拜大妗子与三个姑子。月娘便坐着与西门庆说话：“应二嫂见俺们都去，好不喜欢！酒席上有隔壁马家娘子和应大嫂、杜二娘，也有十来位娘子。叫了两个女儿弹唱。养了好个平头大脸的小厮儿。【夹批：不谓春花竟能秋实，西门能不伤心？】原来他房里春花儿，比旧时黑瘦了好些，只剩下个大驴脸一般的，也不自在哩。今日乱的他家里大小不安，本等没人手。临来时，应二哥与俺们磕头，谢

了又谢，多多上覆你，多谢重礼。”西门庆道：“春花儿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来见人？”月娘道：“他比那个没鼻子？【夹批：句。】没眼儿？【夹批：句。】是鬼儿？【夹批：句。】出来见不的？”【夹批：句。】西门庆道：“那奴才，撒把黑豆只好教猪拱罢。”月娘道：“我就听不上你恁说嘴。只你家的好，【夹批：句。】拿掇的，【夹批：句。】出来见的人！”【夹批：句。不快金莲也。总是忙中闲笔，否则即入春梅为无味之甚。】那王经在旁立着，说道：“应二爹见娘们去，先头不敢出来见，躲在下边房里，打窗户眼儿望前瞧。【旁批：为后对张二官说金莲伏线。】被小的看见了，说道：‘你老人家没廉耻，平日瞧甚么！’”他赶着小的打。西门庆笑的没眼缝儿，说道：“你看这贼花子，等明日他来，着老实抹他一脸粉。”【夹批：愈忙愈闲矣。】王经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这小厮别要胡说。他几时瞧来？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谁见他个影儿？只临来时，才与俺们磕头。”王经站了一回出来了。【夹批：愈忙愈闲矣。】

月娘也起身过这边屋里，拜大妗子并三个师父。大姐与玉箫众丫头媳妇都来磕头。月娘便问：“怎的不见申二姐？”众人都不作声。【夹批：如画，为春梅身分。】玉箫说：“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来就去？”大妗子隐瞒不住，把春梅骂他之事，说了一遍。月娘就有几分恼，说道：“他不唱便罢了，这丫头恁惯的没张倒置的，平白骂他怎么的？【夹批：明说金莲。】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没那正主了，【夹批：明说金莲。】奴才也没个规矩，成甚么道理！”望着金莲道：“你也管他管儿，惯的他通没些摺儿。”金莲在旁笑着说道：“也没见这个瞎曳么的，风不摇，树不动。你走千家门，万家门，在人家无非只是唱。人叫你唱个儿，也不失了和气，谁教他拿班儿做势的，他不骂他嫌腥。”【夹批：试问，不自上文“不愤忆吹箫”后一路写其得意，此处如何便得唐突月娘至此？作文之难如此。】月娘道：“你到且是会说话儿的。都像这等，好人歹人都吃他骂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儿了！”金莲道：“莫不为瞎淫妇打他几棍儿？”【夹批：愈知一路写金莲得意，皆为此句发派。】月娘听了他这句话，气的他脸通红了，【夹批：老羞成怒，自叫人过娇儿房中至此为两次。】说道：“惯着他，明日把六邻亲戚都教他骂遍了罢！”于是起身，走过西门庆这边来。西门庆便问：“怎么的？”月娘道：“情知是谁，你家使的有好规矩的大姐，

如此这般，把申二姐骂的去了。”西门庆笑道：“谁教他不唱与他听来。【夹批：此处第三番。】也不打紧处，到明日使小厮送他一两银子，补伏他，也是一般。”玉箫道：“申二姐盒子还在这里，没拿去哩。”月娘见西门庆笑，便说道：“不说教将来嗔喝他两句，亏你还雌着嘴儿，不知笑的是甚么？”玉楼、李娇儿见月娘恼起来，就都先归房去了。【夹批：衬金莲不知头势，总是不愤吹箫日纵之也。】西门庆只顾吃酒，良久，【夹批：二字，月娘不堪。】月娘进里间内，脱衣裳摘头，便问玉箫：“这箱上四包银子是那来的？”西门庆说：“是荆都监的二百两银子，要央宋巡按，图干升转。”玉箫道：“头里姐夫送进来，我就忘了对娘说。”月娘道：“人家的，还不收进柜里去哩。”玉箫一面安放在厨柜中。【夹批：此等处，又见金莲在月娘房中久等也。】

金莲在那边屋里只顾坐的，要等西门庆一答儿往前边去，【夹批：写出不见头势。】今日晚夕要吃薛姑子符药，与他交媾，图壬子日好生子。见西门庆不动身，走来掀帘子儿叫他说：“你不往前边去，我等不得你，我先去也。”【夹批：总是得意之金莲，不知头势也。】西门庆道：“我儿，你先走一步儿，我吃了这些酒来。”那金莲一直往前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夹批：一句，直吐一腔愤气。】我还和你说话哩。【夹批：又是一句。】你两个合穿着一条裤子也怎的？【夹批：纷纷供出矣。】强汗世界，巴巴走来我屋里，硬来叫你。【夹批：纷纷供出矣。】没廉耻的货，只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你这贼皮搭行货子，怪不的人说你。【夹批：拉入玉楼。】一视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显出来便好。就吃他在前边把拦住了，从东京来，通影边儿不进后边歇一夜儿，教人怎么不恼？你冷灶着一把儿，热灶着一把儿才好，【夹批：不知怎样一把方妙，可为大笑。】通教他把拦住了，【夹批：又重一句。】我便罢了，不和你一般见识，别人他肯让的过？【夹批：正是自己让不过之词。】口儿内虽故不言语，好杀他心儿里也有几分恼。【夹批：过入含酸。】今日孟三姐在应二嫂那里，通一日没吃甚么儿，不知掉了口冷气，只害心凄恶心。来家，应二嫂递了两钟酒，都吐了。你还不往屋里瞧他瞧去？”西门庆听了，说道：“真个？吩咐收了家火罢，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楼房中。只见妇人已脱了衣裳，摘去首饰，浑衣儿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呕吐。【夹批：写玉楼直是深深郁郁，千秋不吐。】西门庆见他呻吟不止，慌问道：“我的

儿，你心里怎么的来？对我说，明日请人来看你。”妇人一声不言语，只顾呕吐。【夹批：深深郁郁，千秋痛恨。】被西门庆一面抱起他来，与他坐的，见他两只手只揉胸前，便问：“我的心肝，心里怎么？告诉我。”妇人道：“我害心凄的慌，你问他怎的？你干你那营生去。”【夹批：深深郁郁，千秋痛恨。】西门庆道：“我不知道，刚才上房对我说，我才晓的。”妇人道：“可知你不晓的。【夹批：一句。】俺每不是你老婆，【夹批：二句。】你疼你那心爱的去罢。”【夹批：三句。千秋痛恨，只此三句。】西门庆于是搂过粉项来亲个嘴，说道：“怪油嘴，就奚落我起来。”便叫兰香：“快顿好苦艳茶儿来，与你娘吃。”【夹批：拉白，妙。】兰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来。西门庆亲手拿在他口儿边吃。妇人道：“拿来，等我自吃。【夹批：妙绝。】会那等乔劬劳，旋蒸热卖儿的，【夹批：玉楼亦太甚，此时旋蒸热卖者谁哉？】谁这里争你哩！今日日头打西出来，稀罕往俺这屋里来走一走儿。【夹批：妙。总是一丝才吐，便千头万绪。】也有这大娘，平白说怎的，争出来鼓包气。”【夹批：妙。】西门庆道：“你不知，我这两日七事八事，心不得个闲。”【夹批：亦自知惭。】妇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闲，【夹批：又一句。】自有那心爱的扯落着你哩。【夹批：又二句。】把俺们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赘字号听题去了，【夹批：又三句。】后十年挂在你那心里。”【夹批：足上三句，千秋痛恨，又足此三句。】见西门庆嘴搵着他那香腮，【夹批：写西门无言可对。】便道：“吃的那酒气，还不与我过一边去。人一日黄汤辣水儿谁尝着来，那里有甚么神思和你两个缠！”【夹批：总是反衬西门拉白处。】西门庆道：“你没吃甚么儿？叫丫头拿饭来咱们吃，我也还没吃饭哩。”【夹批：又拉白。】妇人道：“你没的说，人这里凄疼的了不得，且吃饭！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门庆道：“我不吃，我敢也不吃了，咱两个收拾睡了罢。明日早，使小厮请任医官来看你。”妇人道：“由他去，请甚么任医官、李医官，教刘婆子来，吃他服药也好了。”西门庆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内扑撒扑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专一会揣骨捏病。”【夹批：总是无言相答。无面相对处，写得活现。】西门庆忽然想起道：“昨日刘学官送了十圆广东牛黄蜡丸，那药，酒儿吃下极好。”即使兰香：“问你大娘要去，在上房磁罐儿内盛着哩。就拿素儿带些酒来。吃了管情手到病除。”【夹批：句句是惭，比李衙内，自是天渊。】妇人道：“我不好骂出来，你会揣甚么

病？要酒，俺这屋里有酒。”

不一时，兰香到上房要了两丸来。西门庆看筛热了酒，剥去腊，里面露出金丸来，拿与玉楼吃下去。西门庆因令兰香：“趁着酒，你筛一钟儿来，我也吃了药罢。”被玉楼瞅了一眼，说道：“就休要汗邪，你要吃药，往别人房里去吃。【夹批：玉楼与金莲始终相好，殆情知不是伴耳。】你这里且做甚么哩，却这等胡作做。你见我不死，来撺掇上路儿来了。紧要教人疼的魂也没了，还要那等掇弄人，亏你也下般的，谁耐烦和你两个只顾涎缠。”【夹批：总描西门拉白处。】西门庆笑道：“罢罢，我的儿，我不吃药了，咱两个睡罢。”那妇人一面吃毕药，与西门庆两个解衣上床同寝。西门庆在被窝内，替他手撒扑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搂其粉项，【夹批：作枫头也。却为那一只手，下搵这一只腿儿也。】问道：“我的亲亲，你心口这回吃下药觉好些？”妇人道：“疼便止了，还有些嘈杂。”西门庆道：“不打紧，消一回也好了。”因说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兑了五十两银子与来兴儿，后日宋御史摆酒，初一日烧纸还愿心，到初三日，再破两日工夫，把人都请了罢。受了人家许多人情礼物，只顾挨着，也不是事。”妇人道：“你请也不在我，不请也不在我。【夹批：与扫雪月娘正对。】明日三十日，我教小厮来攒帐，交与你，随你交付与六姐，教他管去。也该教他管管儿，却是他昨日说的：‘甚么打紧处，雕佛眼儿便难，等我管。’”【夹批：与扫雪月娘正对。】西门庆道：“你听那小淫妇儿，他勉强，着紧处他就慌了。亦发摆过这几席酒儿，你交与他就是了。”玉楼道：“我的哥哥，谁养的你恁乖！还说你不护他，这些事儿就见出你那心儿来了。摆过酒儿交与他，俺们是合死的？像这清早晨，得梳个头儿？小厮你来我去，称银换钱，气也掏干了。饶费了心，那个道个是也怎的！”西门庆道：“我的儿，常言道：‘当家三年狗也嫌。’”说着，一面慢慢搵起一只腿儿，【夹批：这一只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说话时搵腿。然必先搵这一只，已有行事之势，下文说着便入，庶不费手。】跨在胳膊上，搂抱在怀里，搭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儿，穿着大红绫子的绣鞋儿，说道：“我的儿，你达不爱你别，只爱你这两只白腿儿，就是普天下妇人选遍了，也没你这等柔嫩可爱。”【夹批：是不好即入意。】妇人道：“好个说嘴的货，谁信那棉花嘴儿，可可儿的就是普天下妇人选遍了没有来！不说俺们皮肉儿粗糙，你拿左话儿右说着哩。”【夹批：玉楼生平当亦自顾影

生怜，则此处数语，正是其酸极处。】西门庆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谎就死了我。”妇人道：“行货子，没要紧赌什么誓。”【夹批：明目聪耳，不信魑魅弄影也。】这西门庆说着就把那话带上了银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妇人道：“我说你行行就下道儿来了。”【夹批：又对月娘雪夜，总是此回与烧香一回相对。但月娘是私自邀之，且装乔处许多丑态，总是权术。玉楼自己含酸，绝不望一盼，西门自来。然虽有数语，总是实实酸痛，非如月娘一派权奸也。】因摸见银托子，说道：“从多咱三不知就带上这行货子了，还不趁早除下来哩。”那西门庆那里肯依，抱定他一只腿在怀里，只顾没棱露脑，浅抽深送。须臾淫水浸出，往来有声，如狗茶镗子一般，妇人一面用绢抹尽了去，口里内不住作柔颤声，叫他：“达达，你省可往里边去，奴这两日好不腰酸，下边流白浆子出来。”西门庆道：“我到明日问任医官讨服暖药来，你吃就好了。”

不说两个在床上欢娱顽耍，单表吴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师父，晚夕坐的说话。因说起春梅怎的骂申二姐，骂的哭涕，又不容他坐轿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对过叫画童儿送他往韩道国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来的言语粗鲁，饶我那等说着，还刀截的言语骂出来，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晓的恁口泼骂人，我只说他吃了酒。”小玉道：“他们五个在前头吃酒来。”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货子，【夹批：单罪金莲。】生生把丫头惯的恁没大没小的，还嗔人说哩。到明日不管好歹，人都吃他骂了去罢，要俺们在屋里做甚么？一个女儿，他走千家门，万家门，教他传出去好听？敢说西门庆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么出来的。【夹批：明与金莲争气。】乱世不知那个是主子，那个是奴才。不说你们这等惯的没些规矩，恰似俺们不长俊一般，成个甚么道理！”大妗子道：“随他去罢，他姑夫不言语，怎好惹气？”当夜无辞，回归到房中歇了。

次日，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潘金莲见月娘拦了西门庆不放开，又误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悦。【夹批：是得意时一挫。】次日，老早就使来安叫了一顶轿子，把潘姥姥打发往家去了。【夹批：先打发去，妙，省许多文字，非金莲自为地也。】

吴月娘早晨起来，三个姑子要告辞家去，月娘每个一盒茶食，五钱银子，又许下薛姑子正月里庵里打斋，先与他一两银子，请香烛纸马，到腊月还送香油、白面、细米素食与他斋僧供佛。【夹批：此处却将雪夜烧香之假月娘一为说出。何则？此回玉楼直对雪夜月娘，但月娘送香油于王姑子在瓶儿进门之时，王姑子与大姑子即来于烧香复合之后，明是王姑授以奸计，恐看官不明，乃于此回玉楼掩映处又特书月娘布施油米。夫此处布施老薛，人人得知月娘盖为符药安胎有灵之故。然则前文反衬明甚矣。】因摆下茶，在上房内管待，同大妗子一处吃。先请了李娇儿、孟玉楼、大姐，都坐下。问玉楼：“你吃了那蜡丸，心口内不疼了？”玉楼道：“今早吐了两口酸水，才好了。”叫小玉往前边：“请潘姥姥和五娘来吃点心。”玉箫道：“小玉在后边蒸点心哩。我去请罢。”于是一直走了前边金莲房中，【夹批：玉箫过舌亦作两次写。】便问他：“姥姥怎的不见？后边请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莲道：“他今日早晨，我打发他家去了。”玉箫说：“怎的不说声，三不知就去了？”金莲道：“住的人心淡，只顾住着怎的！”玉箫道：“我拿了块腊肉儿，四个甜酱瓜茄子，与他老人家，谁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老人家收着罢。”【夹批：三章约中又一则也。】于是递与秋菊，放在抽屉内。这玉箫便向金莲说道：“昨日晚夕五娘来了，俺娘如此这般对着爹好不说五娘强汗世界，与爹两个合穿着一条裤子，没廉耻，怎的把拦老爹在前边，不往后边来。落后把爹打发三娘房里歇了一夜，又对着大妗子、三位师父，怎的说五娘惯的春梅没规矩，毁骂申二姐。爹到明日还要送一两银子与申二姐遮羞。”一五一十说了一时。【夹批：吹散梅花，必用玉箫。此一约已两三见矣。】这金莲听记在心。玉箫先来回月娘说：“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来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道：“你看，昨日说了他两句儿，今日就使性子，也不进来说声儿，老早打发他娘去了。我猜姐姐又不知心里安排着要起甚么水头儿哩。”【夹批：借姥姥便入，文情捷甚。】

当下月娘自知屋里说话，不防金莲暗走到明间帘下，听觑多时了，【夹批：方知激打雪娥文内听篱笆，直贯至此。】猛可开言说道：“可是大娘说的，我打发了他家去，我好把拦汉子？”【夹批：直出玉箫之言。】月娘道：“是我说来，你如今怎么我？本等一个汉子，从东京来了，成日只把拦在你那前头，通不来后边傍个影儿。原来只你是他的老

婆，别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动题起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问了声：‘李桂姐住了一日儿，如何就家去了？他姐夫因为甚么恼他？’我还说：‘谁知为甚么恼他？’你便就撑着头儿说：‘别人不知道，只我晓的。’你成日守着他，怎么不晓的！”【夹批：生出一证。便使连日得意金莲活现。】金莲道：“他不往我那屋里去，我莫不拿猪毛绳子套了他去不成！”【夹批：仍是得意。然则自瓶儿一死，已畅然矣。】那个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他昨日在我屋里好好儿坐的，你怎的掀着帘子硬入来叫他前边去，是怎么说？”【夹批：针锋相对。】汉子顶天立地，吃辛受苦，犯了甚么罪来，你拿猪毛绳子套他？”【夹批：总描月娘不知正理，随处奸险不通处，为不足以服人也。】贱不识高低的货，俺每倒不言语了，你倒只顾赶人。【夹批：是连日积愤。】一个皮袄儿，你悄悄就问汉子讨了，穿在身上，挂口儿也不来后边题一声儿。【夹批：刺心处为此。】都是这等起来，【夹批：月娘私据瓶儿之财，恐因一皮袄便不可为后例，深思远虑，此一句毕露出。】俺每在这屋里放小鸭儿？就是孤老院里，也有个甲头。【夹批：明言瓶儿之财惟人可据也。】一个使的丫头，和他猫鼠同眠，惯的有些撙儿！不管好歹就骂人。说着你，嘴头子不伏个烧埋。”【夹批：纷纷俱吐矣，却不是玉楼语。】金莲道：“是我的丫头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这里，【夹批：言也，听凭怎么自治也。】还多着个影儿哩。皮袄是我问他要来。莫不只为我要皮袄，【夹批：是连日放志满心之后语也。】开门来也拿了几件衣裳与人，那个你怎的就不说了？丫头便是我惯了他，是我浪了图汉子喜欢。像这等的却是谁浪？”【夹批：所以云根由，起自对月娘说如意守灵一夜。又“浪”字，在扫雪时已藏之矣。】吴月娘吃他这两句，触在心上，便紫涨了双腮，说道：“这个是我浪了，随你怎的说。我当初是女儿填房嫁他，不是趁来的老婆。那没廉耻趁汉精便浪，俺每真材实料，不浪。”吴大妗子便在跟前拦说：“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夹批：手闲笔忙。】饶劝着，那月娘口里的话纷纷发出来，说道：“你害杀了一个，只多我了。”【夹批：翡翠轩中，至打狗蓄猫，千秋痛恨至于此一吐。】孟玉楼道：“耶嚟，耶嚟，大娘，你今日怎的这等恼的大发了，连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几个。【夹批：月娘已说到瓶儿，玉楼方接到上文趁来。然则月娘纷纷发出，真是一气乱发，一面大妗劝，一面玉楼说，一时纷纷如画也。】也没见这六姐，你让大娘一句儿也罢了，只顾拌起嘴来

了。”【夹批：一面又白描金莲。】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没好手，厮骂没好口。不争你姊妹每嚷斗，俺每亲戚在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我在这里，叫轿子来我家去罢！”【夹批：一而又白描月娘。】被李娇儿一面拉住大妗子，【夹批：大妗本劝，反为李娇儿拉住。一时好看杀人，却一丝不乱。】那潘金莲见月娘骂他这等言语，坐在地下就打滚撒泼。自家打几个嘴巴，【夹批：至此方是大闹也。】头上鬋髻都撞落一边，放声大哭，叫起来说道：“我死了罢，要这命做什么，你家汉子说条念款说将来，我趁将你家来了！这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了我休书，我去就是了。你赶人不得赶上。”月娘道：“你看，【夹批：句。】就是了，【夹批：句。与上句不连。】泼脚子货。【夹批：又与上句不连，一连三句，皆不成句。即下自云“没说出来”。】别人一句儿还没说出来，【夹批：又与上句不连，自己说没说出来，正是气急语。】你看他嘴头子，就相准洪一般。【夹批：月娘正云一句没说，金莲一面又说。月娘依旧没说，所以又说“你看”，又说其嘴也，气急如画。】他还打滚儿赖人，莫不等的汉子来家，把我别变了！你放恁个刁儿，那个怕你么？”金莲道：“你是真材实料的，谁敢辩别你？”【夹批：以上俱是虚描，此又实写。】月娘越发大怒，说道：“我不真材实料，我敢在这家里养下汉来？”金莲道：“你不养下汉，谁养下汉来？你就拿主儿来与我！”【夹批：正见月娘疏处，有敬济而不知也。】玉楼见两个拌的越发不好起来，一面拉金莲往前边去，说道：“你恁怪刺刺的，大家都省口些罢了。只顾乱起来，左右是两句话，教三位师父笑话。【夹批：点三姑。】你起来，我送你前边去罢。”【夹批：又夹写玉楼。】那金莲只顾不肯起来，被玉楼和玉箫一齐扯起来，送他前边去了。【夹批：煞住。】

大妗子便劝住月娘，说道：【夹批：又写大妗子。】“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惹气，分明没要紧。你姐妹们欢欢喜喜，俺每在这里住着有光。似这等合气起来，又不依个劝，却怎样儿的？”那三个姑子见嚷闹起来，打发小姑儿吃了点心，包了盒子，【夹批：又写三尼并小尼，却是好一会工夫矣。】告辞月娘众人，月娘道：“三位师父，休要笑话。”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萨，没的说，谁家灶内无烟？心头一点无明火，些儿触着便生烟。大家尽让些就罢了。佛法上不说的好的：‘冷心不动一孤舟，净扫灵台正好修。’若还绳头松松，就是万个金刚也降不

住。【夹批：且入闲笔成趣。】为人只把这心猿意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这上头起。贫僧去也，多有打搅菩萨。好好儿的。”一面打了两个问讯。月娘连忙还万福，说道：“空过师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斋衬去。”即叫大姐：“你和二娘送送三位师父出去，看狗。”【夹批：笔愈闲矣。】于是打发三个姑子出门去了。

月娘陪大妗子坐着，说道：“你看这回气的我，两只胳膊都软了，手冰冷的。【夹批：看他此等笔法，纯是追魂取魄，最耐人学也。】从早晨吃了口清茶，还汪在心里。”大妗子道：“姑娘，我这等劝你少揽气，你不依我。你又是临月的身子，有甚要紧。”月娘道：“早是你在这里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气？如今犯夜的倒拿住巡更的。我倒容了人，人倒不肯容我。一个汉子，你就通身把拦住了，和那丫头通同作弊，在前头干的那无所不为的事，人干不出来的，你干出来。女妇人家，通把个廉耻也不顾。他灯台不照自己，还张着嘴儿说人浪。【夹批：将近日花园金莲罪案一描。】想着有那一个在，成日和那一个合气，对着俺每，千也说那一个的不是，他就是清净姑姑儿了。单管两头和番，曲心矫肚，人面兽心。行说的话儿，就不承认了。赌的那誓唬人子。我洗着眼儿看着他，到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儿死哩。【夹批：总为死瓶儿一吐恶气。然而蕙莲地下含笑，雪娥厨中心凉矣。】刚才摆着茶儿，我还好意等他娘来吃，谁知他三不知的就打发去了。就安排要嚷的心儿，悄悄儿走来这里听。听怎的？那个怕你不成！待等汉子来，轻学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里守着炉台站着，不知五娘几时走来，也不听见他脚步儿响。”孙雪娥道：【夹批：雪娥忽出，可知先在观望不动。】“他单会行鬼路儿，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听不见。想着起头儿一来时，该和我合了多少气！背地打伙儿嚼说我，教爹打我那两顿，娘还说我和他偏生好斗的。”【夹批：映转昔日偏爱。】月娘道：“他活埋惯了人，今日还要活埋我哩。你刚才不见他那等撞头打滚儿，一径使你爹来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李娇儿笑道：“大娘没的说，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条尾的狐狸精，把好的吃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多少骨头肉儿！你在俺家这几年，虽是个院中人，不像他久惯牢头。你看他昨日那等气势，硬来我屋里叫汉子：‘你不往前边去，我等不的你，先去。’恰似只他一个人的汉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恼，他从东京来家，就不放一夜儿进后边

来。一个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里走走儿去。十个指头，都放在你口内才罢了。”【夹批：一路如许事端结源此事，可发一笑。】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烦，你又常病儿痛儿的，不贪此事，随他去罢。不争你为众好，与人为怨结仇。”劝了一回，玉箫安排上饭来，也不吃，说道：“我这回好头疼，【夹批：又使奸术，以便挟治西门。】心口内有些恶没没的上来。”教玉箫：“那边炕上，放下枕头，我且躺躺去。”吩咐李娇儿：“你们陪大妗子吃饭。”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吩咐：“装一盒子点心，与他五钱银子。”打发去了。

却说西门庆衙门中审问贼情，【夹批：有何十在内。】到午牌时才来家。正值荆都监家人讨回帖，西门庆道：“多谢你老爹重礼。如何这等计较？你还把那礼扛将回去，等我明日说成了取家来。”家人道：“家老爹没吩咐，小的怎敢将回去，放在老爹这里也是一般。”西门庆道：“既恁说，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拿回帖，又赏家人一两银子。因进上房，见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应。【夹批：写月娘权诈，遂使雪夜烧香奸险毕露。】问丫鬟，都不敢说。走到前边金莲房里，见妇人蓬头撒脑，拿着个枕头睡，问着又不言语，【夹批：凡妇人皆如此，而月娘为更可恨也。】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银子，打发荆都监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楼房中问。玉楼隐瞒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莲早晨嚷闹合气之事，备说一遍。这西门庆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来，说道：“你甚要紧，自身上不方便，【夹批：西门受其挟处以此。】理那小淫妇儿做甚么？平白和他合甚么气？”月娘道：“我和他合气，是我偏生好斗寻趁他来？他来寻趁将我来！你问众人不是？早晨好意摆下茶儿，请他娘来吃。他使性子把他娘打发去了，便走来后边撑着头儿和我嚷，自家打滚撞头，鬢髻都踩扁了，皇帝上位的叫，只是没打在我脸上罢了。若不是众人拉劝着，是也打成一块。他平白欺负惯了人，他心里也要把我降伏下来。【夹批：拉扯瓶儿以实之。】行动就说：‘你家汉子说条念款将我来了，打发了我罢，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话儿出来，他就是十句说不下来，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么骨秃肉儿拌的他过？专会那泼皮赖肉的，气的我身子软瘫儿热化，甚么孩子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夹批：明以身子后挟降西门。】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内只是发胀，肚子往下鳖坠着疼，头又疼，两只胳膊都麻了。【夹批：丑绝不堪。】刚才桶子上坐了这一回，又不下来。若下

来也干净了，省的死了做带累肚子鬼。【夹批：一番挟制。】到半夜寻一条绳子，等我吊死了，随你和他过去。【夹批：又一番挟制。】往后没的又像李瓶儿，吃他害死了。我晓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是大悔气。”西门庆不听便罢，听的说，越发慌了，一面把月娘搂抱在怀里，说道：“我的好姐姐，你别和那小淫妇儿一般见识，他识什么高低香臭？没的气了你，倒值了多的。我往前边骂这贼小淫妇儿去。”月娘道：“你还敢骂他，他还要拿猪毛绳子套你哩。”西门庆道：“你教他说，恼了我，吃我一顿好脚。”因问月娘：“你如今心内怎么的？吃了些甚么儿没有？”月娘道：“谁尝着些甚么儿？大清早辰才拿起茶，等着他娘来吃，他就走来和我嚷起来。如今心内只发胀，肚子往下鳖坠着疼，【夹批：挟制之法。】脑袋又疼，两只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这只手，恁半日还同握过来。”西门庆听了，只顾跌脚，说道：“可怎样儿的，快着小厮去请任医官来看看。”月娘道：“请什么任医官？随他去，有命活，没命教他死，才趁了人的心。什么好的老婆？是墙上土坯，去了一层又一层。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个聪明的人儿，当不的家？”【夹批：丑绝不堪。】西门庆道：“你也耐烦，把那小淫妇儿只当臭屎一般丢着他去便罢了。你如今不请任后溪来看你看，一时气裹住了这胎气，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么了？”月娘道：“这等，叫刘婆子来瞧瞧，吃他服药，再不，头上剃两针，由他自好了。”西门庆道：“你没的说，那刘婆子老淫妇，他会看甚胎产？叫小厮骑马快请任医官来看。”【夹批：观西门着急在胎，方知月娘安胎之妙，方知三姑子庙内油米该送，方知雪夜求子诸话俱出王姑子奸计也。】月娘道：“你敢去请！你就请了来，我也不出去。”【夹批：挟制处丑绝不堪。】

西门庆不依他，走到前边，即叫琴童：“快骑马往门外请任老爹，紧等着，一答儿就来。”琴童应诺，骑上马云飞一般去了。西门庆只在屋里厮守着月娘，吩咐丫头，连忙熬粥儿拿上来，劝他吃，月娘又不吃。【夹批：挟制处，愈见雪夜烧香之假。】等到后晌时分，琴童空回来说：“任老爹在府里上班，未回来。他家知道咱这里请，说明日任老爹绝早就来了。”月娘见乔大户一替两替来请，便道：“太医已是明日来了，你往乔亲家那里去罢。天晚了，你不去，惹的乔亲家怪。”西门庆道：“我去了，谁看你？”月娘笑道：“傻行货子，谁要你做恁个腔儿。你去，我不妨事。【夹批：收来放去，以腹中之子挟制西门，其去瓶儿

远矣，真正丑绝。】等我消一回儿，慢慢挣痊着起来，与大妗子坐的吃饭。你慌的是些甚么？”西门庆令玉箫：“快请你大妗子来，和你娘坐的。”又问：“郁大姐在那里？叫他唱与娘听。”【夹批：映到郁大姐，情事宛然而。】玉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烦了。”西门庆道：“谁教他去来？留他两住两日儿也罢了。”赶着玉箫踢了两脚。月娘道：“他见你家反宅乱，要去，管他腿事？”【夹批：写月娘尚不知为其婢卖也。】玉箫道：“正经骂申二姐的倒不踢。”【夹批：连日诸事，一点皆出，又见玉箫之宠，不下春梅也。】那西门庆只做不听见，【夹批：妙。】一面穿了衣裳，往乔大户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时分，就来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楼、李娇儿四个坐的。【夹批：假处不堪，真是丑绝。】大妗子见西门庆进来，忙往后边去了。西门庆便问月娘道：“你这咱好些了么？”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两口粥儿，心口内不大十分胀了，还只有些头疼腰酸。”西门庆道：“不打紧，明日任后溪来看，吃他两服药，解散散气，安安胎就好了。”月娘道：“我那等样教你休请他，你又请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汉子来做甚么？你明日看我出去不出去！”因问：“乔亲家请你做甚么？”西门庆道：“他说我从东京来了，与我坐坐。今日他也费心，整治许多菜蔬，叫两个唱的，落后又邀过来台官来陪我。我热着你，心里不自在，吃了几钟酒，老早就来了。”月娘道：“好个说嘴的货！我听不上你这巧言花语，可可儿就是热着我来？我是那活佛出现，也不放在你那惦。就死了也不值个破沙锅片子。”【夹批：真是丑绝不堪。觉写金莲之笔，无此其甚也。】又问：“乔亲家再没和你说什么话？”西门庆方告说：“乔亲家如今要趁着新例，上三十两银子纳个义官。银子也封下了，教我对胡府尹说。我说不打紧，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历日，我还没曾回他礼。等我送礼时，稍了帖子与他，问他讨一张义官札付来与你就是了。他不肯，他说纳些银子是正理。如今央这里分上讨讨儿，免上下使用，也省十来两银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讨讨儿罢。你没拿他银子来？”西门庆道：“他银子明日送过来。还要买分礼来，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仝一口猪，一坛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说毕，西门庆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

到次日，宋巡按摆酒，后厅筵席治酒，装定果品。大清早晨，本府出票拨了两院三十名官身乐人，两名伶官、四名排长领着，来西门庆宅

中答应。只见任医官从早晨就骑马来了，西门庆忙迎到厅上陪坐，道连日阔怀之事。任医官道：“昨日盛使到，学生该班，至晚才来家，见尊刺，今日不俟驾而来。敢问何人欠安？”西门庆道：“大贱内偶然有些失调，请后溪一诊。”须臾茶至。吃了茶，任医官道：“昨日闻得明川说，老先生恭喜，容当奉贺。”西门庆道：“菲才备员而已，何贺之有。”一面西门庆吩咐：“后边对你大娘说，任老爹来了，明间内收拾。”琴童应诺，到后边。大妗子、李娇儿、孟玉楼都在房内，只见琴童来说：“任医官来了，爹吩咐教收拾明间里坐的。”月娘只不动身，说道：“我说不要请他，平白教人家汉子，睁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么！【夹批：丑绝不堪。作者写此回，虽为金莲散场，实因一路写月娘，俱是隐笔，恐看官不明，故此回放手一写其丑，与前扫雪夜反衬也。】”叫刘妈妈子来，吃两服药，由他好了。好这等摇铃打鼓的，好与人家汉子喂眼。”【夹批：丑绝不堪。】玉楼道：“大娘，已是请人来了，你不出去却怎样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旁边劝着说：“姑娘，他是个太医，你教他看看你这脉息，还知道你这病源，不知你为甚起气恼，伤犯了那一经。吃了他药，替你分理理气血，安安胎气也好。【夹批：一安如何再安，见众人一时俱以月娘有胎为重，则吃药安胎，月娘神奸毕露。】”刘婆子他晓得甚么病源脉理？一时耽误怎了。”月娘方动身梳头，戴上冠儿，玉箫拿镜子，孟玉楼跳上炕去，替他拿抿子掠后鬓。李娇儿替他勒钿儿。孙雪娥预备拿衣裳。【夹批：反衬金莲不在此也。】不一时，打扮的粉妆玉琢，【夹批：一句将月娘假病挟制西门处衬得十分圆满。夫既是病容，安得粉妆玉琢。】正是：

罗浮仙子临凡世，月殿婵娟出画堂。









































## 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总批：此回接写尚小塘、聂两湖，为温秀才作馀波，不知己为贲四嫂作流红地也。夫残花成叶，片片随波，转眼成灰。会心者，上小塘徘徊独步，莲已成空，当寻贝叶之风，以悟眼前实地。而无如眼底湖光，犹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牵不断，又为残叶惹相思也。惟小塘通两湖，故叶叶浮来，可作水中之战。

夫安郎中名枕，言安枕也。宋乔年，言断送长年也。汪伯彦，言汪之北沿也。他如蔡蕴，骂其为男子中之媪，俗言婆婆妈妈是也。黄葆者，骂其为保儿也。

贲四嫂作带水之战，却用汪伯彦、雷起元、安枕同拜。要请赵霆，一似闲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写西门之财势，为众人所垂涎足矣。不知总为带水之叶作指点也。盖云汪北沿，当雷声起元之正月，而安枕以战带水之贝叶，不知潜地之雷霆已动，又换一番韶光。区区水面残叶，能有几日浮荡？而殷殷顾盼于小塘两湖之上，以作伤心语载哉？

写残叶，必写先踏雪访爱月何也？盖必雪月交辉，而莲叶始全落空，梅花乃独放也。又为下文春梅之过文，亦无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爱月亦名月，何也？盖言月缺复圆，花落复开，人死难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乐》已明明言之矣。月后加一“爱”字，便是老人所见之月，令人眼泪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阴寂寂时也。

此回写云理守，是言云遮月之意，故后文结果月娘以往云家去遇普净师也。

忽入来友儿。夫三友，乃花间之雀莺燕等鸟也。鸟来而花残，况黄鹂乃四月之鸟，春已归矣。故来友儿自王皇亲家出来。夫王皇者，黄也，离王皇亲而来，此黄鹂也。改名来爵，爵者，雀也，古“雀”字即“爵”，总是作者收拾花事之笔。而看者混帐看过，遂使作者暗笑也。

杨姑娘死者，杨去而李开，玉楼之去，几已伏矣。

贲四女名长姐，嫁夏家。言叶长于夏为莲叶也。莲叶已无，只落枯茎矣，故后文接写陈敬济。

必言贲四嫂水战，盖言莲叶在水。夫止馀莲叶，则莲花已空，而金莲之死近矣，是皆金莲的文字。

又虚描一楚云，言同归于梦，而梦实空也。况月与花有情，今云来月闭，且云来雪落，雪至花凋，不使其来，盖既已梦矣，应须空写，故用“鹿分郑相，蝶化庄周”二句，自点双睛。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梦直说出一百回月娘之梦。总之五十回以后，总是收结的文字。

此书写数梦，以总结入月娘之一梦。如瓶儿死，有伯爵一梦，西门一梦，后书房一梦，何家一梦。瓶儿未死，先有子虚一梦；瓶儿临死，又有迎春一梦。西门将死，又有月娘一梦。金莲死。又有敬济一梦，春梅一梦。及敬济作花子，又自为一梦，周宣一梦。然后结入月娘云理守之梦。不知先已有武松一梦在第九回内，然总不如楚云之梦，写得滑脱之极，使一书中众人皆入梦中，又令人不知是写一梦，却又借庄周、郑相二句，明明点出是梦。文字奇妙至此，亦难赞其如何奇妙之所以然矣。】

词曰：

梅其雪，岁暮斗新妆。【夹批：林氏雪娥。】月底素华同弄色，【夹批：月儿。】风前轻片半含香，【夹批：春梅。】不比柳花狂。【夹批：寒气逼人。】双雀影，堪比雪衣娘。【夹批：春鸿来爵。】六出光中曾结伴，【夹批：春鸿。】百花头上解寻芳，【夹批：来爵。】争似两鸳鸯。【夹批：萧瑟景象。】

——右调《望江南》

话说温秀才求见西门庆不得，自知惭愧，随移家小，搬过旧家去了。【夹批：将“热”顿住，接写踏雪访月，极言其“冷”也。】西门庆收拾书院，做了客坐，不在话下。

一日，尚举人来拜辞，上京会试，问西门庆借皮箱毡衫。西门庆陪

坐待茶，因说起乔大户、云理守：“两位舍亲，一受义官，一受祖职，见任管事，欲求两篇轴文奉贺。不知老翁可有相知否？借重一言，学生具币礼相求。”尚举人笑道：“老翁何用礼，学生敝同窗聂两湖，见在武库肄业，与小儿为师，本领杂作极富。学生就与他说，老翁差盛使持轴来就是了。”西门庆连忙致谢。茶毕起身。西门庆随即封了两方手帕、五钱白金，差琴童送轴子并毡衫、皮箱，到尚举人处放下。那消两日，写成轴文差人送来。西门庆挂在壁上，但见金字辉粕，文不加点，心中大喜。只见应伯爵来问：“乔大户与云二哥的事，几时举行？轴文做了不曾？温老先儿怎的连日不见？”西门庆道：“又题什么温老先儿，通是个狗类之人！”如此这般，告诉一遍。伯爵道：“哥，我说此人言过其实，【旁批：何处说来？】虚浮之甚，早时你有后眼，不然，教他调坏了咱家小儿每了。”又问他：“二公贺轴，何人写了？”西门庆道：“昨日尚小塘来拜我，说他朋友聂两湖善于词藻，央求聂两湖作了。文章已写了来，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厅上观看，喝采不已，又说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与人家，好预备。”西门庆道：“明日好日期，早差人送去。”

正说着，忽报：“夏老爹儿来拜辞，【夹批：夏天亦热，今拜辞，盖亦热得尽情矣。】说初六日起身去。小的回爹不在家。他说教对何老爹那里说声，差人那边看守去。”西门庆看见帖儿上写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顿首拜，谢辞”。西门庆道：“连尚举人搭他家，就是两分程仪香绢。”吩咐琴童：“连忙买了，教你姐夫封了，写帖子送去。”正在书房中留伯爵吃饭，忽见平安儿慌慌张张拿进三个帖儿来报：“参议汪老爹、兵备雷老爹、郎中安老爹来拜。”西门庆看帖儿：“汪伯彦、【夹批：此处又言汪不厌也，言其频来不厌耳。】雷启元、安枕拜。”【夹批：雷启元，言此后即重和元年。接言安枕，言死期在即，犹安枕也。】连忙穿衣系带。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去罢。”西门庆道：“我明日会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官员皆相让而入。进入大厅，叙礼，道及向日叨扰之事。少顷茶罢，坐话间，安郎中便道：“雷东谷、汪少华并学生，又来干渎：有浙江本府赵大尹，新升大理寺正，学生三人借尊府奉请，已发柬，定初九日。主家共五席。戏子学生那里叫来。未知肯允诺否？”西门庆道：“老先生吩咐，学生扫门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资三两递上，西门庆令左右收了，【夹批：雷兵备请赵霆，

合之为雷霆。盖作者言所恨之人，奸邪误国。一朝天开日朗，大发雷霆，使乾元一震之下，群奸遁迹。而西门之冷当如冰井矣。所以温与夏才去，即接雷霆，必有雷霆而此辈方冷也。】相送出门。雷东谷向西门庆道：“前日钱云野书到，说那孙文相乃是贵伙计，学生已并他除开了，曾来相告不曾？”西门庆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费心，容当叩拜。”雷兵备道：“你我相爱间，何为多数。”言毕，相揖上轿而去。

原来潘金莲自从当家管理银钱，另定了一把新戥子。每日小厮买进菜蔬来，拿到跟前与他瞧过，方数钱与他。他又不数，只教春梅数钱，提戥子。小厮被春梅骂的狗血淋头，行动就说落，教西门庆打。以此众小厮互相抱怨，都说在三娘手儿里使钱好。【夹批：夫李娇儿管钱，乃玉楼生日前事；金莲管钱，又在玉楼生日后。作者喻言，有生以来，前前后后，无非一片邪淫人横污，使钱不堪也。故特于此处对照，煞有深意，又是千里遥对章法。】

却说次日，西门庆衙门中散了，对何千户说：“夏龙溪家小已是起身去了，长官可曾委人那里看守门户去？”何千户道：“正是，昨日那边着人来说，学生已令小价去了。”西门庆道：“今日同长官那边看看去。”于是出衙门，并马到了夏家宅内。家小已是去尽了，伴当在门首伺候。两位官府下马，进到厅上。西门庆引着何千户前后观看了，又到前边花亭上，见一片空地，无甚花草。【夹批：春光去矣，所为玉阶寂寞也。】西门庆道：“长官到明日还收拾个耍子所在，栽些花柳，把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户道：“这个已定。学生开春从新修整修整，盖三间卷棚，早晚请长官来消闲散闷。”看了一回，吩咐家人收拾打扫，关闭门户。不日写书往东京回老公公话，赶年里搬取家眷。西门庆作别回家。何千户还归衙门去了。到次日才搬行李来往，不在言表。

西门庆刚到家下马，见何九买了一匹尺头、四样下饭、一坛酒来谢。【夹批：武二哥将至矣。一路纷纷写来，总是不堪。】又是刘内相差人送了一食盒蜡烛，二十张桌围，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坛自造内酒，一口鲜猪。【夹批：过年也。为上一衬，所谓遮盖笔墨也。】西门庆进门，刘公公家人就磕头，说道：“家公多多上覆，这些微礼，与老爹赏人。”西门庆道：“前日空过老公公，怎又送这厚礼

来？”便令左右：“快收了，请管家等等儿。”少顷，画童儿拿出一钟茶来，打发吃了。西门庆封了五钱银子赏钱，拿回帖，打发去了。一面请何九进去。西门庆见何九，一把手扯在厅上来。何九连忙倒身磕下头去，道：“多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浅。”请西门庆受礼，西门庆不肯受磕头，拉起来，说道：“老九，你我旧人，快休如此。”就让他坐。何九说道：“小人微末之人，岂敢僭坐。”只说立在旁边。西门庆也站着，陪吃了一盏茶，说道：“老九，你如何又费心送礼来？我断然不受，若有甚么人欺负你，只顾来说，我替你出气。倘县中派你甚差事，我拿帖儿与你李老爹说。”何九道：“蒙老爹恩典，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与小人何钦顶替了。”西门庆道：“也罢，也罢，你清闲些好。”又说道：“既你不肯，我把这酒礼收了，那尺头你还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千恩万谢，拜辞去了。

西门庆就坐在厅上，看看打点礼物果盒、花红羊酒、轴文并各人分资。先差玳安送往乔大户家去，【夹批：卸去官哥。】后叫王经送往云理守家去。【夹批：渡下孝哥。】玳安回来，乔家与了五钱银子。王经到云理守家，管待了茶食，与了一匹真青大布、一双琴鞋，回“门下辱爱生”双帖儿：“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请。”西门庆满心欢喜，到后边月娘房中摆饭吃，因向月娘说：“贲四去了，吴二舅在狮子街卖货，我今日倒闲，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若是要酒菜儿，蚤使小厮来家说。”西门庆道：“我知道。”一面吩咐备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绿绒补子氅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随，径往狮子街来。到房子内，吴二舅与来昭正挂着花拷拷儿，发买绸绢、绒线、丝绵，挤一铺子人做买卖，打发不开。西门庆下马，看了看，走到后边暖房内坐下。吴二舅走来作揖，因说：“一日也攒银二三十两。”西门庆又吩咐来昭妻一丈青：“二舅每日茶饭休要误了。”来昭妻道：“逐日伺候酒饭，不敢有误。”

西门庆见天色阴晦，彤云密布，冷气侵人，【夹批：写月儿一回为此四字。】将有作雪的模样。忽然想起要往郑月儿家去，即令琴童：“骑马家中取我的皮袄来，问你大娘，有酒菜儿稍一盒与你二舅吃。”琴童应诺。到家，不一时，取了貂鼠皮袄，并一盒酒菜来。西门庆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吩咐：“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慢慢再

用。我家去罢。”于是带上眼纱，骑马，玳安、琴童跟随，径进勾栏，往郑爱月儿家来。转过东街口，只见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一天瑞雪来。但见：

漠漠严寒匝地，这雪儿下得正好。扯絮搥绵，裁成片片，大如拷拷。见林间竹笋茆茨，争些被他压倒。富室豪家却言：消灾障犹嫌少。围向那红炉兽炭，穿的是貂裘绣袄。手拈梅花，唱道是国家祥瑞，不念贫民些小。【夹批：可知袁安非忘世者。】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

西门庆踏着那乱琼碎玉，进入构栏，到于郑爱月儿家门首下马。只见丫鬟飞报进来，说：“老爹来了。”郑妈妈看见，出来，至于中堂见礼，说道：“前日多谢老爹重礼，姐儿又在宅内打搅，又教他大娘、三娘赏他花翠汗巾。”西门庆道：“那日空了他来。”一面坐下。西门庆令玳安：“把马牵进来，后边院落安放。”老妈道：“请爹后边明间坐罢。月姐才起来梳头，只说老爹昨日来，到伺候了一日，【夹批：补出迹者月儿之密，以见西门于林氏得意杀也。】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起来的迟些。”这西门庆一面进入他后边明间内，但见绿穿半启、毡幕低张，地平上黄铜大盆生着炭火。西门庆坐在正面椅上。先是郑爱香儿出来相见了，递了茶。然后爱月儿才出来，头挽一窝丝杭州辮，翠梅花钮儿，金趂钗梳，海獭卧兔儿。打扮的雾鬣云鬟，粉妆玉琢。笑嘻嘻向西门庆道了万福，说道：“爹，我那一日来晚了。紧自前边散的迟，到后边，大娘又只顾不放俺每，留着吃饭，来家有三更天了。”西门庆笑道：“小油嘴儿，你倒和李桂姐两个把应花子打的好响瓜儿。”【夹批：补出。】郑爱月儿道：“谁教他怪叨唠，在酒席上屎口儿伤俺每来！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来。我便说：‘没爹这里灯笼送俺每，蒋胖子吊在阴沟里--缺臭了你了。’”西门庆道：“我昨日听见洪四儿说，祝麻子又会着王三官儿，大街上请了荣娇儿。”郑月儿道：“只在荣娇儿家歇了一夜，烧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还在秦玉芝儿走着哩。”说了一回话，道：“爹，只怕你冷，往房里坐。”

这西门庆到于房中，脱去貂裘，和粉头围炉共坐，房中香气袭人。须臾，丫头拿了三瓯儿黄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儿来。姊妹二人陪西门庆，每人吃了一瓯儿。爱月儿又拨上半瓯儿，添与西门庆。西门庆

道：“我勾了，才吃了两个点心来了。心里要来你这里走走，不想恰好天气又落下雪来了。”爱月儿道：“爹前日不会下我？我昨日等了一日不见爹，不想爹今日才来。”西门庆道：“昨日家中有两位士夫来望，乱着就不曾来得。”爱月儿道：“我要问爹，有貂鼠买个儿与我，我要做了围脖儿戴。”西门庆道：“不打紧，昨日韩伙计打辽东来，送了我几个好貂鼠。你娘们都没围脖儿，到明日一总做了，送一个来与你。”爱香儿道：“爹只认的月姐，就不送与我一个儿。”【夹批：逼肖。】西门庆道：“你姊妹两个一家一个。”【夹批：假至诚口吻，不谓西门亦然。】于是爱香、爱月儿连忙起身道了万福。西门庆吩咐：“休见了桂姐、银姐说。”【夹批：曾几何时，而歌舞非复旧时人矣。】郑月儿道：“我知道。”因说：“前日李桂姐见吴银儿在那里过夜，问我他几时来的，我没瞒他，教我说：‘昨日请周爷，俺每四个都在这里唱了一日。爹说有王三官儿在这里，不好请你的。’【夹批：刻极。是月儿得意语。又有月无桂，是冬月非秋月，可想月娘当为含悲矣。】今日是亲朋会中人吃酒，才请你来唱。”他一声儿也没言语。”西门庆道：“你这个回的他好。

【夹批：所以与月儿好也。】前日李铭，我也不要他唱来，再三央及你应二爹来说。落后你三娘生日，桂姐买了一分礼来，再一与我陪不是。你娘们说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银姐，使他知道。”爱月儿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误了人情。”西门庆道：“明日你云老爹摆酒，你再和银姐来唱一日。”爱月儿道：“爹吩咐，我去。”说了回话，粉头取出三十二扇象牙牌来，和西门庆在炕毡条上抹牌顽耍。爱香儿也坐在旁边同抹。三人抹了回牌，须臾，摆上酒来，爱香与爱月儿一边一个捧酒，不免筭排雁柱，款跨蛟绡，姊妹两个弹唱。唱了一套，姐妹两个又拿上骰盆儿来，和西门庆抢红顽笑。杯来盏去，各添春色。西门庆忽看见郑爱月儿房中，床旁侧锦屏风上，挂着一轴《爱月美人图》，题诗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轻风斜拂石榴裙。

花开金谷春三月，月转花阴夜十分。

玉雪精神联仲琰，琼林才貌过文君。

少年情思应须慕，莫使无心托白云。

## 三泉主人醉笔

西门庆看了，便问：“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儿的号？”慌的郑爱月儿连忙搪说道：【夹批：是月儿漏空处。】“这还是他旧时写下的。他如今不号三泉了，号小轩了。他告人说，学爹说：‘我号四泉，他怎的号三泉？’他恐怕爹恼，因此改了号小轩。”一面走向前，取笔过来，把那“三”字就涂抹了。【夹批：本意借三官以间桂儿，几乎自露马脚，写尽人情之假。】西门庆满心欢喜，说道：“我并不知他改号一节。”粉头道：“我听见他对一个人说来，我才晓的。说他去世的父亲号逸轩，他故此改号小轩。”说毕，【夹批：尊西门处，月儿如何得闻，又是漏空处。】郑爱香儿往下边去了，独有爱月儿陪西门庆在房内。两个并肩叠股，抢红饮酒，因说起林太太来，怎的大量，好风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请我到后边拜见。还是他主意，教三官拜认我做义父，教我受他礼，委托我指教他成人。”粉头拍手大笑道：“还亏我指与爹这条路儿，到明日，连三官儿娘子不怕不属了爹。”【旁批：可恶。】西门庆道：“我到明日，我先烧与他一炷香。【夹批：“先”字奇绝。后则三官娘子也。】到正月里，请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灯吃酒，看他去不去。”粉头道：“爹，你还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样标致，就是个灯人儿也没他那一段风流妖艳。今年十九岁儿，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儿通不着家。爹，你肯用些工夫儿，不愁不是你的人。”两个说话之间，相挨相凑。只见丫鬟又拿上许多细果碟儿来，粉头亲手奉与西门庆下酒。又用舌头噙凤香蜜饼送入他口中，又用纤手解开西门庆裤带，露出那话来，教他弄。那话狰狞跳脑，紫强光鲜，西门庆令他品之。这粉头真个低垂粉项，轻启朱唇，半吞半吐，或进或出，呜咽有声，品弄了一回。灵犀已透，淫心似火，便欲交欢。粉头便往后边去了。西门庆出房更衣，见雪越下得甚紧。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发脱靴解带，先上牙床。粉头澡牝回来，掩上双扉，共入鸳帐。正是：得多少动人春色娇还媚，惹蝶芳心软欲浓。有诗为证：

聚散无凭在梦中，起来残烛映纱红。

钟情自古多神合，谁道阳台路不通。

两个云雨欢娱，到一更时分起来。整衣理鬓，丫鬟复酹美酒，重整

佳肴，又饮勾几杯。问玳安：“有灯笼、伞没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灯笼、伞来了。”这西门庆方才作别，鸨子、粉头相送出门，看着上马。郑月儿扬声叫道：“爹若叫我，早些来说。”【夹批：明使桂儿知其宠也。】西门庆道：“我知道。”一面上马，打着伞出院门，一路踏雪到家中。对着吴月娘，只说在狮子街和吴二舅饮酒，不在话下。一宿晚景题过。

到次日，却是初八日，打听何千户行李，都搬过夏家房子内去了，西门庆送了四盒细茶食、五钱折帕贺仪过去。只见应伯爵蓦地走来。西门庆见雪晴，风色甚冷，【夹批：一路总是引入“冷”字。】留他前边书房中向火，叫小厮拿菜儿，留他吃粥，因说道：“昨日乔亲家、云二哥礼并折帕，都送去了。你的人情，我也替你封了二钱出上了。你不消与他罢，只等发柬请吃酒。”应伯爵举手谢了，因问：“昨日安大人三位来做甚么？那两位是何人？”西门庆道：“那两个，一个是雷兵备，一个是汪参议，都是浙江人，要在我这里摆酒。明日请杭州赵霆知府，【夹批：雷霆共至其家，此仁人志士之所深幸有此一日也。】新升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相处分上，又不可回他的。通身只三两分资。”伯爵道：“大凡文职好细，三两银子勾做甚么！哥少不得赔些儿。”西门庆道：“这雷兵备，就是问黄四小舅子孙文相的，昨日还对我题起开除他罪名哩。”伯爵道：“你说他不仔细，如今还记着，折准摆这席酒才罢了。”

说话之间，伯爵叫：“应宝，你叫那个人来见你大爹。”西门庆便问：“是何人？”伯爵道：“一个小后生，倒也是旧人家出身。父母都没了，自幼在王皇亲宅内答应。已有了媳妇儿，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和，出来了。【夹批：岂非亦如惠祥怒骂乎？】如今闲着，做不的甚么。他与应宝是朋友，央及应宝要投个人家。今早应宝对我说：‘爹倒好举荐与大爹宅内答应。’我便说：‘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问应宝：“他叫甚么名字？你叫他进来。”应宝道：“他姓来，叫来友儿。”只见那来友儿，扒在地上磕了个头起来，帘外站立。伯爵道：“若论他这身材膂力尽有，掇轻负重却去的。”因问：“你多少年纪了？”来友儿道：“小的二十岁了。”又问：“你媳妇没子女？”那人道：“只光两口儿。”应宝道：“不瞒爹说，他媳妇才十九岁儿，厨灶针线，大小衣裳都

会做。”西门庆见那人低头并足，为人朴实，便道：“既是你应二爹来说，用心在我这里答应。”吩咐：“拣个好日期，写纸文书，两口儿搬进来罢。”那来友儿磕了个头。西门庆就叫琴童儿领到后边，见月娘众人磕头去。月娘就把来旺儿原住的那一间房与他居住。【夹批：明为后文一映，却是为蕙莲一结。两相对照，写得有遇有不遇之别，然而又是千里一笔也。】伯爵坐了回，家去了。应宝同他写了一纸投身文书，交与西门庆收了，改名来爵，【夹批：花之友者雀也，雀来而花谢矣。】不在话下。

却说贲四娘子，自从他家长儿与了夏家，每日买东买西，只央及平安儿和来安、画童儿。西门庆家中这些大官儿，常在他屋里打平和儿吃酒。贲四娘子和气，就定出菜儿来，或要茶水，应手而至。就是贲四一时铺中归来撞见，亦不见怪。【夹批：道国之东施。】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个不替他动？玳安儿与平安儿，在他屋里坐的更多。

初九日，西门庆与安郎中、汪参议、雷兵备摆酒，请赵知府，俱不必细说。【夹批：先虚写一笔，下文即入。】那日早晨，来爵两口儿就搬进来。他媳妇儿后边见月娘众人磕头。月娘见他穿着紫绸袄，青布披袄，绿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儿，搽脂抹粉，缠的两只脚翘翘的，问起来，诸般针指都会做。取了他个名字，叫做惠元，与惠秀、惠祥一递三日上灶，不题。

一日，门外杨姑娘没了。【夹批：杨去而李来矣。】安童儿来报丧。西门庆整治了一张插桌，三牲汤饭，又封了五两香仪。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四项轿子，都往北边与他烧纸吊孝，琴童儿、棋童儿、来爵儿、来安儿四个，都跟轿子，不在家。西门庆在对过段铺子书房内，看着毛袄匠与月娘做貂鼠围脖，先攒出一个围脖儿，使玳安送与院中郑月儿去，封了十两银子与他过节。郑家管待酒馔，与了他三钱银子。玳安走来，回西门庆话，说：“月姨多上覆，多谢了，前日空过了爹来。与了小的三钱银子。”西门庆道：“你收了罢。”因问他：“贲四不在家，你头里从他屋里出来做甚么？”玳安道：“贲四娘子从他女孩儿嫁了，【夹批：又对爱姐，自是特犯六儿。】没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买买甚么儿。”西门庆道：“他既没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儿也罢。”又

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说，如此这般，爹要来看你看儿，你心下如何？看他怎的说。他若肯了，你问他讨个汗巾儿来与我。”【夹批：上文用文嫂，盖蜂媒。此则明用蝶使也。】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领了西门庆言语，应诺下去。

西门庆就走到家中来。只见王经向顾银铺内取了金赤虎，并四对金头银簪儿，交与西门庆。西门庆留下两对在书房内，余者袖进李瓶儿房内，与了如意儿那赤虎，又是一对簪儿。把那一对簪儿就与了迎春。二人接了，连忙磕头。西门庆就令迎春取饭去。须臾，拿饭来吃了，出来又到书房内坐下。只见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见王经在旁，不言语。西门庆使王经后边取茶去。那玳安方说：“小的将爹言语对他说了，他笑了。”【夹批：一笑姻缘，写得逼肖。】约会晚上些伺候，等爹进去。叫小的拿了这汗巾儿来。”西门庆见红绵纸儿，包着一方红绫织锦回纹汗巾儿，闻了闻喷鼻香，满心欢喜，连忙袖了。只见王经拿茶来，吃了，又走过对门，看匠人做生活去。

忽报：“花大舅来了。”西门庆道：“请过来这边坐。”花子由走到书房暖阁儿里，作揖坐下。致谢外日相扰。叙话间，画童儿拿过茶来吃了。花子由道：“门外一个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卖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夹批：极言其冷也。】西门庆道：“我平白要他做甚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船来了，越发价钱跌了。如今家中也没银子。”即吩咐玳安：“收拾放桌儿，家中说，看菜儿来。”一面使画童儿：“请你应二爹来，陪你花爹坐。”不一时，伯爵来到。三人共在一处，围炉饮酒。又叫烙了两炷饼吃，良久，只见吴道官徒弟应春，送节礼疏诰来。西门庆请来同坐吃酒。就揽李瓶儿百日经，与他银子去。吃至日落时分，花子由和应春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后甘伙计收了铺子，又请来坐，与伯爵掷骰猜枚谈话，不觉到掌灯已后。吴月娘众人轿子到了，来安走来回话。伯爵道：“嫂子们今日都往那里去来？”西门庆道：“杨姑娘没了，今日三日念经，我这里备了张祭卓，又封了香仪儿，都去吊问。”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寿了。”西门庆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没有，只靠侄儿那里养活，材儿也是我替他备下这几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黄金入柜，就是一场事了，哥的大阴鹭。”说毕，酒过数巡，伯爵与甘伙计作辞去

了。西门庆就起身走过来，吩咐后生王显：“仔细火烛。”【夹批：到贲四嫂家，必吩咐王显，明言背面落水，显黄一叶，见春光已去，诸事冰冷也。】王显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门关上了。

这西门庆见没人，两天步就走入贲四家来。只见贲四娘子儿在门首独自站立已久，见对门关的门响，西门庆从黑影中走至跟前。这妇人连忙把封门一开，西门庆钻入里面。妇人还扯上封门，说道：“爹请里边纸门内坐罢。”原来里间榻扇厢着后半间，纸门内又有个小炕儿，笼着旺旺的火。【夹批：总是冷意。】桌上点着灯，两边护炕糊的雪白。妇人勒着翠蓝销金箍儿，上穿紫绸袄，青绉丝披袄，玉色绉裙子，向前与西门庆道了万福，连忙递了一盏茶与西门庆吃，因悄悄说：“只怕隔壁韩嫂儿知道。”西门庆道：“不妨事。黑影子里他那里晓的。”于是不由分说，把妇人搂到怀中就亲嘴。拉过枕头来，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来就耸。那话上已束着托子，刚插入牝中，就拽了几拽，妇人下边淫水直流，把一条蓝布裤子都湿了。西门庆拽出那话来，向顺袋内取出包儿颤声娇来，蘸了些在龟头上，攘进去，方才涩住淫津，肆行抽拽。妇人双手扳着西门庆肩膀，两厢迎凑，在下扬声颤语，呻吟不绝。这西门庆乘着酒兴，架起两腿在胳膊上，只顾没棱露脑，锐进长驱，肆行扇蹴，何止二三百度。须臾，弄的妇人云髻蓬松，舌尖冰冷，口不能言。西门庆则气喘吁吁，灵龟畅美，一泄如注。良久，拽出那话来，淫水随出，用帕擦之。两个整衣系带，复理残妆。西门庆向袖中掏出五六两一包碎银子，又是两对金头簪儿，递与妇人节间买花翠带。【夹批：一路写“冷”，写“节”一丝不率。】妇人拜谢了，悄悄打发出来。那边玳安在铺子里，专心只听这边门环儿响，【夹批：情景逼真。】便开大门，放西门庆进来。自知更无一人晓的。后次朝来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想被韩嫂儿冷眼睨见，传的后边金莲知道了。【夹批：一部《金瓶》，总是此等作章法，然亦人情实实如此者。】这金莲亦不说破他。

一日，腊月十五日，乔大户家请吃酒。西门庆会同应伯爵、吴大舅一齐起身。那日有许多亲朋看戏饮酒，至二更方散。第二日，每家一张桌面，俱不必细说。

单表崔本治了二千两湖州绸绢货物，腊月初旬起身，雇船装载，赶至临清马头。教后生荣海看守货物，便雇头口来家，取车税银两，到门首下头口。琴童道：“崔大哥来了，请厅上坐。爹在对门房子里，等我请去。”一面走到对门，不见西门庆，因问平安儿，平安儿道：“爹敢进后边去了。”这琴童走到上房问月娘，月娘道：“见鬼的，你爹从蚤辰出去，再几时进来？”又到各房里，并花园、书房都瞧遍了，没有。琴童在大门首扬声道：“省恐杀人，不知爹往那里去了，白寻不着！大白日里把爹来不见了。【夹批：白描一笔。】崔大哥来了这一日，只顾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只不做声。不想西门庆忽从前边进来，把众人唬了一惊。原来西门庆在贲四屋里入港，才出来。那平安打发西门庆进去了，望着琴童儿吐舌头，都替他捏两把汗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几下子打。”不想西门庆走到厅上，崔本见了，磕头毕，交了书帐，说：“船到马头，少车税银两。我从腊月初一日起身，在扬州与他两个分路。【夹批：崔本先来，一影后文。道国拐财，所以名崔本。盖苗员外摧本钱也。】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两日。”因说：“苗青替老爹使了十两银子，抬了扬州卫一个千户家女子，十六岁了，名唤楚云。【旁批：即用千户女，可伤西门之心。】【夹批：又虚描一人，盖彩云易散故也。】说不尽生的花如脸，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袜如钩，两只脚儿，恰刚三寸。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苗青如此还养在家，替他打妆奁，治衣服。待开春，韩伙计、保官儿船上带来，伏侍老爹，消愁解闷。”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说道：“你船上稍了来也罢。【夹批：等不的矣。】又费烦他治甚衣服，打甚妆奁，愁我家没有？”于是恨不的腾云展翅，飞上扬州，搬取娇姿，赏心乐事。正是：鹿分郑相应难辨，蝶化庄周末可知。【夹批：明明说出楚云之名，无非一梦也。】有诗为证：

闻道扬州一楚云，偶凭青鸟语来真。

不知好物都离隔，试把梅花问主人。

西门庆陪崔本吃了饭，兑了五十两银子做车税钱，又写书与钱主事，烦他青目。崔本言讫，作辞，往乔大户家回话去了。平安见西门庆

不寻琴童儿，都说：“我儿，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今日不知有甚事喜欢，【夹批：一语写责四嫂及楚云两处。】若不是，绑着鬼有几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儿。”

比及起了货，来到狮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时分。西门庆正在家打发送节礼，忽见荆都监差人拿帖儿来，问：“宋大巡题本已上京数日，未知旨意下来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门一打听为妙。”西门庆即差答应节级，拿了五钱银子，往巡按公衙打听。果然昨日东京邸报下来，写抄得一纸，全报来与西门庆观看。上面写着：

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一本：循例举劾地方文武官员，以励人心，以隆圣治事。窃惟吏以抚民，武以御乱，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则处置乖方，民受其害，国何赖焉！臣奉命按临山东等处，吏政民瘼，监司守御，无不留心咨访。复命按抚大臣，详加鉴别，各官贤否，颇得其实。兹当差满之期，敢不一一陈之。访得山东左布政陈四箴【夹批：酒色财气。】操履忠贞，抚民有方；廉使赵讷，【夹批：一部伶牙利齿。】纲纪肃清，士民服习；提学副使陈正汇，【夹批：一部干女儿。】曹砥砺之行，严督率之条；兵备副使雷启元，【夹批：盖不能杀之、割之，安得双手拿其头，打几千栗暴哉！】军民咸服其恩威，僚幕悉推其练达；济南府知府张叔夜，【夹批：映《水浒传》，且伏结文，兵乱与武二收煞。】经济可观，才堪司牧；东平府知府胡师文，【夹批：温葵轩等。】居任清慎，视民如。此数臣者，皆当荐奖而优擢者也。又访得左参议冯廷鹄，伛偻之形，桑榆之景，【夹批：是结语。】形若木偶，尚肆贪婪；东昌府知府徐松，纵父妾而通贿，毁谤腾于公堂，慕羨余而诛求，詈言遍于间里。此二臣者，所当亟赐罢斥者也。再访得左军院佥书守备周秀，器宇恢弘，操持老练，军心允服，贼盗潜消；济州兵马都监荆忠，年力精强，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为儒将，胜算可以临戎，号令而极其严明，长策卒能御侮。此二臣者，所当亟赐迁擢者也。清河县千户吴铠，以练达之才，得卫守之法，驱兵以擣中坚，靡攻不克；储食以资粮饷，无人不饱。推心置腹，人思效命。实一方之保障，为国家之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如以臣言可采，举而行之，庶几官爵不滥而人思奋，守牧得人而圣治有赖矣。等因。奉钦依：该部知道。续该吏、兵二部题前事：看得御史宋乔

年所奏内，劾举地方文武官员，无非体国之忠，出于公论，询访事实，以裨圣治之事。优乞圣明俯赐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钦依：拟行。

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拿着邸报，走到后边，对月娘说：“宋道长本下来了。已是保举你哥升指挥僉事，见任管屯。周守备与荆大人都有奖励，转副参、统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厮请他来，对他说声。”月娘道：“你使人请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儿。我愁他这一上任，也要银子使。”【夹批：月娘无非在利。】西门庆道：“不打紧，我借与他几两银子也罢了。”不一时，请得吴大舅到了。西门庆送那题奏旨意与他瞧。吴大舅连忙拜谢西门庆与月娘，说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当重报，不敢有忘。”西门庆道：“大舅，你若上任摆酒没银子，我这里兑些去使。”那大舅又作揖谢了。于是就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来吃酒。月娘也在旁边陪坐。西门庆即令陈敬济把全抄写了一本，与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报往荆都监、周守御两家报喜去。正是：

劝君不费镌研石，路上行人口似碑。













##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鸳鸯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总批：宋御史送一百本历日来，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椽之笔写之也。盖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将写其吃它紧示人处也。财色二字，至下回讨结果也。况一百本历日，言百年有限，人且断送于酒色财气之内也。故用宋乔年送来。又瓶儿一百日后，是西门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

篇内窗梅表月，檐雪滚风，盖一总后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事也。岂泛泛写景？

又找叶五儿一段，点明花残叶落之故也。

再战林太太，却先写叶五儿，言败叶辞林，春光去定。而林太太之再战，其报金莲出身之处，已可为尽睛，故用自此一段后，歇手写西门死也。

如意儿茎露独尝，盖于金莲文中，又找足瓶儿也。如意儿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胆者也，盖如意儿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犹言瓶胆一张。又胆瓶春水浸梅花，故茎露独尝也。夫瓶已失矣，止存其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结此瓶一段公案。

至东京来，两写宿雪娥房中，总言雪后梅花发而莲花老，总是金莲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刘。杜者，肚也；刘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志于此，盖白嚼入肚，携带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云月结亲，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与上文雪月空林，是冷清景象，是凋零景象。

写玳安与贲四嫂通，是言玳安儿为月娘叶落归根，伏西门小员外之

线，又蝶藏叶下，已无花也。

此处写金莲之不孝，又找磨镜一回，总是作者为世之为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说人老待子而生活，断不可我图快乐，置吾年老之亲于不问也。恐人不依，是用借潘姥姥数段，告如意儿等，言为人之有亲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谁能不眼泪盈把，我亦不能逐节细批。盖读此等文，不知何故，双眼惟有泪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读过一遍，一月两月，心中忽忽不乐，不能释然。至于写金莲之一味要说人，便不顾其母，于春梅口中映出之，以及后文令其母回去，总是写其与月娘不复合，以至出门到武二家也。

梦簪折而瓶儿死，梦衣破而西门完，遥遥相映。

玉箫送簪物与来爵女人，特结蕙莲之案，却是结玉箫之事。盖箫至黄鹂声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断续之调也。

忽又写一蓝氏，也是太监侄儿之妻也，有钱，俨然又一瓶儿。盖花篮亦可载花，花瓶亦可载花，而无如篮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篮打水，到底成空，总是一番虚景。

金莲，恶之尤者也，看他止写其不孝；普净，善之尤者也，看他止写其化众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谁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特提笔写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为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极力描写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与蓝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黄氏写在蓝氏前，今反。是蓝氏来，而黄氏不一出见，此是作者异样乖滑处。盖黄氏与蓝氏一齐都来，不能一齐实写；使一齐实写，皆云二十分齐整，匪特文字碍手，即看者亦如神案前成对炉瓶，味如嚼腊矣。看他止用二十分精采写蓝氏。便使一杳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往，真是写一是二，又有一手双写之妙。】

诗曰：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来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含笑问狂夫，笑问欢情不减旧时么？

话说西门庆陪大舅饮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荆都监早辰骑马来拜谢，说道：“昨日见旨意下来，下官不胜欢喜，足见老翁爱厚，费心之至，实为衔结难忘。”说毕，茶汤两换，荆都监起身，因问：“云大人到几时请俺们吃酒？”西门庆道：“近节这两日也是请不成，直到正月间罢了。”送至大门，上马而去。西门庆宰了一口鲜猪，两坛浙江酒，一匹大红绒金豸员领，一匹黑青妆花纓丝员领，一百果馅金饼，谢宋御史。就差春鸿拿帖儿，送到察院去。门吏人报进去，宋御史唤至后厅火房内，赏茶吃。等写了回帖，又赏了春鸿三钱银子。来见西门庆，拆开观看，上写着：

两次造扰华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赐，何以克当？外令亲荆子事，已具本矣，相已知悉。连日渴仰丰标，容当面悉。使旋谨谢。侍生宋乔年拜大锦衣西门先生大人门下。

宋御史随即差人，送了一百本历日，【夹批：又是一百本。总言来日虽多，无益于事也。】四万纸，一口猪来回礼。

一日，上司行下文书来，令吴大舅本卫到任管事。西门庆拜去，就与吴大舅三十两银子，四匹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封了印来家，又备羊酒花红轴文，邀请亲朋，等吴大舅从卫中上任回来，迎接到家，摆大酒席与他作贺。又是何千户东京家眷到了，西门庆写月娘名字，送茶过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庙吴道官十二个道众，在家与李瓶儿念百日经，整做法事，【夹批：百日矣。自瓶儿至此，俱细细写来，一日不紊。】大吹大打，各亲朋都来送茶，请吃斋供，至晚方散，俱不在言表。

至廿七日，西门庆打发各家送礼，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傅伙计、甘伙计、韩道国、贲第传、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二包米，一两银子，院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每人一套衣服，三两银子。吴月娘又与庵里薛姑子打斋，令来安儿送香油、米面、银钱

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穿梅表月，檐雪滚风，【夹批：看者试问，其八字岂写景乎？道昼后文也。】竹爆千门万户，家家贴春胜，处处挑桃符。西门庆烧了纸，又到于李瓶儿房，灵前祭奠。祭毕，置酒于后堂，合家大小欢乐。手下家人小厮并丫头媳妇，都来磕头。西门庆与吴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银钱赏赐。

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夹批：所云重和，盖深幸天地竽明，灵和复震也。】西门庆早起冠冕，穿大红，天地上烧了纸，吃了点心，备马就拜巡按贺节去了。月娘与众妇人早起来，施朱傅粉，插花插翠，锦裙绣袄，罗袜弓鞋，妆点妖娆，打扮可喜，【夹批：极力一描，为死期引也。】都来月娘房里行礼。那平安儿与该日节级在门首接拜帖，上门簿，答应往来官长士夫。玳安与王经穿着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门首踢毽子，放炮仗，磕瓜子儿。【夹批：逼肖。】众伙计主管，伺候见节者，不计其数，都是陈敬济一人管待。【夹批：固为孝哥一哭。】约晌午，西门庆往府县拜了人回来，刚下马，招宣府王三官儿衣巾着来拜。【眉批：看他欲写西门一死，必先将众人一总。夫众人如何便捏拢一块？看他止用过节一映，要使诸人外面于兄弟与诸伙计，内而六房诸婢、家人、仆妇，凡以上七十八回内，用意写来人物，一一皆出，真是文字能手，而极力一描其热，下转笔其冷淡，便真有二十分掩映。】到厅上拜了西门庆四双八拜，【夹批：假子拜节，又为孝哥一哭。】然后请吴月娘见。西门庆请到后边，与月娘见了，出来前厅留坐。才拿起酒来吃了一盏，只见何千户来拜。西门庆就叫陈敬济管待陪王三官儿，【夹批：真女婿陪假儿。】他便往卷棚内陪何千户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辞起身。陈敬济送出大门，上马而去。落后又是荆都监、云指挥、乔大户，皆络绎而至。西门庆待了一日人，已酒带半酣，至晚打发人去了，回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贺节，至晚归来，家中已有韩姨夫、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花子由来拜。陈敬济陪在厅上坐的。西门庆到了，见毕礼，重新摆上酒来饮酒。韩姨夫与花子由隔门，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峙节，坐个定光油儿不去。又撞见吴二舅来了，见了礼，又往后边拜见月娘，出来一处坐的。直吃到掌灯已后方散。

西门庆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门首众人去了。西门庆见

玳安在旁站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说道：“他屋里没人。”这西门庆就撞入他房内。老婆早已在门里迎接进去。两个也无闲话，走到里间，脱衣解带就干起来。原来老婆好并着腿干，两只手扇着，只教西门庆攘他心子。那浪水热热一阵流出来，把床褥皆湿。西门庆龟头蘸了药，攘进去，两手扳着腰，只顾揉搓，麈柄尽入至根，不容毫发，妇人瞪目，口中只叫“亲爷”。那西门庆问他：“你小名叫甚么？说与我。”老婆道：“奴娘家姓叶，【夹批：然则绿肥红瘦也。】排行五姐。”西门庆口中喃喃呐呐，就叫叶“五儿”不绝。那老婆原是奶子出身，【夹批：又是如意同类。】与贲四私通，被拐出来，【夹批：私通二字，双关名意。】占为妻子。今年三十二岁，甚么事儿不知道！口里如流水连叫“亲爷”不绝，情浓一泄如注。西门庆扯出麈柄要抹，妇人拦住：“休抹，等淫妇下去，替你吮净了罢。”西门庆满心欢喜，妇人真个蹲下身子，双手捧定那话，吮咂得干干净净，才系上裤子。因问西门庆：“他怎的去恁些时不来？”西门庆道：“我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你夏老爹留住他使。”又与了老婆二、三两银子盘缠，因说：“我待与你一套衣服，恐贲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与你些银子儿，你自家治买罢。”开门送出来。玳安又早在铺子里掩门等候。西门庆便往后边去了。

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原来贲四老婆先与玳安有奸，这玳安刚打发西门庆进去了，因傅伙计又没在铺子里上宿，他与平安儿打了两大壶酒，就在老婆屋里吃到有二更时分，平安在铺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里睡了一宿。有这等的事！【夹批：蝶使有归宿矣。诗云“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也。】正是：

满眼风流满眼迷，残花何事滥如泥？

拾琴暂息商陵操，惹得山禽绕树啼。

却说贲四老婆晚夕同玳安睡了，因对他说：“我一时依了爹，只怕隔壁韩嫂儿传嚷的后边知道，也似韩伙计娘子，一时被你娘们说上几句，羞人答答的，怎好相见？”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语，别的不打紧。俺大娘倒也罢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儿。你依我，节间买些甚么儿，进去孝顺俺大娘。别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买一钱银子果馅蒸酥、一盒好大壮瓜子送进去，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

日，你再送些礼去，梯己再送一盒瓜子与俺五娘。管情就掩住许多口嘴。”【夹批：是蝶使作用。】这贲四老婆真个依着玳安之言，第二日赶西门庆不在家，玳安就替他买了盒子，掇进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来的？”玳安道：“是贲四嫂子送与娘吃的。”月娘道：“他男子汉又不在家，那讨个钱来，又交他费心。”连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馒头，一盒果子，说：“上覆他，多谢了。”【夹批：金莲处虚写。】

那日西门庆拜人回家，早又玉皇庙吴道官来拜，在厅上留坐吃酒。刚打发吴道官去了，西门庆脱了衣服，使玳安：“你骑了马，问声文嫂儿去：‘俺爹今日要来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说？”玳安道：“爹，不消去，头里文嫂儿骑着驴子打门首过去了。他说明日初四，王三官儿起身往东京，与六公公磕头去了。【夹批：三去而六来，阳气尽矣，故西门死也。又六为老阴，阴极变阳，犹小人败，而君子将进也。】太太说，交爷初六日过去见节，他那里伺候。”西门庆便道：“他真个这等说来？”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说谎！”这西门庆就入后边去了。

刚到上房坐下，忽来安儿来报：“大舅来了。”只见吴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带，进入后堂，先拜西门庆，说道：“我吴铠多蒙姐夫抬举看顾，又破费姐夫，多谢厚礼。昨日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今日敬来与姐夫磕个头儿，恕我迟慢之罪。”说着，磕下头去。西门庆慌忙顶头相还，说道：“大舅恭喜，至亲何必计较。”拜毕，月娘出来与他哥磕头。慌的大舅忙还半礼，说道：“姐姐，两礼儿罢，哥哥嫂嫂不识好歹，常来扰害你两口儿。你哥老了，看顾看顾罢。”月娘道：“一时有不到处，望哥耽带便了。”吴大舅道：“姐姐没的说，累你两口儿还少哩？”拜毕，西门庆留吴大舅坐，说道：“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宽了衣裳，咱房里坐罢。”不想孟玉楼与潘金莲两个都在屋里，【夹批：情事宛然。】听见嚷吴大舅进来，连忙走出来，与大舅磕头。磕了头，径往各人房里去了。西门庆让大舅房内坐的，骑火盆安放桌儿，【夹批：情事宛然。】摆上菜儿来。小玉、玉箫都来与大舅磕头。月娘用小金镶钟儿，斟酒递与大舅，西门庆主位相陪。吴大舅让道：“姐姐你也来坐的。”月娘道：“我就来。”又往里间房内，拿出数样配酒的果菜来。饮酒之间，【夹批：此处将大舅极力一亲密，下文方可用他主持诸事，不嫌唐突。】西门庆便问：“大舅的公事都停当了？”吴

大舅道：“蒙姐夫抬举，卫中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给的七八。只有屯所里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将那屯头来参见，吩咐吩咐。前官丁大人坏了事情，已被巡扶侯爷参劾去了。如今我接管承行，须要振刷在册花户，警励屯头，务要把这旧管新增开报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税，才好下屯征收。”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太祖旧例，为养兵省转输之劳，才立下这屯田。【夹批：祖宗立法，如此深心，乃为若辈侵渔之地，千古痛恨。】那时只是上纳秋粮，后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这夏税。【夹批：民命又为若辈试手，千古痛恨。】而今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顷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总倾销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西门庆又问：“还有羨余之利？”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征紧了，等秤斛斗量，恐声口致起公论。”西门庆道：“若是多寡有些儿也罢，难道说全征？”吴大舅道：“不瞒姐夫说，若会管此屯，见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豕米相送，那个是各人取觅，不在数内的。只是多赖姐夫力量扶持。”【夹批：一语找转。】西门庆道：“得勾你老人家搅给，也尽我一点之心。”说了回，月娘也走来旁边陪坐，三人饮酒。到掌灯已后，吴大舅才起身去了。西门庆就在金莲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往衙门中开印，升厅画卯，发放公事。先是云理守家发帖儿，初五日请西门庆并合卫官员吃庆官酒。【夹批：一路匆匆，决为结煞人写归路。】次日，何千户娘子蓝氏下帖儿，初六日请月娘姊妹相会。

且说那日西门庆同应伯爵、吴大舅三人起身到云理守家。原来旁边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间客位内摆酒，叫了一起吹打鼓乐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来家。巴不到次日，【夹批：写心事如画。】月娘往何千户家吃酒去了。西门庆打选衣帽齐整，骑马带眼纱，玳安、琴童跟随，午后时分，径来王招宣府中拜节。王三官儿不在，送进帖儿去。文嫂儿又早在那里，接了帖儿，连忙报与林太太说，出来，请老爷后边坐。转过大厅，到于后边，掀起明帘，只见里边氍毹匝地，帘幕垂红。【夹批：作者有何愤恨，而使其旧业扫地也。】少顷，林氏穿着大红通袖袍儿，珠翠盈头，与西门庆见毕礼数，留坐待茶，吩咐：“大官，把

马牵于后槽喂养。”茶罢，让西门庆宽衣房内坐，说道：“小儿从初四日往东京与他叔岳父六黄太尉磕头去了，只过了元宵才来。”西门庆一面唤玳安，脱去上盖，里边穿着白绫袄子，天青飞鱼氅衣，十分绰耀。

【夹批：生平得意之衣。】妇人房里安放桌席。须臾，丫鬟拿酒菜上来，杯盘罗列，肴馔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妇人玉手传杯，秋波送意，猜枚掷骰，笑语烘春。话良久，意洽情浓；饮多时，目邪心荡。看看日落黄昏，又早高烧银烛。玳安、琴童自有文嫂儿管待，【夹批：细。】三官娘子另是一所屋里居住，【夹批：细。】自有丫环养娘服侍，等闲不过这边来。妇人又倒扣角门，【夹批：此处仍找角门，何等深细。】僮仆谁敢擅入。酒酣之际，两人共入里间房内，【夹批：里间房。】掀开绣帐，【夹批：先掀帐。】关上窗户，【夹批：后关窗。】轻剔银缸，【夹批：再剔灯。】忙掩朱户。【夹批：方掩门四句，情事妙绝。看他入里间房内，已情不能禁，即掀开绣帐，因适间情事不堪，未曾洗牝，故又下床。则见窗犹未关，顺手关窗。去剔残灯，乃又想起未曾关门，于是关门洗牝，匆匆上床。而男子则先已解衣上床也。一时情景如画。】男子则解衣就寝，妇人即洗牝上床，枕设宝花，被翻红浪。原来西门庆带了淫器包儿来，安心要鏖战这婆娘，早把胡僧药用酒吃在腹中，那话上使着双托子，在被窝中，架起妇人两股，纵麈柄入牝中，举腰展力，一阵掀腾鼓捣，连声响亮。妇人在下，没口叫亲达达如流水。正是：招海旌幢秋色里，击天鼙鼓月明中。但见：

迷魂阵罢，摄魄旗开。迷魂阵上，闪出一员酒金刚，色魔王能争惯战；摄魂旗下，拥一个粉骷髅，花狐狸百媚千娇。这阵上，扑冬冬，鼓震春雷；那阵上，闹挨挨，麝兰媛媛。这阵上，复溶溶，被翻红浪精神健；那阵上，刷刺刺，帐控银钩情意乖。这一个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个忽刺刺，一十八滚难挣扎。斗良久，汗浸浸，钗横鬓乱；战多时，喘吁吁，枕侧衾歪。顷刻间肿眉（月囊）眼；霎时下肉绽皮开。

【夹批：一路用战争语，极力一丑招宣。又非如王六儿赋中杀语也。】

正是：几番鏖战贪淫妇，不是今番这一遭。

当下西门庆就在这婆娘心口与阴户烧了两炷香，许下明日家中摆酒，使人请他同三官儿娘子去看灯耍子。【夹批：意在三官娘子。】这

妇人一段身心已被他拴缚定了，于是满口应承都去。西门庆满心欢喜，起来与他留连痛饮，至二更时分，把马从后门牵出，作别回家。正是：

尽日思君倚画楼，相逢不舍又频留。

刘郎莫谓桃花老，浪把轻红逐水流。

西门庆到家，有平安拦门禀说：“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请帖儿，【夹批：接手是雪，林空可想。】请爹早往门外皇庄看春。又是云二叔家送了五个帖儿，请五位娘吃节酒。”西门庆听了，进入月娘房来。只见孟玉楼、潘金莲都在房内坐的。月娘从何千户家赴了席来家，正坐着说话。见西门庆进来，连忙道了万福。因问：“你今日往那里，这咱才来？”西门庆没得说，只说：“我在应二哥家留坐。”月娘便说起今日何千户家酒席上事：“原来何千户娘子年还小哩，今年才十八岁，生的灯上人儿也似，一表人物，好标致，知今博古，见我去，恰似会了几遍，好不喜洽。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夹批：又一瓶儿。】房里到使着四个丫头，两个养娘，两房家人媳妇。”西门庆道：“他是内府生活所蓝太监侄女儿，嫁与他陪了好少钱儿！”【夹批：又一瓶儿。】月娘道：“明日云伙计家，又请俺每吃节酒，送了五个帖儿业，端的去不去？”西门庆说：“他既请你每，都去走走罢。”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罢，只怕大节下，一时有个人客闯将来，他每没处挝挠。”西门庆道：“也罢，留雪姐在家里，【夹批：又是一雪。】你每四个去罢。明日薛太监请我看春，我也懒待去。这两日春气发也怎的，只害这腰腿疼。”【旁批：渐渐写来妙绝。】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问任医官讨两服药吃不是，只顾挨着怎的？”西门庆道：“不妨事，由他。一发过了这两日吃，心净些。”因和月娘计较：“到明日灯节，咱少不的置席酒儿，请请何大人娘子。连周守备娘子，荆南岗娘子，张亲家母，云二哥娘子，连王三官儿母亲，和大妗子、崔亲家母，这几位都会会。也只在十二三，挂起灯来。还叫王皇亲家那起小厮扮戏耍一日。去年还有贲四在家，扎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东京去了，只顾不见来，却教谁人看着扎？”那金莲在旁插口道：“贲四去了，他娘子儿扎也是一般。”【夹批：尖极。不知如何出口，便是一字不差口气，的是金莲也。】这西门庆就瞅了金莲道：“这个小淫妇儿，三句话就说下道儿去了。”那月娘、玉楼也不采

顾，就罢了。因说道：“那三官儿娘，咱每与他没会过，人生面不熟，怎么好请他？只怕他也不肯来。”西门庆道：“他既认我做亲，咱送个帖儿与他，来不来，随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云家去罢，怀着个临月身子，只管往人家撞来撞去的，交人家唇齿。”玉楼道：“怕怎的，你身子怀的又不显，怕还不是这个月的孩子，不妨事。大节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儿才好。”【夹批：又点孝哥。】说毕，西门庆吃了茶，就往后边孙雪娥房里去了。【眉批：自林氏处来，进门却是“雪”太监请，接手又入雪娥房中，二雪并至，其冷何如？见林空春老，一片萧瑟景象，用意深细之极。】那潘金莲见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边去了。西门庆到于雪娥房中，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题过。【夹批：又一到雪中去。夫雪娥房中，一去而瓶死，再去而西门死矣，须记清。】

到次日早辰，只见应伯爵走来，对西门庆说：“昨日云二嫂送了个帖儿，今日请房下陪众嫂子坐。家中旧时有几件衣服儿，都倒塌了。大正月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话。敢来上覆嫂子，有上盖衣服，借约两套儿，头面簪环，借约几件儿，交他穿戴了去。”西门庆令王经：“你里边对你大娘说去。”伯爵道：“应宝在外边拿着毡包并盒儿哩。哥哥，累你拿进去，就包出来罢。”那王经接毡包进去，良久抱出来，交与应宝，说道：“里面两套上色段子织金衣服，大小五件头面，一双环儿。”应宝接的去了。西门庆陪伯爵吃茶，说道：“今日薛内相又请我门外看春，怎么得工夫去？吴亲家庙里又送帖儿，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罢了。这两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懒待动旦。”伯爵道：“哥，你还是酒之过，湿痰流注在这下部，也还该忌忌。”西门庆道：“这节间到人家，谁肯轻放了你，怎么忌的住？”

正说着，只见玳安拿进盒儿来，说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请帖儿来，初九日请吃节酒。”西门庆道：“早是你看着，人家来请，你怎不去？”于是看盒儿内，放着三个请帖儿，一个双红盒儿，写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个写“大都阆吴老先生大人”，一个写着“大乡望应老先生大人”，俱是“侍教生何永寿顿首拜”。玳安说：“他说不认的，教咱这里转送送儿去。”伯爵一见便说：“这个却怎样儿的？我还没送礼儿去与他，怎好去？”西门庆道：“我这里替你封上分帕礼儿，你差应宝早

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经：“你封二钱银子，一方手帕，写你应二爹名字，与你应二爹。”因说：“你把这请帖儿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吴大舅的差来安儿送去了。须臾，王经封了帕礼递与伯爵。伯爵打恭说道：“又多谢哥，我后日早来会你，咱一同起身。”说毕，作辞去了。午间，吴月娘等打扮停当，一顶大轿，三顶小轿，后面又带着来爵媳妇儿惠元，【夹批：必用惠元，言元宵阴晦，月被云遮也。】收叠衣服，一顶小轿儿，四名排军喝道，琴童、春鸿、棋童、来安四个跟随，往云指挥家来吃酒。正是：

翠眉云鬓画中人，袅娜宫腰迥出尘。

天上嫦娥元有种，娇羞酿出十分春。

不说月娘众人吃酒去了。且说西门庆吩咐大门上平安儿：“随问甚么人，只说我不在。有帖儿接了就是了。”那平安经过一遭，那里再敢离了左右，只在门首坐的。但有人客来望，只回不在家。西门庆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医官与他延寿丹，【夹批：此时求寿迟矣。】用人乳吃。于是来到李瓶儿房中，叫迎春拿菜儿，筛酒来吃。迎春打发了，就走过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儿打发。西门庆见丫鬟不在屋里，就在炕上斜靠着。露出那话，带着银托子，教他用口吮啞。一面斟酒自饮，因呼道：“章四儿，我的儿，你用心替达达啞，我到明日，寻出件好妆花段子比甲儿来，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他可怜见。”啞弄勾一顿饭时，西门庆道：“我儿，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烧炷香儿。”老婆道：“随爹拣着烧。”西门庆令他关上房门，把裙子脱了，仰卧在炕上。西门庆袖内还有烧林氏剩下的三个烧酒浸的香马儿，撇去他抹胸儿，一个坐在他心口内，一个坐在他小肚儿底下，一个安在他盖子上，用安息香一齐点着，那话下边便插进牝中，低着头看着拽，只顾没棱露脑，往来迭进不已。又取过镜台来旁边照看，须臾，那香烧到肉根前，妇人蹙眉啮齿，忍其疼痛，口里颤声柔语，哼成一块，没口子叫：“达达，爹爹，罢了我了，好难忍他。”西门庆便叫道：“章四淫妇儿，你是谁的老婆？”妇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门庆教与他：“你说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那妇人回应道：“淫妇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属了我的亲达达了。”西门庆又问道：“我会禽不

会？”妇人道：“达达会禽。”两个淫声艳语，无般言语不说出来。西门庆那话粗大，撑得妇人牝中满满，往来出入，带的花心红如鹦鹉舌，黑似蝙蝠翅，翻复可爱。西门庆于是把他两股扳拘在怀内，四体交匝，两厢迎凑，那话尽没至根，不容毫发，妇人瞪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门庆情浓乐极，精逸如泉涌。正是：

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觉形骸骨节熔。

西门庆烧了老婆身上三处香，开门寻了一件玄色段子妆花比甲儿与他。至晚，月娘众人来家，对西门庆说：“原来云二嫂也怀着个大身子，俺两今日酒席上都递了酒，说过，到明日两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两家结亲做亲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书；若是女儿，拜做姐妹，一处做针指，来往亲戚耍子。应二嫂做保证。”【夹批：可笑。月娘颠狂之罪如见。】西门庆听的笑了。

话休饶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莲上寿。【夹批：玉楼生日接一金莲生日，作者应恨与奸邪共生也。】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吩咐小厮每抬出灯来，收拾揩抹干净，各处张挂。叫来兴买鲜果，叫小优晚夕上寿。潘金莲早晨打扮出来，花妆粉抹，翠袖朱唇，走来大厅上。看见玳安与琴童站在高凳上挂灯，因笑嘻嘻说道：“我道是谁在这里，原来是你每挂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寿，爹吩咐叫俺每挂了灯，明日娘生日好摆酒。晚夕小的每与娘磕头，娘已定赏俺每哩。”妇人道：“要打便有，要赏可没有。”琴童道：“耶嚟，娘怎的没打不说话，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小的每是娘的儿女，娘看顾看顾儿便好，如何只说打起来。”妇人道：“贼囚，别要说嘴，你好生仔细挂那灯，没的例儿撻儿的，拿不牢吊将下来。前日年里，为崔本来，说你爹大白里不见了，险了险赦了一顿打，没曾打，这遭儿可打的成了。”琴童道：“娘只说破话，小的命儿薄薄的，又唬小的。”【夹批：又是那琴童之续。】玳安道：“娘也会打听，这个话儿娘怎得知？”【夹批：有心语。】妇人道：“宫外有株松，宫内有口钟。钟的声儿，树的影儿，我怎么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对你大娘说，去年有贲四在家，还扎了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会扎。吃我说了两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会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说的甚么话，一个伙计家，

那里有此事！”妇人道：“甚么话？檀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儿，只怕逾过界儿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说，只怕贲四来家知道。”妇人道：“可不瞒那王八哩。我只说那王八也是明王八，【夹批：照王六儿。】怪不的他往东京去的放心，丢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毬闲着。【夹批：妙。卿之年以如此者，想亦不肯闲着也。】

贼囚根子们，别要说嘴，打伙儿替你爹做牵头，引上了道儿，你每好图躡狗尾儿。说的是也不是？敢说我知不知道？嗔道贼淫妇买礼来，与我也罢了，又送蒸酥与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儿与我，要买住我的嘴头子，他是会养汉儿。我就猜没别人，就知道是玳安这贼囚根子，替他铺谋定计。”玳安道：“娘屈杀小的。小的平白管他这勾当怎的？小的等闲也不往他屋里去。娘也少听韩回子老婆说话，他两个为孩子好不嚷乱。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时就’，‘房倒压不杀人，舌头倒压人’，‘听者有，不听者无’。论起来，贲四娘子为人和气，在咱门首住着，家中大小没曾恶识了一个人。谁不在他屋里讨茶吃，莫不都养着？倒没处放。”【夹批：虚心。】

金莲道：“我见那水眼淫妇，矮着个靶子，像个半头砖儿也是的，把那水济济眼挤着，七八拿杓儿舀。好个怪淫妇！他和那韩道国老婆，那长大摔瓜的淫妇，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儿不待见他。”【夹批：点水叶也。】

正说着，只见小玉走来说：“俺娘请五娘，潘姥姥来了，要轿子钱哩。”金莲道：“我在这里站着，他从多咱进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夹道里进去的。一来的轿子，该他六分银子。”金莲道：“我那得银子？”【旁批：四字，哭杀天下父母。】

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一面走到后边，见了他娘，只顾不与他轿子钱，只说没有。【夹批：金莲当家故也。】

月娘道：“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帐就是了。”金莲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边挨轿的催着要去。玉楼见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夹批：写不孝者，总以玉楼反衬。】

不一时，大妗子、二妗子、大师父来了，月娘摆茶吃了。潘姥姥归到前边他女儿房内来，被金莲尽力数落了一顿，说道：“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恁出丑划划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没与我个钱儿，老身那讨个钱儿来？”【夹批：哭尽天下父母心。】

好容易筹办了这分礼儿来。”【夹批：哭尽天下父母心。】

妇人道：“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今后你看有轿子钱便来他家来，没轿

子钱别要来。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究亲戚！休要做打踊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夹批：然则以其母为货也。】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聒声颡气。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也怎的？【夹批：冤乎冤哉。】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几句说的潘姥姥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顾说起姥姥来了。”一面安抚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的，连忙点了盏茶与他吃。潘姥姥气的在炕上睡了一觉，【夹批：觉其药武大之恶，不是过也。】只见后边请吃饭，才起来往后边去了。

西门庆从衙门中来家，正在上房摆饭，忽有玳安拿进帖儿来说：“荆老爹升了东南统制，来拜爹。”西门庆见帖儿上写：“新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荆忠顿首拜。”【夹批：荆棘如此，花事谢矣。】慌的西门庆连忙穿衣，冠带迎接出来。只见都总制穿着大红麒麟补服、浑金带进来，后面跟着许多僚掾军牢。一面让至大厅上叙礼毕，分宾主而坐，茶汤上来。荆统制说道：“前日升官敕书才到，还未上任，径来拜谢老翁。”西门庆道：“老总兵荣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辈亦有光矣，容当拜贺。”一面请宽尊服，少坐一饭。即令左右放卓儿，荆统制再三致谢道：“学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还有许多薄冗，容日再来请教罢。”便要起身，西门庆那里肯放，随令左右上来，宽去衣服，登时打抹春台，收拾酒果上来。兽炭顿烧，暖帘低放。金壶斟下液，翠盏贮羊羔，才斟上酒来，只见郑春、王相两个小优儿来到，扒在面前磕头。西门庆道：“你两个如何这咱才来？”问郑春：“那一个叫什么名字？”郑春道：“他唤王相，是王桂的兄弟。”西门庆即令拿乐器上来弹唱。须臾，两个小优哥唱了一套“霁景融和”。左右拿上两盘攒盒点心嘎饭，两瓶酒，打发马上人等。荆统制道：“这等就不是了。学生叨扰，下人又蒙赐饌，何以克当？”即令上来磕头。西门庆道：“一二日房下还要洁诚请尊正老夫人赏灯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张亲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还有两位舍亲，再无他人。”荆统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制，贱荆已定趋赴。”又问起：“周老总兵怎的不见升转？”荆统制道：“我闻得周菊轩也只在三月间有京荣之转。”西门庆道：“这也罢了。”坐不多时，荆统制告辞起身，西门庆送出大门，看着上马喝道而去。

晚夕，潘金莲上寿，后厅小优弹唱，递了酒，西门庆便起身往金莲房中去了。月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儿郁大姐、两个姑子在上房会的饮酒。潘金莲便陪西门庆在他房内，从新又安排上酒来，与西门庆梯己递酒磕头。落后潘姥姥来了，金莲打发他李瓶儿这边歇卧。他陪着西门庆自在饮酒，顽要做一处。【夹批：可杀如此。】

却说潘姥姥到那边屋里，如意、迎春让他热炕上坐着。先是姥姥看明间内灵前，供摆着许多狮仙五老定胜桌，旁边挂着他影，因向前道了个问讯，说道：“姐姐好处生天去了。”【夹批：一语伤尽老人心。】进来坐在炕上，向如意儿、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这等费心追荐，受这般大供养，勾了。他是有福的。”【夹批：一语结果其女也。】如意儿道：“前日娘的生日，请姥姥，怎的不来？门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这里来，十二个道士念经，好不大吹大打，扬幡道场，水火炼度，晚上才去了。”潘姥姥道：“帮年逼节，丢着个孩子在家，我来家中没人，所以就不曾来。今日你杨姑娘怎的不见？”如意儿道：“姥姥还不知道，杨姑娘老病死了，从年里俺娘念经就没来，俺娘们都往北边与他上祭去来。”潘姥姥道：“可伤，他大如我，【夹批：伤尽老人心。】我还不晓的他老人家没了。嗔道今日怎的不见他。”说了一回，如意儿道：“姥姥，有钟甜酒儿，你老人家用些儿。”一面叫：“迎春姐，你放小卓儿在炕上，筛甜酒与姥姥吃杯。”不一时取到。饮酒之间，婆子又题起李瓶儿来：“你娘好人，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夹批：反衬其女。】我但来这里，没曾把我老娘当外人看承，【夹批：反衬不堪。】一到就是热茶热水与我吃，还只恨我不吃。晚间和我坐着说话儿，我临家去，好歹包些甚么儿与我拿了去，再不曾空了我。【夹批：哭尽父母之心。】不瞒你姐姐每说，我身上穿的这披袄儿，还是你娘与我的。【夹批：伤心语。】正经我那冤家，半骨折针儿也迸不出来与我。【夹批：金莲如此。】我老身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与我一个钱儿，我滴了眼睛在地。【夹批：其母又如此说。】你娘与了我些甚么儿，他还说我小眼薄皮，爱人家的东西。【夹批：金莲又如此。】想今日为轿子钱，你大包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咬定牙儿只说没有，【夹批：金莲又如此。】到教后边西房里姐姐，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夹批：反衬得又不堪。】归到屋里，还数落了我一顿，到明日有轿子钱，便教我来，没轿子钱，休叫我上门走。我

这去了不来了。【夹批：明说后文。】来到这里没的受他的气。随他去，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这短寿命。【夹批：骂绝矣，一腔酸意。】姐姐你每听着我说，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说，还不知怎么收成结果哩！【眉批：此段文字直对磨镜一回，真是作者血泪，一部作书之由。】【夹批：后文如见。】想着你从七岁没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从小儿交你做针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学去，替你怎么缠手缠脚儿的，【夹批：哭尽父母心。】你天生【旁批：“天生”二字妙。除非天生可以无父母。】就是这等聪明伶俐，到得这步田地？【夹批：天下为父母者，泪血俱尽矣。】他把娘喝过来断过去，不看一眼儿。”【夹批：不知是泪是血，天下有父母者能不看此一段乎？】如意儿道：“原来五娘从小儿上学来，嗔道恁题起来就会识字深。”潘姥姥道：“他七岁儿上女学，上了三年，字仿也曾写过，甚么诗词歌赋唱本上字不认的！”

正说着，只见打的角门子响，如意儿道：“是谁叫门？”使绣春：“你瞧瞧去。”那绣春走来说：“是春梅姐姐来了。”如意儿连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夹批：画一。】就说道：“姥姥悄悄的，春梅来了。”【夹批：画。】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与我那冤家一条腿儿。”【夹批：画其母亦如此，则二人可知矣。】只见春梅进来，见众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说道：“我来瞧瞧姥姥来了。”如意儿让他坐，这春梅把裙子撩起，【夹批：是春梅。】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边炕头上，潘姥姥坐在当中。因问：“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刚才打发他两个睡下了。我来这边瞧瞧姥姥，有几样菜儿，一壶儿酒，取过来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绣春：“你那边教秋菊掇了来，我已攒下了。”绣春去了，不一时，秋菊用盒儿掇着菜儿，绣春提了一锡壶金华酒来。春梅吩咐秋菊：“你往房里看去，若叫我，来这里对我说。”秋菊去了。一面摆酒在炕桌上，都是烧鸭、火腿、海味之类，堆满春台。绣春关上角门，走进在旁边陪坐，于是筛上酒来。春梅先递了一钟与潘姥姥，然后递如意儿与迎春、绣春。又将护衣碟儿内，每样拣出，递与姥姥众人吃，说道：“姥姥，这个都是整菜，你用些儿。”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说道：“就是你娘，从来也没费恁个心儿，管待我管待儿。【夹批：伤心语。】姐姐，你倒有惜孤爱老的心，【夹批：伤心语。】你到明日管情一步好一步【夹批：又是后文。】。敢是俺那冤家，没人心没人义，几遍为他心齷齪，我也劝

他，就扛的我失了色。【夹批：伤心语却是后文。】今日早是姐姐你看着，我来你家讨冷饭来了，你下老实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罢，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是争强不伏弱的性儿。比不的六娘，银钱自有，【夹批：春梅亦至死不放瓶儿。】他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他不与你。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夹批：是卿知道。】想俺爹虽是有的银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儿也不看他的。若遇着买花儿东西，明公正义问他要。不恁瞒瞒藏藏的，教人看小了他，怎么张着嘴儿说人！【夹批：原来如此。】他本没钱，姥姥怪他，就亏了他了。莫不我护他？也要个公道。”如意儿道：“错怪了五娘。自古亲儿骨肉，五娘有钱，不孝顺姥姥，再与谁？常言道，要打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树儿生，【夹批：入骨三分。】到明日你老人家黄金入柜，五娘他也没个帖皮帖肉的亲戚，就如死了俺娘样儿。”婆子道：“我有今年没明年，知道今日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见婆子吃了两钟酒，韶刀上来，便叫迎春：“二姐，你拿骰盆儿来，咱每掷个骰儿，抢红耍子儿罢。”【夹批：如画。】不一时，取了四十个骰儿的骰盆来。春梅先与如意儿掷，掷了一回，又与迎春掷，都是赌大钟子。你一盞，我一钟。须臾，竹叶穿心，桃花上脸，把一锡瓶酒吃的罄净。迎春又拿上半坛麻姑酒来，也都吃了。约莫到二更时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后仰，打起盹来，方才散了。

春梅便归这边来，推了推角门，开着，进入院内。只见秋菊正在明间板壁缝儿内，倚着春凳儿，听他两个在屋里行房，怎的作声唤，口中呼叫甚么。正听在热闹，【夹批：又虚写。】不防春梅走到根前，向他腮颊上尽力打了个耳刮子，骂道：“贼少死的囚奴，你平白在这里听甚么？”打的秋菊睁睁的，说道：“我这里打盹，谁听甚么来，你就打我？”不想房里妇人听见，便问春梅，他和谁说话。春梅道：“没有人，我使他关门，他不动。”于是替他掖过了。秋菊揉着眼，关上房门。春梅走到炕上，摘头睡了。正是：

鸪鹑有意留残景，杜宇无情恋晚晖。

一宿晚景题过。次日，潘金莲生日，有傅伙计、甘伙计、贲四娘子、崔本媳妇、段大姐、吴舜臣媳妇、郑三姐、吴二妗子，都在这里。

西门庆约会吴大舅、应伯爵，整衣冠，尊瞻视，【夹批：写尽。】骑马喝道，往何千户家赴席。那日也有许多官客，四个唱的，一起杂耍，周守备同席饮酒。至晚回家，就在前边和如意儿歇了。

到初十日，发帖儿请众官娘子吃酒，月娘便问西门庆说：“趁着十二日看灯酒，把门外的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带着请来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恼，请人不请他。”西门庆道：“早是你说。”吩咐陈敬济：“再写两个帖，差琴童儿请去。”这潘金莲在旁，听着多心，【夹批：写尽小人。】走到屋里，一面撺掇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儿是的。”金莲道：“姐姐，大正月里，他家里丢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罢。”慌的月娘装了两个盒子点心茶食，又与了他一钱轿子钱，管待打发去了。金莲因对着李娇儿说：“他明日请他有钱的大姨儿来看灯吃酒，一个老行货子，观眉观眼的，不打发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么？待要说是客人，没好衣服穿。待要说是烧火的妈妈子，又不像。倒没的教我惹气。”【夹批：然则，姥姥乃金莲之女矣。】因西门庆使玳安儿送了两个请书儿，往招宣府，一个请林太太，一个请王三官儿娘子黄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儿、吴银儿、郑爱月儿、洪四儿四个唱的，李铭、吴惠、郑奉三个小优儿。不想那日贲四从东京来家，梳洗头脸，打选衣帽齐整，来见西门庆磕头。递上夏指挥回书。西门庆问道：“你如何这些时不来？”贲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节，【夹批：夏去而寒生矣。明甚，妙甚。】“直到正月初二日，才收拾起身回来，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顾。”西门庆照旧还把钥匙教与他管绒线铺。另打开一间，教吴二舅开铺子卖绸绢，到明日松江货舡到，都卸在狮子街房内，同来保发卖。【夹批：天下意料事，皆如此。】且叫贲四叫花儿匠在家攒造两架烟火，【夹批：此时犹找烟火，盖尚有顷刻繁华。】十二日要放与堂客看。

只见应伯爵领了李三见西门庆，先道外面承携之事。坐下吃毕茶，方才说起：“李三哥今有一宗买卖与你说，你做不做？”西门庆道：“甚么买卖？”李三道：“你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几万两银子的古器。【夹批：作者至此，盖欲直而一哭之也。呜呼！西门行亦当作古人矣。笔力俱从锁锁写出。】咱这东平府，坐派着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两银子干这宗批要做，

【夹批：又点二官。所谓候缺者也。】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小人会了二叔，敬来对老爹说。老爹若做，张二官府拿出五千两来，老爹拿出五千两来，两家合着做这宗买卖。左右没人，这边是二叔和小人与黄四哥，他那边还有两个伙计，二分八利钱。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门庆问道：“是甚么古器？”李三道：“老爹还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岳，改为寿岳，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又建上清宝篆宫、会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都用着这珍禽奇兽，周彝商鼎，汉篆秦炉，宣王石鼓，历代铜鞮，仙人掌承露盘，并希世古董玩器摆设，好不大兴工程，好少钱粮！”西门庆听了，说道：“比是我与人家打伙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罢，敢量我拿不出这一二万银子来？”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瞒着他那边了。【夹批：天下事有何人可瞒？为甚对我，而他人即可瞒也，私处最易明。】左右这边二叔和俺每两个，再没人。”伯爵道：“哥，家里还添个人儿不添？”西门庆道：“到根前再添上贲四，替你们走跳就是了。”【夹批：是五儿人情。】西门庆又问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哩。”西门庆道：“不打紧，我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夹批：得意。】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吃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于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饭，约会：“我如今就写书，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这里了，从前日起身往兖州府盘查去了。”西门庆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兖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紧，等我去，来回破五六日罢了。【夹批：西门死期如此迫促。】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会下，有了书，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门庆道：“别人你宋老爹不信的，他常喜的是春鸿，叫春鸿、来爵【夹批：鸿雁自是正人，爵儿又是时辈，二人同类。故同行不同道，故春鸿后独敦义也。】两个去罢。”于是叫他二人到面前，会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这等才好，事要早干，高材疾足者先得之。”于是与李三吃毕饭，告辞而去。西门庆随即教陈敬济写了书，又封了十两叶子黄金【夹批：难买四五昌内光阴矣，可为痛哭。】在书帕内，与春鸿、来爵二人。吩咐：“路上仔细，若讨了批文，即便早来。若是行到府里，问你宋老爹讨张票，问府里要。”来爵道：“爹不消吩咐，小的曾在兖州答应过徐参议，小的知道。”于是领了

书礼，打在身边，径往李三家去了。

不说十一日【夹批：十一日。】来爵、春鸿同李三早雇了长行头口，往兖州府去了。却说十二日，西门庆家中请各堂客饮酒。那日在家不出门，约下吴大舅、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四位，晚夕来在卷棚内赏灯饮酒。【夹批：又是赏灯，一部繁华，总属鹪景。】王皇亲家小厮，从早晨就挑了箱子来了，等堂客到，打铜锣鼓迎接。周守备娘子有眼疾不得来，【夹批：又是春梅守缺者。】差人来回。止是荆统制娘子、张团练娘子、云指挥娘子，并乔亲家母、崔亲家母、吴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户娘子、王三官母亲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见到。西门庆使排军、玳安、琴童儿来回催邀了两三遍，又使文嫂儿催邀。午间，只见林氏一顶大轿，一顶小轿跟了来。见了礼，请西门庆拜见，问：“怎的三官娘子不来？”林氏道：“小儿不在，家中没人。”拜毕下来。止有何千户娘子，直到晌午半日才来，【眉批：与蓝氏又有隐见之分，妙绝。否则，蓝氏来黄氏亦来，如何一齐描写？又如何双起花样？所以黄氏不来，既使人猜疑不定，又是文字手乖心巧处也。】坐着四人大轿，一个家人媳妇坐小轿跟随，排军抬着衣箱，又是两个青衣人紧扶着轿扛，到二门里才下轿。前边鼓乐吹打迎接，吴月娘众姊妹迎至仪门首。西门庆悄悄在西厢房，放下帘来偷瞧，见这蓝氏年约不上二十岁，生的长挑身材，打扮的如粉妆玉琢，头上珠翠堆满，凤翘双插，身穿大红通袖五彩妆花四兽麒麟袍儿，系着金镶碧玉带，下衬着花锦蓝裙，两边禁步叮咚，麝兰扑鼻。【夹批：宛是瓶儿后身。】但见：

仪容娇媚，体态轻盈。姿性儿百伶百俐，身段儿不短不长。细弯弯两道蛾眉，直侵入鬓；滴溜溜一双凤眼，来往惹人。【夹批：又是利害者。】娇声儿似啭日流莺，嫩腰儿似弄风杨柳。端的是绮罗队里生来，却厌豪华气象，珠翠丛中长大，那堪雅淡梳妆。开遍海棠花，也不问夜来多少；标残杨柳絮，竟不知春意如何。【夹批：丽句二十分手韵。又与瓶儿娇痴差胜。】轻移莲步，有蕊珠仙子之风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观音之态度。正是：

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这西门庆不见则已，一见魂飞天外，魄丧九霄，未曾体交，精魄先

失。少顷，月娘等迎接进入后堂，相见叙礼已毕，请西门庆拜见。西门庆得了这一声，连忙整衣冠行礼，恍若琼林玉树临凡，神女巫山降下，【夹批：极写一时心荡目摇。】躬身施礼，心摇目荡，不能禁止。拜见毕下来，月娘先请在卷棚内摆过茶，然后大厅吹打，安席上坐，各依次序，当下林太太上席。戏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记》。【夹批：记名最耐人思。】唱的两折下来，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洪四儿四个唱的上，弹唱灯词。

西门庆在卷棚内，自有吴大舅、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李铭、吴惠、郑奉三个小优儿弹唱、饮酒，不住下来大厅格子外往里观觑。【夹批：极力一写，为瓶儿虚对。】看官听说，明月不常圆，彩云容易散，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夹批：点明。】到晚夕堂中点起灯来，小优儿弹唱。还未到起更时分，西门庆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来。【夹批：写尽临死人。】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说道：“哥，你今日没高兴，怎的只打睡？”西门庆道：“我昨日没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没精神，要打睡。”只见四个唱的下来，伯爵教洪四儿与郑月儿两个弹唱，吴银儿与李桂姐递酒。

正要在热闹处，忽玳安来报：“王太太与何老爹娘子起身了。”【夹批：一语惊醒睡魔。】西门庆就下席来，黑影里走到二门里首，偷看他上轿。月娘众人送出来，前边天井内看放烟火。蓝氏已换了大红遍地金貂鼠皮袄，【夹批：瓶儿一皮袄，淘若干气。蓝氏又一皮袄，然则，瓶实蓝虚，同一幻影耳。】林太太是白绫袄儿，貂鼠披风，带着金钏玉珮。家人打灯笼，簇拥上轿而去。这西门庆正是饿眼将穿，馋涎空咽，恨不能就要成双。见蓝氏去了，悄悄从夹道进来。当时没巧不成语，姻缘会凑，可霎作怪，伯爵儿媳妇见堂客散了，正从后边归来，开房门，不想顶头撞见西门庆，没处藏躲。原来西门庆见媳妇子生的乔样，安心已久，虽然不及来旺妻宋氏风流，也颇充得过第二。【夹批：百忙又为蕙莲遥照。然则蓝氏乃今日瓶儿，惠元又今日之宋氏。惠元为蓝氏之替身，宋氏岂非瓶儿之前车乎？吾前言可知非谬，作者至此犹双衬点出也。】于是乘着酒兴儿，双关抱进他房中亲嘴。这老婆当初在王皇亲家，因是养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闹，打发出来，今日又撞着这个道路，

如何不从不了？一面就递舌头在西门庆口中。两个解衣褪裤，就按在炕沿子上，掇起腿来，被西门庆就耸了个不亦乐乎。正是：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有诗为证：

灯月交光浸玉壶，分得清光照绿珠。

莫道使君终有妇，教人桑下觅罗敷。









































## 第八十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总批：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笔处，看他一丝不乱处。在于何处？看他止用二人发放一部大题目，一曰“售色”，一曰“盗财”，是其一丝不乱处，是其大笔如椽处。

夫色不可售，而西门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财不可盗，而西门之财，亦有所盗之也。止用两笔，将一部作；恶的公案，俱已报应分明，不差一线，笔力简捷如是。一部书，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铭之名为可笑。何则？欲语云“里明不知外暗”。观其转财物，方知其命名之意二是故此书无一不有深意。

夫文章有起有结。看他开手写十弟兄，今于西门一死，即将十弟兄之案，紧紧接手结完，如伯爵等上祭是也。内除花子虚死，连云理守八人，一个不少。却抽出云理守留至一百回结照二捣鬼，完“热结冷遇”之案。故此回止以七人结之。再于其中出脱吴典恩另结，却又止用六人。今添一花子由作七人，是明明冷结子虚。文字参差之妙如此。

于祭文中，却将西门庆作此道现身，盖言如此鸟人，岂成个人也，而作如此鸟人之帮闲。又何如乎？至于梵僧现身之文，实为此文遇了那样鸟人，做此鸟事，以致丧此鸟残生也。

王六儿上祭，盖为拐财远遁之引，莫认月娘吃醋。

又借骂王六儿，将桂姐、银姐随手抹过后一影月儿，以王三官与桂姐同结，盖又结林氏，又借张二官，将伯爵、李三、黄四一齐结住。总之，第一回东拉西扯而出，此回却又风驰电卷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

观三日演《杀狗记》，固知予言不谬。

写月娘烧瓶儿之灵，分其人而吞其财，将平素一段奸险隐忍之心，一齐发出，真是千古第一恶妇人。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入者，盖以此也。

写月娘与李鹁相争，真是棋逢对手。作者何恶月娘之深。而丑之以不堪也。

补写蔡御史，总为西门之交游放声一哭。接写一伯爵，更不堪也。盖十弟兄，惟伯爵更密些，故写一伯爵，以例众人。】

诗曰：

倚醉无端寻旧约，却因惆怅转难胜。

静中楼阁深春雨，远处帘栊半夜灯。

抱柱立时风细细，绕廊行处思腾腾。

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栏杆唤不应。

话说西门庆死了，首七那日，却是报国寺十六众僧人做水陆。【夹批：报恩，乃“孝”字也。孝哥出见，首七固应是他做。】这应伯爵约会了谢希大、花子由、祝实念、孙天化、常峙节、白赚光七人，坐在一处，【夹批：撇开云理守为官，花子虚已死，吴典恩作驿丞。】伯爵先开口说：“大官人没了，今一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场，当时也曾吃过他的，也曾用过他的，也曾使过他的，也曾借过他的。今日他死了，莫非推不知道？【夹批：“推不知道”妙绝，“莫非”二字更妙。】洒土也眯眯后人眼睛儿，【夹批：数语为此二字。】他就到五阎王跟前，也不饶你我。【夹批：此二句犹是谎言，若怕阎王犹是好人也。】如今这等计较，你我各出一钱银子，七人共凑上七钱，办一桌祭礼，买一幅轴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抬了去，【夹批：水加一点为冰，用水先生作文，盖冰冷也。自与葵轩冷热不同。】大官人灵前祭奠祭奠，少不的还讨了他七分银子一条孝绢来，【夹批：算到此，方肯如此。】这个好不好？”众人都道：“哥说的是。”当下每人凑出银子来，交与伯爵，整备祭物停当，买了轴子，央水秀才做了祭文。这水秀才平昔知道应伯爵这起人，与西门庆乃小人之朋，于是暗含讥刺，作就一篇祭文。伯爵众人把祭祀抬到灵前摆下，陈敬济穿孝在旁还礼。伯爵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里晓得其中滋味。浇了奠酒，只顾把祝文宣念。其文略

曰：

维重和元年，岁戊戌，二月戊子期，越初三日庚寅，侍教生【夹批：三字当如此用。】应伯爵、谢希大、花子由、祝实念、孙天化、常峙节、白賚光，谨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故锦衣西门大官人之灵曰：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夹批：是鸟性情。】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夹批：是鸟作为。】囊篋颇厚，气概轩昂。【夹批：狡猾之极，骂尽假麒麟。】逢乐而举，遇阴伏降。【夹批：狡猾之极，骂尽惧内者。】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夹批：狡猾之极，骂尽纨绔。作者命意，本言西门为一“鸟人”而已，未必有此。而予亦何敢借此骂人？但觉其词义双关，偶写出以为一笑也。若以予为借讽有意，则吾岂敢！】有八角而不用挠搯，逢虱虬而骚痒难当。【夹批：伯爵辈，所为虱虬也。】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夹批：世之恃勇斗狠，死而无悔者，视此文当何如？】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见今你便长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小子辈，如班鸠跌脚，倚靠何方？难上他烟花之寨，难靠他八字红墙。【夹批：妙妙。】再不得同席而偎软玉，再不得并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头落脚，【夹批：四字是鸟帮闲。】闪的人牢温郎当。【夹批：四字是鸟帮闲。】今特奠兹白浊，【夹批：是鸟供养。】次献寸觞。【夹批：是鸟杯罍。】灵其不昧，来格来歆。尚享。【夹批：方了鸟身一段公案。作者视元恶大奸，直曰一鸟而已。其才度相越为何如？吾故批玉楼视天下无难处之事也。】

众人祭毕，陈敬济下来还礼，请去卷棚内三汤五割，管待出门不题。

且说那日院中李家虔婆，听见西门庆死了，铺谋定计，备了一张祭桌，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轿子来上纸吊问。月娘不出来，都是李娇儿、孟玉楼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对李娇儿说：“俺妈说，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这样贞节！自古千里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教你手里有东西，悄悄教李铭稍了家去防后。你还恁傻！常言道：‘扬州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不拘多少时，也少不的离他家门。”那

李娇儿听记在心。

不想那日韩道国妻王六儿，亦备了张祭桌，乔素打扮，坐轿子来与西门庆烧纸。在灵前摆下祭祀，只顾站着。站了半日，白没个人儿出来陪待。原来西门庆死了，首七时分，就把王经打发家去不用了。【夹批：月娘险而狠。】小厮每见王六儿来，都不敢进去说。那来安儿不知就里，到月娘房里，向月娘说：“韩大婶来与爹上纸，在前边站了一日了，大舅使我来对娘说。”这吴月娘心中还气忿不过，便喝骂道：“怪贼奴才，不与我走，还来甚么韩大婶、嵇大婶，贼狗攘的养汉淫妇，把人家弄的家败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还来上甚么嵇纸！”一顿骂的来安儿摸门不着，来到灵前。吴大舅问道：“对后边说了不曾？”来安儿把嘴谷都着不言语。问了半日，才说：“娘稍出四马儿来了。”这吴大舅连忙进去，对月娘说：“姐姐，你怎么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恶礼不恶。他男子汉领着咱偌多的本钱，你如何这等待人？好名儿难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么恁样的，教人说你不是。”那月娘见他哥这样说，才不言语了。良久，【夹批：又是良久，可想。】孟玉楼出来，还了礼，陪他在灵前坐的。只吃一钟茶，妇人也有些省口，就坐不住，随即告辞起身去了。【夹批：为拐财安根。见虽是道国有心，亦是月娘待人不忠厚之报。月娘真刺毒人哉。】正是：

谁人汲得西江水，难免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吴银儿都在上房坐着，见月娘骂韩道国老婆淫妇长、淫妇短，砍一株损百枝，两个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夹批：随手收拾。】月娘再三留他姐儿两个：“晚夕伙计每伴宿，你每看了提偶，明日去罢。”留了半日，桂姐、银姐不去了，只打发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许多街坊、伙计、主管，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沈姨父、花子由、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夹批：会中三人，带子由为四人。】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戏，在大卷棚内，摆设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孙荣、孙华杀狗劝夫”戏文。【夹批：予言继《杀狗记》而作，此处可见。盖特为“热结”文字一结。】堂客都在灵旁厅内，围着帟屏，放下帘来，摆放桌

席，朝外观看。李铭、吴惠在这里答应，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时，众人都到齐了。祭祀已毕，卷棚内点起烛来，安席坐下，打动鼓乐，戏文上来。直搬演到三更天气，戏文方了。

原来陈敬济自从西门庆死后，无一日不和潘金莲两个嘲戏，或在灵前溜眼，帐子后调笑。【夹批：绝妙行乐之地。】于是赶人散一乱，众堂客都往后边去了，小厮每都收家活，这金莲赶眼错，捏了敬济一把，说道：“我儿，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罢。趁大姐在后边，咱就往你屋里去罢。”敬济听了，得不的一声，先往屋里开门去了。妇人黑影里，抽身钻入他房内，更不答话，【夹批：妇人不答话也。】解开裤子，【夹批：妇人解开裤子也。】仰卧在炕上，双凫飞首，教陈敬济奸耍。【夹批：妇人叫也。】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鸳帏云雨百年情。真个是：

二载相逢，一朝配偶；数年姻眷，一旦和谐。一个柳腰款摆，一个玉茎忙舒。耳边诉雨意云情，枕上说山盟海誓。莺恣蝶采，旖妮搏弄百千般；狂雨羞云，娇媚施逞千万态。一个不住叫亲亲，一个搂抱呼达达。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样绿，花容不减旧时红。

霎时云雨了毕，妇人恐怕人来，连忙出房，往后边去了。到次日，这小伙儿尝着这个甜头儿，早晨走到金莲房来，【夹批：金莲敬济二人事，自此特出笔叙之，此为始也。】金莲还在被窝里未起来。从窗眼里张看，见妇人被拥红云，粉腮印玉，说道：“好管库房的，这咱还不起来！今日乔亲家爹来上祭，大娘吩咐把昨日摆的李三、黄四家那祭桌收进来罢。你快些起来，且拿钥匙出来与我。”妇人连忙教春梅拿钥匙与敬济，敬济先教春梅楼上开门去了。妇人便从窗眼里递出舌头，两个啜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满口涎空咽，甜唾颠心溢肺奸。有词为证：

恨杜鹃声透珠帘。心似针签，情似胶粘。我则见笑脸腮窝愁粉黛，瘦损春纤宝髻乱，云松翠钿。睡颜酡，玉减红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犹香，想起来口内犹甜。【夹批：以上写品玉之词屡屡矣，此又写一啜舌，作者之才真千伶百俐。】

良久，春梅楼上开了门，敬济往前边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时，乔大户家祭来摆下。乔大户娘子并乔大户许多亲眷，灵前祭毕。吴大舅、吴

二舅、甘伙计陪侍，请至卷棚内管待。李铭、吴惠弹唱。那日郑爱月儿家也来上纸吊孝。【夹批：月儿后来，是与桂姐不同道者。】月娘俱令玉楼打发了孝裙束腰，后边与堂客一同坐的。郑爱月儿看见李桂姐、吴银姐都在这里，便嗔他两个不对他说：“我若知道爹没了，有个不来的！你每好人儿，就不会我会儿去。”又见月娘生了孩儿，说道：“娘一喜一忧。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儿，你老人家有了主儿，也不愁。”月娘俱打发了孝，留坐至晚方散。

到二月初三日，西门庆二七，玉皇庙吴道官十六众道士，在家念经做法事。那日衙门中何千户作创，约会了刘、薛二内相，周守备、荆都统、张团练、云指挥等数员武官，合着上了坛祭。【夹批：此西门每日门外上祭送殡之遗也。】月娘这里请了乔大户、吴大舅、应伯爵来陪侍，李铭、吴惠两个小优儿弹唱，卷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细说。到晚夕念经送亡。月娘吩咐把李瓶儿灵床连影抬出去，一把火烧了。将箱笼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夹批：久矣想其如此，今日方遂其意。】奶子如意儿并迎春收在后边答应，【夹批：又遂其意。】把绣春与了李娇儿房内使唤。【夹批：又遂其意。】将李瓶儿那边房门，一把锁锁了。可怜正是：画栋雕梁犹未干，堂前不见痴心客。【夹批：写月娘真二十分狠，二十分险。】有诗为证：

襄王台下水悠悠，一种相思两样愁。

月色不如人事改，夜深还到粉墙头。

那时李铭【夹批：然则外暗也。】日日假以孝堂帮忙，暗暗教李娇儿偷转东西与他掖送到家，又来答应，常两三夜不往家去，只瞒过月娘一人眼目。吴二舅又和李娇儿旧有首尾，谁敢道个不字。【夹批：月娘可杀。】初九日念了三七经，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没曾念经。十二日，陈敬济破了土回来。二十日早发引，也有许多冥器纸札，送殡之人【夹批：“也有”二字可叹。】终不似李瓶儿那时稠密。临棺材出门，也请了报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轿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几句偈文。念毕，陈敬济摔破纸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声号哭。吴月娘坐魂轿，后面坐堂客上轿，都围随材走，径出南门外五里原祖莹安厝。陈敬济备了一匹尺头，请云指挥点了神主，阴阳徐先生下了葬。众孝眷掩土

毕。【夹批：路写来，诸事与瓶儿一点不差，而彼热此冷，真可痛苦。】山头祭桌，可怜通不上几家，【夹批：逼真。】只是吴大舅、乔大户、何千户、沈姨夫、韩姨夫与众伙计五六处而已。吴道官还留下十二众道童回灵，安于上房明间正寝。【夹批：西门一生，吴道实终始之，盖言“无道”二字尽之也。】阴阳洒扫已毕，打发众亲戚出门。吴月娘等不免伴夫灵守孝。一日暖了墓回来，答应班上排军节级，各都告辞回衙门去了。【夹批：去。】西门庆五七，月娘请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师父、十二众尼僧，在家诵经礼忏，超度夫主生天。【夹批：来了。】吴大妗子并吴舜臣媳妇，都在家中相伴。

原来出殡之时，李桂卿同桂姐在山头，悄悄对李娇儿如此这般：“妈说，你摸量你手中没甚细软东西，不消只顾在他家了。你又没儿女，守甚么？教你一场嚷乱，登开了罢。昨日应二哥来说，【夹批：是他说。】如今大街坊张二官府，要破五百两金银，娶你做二房娘子，当家理纪。你那里便图出身，你在这里守到老死，也不怎么。你我院中人家，弃旧迎新为本，趋炎附势为强，不可错过了时光。”这李娇儿听记在心，过了西门庆五七之后，因风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莲对孙雪娥说，出殡那日，在坟上看见李娇儿与吴二舅在花园小房内，两个说话来。春梅孝堂中又亲眼看见李娇儿帐子后递了一包东西与李铭，【夹批：一对仇人，偏是他二人，妙。】塞在腰里，转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吴二舅骂了一顿，赶去铺子里做买卖，再不许进后边来。【夹批：已恨金莲矣。】吩咐门上平安，不许李铭来往。这花娘恼羞变成怒，正寻不着这个由头儿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请孟玉楼，不请他，就恼了，与月娘两个大闹大嚷，拍着西门庆灵床子，啼啼哭哭，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吊。【夹批：买花者看样。】丫头来报与月娘。月娘慌了，与大妗子计议，请将李家虔婆来，要打发他归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头面，说了几句言语：“我家人在你这里做小伏低，顶缸受气，好容易就开交了罢！须得几十两遮羞钱。”吴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张主，【夹批：大舅如此。】相讲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饰、箱笼、床帐、家活尽与他，打发出门。只不与他元宵、绣春两个丫头去。李娇儿生死要这两个丫头。月娘生死不与他，说道：“你倒好，买良为娼。”一句慌了鸽子，就不敢开言，变做笑吟吟脸儿，【夹批：月娘同鸽子称对手也。】拜辞了月娘，

李娇儿坐轿子，抬的往家去了。

看官听说，院中唱的，以卖俏为活计，将脂粉作生涯；早晨张风流，晚夕李浪子；前门进老子，后门接儿子；弃旧怜新，见钱眼开，自然之理。饶君千般贴恋，万种牢笼，还锁不住他心猿意马。不是活时偷食抹嘴，就是死后嚷闹离门。不拘几时，还吃旧锅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鸟出笼轻便飞腾。有诗为证：

堪笑烟花不久长，洞房夜夜换新郎。

两只玉腕千人枕，一点朱唇万客尝。

造就百般娇艳态，生成一片假心肠。

饶君总有牢笼计，难保临时思故乡。

月娘打发李娇儿出门，大哭了一场。众人都在旁解劝，潘金莲道：“姐姐，罢，休烦恼了。常言道，娶淫妇，养海青，食水不到想海东。【夹批：金莲此时畅极语。】这个都是他当初干的营生，今日教大姐姐这等惹气。”

家中正乱着，忽有平安来报：“巡盐蔡老爹来了，在厅上坐着哩，我说家老爹没了。他问没了几时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过了五七。他问有灵没灵，我回有灵，在后边供养着哩。他要来灵前拜拜，我来对娘说。”月娘吩咐：“教你姐夫出去见他。”不一时，陈敬济穿上孝衣出去，拜见了蔡御史。良久，后边收拾停当，请蔡御史进来西门庆灵前参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来回礼，【夹批：月娘可笑。】再不交一言，就让月娘说：“夫人请回房。”又向敬济说道：“我昔时曾在府相扰，今差满回京去，敬来拜谢拜谢，不期作了故人。”便问：“甚么病症？”陈敬济道：“是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伤，可伤。”即唤家人上来，取出两匹杭州绢，一双绒袜，四尾白鲞，四罐蜜饯，说道：“这些微礼，权作奠仪罢。”【夹批：伤心事，写来不堪回首。】又拿出五十两一封银子来，“这个是我向日曾贷过老先生些厚惠，今积了些俸资奉偿，以全终始之交。”【夹批：为诸人一衬，伤心之甚。】吩

耐平安道：“大官，交进房去。”敬济道：“老爹忒多计较了。”月娘说：“请老爹前厅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拿茶来，吃了一钟就是了。”左右须臾拿茶上来。蔡御史吃了，扬长起身上轿去了。月娘得了这五十两银子，心中又是那欢喜，又是那惨戚。【夹批：千古伤心，在此二句。】想有他在时，似这样官员来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无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

话说李娇儿到家，应伯爵打听得，报与张二官知，就拿着五两银子来，请他歇了一夜。原来张二官小西门庆一岁，属兔的，三十二岁了。李娇儿三十四岁，虔婆瞒了六岁，只说二十八岁，教伯爵瞒着。使了三百两银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实念、孙寡嘴依旧领着王三官儿，还来李家行走，与桂姐打热，不在话下。【夹批：结了桂儿，干父亲娘总成虚幻。】

伯爵、李三、黄四借了徐内相五千两银子，张二官出了五千两，做了东平府古器这批钱粮，逐日宝鞍大马，在院内摇摆。张二官见西门庆死了，又打点了上千两金银，往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对堂上朱太尉说，要讨提刑所西门庆这个缺。家中收拾买花园，盖房子。应伯爵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说：“他家中还有第五个娘子潘金莲，排行六姐，生的上画儿般标致，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拆牌道字，双陆象棋，无不通晓。又写的一笔好字，弹的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岁，比唱的还乔。”【夹批：果然正是不堪。】说的那张二官心中火动，巴不的就要了他，便问道：“莫非是当初卖炊饼的武大郎那老婆么？”伯爵道：“就是他。占来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张二官道：“累你打听着，待有嫁人的声口，你来对我说，等我娶了罢。”伯爵道：“我身子里有个人，在他家做家人，名来爵儿。等我对他说明，若有出嫁声口，就来报你知道。难得你娶过他这个人来家，也强似娶个唱的。当时西门庆大官人在时，为娶他，不知费了许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说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我只叫来爵儿密密打听，但有嫁人的风缝儿，凭我甜言美语，打动春心，你却用

几百两银子，娶到家中，尽你受用便了。”【夹批：以伯爵结十弟兄。】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夹批：一笔结玉皇庙“热”字。】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

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诗为证：

昔年意气似金兰，百计趋奉不等闲。

自从西门身死后，纷纷谋妾伴人眠。















## 第八十二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总批：此回人云金莲文字，不知乃过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脉也。使不弄一得双，何有春梅下文许多文字？使不有热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楼严州许多文字？是此回乃春梅别放之由，而玉楼结果之机也，与金莲全不相干，下文乃正经金莲收煞文字。

私仆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碇，止为一解着耳，不知己为此回木香棚伏线。荼蘼架，不过金莲约人之地，不如又为严州伏线。葡萄架，本为翡翠轩各分门户，却又为调婿得金莲之金针。是此书大结穴，大照应处。寓言群花固应以此作间架，但用笔入细，人不知耳。用两诗余作勾挑，用两小唱写淫情，又是一样小巧章法，特用清脱之笔，以一洗从前之富丽也。

玉楼来时，在金莲眼中，将簪子一描。玉楼将去将簪子在金莲眼中一描。两两相映，妙绝章法。

写弄一得双，却必写敬济拿药材，后文识破奸情，必写敬济抱衣往外跑。总是注明西门持家不以礼，而堆药放衣物于二妇人之楼上为失计，且又注明金、瓶、梅三人之在花园为外室也。

陈敬济者，败茎之芰荷也。陈者，旧也，残也，败也。敬，茎之别者。济，芰之别音。盖言芰荷之败者也。金莲者，荷花也，以敬济而败，则敬济实因败金莲而写其人，非为敬济写也。即后文写敬济之冷铺飘零，亦是为金莲而写，不为敬济也。盖言金莲之祸，不特自为祸，以祸西门，即少有迷之者，亦必至于败残凋零，如残荷败芰而后已也。岂特其一己之莲子无成，残香零落于污泥者哉？至于陈洪，盖言残红。敬济于此中脱胎，岂非败茎之芰荷？陈茎芰，乃莲花之下稍结果处。

故金莲独与敬济投，而蕙莲亦必与敬济相熟也。

上文安枕送红白二梅花，又有红梅花对白梅花之令。

每不解，何必定写两样梅花，以映春梅？观此回，春梅羞得脸上一

红一白，方知前文之妙。盖已写一漏泄之春光，于西门生前观赏之时。惟天之祸福之几，常倚伏如此。不谓作者之笔，竟与化工等。噫！作者其知几之人，所谓神之谓也乎！

西门冷处，止用金莲在厅院一撒溺，已写得十分满足。不必更看后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异样神妙之笔。】

诗曰：

闻道双衔凤带，不妨单着蛟绡。夜香知为阿谁烧？怅望水沉烟袅。云鬓风前绿卷，玉颜想处红潮，莫交空负可怜宵，月下双湾步俏。

——右调《西江月》

话说潘金莲与陈敬济，自从在厢房里得手之后，【夹批：此后，单出手写之。故自上“售色”二字一气写来，便觉章法来脉井井。】两个人尝着甜头儿，日逐白日偷寒，黄昏送暖。【夹批：月娘可谓死矣。】或倚肩嘲笑，【夹批：月娘死矣。】或并坐调情，掐打揪擗，通无忌惮。【夹批：月娘死矣。】或有人跟前不得说话，将心事写了，搓成纸条儿，丢在地下，你有话传与我，我有话传与你。【夹批：月娘死矣。】一日，四月天气，【夹批：以上一总，此下用数层描写也。】潘金莲将自己袖的一方银丝汗巾儿，【夹批：又自汗巾落脉，与王小婆掏出花园买来一线穿却。】裹着一个纱香袋儿，里面装一缕头发并些松柏儿，封的停当，要与敬济。不想敬济不在厢房内，遂打窗眼内投进去。后敬济进房，看见弥封甚厚，打开却是汗巾香袋儿，纸上写一词，名《寄生草》：

将奴这银丝帕，并香囊寄与他。【夹批：此琴童旧物乎？】当初结下青丝发。松柏儿要你常牵挂，泪珠儿滴写相思话。夜深灯照的奴影儿孤，休负了夜深潜等茶蘼架。【夹批：为拾簪地。】

敬济见词上约他在茶蘼架下等候，【夹批：葡萄架立门户后，此处又换出茶（蘼）架。夫葡萄架则夏日正炎，是莲花时个。此云茶（蘼）是花事阑珊，春梅飘落，前后章法，一丝不苟。】私会佳期。随即封了

一柄湘妃竹金扇儿，亦写了一词在上回答他，袖入花园内。不想月娘正在金莲房中坐着，这敬济三不知，走进角门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夹批：一语写出许多日子的敬济、金莲，又写尽许多日的月娘。】这金莲听见是他语音，恐怕月娘听见决撒了，连忙掀帘子走出来。看着他摆手儿，佯说：“我道是谁，原来是陈姐夫来寻大姐。大姐刚才在这里，和他每往花园亭子上摘花儿去了。”【夹批：一引却是败露之机。】这敬济见有月娘在房里，就把物事暗暗递与妇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问：“陈姐夫来做甚么？”【夹批：写月娘恶处，直是二十分。盖自西门死后，一味满心满意施为，全无防闲众妾意，与西门上东京去写月娘紧守门户正是反刺。】金莲道：“他来寻大姐，我回他往花园中去了。”以此瞒过月娘。少顷，月娘起身回后边去了。金莲向袖中取出拆开，却是湘妃竹金扇儿一柄，【夹批：与西门金扇作一遥对章法。】上面一种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词儿：

紫竹白纱甚逍遥，绿口青蒲巧制成，金铰银钱十分妙。美人儿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风招。有人处常常袖着，无人处慢慢轻摇，休教那俗人见偷了。【夹批：不俗者，春梅也。】

妇人看见其词，到于晚夕月上时，早把春梅、秋菊两个丫头打发些酒与他吃，关在那边炕屋睡。【夹批：放入春梅，不得不顿一顿。又春梅岂如秋菊一类呆人，屡写其为妇人酒醉关在那边。见春梅明知而不问，是妇人心腹也。与后“奴岂不知”一语想照。此则用笔暗描，得双之影矣。】然后自在房中，绿窗半启，绛烛高烧，【夹批：是夜等人者。】收拾床铺衾枕，薰香澡牝，独立木香棚下，专等敬济来赴佳期。西门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请去后边，听王姑子宣卷去了，【夹批：月娘可杀，始终月娘坏事。】只有元宵儿在屋里。敬济梯己与了他一方手帕，吩咐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边下棋去。等大姑娘进来，你快来。”元宵儿应诺了。敬济得手，走来花园中，只见花筛月影，参差掩映。走到荼蘼架下，【夹批：葡萄架与荼蘼架，对照章法，故前有琴童。下添一木香棚，作连锁章法，又出一春梅也。】远望见妇人摘去冠儿，乱挽乌云，悄悄在木香棚下独立。这敬济猛然从荼蘼架下突出，双手把妇人抱住。把妇人唬了一跳，说：“呸，小短命！猛然外事出来，唬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搂便将就罢了，若是别人，你也恁胆大搂起

来？”敬济吃得半酣儿，笑道：“早是搂了你，就错搂了红娘，也是没奈何。”【夹批：原评谓此处插入春梅，予谓自酒醉，春梅关在炕屋，已明点春梅心事矣。】两个于是相搂相抱，携手进入房中。房中荧煌煌掌着灯烛，桌上设着酒肴，一面顶了角门，并肩而坐饮酒。妇人便问：“你来，大姐在那里？”敬济道：“大姐后边听宣卷去了，我吩咐下元宵儿，有事来这里叫，我只说在这里下棋。”说毕，上欢笑做一处。饮酒多时，常言“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夹批：又题二句。】不觉竹叶穿心，桃花上脸，一个嘴儿相亲，一个腮儿厮搵，罩了灯，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夹批：可知全写金莲，不是写敬济。】小词为证：

入门来，奴搂抱在怀。奴把锦被儿伸开，俏冤家顽的十分怪。嗔，将奴脚儿抬。脚儿抬，揉乱了乌云，鬋髻儿歪。

两人云雨才毕，只听得元宵叫门说：“大姑娘进房中来了。”这敬济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时见，飞入梨花无处寻。

原来潘金莲那边三间楼上，中间供养佛像，两边稍间堆放生药香料。【夹批：题明见金莲、春梅皆西门自送。】两个自此以后，情沾肺腑，意密如漆，无日不相会做一处。一日也是合当有事，潘金莲早晨梳妆打扮，走来楼上观音菩萨前烧香。【夹批：总为西门堆药失计一描也。】不想陈敬济正拿钥匙上楼，开库房门拿药材香料，撞遇在一处。这妇人且不烧香，见楼上无人，两个搂抱着亲嘴咂舌，【夹批：西门有知，夫复谁尤。】一个叫“亲亲五娘”，一个呼“心肝短命”，因说：“趁无人，咱在这里干了罢。”一面解褪衣裤，就在一张春凳上双凫飞肩，灵根半入，不胜绸缪。当初没巧不成话，两个正干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楼来，拿盒子取茶叶看见。【夹批：盒者，合也。所为茶说合也。】两个凑手脚不迭，都吃了一惊。

春梅恐怕羞了他，连忙倒退回身子，【夹批：所以肯吃酒在那边炕屋睡也。】走下胡梯。慌的敬济兜小衣不迭，妇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来，我和你说话。”那春梅于是走上楼来。金莲

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别人，【夹批：姐姐，姐夫恰好捏拢。】我今叫你知道了罢。【夹批：春梅固早已知道也。】俺两个情孚意合，拆散不开。你千万休对人说，只放在你心里。”春梅便说：“好娘，说那里话。【夹批：言你尚不知道我也。】奴服侍娘这几年，岂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说！”【夹批：然则金莲反梦梦也。】妇人道：“你若肯遮盖俺们，趁你姐夫在这里，你也过来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怜见俺每了。”那春梅把脸羞的一红一白，【夹批：所谓红梅花对白梅花也。方知前文不谬，乃一眼觑此耳。】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开裤带，仰在凳上，【夹批：反是春梅自解，写其素心如画。】尽着这小伙儿受用。有这等事！正是：明珠两颗皆无价，可奈檀郎尽得钻。有《红绣鞋》为证：

假认做女婿亲厚，往来和丈母歪偷。人情里包藏鬼胡油。明讲做儿女礼，暗结下燕莺俦，他两个见今有。【夹批：不愤语言虽有报，难偿此际之辜。】

当下尽着敬济与春梅耍完，大家方才走散。自此以后，潘金莲便与春梅打成一家，【夹批：大关目。】与这小伙儿暗约偷期，非只一日，只背着秋菊。

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没了，有人来说。吴月娘买一张插桌，三牲冥纸，教金莲坐轿子往门外探丧祭祀，去了一遭回来。到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莲起来得早，在月娘房里坐着，说了半日话出来，走在大厅院子里墙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来西门庆死了，没人客来往，等闲大厅仪门只是关闭不开。【夹批：用闲笔写出冷局。】敬济在东厢房住，才起来，忽听见有人在墙根溺的尿刷刷的响，悄悄向窗眼里张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个撒野，在这里溺尿？撩起衣服，看溅湿了裙子？”这妇人连忙系上裙子，走到窗下问道：“原来你在屋里，这咱才起来，好自在。大姐没在房里么？”敬济道：“在后边，几时出来！昨夜三更才睡，大娘后边拉着我听宣《红罗宝卷》，坐到那咱晚，险些儿没把腰累断了，今日白扒不起来。”【夹批：月娘如此家法，欲人不乱得？】金莲道：“贼牢成的，就休捣谎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几时在上房内听宣卷来？丫鬟说你昨日在孟三儿房里吃饭

来。”【夹批：便伏一线，却是插入之笔。】敬济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内，几时在他屋里去来！”说着，这小伙儿站在炕上，把那话弄得硬硬的，直竖的一条棍，隔窗眼里舒过来。妇人一见，笑的要不得，骂道：“怪贼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头来，唬了我一跳。你趁早好好抽进去，我好不好拿针刺与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敬济笑道：“你老人家这回儿又不待见他起来，你好歹打发他个好处去，也是你一点阴鹭。”妇人骂道：“好个怪牢成久惯的囚根子！”一面向腰里摸出面青铜小镜来，放在窗棂上，假做匀脸照镜，【夹批：特照桂儿身分。】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啞他那话，吮啞的这小郎君一点灵犀灌顶，满腔春意融心。正啞在热闹处，忽听得有人走的脚步儿响，这妇人连忙摘下镜子，走过一边。敬济便把那话抽回去。却不想是来安儿小厮走来，说：“傅大郎前边请姐夫吃饭哩。”敬济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头哩，就来。”来安儿回去了。妇人便悄悄向敬济说：“晚夕你休往那里去了，在屋里，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话和你说。”敬济道：“谨依来命。”妇人说毕，回房去了。敬济梳洗毕，往铺中自做买卖。不题。

不一时，天色晚来。那日，月黑星密，天气十分炎热。妇人令春梅烧汤热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赶了蚊子，放下纱帐子，小篆内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头伏，你不要些凤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寻些来。”妇人道：“你那里寻去？”春梅道：“我直往那边大院子里才有【夹批：瓶儿之院，荒芜久矣，闲中点出凄凉。】，我去拔几根来。娘教秋菊寻下杵臼，捣下蒜。”妇人附耳低言，悄悄吩咐春梅：“你就厢房中请你姐夫晚夕来，我和他说话。”春梅去了，这妇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见春梅拔了几颗凤仙花来，整叫秋菊捣了半日。妇人又与他他几钟酒吃，打发他厨下先睡了。妇人灯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凳子放在天井内，铺着凉簟衾枕纳凉。约有更阑时分，但见朱户无声，玉绳低转，牵牛、织女二星隔在天河两岸。又忽闻一阵花香，几点萤火。妇人手拈纨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门虚掩。正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原来敬济约定摇木槿花树为号，【夹批：处处写花园，是一部大关目。】就知他来了。妇人见花枝摇影，知是他来，便在院内咳嗽接应。他推开门进来，两个并肩而坐。妇人便问：“你来，房中有谁？”敬济道：“大姐今日没出来，我已吩咐元宵儿在房里，有事先来叫我。”因问：“秋菊睡了？”妇人道：“已睡熟了。”说毕，相搂相抱，二人就在院内凳上，赤身露体，席上交欢。不胜缱绻。但见：

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搵腮。手捻香乳绵似软，实奇哉！掀起脚儿脱绣鞋，玉体着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倒凤颠鸾云雨罢，嘱多才：明朝千万早些来。【夹批：两用小唱写之，又是章法。】

两个云雨毕，妇人拿出五两碎银子来，递与敬济说：“门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与了他。三日入殓时，你大娘教我去探丧烧纸来了。明日出殡，你大娘不放我去，说你爹热孝在身，只见出门。这五两银子交与你，明早央你蚤去门外发送发送你潘姥姥，打发抬钱，看着下入土内，你来家。就同我去一般。”【夹批：敬济专门假孝子。】这敬济一手接了银子，说：“这个不打紧。我明日绝早就出门，干毕事，来回你老人家。”说毕，恐大姐进房，老早归厢房中去了。

一宿晚景休题。到次日，到饭时就来家。金莲才起来，在房中梳头。敬济走来回话，就门外昭化寺里，拿了两枝茉莉花儿来妇人戴。【夹批：又与后张胜提花一映。】妇人问：“棺材下了葬了？”敬济道：“我管何事，不打发他老人家黄金入了柜，我敢来回话！还剩了二两六七钱银子，交付与你妹子收了，盘缠度日。千恩万谢，多多上覆你。”妇人听见他娘入土，落下泪来。【夹批：直照磨镜一回。】便叫春梅：“把花儿浸在盞内，看茶来与你姐夫吃。”不一时，两盒儿蒸酥，四碟小菜，打发敬济吃了茶，往前边去了。由是越发与这小伙儿日亲日近。

一日，七月天气，妇人早辰约下他：“你今日休往那里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里，和你顽耍。”【夹批：忽起一波。】这敬济答应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几个朋友往门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

大醉来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黄昏时分，金莲蓦地到他房中，见他挺在床上，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里吃了酒来。可霎作怪，不想妇人摸到他袖子里，吊下一根金头莲瓣簪儿来，上面趲着两溜字儿：“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认的是孟玉楼簪子：【夹批：不谓此簪又作此一篇文字，金针奇绝。】“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楼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着？怪道这短命，几次在我面上无情无绪。我若不留几个字儿与他，只说我没来。等我写四句诗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见了，慢慢追问他下落。”于是取笔在壁上写了四句。诗曰：

独步书斋睡未醒，空劳神女下巫云。

襄王自是无情绪，辜负朝朝暮暮情。

写毕，妇人回房去了。却说敬济一觉酒醒起来，房中掌上灯，因想起今日妇人来相会，我却醉了。回头见壁上写了四句诗在壁上，墨迹犹新，念了一遍，就知他来到，空回去了。心中懊悔不已。“这咱已是起更时分，大姐、元宵儿都在后边未出来，我若往他那边去，角门又关了。”走来木槿花下，摇花枝为号，不听见里面动静，不免踩着太湖石扒过粉墙去。那妇人见他有酒，醉了挺觉，大恨归房，闷闷在心，就浑衣上床歪睡。不料半夜他扒过墙来，见院内无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蹑足潜踪走到房门首，见门虚掩，就挨身进来。窗间月色照见床上妇人独自朝里歪着，低声叫“可意人”，数声不应，说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众朋友，邀了我往门外五里原庄上射箭【夹批：西门固在此。】耍子了一日，来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负你之约，恕罪恕罪。”那妇人也不理他。敬济见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说了一遍又重复一遍。被妇人反手望脸上挝了一下，骂道：“贼牢拉负心短命，还不悄悄的，丫头听见！【夹批：是说了又说者，却从听者口中描出。】我知道你有了人，把我不放到心上。你今日端的那去来？”敬济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门外射箭去，灌醉了来，就睡着了，失误你约，你休恼。我看见你留诗在壁上，就知恼了你。”妇人道：“怪捣鬼牢拉的，别要说嘴，与我禁声！【夹批：一个要暴白，一个怕人知，写得如画。】你捣的鬼如泥弹儿圆，我手内放不过。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来家，

你袖子里这根簪子，却是那里的？”敬济道：“是那日花园中拾的，【夹批：与琴童葫芦一对。】今两三日了。”妇人道：“你还禽神捣鬼，是那花园里拾的？你再拾一根来，我才信你。这簪子是孟三儿那麻淫妇的头上簪子，【夹批：此句又为严州伏线。】我认的千真万真，上面还趲着他名字，【夹批：又与西门头上带去金莲家时一照。】你还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你房里吃饭，原来你和他七个八个。我问你，还不肯认。你不和他两个有首尾，他的簪子缘何到你手里？原来把我的事都透露与他，怪道他前日见了你笑，原来有你的话在里头。【夹批：有事人，如画。】自今以后，你是你，我是我，绿豆皮儿——请退了。”敬济听了，急的赌神发咒，继之以哭，道：“我敬济若与他有一字丝麻皂线，灵的是东岳城隍，活不到三十岁，生来碗大疔疮，害三五年黄病，要汤不汤，要水不水。”【夹批：此子虚受过者。】那妇人终是不信，说道：“你这贼才料，说来的牙疼誓，亏你口内不害碜！”两个絮聒了一回，见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下。那妇人把身子扭过，倒背着他，使个性儿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长、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脸上捱过去。唬的敬济气也不敢出一口儿来，【夹批：索性放手一写。】干霍乱了一夜。将天明，敬济恐怕丫头起身，依旧越墙而过，往前边厢房中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遣谁系？万事无根只自生。















##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曾静师化缘雪涧洞

【总批：此回乃大书月娘之罪，以为一百回结文之定案也，以为以前凡写月娘之罪案结穴也。夫凡写月娘偏宠金莲；利瓶儿墙头之财；夜香之权诈；扫雪之趋承；处处引诱敬济，全不防闲金莲；置花园中金、瓶、梅于度外，一若别室之人，随处奸险；引娼妓为女，而冷落大姐；卖富贵而攀亲；宣卷念经，吃符药而求子；瓶儿一死，即据其财；金莲合气；挟制其夫；种种罪恶，不可胜数。

而总不如此回之罪为深切注明，又驾出于诸妇人之上者也。何则？夫寡妇远行烧香之罪，已属万死无辞，乃以孝哥儿交与如意看养。夫西门氏无一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门家祖宗源远流长，传之于今日者也。西门在日，且当珍之保养之，不可一日离其侧，况其死后乎？况有金莲在侧，官哥之前车可鉴，瓶儿之言不犹在耳乎？乃一旦远行烧香。夫烧香非必不可辞之事，且为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岁起衅，伯才招灾，苟有人心，当不为此。况夫敬济现在家中，即无秋菊之言，犹当早计及此。

矧秋菊言之屡屡，已又亲移大姐进仪门内，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监其取药与当物。今忽远行，乃反去其监守以随己。夫大姐在仪门里住，则敬济同在内厢记，以论娇儿、玉楼等妇人，则混杂不便。使其在铺上宿，则花园内之锁钥谁收乎？以论金莲、春梅则尤不便。况乎玳安、来安皆随去，其余俱在。贮许多金粉于园庭，列无数孀居于后院，一旦远行烧香，且自己又为未亡之人，乃远奔走于数百里之外。以礼论之，即有夫之妇，往邻左之尼庵僧舍，亦非妇人所宜，乃岳庙烧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极矣。此书中之恶妇人，无过金莲，乃金莲不过自弃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使其祖宗绝祀，下及其子使之列于异端，入于空门，兼及其身几乎不保，以遗其夫羞，且诲盗诲淫于诸妾。而雪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为一夕之喜舍布施，尤为百割不足以赎其罪也。况乎玉箫私人而不知，小玉私人而又不知；以及后来旺被逐之奴而复引入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窃玉之婚，以致平安之逃，吴典恩之丑。

一百回中，无一可怒之事。故作者特用写后文春梅数折以丑之也。其丑之之处，其胜于杀之割之也。故曰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恶处，总是一个不知礼。夫不知礼，则其志气日趋于奸险阴毒矣，则其行为必不能防微杜渐，循规蹈矩矣。然则不知礼，岂妇人之罪也哉？西门庆不能齐家之罪也。总之，写金莲之恶，盖辱西门之恶；写月娘之无礼，盖罪西门之不读书也。纯是阳秋之笔。】

诗曰：

一自当年折凤凰，至今情绪几惶惶。

盖棺不作横金妇，入地还从折桂郎。

彭泽晓烟归宿梦，潇湘夜雨断愁肠。

新诗写向空山寺，高挂云帆过豫章。

说话一日，吴月娘请将吴大舅来商议，要往泰安州顶上与娘娘进香，因西门庆病重之时许的愿心。【夹批：不知作者必欲写月娘至二十分不堪，却是何恨。】吴大舅道：“既要去，须是我同了你去。”一面备办香烛纸马祭品之物，玳安、来安儿跟随，雇了三个头口，月娘便坐一乘暖轿，吩咐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西门大姐：“好生看家，【夹批：历数众人，月娘出门之罪，不言可见。】同奶子如意儿、众丫头好生看孝哥儿。【夹批：又点孝哥，月娘出门之罪，又何如？】后边仪门无事早早关了，休要出外边去。”又吩咐陈敬济：“休要那去，同傅伙计大门首看顾。我约莫到月尽就来家了。”十五日早晨烧纸通信，晚夕辞了西门庆灵，与众姊妹置酒作别，把房门、各库门房钥匙交付与小玉拿着。【夹批：又点房门库门，月娘之罪又何如？】次日早五更起身，离了家门，一行人奔大路而去。那秋深时分，天寒日短，一日行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黄昏，投客店村房安歇，【夹批：行路如此，月娘之罪可如？】次日再行。一路上，秋云淡淡，寒雁凄凄，树木凋落，景物荒凉，不胜悲怆。

话休饶舌。一路无词，行了数日，到了泰安州，望见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盘地脚，顶接天心，【夹批：一篇望岳赋。】居齐鲁之邦，有岩岩之气象。吴大舅见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庙来。那岱岳庙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历代封禅，为第一庙貌也。但见：

庙居岱岳，山镇乾坤，为山岳之尊，乃万福之领袖。山头倚槛，直望弱水蓬莱；绝顶攀松，都是浓云薄雾。楼台森耸，金乌展翅飞来；殿宇棱层，玉兔腾身走到。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榻映黄纱，龟背绣帘垂锦带。遥观圣像，九猎舞舜目尧眉；近观神颜，袞龙袍汤肩禹背。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祈护福。嘉宁殿祥云香霭，正阳门瑞气盘旋。

正是：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神圣帝。

吴大舅领月娘到了岱岳庙，正殿上进了香，【夹批：先写庙中。】瞻拜了圣像，庙祝道士在旁宣念了文书。然后两廊都烧化了纸钱，吃了些斋食。然后领月娘上顶，【夹批：再写上山。】登四十九盘，攀藤揽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云烟深处，约四五十里，风云雷雨都望下观看。【夹批：奇句，又是一篇泰山赋。】月娘众人从辰牌时分岱岳庙起身，登盘上顶，至申时已后方到。娘娘金殿上朱红牌扁，金书“碧霞宫”三字。【夹批：是自下望来者。】进入宫内，瞻礼娘娘金身。怎生模样？但见：

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鬓；唇似金朱，自在规模端雪体。犹如王母宴瑶池，却似嫦娥离月殿。正大仙云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边立着一个庙祝道士，约四十年纪，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须，明眸皓齿，【夹批：四字写尽庙祝。】头戴簪冠，身披绛服，足登云履，向前替月娘宣读了还愿文疏，金炉内炷了香，焚化了纸马金银，令小童收了祭供。原来这庙祝道士，也不是个守本分的，乃是前边岱岳庙里金住持的大徒弟，【夹批：即从岳庙引入。】姓石，双名伯才，【夹批：实不才也。】极是个贪财好色之辈，

趋时揽事之徒。这本地有个殷太岁，姓殷，双名天锡，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夹批：又与《水浒》一联合。】常领许多不务本的人，或张弓挟弹，牵架鹰犬，在这上下二宫，专一睃看四方烧香妇女，人不敢惹他。【夹批：一个专一如此。】这道士石伯才，专一藏奸蓄诈，替他赚诱妇女到方丈，任意奸淫，取他喜欢。【夹批：一个又专一如此。】因见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儿，若非官户娘子，定是豪家闺眷；又是一位苍白髭髯老子跟随，两个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谢神福：“请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吴大舅便道：“不劳生受，还要赶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还早哩。”【夹批：直贯下半夜天明矣。】

不一时，请至方丈，里面糊的雪白，【夹批：绝妙，好地面。】正面放一张芝麻花坐床，【夹批：妙绝，好床。】柳黄锦帐，【夹批：妙绝，好帐。】香几上供养一幅洞宾戏白牡丹图画，【夹批：又妙绝，好画。】左右一对联，大书着：“两袖清风舞鹤，一轩明月谈经。”伯才问吴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吴，这个就是舍妹吴氏，因为夫主来还香愿，不当取扰上宫。”伯才道：“既是令亲，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来他手下有两个徒弟，一个叫郭守清，一个名郭守礼，皆十六岁，生得标致，头上戴青段道髻，身穿青绢道服，脚上凉鞋净袜，浑身香气袭人。【夹批：又写尽好徒弟。】客至则递茶递水，斟酒下菜。到晚来，背地便拿他解饌填馅。不一时，守清、守礼安放桌儿，就摆斋上来，都是美口甜食，蒸爇饼馐，各样菜蔬，摆满春台。每人送上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摆上案酒。大盘大碗肴馔，都是鸡鹅鱼鸭上来。用琥珀镶盏，满泛金波。吴月娘见酒来，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红漆盘托出一匹大布、二两白金，与石道士作致谢之礼。吴大舅便说：“不当打搅上宫，这些微礼致谢仙长。不劳见赐酒食，天色晚来，如今还要赶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谢不已，说：“小道不才，娘娘福荫，在本山碧霞宫做个住持，仗赖四方钱粮，不管待四方财主，作何项下使用？今聊备粗斋薄馔，倒反劳见赐厚礼，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辞谢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吴大舅坐：“好歹坐片时，略饮三杯，尽小道一点薄情而已。”吴大舅见款留恳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时，热下饭上来。石道士吩咐徒弟：“这个酒不中吃，另打开昨日徐知府老爷送的那一坛透瓶香荷花酒来，【夹批：出语是天锡处势头。】与你吴老爹用。”不一时，徒弟另用热壶筛

热酒上来。先满斟一杯，双手递与月娘，【夹批：请问月娘烧香者，如此何如？】月娘不肯接。吴大舅道：“舍妹他天性不用酒。”伯才道：“老夫人一路风霜，用些何害？好歹浅用些。”一面倒去半钟，递上去与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递与吴大舅，说：“吴老爹，你老人家试用此酒，其味如何？”吴大舅饮了一口，觉香甜绝美，其味深长，说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与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夹批：绝妙称呼。一家眷属，皆受度脱。】年年来岱岳庙烧香建醮，与小道相交极厚。【夹批：夫人、小姐相交极厚。】他小姐、衙内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见小道立心平淡，殷勤香火，一味至诚，甚是敬爱小道。【夹批：小姐又单爱敬也。】常年，这岱岳庙上下二宫钱粮，有一半征收入库。近年多亏了我这恩主徐知府老爹题奏过，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余者接待四方香客。”这里说话，下边玳安、来安、跟从轿夫，下边自有坐处，汤饭点心，大盘大碗酒肉，都吃饱了。

吴大舅饮了几杯，见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将落，晚了赶不下山去。【夹批：与下山还早一映。】倘不弃，在小道方丈权宿一宵，【夹批：不弃小道妙甚。然则不弃小僧矣。】明早下山从容些。”吴大舅道：“争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内，诚恐一时小人罗唆。”伯才笑道：“这个何须挂意！决无丝毫差池。听得是我这里进香的，不拘村坊店面，闻风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来本州来打，就教他寻贼人下落。”【夹批：步步是势利。有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高知州，方有此等一辈也。】吴大舅听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钟斟上酒来。吴大舅见酒利害，便推醉更衣，【夹批：亦无奈矣。】遂往后边阁上观看随喜去了。【夹批：总欲丑月娘也。】这月娘觉身子乏困，便在床上侧侧儿。这石伯才一面把房门拽上，外边去了。

月娘方才床上歪着，忽听里面响亮了一声，床背后纸门内跳出一个人来，【夹批：贲四嫂不在纸门内乎？】淡红面貌，三柳髭须，约三十年纪，头戴渗青巾，身穿紫锦袴衫，双手抱住月娘，说道：“小生殷天锡，乃高太守妻弟。久闻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国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标，乃三生有幸，倘蒙见怜，死生难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欢。月娘唬的慌做一团，高声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没事把

良人妻室，强霸拦在此做甚！”就要夺门而走。被天锡抵死拦挡不放，便跪下说：“娘子禁声，【夹批：比王婆炕上何如？】下顾小生，恳求怜允。”那月娘越高声叫的紧了，口口大叫：“救人！”平安、玳安听见是月娘声音，慌慌张张走去后边阁上，叫大舅说：“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夹批：不知合那一口？】这吴大舅慌的两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门，那里推得开。只见月娘高声：“清平世界，拦烧香妇女在此做甚么？”这吴大舅便叫：“姐姐休慌，我来了！”一面拿石头把门砸开。那殷天锡见有人来，撇开手，打床背后一溜烟走了。原来这石道士床背后都有出路。

吴大舅砸开方丈门。问月娘道：“姐姐，那厮玷污不曾？”月娘道：“不曾玷污。那厮打床背后走了。”吴大舅寻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边，只教徒弟来支调。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随玳安、来安儿把道士门窗户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离碧霞宫，上了轿子，便赶下山来。【夹批：如此方好过入普净。】

约黄昏时分起身，走了半夜，方到山下客店内。如此这般，告店小二说。小二叫苦连声，说：“不合惹了殷太岁，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岁。你便去了，俺开店之家，定遭他凌辱，怎肯干休！”吴大舅便多与他一两店钱，取了行李，保定月娘轿子，急急奔走。后面殷天锡气不舍，率领二三十闲汉，各执腰刀短棍，赶下山来。

吴大舅一行人，两程做一程，约四更时分，赶到一山凹里。远远树木丛中有灯光，走到跟前，却是一座石洞，里面有一老僧秉烛念经。【夹批：峰回路转，却是如此悠然。】吴大舅问：“老师，我等顶上烧香，被强人所赶，奔下山来，天色昏黑，迷踪失路至此。敢问老师，此处是何地名？从那条路回得清河县去？”【夹批：忽出“清河县”三字，为月娘喜，为西门哭。】老僧说：“此是岱岳东峰，这洞名唤雪涧洞。贫僧就叫雪涧禅师，法名普静，【夹批：雪能净诸花，故也薛嫂，薛尼何如此名。】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实乃有缘。【夹批：二语直入。】休往前去，山下狼虽虎豹极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县了。”吴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赶。”老师把眼一观说：“无妨，那强人赶至半山，已回去了。”因问月娘姓氏。吴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门

庆之妻。因为夫主，来此进香。得遇老师搭救，恩有重报，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内歇了一夜。【夹批：撇却道士，来寻和尚，然则真是不弃小僧耳。】

次日天不亮，月娘拿出一匹大布谢老师。老师不受，说：“贫曾只化你亲生一子作个徒弟，【夹批：近来化者只化一个徒弟去生一子。】你意下何如？”吴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继家业。若有多余，就与老师作徒弟。”月娘道：“小儿还小，今才不到一周岁儿，如何来得？”老师道：“你只许下，我如今不问你要，过十五年才问你要哩。”【夹批：自“热结”到死时，不三五年。自此日至幻化乃十五年。迟疾都妙。】月娘口中不言，过十五年再作理会，遂含糊许下老师。

【夹批：非结十五年，乃开下十六回之事也。】一面作辞老师，竟奔清河县大道而来。正是：

世上只有人心歹，万物还教天养人。

但交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总批：写敬济无知小子未经世事，强作解人如画，唤醒多少浮浪子弟。

打敬济必用雪娥，盖残枝败茎，必用雪压之而倒也。然后知入手金莲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张团练，喻荷盖之犹张也。今雪压陈茎之芰，宜乎团盖不能复张，故下文张团练，即与敬济分矣。

夫水秀才不来，温秀才已去，瓶儿已罄，梅子不酸，则莲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残喘，不过于污泥中取其潮湿耳。然则金莲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莲一去，理应即用武二手刃之，惟恨其缓也，奈何又到下回？不知作者盖欲顺水推船，将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张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犹不尽十弟兄之恶。若春鸿又是顺水船中顺便文字。至于守备府又为“埋尸”一段文字。夫必写“埋尸”，所以结金莲，出落春梅之笋也。至若陈敬济，又不得不然之文，且为归结陈洪、张氏、大姐之笋。而后文冯金宝，并严州，又为作花子、做道士之笋。一层层又逼入守备府中，与春梅复合也。文字相生开合之妙如此，是大间架，盖五凤楼手。】

诗曰：

雨打梨花倍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

睽违一载犹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

好句每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

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

话说潘金莲自从春梅去后，房中纳闷，不题。单表陈敬济，次日上饭时出去，假作讨帐，骑头口到于薛嫂儿家。薛嫂儿正在屋里，一面让进来坐。敬济拴了头口，进房坐下，点茶吃了。薛嫂故意问：“姐夫有何话说？”敬济道：“我往前街讨帐，竟到这里。昨晚大小姐出来了，和他说句话儿。”薛嫂故作乔张致，说：“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吩咐我，【夹批：与后王婆不同。】因为你每通同作弊，弄出丑事来，才把他打发出门，教我防范你们，休要与他会面说话。你还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时使将小厮来看见，到家学了，又是一场儿。【夹批：明透下文。】倒没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门。”那敬济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两银子来：“权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还谢你。”那薛嫂见钱眼开，便道：“好姐夫，自恁没钱使，将来谢我！只是我去年腊月，你铺子当了人家两付扣花枕顶，将有一年来，本利该八钱银子，你寻与我罢。”【夹批：偏以闲笔作衬，又过入下文来安。】敬济道：“这个不打紧，明日就寻与你。”

这薛嫂儿一面请敬济里间房里去，与春梅厮见，一面叫他媳妇金大姐定菜儿，“我去买茶食点心。”又打了一壶酒，并肉鲊之类，教他二人吃。这春梅看见敬济，说道：“姐夫，你好人儿，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俺娘儿两个弄的上不上下下，出丑惹人嫌，到这步田地。”敬济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门，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儿赵迎春，各自寻投奔’。【夹批：又悟隙底私窥一回。】你教薛妈妈替你寻个好人家去罢，我‘腌韭菜——已是入不的哇’【夹批：不娶春梅，意在金莲也。】了。我往东京俺父亲那里去计较了回来，把他家女儿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说毕，【夹批：敬济敢于肆恶壮胆处在此，又是西门之愚。】不一时，薛嫂买将茶食酒菜来，放炕桌儿摆了，两个做一处饮酒叙话。薛嫂也陪他吃了两盏，一递一句，说了回月娘心狠：“宅里恁个出色姐儿出来，通不与一件儿衣服簪环。就是往人家上主儿去，装门面也不好看。【夹批：春梅、敬济二人旁夹一人，便有旁人那得知之叹。】还要旧时原价。就是清水，这碗里倾倒那碗内，也抛撒些儿。【夹批：若是金莲，碗中清水，固渊泉不绝也。】原来这等夹脑风。临时出门，倒亏了小玉丫头做了个分上，【夹批：小玉得宠如画。】教他娘拿了两件衣服与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拿甚么做上盖？”比及吃得酒浓时，薛嫂教他媳妇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

教他两个在里间自在坐个房儿。正是：

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波底鸳鸯。

写成今世不休书，结下来生欢喜带。

两个干讷，一度作别，比时难割难舍。【夹批：为下数回大书作地。】薛嫂恐怕月娘使人来瞧，连忙撺掇敬济出港，骑上头口来家。

迟不上两日，敬济又稍了两方销金汗巾，两双膝裤与春梅，又寻枕头出来与薛嫂儿。又拿银子打酒，在薛嫂儿房内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来安小厮来催薛嫂儿：“怎的还不上主儿？”看见头口拴在门首，来安儿到家学了舌，说：“姐夫也在那里来。”月娘听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两替叫了薛嫂儿去，尽力数说了一遍，道：“你领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只顾不上紧替我打发，好窝藏着养汉挣钱儿与你家使。【夹批：原是。】若是你不打发，把丫头还与我领了来，我另教冯妈妈子卖，你再休上我门来。”【夹批：必如此，好催梅花别放。】这薛嫂儿听了，到底还是媒人的嘴，说道：“天么天么！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赶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顾我，怎不打发？昨日也领着走了两三个主儿，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两原价，俺媒人家那里有这些银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厮说陈家种子【夹批：轻薄语，月娘自是势利场中人。】今日在你家和丫头吃酒来。”薛嫂慌道：“耶嚟！耶嚟！又是一场儿。还是去年腊月，当了人家两付枕顶，在咱狮子街铺内，银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顶与我。我让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头口来了。几时进屋里吃酒来！原来咱家这大官儿，恁快捣谎驾舌！”月娘吃他一篇，说的不言语了，说道：“我只怕一时被那种子设念随邪，差了念头。”薛嫂道：“我是三岁小孩儿？岂可恁些事儿不知道。你那等吩咐了我，我长吃好，短吃好？他在那里也没的久停久坐，与了我枕头，茶也没吃就来了。几曾见咱家小大姐面儿来！万物也要个真实，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来。既是如此，如今守备周老爷府中，要他图生长，只出十二两银子。【夹批：过入周守备府无痕。】看他若添到十三两上，我兑了银子来罢。说起来，守备老爷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见过小大姐来。因他会这几套唱，好模样儿，才出这几两银子。又不是女儿，其余别人出不上。”薛嫂当下和月娘砸死了价钱。

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妆点起来，戴着围发云髻儿，满头珠翠，穿上红段袄儿，蓝段裙子，脚上双鸾尖翘翘，一顶轿子送到守备府中。周守备见了春梅生的模样儿，比旧时越又红又白，【夹批：所为白梅花对红梅花者也，我云两样写法以此。】身段儿不短不长，一双小脚儿，满心欢喜，就兑出五十两一锭元宝来，这薛嫂儿拿出家，凿下十三两银子，往西门庆家交与月娘，另外又拿出一两来，说：“是周爷赏我的喜钱，【夹批：价钱轻，而赏钱重，妙绝。】你老人家这边不与我些儿？”那吴月娘免不过，只得又秤出五钱银子与他，恰好他还禁了三十七两五钱银子。十个九个媒人，都是如此赚钱养家。【夹批：令人不为月娘恨，而为玉楼恨。】

却表陈敬济见卖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莲那边去，见月娘凡事不理他，门户都严禁，到晚夕亲自出来，打灯笼前后照看，上了锁，方才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济十分急了，先和西门大姐嚷了两场，淫妇前淫妇后骂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饭吃，吃伤了！你家收了我许多金银箱笼，【夹批：恃横处在此。】你是我老婆，不顾瞻我，反说我雌你家饭吃！我白吃你家饭来？”骂的大姐只是哭涕。

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楼生日。【夹批：又是一年。】玉楼安排了几碗酒菜点心，好意教春鸿拿出前边铺子，教敬济陪傅伙计吃。月娘便拦说：“他不是材料。休要理他。要与傅伙计，自与傅伙计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夹批：还映邀来上房知谢，便见月娘失防闲便绝不防闲，刻满薄处又极刻薄，天下坏事不知事人确有如此。】玉楼不肯。春鸿拿出来，摆在水柜上。一大壶酒都吃了，不勾，又使来安儿后边要去。傅伙计便说：“姐夫不消要酒去了，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济不肯，【夹批：不知深浅人如此。】定要来安要去。等了半晌，来安儿出来，回说没了酒了。这陈敬济也有半酣酒儿在肚内，又使他要来，那来安不动。又另拿钱，打了酒来吃着。骂来安儿：“贼小奴才儿，你非要慌！你主子不待见我，连你这奴才每也欺负我起来了，使你使儿不动。我与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伤了，有爹在怎么行来？今日爹没了，就改变了心肠，把我来不理，都乱来挤撮我。我大丈母听信奴才言语，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凉耐怕儿！”傅伙计劝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谁？想必后边忙。怎不与姐夫

吃？你骂他不打紧，墙有缝，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济道：“老伙计，你不知道，我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语，骂我一篇是非。就算我禽了人，人没禽了我？【夹批：妙语，后日冷铺中晏公庙，则此话难说矣。】好不好我把这一屋子里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后丈母通奸，论个不应罪名。【夹批：单批月娘。】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儿休了，然后一纸状子告到官。再不，东京万寿门进一本，【夹批：容易之甚。】你家见收着我家许多金银箱笼，都是杨戩应没官赃物。【夹批：作死，却是未见天日之言，然自是西门失计。】好不好把你这几间业房子都抄没了，老婆便当官办卖。我不图打鱼，只图混水耍子。会事的把俺女婿收笼着，照旧看待，还是大家便益。”【夹批：本意复合。】傅伙计见他话头儿来的不好，说道：“姐夫，你原来醉了。王十九，只吃酒，且把散话革起。”这敬济眼瞅着傅伙计，骂道：“老贼狗，怎的说我散话！揭跳我醉了，吃了你家酒来？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娇客，你无故只是他家行财，你也挤撮我起来！【夹批：是醉语。是愤语。】我教你这老狗别要慌，你这几年赚的俺丈人钱勾了，饭也吃饱了，心里要打伙儿把我疾发了去，要夺权儿做买卖，好禁钱养家。我明日状也带你一笔。【夹批：又容易之甚。】教他打官司！”那傅伙计最是个小胆儿的人，见头势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厮收了家活，后边去了，敬济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题过。

次日，傅伙计早晨进后边，见月娘把前事具诉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辞家去，交割帐目，不做买卖了。月娘便劝道：“伙计，你只安心做买卖，休要理那泼才料，如臭屎一般丢着他。【夹批：月娘意只如此便了。】当初你家为官事投到俺家来权住着，有甚金银财宝？【夹批：月娘抵赖，总是与瓶儿寄物吐气。】也只是大姐几件妆奁，随身箱笼。你家老子便躲上东京去了，那时恐怕小人不足，教俺家昼夜耽心。你来时才十六七岁，黄毛团儿也一般。也亏在丈人家养活了这几年，调理的诸般买卖儿都会。今日翅膀毛儿干了，反恩将仇报，一扫帚扫的光光的。小孩儿家说话欺心，恁没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伙计，你自安心做你买卖，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夹批：不是常教他羞的严肃。】一面把傅伙计安抚住了不题。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印了铺挤着一屋里人赎讨东西。只见奶子如

意儿，抱着孝哥儿送了一壶茶来与傅伙计吃，放在桌上。孝哥儿在奶子怀里，哇哇的只管哭。这陈敬济对着那些人，作耍当真说道：“我的哥哥，乖乖儿，你休哭了。”向众人说：“这孩子倒相我养的，依我说话，【夹批：写来确是不知事后生。】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儿说：“姐夫，你说的好妙话儿，越发叫起儿来了，看我进房里说不说。”这陈敬济赶上踢了奶子两脚，戏骂道：“怪贼邈邈，【夹批：市井如画。】你说不是！我且踢个响屁股儿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后边，如此这般向月娘哭说：“姐夫对众人将哥儿这般言语发出来。”这月娘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正在镜台边梳着头，【夹批：必对镜，写月影也。】半日说不出话来，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见：

荆山玉损，可惜西门庆正室夫妻；宝鉴花残，枉费九十日东君匹配。花容掩淡，犹如西园芍药倚朱栏；檀口无言，一似南海观音来入定。小园昨日春风急，吹折江梅就地花。【夹批：月蚀也。】

慌了小玉，叫将家中大小，扶起月娘来炕上坐的。孙雪娥跳上炕，撇救了半日，舀姜汤灌下去，半日苏醒过来。月娘气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声来。奶子如意儿对孟玉楼、孙雪娥，将敬济对众人将哥儿戏言之事，说了一遍：“我好意说他，又赶着我踢了两脚，把我也气的发昏在这里。”雪娥扶着月娘，待的众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对月娘说：“娘也不消生气，气的你有些好歹，越发不好了。【夹批：必用雪娥，一丝不紊。怨毒之于人大矣哉。】这小厮因卖了春梅，不得与潘家那淫妇弄手脚，才发出话来。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卖出田一般，咱顾不得他这许多。常言养虾蟆得水蛊儿病，只顾教那小厮在家里做甚么！明日哄赚进后边，下老实打与他一顿，【夹批：上岳庙时厨房灶前，此气一吐。】即时赶离门，教他家去。【夹批：处敬济如此。】然后叫将王妈妈子来，把那淫妇教他领了去，变卖嫁人，如同狗臭尿，掠将出去，一天事都没了。【夹批：处金莲如此。】平空留着他在家里做甚么！到明日，没的把咱们也扯下水去了。”【夹批：雪娥说完，乃知激打一回，直透此处。】月娘道：“你说的也是。”当下计议已定了。

到次日，饭时已后，月娘埋伏了丫鬟媳妇七八个人，各拿短棍棒槌。使小厮来安儿请进陈敬济来后边，只推说话。把仪门关了，教他当面跪下，问他：“你知罪么？”那陈敬济也不跪，转把脸儿高扬，佯佯不采。【夹批：是此日敬济。】月娘大怒，于是率领雪娥并来兴儿媳妇、【旁批：必点二人，恩怨分明。】来昭妻一丈青、中秋儿、小玉、绣春众妇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顿。【夹批：亦非如此处之之道。】西门大姐走过一边，也不来救。打的这小伙子急了，把裤子脱了，露出那直竖一条棍来。【夹批：深丑月娘之笔。】唬的众妇人看见，却丢下棍棒乱跑了。月娘又是那恼，又是那笑，口里骂道：“好个没根基的王八羔子！”敬济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这个法儿，怎得脱身。”于是扒起来，一手兜着裤子，往前走了。月娘随令小厮跟随，教他算帐，交与傅伙计。敬济自知也立脚不定，一面收拾衣服铺盖，也不作辞，使性儿一直出离西门庆家，径往他母舅张团练家，【夹批：芰茎惟与荷盖相依矣。】他旧房子自住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生尘。

潘金莲在房中，听见打了陈敬济，赶离出门去了，越发忧上加忧，闷上添闷。一日，月娘听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儿去叫了王婆来。那王婆自从他儿子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车的一百两银子来家，得其发迹，也不卖茶了，【夹批：为解渴作地。】买了两个驴儿，安了盘磨，一张罗柜，开起磨房来。听见西门庆宅里叫他，连忙穿衣就走，【夹批：映前。】到路上问玳安说：“我的哥哥，几时没见你，又早笼起头去了，有了媳妇儿不曾？”玳安道：“还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没了，你家谁人请我做甚么？莫不是你五娘养了儿子了，请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没养儿子，倒养了女婿。【夹批：天成妙语，玳安的的可儿。】俺大娘请你老人家，领他出来嫁人。”王婆子道：“天么，天么，你看么！我说这淫妇，死了你爹，怎守的住。只当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碜儿来了。【夹批：又是天生妙喻。】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么？”【夹批：王婆总是一丝不漏。许久不见，写来使婆子活跳纸上，不改一线，真是化工之笔。】玳安道：“他姓陈，名唤陈敬济。”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为何老九的事，去央烦你爹。到宅内，你爹不在，贼淫妇他就没留我房里坐坐儿，折针也进不出个来，【夹批：方知

写何十事之妙，为此下线也。】只叫丫头倒一钟清茶我吃了，出来了。我只道千年万岁在他家，如何今日也还出来！好个浪蹄子淫妇，【夹批：数语为后文潮嫁作势。】休说我是你个媒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闲人进去，也不该那等大意。”玳安道：“为他和俺姐夫在家里吵嚷作乱，昨日差些儿没把俺大娘气杀了哩。俺姐夫已是打发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领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轿儿来，少不得还叫顶轿子。他也有个箱笼来，这里少不的也与他个箱子儿。”玳安道：“这个少不的，俺大娘自有个处。”

两个说话间，到了门首。进入月娘房里，道了万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无事不请你来。”悉把潘金莲如此这般，上项说了一遍：“今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烦二主，还起动你领他出去，或聘嫁，或打发，叫他吃自在饭去罢。我男子汉已是没了，招揽不过这些人来。说不得当初死鬼为他【夹批：月娘无礼处，可杀。】丢了许多钱底那话了，就打他恁个银人儿也有。【夹批：玉楼、瓶儿皆带银钱来，惟至金莲费出钱去，然则金莲，为单以色见长乎？】如今随你聘嫁，多少儿交得来，我替他爹念个经儿，也是一场勾当。”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这钱的？只要把祸害离了门就是了。【夹批：亦是正言，早已占地。】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罢。又一件，他当初有个箱笼儿，有顶轿儿来，也少不的与他顶轿儿坐了去。”月娘道：“箱子与他一个，轿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气头上便是这等说，到临歧，少不的雇顶轿儿。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抛头露面的，不吃人笑话？”【夹批：处处写小玉，为窃玉之根。】月娘不言语了，【夹批：宠爱小玉，如画。】一面使丫鬟绣春，前边叫金莲来。

这金莲一见王婆子在房里，就睁了，向前道了万福，坐下。王婆子开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刚才大娘说，教我今日领你出去哩。”金莲道：“我汉子死了多少时儿，我为下甚么非，作下甚么歹来？如何平空打发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哑装聋！自古蛇钻窟窿蛇知道，各人干的事儿，各人心里明。金莲你休呆里撒奸，说长道短，我手里使不得的巧语花言，【夹批：如《西游记》寻得妖精，主人公来也。】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树的影

儿。苍蝇不钻没缝儿蛋，你休把养汉当饭，【夹批：妙语不烦。】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夹批：乃作者特特打发其上鬼门关也。】金莲见势头不好，料难久住，便也发话道：“你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有势休要使尽了，赶人不可赶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儿，怎听奴才淫妇戳舌，便这样绝情绝义的打发我出去！【夹批：方知写书童、玉萧以至于撒泼者，为此二语。】我去不打紧，只要大家硬气，守到老没个破字儿才好。”【夹批：又为玉楼、雪娥作过文。】当下金莲与月娘乱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点与了他两个箱子，一张抽屉桌儿，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一床被褥。其余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内。把秋菊叫到后边来，一把锁就把房门锁了。【夹批：月娘狠极。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人。】金莲穿上衣服，拜辞月娘，在西门庆灵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楼房中，也是姊妹相处一场，一旦分离，两个落了一回眼泪。【夹批：此处又以玉楼衬月娘。】玉楼瞒着月娘，悄悄与他一对金碗簪子，一套翠蓝段袄、红裙子，说道：“六姐，奴与你离多会少了，你看个好人家，往前进了罢。自古道，千里长篷，也没个不散的筵席。【夹批：二语冷尽西门一生。】你若有了人家，使个人来对我说声，奴往那里去，【夹批：那里去者，有去志也。】顺便到你那里看你去，【夹批：又是永福寺内谏语。】也是姐妹情肠。”于是洒泪而别。【夹批：映春梅。】临出门，小玉送金莲，悄悄与了金莲两根金头簪儿。【夹批：此处又以小玉之簪，映转金莲、玉楼、瓶儿诸簪，为离合大关目。】金莲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点人心儿在我。”王婆又早雇人把箱笼桌子抬的先去了。独有玉楼、小玉送金莲到门首，坐了轿子才回。【夹批：玉楼实终始金莲、瓶儿、春梅三人。】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共生离。

却说金莲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里间，晚夕同他一处睡。他儿子王潮儿，也长成一条大汉，笼起头去了，还未有妻室，外间支着床睡。这潘金莲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夹批：仍复收到帘下，何等笔力！】无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弹弄琵琶。【夹批：方是金莲。】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儿斗叶儿、下棋。【夹批：方是金莲。】那王婆自去扫面，喂养驴子，不去管他。朝来暮去，又把王潮儿刮刺上了。晚间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妇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间床

上，和王潮儿两个干，摇的床子一片响声。【夹批：爽是十分满足。】被王婆子醒来听见，问那里响。王潮儿道：“是柜底下猫捕老鼠响。”王婆子睡梦中，喃喃呐呐，口里说道：“只因有这些麸面在屋里，引的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夹批：一语透过武二之刃。】良久，又听见动旦，摇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问那里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钻在炕洞下嚼的响。”婆子侧耳，果然听见猫在炕洞里咬的响，方才不言语了。妇人和小厮干完事，依旧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几句双关，说得这老鼠好：

你身躯儿小，胆儿大，嘴儿尖，忒泼皮。见了人藏藏躲躲，耳边厢叫叫唧唧，搅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伦，偏好钻穴隙。更有一桩儿不老实，到底改不的偷馋抹嘴。【夹批：直与瓢的一唱相对，前后一紧，方好杀金莲也。】

有日，陈敬济打听得潘金莲出来，还在王婆家聘嫁，因提着两吊铜钱，走到王婆家来。婆子正在门前扫驴子撒的粪。这敬济向前深深地唱个喏。婆子问道：“哥哥，你做甚么？”敬济道：“请借里边说话。”王婆便让进里面。敬济便道：“动问西门大官人宅内，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么人？”那敬济嘻嘻笑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说：“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陈的，在此处撞蠓子，【夹批：写王婆子，真是狠手，非薛嫂、文嫂可比。】我老娘手里放不过。”敬济笑向腰里解下两吊铜钱来，放在面前，说：“这两吊钱权作王奶奶一茶之费，教我且见一面，改日还重谢你老人家。”婆子见钱，越发乔张致起来，便道：“休说谢的话。他家大娘子吩咐将来，不许教闲杂人来看他。咱放倒身说话，你既要见这雌儿一面，与我五两银子，见两面与我十两。【夹批：又映十分光。】你若娶他，便与我一百两银子，我的十两媒人钱在外。【夹批：何不令每日见面？倒是婆子的摇钱树。】我不管闲帐。你如今两串钱儿，打水不浑的，做甚么？”敬济见这虔婆口硬，不收钱，又向头上拔下一对金头银脚簪子，重五钱，杀鸡扯腿跪在地下，说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补一两银子来与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见他一面，说些话儿则个。”那婆子于是收了簪子和钱，吩咐：“你进去见他，说了话就与我出

来。不许你涎眉睁目，只顾坐着。【夹批：总是为生法地步，非吃醋也。】所许那一两头银子，明日就送来与我。”【夹批：与成有日要十两头遥对，西门有知，此际何如？】于是掀帘，放敬济进里间。

妇人正坐在炕上，看见敬济，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儿！弄的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上稍，没下稍，出丑惹人嫌。【夹批：与春梅一样话。】你就影儿也不来看我看儿了。我娘儿们好好的，拆散的你东我西，皆是为谁来？”说着，扯住敬济，只顾哭泣。【夹批：此处与春梅不同。】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听见。【夹批：夹写王婆，笔力到底劲甚。】敬济道：“我的姐姐，我为你刮皮刮肉，你为我受气耽羞，【夹批：二语又是痴心做处。】怎不来看你？昨日到薛嫂儿家，已知春梅卖在守备府里去了，才打听知你出离了他家门，在王奶奶这边聘嫁。今日特来见你一面，和你计议。咱两个恩情难舍，拆散不开，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儿休了，问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银箱笼。他若不与我，我东京万寿门一本一状进下来，那里他双手奉与我还是迟了。我暗地里假名托姓，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有何不可？”【夹批：又一个要偷娶，西门典型尚在。】妇人道：“现今王干娘【夹批：又不是老王了。】要一百两银子，你有这些银子与他？”敬济道：“如何要这许多？”婆子说道：“你家大丈母说，当初你家爹，为他打个银人儿也还多，定要一百两银子，少一丝毫也成不的。”敬济道：“实不瞒你老人家说，我与六姐打得熟了，拆散不开，看你老人家下顾，退下一半儿来，五六十两银子也罢，我往母舅那里典上两三间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风一度。你老人家少转些儿罢。”婆子道：“休说五六十两银子，八十两也轮不到你手里了。昨日湖州贩绸绢何官人，出到七十两；【夹批：何官人，本为王六儿出线，不谓又为潘门儿闲映。不知又为王六儿点归着，文字严整细密之甚。】大街坊张二官府，如今见在提刑院掌刑，【夹批：又是提刑院，西门有知将奈何？】使了两个节级来，出到八十两上，拿着两卦银子来兑，还成不的，都回去了。你这小孩儿家，空口来说空话，倒还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伤了哩！”【夹批：一味狠毒。】当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吆喝说：“谁家女婿要娶丈母，还来老娘屋里放屁！”【夹批：一味狠毒。】敬济慌了，一手扯进婆子来，双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噤声，我依王奶奶价值一百两银子罢。争奈我父亲在东京，我明日起身往东京取银子

去。”妇人道：“你既为我一场，休与干娘争执，上紧取去，只恐来迟了，别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夹批：淫妇嘱人如此，自身不能主也。】敬济道：“我雇头口连夜兼程，多则半月，少则十日就来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饭，我的十两银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与你说明白着。”【夹批：一味狠毒。】敬济道：“这个不必说，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说毕，敬济作辞出门，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雇头口，上东京取银子去。此这去，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 第七回 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总批：上文自看打虎至六回终，皆是为一金莲，不惜费笔费墨写此数回大书，作者至此当亦少歇。乃于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层层脱卸下来，至此又重新用通身气力通身智慧，又写此一篇花团锦簇之文，特特与第一回作对，其力量亦相等。人谓其精神不懈，何其不歇一歇？不知他于上文“遇雨”文内，即已一路歇来，至此乃歇后复振之文，读者要便被瞒过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则益信前“遇雨”文字为层层脱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为名，是金莲、瓶儿、春梅，为作者特特用意欲写之人。乃前文开讲，使出瓶儿，恰似等不得写金莲，便要写瓶儿者。乃今既写金莲，偏不写瓶儿，偏又写一玉楼。夫必写一玉楼，且毋论其文章穿插，欲急故缓，不肯使人便见瓶儿之妙。第问其必写玉楼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楼之名，非小名，非别号，又非在杨家时即有此号，乃进西门庆家，排行第三，号曰玉楼，是西门庆号之也。号之云者，作妾之别说也。印此“玉楼”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泪洗面，欲生欲死也。乃“玉楼”二字，固是作者为主起也，非真个有一西门庆为之起此名也。作者意固奈何？有云：“玉楼人醉杏花天”。

然则玉楼者，又杏花之别说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边仙种，本该倚云栽之，忽因雪早，几致零落。见其一种春风，别具嫣然。不似莲出污泥，瓶梅为无根之奔也。观其命名，则作者待玉楼，自是特特用异样笔墨，写一绝世美人，高众妾一等。见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于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学好，又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楼者正复不少，则作者殆亦少寓意于玉楼乎？况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而玉楼春杏，必不与之争一日之先。然至其时日，亦各自有一番烂漫，到那结果时，梅酸杏甜，则一命名之间，而后文结果皆见。要知玉楼在西门庆家，则亦虽有如无之人，而西门庆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财而已。观杨姑娘一争，张四舅一闹，则总是为玉楼有钱作衬。而玉楼有钱，见西门庆既贪不义之色，且贪无耻之财，总之良心丧绝，为作者骂尽世人地也。夫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

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

写玉楼必会月琴者，是一眼早觑定金、瓶、梅与玉楼数人，同归一穴之后，当如何如何令其相与一番，为吴神仙一结地步也。则一月琴，又是作者弄神弄鬼之处也。

金莲琵琶，为妒宠作线，玉楼月琴，为翡翠轩作地，将翡翠轩必用月琴者，见得西门对面非知音之人。一面写金、瓶、梅三人热处，一面使玉楼冷处不言已见。是作者特借一月琴，翡翠轩、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玉楼传中也。文字神妙处，谁谓是粗心人可解。

若云杏花喻玉楼是我强扭出来的，请问何以必用薛嫂说来？本在杨家，后嫁李家，而李衙内必令陶妈妈来说亲事也。试细思之，知予言非谬。

然则后春而开者，何以必用杏也哉？杏者，幸也。幸其不终沦没于西门氏之手也。

然则《金瓶梅》何言之？予又因玉楼而知其名《金瓶梅》者矣。盖言虽是一枝梅花，春光烂熳，却是金瓶内养之者。夫即根依土石，枝撼烟云，其开花时，亦为日有限，转眼有黄鹤玉笛之悲。奈之何折下残枝，能有多少生意，而金瓶中之水，能支几刻残春哉？明喻西门庆之炎热危如朝露，飘忽如残花，转眼韶华顿成幻景。总是为一百回内、第一回中色空财空下一顶门针。而或谓如《樗杌》之意，是皆欲强作者为西门开帐簿之人，乌知所谓《金瓶梅》者哉。

于春光在金瓶梅花时，却有一待时之杏，甘心忍耐于不言之天。是固知时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凉世态，均不能动之。则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绝，而又教世人处此炎凉之法也。有此一番见解，方做得此书出来，方有玉楼一个人出来。谁谓有粗心之人，止看得西门庆又添一妾之冤于千古哉！

读至此，然后又知先有卓丢儿，所以必姓卓也。何则？夫丢儿固云

为孟三姐出缺，奈何必姓卓哉？又是作者明明指人以处炎凉不动之本也。盖云要处炎凉，必须听天由命，守运待时。而听天由命，守运待时，岂易言者哉？又必卓然不动，持守坚牢，一任金瓶梅花笑我，我只是不为所动，故又要向卓字儿上先安脚跟牢定，死下工夫也。故三娘之位，必须卓姓，先死守之，以待玉楼也。

玉楼必自小行三，而又为三娘者，见得杏花必待三月也。

作者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学问，方写得出来。而写一玉楼，又是教人处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即空，犹是末着，见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后写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犹是为不能如玉楼之人，再下一转语，另开一法门也。

瓶儿于竹山进谗时，一说即信，坏在容易信。玉楼于张四进谗时，屡说不信，坏在不肯轻信。此何故也？瓶儿悔墙头之物轻轻失去，心本悔矣，故一说即入。玉楼为薛嫂填房之说着迷，心已迷矣，故屡说不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用笔深浅皆到。

其前文批玉楼时，亦常再四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见及此，到底隔膜一层。今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晓畅，彼此贯通，不烦思索，而劝惩皆出也。

如月娘以月名者，见得有圆有缺，喻后文之守寡也；有明有晦，喻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贤时有妒时也。以李娇儿名者，见得桃李春风墙外枝也。以雪娥为言者，见得与诸花不投，而又独与梅花作祟，故与春梅不合，而受辱守备府，是又作者深恨岁寒之凛冽，特特要使梅花翻案也；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至瓶儿，则为承注梅花之器，而又为金之所必争，莲之所必争者也。何则？瓶为金瓶，未为瓶之金，必妒其成器；瓶即不为金瓶，或铜或玉，或瓷器，则金又愤己不得为金瓶以盛之，而使其以瓶儿之样以胜我也，是又妒其胜己。而时值三伏，则瓶为莲用，故翡翠轩可续以葡萄架；而三冬水冻，瓶不为莲用，故琵琶必弹于雪夜，而象棋必下于元宵前后也。此盖因要写一金莲妒死之人，故名瓶儿，见其本为一气相通，同类共事之人，而又不相投者也。至于春梅，则又作者最幸有此，

又最不堪此，故以两种心事，定此一人也。何则？夫梅花可称，全在雪里，寒岁腊底，是其一种雅操，本自傲骨流出，宜乎为高人节妇忠臣美人。今加一“春”字，便见得烂熳不堪，即有色香当时，亦世俗所争赏，而一段春消息，早已漏泄东风，为幽人岁寒友所不肯一置目于其间者也。至于彤云冻雪，为人所最不能耐之时，倘一旦有一树春梅，开于旭日和风之际，遂使从前寂寞顿解。此必写春梅至淫死者，为厌说韶华；而必使雪娥受辱者，为不耐穷愁，故必双写至此也。夫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又作者与今古有心人，同因此冷热中之苦。今皆于一春梅发泄之，宜乎其下半部单写春梅也。至于蕙莲原名金莲，王六儿又重潘六儿，又是作者特特写出。此固一金莲，彼又一金莲，寻来者一金莲，寻去者又一金莲，眼前淫妇人，比比皆同，不特一潘氏为可杀也。况乎有潘金莲，而宋金莲不得仍名金莲，且不得再说金莲，更不得再穿金莲；即欲令其拾金莲之旧金莲，以为金莲，亦必不肯依；至后且不容世有一宋金莲改名之宋蕙莲；且死后，并不容其山洞中有一物在人亡之遗下一只金莲，则金莲之妒之恶、之可杀可割，想虽有百金莲，总未如潘金莲之妒之恶、之可杀可割也。至于王六儿之品箫，更胜金莲之品玉；而金莲之一次讨纱裙，又不如王六儿之夜夜后庭花。是虽有百金莲，不如一金莲之潘六儿，又有一后来居上之王六儿夺其宠，争其能，睥睨其后，则一六儿又难敌无穷无尽胜六儿之六儿。然淫妇之恶，莫过于潘金莲，故特特著之于《金瓶梅》，使知潘金莲者可杀可割，而淫妇之恶，更有胜于潘六儿者。故又特特著此《金瓶梅》，使知几为淫妇之恶，更杀不足、割不尽也。所以两金莲遇，而一金莲死，两淫不并立；两六儿合而迷六儿者死。两阴不能当，两斧效立见也。作者所以使蕙莲必原名金莲，而六儿后又有一六儿也。至于陈敬济，亦有深意。见得他一味小殷勤，遂使西门、月娘被他瞒过，而金莲、春梅终着了他的道儿也。故谓之敬济。而又见陈洪当倾家败产之时，其子敬有人心，自当敬以济此艰难，不敢一日安枕下食，乃敬济如此，西门有保全扶养之恩，而其婿苟有人心，自当敬以济此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负行，而敬济又如彼。至若其父为小人，敬济当敬以干蛊，济此天伦之丑；其岳为恶人，敬济又当敬以申谏，以尽我亲亲之谊，乃敬济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呜呼，所谓敬济者，安在哉？至其后做花子，做道士。一败涂地，终于不敬，其何以济？宜其死而后已也。则又作者特地为后生作针砭也。至于秋菊，与梅、莲作仇，而玉箫

与月娘作婢，又以类相反而相从也。李桂姐为不祥之物，杂本之人，盖桂生李上，岂非不祥杂本？而吴银儿，言非他的人儿，皆我的银儿也。若夫爱月，则西门临死相识之人，去其死时，为日不久，大约一年有余，言论月论日的日子，死到头上，犹自斫丧也，犹奸淫他人也。银瓶有落井之讖，故解衣银姐，瓶将沉矣。月桂生炎凉代嬗之时，故趋炎认女，必于月娘，而即于最炎时露一线秋风。若夫桂出则莲凋，故金莲受辱，即在梳栊桂儿之后。而众卉成林，春光自尽，故林太太出，而西门氏之势已钟鸣漏尽矣。他如此类，义不胜收。偶因玉楼一名，打透元关，遂势如破竹，触处皆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即批者亦肺腑皆畅也。文章当攻其坚处，一坚破，而他难不足为敌矣。信然，信然。其写月娘为正，自是诸花共一月。李花最早，故次之。杏占三春，故三之。雪必于冬，冬为第四季，故四之。莲于五月胜，六月大胜，故五排而六行之。瓶可养诸花，故排之以末。而春梅早虽极早，却因为莲花培植，故必自六月迟至明年春日，方是他芬芳吐气之时，故又在守备府中方显也。而莲杏得时之际，非梅花之时，故在西门家只用影写也。

玉楼为处此炎凉之方，春梅为翻此炎凉之案，是以二人结果独佳。以其为春梅太烂熳了，故又至淫死也。

此回内出春梅，人知此回出春梅为巧，不知其一目中已于“大丫头”三字内已出了春梅。此处盖又一掩映上文，然终是第二笔矣。于其第一笔，谁肯看之哉？试想无教大丫头一笔在前，此处即出此一笔，有何深趣？甚矣，看文者休辜负了人家文字矣。

作者写玉楼，不是写他被西门所辱，却是写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后文，纯用十二分精采结果玉楼，是何故又使他为西门所辱，为失节之人？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十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且其受辱，必为人所误，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热结、冷遇之文，且必因泄机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点出机不密则祸成之语，必误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

月琴与胡珠，双结入一百回内。盖月琴寓悲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伤心。故玉楼弹阮，而爱姐亦弹阮，玉楼为西门所污，爱姐亦为敬济所污二人正是一样心事，则又作者重重愤懑之意。爱姐抱月琴而寻父母，则其阮途之哭，真抱恨无穷。不料后古而有予为之作一知己。噫！可为作者洒洒化囚虫矣。】

诗曰：

我做媒人实自能，全凭两腿走殷勤。

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

利市花常头上带，喜筵饼锭袖中撑。

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旁批：含酸在此。】

话说西门庆家中【眉批：薛嫂，必云“西门家中”，恶有所自也。】一个卖翠花的薛嫂儿，提着花厢儿，一地里寻西门庆不着。因见西门庆贴身使的小厮玳安儿，便问道：“大官人在那里？”玳安道：“俺爹在铺子里和傅二叔算帐。”原来西门庆家开生药铺，主管姓傅名铭，字自新，排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这薛嫂听了，一直走到铺子门首，掀开帘子，见西门庆正与主管算帐，便点点头儿，唤他出来。西门庆见是薛嫂儿，连忙撇了主管出来，两人走在僻静处说话。西门庆问道：“有甚话说？”薛嫂道：“我有一件亲事，来对大官人说，管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顶死了的三娘的窝儿，【夹批：则知卓二姐者，非三娘其人，乃三娘之名也。】何如？”西门庆道：“你且说这件亲事是那家的？”薛嫂道：“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不料他男子汉去贩布，死在外边。他守寡了一年多，身边又没子女，止有一个小叔儿，才十岁。青春年少，守他什么！【眉批：身污、途穷，所以著书。作者本意了了。】有他家一个嫡亲姑娘，要主张着他嫁人。这娘子今年不上二五六岁，生的长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

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不瞞大官人说，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会弹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见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西门庆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可在她心上，【夹批：早已为翡翠轩三人。】就问薛嫂儿：“既是这等，几时相会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紧。我且和你老人家计议：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虽是他娘舅张四，山核桃——差着一橛哩。这婆子原嫁与北边半边街徐公公房子里住的孙歪头。歪头死了，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男花女花都无，只靠侄男侄女养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上求他。这婆子爱的是钱财，明知侄儿媳妇有东西，随问什么人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几两银子。大官人家有的是那器段子，拿一段，买上一担礼物，明日亲去见他，再许他几两银子，一拳打倒他。随问旁边有人说话，这婆子一力张主，谁敢怎的！”这薛嫂儿一席话，说的西门庆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笑脸生。正是：

媒妁殷勤说始终，孟姬爱嫁富家翁。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西门庆当日与薛嫂相约下了，明日是好日期，就买礼往他姑娘家去。薛嫂说毕话，提着花厢儿去了。【旁批：细。】西门庆进来和傅伙计算帐。【旁批：细。】一宿晚景不题。

到次日，西门庆早起，打选衣帽整齐，拿了一段尺头，买了四盘羹果，装做一盒担，叫人抬了。薛嫂领着，西门庆骑着头口，小厮跟随，迳来杨姑娘家门首。薛嫂先入去通报姑娘，说道：“近边一个财主，要和大娘子说亲。我说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来觑面，亲见过你老人家，讲了话，然后才敢去门外相看。今日小媳妇领来，见在门首伺候。”婆子听见，便道：“阿呀，保山，你如何不先来说声！”一面吩咐丫鬟顿下好茶，一面道：“有请。”这薛嫂一力撺掇，先把盒担抬进去摆下，打发空盒担出去，就请西门庆进来相见。这西门庆头戴缠综大帽，一撒钩绦，粉底皂靴，【夹批：富家气象，却是市井气。】进门见婆子拜四拜。婆子拄着拐，慌忙还下礼去，西门庆哪里肯，一口一声只叫：“姑娘请受礼。”让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礼。分宾主坐下，薛嫂在旁边打横。婆子便道：“大官人贵姓？”薛嫂道：【夹批：只用媒人说，

妙。】“便是咱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西门大官人。在县前开个大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陈仓，没个当家立纪的娘子。闻得咱家门外大娘子要嫁，特来见姑奶奶讲说亲事。”婆子道：“官人佯然要说俺侄儿媳妇，自恁来闲讲罢了，何必费烦又买礼来，使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门庆道：“姑娘在上，【夹批：即叫”姑娘“。妙甚。】没的礼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两拜谢了，收过礼物去，拿茶上来。吃毕，婆子开口道：“老身当言不言谓之懦。我侄儿在时，挣了一分钱财，不幸先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里，说少也有上千两银子东西。官人做小做大我不管你，只要与我侄儿念上个好经。老身便是他亲姑娘，又不隔从，就与上我一个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夹批：婆子意在此，西门庆意亦在此。】我破着老脸，和张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两个硬张主。娶过门时，遇生辰时节，官人放他来走走，就认俺这门穷亲戚，也不过上你穷。”【旁批：是婆子要上门，非要玉楼上门也。】西门庆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说的话，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张得定，休说一个棺材本，就是十个，小人也来得起。”【夹批：幸得姑娘是孤身，若有眷属，则此言如何？】说着，便叫小厮拿过拜匣来，取出六锭三十两雪花官银，放在面前，说道：“这个不当甚么，先与你老人家买盏茶吃，到明日娶过门时，还你七十两银子、两匹缎子，与你老人家为送终之资。其四时八节，只管上门行走。”这老虔婆黑眼珠见了二三十两白晃晃的官银，满面堆下笑来，说道：“官人在上，不是老身意小，自古先断后不乱。”薛嫂在旁插口说：【夹批：插说。妙。】“你老人家忒多心，那里这等计较！我大官人不是这等人，只恁还要掇着盒儿认亲。你老人家不知，如今知县知府相公也都来往，好不四海。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一席话说的婆子屁滚尿流。吃了两道茶，西门庆便要起身，婆子挽留不住。薛嫂道：“今日既见了姑奶奶，明日便好往门外相看。”婆子道：“我家侄儿媳妇不用大官人相，【夹批：一句侄媳。】保山，你就说我说，不嫁这样人家，再嫁甚样人家！”【夹批：一句“官人”，总是银子说话也。】西门庆作辞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大官人下降，匆忙不曾预备，空了官人，休怪。”拄拐送出。送了两步，西门庆让回去了。薛嫂打发西门庆上马，因说道：“我主张的有理么？你老人家先回去罢，我还在这里和他说话。明日须早些往门外去。”西门庆便拿出一两银子来，与薛嫂做驴子钱。薛嫂接了，西门庆便上马来家。他还在杨姑娘家说话饮酒，到日暮才归

家去。

话休饶舌。到次日，西门庆打选衣帽齐整，袖着插戴，骑着匹白马，玳安、平安【夹批：平安于此带出。】两个小厮跟随，薛嫂儿骑着驴子，出的南门外来。不多时，到了杨家门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间门楼，粉青照壁。【夹批：如见。】薛嫂请西门庆下了马，同进去。里面仪门照墙，竹抢篱影壁，院内摆设榴树盆景，台基上靛缸一溜，打布凳两条。【夹批：是布店。】薛嫂推开朱红榻扇，三间倒坐客位，上下椅桌光鲜，帘栊潇洒。薛嫂请西门庆坐了，一面走入里边。片晌出来，向西门庆耳边说：“大娘子梳妆未了，你老人家请坐一坐。”只见一个小厮儿拿出一盏福仁泡茶来，西门庆吃了。这薛嫂一面指手画脚与西门庆说：“这家中除了那头姑娘，只这位娘子是大。【旁批：抹过张四。】【夹批：姑娘大，又有娘子大，媒人口吻逼真。】虽有他小叔，还小哩，不晓得什么。当初有过世的官人在铺子里，一日不算银子，铜钱也卖两大筐。毛青鞋面布，俺每问他买，定要三分一尺。【夹批：总是用笔灵活。】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都是这位娘子主张整理。手下使着两个丫头，一个小厮。大丫头十五岁，吊起头去了，名唤兰香。小丫头名唤小鸾，才十二岁。【夹批：随手得出即出，不费手。】到明日过门时，都跟他来。我替你老人家说成这亲事，指望典两间房儿住哩。”【夹批：恶极。】西门庆道：“这不打紧。”薛嫂道：“你老人家去年买春梅，许我几匹大布，还没与我。到明日不管一总谢罢了。”【夹批：我不知何故，看到此处，满身痛快。要跳要舞。其文字之妙，我更批不出也。】

正说着，只见使了个丫头来叫薛嫂。不多时，只闻环佩叮咚，兰麝馥郁，薛嫂忙掀开帘子，妇人出来。西门庆睁眼观那妇人，但见：

月画烟描，粉妆玉琢。【旁批：一篇《洛神》。】俊庞儿不肥不瘦，俏身材难减难增。素额逗几点微麻，天然美丽；绡裙露一双小脚，周正堪怜。行过处花香细生，坐下时淹然百媚。【旁批：比金莲妖淫之态如何？】

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妇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下。西门庆眼不转睛看了一回，妇人把头低了。西门

庆开言说：“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妇人偷眼看西门庆，见他人物风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转过脸来，问薛嫂道：“官人贵庚？没了娘子多少时了？”【旁批：玉楼着迷处在此。】西门庆道：“小人虚度二十八岁，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不敢请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道：“奴家是三十岁。”西门庆道：“原来长我二岁。”薛嫂在旁插口道：“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说着，只见小丫鬟拿出三盏蜜饯金橙子泡茶来。妇人起身，先取头一盏，用纤手抹去盏边水渍，递与西门庆，道个万福。薛嫂见妇人立起身，就趁空儿轻轻用手掀起妇人裙子来，正露出一对刚三寸、恰半叉、尖尖翘翘金莲脚来，【旁批：全与金莲对照、翻案。】穿着双大红遍地金云头白绫高低鞋儿。西门庆看了，满心欢喜。妇人取第二盏茶来递与薛嫂。他自取一盏陪坐。吃了茶，西门庆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锦帕二方、宝钗一对、金戒指六个，放在托盘内送过去。【旁批：何等正大，比偷娶、迎奸何如？】薛嫂一面叫妇人拜谢了。因问官人行礼日期：“奴这里好做预备。”西门庆道：“既蒙娘子见允，今月二十四日，【夹批：二十四。】有些微礼过门来。六月初二准娶。”【夹批：六月初二。】妇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对姑娘说去。”薛嫂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讲过话了。”妇人道：“姑娘说甚来？”薛嫂道：“姑奶奶听见大官人说此椿事，好不喜欢！说道，不嫁这等人家，再嫁那样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这门亲事。”妇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说，又好了。”【夹批：含蓄张四，妙。】薛嫂道：“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这等捣谎。”说毕，西门庆作辞起身。

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门庆说道：“看了这娘子，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西门庆道：“薛嫂，其实累了你。”【夹批：《金瓶》独擅此能，我愿作文者步步学之也。】薛嫂道：“你老人家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说句话就来。”西门庆骑马进城去了。薛嫂转来向妇人说道：“娘子，你嫁得这位官人也罢了。”妇人道：“但不知房里有人没有人？”【旁批：止问有人，梦里不知作妾。】见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里人，那个是成头脑的？我说是谎，你过去就看出来。他老人家名目，谁不知道，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庆大官人。知县知府都和他来往。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夹批：又映敬济。】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妇人安排酒饭，与薛嫂儿正吃

着，只见他姑娘家使个小厮安童，盒子里盛着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十个艾窝窝，【夹批：是北方食物，又衬姑娘身分。】就来问：“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奶奶说来：这人家不嫁，待嫁甚人家。”妇人道：“多谢你奶奶挂心。今已留下插定了。”薛嫂道：“天么，天么！早是俺媒人不说谎，姑奶奶早说将来了。”妇人收了糕，取出盒子，装了满满一盒子点心腊肉，又与了安童五六十文钱，说：“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在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厮去了。薛嫂道：“姑奶奶家送来什么？与我些，包了家去孩子吃。”妇人与了他一块糖、十个艾窝窝，方才出门，不在话下。【夹批：闲情却细。】

且说他母舅张四，倚着他小外甥杨宗保，要图留妇人东西，一心举保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若小可人家，还有话说，不想闻得是西门庆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人，遂动不得了。寻思千方百计，不如破为上计。即走来对妇人说：“娘子不该接西门庆插定，还依我嫁尚举人的是。他是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强如嫁西门庆。那厮积年把持官府，刁徒泼皮。他家见有正头娘子，乃是吴千户家女儿，你过去做大是，做小是？况他房里又有三四个老婆，除没上头的丫头不算。你到他家，人多口多，还有的惹气哩！”妇人听见话头，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旁批：自误在此。】便佯说道：“自古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家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虽然房里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欢，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欢，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况且富贵人家，那家没有四五个？【夹批：意曰：我固做大，只我能容人便是。所以后文含酸到地。】你老人家不消多虑，奴过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张四道：“不独这一件。他最惯打妇煞妻，又管挑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卖了。你受得他这气么？”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汉虽利害，不打那勤谨省事之妻。【旁批：满心填房。】我到他家，把得家定，里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夹批：玉楼为人在是矣。】张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还有一个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诚恐去到他家，三窝两块惹气怎了？”妇人道：“四舅说那里话，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儿们好，【旁批：满心填房。】不怕男子汉不欢喜，不怕女儿们不孝顺。休说一个，便是十个也不妨事。”张四道：“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此人行止欠

端，专一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旁批：满心填房。】惹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傥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张四见说不动妇人，到吃他抢白了几句，好无颜色，吃了两盏清茶，起身去了。有诗为证：【夹批：此处写玉楼执迷，却反映瓶儿待竹山这浅。】

张四无端散楚言，姻缘谁想是前缘。

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

张四羞惭归家，与婆子商议，单等妇人起身，指着外甥杨宗保，要拦夺妇人箱笼。

话休饶舌。到二十四日，【夹批：二十四日。】西门庆行了礼。到二十六日，【夹批：二十六日。】请十二位素僧【夹批：未与武大烧灵，先与杨宗锡烧灵。文字奇绝幻绝。】念经烧灵，都是他姑娘一力张主。张四到妇人将起身头一日，请了几位街坊众邻，来和妇人说话。此时薛嫂正引着西门庆家小厮伴当，并守备府里讨的一二十名军牢，【夹批：又出守备。】正进来搬抬妇人床帐、嫁妆箱笼。被张四拦住说道：“保山且休抬！有话讲。”一面同了街坊邻舍进来见妇人。坐下，张四先开言说：“列位高邻听着：大娘子在这里，不该我张龙说，你家男子汉杨宗锡与你这小叔杨宗保，都是我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挣一场钱。有人主张着你，这也罢了。争奈第二个外甥杨宗保年幼，一个业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汉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当没他的份儿？今日对着列位高邻在这里，只把你箱笼打开，眼同众人看一看，有东西没东西，大家见个明白。”【夹批：无数话，总是东西。人情可叹。】妇人听言，一面哭起来，说道：“众位听着，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歹意谋死了男子汉，今日添羞脸又嫁人。【夹批：又照金莲。妙绝。】他手里有钱没钱，人所共知，就是积攒了几两银子，都使在这房子上。房子我没带去，都留与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动。就是外边有三四百两银子欠帐，文书合同已都交与你老人家，陆续讨来家中盘缠。再有甚么银两来？”张四道：“你没银两也罢。如今只对着众位打开箱笼看一看。

就有，你还拿了去，我又不要你的。”【夹批：然则又何必看哉。】妇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道：“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是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处？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夹批：邻舍偏理会得姑娘话，妙。入情。】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媳妇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克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公平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婆子真病，登时怒起，紫涨了面皮，指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臊子禽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夹批：然则两人俱不姓杨。】怎一头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你留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只恐杨宗保后来大了，过不得日子。不似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夹批：三字妙绝。】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得你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禽道士，你还在睡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夹批：好住法，不然何时是了。】多亏众邻舍劝住，说道：“老舅，你让姑娘一句儿罢。”薛嫂儿见他二人嚷做一团，领西门庆家小厮伴当，并发来众军牢，赶人闹里，七手八脚将妇人床帐、妆奁、箱笼，扛的扛，抬的抬，一阵风都搬去了。那张四气的眼大睁着，半晌说不出话来。【旁批：西门娶玉楼，本意为钱，故用张四一争以衬出之，非有闲笔写张四也。】众邻舍见不是事，安抚了一回，各人都散了。

到六月初二日，西门庆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他小叔杨宗保头上扎着髻儿，穿着青纱衣，撒骑在马上，送他嫂子成亲。【夹批：看官记清，后文看月娘如何送法。】西门庆答贺了他一匹锦缎、一柄玉绦儿。兰香、小鸾两个丫头，都跟了来铺床叠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岁，【夹批：琴童必十五岁，可想后文。】亦带过来伏侍。到三日，杨姑娘家并妇人两个嫂子孟大嫂、二嫂都来做生日。西门庆与他杨姑娘七十两银子、两匹尺头。自此亲戚来往不绝。【夹批：西门亲戚，等大都皆此类。】西门庆就把西厢房里收拾三间，【夹批：记清西厢房。】与他做房。排行第三，号玉楼，令家中大小都随着叫三姨。到晚一连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销金帐里，依然两个新人；红锦被中，现出两般旧物。有诗为证：

怎睹多情风月标，教人无福也难消。

风吹列子归何处，夜夜婵娟在柳梢。【夹批：风韵嫣然，自与金、瓶二人不同。】



















## 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总批：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楼之机，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热的文字，如写佳人才子到中状元时也。何则？上文如许闹热，却是西门闹热。夫西门，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

故其愈闹热，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于出嫁玉楼之先，将春光极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锦如火，盖云：前此你在闹热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时，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写春，未便写玉楼。夫玉楼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则非自喻之人。盖云：且令他自家人去，反转炎凉他一番，使他一向骄人之念，市井短见之习，自家愧耻一番。我却不与他一般见识，我还要自家愈加傲策，不可如他得时便骄纵。故下文方写玉楼，而接笔即写玉簪之横，见得我虽乾乾终日，尚有小人萋菲于下，设稍不谨，则又亡秦之续，故又接写“严州李衙内受辱”见忧心悄悄，惟恐如斯，时以患难自傲，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处得意者必如此也。设也稍自放逸，求枣强县夫妻相守读书，岂可得哉？此作者直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一等学问写出来，以示人处宝贵之方。然而作者写西门热闹，则笔愈放；写春梅得志，则笔蓄锋芒而。不露；至后文写玉楼，则笔愈敛而文愈危，是大圣贤大豪杰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楼镌名之物，而即以之为抑玉楼之人，见我到富贵虽呼己名而求下于人犹恐不尽然也。至于严州，敬济固以色迷，而玉楼实以名累。李衙内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己；玉楼以计骗人，几不保其身。吁！名利场中，酒色局内，触处生危，十二分敛抑，犹恐不免，君子乾乾终日，盖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书，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于此回首夹写大姐归去一段文字，后文于雪娥文中篇尾，又夹写大姐归去一段文字。止用首尾带写，又是一样章法，总是收煞之笔也。然此回大姐去两番，而敬济终不收，是何故？盖又作者阳秋之笔，到底放不过月娘也，夫大姐即无寄放箱笼，亦有随身箱笼，于十七回内，明明说搬入上房，乃今止遣大姐独归，两番全不题起箱物，直至后文雪娥逃，来安走，惠秀死，敬济要告方肯拿出，则月娘之贪刻朋毒无耻，已

皆于不言中写尽。然则不为大姐哭，当为瓶儿哭也。故必幻化其子，方使月娘贪癖、刻癖、阴毒无耻之癖乃去也。】

词曰：

佳人命薄，叹艳代红粉，几多黄土。岂是老天浑不管，好恶随人自取？既赋娇容，又全慧性，却遣轻归去。不平如此，问天天更不语。可惜国色天香，随时飞谢，埋没今如许。借问繁华何处？多少楼台歌舞，紫陌春游，绿窗晚秀，姊妹娇眉妩。人生失意，从来无问今古。

【夹批：此回单结金莲并结瓶儿。】

——右调《翠楼吟》

话说月娘次日备了一张桌，并冥纸尺头之类，大姐身穿孝服，坐轿子，先叫薛嫂押祭礼，到陈宅来。只见陈敬济正在门首站立，便问：“是那儿的？”薛嫂道了万福说：“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来与你爹烧纸，送大姐来了。”敬济便道：“我鸡巴的才是丈母！”【夹批：然则，永福寺内，真岳母也。】正月十六贴门神——来迟了半个月。人也入了土，才来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说，寡妇家没脚蟹，不知亲家灵柩来家，迟了一步，休怪。”正说着，只见大姐轿子落在门首。敬济问：“是谁？”薛嫂道：“再有谁？你丈母心内不好，一者送大姐来家，二者敬与你爹烧纸。”敬济骂道：“趁早把淫妇抬回去！好的死了万万千千，我要他做甚么？”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的说这个话？”敬济道：“我不要这淫妇了，还不与我走？”那抬轿的只顾站立不动，被敬济向前踢了两脚，骂道：“还不与我抬了去，我把你花子脚砸折了，把淫妇鬓毛都薅净了！”那抬轿子的见他踢起来，只得抬轿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张氏来，轿子已抬去了。

薛嫂儿没奈何，教张氏收下祭礼，走来回覆吴月娘。把吴月娘气的一个发昏，说道：“恁个没天理的短命囚根子！当初你家为了官事，搬来丈人家居住，养活了这几年，今日反恩将仇报起来了。只恨死鬼当初揽的好货在家里，弄出事来，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教他这等放屁辣臊。”【夹批：不我怨自己。】对着大姐说：“孩儿，你是眼见的，丈人、丈母那些儿亏了他来？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难以

留你。你明日还去，休要怕他，料他挟你不到井里。他好胆子，恒是杀不了人，【夹批：透下。】难道世间没王法管他也怎的！”当晚不题。

到次日，一顶轿子，教玳安儿跟随着，把大姐又送到陈敬济家来。不想陈敬济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亲添土叠山子去了。张氏知礼，把大姐留下，对着玳安说：“大官到家多多上覆亲家，多谢祭礼，休要和他一般见识。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这般。等我慢慢说他。”一面管待玳安儿，安抚来家。

至晚，陈敬济坟上回来，看见了大姐，就行踢打，骂道：“淫妇，你又来做甚么？还说我在你家雌饭吃，你家收着俺许多箱笼，因起这大产业，【夹批：将西门家私，隐隐写出不明之处。】不道的白养活了女婿！好的死了万千，我要你这淫妇做甚？”大姐亦骂：“没廉耻的囚根子！【夹批：对其姑亦不应如此骂。】没天理的囚根子！淫妇出去吃人杀了，没的禁拿我煞气。”【夹批：月娘家教如此无礼。】被敬济扯过头发，尽力打了几拳头。他娘走来解劝，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骂哭喊，说：“好囚根子，红了眼，把我也认的了！”到晚上，一顶轿子，把大姐又送将来，吩咐道：“不讨将寄放妆奁箱笼来家，我把你这淫妇活杀了。”【夹批：月娘亦当受此气，以为瓶儿少舒旧恨。】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这正是：谁知好事多更变，一念翻成怨恨媒。这里不去。不题。

且说一日，三月清明佳节。吴月娘备办香烛、金钱冥纸、三牲祭物，抬了两大食盒，要往城外坟上与西门庆上新坟祭扫。留下孙雪娥和大姐、众丫头看家。【夹批：留下一事。】带了孟玉楼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夹批：带了一事。】都坐轿子往坟上去。又请了吴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门，只见那郊原野旷，景物芳菲，花红柳绿，仕女游人不断。一年四季，无过春天，最好景致。日谓之丽日，【夹批：太平世界。】风谓之和风，【夹批：太平世界。】吹柳眼，绽花心，拂香尘。天色暖，谓之暄。天色寒，谓之料峭。【夹批：太平世界。】骑的马，谓之宝马。坐的轿，谓之香车。【夹批：太平人物。】行的路，谓之芳径。地下飞的尘，谓之香尘。【夹批：太平境界。】千花发蕊，万草生芽，谓之春信。韶光淡荡，淑景融和。【夹批：太平景

象。】小桃深妆脸妖娆，嫩柳袅宫腰细腻。百转黄鹂惊回午梦，数声紫燕说破春愁。【夹批：太平风物。】日舒长暖澡鹅黄，水渺茫浮香鸭绿。隔水不知谁院落，秋千高挂绿杨烟。【夹批：特用许多话，出落玉楼。信乎作者以之自喻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诗为证：

清明何处不生烟，郊外微风挂纸钱。

人笑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旁批：出题。】

海棠枝上绵莺语，杨柳堤边醉客眠。

红粉佳人争画板，彩绳摇曳学飞仙。

吴月娘等轿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生起火来，厨役落作整理不题。【夹批：写得不堪之甚，方与赠桃一回作照。】月娘与玉楼、小玉、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到于庄院客坐内坐下吃茶，等着吴大妗子，不见到。玳安向西门庆坟上祭台儿，摆设桌面三牲，羹饭祭物，列下纸钱，只等吴大妗子。原来大妗子雇不出轿子来，约己牌时分，才同吴大舅雇了两个驴儿骑将来。【夹批：总是冷景。】月娘便说：“大妗子雇不出轿子来，这驴儿怎的骑？”一面吃了茶，换了衣服，同来西门庆坟上祭扫。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递一根与玉楼，又递一根与奶子如意儿替孝哥上，那两根递与吴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炉内，深深拜下去，说道：“我的哥哥，你活时为人，死后为神。今日三月清明佳节，你的孝妻吴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岁孩童孝哥儿，敬来与你坟前烧一陌钱纸。你保佑他长命百岁，替你做坟前拜扫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场，想起你那模样儿并说的话来，是好伤感人也。”拜毕，掩面痛哭。玉楼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场。玉楼上了香，奶子如意儿抱着哥儿也跪下上香，磕了头。吴大舅、大妗子都炷了香。行毕礼数，玳安把钱纸烧了。【夹批：不题瓶儿，短甚。】让到庄上卷棚内，放桌席摆饭，收拾饮酒。月娘让吴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与玉楼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儿，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兰花，也在两边打横列坐，【夹批：写得不伦不次，便见得冷淡煞人。】把酒来斟。按下这里吃酒不题。

却表那日周守备府里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备睡，假推做梦，睡梦中哭醒了。守备慌的问：“你怎的哭？”春梅便说：“我梦见我娘向我哭泣，说养我一场，怎地不与他清明寒食烧纸，因此哭醒了。”【夹批：知己者如此。】守备道：“这个也是养女一场，你的一点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处？”春梅道：“在南门外永福寺后面便是。”守备说：“不打紧，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叫伴当抬些祭物，往那里与你娘烧分纸钱，也是好处。”至次日，守备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径往城南祖坟上。那里有大庄院、厅堂、花园、享堂、祭台。大奶奶、孙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轿，排军喝道，上坟耍子去了。【夹批：映前，便有冷热。】

却说吴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来，吩咐玳安、来安儿收拾了食盒酒果，先往杏花村酒楼下，拣高阜去处，人烟热闹，那里设放桌席等候。又见大妗子没轿子，都把轿子抬着，后面跟随不坐，领定一簇男女，吴大舅牵着驴儿，压后同行，踏青游玩。三月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见那随路上坟游玩的王孙士女，花红柳绿，闹闹喳喳，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间，也是合当有事，远远望见绿槐影里，一座庵院，盖造得十分齐整。但见：

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五间大殿，龙鳞瓦砌碧成行；两下僧房，龟背磨砖花嵌缝。前殿塑风调雨顺，后殿供过去未来。钟鼓楼森立，藏经阁巍峨。旗竿高峻接青云，宝塔依稀侵碧汉。木鱼横挂，云板高悬。佛前灯烛莹煌，炉内香烟缭绕。幢旗不断，观音殿接祖师堂；宝盖相连，鬼母位通罗汉殿。时时护法诸天降，岁岁降魔尊者来。【夹批：舍千金为今日。】

吴月娘便问：“这座寺叫做甚么寺？”吴大舅便说：“此是周秀老爷香火院，名唤永福禅林。前日姐夫在日，曾舍几拾两银子在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这般新鲜。”【夹批：映出。】月娘向大妗子说：“咱也到这寺里看一看。”于是领着一簇男女，进入寺中来。

不一时，小沙弥看见，报与长老知道：“见有许多男女……”便出方丈来迎请，见了吴大舅、吴月娘，向前合掌道了问讯，连忙唤小和尚开了佛殿：“请施主菩萨随喜游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弥开了殿门，领月

娘一簇男女，前后两廊参拜观看了一回，然后到长老方丈。长老连忙点上茶来，吴大舅请问长老道号，那和尚答说：“小僧法名道坚。这寺是恩主帅府周爷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长老，廊下管百十众僧行，后边禅堂中还有许多云游僧行，常时坐禅，【夹批：分明点出梵僧，见西门以此而死。】与四方檀越答报功德。”一面方丈中摆斋，让月娘：“众菩萨请坐。”月娘道：“不当打搅长老宝刹。”一面拿出五钱银子，教大舅递与长老，佛前请香烧。那和尚打问讯谢了，说道：“小僧无甚管待，施主菩萨稍坐，略备一茶而已，何劳费心赐与布施。”不一时，小和尚放下桌儿，拿上素菜斋食饼馐上来。那和尚在旁陪坐，才举箸儿让众人吃时，忽见两个青衣汉子，走的气喘吁吁，暴雷也一般报与长老，【夹批：如此写来方衬得起。】说道：“长老还不快出来迎接，府中小奶奶来祭祀来了！”慌的长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吩咐小沙弥连忙收了家活，“请列位菩萨且在小房避避，打发小夫人烧了纸，祭毕去了，再款坐一会不迟。”吴大舅告辞，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

那和尚慌的鸣起钟鼓来，出山门迎接，远远在马道口上等候。【夹批：特衬月娘。】只见一族青衣人，围着一乘大轿，从东云飞般来，轿夫走的个个汗流满面，衣衫皆湿。【夹批：映春梅性急。】那长老躬身合掌说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来，理合远接，接待迟了，万勿见罪。”这春梅在轿内答道：“起动长老。”那手下伴当，又早向寺后金莲坟上，忙将祭桌纸钱来摆设下。春梅轿子来到，也不到寺，径入寺后白杨树下金莲坟前下轿。两边青衣人伺候。这春梅不慌不忙，来到坟前，摆了香，拜了四拜，说道：“我的娘，今日庞大姐特来与你烧陌纸钱，你好处升天，苦处用钱。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随问怎的也娶来府中，和奴做一处。还是奴耽误了你，悔已是迟了。”说毕，令左右把钱纸烧了。这春梅向前放声大哭不已。

吴月娘在僧房内，只知有宅内小夫人来到，长老出山门迎接，又不进来。问小和尚，小和尚说：“这寺后有小奶奶的一个姐姐，新近葬下，今日清明节，特来祭扫烧纸。”孟玉楼便道：“怕不就是春梅来了？也不见的。”【夹批：无嫌人，便如此。】月娘道：“他那得个姐来死了葬在此处？”又问小和尚：“这府里小夫人姓甚么？”小和尚道：“姓庞，前日与了长老四五两经钱，教替他姐姐念经，荐拔生天。”玉楼道：“我

听见他爹说春梅娘家姓庞，叫庞大姐，莫不是他？”正说话，只见长老先来，吩咐小沙弥：“快看好茶。”不一时，轿子抬进方丈二门里才下。月娘和玉楼众人打僧房帘内望外张看，怎样的小夫人。定睛仔细看时，却是春梅。但比昔时出落得长大身材，面如满月，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斓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但见：

宝髻巍峨，凤钗半卸。胡珠环耳边低挂，金挑凤鬓后双拖。红绣袄偏衬玉香肌，翠纹裙下映金莲小。行动处，胸前摇响玉丁当；坐下时，一阵麝兰香喷鼻。腻粉妆成脖颈，花钿巧帖眉尖。举止惊人，貌比幽花殊丽；姿容闲雅，性如兰蕙温柔。若非绮阁生成，定是兰房长就。俨若紫府琼姬离碧汉，宛如蕊宫仙子下尘寰。

那长老上面独独安放一张公座椅儿，让春梅坐下。【夹批：为炎凉一吐恶气。】长老参见已毕，小沙弥拿上茶来。长老递茶上去，说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来这里祭祀，有失迎接，万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动长老诵经追荐。”【夹批：补出。】那和尚说：“小僧岂敢。有甚殷勤补报恩主？多蒙小奶奶赐了许多钱衬施。小僧请了八众禅僧，整做道场，看经礼忏一日。晚夕，又与他老人家装些厢库焚化。道场圆满，才打发两位管家进城，宅里回小奶奶话。”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钟盞来。长老只顾在旁一递一句与春梅说话，把吴月娘众人拦阻在内，又不好出来的。

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请下长老来，要起身。那长老又不肯放，走来方丈禀春梅说：“小僧有件事禀知小奶奶。”春梅道：“长老有话，但说无妨。”长老道：“适间有几位游玩娘子，在寺中随喜，不知小奶奶来。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长老何不请来相见。”那长老慌的来请。吴月娘又不肯出来，【夹批：有嫌人便如此。】只说：“长老不见罢。天色晚了，俺们告辞去了。”长老见收了他布施，又没管待，又意不过，只顾再三催促。吴月娘与孟玉楼、吴大妗子推阻不过，只得出来，春梅一见便道：“原来是二位娘与大妗子。”于是先让大妗子转上，花枝招展磕下头去。慌的大妗子还礼不迭，说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杀老身。”【夹批：人情如此。】春梅

道：“好大妗子，如何说这话，奴不是那样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礼。”【夹批：羞杀月娘。】拜了大妗子，然后向月娘、孟玉楼插烛也似磕头。月娘、玉楼亦欲还礼，【夹批：人情如此。】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下四个头，说：“不知是娘们在这里，早知也请出来相见。”月娘道：“姐姐，你自从出了家门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礼，没曾看你，你休怪。”【夹批：炎凉恶气一吐。】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岂敢说怪。”【夹批：不垂别泪，此时掇欲垂泪矣。】因见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说道：“哥哥也长的恁大了。”月娘说：“你和小玉过来，与姐姐磕过头儿。”那如意儿和小玉二人笑嘻嘻过来，亦与春梅都平磕了头。月娘道：“姐姐，你受他两个一礼儿。”春梅向头上拔下一对金头银簪儿来，插在孝哥儿帽儿上。月娘说：“多谢姐姐簪儿，还不与姐姐唱个喏儿。”如意儿抱着哥儿，真个与春梅唱个喏，把月娘喜欢的要不得。【夹批：写月娘真丑尽矣。】玉楼道：“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儿们怎得遇在一处相见。”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这寺后，奴在他手里一场，他又无亲无故，奴不记挂着替他烧张纸儿，怎生过得去。”【夹批：丑尽月娘。】月娘道：“我记的你娘没了好几年，不知葬在这里。”【夹批：作者此时丑诋月娘，尽情放笔矣。】孟玉楼道：“大娘还不知庞大姐说话，说的是潘六姐死了。多亏姐姐，如今把他埋在这里。”月娘听了，就不言语了。【夹批：丑尽月娘。】吴大妗子道：“谁似姐姐这等有恩，不肯忘旧，还葬埋了。【夹批：丑尽月娘。】你逢节令题念他，来替他烧钱化纸。”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举我来！今日他死的苦，这般抛露丢下，怎不埋葬他？”【夹批：丑尽月娘。将一部隐笔所写之月娘，到此方放手一丑之也。】说毕，长老教小和尚放桌儿，摆斋上来。两张大八仙桌子，蒸酥点心，各样素馔菜蔬，堆满春台，绝细春芽雀舌甜水好茶。众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吴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话下。

孟玉楼起身，心里要往金莲坟上看看，替他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见月娘不动身，【夹批：丑绝月娘。夫不动身，在金莲边犹可，在春梅边，真丑绝也。】拿出五分银子，教小沙弥买纸去。长老道：“娘子不消买去，我这里有金银纸，拿几分烧去。”玉楼把银子递与长老，使小沙弥领到后边白杨树下金莲坟上，见三尺坟堆，一堆黄土，数柳青蒿。【夹批：美人黄土，千古伤心，但不当为金莲痛。】上了根香，把

纸钱点着，拜了一拜，说道：“六姐，不知你埋在这里。今日孟三姐误到寺中，与你烧陌钱纸，你好处升天，苦处用钱。”一面放声大哭。

【夹批：哭自己，非哭金莲也。】那奶子如意儿见玉楼往后边，也抱了孝哥儿来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内和春梅说话，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唬了他。如意儿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径抱到坟上，看玉楼烧纸哭罢回来。

春梅和月娘匀了脸，换了衣裳，吩咐小伴当将食盒打开，将各样细果甜食，肴品点心攒盒，摆下两桌子，布甌内筛上酒来，银钟牙箸，请大妗子、月娘、玉楼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两边打横。【夹批：写得月娘丑绝。】吴大舅另放一张桌子在僧房内。正饮酒中间，忽见两个青衣伴当走来，跪下禀道：“老爷在新庄，差小的来请小奶奶看杂耍调百戏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请奶奶快去哩。”这春梅不慌不忙，【夹批：将前西门家无数写春梅处，一齐圆满于此。】说：“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应诺下来，又不敢去，在下边等候。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说：“姐姐，不可打搅。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们去罢。”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顾令左右将大钟来劝道：“咱娘儿们会少离多，彼此都见长着，休要断了这门亲路。【夹批：丑尽月娘。】奴也没亲没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里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说一声儿就勾了，怎敢起动你？【夹批：丑绝。为炎凉一吐恶气。】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饮过一杯，月娘说：“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没轿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没轿子，我这里有跟随小马儿，拨一匹与妗子骑，关了家去。”大妗子再三不肯，辞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过长老来，令小伴当拿出一匹大布、五钱银子与长老。长老拜谢了，送出山门。春梅与月娘拜别，看着月娘、玉楼众人上了轿子，他也坐轿子，两下分路，一簇人明随喝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树叶还有相逢时，岂可人无得运时。

















##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总批：至此回，诸妾已散尽矣。然李公子来求亲，却云玉楼爱嫁，诛心之论。

薛嫂旧媒，陶妈新媒。夫桃旁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若前此之雪压枝头以相欺也。

算命以及“妻大两，黄金长”等语特特相犯，即用薛嫂唤醒多少痴人。而止留银壶作念，其余凡玉楼者皆带去，知挑杨姑娘骂张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则李家又添一西门姑娘或西门大姨，西门庆如有兄弟，又当为西门大舅也。可笑，可想。即写玉簪，总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贵于得意时，而又见风波世路无刻不然，才得微名，即为身患也。

夫西门等之热，热以钱耳；读书人之热，热必以名。今玉楼既不热于西门庆家，且杏花乃状元之称，宜乎读书人之所谓热者也。乃热以名而名即为累，此玉簪之所以为玉楼累也。观玉楼之名必镌于簪上可知。故上文讲财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于此回又将“名”之一字为累，痛切为人陈之，见必至玉簪儿卖掉了方能安稳。】

诗曰：

簪展湘纹浪欲生，幽怀自感梦难成。

倚床剩觉添风味，开户羞将待月明。

拟倩蜂媒传密意，难将萤火照离情。

遥怜织女佳期近，时看银河几曲横。

话说一日，陈敬济听见薛嫂儿说知孙雪娥之事。这陈敬济乘着这个根由，就如此这般，使薛嫂儿往西门庆家对月娘说。薛嫂只得见月娘，说：“陈姐夫在外声言发话，说不要大姐，要写状子，巡抚、巡按处告示，说老爹在日，收着他父亲寄放的许多金银箱笼细软之物。”这月娘

一来因孙雪娥被来旺儿盗财拐去，二者又是来安儿小厮走了，三者家人来兴媳妇惠秀又死了，刚打发出去，【夹批：一連結出三事，见月娘吐放物之难。看人为瓶儿一哭。】家中正七事八事，听见薛嫂儿来说此话，唬的慌了手脚，连忙雇轿子，打发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雇人，都抬送到陈敬济家。【夹批：以先何不抬去？以此知月娘贪刻阴毒，无处不然也。】敬济说：“这是他随身嫁我的床帐妆奩，还有我家寄放的细软金银箱笼，须索还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说来，当初丈人在时，止收下这个床奩嫁妆，并没见你别的箱笼。”敬济又要使女元宵儿。薛嫂儿和玳安儿来对月娘说。月娘不肯把元宵与他，说：“这丫头是李娇儿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晚早看哥儿哩。”把中秋儿打发将来，说：“原是买了服侍大姐的。”这敬济又不要中秋儿，两头来回只教薛嫂儿走。他娘张氏向玳安说：“哥哥，你到家拜上你大娘，你家姐儿们多，也不稀罕这个使女看守哥儿。既是与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过了他，你大娘只顾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话对月娘说了。月娘无言可对，只得把元宵儿打发将来。敬济收下，满心欢喜，说道：“可怎的也打我这条道儿来？”正是：

饶你奸似鬼，吃我洗脚水。

按下一头。单说李知县儿子李衙内，自从清明郊外看见吴月娘、孟玉楼两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门庆妻小。衙内有心，爱孟玉楼生的长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样儿风流俏丽。原来衙内丧偶，鳏居已久，一向着媒妇各处求亲，都不遂意。及见玉楼，便觉动心，但无门可入，未知嫁与不嫁，从违如何。不期雪娥缘事在官，已知是西门庆家出来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将各犯用刑研审，追出赃物数目，望其来领。【夹批：补出。】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见官。衙内失望，因此才将赃物入官，雪娥官卖。至是衙内谋之于廊吏何不韦，径使官媒婆陶妈妈来西门庆家访求亲事，许说成此门亲事，免县中打卯，还赏银五两。

这陶妈妈听了，【夹批：必用陶妈妈，自是桃夭之庆，非如寒雪漫空也。】喜欢的疾走如飞，一日到于西门庆门首。来昭正在门首立，只见陶妈妈向前道了万福，说道：“动问管家哥一声，此是西门老爹

家？”【夹批：冷甚。】来昭道：“你是那里来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话说？”陶妈妈道：“累及管家进去禀声，我是本县官媒人，名唤陶妈妈，奉衙内小老爹钧语，吩咐说咱宅内有位奶奶要嫁人，敬来说亲。”那来昭喝道：“你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没了一年有余，止有两位奶奶守寡，并不嫁人。常言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你这媒婆，有要没紧，走来胡撞甚亲事？还不走快着，惹的后边奶奶知道，一顿好打。”那陶妈妈笑道：“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来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来？嫁不嫁，起动进去禀声，我好回话去。”来昭道：“也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时，等我进去。两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儿，一位奶奶无哥儿，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妈妈道：“衙内小老爹说，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见来，是面上有几点白麻子的那位奶奶。”

来昭听了，走到后边，如此这般告诉月娘说：“县中使了个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惊，说：“我家并没半个字儿迸出，外边人怎得晓的？”来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见来，说脸上有几个白麻子儿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腊月里罗卜一一动人心’？忽刺八要往前进嫁人？”【夹批：月娘原不识玉楼，一向盖为玉楼牢笼久矣。】正是‘世间海水知深浅，惟有人心难忖量’”。一面走到玉楼房中坐下，便问：“孟三娘，奴有件事儿来问你，外面有个保山媒人，说是县中小衙内，清明那日曾见你一面，说你要往前进。端的有此话么？”看官听说，当时没巧不成话，自古姻缘着线牵。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间，不想月娘进来说此话，正是清明郊外看见的那个人，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羞愧，口里虽说：“大娘休听人胡说，奴并没此话。”不觉把脸来飞红了，【夹批：爱嫁如此写来，却是安身立命之意，不是金莲辈妖淫等也。】正是：

含羞对众休开口，理鬓无言只搵头。

月娘说：“此是各人心里事，奴也管不的许多。”一面叫来昭：“你请那保山进来。”来昭门首唤陶妈妈，进到后边见月娘，行毕了礼数，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

月娘便问：“保山来，有甚事？”陶妈妈便道：“小媳妇无事不登三宝殿，奉本县正宅衙内吩咐，说贵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讲说亲事。”月娘道：“俺家这位娘子嫁人，又没曾传出去，你家衙内怎得知道？”陶妈妈道：“俺家衙内说来，清明那日，在郊外亲见这位娘子，生的长挑身材，瓜子面皮，脸上有稀稀几个白麻子，便是这位奶奶。”月娘听了，不消说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领陶妈妈到玉楼房中明间内坐下。

等勾多时，玉楼梳洗打扮出来。陶妈妈道了万福，说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话不虚传，人材出众，盖世无双，堪可与俺衙内老爹做个正头娘子。”玉楼笑道：“妈妈休得乱说。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捣谎。”【夹批：特映薛妈。】陶妈妈道：“天么，天么！小媳妇是本县官媒，不比外边媒人快说谎。我有一句说一句，并无虚假。俺知县老爹年五十多岁，止生了衙内老爹一人，今年属马的，三十一岁，正月二十三日辰时建生。见做国子监上舍，不久就是举人、进士。有满腹文章，弓马熟娴，诸子百家，无不通晓。没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内止有一个从嫁使女答应，又不出众。要寻个娘子当家，敬来宅上说此亲事。若是咱府上做这门亲事，老爹说来，门面差徭，坟莹地土钱粮，一例尽行蠲免，有人欺负，指名说来，拿到县里，任意拶打。”玉楼道：“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妈妈道：“俺衙内身边，儿花女花没有，好不单径。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枣强县人氏，过了黄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连阡陌，骡马成群，人丁无数，走马牌楼，都是抚按明文，圣旨在上，好不赫耀吓人。”【夹批：虽是媒人语，写来自是世家，与市井不同。】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过后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诰，坐七香车，为命妇夫人，有何不好？”这孟玉楼被陶妈妈一席话，说得千肯万肯，一面唤兰香放桌儿，看茶食点心与保山吃。因说：“保

山，你休怪我叮咛盘问。你这媒人们说谎的极多，奴也吃人哄怕了。”【夹批：一语见血。】陶妈妈道：“好奶奶，只要一个比一个。清自清，浑自浑，好的带累了歹的。小媳妇并不捣谎，只依本分做媒。奶奶若肯了，写个婚帖儿与我，好回小老爹话去。”玉楼取了一条大红段子，使玳安交铺子里傅伙计写了生时八字。吴月娘便说：“你当初原是薛嫂儿说的媒，如今还使小厮叫将薛嫂儿来，两个同拿了帖儿去，说此亲事，才是礼。”不多时，使玳安儿叫了薛嫂儿来，见陶妈妈道了万福。当行见当行，拿着帖儿出离西门庆家门，往县中回衙内话去。一个是这里冰人，一个是那头保山，两张口四十八个牙，这一去管取说得月里嫦娥寻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

陶妈妈在路上问薛嫂儿：“你就是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妈妈问他：“原先嫁这里，根儿是何人家的女儿？嫁这里是女儿，是再婚？”这薛嫂儿便一五一十，把西门庆当初从杨家娶来的话告诉一遍。因见婚帖儿上写“女命三十七岁，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时生”，说：“只怕衙内嫌年纪大些，怎了？他今才三十一岁，倒大六岁。”薛嫂道：“咱拿了这婚帖儿，交个过路的先生，算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对，咱瞒他几岁儿，也不算说谎。”【夹批：极力写媒人，是深恨薛嫂余意。】

二人走来，再不见路过响板的先生，只见路南远远的一个卦肆，青布帐幔，挂着两行大字：“子平推贵贱，铁笔判荣枯；有人来算命，直言不容情。”帐子底下安放一张桌子，里面坐着个能写快算灵先生。这两个媒人向前道了万福，先生便让坐下。薛嫂道：“有个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拿出三分命金来，说：“不当轻视，先生权且收了，路过不曾多带钱来。”先生道：“请说八字。”陶妈妈递与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纪，先生道：“此是合婚。”一百捏指寻纹，把算子摇了一摇，开言说道：“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岁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时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时，理取印绶之格。女命逆行，见在丙申运中。丙合辛生，往后大有威权，执掌正堂夫人之命。【夹批：作者其志如此。】四柱中虽夫星多，然是财运，益夫发福，受夫宠爱，这两年定见妨克，见过了不曾？”薛嫂道：“已克过两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见过，后来好了。”薛嫂儿道：“他往后有子没有？”先生道：“子早哩。直

到四十一岁才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贵荣华无比。”取笔批下命词四句道：

娇姿不失江梅态，【旁批：明点杏花。】三揭红罗两画眉。

会看马首升腾日，脱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问道：“先生，如何是‘会看马首升腾日，脱却寅皮任意移’？这两句俺每不懂，起动先生讲说讲说。”先生道：“马首者，这位娘子如今嫁个属马的夫主，才是贵星，享受荣华。寅皮是克过的夫主，是属虎的，虽是宠爱，只是偏房。往后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岁，有一子，寿终，夫妻偕老。”两个媒人说道：“如今嫁的倒果是个属马的，只怕大了好几岁，配不来。求先生改少两岁才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十四岁罢。”【夹批：作者直欲不为数命所缚。】薛嫂道：“三十四岁，与属马的也合的着么？”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炼，定成大器，正合得着。”当下改做三十四岁。

两个拜辞了先生，出离卦肆，径到县中。门子报入，衙内便唤进陶、薛二媒人，旋磕了头。衙内便问：“那个妇人是那里的？”陶妈妈道：“是那边媒人。”因把亲事说成，告诉一遍，说：“娘子人才无比的好，只争年纪大些。小媳妇不敢擅便，随衙内老爹尊意，讨了个婚帖在此。”于是递上去。李衙内看了，上写着“三十四岁，十一月廿七日子时生”，说道：“就大三两岁，也罢。”薛嫂儿插口道：“老爹见的是，自古道，妻大两，黄金长；妻大三，黄金山。【夹批：不差一字，可叹可想。】”这位娘子人材出众，性格温柔，诸子百家，当家理纪，自不必说。”衙内道：“我已见过，不必再相。只择吉日良时，行茶礼过去就是了。”两个媒人禀说：“小媳妇几时来伺候？”衙内道：“事不可稽迟，你两个明日来讨话，往他家说。”每个赏了一两银子，做脚步钱。两个媒人欢喜出门，不在话下。

这李衙内见亲事已成，喜不自胜，即唤廊吏何不韦来商议，对父亲李知县说了。令阴阳生择定四月初八日行礼，十五日准娶妇人过门。就兑出银子来，委托何不韦、小张闲买办茶红酒礼，不必细说。两个媒人次日讨了日期，往西门庆家回月娘、玉楼话。正是：

姻缘本是前生定，曾向蓝田种玉来。

四月初八日，县中备办十六盘羹果茶饼，一副金丝冠儿，一副金头面，一条玛瑙带，一副丁当七事，金镯银钏之类，两件大红宫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三十两礼钱，其余布绢绵花，共约二十余抬。两个媒人跟随，廊吏何不韦押担，到西门庆家下了茶。【夹批：可叹！】

十五日，县中拨了许多快手闲汉来，【旁批：不用借守备府人。】搬抬孟玉楼床帐嫁妆箱笼。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尽数都交他带去。【夹批：恨无张四一阻。】原旧西门庆在日，把他一张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莲房中那张螺钿床陪了他。玉楼交兰香跟他过去，留下小鸾与月娘看哥儿。月娘不肯，说：“你房中丫头，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儿有中秋儿、绣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楼止留下一对银回回壶与哥儿耍子，做一念儿，其余都带过去了。【夹批：挑杨姑娘何益？】到晚夕，一顶四人大轿，四对红纱灯笼，八个皂隶跟随来娶。玉楼戴着金梁冠儿，插着满头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红通袖袍儿，先辞拜西门庆灵位，【夹批：来去分明。若云改过，为去邪归正理！若云脱难，为永离重险也。】然后拜月娘。月娘说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独自一个，和谁做伴儿？”【夹批：月娘始终不识玉楼。】两个携手哭了一回。然后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门。媒人替他带上红罗销金盖袱，抱着金宝瓶，月娘守寡出不了的门，请大姨送亲，送到知县衙里来。满街上人看见说：“此是西门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县相公儿子衙内，今日吉日良时娶过门。”也有说好的，也有说歹的。说好者，当初西门大官人怎的为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儿子，房中搅不过这许多人来，都交各人前进，甚有张主。有那说歹的，街谈巷议，指戳说道：“西门庆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撻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旁人纷纷议论不题。【夹批：于众妾散，用旁人语一结。又玉楼之于西门，仇仇也。今幸而不终陷溺，复有安身立命之时。视此群小矢志，能不抚膺长叹？今而后方知，有青天白日之可以自活也。】

且说孟大姨送亲到县衙内，铺陈床帐停当，留坐酒席来家。李衙内赏薛嫂儿、陶妈妈每人五两银子，一段花红利市，打发出门。至晚，两个成亲，极尽鱼水之欢，于飞之乐。到次日，吴月娘送茶完饭。杨姑娘已死，孟大妗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县中。衙内这边下回书，请众亲戚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乐人妓女，动鼓乐扮演戏文。【夹批：比瓶儿华筵何如？】吴月娘那日亦满头珠翠，身穿大红通袖袍儿，百花裙，系蒙金带，坐大轿来衙中，做三日赴席，【夹批：比花大妗子、杨宗美诸人何如？】在后厅吃酒。知县奶奶出来陪侍。月娘回家，引见席上花攒锦簇，归到家中，进入后边院落，静悄悄无个人接应。想起当初，有西门庆在日，姊妹们那样闹热，往人家赴席来家，都来相见说话，一条板凳坐不了，如今并无一个儿了。一面扑着西门庆灵床儿，不觉一阵伤心，放声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劝止。【夹批：于诸人散完，用此一结。却即用月娘自结更妙。】正是：

平生心事无人识，只有穿窗皓月知。

这里月娘忧闷不题。却说李衙内和玉楼两个，女貌郎才，如鱼如水，正合着油瓶盖。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离。端详玉楼容貌，越看越爱。【夹批：极力将士主楼一写，自热结后至于此，方有这一段畅快文字。】又见带了两个从嫁丫鬟，一个兰香，年十八岁，会弹唱；一个小鸾，年十五岁，俱有颜色。心中欢喜没入脚处。有诗为证：

堪夸女貌与郎才，天合姻缘礼所该。

十二巫山云雨会，两情愿保百年偕。

原来衙内房中，先头娘子丢了一个大丫头，约三十年纪，名唤玉簪儿。【夹批：后文严州之衅，原从一簪起。此写玉簪总为下文地也。又玉楼镌名于簪，则簪于玉楼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阳深意，言虽一朝天理不冥，使我辈得意，我又不肯以浮名累实也。】专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头上打着盘头揸髻，用手帕苫盖，周围勒销金箍儿，假充作髻髻，身上穿一套怪绿乔红的裙袄，脚上穿着双拨船样四个眼的剪绒鞋，约长尺二。在人根前，轻身浪颡，做势拿班。【夹批：所为浮名也。】

衙内未娶玉楼时，他便逐日顿羹顿饭，殷勤服侍，不说强说，不笑强笑，何等精神。自从娶过玉楼来，见衙内和他如胶似漆，把他不去撇采，这丫头就使性儿起来。一日，衙内在书房中看书，这玉簪儿在厨下顿了一盏好果仁泡茶，双手用盘儿托来书房里，笑嘻嘻掀开帘儿，送与衙内。不想衙内看了一回书，搭伏定书桌就睡着了。这玉簪儿叫道：“爹，谁似奴疼你，顿了这盏好茶儿与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还在被窝里睡得好觉儿，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盏茶来与你吃？”因见衙内打盹，在眼前只顾叫不应，说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里盹磕睡，起来吃茶！”叫衙内醒了，看见是他，喝道：“怪碜奴才！把茶放下，与我过一边去。”这玉簪儿满脸羞红，使性子把茶丢在桌上，出来说道：“好不识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盏茶儿来你吃，倒吆喝我起来。常言：‘丑是家中宝，可喜惹烦恼’。我丑，你当初瞎了眼，谁交你要我来？”【夹批：名之难谢如此。】被衙内听见，赶上尺力踢了两靴脚。这玉簪儿登时把那付奴脸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擦脸了，也不顿茶了。赶着玉楼，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无人处，一屁股就在玉楼床上坐下。【夹批：名之累人如此。】玉楼亦不去理他。他背地又压伏兰香、小鸾说：“你休赶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与你娘系大小之分。”又说：“你只背地叫罢，休对着你爹叫。你每日跟随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听我说，老娘拿煤锹子请你。”【夹批：名之可怕如此。】后来几次见衙内不理他，他就撒懒起来，睡到日头半天还不起来，饭儿也不做，地儿也不扫。玉楼吩咐兰香、小鸾：“你休靠玉簪儿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饭，打发你爹吃罢。”这玉簪又气不愤，使性谤气，牵家打伙，在厨房内打小鸾，骂兰香：“贼小奴才，小淫妇儿！碓磨也有个先来后到，先有你娘来，先有我来？都是你娘儿们占了罢，不献这个勤儿也罢了！当原先俺死的那个娘也没曾失口叫我声玉簪儿，你进门几日，就题名道姓叫我。【夹批：名之难称如此。】我是你手里使的人也怎的？你未来时，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斋时才起来。和我两个如糖拌蜜，如蜜搅酥油一般打热。房中事，那些儿不打我手里过。自从你来了，把我蜜罐儿也打碎了，把我姻缘也拆散开了，一撵撵到我明间，冷清清支板凳打官铺，再不得尝着俺爹那件东西儿如今甚么滋味了。我这气苦也没处声诉。【夹批：名之自苦如此。】你当初在西门庆家，也曾做第三个小老婆来，你小名儿叫玉楼，敢说老娘不知道？【夹批：点明写玉簪之意。】你来在俺家，你识我

见，大家脓着些罢了。会那等乔张致，呼张唤李，谁是你买到的？属你管辖？”不知玉楼在房听见，气的发昏，又不好声言对衙内说。【夹批：名之撩人如此。】

一日热天，也是合当有事。【夹批：必于热处隐名，方可无悔。】晚夕衙内吩咐他厨下热水，拿浴盆来房中，要和玉楼洗澡。玉楼便说：“你交兰香热水罢，休要使他。”衙内不从，说道：“我偏使他，休要惯了这奴才。”玉簪儿见衙内要水，和妇人共浴兰汤，效鱼水之欢，【夹批：必洗心，方可去名。】心中正没好气，拿浴盆进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锅浇上一锅滚水，只中喃喃呐呐说道：“也没见这娘淫妇，刁钻古怪，禁害老娘！无故也只是个浪精毬，没三日不拿水洗。像我与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见点水儿，也不见展污了甚么佛眼儿。偏这淫妇会，两番三次刁蹬老娘。”直骂出房门来。玉楼听见，也不言语。衙内听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脊梁趿着鞋，向床头取拐子，就要走出来。妇人拦阻住，说道：“随他骂罢，你好惹气。只怕热身子出去，风试着你，倒值了多的。”【夹批：名之有害如此。】衙内那里接纳得住，说道：“你休管。这奴才无礼！”向前一把手采住他头发，拖踏在地下，轮起拐子，雨点打将下来。饶玉楼在旁劝着，也打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这丫头急了，跪在地下告说：“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里了，【夹批：我不求名，名自不为我累。】情愿卖了我罢。”衙内听了，亦发恼怒起来，又狠了几下。玉楼劝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没得气了你。”衙内随令伴当即时叫将陶妈妈来，把玉簪儿领出去，便卖银子来交，不在话下。正是：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夹批：玉簪一段，疑于蛇足，不知总为玉楼描写，一生闷气，如此方出。又言利固不可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有诗为证：

百禽啼后人皆喜，惟有鸦鸣事若何。

见者多言闻者唾，只为人前口嘴多。

























##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总批：此回写敬济浮浪之报，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济，犹在玉楼也。失此回文字，乃在玉楼，谁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为奇论也，请看“王杏庵”三字何居。

夫上回顿住玉楼，接写大姐死等情，总言敬济之败。此回又接写我若得志，因不与炎凉市井较量，亦不敢以富贵骄人，亦不敢以名心为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汉，贪位慕禄，不做好事，见义不为也。故又写杏庵义恤一回，又自恐为义不终，故必至送敬济作任道士徒弟而止盖言我恤人，必当使之复全人道，以扬其祖宗之美而后已也，故又名敬济为宗美也。此作者一片大经纶。真是看天地伦物，皆吾一体，不肯使一夫一妇不得其所，不化于道者也。是故晏者，安也，入晏公庙，遇欲安其身，为任道士徒，则欲收其心。我之所以为古道者如此。而无如今之为道则不然，一味贪淫好色，我费多少心力，安插其身，收束其心，不勾他一夜酒杯，遂使金莲之三章约，复出于残茎芰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

今道者，即所谓金道士也。盖后二十回内，总是作者寓己之学问经济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绝今古也。

晏公庙任道作徒，可为安其身心矣。无端今道引入，又致旧性复散。夫“陈”者，旧性也。“三者”，“散”之别音也。是名陈三。故有陈三而冯金宝又来矣。

此回不特写敬济浮浪之报，竟注写玉楼之失，妙绝千古。】

诗曰：

阶前潜制泪，众里自嫌身。

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

暖风张乐席，晴日看花尘。

尽是添愁处，深居乞过春。

话说陈敬济，自从西门大姐死了，被吴月娘告了一状，打了一场官司出来，唱的冯金宝又归院中去了，刚刮刺出个命儿来。房儿也卖了，【夹批：一了。】本钱儿也没了，【夹批：一了。】头面也使了，【夹批：一了。】家伙也没了。【夹批：一了。】又说陈定在外边打发人，克落了钱，把陈定也撵去了。【夹批：一了。】家中日逐盘费不周，坐吃山空，不时往杨大郎家中，问他这半船货的下落。一日，来到杨大郎门首，叫声：“杨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杨光彦拐了他半船货物，一向在外，卖了银两，四散躲闪。及打听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县中告他，坐了半个月监，这杨大郎就募地来家住着。听见敬济上门叫他，问货船下落，一径使兄弟杨二风出来，【夹批：又是一个假兄弟之亲兄弟出来，与二捣鬼作映。然则人各有亲兄弟，何必舍亲而结假也哉？】反问敬济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面做买卖，这几个月通无音信，不知抛在江中，推在河内，害了性命，你倒还来我家寻货船下落？人命要紧，你那货物要紧？”这杨二风平昔是个刁徒泼皮，耍钱捣子，胳膊上紫肉横生，胸前上黄毛乱长，是一条直率光棍。走出来一把扯住敬济，就问他要人。那敬济慌忙挣开手跑出回家来。【夹批：呆后生伎俩如此。】这杨二风故意拾了块三尖瓦楔，将头颅钻破，血流满面，赶将敬济来，骂道：“我禽你娘娘！我见你家甚么银子来？你来我屋里放屁，吃我一顿好拳头。”那敬济金命水命，走投无命，奔到家，把大门关闭如铁桶相似，【夹批：伎俩如此。】由着杨二风牵爹娘，骂父母，拿大砖砸门，只是鼻口内不敢出气儿。又况才打了官司出来，梦条绳蛇也害怕，只得含忍过了。正是：

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不消几时，把大房卖了，找了七十两银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内居住。【夹批：又一了。】落后两个丫头，卖了一个重喜儿，【夹批：又一了。】只留着元宵儿和他同铺歇。又过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腾了，却去赁房居住。【夹批：又一了。】陈安也走了，家中没营运，元宵儿也死了，止是单身独自，家伙桌椅都变卖了，只落得一贫如洗。未几，房钱不给，钻入冷铺内存身。【夹批：此时所为百当也。】花子

见他是个富家勤儿，生得清俊，叫他在热炕上睡，与他烧饼儿吃。【夹批：语中有味。】有当夜的过来教他顶火夫，打梆子摇铃。

那时正值腊月，残冬时分，天降大雪，吊起风来，十分严寒。这陈敬济打了回梆子，打发当夜的兵牌过去，不免手提铃串了几条街巷。又是风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冻得耸肩缩背，战战兢兢。临五更鸡叫，只见个病花子躺在墙底下，恐怕死了，总甲吩咐他看守着，寻了把草叫他烤。这敬济支更一夜，没曾睡，就歪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梦，梦见那时在西门庆家，怎生受荣华富贵，和潘金莲勾搭，顽耍戏谑，从睡梦中就哭醒来。【夹批：此处醒人何限，所以必作敬济一人为此。】众花子说：“你哭怎的？”这敬济便道：“你众位哥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频年困苦痛妻亡，身上无衣口绝粮。

马死奴逃房又卖，只身独自在他乡。

朝依肆店求遗馔，暮宿庄园倚败墙。

只有一条身后路，冷铺之中去打梆。”

陈敬济晚夕在冷铺存身，白日间街头乞食。清河县城内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夹批：自言本为朝廷可用之财。】年六十余岁，家道殷实，为人心慈，仗义疏财，专一济贫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当家成立。长子王乾，【夹批：乾为三阳，乃伏羲卦中长子。】袭祖职为牧马所掌印正千户；次子王震，【夹批：震为二阳，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充为府学庠生。老者门首搭了个主管，开着个解当铺儿。每日丰衣足食，闲散无拘，在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无事在家门首施药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道号为杏庵居士。【眉批：玉楼才引即接杏庵出现，明言先为仇家所辱，甘为妾妇而不辞。一旦天日复见，我才复可为王廷宣用，且能救济天下，故杏庵即接玉楼，盖二人皆作者一人自寓也。】【夹批：可知用杏庵，所以反复著明玉楼为作者自喻也。】

一日，杏庵头戴重檐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门首站立。只见陈敬济打他门首过，向前扒在地下磕了个头。忙的杏庵还礼不迭，说道：“我的哥，你是谁？老拙眼昏，不认的你。”这敬济战战兢兢，站立在旁边说道：“不瞒你老人家，小人是卖松槁陈洪儿子。”老者想了半日，说：“你莫不是陈大宽的令郎么？”【夹批：陈洪号自此方出，所以深明敬济之丑也。】因见他衣服褴褛，形容憔悴，说道：“贤侄，你怎的弄得这般模样？”便问：“你父亲、母亲可安么？”敬济道：“我爹死在东京，我母亲也死了。”杏庵道：“我闻得你在丈人家住来？”敬济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撵出来。他女儿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场官司。把房儿也卖了，有些本钱儿，都吃人坑了，一向闲着没有营生。”杏庵道：“贤侄，你如今在那里居住？”敬济半日不言语，说：“不瞒你老人家说，如此如此。”杏庵道：“可怜，贤侄你原来讨吃哩。想着当初，你府上那样根基人家。我与你父亲相交，贤侄，你那咱还小哩，才扎着总角上学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伤，可伤。你还有甚亲家？也不看顾你看顾儿。”敬济道：“正是。俺张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门，不好去的。”问了一回话，老者把他让到里面客位里，令小厮放桌儿，摆出点心嘎饭来，教他尽力吃了一顿。见他身上单寒，拿出一件青布绵道袍儿，一顶毡帽，又一双毡袜、绵鞋，又秤一两银子，五百铜钱，【夹批：如此方使一部写玉楼的文字满足，并磨镜一回文字满足也。】递与他，吩咐说：“贤侄，这衣服鞋袜与你身上，那铜钱与你盘缠，赁半间房儿住；这一两银子，你拿着做上些小买卖儿，也好糊口过日子，强如在冷铺中，学不出好人来。【夹批：婆心如此，方不愧王廷之用。】每月该多少房钱，来这里，老拙与你。”这陈敬济扒在地下磕头谢了，说道：“小侄知道。”拿着银钱，出离了杏庵门首。也不寻房子，也不做买卖，把那五百文钱，每日只在酒店、面店以了其事。【夹批：狂且下稍如此。】那一两银子，捣了些白铜顿罐，在街上行使。【夹批：狂且下稍如此。】吃巡逻的当土贼拿到该坊节级处，一顿拶打，使的罄尽，还落了一屁股疮。不消两日，把身上绵衣也输了，袜儿也换嘴来吃了，依旧原在街上讨吃。

一日，又打王杏庵门首所过，杏庵正在门首，只见敬济走来磕头，身上衣袜都没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脚趂鞋，冻的乞乞缩缩。老者便问：“陈大官，做的买卖如何？房钱到了，来取房钱来了？”【夹批：婆

心如此，真不愧王廷用。】那陈敬济半日无言可对。问之再三，方说如此这般，都没了。老者便道：“阿呀，贤侄，你这等就不是过日子的道理。【夹批：婆心如此，真不愧王廷用。】你又拈不的轻，负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儿，不强如乞食，免教人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夹批：波心如此，真不愧王廷用者。】你如何不依我说？”一面又让到里面，教安童拿饭来与他吃饱了。又与了他一条夹裤，一领白布衫，一双裹脚，一吊铜钱，一斗米：“你拿去务要做上了小买卖，卖些柴炭、豆儿、瓜子儿，也过了日子，强似这等讨吃。”这敬济口虽答应，拿钱米在手，出离了老者门，那消几日，熟食肉面，都在冷铺内和花子打伙儿都吃了。耍钱，又把白布衫、夹裤都输了。大正月里，又抱着肩儿在街上走，不好来见老者，走在他门首房山墙底下，向日阳站立。【夹批：逼肖。】老者冷眼看见他，不叫他。他挨挨抢抢，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头。【夹批：逼肖。】老者见他还依旧如此，说道：“贤侄，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无底坑如何填得起？你进来，我与你说，有一个去处，又清闲，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夹批：婆心如此，真是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者。看他闲闲写一玉楼和事，便真是天下无难事；闲闲写一杏庵济人，便真见民胞物与，方知作者学问经济色色皆到。而玉楼杏庵为一人也。】敬济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见怜，不拘那里，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庵道：“此去离城不远，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夹批：晏者，安也，送入安身之处。】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庙主任道士，【夹批：任者，人也，欲其成人也。】与老拙相交极厚，他手下也有两三个徒弟徒孙。我各分礼物，把你送与他做个徒弟出家，学些经典吹打，与人家应福，也是好处。”敬济道：“老伯看顾，可知好哩。”杏庵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个好日子，你早来，我送你去。”敬济去了。这王老连忙叫了裁缝来，就替敬济做了两件道袍，一项道髻，鞋袜俱全。【夹批：胞与之怀如此。】

次日，敬济果然来到。王老教他空屋里洗了澡，梳了头，戴上道髻，里外换了新袄新裤，上盖表绢道衣，下穿云履毡袜，备了四盘羹果，一坛酒，一匹尺头，封了五两银子。他便乘马，雇了一匹驴儿与敬济骑着，【夹批：婆心胞与如此，岂是五台山赵员外等？】安童、喜童跟随，两个人担了盒担，出城门，径往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止七十里，

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天色已晚，王老下马，进入庙来。只见青松郁郁，翠柏森森，两边八字红墙，正面三间朱户，端的好座庙宇。但见：

山门高耸，殿阁棱层。高悬敕额金书，彩画出朝入相。五间大殿，塑龙王一十二尊；两下长廊，刻水族百千万众。旗竿凌汉，帅字招风。四通八达，春秋社礼享依时；雨顺风调，河道民间皆祭赛。万年香火威灵在，四境官民仰赖安。

山门下早有小童看见，报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庵令敬济和礼物且在外边伺候。不一时，任道士把杏庵让入方丈松鹤轩叙礼，说：“王老居上，怎生一向不到敝庙随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顾。”杏庵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羁，久失拜望。”叙礼毕，分宾主而坐，小童献茶。茶罢，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罢了。”吩咐把马牵入后槽喂息。杏庵道：“没事不登三宝殿。老拙敬来有一事干渎，未知尊意肯容纳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见教？只顾吩咐，小道无不领命。”杏庵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陈，名敬济，年方二十四岁。生的资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学。若说他父祖根基，也不是无名少姓人家，有一分家当，只因不幸遭官事没了，无处栖身。老拙念他乃尊旧日相交之情，【夹批：哭杀千古人，彼热结者安得知？】欲送他来贵宫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吩咐，小道怎敢违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虽有两三个徒弟，都不省事，没一个成立的，小道常时惹气，未知此人诚实不诚实？”【夹批：是任道之言，非吴道之言，固知晏公庙比玉皇庙为有人也。】杏庵道：“这个小的，不瞒尊师说，只顾放心，一味老实本分，胆儿又小，所事儿伶俐，堪可作一徒弟。”【夹批：总是婆心，不是说谎。】任道士问：“几时送来？”杏庵道：“见在山门外伺候。还有些薄礼，伏乞笑纳。”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干何不早说？”一面道：“有请。”于是抬盒人抬进礼物。任道士见帖儿上写着：“谨具粗段一端，鲁酒一樽，豚蹄一副，烧鸭二只，树果二盒，白金五两。知生王宣顿首拜。”连忙稽首谢道：“老居士何以见赐许多重礼，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只见陈敬济头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绢道衣，脚下云履净袜，腰系丝绦，生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面如傅粉，【夹批：便不像。】走进来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双八拜。任道士因问他：“多少青春？”敬济道：“属马，交新春二十四岁了。”任道士见他果然伶俐，取了他个法名，叫做陈宗美。【夹批：言倘能收心在此，犹是其祖功宗德之美也。】原来任道士手下有两个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夹批：偏是今人之道，便自为以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顺。他便叫陈宗美。王杏庵都请出来，见了礼数。一面收了礼物，小童掌上灯来，放卓儿，先摆饭，后吃酒。肴品杯盘，堆满桌上，无非是鸡蹄鹅鸭鱼肉之类。王老吃不多酒，徒弟轮番劝勾几巡，王老不胜酒力告辞。房中自有床铺，安歇一宿。

到次日清晨，小童舀水净面，梳洗盥漱毕，任道士又早来递茶。不一时，摆饭，又吃了两杯酒，喂饱头口，与了抬盒人力钱。【夹批：细。】王老临起身，叫过敬济来吩咐：“在此好生用心习学经典，听师父指教。我常来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袜来与你。”又向任道士说：“他若不听教训，一任责治，老拙并不护短。”一面背地又嘱咐敬济：【夹批：婆心如此，安得天下王廷所用者皆此等人，则太平无休歇矣。】“我去后，你要洗心改正，习本等事业。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那敬济应诺道：“儿子理会了。”王老当下作辞任道士，出门上马，离晏公庙，回家去了。

敬济自此就在晏公庙做了道士。因见任道士年老、赤鼻，身体魁伟，声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谈善饮，【夹批：犹是人道所为，又为后痰火作根。】只专迎宾送客。凡一应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里。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夹批：便伏守备府。】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筮，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蒿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夹批：犹是人道所为。】

他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个守本分的。年约三十余岁，常在娼楼包占乐妇，是个酒色之徒。手下也有两个清洁年少徒弟，同铺歇卧，日

久絮繁。【夹批：又是西门庆一生注脚，又是潘金莲一生注脚，今道如此作为。】因见敬济生的齿白唇红，面如傅粉，清俊乖觉，眼里说话，就缠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铺歇卧。初时两头睡，便嫌敬济脚臭，叫过一个枕头上睡。睡不多回，又说他口气喷着，令他吊转身子，屁股贴着肚子。那敬济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话弄得硬硬的，直竖一条棍，抹了些唾津在头上，往他粪门里只一顶。原来敬济在冷铺里，被花子飞天鬼侯林儿弄过的，眼子大了，那话不觉就进去了。【夹批：补出，又是伏后。】这敬济口中不言，心内暗道：“这厮合败。他讨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当做甚么人儿。与他个甜头儿，且教他在我手内纳些钱钞。”一面故意声叫起来。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听见，连忙掩住他口，说：“好兄弟，噤声！随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济道：“你既要勾搭我，我不言语，须依我三件事。”【夹批：三章约后，又见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时可息？为之一叹。】宗明道：“好兄弟，休说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敬济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许你再和那两个徒弟睡；【夹批：俨然又是翡翠轩、葡萄架之门户矣。】第二件，大小房门钥匙，我要执掌；【夹批：俨然又是月娘之续矣。】第三件，随我往那里去，你休嗔我。【夹批：此却是金莲辈不能得之于西门者。】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这个不打紧，我都依你。”当夜两个颠来倒去，整狂了半夜。这陈敬济自幼风月中撞，甚么事不知道。当下被底山盟，枕边海誓，淫声艳语，抠吮舔品，【夹批：四字乃金莲一生作用，不为枯茎犹能作怪如此。】把这金宗明哄得欢喜无尽。到第二日，果然把各处钥匙都交与他手内，就不和那两个徒弟在一处，每日只同他一铺歇卧。

一日两，两日三，这金宗明便再三称赞他老实。【夹批：找足任道所问诚实不诚实一句。又此等人今道固以为老实也。】任道士听信，又替他使钱讨了一张度牒。自此以后，凡事并不防范。这陈敬济因此常拿着银钱往码头上游玩，看见院中架儿陈三儿【夹批：陈，旧也。旧性复散也。】说：“冯金宝儿他鸭子死了，他又卖在郑家，叫郑金宝儿。如今又在大酒楼上赶趁哩，你不看他看去？”这小伙儿旧情不改，【夹批：所云陈三也。】拿着银钱，跟定陈三儿，径往码头大酒楼上来。此不来倒好，若来，正是：五百载冤家来聚会，数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诗为证：

人生莫惜金缕衣，人生莫负少年时。

有花欲折须当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原来这座酒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着山冈，前临官河，极是人烟闹热去处，舟船往来之所。【夹批：伏爱姐。】怎见得这座酒楼齐整？但见：

雕檐映日，面栋飞云。绿栏杆低接轩窗，翠帘栊高悬户牖。吹笙品笛，尽都是公子王孙；执盏擎杯，摆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依青天万叠云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楼畔绿杨啼野鸟，门前翠柳系花骢。

这陈三儿引敬济上楼，到一个阁儿里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台，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饭来摆着，使他下边叫粉头去了。须臾，只见楼梯响，冯金宝上来，手中拿着个厮锣儿，见了敬济，深深道了万福。常言情人见情人，不觉簇地两行泪下。正是：

数声娇语如莺啭，一串珍珠落线买。

敬济一见，便拉他一处坐，问道：“姐姐，你一向在那里来？不见你。”【夹批：呆后生之呆语，好看杀人。】这冯金宝收泪道：“自从县中打断出来，我妈着了惊慌，不久得病死了，把我卖在郑五妈家。这两日子弟稀少，不免又来在临清码头上赶趁酒客。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一开钱铺，要见你一见。【夹批：开钱铺所在要见也，否则见狠则甚？】不期今日会见一面。可不想杀我也！”说毕，又哭了。敬济取出袖中帕儿，替他抹了眼泪，【夹批：呆后生，呆事如此。】说道：“我的姐姐，你休烦恼。我如今又好了，【夹批：呆语，好看杀人。】自从打出官司来，家业都没了，投在这晏公庙，做了道士。师父甚是托我，往后我常来看你。”因问：“你如今在那里安下？”金宝便道：“奴就在这桥西洒家店刘二那里。【夹批：疾入刘二。】有百十房子，四外行院窠子，妓女都在那里安下，白日里便是这各酒楼赶趁。”说着，两个挨身做一处饮酒。陈三儿烫酒上楼，拿过琵琶来。金宝弹唱了个曲儿与敬济下酒，名《普天乐》：

泪双垂，垂双泪。三杯别酒，别酒三杯。鸾凤对拆开，拆开鸾凤对。岭外斜晖看看坠，看看坠，岭外晖。天昏地暗，徘徊不舍，不舍徘徊。

两人吃得酒浓时，未免解衣云雨，下个房儿。这陈敬济一向不曾近妇女，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宝，尽力盘桓，尤云殢雨，未肯即休。须臾事毕，各整衣衫。敬济见天色晚了，与金宝作别，与了金宝一两银子，【夹批：杏庵银子如彼作，敬济如此用。】与了陈三儿百文铜钱，【夹批：杏庵钱如彼用，敬济如此用。】嘱咐：“姐姐，我常来看你，咱在这搭儿里相会。你若想我，使陈三儿叫我去。”下楼来，又打发了店主人谢三郎三钱银子酒钱。敬济回庙中去了。冯金宝送至桥边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钱钞，哭损花容为邓通。



















## 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总批：此回理应接敬济以守备府矣，止因本意要写热结之弟兄为正意，今因贪写假夫妇，遂致假兄弟之文不畅，亦未结。如上文，虽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结言如何报应结煞，而亦未畅言其何以背恩，为世之假弟兄劝也。故此回且按下敬济，再讲月娘处。

夫西门死而月娘存，必为之描其炎凉，为一部冷热之报。诸事已叙其大半，则亦宜收拾月娘矣。夫月必云遮，固用云理守之梦于一百回内，而不先以渐收之，又何以成大手笔哉！故用窃玉成婚，在吴典恩之前。盖小玉者，月中之兔，今与中秋同事月娘。夫月至中秋，兔已肥矣，兔至肥时，月亦满矣，盈亏之理，一丝不爽。月才当满，已缺一线，渐缺渐缺。以至子晦而后已也。是故小玉才成婚，乃中秋月满之时。而平安已偷金钩于南瓦子内，盖才满一夜，早已如钩照南瓦子上也。夫月之有无消息，当问梅花，故一求春梅，而吴典恩已被辱矣。复领出金钩，则月尚有半边，如月娘之守寡，为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又与春梅相往来也。

写月娘之奉承春梅处，固是为西门庆冷处描，却又是作者深恶月娘之阴毒权诈，奸险刻薄，而故用此等笔以丑之也。

玳安者，蝴蝶也。观其嬉游之巷可知，观其访文嫂儿可知。文嫂者，蜂也。其女儿金大姐者，黄蜂也。蜂入林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为敬济作媒，则当金莲正盛之时，而后用之于林氏也。蜂媒，必蝶使可访。故用玳安。玳者，墨斑黄斑，所谓花蝴蝶也。】

诗曰：

寺废僧居少，桥滩客过稀。

家贫奴负主，官懦吏相欺。

水浅鱼难住，林稀鸟不栖。

人情皆若此，徒堪悲复凄。

话说孙雪娥在洒家店为娼，不题。却说吴月娘，自从大姐死了，告了陈敬济一状，大家人来昭也死了，他妻子一丈青带着小铁棍儿，也嫁人去了。来兴儿看守门户，房中绣春，与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来兴儿自从他媳妇惠秀死了，一向没有妻室。奶子如意儿，要便引着孝哥儿在他屋里顽耍，吃东西。来兴儿又打酒和奶子吃，两个嘲勾来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来前边，归入后边就脸红。月娘察知其事，骂了一顿。家丑不可外扬，与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拣了个好日子，就与来兴儿完房，做了媳妇了。白日上灶看哥儿，后边扶持，到夜间往前边他屋里睡去。【夹批：先为玳安、小玉一引。】

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夹批：月润兔肥矣。】有吴大妗、二妗子，并三个姑子，都来与月娘做生日，在后边堂屋里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楼住的厢房内听宣卷。到二更时分，【夹批：又是月娘自开端，不知作者必欲写月娘十成恶何故。】中秋儿便在后边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应。月娘亲自走到上房里，只见玳安儿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干得好。看见月娘推门进来，慌的凑手脚不迭。月娘便一声儿也没言语，只说得一声：“臭肉儿，不在后边看茶去，【夹批：其处家之恶，一至于此。】且在这里做甚么哩。”【夹批：狠不知此为做甚么乎？】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儿灶上顿茶哩。”低着头，往后边去了。【夹批：恃宠如此，丑尽月娘。】玳安便走出仪门，往前边来。

过了两日，大妗子、二妗子，三个女僧都家去了。这月娘把来兴儿房腾出收拾了，与玳安住。却教来兴儿搬到来昭屋里，看守大门去了。替玳安做了两床铺盖，【夹批：反是如此，平安固眼见者。】一身装新衣服，【夹批：平安固眼见者。】盥了一顶新网新帽，【夹批：平安固眼见者。】做了双新靴袜；【夹批：平安固眼见者。】又替小玉编了一顶髻髻，【夹批：平安固眼见者。】与了他几件金银首饰，【夹批：平安固眼见者。】四根金头银脚簪，环坠戒指之类，【夹批：平安固眼见者。】两套段绢衣服，【夹批：平安固眼见者。】择日就配与玳安儿做了媳妇。白日里还进来在房中答应，只晚夕临关仪门时便出去【夹批：写出宠眷。】和玳安歇去。这丫头拣好东好西，甚么不拿出来和玳安

吃？这月娘当看见只推不看见。常言道：“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旁批：二句断吴月娘一生。】“羊酒不均，驷马奔镇”，“处家不正，奴婢抱怨”。

却说平安儿见月娘把小玉配与玳安，衣服穿戴胜似别人。他比玳安倒大两岁，今年二十二岁，倒不与他妻室。一日在假当铺，看见傅伙计当了人家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钩子，【夹批：月才满已如金钩，韶光迅速，可叹。】当了三十两银子。那家只把银子使了一个月，加了利钱就来赎讨。傅伙计同玳安寻取来，放在铺子大橱柜里。不提防这平安儿见财起心，就连匣儿偷了，走去南瓦子里武长脚家【夹批：月照南瓦，已为残月。况南照必在北，北方乃死而复苏之方，月娘能不归云理手之梦乎？】一一有两个私窠子，一个叫薛存儿，一个叫伴儿，在那里歇了两夜。忘八见他使钱儿猛大，匣子蹙着金头面，撅着银挺子打酒买东西。报与土番，就把他截在屋里，打了两个耳刮子就拿了。

也是合当有事，不想吴典恩新升巡简，骑着马，头里打着一对板子，正从街上过来，看见，问：“拴的甚么人？”土番跪下禀说：“如此这般，拐带出来瓦子里宿娼，拿金银头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吴典恩吩咐：“与我带来审问。”一面拿到巡简厅儿内。吴典恩坐下，两边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儿到根前，认的是吴典恩当初是他家伙计：“已定见了我就放的。”开口就说：【夹批：反衬吴典恩。】“小的是西门庆家平安儿。”吴典恩说：“你既是他家人，拿这金东西在这坊子里做甚么？”平安道：“小的大娘借与亲戚家头面戴，使小的敢去，来晚了，城门闭了，小的投在坊子，权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吴典恩骂道：“你这奴才，胡说！你家这般头面多，金银广，【夹批：止是为此。】教你这奴才把头面拿出来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盗出来的。趁早说来，免我动刑！”平安道：“委的亲戚家借去头面，家中大娘使我讨去来，并不敢说谎。”吴典恩大怒，骂道：“此奴才真贼，不打如何肯认？”喝令左右：“与我拿夹棍夹这奴才！”一面套上夹棍，夹的小厮犹如杀猪叫，叫道：“爷休夹小的，等小的实说了罢。”吴典恩道：“你只实说，我就不夹你。”平安儿道：“小的偷的假当铺当的人家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银子。”吴典恩问道：“你因甚么偷出来？”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大娘许了替小的娶媳妇儿，不替小的娶。家

中使的玳安儿小厮才二十岁，倒把房里丫头配与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愤，才偷出假当铺这头面走了。”吴典恩道：“想必是这玳安儿小厮与吴氏有奸，【夹批：原令人可疑，月娘自取，夫复谁尤。】才先把丫头与他配了。你只实说，没你的事，我便饶了你。”【夹批：明教其说。】平安儿道：“小的不知道。”吴典恩道：“你不实说，与我拶起来。”【夹批：如此方见吴典恩之名为不虚。】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儿没口子说道：“爷休拶小的，等小的说就是了。”吴典恩道：“可又来，你只说了，须没你的事。”【夹批：总是明挑。】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说：“委的俺大娘与玳安儿有奸。先要了小玉丫头，俺大娘看见了，就没言语，倒与了他许多衣服首饰东西，配与他完房。”这吴典恩一面令吏典上来，抄了他口词，取了供状，把平安监在巡简司，等着出牌，提吴氏、玳安、小玉来，审问这件事。

那日，却说解当铺橱柜里不见了头面，把傅伙计唬慌了。问玳安，玳安说：“我在生药铺子里吃饭，我不知道。”傅伙计道：“我把头面匣子放在橱里，如何不见了？”一地里寻平安儿寻不着，急的傅伙计插香赌誓。那家子讨头面，傅伙计只推还没寻出来哩。那人走了几遍，见没有头面，只顾在门前嚷闹，说：“我当了一个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与我？头面、钩子值七八十两银子。”傅伙计见平安儿一夜不来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寻不着，那讨头面主儿又在门首嚷乱。对月娘说，赔他五十两银子，那人还不肯，说：“我头面值六十两，钩子连宝石珠子镶嵌共值十两，该赔七十两银子。”傅伙计又添了他十两，还不肯，定要与傅伙计合口。正闹时，有人来报说：“你家平安儿偷了头面，在南瓦子养老婆，被吴巡检拿在监里，还不教人快认赃去！”这吴月娘听见吴典恩做巡巡，“是咱家旧伙计。”【夹批：又反衬吴典恩。】一面请吴大舅来商议，连忙写了领状，第二日教傅伙计领赃去。有了原物在，省得两家领。

傅伙计拿状子到巡简司，实承望吴典恩看旧时分上，领得头面出来，不想反被吴典恩老狗奴才尽力骂了顿。【夹批：是名吴典恩。】叫皂隶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脱了，半日【夹批：是名无点恩。】饶放起来，说道：“你家小厮在这里供出吴氏与玳安许多奸情来，我这里申过府县，还要行牌提取吴氏来对证。你这老狗骨头，还敢来领

赃！”倒吃他千奴才、万老狗，骂将出来，唬的往家中走不迭。来家不敢隐讳，如此这般，对月娘说了。月娘不听便罢了，听了，正是“分开八块顶梁骨，倾下半桶冰雪来”，慌的手脚麻木。又见那讨头面人，在门前大嚷大闹，说道：“你家不见了我头面，又不与我原物，又不赔我银子，只反哄着我两头来回走。今日哄我去领赃，明日等领头面，端的领的在那里？这等不合理。”那傅伙计赔下情，将好言央及安抚他：“略从容两日，就有头面来了。若无原物，加倍赔你。”那人说：“等我回声当家的去。”说毕去了。

这吴月娘忧上加忧，眉头不展。使小厮请吴大舅来商议，教他寻人情对吴典恩说，【夹批：何大人安在？何不寻伯爵去？】掩下这桩事罢。吴大舅说：“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贿赂打点他。”月娘道：“他当初这官，还是咱家照顾他的，【夹批：呆话。】还借咱家一百两银子，【夹批：正为此。】文书俺爹也没收他的，今日反恩将仇报起来。”吴大舅说：“姐姐，说的那话了。从来忘恩背义，才一个儿也怎的？”【夹批：一语本意。】吴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紧寻个路儿，宁可送他几十两银子罢。领出头面来还了人家，省得合口费舌。”打发吴大舅吃了饭去了。

月娘送哥哥到大门首，也是合当事情凑巧，只见薛嫂儿提着花箱儿，领着一个小丫头过来。月娘叫住，便问：“老薛，你往那里去？怎的一向不来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说的好，这两日好不忙哩。偏有许多头绪儿，咱家小奶奶那里，使牢子大官儿，叫了好几遍，还不得空儿去哩。”【夹批：又说入春梅，文字穿插之妙如此。】月娘道：“你看妈妈了撒风，他又做起俺小奶奶来了。”【夹批：永福寺犹未深知。】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夹批：妙。】月娘道：“他怎的倒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儿！自从生了哥儿，大奶奶死了，守备老爷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赠娘子。正经二奶奶孙氏不如他。手下买了两个奶子，四个丫头扶侍。又是两个房里得宠学唱的姐儿，都是老爷收用过的。要打时就打，老爷敢做主儿？自恁还恐怕气了他。那日不知因甚么，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顿，把头发都擗了，半夜叫我去领出来，卖了八两银子。今日我还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两遍，教我快往宅里去，问我要两副大翠重云

子钿儿，又要一副九凤钿儿。先与了我五两银子。银子不知使的那里去了，还没送与他生活去哩。这一见了我，还不知怎生骂我哩。”月娘道：“你到后边，等我瞧瞧怎样翠钿儿。”一面让薛嫂到后边坐下。薛嫂打开花箱，取出与吴月娘看。只见做的好样儿，金翠掩映，背面帖金。那个钿儿，每个凤口内衔着一挂宝珠牌儿，十分奇巧。【夹批：闲中映出新宠。】薛嫂道：“只这副钿儿，做着本钱三两五钱银子；那副重云子的，只一两五钱银子，还没寻他的钱。”

正说着，只见玳安走来，对月娘说：“讨头面的又在前边嚷哩，说等不的领脏，领到几时？若明日没头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个去处理会哩。傅二叔心里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问：“是甚么勾当？”月娘便长吁了一口气，【夹批：深深郁郁，所以有此一书。】如此这般，告诉薛嫂说：“平安儿奴才，偷去印子铺人家当的一副金头面，一副镀金钩子，走在城外坊子里养老婆，被吴巡简拿住，监在监里。人家来讨头面没有，在门前嚷闹。吴巡简又勒措刁难，不容俺家领脏，又要打将伙计来要钱，白寻不出个头脑来。死了汉子，败落一齐来，【夹批：才知丈夫当敬，不知亦悔从前之恶否。】就这等人欺负，好苦也！”说着那眼中泪纷纷落将下来。

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儿不会寻。咱家小奶奶，你这里写个帖儿，等我对他声，教老爷差人吩咐巡简司，莫说一副头面，就十副头面也讨去了。”月娘道：“周守备，他是武职官，怎管的着那巡简司？”薛嫂道：“奶奶，你还不知道，如今周爷，朝廷新与他的敕书，好不管的事情宽广。地方河道，军马钱粮，都在他手里打卯递手本。又河东水西，捉拿强盗贼情，正在他手里。”月娘听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庞大姐说声。一客不烦二主，教他在周爷面前美言一句儿，【夹批：此书总欲为炎凉翻案，亦是世情必有。】问巡简司讨出头面来。我破五两银子谢你。”薛嫂道：“好奶奶，钱恁中使。我见你老人家刚才凄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写了帖儿，等我到府里和小奶奶说。成了，随你老人家；不成，我还来回你老人家话。”这吴月娘一面叫小玉摆茶与薛嫂吃。薛嫂儿道：“不吃罢，你只教大官儿写了帖儿来，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来这半日了，吃了点心儿去。”小玉即便放卓儿，摆上茶食来。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儿递与丫头

两个点心吃。月娘问“丫头几岁了？”薛嫂道：“今年十二岁了。”不一时，玳安前边写了说帖儿。薛嫂儿吃了茶，放在袖内，作辞月娘，提着花箱出门，径到守备府中。

春梅还在暖床上睡着没起来哩。【夹批：总描春梅，以对月娘。】只见大丫鬟月桂进来说：“老薛来了。”春梅便叫小丫头翠花，把里面窗寮开了。日色照的纱窗十分明亮。薛嫂进来说道：“奶奶，这咱还未起来？”放下花箱，便磕下头去。春梅道：“不当家化化的，磕甚么头？”说道：“我心里不自在，今日起来的迟些。”问道：“你做的翠云子和九凤钿儿拿了来不曾？”薛嫂道：“奶奶，这两副钿儿，好不费手！昨日晚夕我才打翠花铺里讨将来，今日要送来，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来，与春梅过目。春梅还嫌翠云子做的不十分现撇，【夹批：极力描写。】还放在纸匣儿内，交与月桂收了。看茶与薛嫂儿吃。薛嫂便叫小丫鬟进来，“与奶奶磕头。”春梅问：“是那儿的？”薛嫂儿道：“二奶奶和我说了好几遍，说荷花只做的饭，教我替他寻个小孩儿，学做些针指。我替他领了这个孩子来了。到是乡里人家女孩儿，今年才十二岁，正是养材儿。”春梅道：“你亦发替他寻个城里孩子，还伶俐些。这乡里孩子，晓的甚么？”因问：“这丫头要多少银子？”薛嫂儿道：“要不多，只四两银子，他老子要投军使。”春梅叫海棠：“你领到二娘房里去，明日兑银子与他罢。”又叫月桂：“大壶内有金华酒，筛来与薛嫂儿烫寒。再有甚点心，拿一盒子与他吃。省得他又说，大清早晨拿寡酒灌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筛上来，等我和奶奶说了话着，刚才也吃了些甚么来了。”春梅道：“你对我说，在谁家？吃甚来？”薛嫂道：“刚才大娘那头，留我吃了些甚么来了。如此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说平安儿小厮，偷了印子铺内人家当的金头面，还有一把镀金钩子，在外面养老婆，吃番子拿在巡简司拶打。这里人家又要头面嚷乱。那吴巡简旧日是咱那里伙计，有爹在日，照顾他的官。【夹批：动春梅处在此。】今日一旦反面无恩，夹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这里领赃。要钱，才把傅伙计打骂将来。唬的伙计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来，多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怜见，举眼儿无亲的。教你替他对老爷说声，领出头面来，交付与人家去了，大娘亲来拜谢你老人家。”春梅问道：“有个帖儿没有？不打紧，你爷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来家，等我对你爷说。”薛嫂儿道：“他有说帖儿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

顺手就放在窗户台上。

不一时，托盘内拿上四样嘎饭菜蔬，月桂拿大银钟，满满斟了一钟，流沿儿递与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怎捱的这大行货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头子那大货差些儿。那个你倒捱了，这个你倒捱不的，好歹与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与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拿了点心，与我打个底儿着。”春梅道：“老妈子，单管说谎。你才说吃了来，这回又说没打底儿。”薛嫂道：“吃了他两个茶食，这咱还有哩？”月桂道：“薛妈妈，你且吃了这大钟酒，我拿点心与你吃。俺奶奶怪我没用，要打我哩。”这薛嫂没奈何，只得灌了一钟，觉心头小鹿儿劈劈跳起来。那春梅努个嘴儿，又叫海棠斟满一钟教他吃。薛嫂推过一边说：“我的那娘，我却一点儿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一月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儿慌的直撅儿跪在地下。【夹批：雪之服气至此，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也罢，你拿过那饼与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妈妈，谁似我疼你，留下恁好玫瑰馅饼儿与你吃。”就拿过一大盘子顶皮酥玫瑰饼儿来。那薛嫂儿只吃了一个，别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里：“到家捎与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儿吃了酒，盖着脸儿，把一盘子火薰肉，腌腊鹅，都用草纸包裹，塞在袖内。海棠使气白赖，又灌了半钟酒。见他呕吐上来，才收过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吩咐：“明日来讨话说，兑丫头银子与你。”临出门，春梅又吩咐：“妈妈，你休推聋装哑，那翠云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带两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叫个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秃根前就住了。”一面使兰花送出角门来。

话休饶舌。周守备至日落时分，出巡来家，进入后厅，左右丫鬟接了冠服。进房见了春梅、小衙内，心中欢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将出巡之事告诉一遍。不一时，放桌儿摆饭。饭罢，掌上烛，安排杯酌饮酒。因问：“前边没甚事？”春梅一面取过薛嫂拿的帖儿来，与守备看，说吴月娘那边，如此这般，“小厮平安儿偷了头面，被吴巡简拿住监禁，不容领赃。只拷打小厮，攀扯诬赖吴氏奸情，索要银两，呈详府县”等事。守备看了说：“此事正是我衙门里事，如何呈详府县？吴巡简那厮这等可恶！我明日出牌，连他都提来发落。”又说：“我闻得吴巡

简是他门下伙计，只因往东京与蔡太题进礼，带挈他做了这个官，如何倒要诬害他家！”春梅道：“正是这等说。【夹批：意在西门庆之情。】你替他明日处处罢。”一宿晚景题过。

次日，旋教吴月娘家补了一纸状，当厅出了大花栏批文，【夹批：令人为提刑所一笑。】用一个封套装了。上批：“山东守御府为失盗事，仰巡简司官连人赃解缴。右差虞侯张胜、李安。准此。”当下二人领出公文来，先到吴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饭，每人与了一两银子鞋脚钱。傅伙计家中睡倒了，【夹批：又写傅伙计。】吴二舅跟随到巡简司。吴巡简见平安监了两日，不见西门庆家中人来打点，正教吏典做文书，申呈府县。只见守御府中两个公人到了，拿出批文来与他。见封套上朱红笔标着：“仰巡简司官连人解缴”，拆开，见里面吴氏状子，唬慌了。反赔下情，与李安、张胜每人二两银子。随即做文书解人上去。到于守备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备升厅，两边军牢排下，然后带进入去。这吴巡简把文书呈递上去，守备看了一遍，说：“此是我衙门里事，如何不申解前来？只顾延捱监滞，显有情弊。”那吴巡简禀道：“小官才待做文书申呈老爷案下，不料老爷钧批到了。”守备喝道：“你这狗官可恶！多大官职？这等欺玩法度，抗违上司！我钦奉朝廷救命，保障地方，巡捕盗贼，提督军务，兼管河道，职掌开载已明。你如何拿了这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诬攀无辜？显有情弊！”那吴巡简听了，摘去冠帽，在阶前只顾磕头。守备道：“本当参治你这狗官，且饶你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参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厅上，说道：“你这奴才，偷盗了财物，还肆言谤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左右：“与我打三十大棍，放了。将赃物封贮，教本家人来领去。”一面唤进吴二舅来，递了领状。守备这里还差张胜拿帖儿同送到西门庆家，见了分上。【夹批：春梅吐气如此，方了不垂别泪一段公案。】吴月娘打发张胜酒饭，又与了一两银子。走来府里，回了守备、春梅话。那吴巡简干拿了平安儿一场，倒折了好几两银子。月娘还了那人家头面、钩子儿。是他原物，一声儿没言语去了。傅伙计到家，伤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调治不好，呜呼哀哉死了。月娘见这等合气，把印子铺只是收本钱赎讨，再不解当出银子去了。止是教吴二舅同玳安，在门首生药铺子日逐转得来，家中盘缠。此事表过不题。

一日，吴月娘叫将薛嫂儿来，与了三两银子。薛嫂道：“不要罢，传的府里奶奶怪我。”【夹批：冷的不堪。】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见他不题出来就是了。”于是买下四盘下饭，宰了一口鲜猪，一坛南酒，一匹绉丝尺头，薛嫂押着来守备府中，致谢春梅。【夹批：总为不垂别泪生色也。】玳安穿着青绢褶儿，拿着礼帖儿，薛嫂领着径到后堂。春梅出来，戴着金梁冠儿，上穿绣袄，下着锦裙，左右丫鬟养娘侍奉。【夹批：今昔不同如此。】玳安扒到地下磕头。春梅吩咐：“放桌儿，摆茶食与玳安吃。”说道：“没甚事，你奶奶免了罢。如何又费心送这许多礼来，你周爷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说，前日平安儿这场事，多有累周爷、周奶奶费心，没甚么，些少微礼儿，与爷、奶奶赏人罢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头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请进守备来计较了，止受了猪酒下饭，把尺头带回将来了。与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钱银子，抬盒人二钱。春梅因问：“你几时笼起头去，包了网巾？几时和小玉完房来？”【夹批：意中有不平向日敬济事之意。】玳安道：“是八月内来。”春梅道：“到家多顶上你奶奶，多谢了重礼。待要请你奶奶来坐坐，你周爷早晚又出巡去。我到过年正月里，哥儿生日，我往家里来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对俺奶奶说，到那日来接奶奶。”说毕，打发玳安出门。薛嫂便向玳安说：“大官儿，你先去罢，奶奶还要与我说话哩。”那玳安儿押盒担回家，见了月娘说：“如此这般，春梅姐让到后边，管待茶食吃。问了回哥儿好，家中长短。与了我一方手帕，三钱银子，抬盒人二钱银子。多顶上奶奶，多谢重礼，都不受来，被薛嫂儿和我再三说了，才受了下饭猪酒，抬回尺头。”

要不是请奶奶过去坐坐，一两日周爷出巡去。他只到过年正月孝哥生日，要来家里走走。”又告说：“他住着五间正房，穿着锦裙绣袄，戴着金梁冠儿，出落的越发胖大了。手下好少丫头、奶子侍奉！”月娘问：“他其实说明年往咱家来？”【旁批：写月娘真是不堪。】玳安儿道：“委实对我说来。”月娘道：“到那日，咱这边使人接他去。”因问：“薛嫂怎的还不来？”玳安道：“我出门，他还坐着说话，教我先来了。”自此两家交往不绝。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诗为证：

得失荣枯命里该，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應須至，囊里無財莫論才。



















##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总批：夫一回“热结”之假，“冷遇”之真，直贯至一百回内。而假父子则已处处点明。桂姐之于月娘，银姐之于瓶儿，三官之于西门，西门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则磨镜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类。至于假夫妇，满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为人所夺，且其妻莫不情愿随人，是虽真而实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占之，是以假为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处一写假弟妹，结上文如许之假夫妻；一写真夫妻，结上文如许之假弟妹。总之，为假夫妻结穴，见“色”字之空，淫欲之假。觉“东门”之叶无此慨恻也。

看他下“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无一点苟合之意，所为真也。

总之“财色”二字，财是交游，着兄弟上讲，故用“冷热”二字；色是淫欲，着夫妻—上讲，故用“真假”二字，总之一样也。

此处结黄三等一案，特为来保背主之罪下一审语，非有别也。

伯爵于此回文内，结其死者，盖至吴典恩、杨光彦，则十兄弟“热结”之文已完。下文云理守，乃借云以收月娘，非犹是“热结”文字。故此处以伯爵死即结煞“热结”之文矣。然则假弟妹，盖又结十兄弟也。总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爱姐，以劝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捣鬼，以劝亲兄弟中之全无良心者，作第二番结束，以示叮咛告戒之意，实则此回已结完也。】

诗词曰：

追悔当初辜深愿，经年价，两成幽怨。任越水吴山，似屏如障堪游玩，奈独自慵抬眼。赏烟花，听弦管，徒欢娱，转加肠断。总时转丹青，强拈书信频频看，又曾似亲眼见。

话说陈敬济，到于守备府中，下了马，张胜先进去禀报春梅。春梅吩咐，教他在外边班直房内，用香汤沐浴了身体，后边使养娘包出一套

新衣服靴帽来，与他更换了。然后禀了春梅。那时守备还未退厅，春梅请敬济到后堂，盛妆打扮，出来相见。

这敬济进门就望春梅拜了四双八拜，让姐姐受礼。【夹批：比见玉楼何如？】那春梅受了半礼，对面坐下。叙了寒温离别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泪。【夹批：真正史笔。】春梅恐怕守备退厅进来，见无人在根前，使眼色与敬济，【夹批：真正史笔。】悄悄说：“等住回他若问你，只说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岁，二十五岁了，四月廿五日午时生的。”【夹批：表明向日未得时，不曾知得生日。】敬济道：“我知道了。”不一时，丫鬟拿上茶来，两人吃了茶，春梅便问：“你一向怎么出了家做了道士？守备不知是我的亲，错打了你，悔的要命的。若不是那时就留下你，争奈有雪娥那贱人在这里，不好安插你的。【夹批：点出。】所以放你去了。落后打发了那贱人，才使张胜到处寻你不着，谁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此地位。”敬济道：“不瞒姐姐说，一言难尽。自从与你相别，要娶六姐，【夹批：必竟从他发源。】我父亲死在东京，来迟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杀了。闻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里烧纸来。落后又把俺娘没了，刚打发丧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资本。来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妇告了一状，床帐妆奁，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场官司，将房儿卖了，弄的我一贫如洗。多亏了俺爹朋友王杏庵周济，把我才送到临清晏公庙那里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自从咱府中出去，投亲不理，投友不顾，因此在寺内佣工。多亏姐姐挂心，使张管家寻将我来，得见姐姐一面，犹如再世为人了。”说到伤心处，两个都哭了。【夹批：一句抹过前文。】

正说话中间，只见守备退厅，左右掀开帘子，守备进来。这陈敬济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备答礼相还，说：“向日不知是贤弟，被下人隐瞒，误有冲撞，贤弟休怪。”敬济道：“不才有话，一向缺礼，有失亲近，望乞恕罪。”又磕下头去。守备一手扯起，让他上坐。敬济乖觉，那里肯，务要拉下椅儿旁边坐了。守备关席，春梅陪他对坐下。须臾，换茶上来。吃毕，守备便问：“贤弟贵庚？一向怎的不见？如何出家？”敬济使告说：“小弟虚度二十四岁。俺姐姐长我一岁，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时生。向因父母双亡，家业凋丧，妻又没了，出家在晏公庙。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备道：“自从贤弟那日去后，你令姐昼

夜忧心，常时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夹批：补出。】一向使人找寻贤弟不着，不期今日相会，实乃三生有缘。”

看官听说，若论周守备与西门庆相交，也该认得陈敬济，原来守备为人老成正气，旧时虽然来往，并不留心管他家闲事。就是时常宴会，皆同的是荆都监、夏提刑一班官长，并未与敬济见面。况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里还想的到西门庆家女婿？所以被他二人瞒过，【夹批：补出方是笔墨不漏。】只认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吩咐左右放桌儿，安排酒上来。须臾，摆设许多杯盘肴馔，汤饭点心，堆满桌上，银壶玉盏，酒泛金波。守备相陪叙话，吃至晚来，掌上灯烛方罢。守备吩咐家人周仁，打扫西书院干净，那里床帐都有。春梅拿出两床铺盖衾枕，与他安歇。又拨了一个小厮喜儿答应他。又包出两套绸绢衣服来，与他更换。每日饭食，春梅请进后边吃。正是：一朝时运至，半点不由人。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但见：

行见梅花腊底，忽逢元旦新正。

不觉艳杏盈枝，又早新荷帖水。

敬济在守备府里，住了一个月有余。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吴月娘那边买了礼来，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两只汤鹅，四只鲜鸡，两盘果品，一坛南酒。玳安穿青衣拿帖儿送来。守备正在厅上坐的，门上人禀报，抬进礼来。玳安递上帖儿，扒在地下磕头。守备看了礼帖儿，说道：“多承你奶奶费心，又送礼来。”一面吩咐家人：“收进礼去，讨茶来与大官儿吃。把礼帖教小伴当送与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钱银子与大官儿，抬盒人钱一百文，拿回帖儿，多上覆。”说毕，守备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去了。玳安只顾在厅前伺候，讨回帖儿。只见一个年少的，戴着瓦楞帽儿，穿着青纱道袍，凉鞋净袜，从角门里走出来，手中拿着帖儿赏钱，递与小伴当，一直往后边去了。“可霎作怪，模样倒好相陈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这里？”只见小伴当递与玳安手帕银钱，打发出门。

到于家中，回月娘话。见回帖上写着“周门庞氏敛衽拜”。月娘便问：“你没见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没见，倒见姐夫来。”【夹批：与

对王婆一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夹批：丑绝。】守备好大年纪，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备，是咱家的陈姐夫。我初进去，周爷正在厅上，我递上帖儿与他磕了头，他说：‘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礼来。’吩咐伴当拿茶与我吃，‘把帖儿拿与你舅收了，讨一方手帕、三钱银子与大官儿，抬盒人是一百文钱。’说毕，周爷穿衣服出来，上马拜人去了。半日，只见他打角门里出来，递与伴当回帖赏赐，他就进后边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来。不是他却是谁？”月娘道：“怪小囚儿，休胡说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讨吃？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夹批：月娘自己如此，安怪吴典恩！】他平白在那府里做甚么？守备认的他甚么毛片儿，肯招揽下他？”玳安道：“奶奶敢和我两个赌，我看得千真万真，就烧的成灰骨儿我也认的。”月娘道：“他穿着甚么？”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儿，金簪子。身穿着青纱道袍，凉鞋净袜。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这里说话不题。

却说陈敬济进入后边，春梅还在房中镜台前搽脸，描画双蛾。敬济拿吴月娘礼帖儿与他看。因问：“他家如何送礼来与你？是那里缘故？”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见的话，诉说一遍。后来怎生平安儿偷了解当铺头面，吴巡简怎生夹打平安儿，追问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说人情，守备替他处断了事，落后他家买礼来相谢。正月里，我往他家与孝哥儿做生日，勾搭连环到如今。他许下我生日买礼来看我一节，说了一遍。敬济听了，把眼瞅了春梅一眼，【夹批：活跳。】说：“姐姐，你好没志气。想着这贼淫妇那咱，把咱姐儿们生生的拆散开了，【夹批：不知正是志气。】又把六姐命丧了，永世千年，门里门外不相逢才好，反替他去说人情儿。那怕那吴典恩拷打玳安小厮，供出奸情来，随他那淫妇一条绳子拴去，出丑见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没和玳安小厮有奸，怎的把丫头小玉配与他？【夹批：写出仇恨。】有我早在这里，我断不教你替他说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门往来做甚么？六月连阴——想他好情儿！”几句话，说得春梅闭口无言。这春梅道：“过往勾当，也罢了，还是我心好，不念旧仇。”敬济道：“如今人好心不得这报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礼，莫不白受他的？他还等着我这里人请他去哩。”敬济道：“今后不消理那淫妇了，又请他怎的？”春梅道：“不请他又不好意思的。丢个帖儿与他，来不来随

他就是了。他若来时，你在那边书院内，休出来见他，往后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济恼的一声儿不言语，走到前边，写了帖儿。春梅使家人周义去请吴月娘。月娘打扮出门，教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坐着一顶小轿，【夹批：映春梅大轿。】玳安跟随，来到府中。春梅、孙二娘都打扮出来，迎接至后厅相见，叙礼坐下。如意儿抱着孝哥儿，相见磕头毕。敬济躲在那边书院内，不走出来，由着春梅、孙二娘在后厅摆茶安席递酒。叫了两个妓女韩玉钏、郑娇儿【夹批：冷结金钏、月儿。言下有物是人非之感。】弹唱，俱不必细说。

玳安在前边厢房内管待。只见一个小伴当，打后边拿着一盘汤饭点心下饭，往西角门书院中走。玳安便问他拿与谁吃，小伴当说：“是与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么？”小伴当道：“姓陈。”这玳安贼，悄悄后边跟着他到西书院。小伴当便掀帘子进去，放卓儿吃。这玳安悄悄走出外来，依旧坐在厢房内。直待天晚，家中灯笼来接，吴月娘轿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诉月娘说：“果然陈姐夫在他家居住。”自从春梅这边被敬济把拦，两家都不相往还。【夹批：一语煞住。】正是：

谁知竖子多间阻，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济在府中与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备不在，春梅就和敬济在房中吃饭吃酒，闲时下棋调笑，无所不至。守备在家，便使丫头小厮拿饭往书院与他吃。或白日里，春梅也常往书院内，和他坐半日，方归后边来。彼此情热，俱不必细说。

一日，守备领人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节。【夹批：出爱姐矣。】春梅在西书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孙二娘、陈敬济吃雄黄酒，解粽欢娱。丫鬟侍妾都两边侍奉。春梅令海棠、月桂两个侍妾在席前弹唱。当下直吃到炎光西坠、微雨生凉的时分。春梅拿起大金荷花杯来相劝。酒过数巡，孙二娘不胜酒力，起身先往后边房中看去了。独落下春梅和敬济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杯，我一杯。不一时，丫鬟掌上纱灯来，养娘金匱、玉堂打发金哥儿睡去了。敬济输了，便走入书房内躲酒不出来。这春梅先使海棠来请，见敬济不去，又使月桂来，吩咐：“他不来，你好歹与我拉将来。拉不将来，回来把你这贱人打十个嘴巴。”这月桂走至西书房中，推开门，见敬济歪在床上，推打鼾

睡，不动。月桂说：“奶奶叫我来请你老人家，请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济口里喃喃呐呐说：“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了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将起来，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将你去，也不算好汉。”推拉的敬济急了，黑影子里佯装着醉，作耍当真，搂了月桂在怀里就亲个嘴。那月桂亦发上头上脑说：“人好意叫你，你就大不正，倒做这个营生。”敬济道：“我的儿，你若肯了，那个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亲了个嘴，方走到花亭上。【夹批：写诸婢总为守备不知作地。】月桂道：“奶奶要打我，还是我把舅拉将来。”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钟，两个下盘棋，赌酒为乐。当下你一盘，我一盘，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后边取茶去，两个在花亭上，解佩露相如之玉，朱唇点汉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阴曲槛灯斜照，旁有坠钗双凤翘。有诗为证：

花亭欢洽鬓云斜，粉汗凝香沁绛纱。

深院日长人不到，试看黄鸟啄名花。

两个正干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来：“请奶奶后边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寻奶奶哩。”春梅陪敬济又吃了两钟酒，用茶嗽了口，然后抽身往后边来。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儿扶敬济归书房寝歇，不在话下。

一日，朝廷敕旨下来，命守备领本部人马，会同济州府知府张叔夜，征剿梁山泊贼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备对春梅说：“你在家看好哥儿，叫媒人替你兄弟寻上一门亲事。我带他个名字在军门，若早侥幸得功，朝廷恩典，升他一官半职，于你面上，也有光辉。”这春梅应诺了。迟了两三日，守备打点行装，整率人马，留下张胜、李安看家，止带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题。

一日，春梅叫将薛嫂儿来，如此这般和他说：“他爷临去吩咐，叫你替我兄弟寻门亲事，你须寻个门当户对好女儿，不拘十六七岁的也罢，只要好模样儿，聪明伶俐些的。他性儿也有些厥劣。”薛嫂儿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消你老人家吩咐。想着大姐那等的还嫌哩。”春梅道：“若是寻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赶着他叫小姘子儿哩，休要当耍子儿。”说毕，春梅令丫鬟摆茶与他吃。只见陈敬

济进来吃饭。薛嫂向他道了万福，说：“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见，在那里来？且喜呀，刚刚奶奶吩咐，交我替你老人家寻个好娘子，你怎么谢我？”那陈敬济把脸儿迸着不言语。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语？”春梅道：“你休要叫他姑夫，那个已是揭过去的帐了，你只叫他陈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该打，我这片子狗嘴，只要叫错了，往后赶着你只叫舅爷罢。”那敬济忍不住，扑吃的笑了，说道：“这个才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风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说道：“你看老花子说的好话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么可在你心上？”连春梅也笑了。

不一时，月桂安排茶食与薛嫂吃了，说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着，有人家相应好女子儿，就来说。”春梅道：“财礼羹果，花红酒礼，头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儿，方可进入我门来。”薛嫂道：“我晓得，管情应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济吃了饭，往前边去了。薛嫂儿还坐着，问春梅：“他老人家几时来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节说了：“我寻得他来，做个亲人儿。”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后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说那头他大娘来做生日来？”春梅道：“他先送礼来，我才使人请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个人家铺床，整乱了一日。心内要来，急的我要不的。”又问：“他陈舅，也见他那头大娘来？”春梅道：“他肯下气见他？为请他，好不和我乱成一块。嗔我替他家说人情，说我没志气。那怕吴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才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寻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儿？”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说的是，及到其间，也不计旧仇罢了。”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礼，不请他来坐坐儿，又使不的。宁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义。”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休的心忒好了！”当下薛嫂儿说了半日话，提着花箱儿，拜辞出门。

过了两日，先来说：“城里朱千户家小姐，今年十五岁，也好陪嫁，只是没了娘的儿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说应伯爵第二个女儿，年二十二岁。春梅又嫌应伯爵死了，【夹批：结。】在大爷手内聘嫁，没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儿来。又迟了几日，薛嫂儿送花儿来，袖中取出个婚帖儿，大红段子上写着：“开段铺葛员外家大女儿，年二十岁，属鸡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时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画儿般模样儿，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温柔典雅，聪明伶俐，针指女工，自不必

说。父母俱在，有万贯钱财。在大街上开段子铺，走苏杭、南京，无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帐箱笼。”春梅道：“既是好，成了这家的罢。”就交薛嫂儿先通信去。那薛嫂儿连忙说去了。正是：欲向绣房求艳质，须凭红叶是良媒。有诗为证：

天仙机上系香罗，千里姻缘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织女，人间才子伴娇娥。

这里薛嫂通了信来，葛员外家知是守备府里，情愿做亲，又使一个张媒人同说媒。春梅这里备了两抬茶叶、粮饼、羹果，教孙二娘坐轿子，往葛员外家插定女儿。回来对春梅说：“果然好个女子，生的一表人才，如花似朵，人家又相当。”春梅这里择定吉日，纳采行礼。十六盘羹果茶饼，两盘头面，二盘珠翠，四抬酒，两牵羊，一顶鬢髻，全副金银头面簪环之类。两件罗段袍儿，四季衣服。其余绵花布绢，二十两礼银，不必细说。阴阳生择在六月初八日，准娶过门。春梅先问薛嫂儿：“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没有？”薛嫂儿道：“床帐妆奁都有，只没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这里买一个十三四岁丫头子，与他房里使唤，掇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带一个来。”

到次日，果然领了一个丫头，说：“是商人黄四家儿子房里使的丫头，今年才十三岁。黄四因用下官钱粮，和李三还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儿，都为钱粮捉拿在监里追赃，监了一年多，【夹批：总结。】家产尽绝，房儿也卖了。李三先死，拿儿子李活监着。咱家保官儿那儿僧宝儿，如今流落在外，与人家跟马哩。”【夹批：全结。】春梅道：“是来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来保，改了名字叫汤保了。”春梅道：“这丫头是黄四家丫头，要多少银子？”薛嫂道：“只要四两半银子。紧等着要交赃去。”春梅道：“甚么四两半，与他三两五钱银子留下罢。”一面就交了三两五钱雪花官银与他，写了文书。改了名字，唤做金钱儿。【夹批：因钱至此。】

话休饶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凤冠，穿通袖大红袍儿，束金镶碧玉带。坐四人大轿，鼓乐灯笼，娶葛家女子，奠雁过门。陈敬济骑大白马，拣银鞍辔，青衣军牢喝道。头戴儒巾，穿着青段圆

领，脚下粉底皂靴，头上簪着两支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一番拆洗一番新。到守备府中，新人轿子落下。头盖大红销金盖袱，添妆含饭，抱着宝瓶进入大门。阴阳生引入画堂，先参拜了堂，然后归到洞房。春梅安他两口儿坐帐，然后出来。阴阳生撒帐毕，打发喜钱出门，鼓手都散了。敬济与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帐，骑马打灯笼，往岳丈家谢亲。吃的大醉而归。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尔新婚，交媾云雨。正是：得多少——

春点杏桃红绽蕊，风欺杨柳绿翻腰。

当夜敬济与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两个被底鸳鸯，帐中鸾凤，如鱼似水，合卺欢娱。三日完饭，春梅在府厅后堂张筵挂彩，鼓乐笙歌，请亲眷吃会亲酒，俱不必细说。每日春梅吃饭，必请他两口儿同在房中一处吃。彼此以姑姪称之，同起同坐。丫头养娘、家人媳妇，谁敢道个不字？原来春梅收拾西厢房三间，与他做房，里面铺着床帐，糊的雪洞般齐整，垂着帘帟。外边西书院，是他书房。里面亦有床榻、几席、古书【夹批：即后死所。】并守备往来书柬拜帖，并各处递来手本揭帖，都打他手里过。春梅不时出来书院中，和他闲坐说话，两个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暮伴绮楼娃。

休道欢娱处，流光逐落霞。

# 金瓶梅

(明) 蘭陵笑笑生 著 (清) 張道藩 評

齊魯書社



#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第一奇书序

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第一回 西门庆热结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第二回 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欢 闹茶坊郗哥义愤

第五回 捉奸情郗哥定计 饮鸩药武大遭殃

第六回 何九受贿瞒天 王婆帮闲遇雨

第七回 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第九回 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第十回 义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赏芙蓉亭

第十一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第十二回 潘金莲私仆受辱 刘理星魘胜求财

第十三回 李瓶姐墙头密约 迎春儿隙底私窥

第十四回 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迎奸赴会

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

第十六回 西门庆择吉佳期 应伯爵追欢喜庆

第十七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

第十八回 赂相府西门脱祸 见娇娘敬济销魂

第十九回 草里蛇遯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第二十回 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

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邀酒

第二十二回 蕙莲儿偷期蒙爱 春梅姐正色闲邪

第二十三回 赌棋枰瓶儿输钞 觑藏春潘氏潜踪

第二十四回 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第二十五回 吴月娘春昼秋千 来旺儿醉中谤讪

第二十六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

第二十七回 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第二十八回 陈敬济徼幸得金莲 西门庆糊涂打铁棍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

第三十回 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第三十一回 琴童儿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趋炎认女 潘金莲怀妒惊儿  
第三十三回 陈敬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锋  
第三十四回 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第三十八回 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济拜冤家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鬟金莲市爱  
第四十一回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第四十二回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第四十三回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第四十四回 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第四十五回 应伯爵劝当铜锣 李瓶儿解衣银姐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戏笑卜龟儿  
第四十七回 苗青贪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戏赠一枝桃 走捷径探归七件事  
第四十九回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第五十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第五十一回 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第五十二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第五十三回 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任医官垂帐诊瓶儿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旦 苗员外一诺送歌童  
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  
第五十七回 开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第五十八回 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  
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第六十一回 西门庆乘醉烧阴户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第六十三回 韩画士传真作遗爱 西门庆观戏动深悲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第六十五回 愿同穴一时丧礼盛 守孤灵半夜口脂香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黄真人发牒荐亡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第六十八回 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第七十回 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第七十二回 潘金莲扭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第七十四回 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第七十六回 春梅娇撒西门庆 画童哭躲温葵轩  
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带水战情郎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驾帏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失偶生儿  
第八十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  
第八十二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曾静师化缘雪洞洞  
第八十五回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第八十八回 陈敬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第九十回 来旺偷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第九十二回 陈敬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第九十四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洒家店雪娥为娼  
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旁批：一部书中主意。】杨光彦  
作当面豺狼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第九十八回 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  
第一百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